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六六册目次

白石樵眞稿二十八卷附一卷　〔明〕陳繼儒撰　明崇禎刻本……一

晚香堂集十卷　〔明〕陳繼儒撰　明崇禎刻本……五二七

白石樵眞稿二十八卷附一卷

〔明〕陳繼儒撰

明崇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叙

余與眉公少同學公小余三歲性敏心通多聞而博識余師畏公不敢稱兄弟行也余稍長干祿乎時浮湛垂十年始獲請告去閒壹業進買山卜築

比於靈鴻草堂著書教孫彌有年載鈔帙日繁得觀者如丘典墳索之書望東余又如委宛禹穴于旋所至魚鳥皆驚公謝棘獲第陳鄉里小民疾苦狀而已四方使日走

公東西京與南北驛越嶺嶠而至者不遠萬里徵公文公文出即傳四方所頗纖素求贈寫和倡詩一傳人口即傳海內夏休樹陰參[illegible]簷曝點筆銓記紬繹文史較覈異同類鄉應

仲馬端臨之有志攷則傳于通人閎士辟講羣經論初分自龍宮維摩大部得流行人間為大播誦今數種書公不能自秘而懸[illegible]藝禁者轉相秘惜為寶笈靈文鑑傳愈廣鐘鼎王業乃

在山林執鞭牟變果賢於冀賴哉余老矣[illegible]能重公當辭為公序嘆謝玄晏

丙子暮春穀日友弟董其昌書

宗伯學士

董氏玄宰

敘

自婁江四部新都太函後無典章經制之學獨詹公先生名重一時代兼畢[illegible]所著卷帙幾與身等將藏諸名山奧壁中迺大邑通都及四裔之內無不讀先生書誦先生詩實先生之

翰墨其文章可得而聞也先生故從經史子集山經地志術伎稗官與二氏家言淵源藪澤究性命之微

通天下之故爲文率有關繫凡典禮建置吏治風俗錢賦河渠興革利弊畸形諸論著于忠孝貞烈廉恥

節義之事頌誄序記誌乘尤致意焉故金石碑版大册高文四方徵請殆無虛日時游觚爲小草競相鈔

傳碎金屑玉流落人手文非詭撰盡屬雅言茂先景純自足名世答陸曾望自言平居以詩文自怡點竄

塗抹經年不能淨寫一本或爲好事取去古今文章家爲世人嗜慕類皆如此況先生天眞淨素棲志眞

深如白雲雲外兩高僧已四十年不出山矣部使者憲大夫郡邑長欽事先生從先生攷德問政商榷風

雅若華陽洞天茶鐺藥臼左圖右書雞犬謷然有烟霞之色解衣盤薄相與齊歎今海內多事以先生經

濟可勤時藉顧三薦不起閟景戢光高名愈廣雖瀛洱邛僰番落峒夷咸知有先生願獲寸縑片紙爲殿

盤孔鼎先生亦自矜重有妄求者不輕以一絹與[illegible]字也大抵先生之文婁東讓其精醇新都讓其華贍文章家讓其典實以有補世教今所刻數種已足行世而著述日益日多

天子一旦志弘文雅詔秘監購天下書如宣和訪求一日之內三詔並下先生之所著述能終藏於名山輿璧也哉

崇禎丙子秋仲章台鼎撰

白石樵真稿目次

卷之一

序

詩經類攷序　孝經序
全史詳要序　史記定本序
洪武正韻牋補序　蘇門六君子文粹序
文娛序　奇女子傳序
重刻董宗伯制義序　來仲樓序
董宗伯容臺集序　甲秀園集序

棘隱園漫草序　古今粹語序
晚餘漫錄序　[illegible]序
香案牘序　品花錄序
劉無競程墨選序　九峰社草序
代嘯序　屯雲居寤言序
孫楚惟採珠草敘

卷之二

序

松江志小序（計五十一條）

沿革　分野
鄉村　戶口
鎮市　坊表
山　水
物產　風俗
田賦　歲計賦額
賦議利弊　役法
荒政　鹽法
織造　水利

城池　倉廒
驛館　壇壝祠祀
官署　學政
兵防　守令題名
王霸治績　名臣官績
國朝名臣官績　選舉
封贈　錄蔭
封爵攷　賢達
篤行　文學

隱逸　藝術
賢媛　游寓
方外　第宅園林
古蹟　災異
塚墓　葬外郡墓附記
兵燹　寺院
著述　詩品
書苑　志餘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序
本一禪院志序　丘氏壽言序
送大中丞懷晉周公序
賀司李毛公內召序（代張君一）
賀監潛顧公得子還京序

卷之三

記

漢陳太尉廟記　海忠介公祠記
陸大宗伯祠記　厲齋方公祠記
德星堂記　寶夢堂記
來章堂記　陸宮保適園記
陸君策畸墅記　逸圃記
綠野池記　醒堤記

卷之四

記

都御史丁公去思碑記
松司理畢公去思生祠記（代）
松郡名守李公去思碑記（代）
松郡龍齋許侯去思碑記（代）
松海防燕公去思碑記
郡丞馮尤公去思碑記
騎符蔡公去思碑記
司理孺初毛公去思碑記
郡司理孺初生祠碑記
華亭井愚聶侯遺愛祠記
郡傅士懷槎沈公去思碑記
滸墅關長玉錢公去思碑記
太倉州守順山王公去思碑記

崇德令周侯生祠碑記
劉河游擊張公去思碑記
丁大司空四賑亭記
青浦鵬南韓侯德政碑記
徐公碩庵德政碑記（代）
郡司馬黄公署上海惠政碑記
戶部念郎劉公許墅榷政碑記
姚太史風樹堂記

卷之五

記

五學學田記
修松江府學記
修志始末記
上海呂侯[illegible]碑記
重修泖橋澄鑒寺記
嘉興東塔寺[illegible]碑記
觀音庵記
華嚴墨海閣記
重建文昌閣記
徐氏壽樂公五圖記
朱世甫楓野圖記
超然圖記

卷之六

壽言

壽汪太公九十有一序
壽大宗伯平翁八十有二序（代）
壽大司馬楊震翁八十序（代）
壽太子少保楊震野八十存問序（代）
壽大參賜谷王公八十序
壽觀察張受所先生八十序
壽鍾封公面溪先生八十序
壽龍江董公八十序
壽見州黄炎公八十序

壽陳公八十序
壽荊石王公七十敘（代陸平翁）
壽靈泉許太公七十序
壽侍御泰公七十序
壽繩翁何老師七十序

卷之七

壽言

壽肯坡莊太公七十序
壽敬新杜太公七十序

壽[illegible]盧程翁七十序
壽余太公七十序
壽李希白先生七十序
壽殷太公七十序
壽徐太公七十序
壽顧涇陽先生六十序
壽洪九霞太守六十序
壽岡卿申公玄渚六十序
壽洞容陸謙翁七十序
壽奉直大夫儲孟渟六十序
壽沈母陳孺人七十序
壽張母洪太君序（代）

卷之八

祭文

祭荆石王相公文　祭孫雪居文
祭方伯張錫之　祭馮烈婦文
祭餓死張烈婦文　再祭張烈婦文
祭檇李丁烈婦文　祭吳江張烈婦（崇禎九年）

祭陸文定公平泉　祭陸平泉宮保（代）
祭董中條　祭朱封公
祭張封公　祭唐抑所宮保（代）
祭唐元徵宮保　祭楊石閭太史
遥祭李思弦太守　祭沈侍御石樓（代[illegible]）
祭孫漢陽雪居　祭某公
祭潘浙匡　祭彭徵之
祭歸季思　祭吳江沈母
祭常熟趙叔度（[illegible]）　祭王元美大司寇
祭徐文貞公　祭韓寰愚給諫
祭顧仲菴司馬　祭王冏伯吏部
祭袁非之太學　祭郁伯承太學
祭包儀甫門生　祭楊洪圃侍御
祭陳滬海觀察　祭殷方叔
祭包心韋　祭何太老師
祭學憲包瑞溪　祭孟澤夫
祭黄貞父學憲　祭徐孟孺
祭王和石（代）　祭王太夫人

祭王文肅元配朱夫人
祭郁太夫人　祭徐母王孺人
祭王母魏夫人　祭顧太君
祭錢太夫人
祭范長白學憲元配徐安人
祭瑯琊王敬美元配章安人
祭王太安人　祭董宗伯文
卷之九
傳
陸文定公傳　孝子高公傳
澄川李公傳　范牧之外傳
張聖清傳　唐李公子傳
楊幽妍別傳　淙潭翁傳
卷之十
論
井田兵法之祖　佛論（大養濟院）
真四皓　圖書
十三經註疏　古今大帳簿

卷之十一
策
宗藩　周禮
曆法　樂律
水利　鹽屯
馬政
卷之十二
議
賑荒議（十二條）
踏荒　勘荒
儘荒　禁亂
禁張皇　請改漕折
禁遏糴　糴米
禁抑價　平糴
散賑　田主賑佃戶
救荒煮粥事宜（十七條）
一早煮不如遲煮　一城郭不如鄉村
一委官不如委好義　一搭廠不如寺院

一土灶不如磚灶　一執事不如選用饑民
一粞粥不如米粥　一草柴不如木柴
一吃粥不如帶粥　一給粥老人先於童壯
一給粥婦人先于男子
一童子世男各分一處
一丐流毋得混擾饑民
一飢民日登記籍　一修道路橋梁
一另籌領粥　一煑粥須要寗粥
田賦八故（見松江府志）

查官田民田糧重之故
查力差銀差聽差之故
查絲綿折耗之故
查馬草豆料之故
查一條鞭之故
查加派從糧不從畝之故
查錢糧瑣碎易眩之故
查青由之故
三大役議

布解事宜　北運白糧事宜
收兌事宜
吳淞江議　建州攷
淮兌議
卷之十三
讀書十六觀
呂獻可嘗言　倪文節公云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
沈攸之晚好讀書　孫蔚家世積書

東坡與王郎書云　董遇挾經書
江祿讀書未竟　劉顯時稱學府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
黃浩翁云　蔡君謨嘗書小吳箋云
陳子兼云　朱紫陽云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　顏之推云
卷之十四
墓誌銘
瑞溪包公暨配曹氏合葬墓誌銘

太學同叔陳君墓誌銘
吳孺人墓表

卷之十五

贊　銘

釋迦文佛贊　長耳定光佛贊
接引導師贊　觀音贊
達摩贊　布袋和尚贊
十六應真贊　雪山修道贊
文殊菩薩贊　普賢贊

踏蓮渡海觀音贊　兜頭觀音贊
觀音贊　又
達摩贊　踏蘆達摩贊
面壁達摩贊　達摩贊
燄口施食贊　呂純陽像贊
四先生贊（有敘）　范少伯
魯仲連　張子房
李長源　東坡笠屐圖贊（有敘）
三岐禪師像贊　澄源禪師像贊

夜臺禪師贊　達觀老人像贊
雲棲老人像贊　痴和尚贊
吳仲虛贊　王文肅公像贊
暘谷方京兆像贊（有叙）
葛實甫像贊　杜完三像贊
吳伯實像贊　上海令著泉劉公像贊
梅顛子像贊　張黃崔像贊
閔康侯小像贊　監二先生像贊
李玄白像贊　房海客像贊

孫濱淵像贊　周希九贊
貞靖周先生像贊　繩武何先生像贊
高超玄像贊　陳譔西先生像贊
王小頗贊　友像贊
華宗贊　張雨懷贊
朱伯登像贊　范侃如像贊
霍太公像贊（并序）　晏懷泉像贊
程聖修像贊　王笠雪遺像贊
鍾伯敬先生像贊　蔡嘿齋先生贊

顧黙孫像贊　沈朗倩贊
熊于侯觀察贊　劉斗墟像贊
守溪陸公贊　姚仲陵像贊
自題小像　喬方伯贊
張受所觀察贊　殷十峰像贊
范象先贊　陳少隱贊
周艸窗贊　幼醫見垣贊
印空贊　了一子贊
割股孝子贊

木癭爐銘　筆筒銘
玄原墨銘　汪霽之書室銘
郭烈婦練銘　揚亭亭芝桂堂銘
圖書匣銘　龍尾研銘
墨銘　琹匣銘
徐無夢琹銘（有叙）　林淇清淨齋銘（有叙）
書燈銘　許方谷天然硯銘
鐵秬銘　蘇修井露亭銘
贈伯玉銘　頑仙爐座右銘
門前山銘　印宗銘

卷之十六

題畫

題便橋會盟圖　題香山九老圖
跋小李將軍畫卷
跋米元章画文德皇后遺履圖
題雲林畫　題洛神
題仇十洲桃源圖　題鬭茶圖
題孫雪居寫猫奴　題雪居画冊

題漢陽畫卷　題米仲照石卷
題蘭花　跋徐光祿南州圖
題画竹　題過庭章画竹
又題画竹　跋丁南羽画羅漢
又　又
題赤壁圖　題藥草山房圖
題范寬画　題春門先生画卷
題畫冊　題趙文度雲山
題山靜日長圖　題癸卯同年画冊

題董宗伯玄宰画雲林筆意
又題董宗伯画煙江疊嶂圖
又題董宗伯画
又
跋玄宰画册
題玄宰画
題玄宰画扇
又題玄宰画
題沈子居画册
題自画
又[illegible]
又[illegible]
題柳
又
題梅
又

題雲山
題自画
題顧原之画黄叔明筆意
題顧原之画雨花臺登高
題顧原之画扇
題偶萍画卷
題馬妹画蘭
雜題画
題燈下画扇
題文苑瀟湘

卷之十七

跋帖（附書）

跋九成宮帖
跋歐陽皇甫碑帖
題快雪時晴帖
跋柳公權真欄
跋懷素真蹟
題晚香堂蘇帖後
附題東坡祈雨文帖
題東坡帖後
題帖
題册
題溫飛卿卷
題哀册
又
題帖
題邵復孺書稿
題沈孺休書詩評
跋周貞靖先生手蹟
又
題范牧之臨蘭亭帖
跋手書金剛經

跋書金剛經
跋趙松雪碎金帖
跋張東海鐵漢樓帖
題沈學士自樂家書卷
題莫廷韓書卷
跋王文肅公帖
跋崇蘭館帖
跋李舜卿帖
跋董元宰帖
又
跋朱氏世恩帖
跋馮白水書卷
題沈伯姬書卷
題韓夫人手書樂志論
題楊媛書

卷之十八

題詩文

題施公仇詩稿　跋聯句詩卷
跋周萊峰新婦行　又
題谷響錄　題詩集
題快雪堂歲寒盟　題孫世聲詩稿
題魯生詩後　跋章邑侯德政詩
題花朝唱和詩　跋新柳詩社卷
又　題孟元踏雪仲
題王修微草　題遊鴛鴦湖詩卷
題小崑山聽經詩卷後

跋茅孝若輓詩　題葉熙時劉秋潭詩
題扈芷詩　題雷聖甫詩稿
跋徐道充詩後　題顧得之草
跋戒殺文

跋記傳卷集

跋韋皐西川鸚鵡舍利塔記
跋沈簡韜榮賜堂記　跋春柳堂記
跋甪里先生傳　題姚平仲小傳
跋陶德望傳　題真率傳
題西蜀鐵菴道人卷　跋陳無功十友卷
題孫文蘭公集後　題樂志論後
題袁石公缾史後　題陳還冲詩卷
題遊黃山卷　題鮑元則拜梅記
跋相鶴經　跋茶錄
題飲茶錄　題吳渾之印宗卷
題張孝娥私諡議　題船廳駢語
題林下盟　跋何元真遷左六忠遊

卷之十九

題像

題程文叔像
題葛將軍像

題詞曲

題施子野夜雨曲　惜花詞
夢花詞　楊花詞
旅懷曲　情詞
題筆花樓新聲　題李丹記

題徐文長點改崑崙奴雜劇
題壁
題梅墟屋壁　題清微亭
題飽醒生壁　書范象先壁
書花塢壁　題梵儀卧處壁
書壁
雜題
題贈奇峰上人拾字紙
題孫世聲紫藤　入山題

題張聖清王章　題王子賢筆
趙氏家乘跋　疏蔬隱
偶題一　偶題二
偶題三　偶題四
卷之二十
疏文
重興毘盧閣疏　慧慶寺緣疏
藏經閣疏　送子觀音閣疏
修馬耆寺疏　沐堂建殿疏

定海招寶山疏　龍華建正殿疏
千墩延福寺修殿疏　題宣妙寺疏
小普陀疏　修非禪寺疏
修天竺疏　修華嚴墨海閣疏
吳江報本寺塑西方景疏
坐化菴十方禪院疏
小崑山重建浮屠疏　重修雉兒塔疏
遷三茅真君疏　建佘山三官玄武祠疏
東嶽行宮疏　角菴關帝閣疏

建城隍後殿疏　修施相公廟疏
修利濟侯祠疏　修呂純陽福濟宮疏
修孔宅疏　郟陸宗伯祠堂疏
養老堂疏　修佘山竹院疏
寄緣結茆疏　照公結茆疏
結茆疏　吳無爲結茆疏
寫華嚴經疏　募寫華嚴經疏
題淨宇上人閱經疏　化梁皇懺疏
九幽懺疏　龍潭講經攢米疏

艸雨樓鑄疏　建萬緣橋四十八願疏
渡船小疏　施茶小疏
題泊如上人疏　散賑孟友疏
許逸云助賑疏　孫侍州葬親義會疏
修梅花道人墓疏　題吳氏修譜疏

卷之二十一

雜書

書上元觀燈　書鱸魚蓴菜
書責李邦彥　書崔詩來歷

書趙子昂不如鄭憶翁龔聖予
書畫家南北派　書禪本草（附文定公東）
書蔡局　書張賓樵
書周師　書遠俞人
書山中二事　書避暑
書杜詩　書示門生
書朱竹有無攷　書田舍
書北歸客語　書避客
書雲間詩雋　書服氣
書祭曦　書種竹
書掃地　書苕蒂菴
書蘇子由語　書酒上戶
書山居

卷二十二

偶然雜書

書武林徐無夢琴
書廣琳疏　書西蜀鐵菴
書東嶽行宮

書游黃山　書米仲照
書二帛　書王季重
書渡海羅漢　書楊侍御
書芥茶別論　書慧慶寺
書夢　書解索草
書改三字偈　書習氣
書酒顛　書畫金湯
書修梅道人墓　書坐化菴
書二劉　書虎丘詩引

書天馬山　書風箏
書種竹　書邵康節
書吳興太守　書桃源
書三開士　書杖
書三開士詩　書闘游草
書宋高宗賜岳武穆手札
書黃大癡二十幅畫冊
書右軍詩　書葛道人
書楊應龍殺人祭神報

書卮芷小敘　書蒼雪詩叙
書伊尹皐陶　書郭子儀後身
書相　書後漢書
書林雪畫　書艮嶽
書李德裕論冥數有報
書廬山寶書　書後漢書
雜書

卷二十三

外紀

紀西王母答問　紀二帛僧
紀卓文君　紀大小戴
紀酒泉烈女　紀貴嬪左芬
紀大小小山　紀劉隱士
紀徐則靈化　紀宋氏五女
紀南北史　紀馮小憐
紀張愛賓書画　紀顏氏世系
紀輞川　紀顏魯公得仙道
紀劉輒夢　紀尾官寺

紀白樂天藏文集　紀太白佚事
紀蘇中郎妻詩　紀竺僧度妻
紀積公辨茶

卷二十四

辨

辨干寶　辨二氏
辨陶詩　辨湘妃
辨曹操周文石崇同慝
辨風箏　主人公辨

白石樵真稿卷之一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illegible]

序

詩經類攷序

仲尼以無言立教而獨於詩則曰不學無以言其多[illegible]曰鄙事而他日又曰多識以告小子之學夫詩者少[illegible]心疑之及長而歷覽漢唐諸儒之論難而後知不學之至困也古尚經術天子正坐講詩自太子諸王小侯以至大將軍六百石及匈奴新羅高昌之屬皆環列階下

諸儒執詩辨難[illegible]其高才出等[illegible]吏其椁師老德入屏不穢贊事不名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質訪甚則束帛加璧惟恐後若武帝之于申公光武之于包咸多以詩重也上行下甚山澤誦詩之士[illegible]負笈諸詩則開門教授其生徒往往溢至數千人各[illegible]名其師說漢稱齊魯韓六朝稱二劉唐稱孔穎達蕭[illegible]牙專門別學彼此不相混淆比後詩賦興而詩學衰[illegible]然屬詞連類繁稱醜引自不得舍三百篇而別爲之[illegible]我朝重經與前代同第詩取帖括得雋而後旋即[illegible]之

孝廉沈仲容獨否嘗憮然嘆曰詩者思也在事爲詩未發爲謠春秋卿大夫交聘隣國以微言相感酬酬之次稱詩喻志且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如鄭伯有于太[illegible]是已其次韋孟王式皆以詩諷諫又不獨爲辯難射[illegible]干祿設也若使必待天子修石渠虎觀弘文館故事[illegible]後吃吃治詩小者吏大者帝師此于經猶有市心宋[illegible]陵臨川與眉山兄弟琨闢無事但以意解詩而鄭夾漈以爲實學置而不問獨取陸士衡鳥獸草木魚蟲疏而稱廣之其意以仲尼多識[illegible]焉[illegible]吾論詩亦然[illegible]

三百篇飲食夢寐不忘于懷能解解之不能解則[illegible]於小序問津千箋疏訓詁其他經史子集百家二氏皆遜搜博采聚而爲竹頭木屑之用久則屏幪帷帙墻壁甕牖無非詩者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趙長君詩細品成公詩記方之仲容未知其孰優也仲容十年購書詩成而產若洗仲容不諱貧經術精深又不自名其多識第嘿相對如絕不能言人仲容之得詩深矣

孝經序

昔者孔子孝經與春秋相表裏後世分爲今古文今文十八章出於顔貞而鄭玄爲之註古文二十二章出於魯恭王之壞壁而孔安國爲之註其後唐玄宗箋今文其書盡行而古文幾至廢絶司馬涑水氏尊重古文撰爲指解朱紫陽吳臨川左右翼重加訂訓而詞義濡[illegible]讀者輟焉此吾鄉沈巽之先生曾有旁訓之作也余嘗觀六朝高人名士崇信孝經或以殉葬或以薦靈病者誦之輒愈鬪者誦之輒解火者誦之輒止蓋孝經之不可思議如是若使家誦戸讀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已爲上非此無以舉下非此無以學孝感所至能令醴泉出異草生犬豕同乳烏鵲同巢盜賊弛兵而過不敢犯孝子鄉則孝經一卷未必非吾儒神通之書何至令佛老弟子旁行禍福之說於天下。經正則庶民興其惟孝經乎若下須學宮制科不可一日不習上進　朝廷經筵不可一日不講此聖王以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

全史詳要序

何以通天通地通人曰史是也何以立德立言立功吾亦曰史是也史法中之有編年也以春秋爲宗左傳爲翼又其後以司馬温公資治通鑑爲宗朱文公綱目爲翼揭歲月日時以起事撮列傳志表以繫年借事以寓評借評以寓諫此羣書之關津也關津過則萬里不留行矣綱鑑透則萬卷不留行矣第二書始于威烈而迄於五代紀載闕如未稱全史若金仁山之前編劉道原之外紀追補威烈以前之闕此有功于綱鑑之過去者也陳桱之續編李燾之長編續補五代以後之闕此有功於綱鑑之未來者也吾　朝成化間特命商文毅諸公重加纂修頗覺大備而箋註不確音切不調使讀者崎嶇反覆而不得出久且惛惛思睡矣一恨也王莽曰安漢公曹操曰魏公又曰魏帝董卓曰太師馮道秦檜賈似道之流書爵書官于義安取使讀者眼赤髮指蟠結憤懣於胷中一恨也褒貶予奪强半出于私家之小辯宋人之腐談後生晩輩明知其不然而莫能吐一平反語穢欲嘔悶欲絶一恨也自吾鄉王君天向出學悃

該通識論英偉條例森嚴斷案簡確箋釋精明有識者以挽剔大治大亂之起伏有膽力以批判大忠大奸之消長此搜得過去未來見在之心而一盤托出者也可謂詳矣要矣大全而無憾矣不寧惟是性情豐桂深嘆鹹梅少則染指于片臠多則快心于五鼎吾且得史之舌書空咄咄奉詔期期伐莒而口呿屏人而足躡吾且得史之耳貞臣烈婦香埒椒蘭人贏帝羓臭同鮑肆吾且得史之鼻不翼而飛不脛而走不出戶庭而移玉入駿之所慢游始皇六龍之所遠幸皆縮地而聚之睫端掌上吾且得史之手服快哉是史乎則千古命我矣千古為督學洪洲先生孫濬洲先生子家富典墳世耽著述而千古以奔廉繩其後慚謁有司恥交非類部署全史十餘載而始出以行人間夫紫陽綱目分討于蔡元定涑水通鑑屬兩漢于劉貢父屬三國六朝于劉道原屬唐于范淳夫會萃拮据匪朝伊夕而千古獨貫一人之餘勇妝合皇王以來數千百載之菁華上呈　御覽下便章縫豈非難之難者哉今　聖主留心史學高目遐防若置公于天祿石渠金戈鐵馬之間寧渠出異

諸馬周後而未知文帝前席文皇驛召果何時也讀李史不覺為千古三嘆

史記定本序

余嘗論史記之文類大禹治水山海之鬼怪畢出黃帝張樂洞庭之野魚龍怒飛此當直以文章論而儒家以理學攜束之史家以體裁義例掎摭之太史公不受也朱紫陽惜其不所于聖賢六經仁義之說夫作史與作詩同着分毫理學語不得然史記不尊孔子於世家乎世家不首太伯乎列傳不首伯夷乎崇道也亦崇讓也又不曰吾聞之董生乎董生董仲舒也此太史公從游議論之所自出也若之何其不明于聖賢之仁義也其他曰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重勢利而羞仁義班孟堅語也多聚舊記時插新言劉子玄語也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蘇子由語也此三者如術師相砭自古而然吾嘗考蘇之古史劉之高宗武后實錄乎平無他奇而孟堅之漢書自漢祖至武全資于子長自昭至平全資于賈逵劉歆獨功在十表而說者又謂其無益漢史則鄭氏擬之一猜一龍非虛語已班之病病在襲史記之妙妙在創班之病病在窃史記之妙妙在疏起黃帝迄天漢若本紀若世家若傳若表若書上下三千餘載凡爲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何其博也僅採左國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漢事局者七八種書中以羅故實何其約也晉李淳風授以天文地理圖籍顏師古孔穎達授以紀傳新唐書經曾公亮宋祁歐陽修范鎮范祖禹劉義叟而後始完獨史記勒成一家之言出於太史公一人之手何其勇而任也宋四朝國史開院十七年責以近限首尾三十年所歷史官不知其幾矣史記七年而遂成又何其敏而速也太史公胆力筆力精力空古今天地兼兩人而儒家與史家互相瑕苛責不少貸太史公并大冊肩屆則鼓掌大笑于地下而已寧屑樹三尺喙置辯哉今學士大夫腹笥筆塚無適而并太史公而未必諳讀史記之法太史公于傳外題贊以補傳之所未足詠諸談笑在有意無意間乃文章餘氣中之生氣也此讀者之一法也始皇本紀後有低行數語所謂秦紀也其事雖略而文最若大史公謹錄之欲以互證而備遺如酈生傳後又附酈生之例今本皆作平頭刻之自拈出于魏了翁而後乃大快亦讀者之一法也太史公既沒凡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

興以來將相年表、新劇列傳、日者龜策傳、及景帝武帝紀、皆博士褚少孫追補。吾友徐掄孫嘗欲刪去。王元美云漢人之語幾何而忍去之哉。是宜別集褚先生所撰附庸於太史公之末。亦讀者之一法也。自來史記之註釋太繁。評隲太濫。甚則摘史斷論策而撮脊其上。少年讀之欲睡。老輩見之欲歲。予友黄長吉以監本式合吳興評而一之。註取其疏滯。義評取其標達神正。如張僧繇之點龍睛。躍躍欲舞。李鄴侯之振鐵。予骨珊珊有聲。善本至此。豈獨秇林之金薤寶筏。抑亦龍門氏之功臣

也哉。故樂而爲之序。

洪武正韻牋補序

聲爲律。身爲度。惟神禹則然。雄鳴而陽律應之。雌鳴而陰律應之。惟鳳凰則然。考沈約之四聲。合東冬、清青、爲一。分虞模麻遮爲二。惟 洪武正韻則然。此亘千古神聖莫能及也。垂二百餘年。有大儒楊去奢先生牋補出焉。下士聞之非怪則笑。曰沈約四聲韻。非乎。楊先生曰。予未悉沈約故耳。晉梁武帝素善音律。詳練舊事。自制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雅爲稱。其詞並沈約所製。鄭樵非之曰。風雅頌不同聲。天地宗廟君臣不同禮。約以

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宗廟君臣之間。禮亡而樂亦亡。樂亡而天地之元聲亦亡矣。且約有鍾山應教詩。非靈與城同韻乎。早發定山詩。非仙與山同韻乎。約自定而自悖之。詎能以一隅之音。推之四海而準。又詎能以偏安之文士。而撓我聖君賢相考文之大權。楊先生不屑與沈辨。正與堂堂 天朝之學士大夫辨耳。夫沈韻不用之古詩。不用之騷賦。而獨用于近體律。何也。正韻用之章奏。用之應制。而獨不用之近體律。又何也。楊先生白頭孤憤。重取而牋註之。采孔壁之遺文。汲冢

之斷簡。自經史子集以及本草稗官者流。殘釋無不搜。辧而博，覈而精，而猶未已也。拈提古音以諧于七十古韻中。又拈提逸字以廣于若干萬字外。其援引有本源。其考訂有公據。借韻爲綱，借牋爲目，借　洪武以示春秋大一統之義，寔字學之秘書，韻府之類書，而吳棫、陳第、黃公紹之所未曾總彙者也。得是書而諦讀之。如蔡中郎以豐爲豊，李丞相以東爲宋。許氏有涑水、漳水、老訛。高誘有高春、下春之謬。諸若此類。一覽了然。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其牋稱之謂矣。若使楊先生與書處於國初，遇宋文憲、劉文成，必將置之著述之林。同事筆札。又若遇劉三吾學士、留如孫吾與韻書故事上呈進覽。賜名刊行。不幸不遇諸先輩。猶幸而遇申大司馬捐金助刻。且欲與　永樂大典並傳。楊子雲得桓譚于身後。楊去奢得申公於目前。斯文未喪。厥惟艱哉。余少而失學。老而善忘。六書八法。懵懵莫解。所謂但喜有正韻補牋。在既識三代以來之古文奇字，而又得領略中原天地自然之元聲，非楊先生挾　洪武而行，乃正韻寔仗楊先生以使之必徵。必徵必信。必信必從。其翊贊　聖朝同文之化。卓哉。功不在宋文憲下矣。趙凡夫著說文長箋。意在汲古。楊去奢著正韻牋補。意在尊王。一時有異人異書，皆出吳中。并記之。時崇禎辛未新秋

蘇門六君子文粹序

古今第一好士者無如蘇子瞻長公子由少公當時稱蘇門四學士者黃秦張晁也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耳蘇云黃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論鄙事兩公互相引重聲價亦相當魯直何嘗以弟子禮荐乎即文潛少公客非長公客也少游無務游長公門久皆先文潛致其後教人作文必以理爲主士子載酒問奇者甚衆則居然一蘇門先覺矣履常學與行卓不肯遊傳欽之章子厚之門長公待之絕庸欲參諸門弟子間履常曰吾此一瓣香敬上南豐長公亦未之强也李方叔三世喪不葬雖其文有飛砂走石之才錦衣玉食之氣而世鮮物色之者長公不忍以履常之高介例責方叔之孤貧贈之上賜玉鼻騂賻之帛作詩以勸四方風義者不數年盡累世之二十餘柩歸窆華山下及其躁於求薦則正言告之曰進退之際不甚慎靜于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蓋長公非獨憐才又酷知人情之死生痛癢非獨酷知人死生痛癢又能相勉于道而不務相引於利若稍有伐異之心則陳履常叛依南豐者將移兵相攻李方叔之求薦者將唯唯俯從不暇而敢似教似諫攖從少年之鼻息乎獨長公不必履常之出門下而後謂之吾黨亦不必方叔之介介如履常而後謂之名流磨礱追琢畢竟使兩君子與四學士齊名並響于廣大教化之中其成就後學乃如此此履常之願爲越境以見方叔直走許汝間相地卜兆以授其子覓特舉哀行服之文潛而已哉少公每勸兄簡言斷客而長公出自性生雖投荒涉險而終不悔若預埶老畢公叔劉貢父兄弟長友也米元章王晉卿文與可李公麟詩畫友也張子野廖明略詞賦友也陳伯修惠難友也其他如曇秀參寥之句仲殊之曲思聰之琴皆誘掖而獎借之參駿坂則價增十倍登龍門則名附千秋蘇門六子之外不知其幾名家矣惜其集或以避黨禁而毀或以遇兵燹歲久而亡胡仲修具擇法眼其購訪海內藏書之家而續行之可乎則請先質諸牧齋太史氏

白石山七十七老人陳繼儒敘

文娛序

往丁卯前。瑫綢告帑。余謂黃思翁云。吾與公此時不屑爲文。昌但願爲天聾地啞。鄭超宗聞而咲曰。閉門謝客。以文自娛。庸何傷。近年緣黃禮之暇。搜討時賢雜作小品而題評之。筆甲一新。精彩八面。有法外法。味外味。韻外韻。麗典新聲。絡繹奔會。似亦隆萬以來氣候秀擢之一會也。往弇州公代與前輩迭鞠。後生氣重研而從者。幾頫西崑之宗李義山。江右之宗黃魯直。楚袁氏出。欲以漢幟易趙幟。而人不盡服也。然新陳相變。作者或然出。或四起神鷹摯鶚而擘九霄。天馬脫轡而馳萬里。即使弇州公見之。亦將發起予之歎。白樂天有云。天下無正聲。悅耳即爲娛。豈是之謂耶。超宗曰。吾儕草土。豈敢洋洋浮浮。批判先覺。但古豪雋必有寄。如皇甫湜。杜預癖。柎下之五十言。晁耶之四十九年。法即至人累世。甯卻。不能斷文字緣。吾庶幾大祥之援桑乎哉。余曰、寧唯是。開元將軍裴旻居喪。請吳道子。請畫鬼神于東都天宮壁。以資冥福。答曰、將軍試爲我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厲以通幽冥。旻唯唯。脫去縗服。裝束走馬。左旋右轉。揮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慄。道子于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爲天下壯觀。鄭超宗磊落俠丈夫。文章高品。名流見之。皆辟易。出其精鑒、選爲文娛。斯亦吳道子東都之畫壁耳。若康樂娛于清讌。玄暉娛於澄江。未足匹于文娛之壯觀也。

奇女子傳序

陳子冬日居山中擁短褐偃曝於積薪之上執易學義一卷且讀且睡鼾鼾然適也已童子扣扉投一緘索序奇女子傳余曰易稱無成有終詩稱無非無儀女子而以奇顯非閨壼事也雖然河洛不載奇耦乎易不載兌少女離中女巽長女乎詩不載卷耳樛木乎春秋左國不載共姜共伯之母乎其他中壘之列女有傳臨川之賢媛有世說何獨于奇女子而異之夫丈夫生而逢年或不得志以殁其磊砢光大之行或見於學士大夫之史書及逸民遺老之筆記猶厪幾有一二存焉者獨婦人女子生長深閨之中淪落于山陬海曲村墟草莽間無限雖有奇無聞即聞亦不過如野燒之跡流螢之火若隱若現若存若亡而已故長卿裒而集之小加評騭其間有奇節者奇識者奇慧者奇謀者奇膽者奇力者奇文學者奇情者奇俠者奇僻者種種諸類小可以撫掌解頤大可以奪心駭目古來才子絕未嘗一盤枯出何也男子如日女子如月日則亘萬古常圓而月則有盈有缺有晦其得列于二史者盈之象也其偶見於稗家小說而未標其大全者缺之象也泯泯汶汶晦之象也若本無指摘而不幸為綺語人所點綴其蝕於太陽翳於雲霧風雨飛流伏匿于妖星惡曜者乎自長卿此書出譬如見月者或喜其新或美其滿或樂其萬里之清虛或快其重輪之華彩天壤間好月可廢則奇女子亦可廢也請無以六經解嘲矣

重刻黃宗伯制義序

往思翁爲諸生時嶽嶽自負不少下。陸文定公延之教經伯達而中江莫方伯則時時引與談執。誦法毘陵唐先生不休。思翁以此熟聞舉業家正脈絳灌章末之信也。其後咲古文詞淡薄。更進而求之古先生竺乾之書。手批永明宗鏡錄一百卷。首尾俱竟。自此悟入懸解。無作文訣數十字。如華嚴字母。如五家宗派。如黃石公三略。孫武十三篇。雖有能言高才生。賦不出斗。走不出[illegible]矣。范爾孚助之貲斧游北雍。大司成潁陽許公一見其試作。拔爲冠軍。王文肅方爲亞相。貽書弇州公曰。董玄宰覲定其爲本房第一卷矣。已而兩魁榜對大廷。如取宿寄。海內傳賞其文。皆謂唐毘陵文印今在雲間。蓋指思翁也。邇來舉子業變爲荒蕪。滿目皆黃茅白葦。獨鳳老諸舊稿。如日月之光。老而長新。江漢之水。流而不廢。季苑藏之而復刻之。意欲持以砥世範俗。何忍復私其枕中之秘哉。季苑好靜坐。句曲不屑以世務經懷。覲親輦下。因試北雍。亦不敢與熱貴人相交關。策蹇南還。丹鉛經史不去手。宛然大宗伯恬澹家風。豈獨得其文也而已乎。

來仲樓隨筆序

吾松貞溪故松雪趙榮祿管夫人外家榮祿往來淞上甚數嗣后楊鐵崖黃公望倪元鎮以避兵多與曹雲西游一時南人豪客舍文章書畫外無事矣明二百年來松人士此道若續若絕獨吾友董玄宰踵興擬議以成變化昔法書格爲之一新蓋玄宰家甚貧至典衣質產以售名績曰此政如與人到門何論金帛若較量錙銖便是田舍翁致千豈能博尊賢敬士之報哉余口訥其言而心壯其膽每與余焚香披對各忘寢食甚則從千里寄尺一相問娓娓無俗談大約起居書畫無恙而已玄宰裁鑑通明展軸未半便能批駁好醜真僞偶一品題懸筆立就皆點胷銘心之語片詞落紙無賢不肖懷藏以去稍久覆視之即玄宰亦不自記爲已作也門人張清臣博雅工文騷有侯巴之嗜得即掌錄漸已成編名來仲樓隨筆玄宰之樓在南城林樾之間以余數相過從題曰來仲余與清臣遭際太平日同玄宰商畧金題玉跋之事玄宰官有盡而文章書畫確傳無疑後世亦于殘縑斷紙中想見玄宰因以嘆羡吾輩爲何如人則此書亦可稍得一班矣玄宰上能直接米襄陽下亦不失爲趙榮祿流離項尾玄宰似爲差勝襄陽召對與天子共閱內府圖書錫賚賞識極一時寵遇之盛則今日尚不足以酬玄宰也清臣謂何

董宗伯容臺集序

容臺集者思白董公之所譔也大宗伯典三禮敎九卿觀禮樂之容故稱容臺古禮部尙書兼學士惟蘇東坡周平園領之儒臣艶爲極榮吾朝南秩宗差冷自京山本寧李公與吾鄕思白董公接席而來皆不久引年

特賜馳傳歸士大夫高之亦二百年容臺未始有也往王長公主盟藝壇李本寧與之氣誼聲調甚合董公方諸生嶽嶽不肯下曰神仙自能拔宅何事傍人門戶臨獨好參曹洞禪批閱永明宗鏡錄一百卷大有奇悟己丑讀中秘書日與陶周望袁伯修遊戲禪悅視一切功名文字直黃鵠之笑壤蟲而已時貴側目出補外藩視學楚中旋反初服高臥十八餘年而名日益重四方徵文者日益多自上宰列卿臺察郡邑吏乎施請門則公請贈遠詔貴非公文不腆則公請浮屠老子之宮則公請子孫稱地上觴文地下石則公請藩王戚畹以及三韓六詔百蠻之長懸購著作如雞林新羅故事則公請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朝懷贋蹟而暮獵金錢依倚生活不勝記則公請夫海內文人亦多矣身當吾世而目是斷楮殘煤至聲價百倍者無論京山卽弇州曾若是之烜赫乎度公所遭卽思王八斗移之百函分身應之猶恐不給而公搖筆萬言緣手散去侍兒書記竟不知轉落誰何手也余與公爲老友凡有奇文輒出示欣賞其他散見于劈箋題扇卷軸屛障之外若甚夥賴冢孫庭克意料理懸金募之稍稍不脛而集曁公省覲乃始纂爲已作不然等身書幾化爲太山無字碑耳公七十有五餘至今手不釋卷燈下能讀蠅頭書寫蠅頭字間遇二三名流巨集抽覽卽推去曰就中無甚秘密藏不必遊目也他人皆五金八石而公之手別具一刀圭他人皆八陣六花而公之筆別帶一匕首凡詩文家客氣市氣縱橫氣草野氣錦衣玉食氣皆鉏治抖擻不令微細流注於胸次而發現于毫端故其高文大冊雋韵名章溫厚中有精靈蕭洒中有肅括推之使高如九萬里垂天之雲澄之愈淸如十五夜吞江之月漸老漸熟漸熟漸離漸離漸近于平淡自然而浮華刊落矣恣態橫生矣堂堂大人相獨露矣豈惟臺閣體具存卽漢唐宋以來相傳正始之血脈尚留十一于千百者非公砥柱之力

办哉往公修　神　光兩朝實錄署副總裁嘗事擬以少宰辭擬北詹又辭既而請南乞休逆魏盜權于府中東夷弄兵于輦下士大夫震讋雷霆之威局脊效遍丕暇而後歎服公之先幾遠引坦坦如無事道人非生平名心淡識力高何以有此宋禮部尚書倪思云與其爲有報執政寧爲無瑕從臣其公之謂矣以此而發之心聲心畫雖欲不傳得乎若留中奏議纂要如干卷旨經

宜付史館尚未流布人間確然元老晚年之定論

神祖大事記之權輿也　實錄竣期敢忘喘矢爾塵[illegible]之請俟異日焉

甲秀園集序

余嘗讀邕丞館清課而奇之曰世乃有同心如費君者及是丁未小春君千里信使自通且以甲秀園集乞序陳予讀書滾滾萬餘言作而嘆曰吾甚愧費君余五十矣自恨爲蠹書魚而不能食神仙一字放浪林間如老猿病鶴而不能飛舉五百里外世有不朽如費君僅托之彼此神交安所謂天下友天下士哉大抵文章大業與經生不同函欲少游欲遠藏書欲博取材欲精交道欲廣應酬欲簡起居欲適典欲豪神欲淡而著述欲富闕一則名不附目前非無名皆慶榮而平衰倏虫之音耳君綺歲婣公車言兼綜古今詞聲出公卿上三十三而先後集合得一百卷凡生平詩文及五經翼歷朝史乘補遺詩草別紀皆在焉何言之雄偉巨麗至此也吾愧君君從父宦遊燕臺歷鞏洛齊魯魏衛之墟覽周秦孔子廟宅問七十子遺踪又嘗登武夷涉羅浮渡錢塘入吳越所至皆感愴唏噓寨幃停騎揮之咏歌與山川相睽發吾愧君君家自文獻公遞至太僕瑯函錦帙不下幾萬餘籤君括囊大典網羅百氏幾于三致據特矣

吾愧君君僩練洵汰瀰采彌精穴必虎子珠必龍含吾愧君君交遊徧海內其最著如吳元卿湯義仍張幼于虞長孺馮開之徐茂吳胡元瑞沈箕仲屠緯真非晉楚之師則惠莊之雅吾愧君焚香鼓琴罕通世俗陶門常鍵管櫚欲穿吾愧君坐擁名園可笑可歌可釣可弋出有魚刀入有鹿車誦讀而外靡知其他吾愧清之[illegible]室信好爲德于鄉溝中桑下誰不飲君潤者而君指背憎券無所顧吾愧君悠悠忽忽似有情似無情似方之外似方之內或泫然而泣或忻然而笑哀樂親疎吾不得

而相焉吾愧君是數者皆文人才子之助也君挾是數者又輔之以斲輪之巧手扛鼎之雄才一額生風八面受敵日新日盛未見其止顧自謂此集一傳宿願已畢千生輪轉不復向綺語中作活計余笑曰大丈夫辭富貴遁人易辭文章遁人難君集度必傳傳且身親見之雞林象譯無翼而飛攙鋟冢筆方自此始甲秀園能久臥君哉山中清課請專屬之眉公何如

棘隱園漫草序

余昔居于將山草堂土室半爲烟雲所埋閉門高枕畏聞人聲惟刪花洗竹之暇拾殘蕉敗柿書古人一二可喜者以度隙影及讀老氏之知希介毋之爲文未嘗不兀然自笑其勞然落落品外之韻時近時遠而世顧未有合者晚得吳伯度先生先生清明豪爽恥談戶外事軒髯管目意無可一世世亦無有傲所長以難伯度者伯度之湖海似吾家元龍其嬈于病而謝舉子以放乎四游六合之外返而浮沉于黃緇及山水嘯歌之間蓋

大約與予調同而嗜合伯度之齋居也家宰公之藏書在焉縹緗芸帙映帶几上如五色雲而伯度坐擁其中有書隱梅花清寒舊陽倚之有花隱米海岳之二石亭亭樹根不減鬱林仇池有石隱伯度挾此三隱爲魯衛秦晉之國相與高臥以待老品泉焚香摩挲金石之文次第成篇其言皆汰吐經術兼綜竹書鴻寶之餘而佐之以湘纍漆園使人如握麈尾披松風而聽鶴鳴之在陰也以伯度居恒自負上宜與鄒枚簪筆螭頭次亦不失建安西園鴈行班席乃生今鋏冷篋中而桐鳴爨下

即棘隱所操猶有漸離彈筑王處仲擊唾壺而歌伏櫪者嗟乎伯度舍予孰爲倚而和哉雖然千秋之業牢物悠諸王公而徵與其權于草莽于荆之遂初長統之樂志雄之玄符之潛夫孰非隱人動伐也且伯度不聞而祖之有季子乎脫冕遜跡翔千里而觀十五國風至今辨閉覽博物者非以其爲吳之隱君子耶此可以方伯度矣

古今粹語序

余遁峯泖間如秋蟬落葉無四方之觀又家少秘典僅於殘書中蠹游三十餘年未嘗一食神仙字頃與張君陳君論邇來諸家其好古者鉤棘僻澁標剝奇字怪句以爲超兩京而軼三代然使人讀之舌本强而不快喉嗉鬱而不舒即使作者自覆其文至不解何語此泥古之過也高才生闖而笑之曰夫夫也何自苦爲于是掊擊先輩幾無遺膚而悉以方言里語雜見于文字中蓋始於卓吾老子而孟浪者借以野戰空疎者借以藏拙而庸知村墟之巫祝非禮也市獪之嫚罵非秩也不文之非文而不修辭之非辭也此泥今之過也泥今老如以徒史書施之金石碑版識者嗤之若掇古人之皮毛而失古人之神理如龍馬之圖虫鳥之篆岣嶁石鼓之文豈能爲箋奏軍符乎哉古有古之粹言今有今之粹言二者皆時爲之而血脉條理古今人非甚相遠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第採而集之何如耶張陳二君子皆博雅大儒而制作尤精鑿故此選獨嚴所謂寧爲賞鑒家無爲收藏家者也余故僭敘之簡端

甌餘漫錄序

余居白石山雪夜與衲子一二輩吹榾柮火擁曲綠床煨芋斫木迥然人表久之抽裹帙中書無可讀者因出甌餘漫錄覆視之遞相欣賞一衲子笑曰正如擬爐得拳大黃獨雋快不可言余曰否否有進者此鄴侯向唐天子所噉蒸梨耳甌餘錄者撰自吳興閔康侯康侯精公車言䟣跋詞場于少年無兩居恒閉闗縱讀天下書檢括洗發筆舌縱橫上自六經旁及九家二氏以至先民話言朝家故實甚而山劉冢刻牛蛇鬼豕虫魚之奇

無不反覆推勘如老吏獄如綱中禪如戶婚按檢如軍符尺籍非博之難其精覈難也三吳好佻香艷有餘而深遠不足世家子弟非格五博六則斛斗滕觚即最號知名之士排蕩通率取意于大人游及少年行而止矣康侯爲宗伯名德之後才情橫溢顧能頫首而就于秋即甌餘一錄不能盡康侯名山之副然而闒辨淹雅小者可以佐鼓掌挑解頤其精者即裴僕射談名理張司空談史事不能以麈尾難也余山居薄有撰述不足傳而爲他氏竄入僞書幾大半讀甌餘錄彌媿無以當康侯而康侯固徼余一言弁其首且訂異日爲再尺樓上語余何能藏拙則姑倣蘇門子嗒然長嘯數問不對靡侯其柰我何

妮古錄序

予寡嗜顧性獨嗜法書名畫及三代秦漢彝器瑗璧之屬以爲極樂國在是然得之於目而貯之于心每或廢寢食不去思則又翻成淸淨苦海矣夫癖于古者發胠篋椎冢墓帝王而巧賺僧藏文士而俛奪人好及其究也至化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夫至于化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也則收藏家緘扃封閉傳之後世可謂古人之功臣賞鑒家批駁其眞僞醜好窮秋毫之遁情振夏蟲之積瞶可謂古人之直臣余無長能見而輒記之此

雖托之空言亦不可謂非古人之史臣也楊用修云古書中有妮字軟纏之謂乃笑以妮古名錄

香案牘序

甲午三月郡文學就試荆溪余出城南讀書孟直夫郊居不五日而客有跡者挈罌相餉余與客班坐樹下視樹影所至輒起遷席風日淡宕則枕席紅花田以隱囊博山酒榼佐之有古陶斗柄如鸜鵒啄腹如瓠丹砂綉蝕厚如指甲者數片班班桃花色而斟酒有異香蓋三代物也出以酌客客爲引滿已忽聞林端反舌聲時收夏矣而聲小澁余戲指之曰何異文通才盡又笑曰豈老氏多言數窮耶客亦大笑醉去余與直夫逕而相對

起居無恒時憩磯頭橋畔布衲寛博落落不知何如人村中父老小兒習余無他則剪薔薇花縛蔬笋饋予予愧謝不能當已復命山人摘茶寄余試以惠泉紺碧沁齒蕉衣竹粉婆娑北牕爲枕書而臥臥起抽一編讀之則浮雲山道士仙史在焉出道藏鹹字函卷三十有二所載古今眞人列仙四百四十有七顧其言不雅馴余與直夫汰而洗之存其奇逸可喜精爲一卷以資麈尾其名香案牘者何居曰仙牘玉宸吏司之如項羽所謂書不過記名姓而已

品蓺錄序

昔郭林宗裴行儉雅負人倫之望品藻臧否貴賤夭壽毫髮無遁逃降而至于上官婉兒手定沈宋之詩覺筆端有眼眼中有瞳今學士手制舉隨人妍媸漫不知可否甲乙豈品藻出兒女子下哉長興長孺丁先生文章節義震天下歸田以來日向老梅修竹中膠拳弛口縱讀天下書課功之暇閒屬陳貫之走索四方名士文縱加品題曰玄曰逸曰才曰工大較如書品庾肩吾李嗣真張懷瓘而裁覈過之昔山谷居涪上好批駁文字自笑中州舉子習氣未忘長孺亦豈爾耶雖然假令先生出當啓事清簡通要不減裴王今退而浮沉山澤間僅僅于故紙堆中作考功令尊行數墨以定文品之高下此僅勝于神仙爛柯英雄結旄以自消晷影而已讀其選且可觀世焉余謂長孺此集部置整齊如司馬兵法談笑嘲弄如優世東方而品藻非文中董狐則蓺林之裴郭也陳貫之曰眉公品外人當自不妄請題數語以質之先生

劉無競程墨選序

逮於鹿城遇劉無侶片語投歡已登其仲于無競文采氣誼與無侶頡頏詞苑中嘗委心陳子而恨不得寘之麈尾間至是丙丁程墨成乞序陳子余惟士子居佔嗶揣摩百變期以當主司而已然才太高膽太大望太奢則時跳而引于矩矱之外稍見擯罷如渴龍無泉怒虎飲鏃跳擲震怖鬱咽而無所洩往往舞筆破觚而出之悉浮氣所憑耳至程墨如謁帝庭左鑑右史如從法駕前驚後衛此豈可以草草與之哉蓋真精神所寓焉昔魏武徵劉曄蔣濟胡質等五人濟質等每舍亭傳未嘗不講禦賊料敵行軍進退彼我虛實之數劉曄獨臥而不言濟問之曄曰對明王非精神不接精可學而得乎知此而程墨之許立見矣無競苦心此道又負精識每奏一篇與弟衡量而讀之細爲品隲自丙丁以來諸作者之精神無一足以逼君者余程墨而別求草莽之言此蔣濟胡質亭傳中揣摩語無競兄弟臥而不聽者也

九峯社草序

吾鄉九峯一味頑青鈍碧耳歟就中有十數靜侶讀書嗷蓋盟於此客有歸自新安挾黃山驕之余解曰予不讀九峯社草耳其香氣溫潔則朱砂湯泉也傲則雪舉孫也怪則散花菴乎天棋老松也峭拔則光明頂也蓮芮輪輪則天都峯五色綵雲也廣大靜深則黃海也九峯不足以當黃山請以文敵之客有聞而笑者曰九峯黃山無之而非吳也即文亦吳趣也吳不能當天下十之一可奈何陳子又解之曰非也延陵季札聽樂而知

興亡與晏嬰蘧瑗公子荊言則見微而使免于難非吳之閎覽博物君子與陸逵夫詔作催妝詩援筆立就辭甚美宮人宋若蘭姊妹以其吳音才捷作詩嘲之逵夫報章六宮大昭別賜宮錦楞伽嬌唾盂各一一時海內才子不得望也而吳趣顧可忽乎哉

代嘯序

蘇門山中人善嘯發響如鸞鳳所居土窟夏編草冬被髮於世無求亦無所觸其不平也彼且視嵇阮輩爲鹿豕又安知不視魏晉朝爲塗炭哉觀其用光用才之說大意在于保耀全年故一槩托之乎默然神農虞夏之感歷落胷懷眉目覩夫曹篡馬奪諸名士駢肩而爲讙則有獨舒浩氣于北山之北而已盛子集諸同社皆高才生偶不得志于時者以文代嘯早借以鳴其不平乎斯義也蘇門仙人擅之遜羣公子言之矣其言曰延盧

生集同好精性機研玄奧挾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則發嘯之本也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不夸細不沉則肖嘯之似也荊弱柔撓澎濞奔壯橫鬱滔涸繚眺清昶則條其嘯矣皐蘭猗靡修竹嬋娟吟咏發散絡繹的連瀟蕩無累離俗飄然則其嘯也歌將文代嘯乎嘯代文乎諸君子有光而能不用其光有才而能善用其才其爲蘇門之所與無疑矣昔宗茂涑善畫自寫孫阮對嘯圖于行障上坐臥玩之後人有得之者每夜聞嘯聲起壁間山谷

皆應吾願善讀諸君子文者于嶴游鳳巘時試一源草
何如

屯雲居寤言序

余草堂多在九峯間鹿車魚刀獨往獨來閒挈一二道客自隨往往以事逸去客笑曰安得武陵源朱陳村雞犬花木耕釣婚嫁老死不出鄉耶余曰寧望是是山數里內倘有高流韵人剪茆椒築巖戶絃誦咏歌而余得負琴履笛而從之不勝許由東家躋乎考子沈報余曰張伯復先生近且經始細林岕石而蹔嶺出鑱路而島道見不風而濤松有萬章不遠而至峯有數點臺可網月溪可釣雪它橘柚花藥叢篠偉篠四面輔之堂垂成而隣父老來觀者嘆息曰不意王屋張公舊遊而今暑俎豆于此公而有靈鹿窩鶴館月潭雲洞庶其曳杖而來斯乎余聞之大喜追往覩荻如存于言而其詩更有不盡吐者得伯復手裏子念父子之記若詩而山之奇始無憾自古祖孫文士惟謝玄之于靈運杜審言之于子美不聞子而孫孫而又孫者組繡烟霞點繪泉石一家麗藻將與簡文古碣素雲仙蛻共傳于無窮而余亦得往來此中所謂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今且實允蹈之第未省武陵朱陳曾有此素心兩人否

孫楚惟採珠草序

吾嘗恨范少伯報吳沉着而不痛快伍子胥報楚痛快而不沉着惟子房兩無憾焉其他詩文而至韓杜書畫而至顏魯公吳道玄皆足以當之不意垂老得見高陽孫楚惟採珠草吾聞楚惟異材博學嫺古文詞詩歌大噪人口而又驍雄魁岸工騎射善飲酒飲數斗精明不亂抵掌古今朝野天人王霸之辨皆鑿鑿曉暢中情實雖子建之逢邯鄲管公明之遇田子春殆無以過也楚惟嘗省覲榆關腰弓插矢平頭單絞衣控匹馬往來關吏候人不知其爲孝廉且不知爲樞相子樞相臨戎楚惟數陰爲運籌大有所補益惟縠正人夾袋名將世人不盡知楚惟楚惟亦不願以此見知于人其居恒沉着痛快皆此類而又何疑於文哉楚惟苦心于文正如珠藏于淵而欲縋數萬丈不測之底索而求之雲霧滃生霹靂怒鬬其不與珠皆沒者幾希今得珠如丸如卵如大月光明陸離幾不免爲南宮按劍吾誠未得其解雖然智者不問珠而問龍楚惟人龍也方且抱珠熟睡而又誰探乎宋獻孺曰眉道人何從知之陳子曰孫思邈與老人語而驚曰此龍無疑蓋口涎香也今楚惟字字皆香非龍而何世且雖憒憒寧渠出賈胡老波斯下將百拜而購君之珠者至矣

白石樵真稿卷之一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

序

松江志小序（計五十一條）

沿革

志不可狹窄也吾松歷禩綿邈分合靡常初曰婁繫婁者則書已更吳郡繫吳郡者則書已更崑山繫崑山者則書已更海鹽嘉興繫海鹽嘉興者則書若僅考松江之故實而舍此不復網羅焉得無有放失於史冊見聞之外者乎余彥直曲引旁搜首拈沿革爲第一義沿革分明則綜敘山川採掇人物或前羣而後詳或今無而古有確見案據非假借而攙入之也此志之權輿也

分野

大官家儒者罕習之然方野分星考驗水旱災祥之故一一皆德禨召之天道非遠而實邇也無輕民事輕厥躬世故有至人具觀察智者書之以待

鄉村

元制邑領鄉鄉領里里領村邇雅云鄉者向也衆所向也錦衣持節鄉里豔之何如朱陳老人村之猶太古也

戶口

王制令縣官歷十年一籍其民上之天府觀師帥之政焉膠東僑增字文括羨史氏韶之松役繁賦重力不支則鳥獸散矣戶匿而責之佃主逋而償之客相牽逃里避家如仇國安得不弱也今土毛如昔而生齒日繁管仲曰衰世若有餘非有餘也嗜欲多而民心躁也其吾松之謂乎

鎮市

民亦所在而聚矣城可墍乎古曰聚唐始曰鎮朝市後斯亦都邑之翼衛也雖然驓師駔伯如肆鮑魚遠市習易去市心難古以朝市並稱何爲哉

坊表

坊者表也表賢如通德表貴如鳴珂古者所以表里也然賢賢少而貴貴多所謂記姓名而已有志者宜何取焉

山

東南龍脉遇海而止元氣蟠演發爲赤岸之剛山不能勝水而拔地卓起脊背相牽相連強弱詭隨附麗其骨

九、輿、龍、門、砥、柱、同、人才間生、率多品勝、厥惟省哉、若禪宮玄館、今昔品題、東、坡、所、謂、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然、得、路、其、惟、志、乎、故併綴其名于山之下、

水

管子曰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曰經水、入於大水及海者曰枝水、吾郡之水、上源天目、下委海王、相距數百里、深洄溯湑其間、承受源水之來者、為湖為泖、而導引委水之去者、為浦為江、此一郡大脉絡也、若夫涇浜港瀆、連貫而分洩其不勝者、圖經所載五百九十有一、

日受兩潮之灌注、沮洳湮塞、巨者已失故道、況細流乎、其亦名存焉爾、錄之以補乘經庾紀之遺、

物產

吳都賦云、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珠服玉饌自昔稱之、然乎嶠無高山、負海羽毛、夭喬、率皆凡材也、亦何足載、名山經、鏤形夏鼎、且而鳴吠相聞、芻牧相守、鄰封所共、豈一郡掌故得而私焉、惟是品題獨著見于古今人之啟記者、即私以為異可也、

風俗

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史無臚載者、載之自應劭風俗通、始其後荊楚歲時記、東京夢華錄、皆昉于劭、而郡國志亦不廢焉、吾松正德辛巳以來、日新月異、自儉入奢、即自盛入衰之兆也、吾友青蓮子、有風俗二十四變、而未敢暢言之者、何、曰太上因之也、昔子貢觀蜡、以為狂、夫子曉之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蓋因民俗而不嚴為之禁、如此、第去其太甚而已、

田賦

松江財賦之鄉、田下下而賦上上、近者軍興不息、而國

計單虛、非特小民枵腹攢眉、即上官催徵之時、亦且含涕歔欷、而不欲正視之矣、此豈得已而不已哉、余為是獨詳賦額、而先之以入故、終之兩大害、此賦之大綱骨也、後之吏茲土者、幸詳覽焉、

歲計賦額

頃　皇上勤恤民隱、特命司農纂修經賦、臺諫監督之、郡國上臺察、臺察付戶曹、撮總彙凡、釐訂天下會計出入之數、甚盛典也、若郡志賦額、則異是、徐文貞公曰、吾松田賦浩穰、長吏辱臨于此、文者厭其俗、清者苦其繁、

卽經賦一冊未嘗過而問焉悉付之左右飛洒那移莫可窮詰甚有因而去其籍者故復于會計外詳著賦額于篇附存志中、以爲神明卓異之助、特在耐煩一磨算耳非碎也松困于賦久矣所謂告司馬君實不得不多也、

賦議利弊

吾松一郡之賦、幾當大省之七、古未有也、陸士衡詩云、余固水鄉士、撫臨清淵、若江浦湖泖、居地之半、昔人所稱吳之水如碁枰吳之田如川谷吳之民如樓茖葦

之末而飄搖無所定薄地盡力亦盡矣況可橫加以無名之征、不減之賦乎、亦窮則變變則通之日也因集先輩憂時王論著于篇、以俟仁人君子、如周文襄其人者、採而行焉、

役法

三縣役重已極、非獨當役難、卽審役更難、下則身家俱虀、上則心户兩窮、此豈細事哉、昔溫公蜀公與蘇文忠兄弟、反覆專論役法、蓋處置得宜。非獨安小戶以安大戶。且欲便前官。而幷便後官也。故十年編審催徵。五年編審收解、凡抱桑梓之憂獻芻蕘之議者詳哉乎其言之矣、幸賜覽而請求焉、無聰明射覆無鹵莽完局蓋生靈以合縣計歲月以五年十年計一不妥而倒懸可知也、

荒政

古云救荒無奇策、此言似是而實非也、長吏盡心設處而士大夫以實心策應之何事不辦若議論煩多、文移展轉、其不索于枯魚之肆者幾希、此户上救荒紙文救荒耳活數百萬生靈務二十四考中書令如富鄭公之

于青州、豈嘗不奇乎、又聞陽明先生云、饑民必救、亂民必斬、荒政之奇、更盡括于此矣、救荒如救焚、何可不裁、故特補前志之闕、

鹽法

洪範五行、一曰水潤下作鹹、此管仲煑海富齊之法也、吾　朝召商種屯、實粟于塞下、而取償于鹽引、則富商兼之、以强矣、自葉淇倡折色、而鹽政壞、邊與腹商與丁皆貧憊莫能支、而姑爲吾松計、恤竈丁、清占產、均攤偏重偏輕之額、而庶乎稍救于萬一也、志鹽法、

織造

王者垂衣裳而治天下、蓋取諸乾坤、尚方天府、歲供法服、禮也、第窮簷絕塞之下、不有杼柚其空、嫻嘆于室者乎、又不有臥牛衣之窶士、裹鐵衣之邊士、子以此思寒、寒可知也、今　皇上踐祚初年、首停織造、三縣額設機編、漸可望減、　聖明儉德、普矣哉、

水利

萬曆戊子大水、　上特命憲副許公來江南、陸文定公語之曰、治水者大約以神禹爲法、以孔孟爲衡、濬江導海、孟子之水利也、盡力溝洫、孔子之水利也、許公用違其言、幾耗數萬金錢、而迄無底績、夏周諸公、惓惓以修圩爲第一義、其溝洫之遺意乎、故先列　敕諭、次列治策、治績、而乃以治田終焉、

城池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春秋書城二十五、城者盛也、所以宅民而禦暴也、墻止及肩、水不沒髁、金湯云乎哉、凡郡城邑城、以及沿海要害諸城、版築之、畚鍤之、譬盡肩剎、庶幾有扞予、議者謂城如斗大、創議式擴、似矣、然府庫告單、閭閻稱匱、莫若尋前人之遺緒、而歲加繕治之、嶫如飛雉、滾類貫虹、而後徐及于擴城之役、未晚也、是標是本、以俟老成者采而擇焉、

倉廩

人非城何以自衛、城非糧何以堅守、修城即修倉、爲儲粟計也、儲粟即覈有名無實之弊、以飽待饑、以無事待有事、爲守城計也、衣袽苞桑、故即次城守之後、

驛館

松地偏路僻、與輪蹄輻輳者不同、名遞運所、不名驛也、俯仰郵傳之義、年來多事、走文移如鶩、久不留行矣、厥惟艱哉、

壇壝廟祀

尚巫尊鬼、好禮君子所不道也、然廟宇壇壝、載在秩祀者、實有靈德以庇我邦人、祈禳報賽、昭答如響、地而壇、屋而廟、豈叢祀中無名之土木耶、頑鄉氓無知、冒不識海忠介瑞、周忠介順昌、爲何如人、而輦航爭輿、以迎導之、鼓樂繪旗、所在而是、蓋人心之神、即神也、昔石慶爲齊相、則[illegible]相祠、欒布守燕郡、則有欒公社、今得無類

是乎書之勸忠非以語怪

官署

叔孫雖一日必葺館而後行第五倫雖一宿必掃地而後去諸葛井竈謝玄履屐自古大豪傑之作用正如在微細處不滲漏耳而況官署乎一人向隅當有閭閻之恩四郊多壘不無垂堂之懼徹戶牖以桑土嚴屋漏于鬼神皆官署中大人事也不敢傳舍官署者遐從不傳舍其官始

學政

三代以後人主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緩于文字漢歷高惠文景而太學未建也宋歷太祖太宗真宗而州郡學未建也我　聖祖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斌斌有鄒魯絃誦之風故余著學政并系社學而義塾兼附焉志　祖宗初制也

兵防

漢邊郡太守綰銅虎符得自興發討擊名爲守實郡將也第當事者治錢穀簿書不暇而暇理兵事乎惟名當與郡司馬共持籌而經畧之訓練世胄材官良家子而松有爪牙矣馬似游龍船如使馬而松有見矣多儲糇糗而松有腹矣瞭望明偵探信兵無虛伍糧無虛額陸路水路之門戶無所不講火戰水戰之器械無所不具而松有手眼矣如是其能乘釁蹈瑕以撼我張虛僞[illegible]以嫚我乎況帶江襟泖濱海外寇少內盜多松非百年無事之國也未雨而桑未病而艾豈勰勰過計哉

守令題名

昔楊文貞既爲三公恨未嘗據郡典邑何易顯爲劇縣

不顧爲臺閣董守令若斯之重也吾朝令著最績者下尺一召入臺省而守若以常調待之獨不聞永樂間黃公輅守松二十餘年乎宣德間趙公豫守松十五年乎　賜敕馳驛請任　賜銅瓜得專擊殺　賜宴午門尚書陪席賚衣鈔皆有差近　皇上出臺省爲郡守蓋規模　祖宗時成憲而更得兼行久任之法何憂百姓之不洪永若哉志守令題名

王霸治績

吾松江見禹貢自神禹疏鑿三江而震澤溭矣太伯

委治吳而被髮文身之俗變矣康王設衛以鎮海壽春築城以畜衆作謀造艦以破曹鏐平王騰假置營田其功德大有造于吾松歷歷載在掌故胡可罔也故首書王霸治績以志弗諼

名臣宦績

長吏一報殊尤之擢相與攀行轍碑去思士風近于厚矣及問先朝循吏捍大患郎大災砥大節鑿鑿著人耳目若至不能舉其姓氏甚有經百餘年而不登之名宦俎豆之祠烏在其三代近道也余故于臺察郡縣以至

一命而上無徵不錄無隱不搜大抵後諸公而不亡者石也後石而不亡者文也石不言志言之矣

國朝名臣宦績

正己率屬察吏安民此臺察座右銘也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此博士座右銘也苟存心于愛物雖一命必有所濟此幕尉座右銘也郡邑長何銘乎陽道州曰撫字心勞然不若撫字心閒行所無事則閒矣曰催科政拙更不若催科政巧知所先後則巧矣神而明之有先朝已事在

選舉

呂東萊云取士科目不見于經然攷之魯論皋陶伊尹非選舉之始乎吾松嚴助舉賢良文學陸康舉孝廉陸績舉條較去弓旌遠甚及　明仍隋唐進士科獨稱臺選士以此自好莫敢跅弛敗羣而前輩亦相與成就愛惜之以待國家緩急之用即天意亦若偏私偏重于科第諸賢而必不旁出于草野屠釣之內四科三立何其袞袞相望也夫　明主齋沐焚香求之于禁中又錄其名姓扃鐍于　天府焚告于　祖陵此與成周獻賢能

之書于王王再拜而受之又加重矣噫是不獨爲松告也

封贈

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此猶指敵已以下言也若　王者曲體人情疏恩及于所自出煌煌綸綍榮藎錦而曜夜臺則愛敬孰大于是至是而君恩彌深臣報彌重矣若封君宜何如大丈夫磊磊落落起倒自由中年以前決不欲憑藉父兄流而爲橫爲驕中年以後決不欲憑藉子弟流而爲鄙爲俗斯言

也、吾嘗聞予田野有道丈人云、

鄉閭

語云、去官而欲謀之予、此必不得之數也、士大夫晚節、未能拂袖便行、強半牽于一蔭耳、先正有累疏堅辭者、既不敢濫叨　朝廷恩澤、亦不願以區區子孫之故、遂心易面而事彈射之新少年也、其識卓矣、雖然、李贊皇、范忠宣、皆當世如雷如霆之偉人也、而以蔭君起家、何詎出科目下哉、松果有若而人乎、請拭目俟之矣、

封爵

江東閥閱推朱張顧陸四望姓、而纓緌棨戟半由于松、吾　明僅衛宣城一人耳、　朝廷恐賞浮于功、故弄印不忍畀、臣子恐禍生于福、故納履不敢遲、如是而名器可榮、亦可久也、志封爵、

賢達

初續顧文僖人物、自正德己巳至嘉靖止、而隆萬則姑有待焉、俟論定耳、俞彥直計偕歸、更分析諸科、其列名仕版者、改名臣而稱賢達、仍王屋張先生上海志之舊也、先生曰、後輩事鄉先達、寧為春秋諷人無為公穀輸

墨正直忠厚、刓而衷之、庶幾善善長之遺意哉、

篤行

蘧瑗不變節於昏行、顏淵不改容于夜浴、世尚考晚、如枯株橘櫸無有心幹、善乎、椰北之言曰、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獨孝友乎哉、不言躬行、中多嚴慎、如莊叟所云為善無近名者、斯亦慥慥之君子也。

文學

漢尚經術、別有文學掌故、其次黼龍虎之章、熠燿鸞之羽、抽毫拂簡、智思人淵、郡不乏才、彬彬郁郁、于斯為盛矣、宋景濂曰、文學之事、身任者衆、要以聖人之文為宗、濫觴無已、軌諸仲尼、其在游夏之徒歟、

隱逸

天地閉、賢人隱、今則楚求材、掾置徧野、空谷幾無人焉、則上有堯舜故也、吾鄉舊多隱跡、無慚箕潁、而姓氏可攷、率皆恬巳垢物、懷璞自寶者、流。璞見剖、為珪璋一抵鵲即死、磔耳可不慎歟、

藝術

琴了無聲、奕了無跡、志士惜陰、見而嘆息、瞖決死生、卜

斷古今、司馬季主、扁鵲倉公具載史記、志將無同、於有醫、俠巧奪神功、品超藝外、名在術中

賢媛

鳥有鶼、失偶則不棲、魚有鰈、去一則不游、物尚如此、而況人乎、故郡有節烈婦、志不絕書、以附于古者哭市崩城投淵化石之後、此女中張許也、其次養尊婢、扶門祚、辛勤數十年、手攀六尺之孤、復還之亡者、此女中李西平郭汾陽也、雖然、形管青編、必飾烈乃錄、何異見樹而棄其枯、見月而取其缺、可乎、太史公不爲婦人立傳、蓋

藏婦以俠、陵母以智、皆得書、則史法可知矣

游寓

彈丸峯泖、游者不鄙而屏臨焉、寓公客卿、僑于是、衍于是、聚國族于是、長子孫于是、其否否者、往來漸熟、兒輩牽衣而迎之曰、吾家先生至矣、清風古道、高咏微言、游在詩筒酒瓢間、寧忍以飄風視之乎、志游寓

方外

世網如八陣圖、迤入輒不能出、波波劫劫、寧知蓬宮真境、別有道人在乎、吾松向稱寂寞之濱、往來雲水、代盖

蹤跡若神輿之游、際極詣會、不啻嚼萬年冰也、道在塵外、夫豈欺我、志二氏

第宅園林

郡內外第宅園林、雕峻詭壯、力窮而止、有秉燭一覽、肩輿一登而終身不得往者、又有俄轉眼而易姓、俄百年而易爲蔓草寒烟者、華顛隣叟、慨焉傷懷、而扶人廣求方幅、逴逴問舍如故也、今志書所存、署之簷前、燕泥雲中、鴻爪而已、讀平泉遺誡、乃知巢公巢、壺公壺、未爲無見、范文正云、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志

第宅而園林附之、

古蹟

志以志古也、滄桑雖變、往志可尋、畫家揣摩圖爲粉本、騷人覽眺、採作詩題、或若亡若存、若承訛若摭實、吾不得而定之、則付之漁樵閒話、質之弘覽博物之君子而已、志古蹟、

災異

春秋書災不書祥、志戒也、古者遇災而卜、師有規、工有諫、瞽史嗇夫庶人、以奏以馳以走、蓋夙夜寅虞虞焉、求

之意若曰令人喜不若令人懼也志災異

塚墓

墓者暮也長夜不復旦矣古今墓碑纍纍非賢乎孫世守之不得跡而跡之村豎田翁之口孰若反而求諸志中之志猶可攷也隋楊俊曰人生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此塚墓所以記之志也

葬外郡墓附記

昔范忠宣陪葬山陵復人求之不得痛哭數日夜忽大雨淋漓始得碑碣墓之不可不志明矣今舉郡人卜葬外郡者以便百世後子孫訪尋焉舊志無此例也

兵燹

新安胡司馬曰昔之防海重防其入今之防海重防其出蓋島夷與不逞之徒皆能窺我圉決我藩也往自福寇跡躪吾松後中倭難迄今八十餘年無警絕不聞兵燹二字然老人談及寇變猶惴惴有戒心焉緩而養之迫而陷之幾幾乎為寇之所乘若夫料理未來綢繆善後而兵燹之始來戰守之機宜皆在目中矣

寺院

浮屠老子之宮金碧照天鐘鼓動地獨吾 先師殿則不然正以淡勝之耳頑老有猶龍之稱僧有三代威儀之嘆即孔程且許之人其人而廬其居昌黎子得無過激乎神道設教存而不論可也志寺觀

著述

班孟堅創藝文志列名氏不錄其文蓋文不可勝載也吾郡自漢魏以來作老代興並不家金鑄而戶絲繡哉惜秘藏于笥櫝而漏落于誰何乎者未能一一訪求耳嗟乎著述如野燒草灰而根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故藝文不勝錄而錄著述之名氏焉讀其書知其人矣

詩品

志立藝文多有玉石魚龍之混俞彥[illegible]從前代以及國朝其琅琅有聲者著為詩品而餘則散見于山水詠歌中為先賢張憶在此為先賢不敢濫觴亦在此即題曰雲間詩話可也

畫苑

王僧虔論書、或以其人可想、或以其法可傳、夫畫亦然、自來善書者必善畫、畫法即書法也、古之蕭散韻士、以此寫其性靈、非積數十年精神不行、書後人朝吮毫而暮索薦牘、適以浣蠒亦堊而已、東坡曰、退筆如山何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敢以爲畫苑書譜法、

志餘

禾書購訪、以資郡乘、不惜輕舟重幣求之、取信不取誕、取常不取怪、取其羽翼名教、而不取曖昧垢穢之詞、庶

幾慎言其餘哉、昔徐鉉好異、凡賓客不能自通、與失意而見絕者、皆詭言以求合、洪邁急成夷堅、多取舊事、改竄首尾年月名氏、雜投記中、而不自知其麗雜至此也、語云、食稀者不肥、況非稀乎、抑亦稗官家者流、志如左、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序

佛說經、初華嚴、次鹿苑、次方等、次般若、次法華、而般若有五時之異、謂大品金剛天王光讚仁王也、金剛一經、而又有五譯之異、謂後秦後魏梁隋唐也、卷鳩摩羅什、創譯一本于長安、坡名舍衛國、流支重翻一本于洛陽城、名舍婆提、眞諦又翻一本、名祇樹林、佛陀耶舍又翻一本、名祇陀林、玄奘又翻一本、曰誓多林、而流支所翻、則兼帶天親釋論三卷、天親得之無着、無着得十行稱于日光定中、出定而授之者也、自釋論流通、謝靈運輩

琛慧淨俱有註釋、而道義法師參總之、又有集註般若三卷、玄義兩卷、李長者爲之敘、行于唐而晦于明、今所見者、僅圭峯中峯與長水刊定記而已、吾鄉朱仲升、日與張宿甫、博搮古往諸註、汰其煩瑣、剪其重複、凡有玄宗奧旨、悉部署發皇于分科之下、明白如日月、廣大如江海、現同懸鏡、拚解連環、無論新學初進、一覽易知、即使與經獅律虎、揮麈高談、登壇送難、必能瑩狂解、標正見、仆旗靡轍于金剛王寶劍者、未省屬之誰何氏、余觀金剛經果報、火可使返、水可使出、疫可使蘇、厄可使脫、

枷杻可使自釋刀鋸可使自落冥吏鬼使不敢近五道大神太山山君不敢錄諸天設寶蓋覆之浮圖貯之閻羅飾金軸琅函莊嚴之金釣龍頭幡碧字金書懸颺之其種種福德卽書寫誦讀且不可思議如是況以宿父仲升且註且刻而與天親無着羅什玄奘諸佛之精神血脉遞相灌輸天壤有盡利益無窮身游人間名書帝籍此經所在當有八百金剛日夜擁護之使誦者因註解經因經解無所住因無所住解離生死其排衆苦永福壽又直細事矣某何幸得與參較故歡喜踴躍而敘之。

本一禪院志序

松郡北庵在妙明橋西北舊名北道堂宋宗室趙孟僴不屑仕元托黃冠游雲間更名道淵又五年髡髮爲浮屠氏再更法名曰順昌號月麓又自號三教遺逸改北道堂爲本一禪院其族弟趙松雪孟頫數來訪之因請天目山中峯禪師至院登堂說法月公實開山第一祖云月公七十餘坐化其後延空林性空來嗣院事緇素歸之式擴大雄殿以及廊廡庖湢畢具有雙松堂堂之壁趙希遠所畫松也有梅影軒軒之壁吳仲圭所畫梅也有幻住山房中峯寓室也有得坐軒月公燕居也有古亳泉中峯棲弁山之黃沙坑漁者得霅溪片石來獻刻古亳字而入院鑿井井水沸發卽題曰古亳泉故以名也故伽藍祠祠周宣靈王其神曾扞禦紅巾者也有瓜裏佛纖細如髮唐李昭道製也有西洋簇錦被駙馬太尉瀋王贈也有呂樟樞自回先生挂瓢碎蚊處也有古錚古鐘古鼎宋板大藏經　英宗皇帝賜本也其他不能臚記或燬于兵燹或攘于游衲或散佚于本院住持而院基亦半漁豪貴家矣況能紀姓氏香火于永永

尹月公台之黃岩人少游謝南齋歐陽巽齋劉須溪朱約山諸公之門文丞相開閫江浙辟孟僩與之偕抵吳僅十日其環衛王邦傑以城降元授邦傑安撫使孟僩吳江尹孟僩稱疾不就遠遁雲間後聞文相徇難燕京撰文遙祭涕泗橫流臨終說偈曰文山之客千古忠貞蓋至死不忘故宋如此悲哉今人但知月公爲開山祖不知其爲趙孟僩但知建文時有雪庵和尚不知宋末有月麓和尚余故屬超然特刻中峯月公松雪三像以見緣起之所自而意則表章月公之忠義也余嘗考松

雪趙府君阡表出宋藝祖自秀安僖王後歷嘉定咸淳由蔭官迪功郎至正議大夫沒十二年而宋祚易姓至元二十四年召其子松雪詣闕拜兵部侍郎入直集賢出知濟南府罷歸夫孟僩孟頫等之宋宗室也而幸不幸乃如此嗚呼死生亦大矣死生徹進可爲文丞相退可爲月公死生未徹卽官至學士書畫至趙松雪兄弟間未免尚負慚色今月公以大忠大節薰蒸之中峯以大徹大悟箝錘之松雪至是必且泫然流涕始悔其從前仕元之非而恨其逃禪之不早矣蓋松雪以兩公聞

道非兩公以松雪借名也此志外之微旨也月公著湖山汗漫集惜不存容購訪之

丘氏壽言序

余授經秀州、丘伯畏與余甚暱。伯畏所居、近東禪寺、余愛寺門梓樹、可以招涼、伯畏携床卷簟、相與箕踞樹下、所謂斗酒娛樂、奇文共賞、兩人皆有之。比時原禮多在侍、至樹陰轉徙、猶未別、余目原禮可以歸矣、伯畏謂兒善病。且不令應舉。不若以清言淘寫之、是秋原禮入試、名在第七、伯畏嘆曰、僕性素知足、今若此、復何求、遂選金華博士弟子師、已拜畏沙令、滌除煩苛、與民休息、其治狀皆著有聲實、而以簡淡不能順當路、肯遂辭官歸。

閑門高卧者若而年、伯畏六十矣、而原禮成進士歸、適與壽會、原禮曰、吾父廉、而某又廉吏之子、無所佐百歲觴、則謁名公詩若文、颺而奏之、伯畏笑曰、吾昔與眉公、坐東禪寺梓樹下、誠不意我遂稱六十老人、又不意兒有今日、君家言太傅何敢當、盍請之故人眉公一言以壽我、余謂原禮曰、君行當拜令、清愼勤、是而家理縣譜、更有進此者、曰清不律人、愼不傷體、勤不露才、執斯三者、可以壽國壽天下、又可以壽家、夫家疇有壽于伯畏者乎、舍此無所事、祝矣、原禮曰、善、請弁之簡端、無敢負庭訓、且無敢負贈言諸君子、

送大中丞懷魯周公序

歲戊申、廷推應天巡撫周公總河事、一時士民將吏走相告、計所以挽留公者、騈肩溢巷、詣臺使鄧公請、而公移疾志不可奪、乃爭謀俎豆公、十郡州邑皆有祠、正人君子居恒備重不出戶庭者、至是越疆而送之、其他兩岸之哭聲方千里之謠頌聲如沸也、公由吳達錢塘、軸艫蔽江、香氣燎天、老者呼、稚兒女前視曰、是公、當以吾曹爲孝順百姓、訴之官家者。錢塘人轉相語曰、是公、嘗通江東米數十萬活汝者。又堵立而望公、曰、吾非欲議都御史要議所傳周公何如人耳。夫德公之救荒者、遺公之軍政、恒公之軍政者、遺公之吏治、師公之吏治者、遺公之立朝敢言、誦說公之敢言者、遺公之好賢樂善、曩公之按中州也、首上疏、自元儒許衡而後、薦道德之臣二人、自鍈鉉許逵而後、薦節義之臣八人、皆名姓幽潛子孫微冷、而公表章不遺力、此豈有分毫要結而鬻哉、既撫吳中、吳中道德節義、最稱一時之盛、公踊躍不自勝、曰、此吾築堂而事蓋公時也、于是正人君子始曉然洞悉公意表行事、咨諏獻替、兩無隱情、而四履以內亦無有盤錯處矣、公既樂與賢者游、又推心置腹、以替其屬吏、未嘗盡用其苛與察也、第密操之耳目、而微伺其機竅、有睫旋動、而颷舉擻旋下、而霆發者、然而公之心亦太苦、且難矣、公謂小亂大亂之積也、內盜外盜之蔓也。初擒薛卞父子、再擒劉天緒、或剪伐其根株、或縱舍其餘黨、則甚難、市獪如蔡成朱大倫徐有成、恣睢殺人、莫敢忤、公縛而磔之市、無脫者、則甚難、假尼未發、而神人先以夢告、則甚難、熱審不已、寒審隨之、而圜扉爲之屢空、則甚難、中涓參錯、織造榷征、鬭與之爭、是非暴而使陰撓我調御、則甚難、倭聲屢聞、安之如巢燕幕雀而迫之、且魚駭獸走矣、申飭防禦、則甚難、海以上、江以下、震澤以東、諸險要將吏有逸者、卒有不歸什伍者、公用飛箭法稽之、而給餉必以時、殿最必以實、則甚難、水災請蠲、請賑、請留計臣、束手非大笑、則大哭、而公竟得請、則甚難、請之而荒熟必核、饑飽必分、則甚難、既哺饑民、又立懲亂民、則甚難、催科之牒、公緩下[illegible]司、而有司又不敢以災爲解、前有逋賦、後有平糶、莫[illegible]諸巨貴、則甚難、麥秋多兩岐、而祝歲心怦怦焉、不遑寧寢也、則甚

難公之難如此恨不即時釋肩歸而總河之命下吳人驚且嘆曰某等無歲死歲稔而奪公某亦死泣走闕下不得請又泣走鄧公而或者乃以公不忍遽去吳直來覩物情皇皇與公艱難萬狀耳當公初下車神明清炯內斂而外腴久之面且槁兩頤垂垂削矣頭顱瘦不勝冠矣晚得見不暇抱即抱投袂起矣朝而焚香祝天暮而篝燈視草不知掬幾斗淚涸幾腔心血而白盡幾莖鬢髮也公頻身勞苦之中而獲脫身于謇諫矰弋之外即頂踵尺寸皆幸餘生一中丞故節何有哉公五載以

節儉率下但飲吳水不曳吳綈有胡威之清而不願以介名爭東封爭建儲有長沙之通達而不願以痛哭名奕牘文移有陸宣公之筆而不願以麗藻名便宜發粟有汲長孺之敢而不願以矯名剿盗銷兵墨債解綬有張乖崖之威稜而不願以搏擊名辟孝秀禮逸民有范希文之風而不願以吐握名名心淡故交道孤交道孤故表暴少凡公前所爲艱難萬狀者百姓知其五將吏知其三遠方士大夫知其一而餘則悠悠之口與蒼蒼之天遞分其明若昧而已自古大臣身任天下之難者

寧使天知有餘而人知不足寧見信于正人君子而不急求信于當路顯人寧鳳翔千仞鴻冥九霄而不與鴟爭懸門腐鼠之得失此公之所以堅意必去去而不復辯也公行矣送公者自錢塘而返胥涖之濤布怒而山立者其爲吳人士攀留感憤之意也夫

賀司理毛公内召序（代張君）

郡侯張公以計典入覲、不使迎勞燕邸中、握手而嘆曰、等松耳、往者彌望一沼也、不意遂化爲樂國、穀積不垣矣、器遺不收矣、曩公所散錢而哺糜者、今且式歌且舞、飽嬉里門矣、即忘歲、寧忍忘公、請酌酒以賀張侯、謝曰、否否、騎惟吾司理毛公之力、初余奉命出守松、松東壯郡、余一人惴惴不克荷是懼、詢之吳士大夫、皆曰有毛公在、必能坦中以贊公、旣由家度錢塘、適聞郡大水、粟價翔踊、富者閉廩、饑者掠于市、余念之寢食不得怡、詢之從吏、則又曰有毛公在、荒政悉辦、第絜而行之、無難公者、余下車次第叩所以、具如士大夫及從吏言、而毛公亦得余甚懽、恨相見晚、自是傾心同事、余始無大戾以干邦議、余嘗官西曹、頗留心讞牘、公寬慈多與余意合、每相對嘆曰、刑者侀也、新發之硎、所傷必多、又曰刑者型也、型一成而不可變矣、愼之哉、公數以郡讞奏余、于得情審、于刑判核、于參律合、于定案確、而于留生路甚寬、熟審之外、復請中丞行寒審法、他于郡皆稱是、民賴以活者甚衆、吳人告凶、公請且蠲且賑、且停且留、而又謀之三邑令曰、田有上上、有下下、盡劑而衰之、寧核熟中之荒、無核荒中之熟、寧移飽補饑、無移肥例瘠于是東南全輸、而西北水鄉、追呼屛跡矣、計所活又不下數百萬、余以是信公眞仁人也、公五載攝三邑篆、有贖鍰、悉錄爲公家費、一再理醝筴、到旋掣、不以四季爲斷、有進佰例者、立叱去、又以是信公眞廉吏也、臺使者察屬公偵伺他吏短長、公推轂惟恐後、否則覆露湔洗、事寢而諱之、不市德、亦不市權、又以是信公眞篤行長者也、至與吾曹二三大夫出入諷議、推心置腹、無所不委託、名位可忘、甘苦可共、脫一旦以治行高等徵、不急左右手哉、余聞張侯言而嘆曰、若司理者、非獨吏治難、和衷又難、凡爲理、臺察以耳目寄之、寮屬以冀齒借之、稍有禍心、釁氣見之、眄衡、顧盼、閒無論吏若民不敢平面、即同事者、且以爲伏鈹、爲衷甲、翔視而內疑其何協恭之與、有甚者以此訾議、中考功法、而公獨才誠兩合、身名俱完、進無忤色、退無後言、執此以往、即指南臺省可矣、方今　天子之待諫臣、似急而若緩、似重而若輕、非故輕之緩之也、爭殿之虎、戰野之龍、得無有猜色也難

哉公坦衷直腸既見信于同官而事日練膽日小以長者之行又輔之以英雄豪傑之戰兢有不言言必破的有不諫諫必轉圜能使臺省重而前理官亦重當自公始張侯曰善余還郡度在春夏交不久毛公必以循良召子爲我屬詞與敬書同來余得藉手以賀不佞某于是草一通授急足郵而致之且趣燕市酒侯司理于金馬門云

賀監漕顧公得子還京序

往顧公爲清苑令著有聲實以直道許人不樂請補文學官至則棠邑許公爲松郡守許公風裁峻整好言其鄉李丈人則濟上于鱗先生也時綜核政事不欲以詞翰與文墨士爭長獨與顧公上下古今及朝野掌故意甚合而清標孤賦亦相等許公自喜得顧公晚公忽念父母春秋高投檄請去許公持之急屬諸生堅留有泣下者公勿顧許公高其義祖于郊再拜而送之握手叮嚀曰吾不覯公官覯公子以娛老人公終養起官國子

以司農郎監漕江南復至松肅衣冠拜廟畢則召故子弟談論經義如司教時因訪漕綱利弊之軍民其他一切供帳燕饗浮文不經者悉汰去鄉父老老相告曰是嘗爲松博士孝不有其官廉不有其名來若槁葉去若飄風者非顧公也哉去松數年而簡儉猶若是天何以報公唯有舉丈夫子耳余曰公必子子必孝且賢世之責備廉吏者彼且謂敝車羸馬藜羹布被而外無復有聖賢豪傑寒士叩之不應親故迫之不動國家以觀大投之不受非矯而亢已則剿而傷物譬如寒泉瘠石

理不能潤草木而又加以秋風之勁挺霜霰之肅烈頑果不食其餘幾何余獨謂此言似是而寔非大抵清者必任則扣馬而諫是也清者必和則不念舊惡是也清者必有後則叔敖寢丘之子是也而又何疑于顧公余與弟子語及名節學問斷然必本于不屑不潔至于慷慨任事和氣暎人胸中浩浩隱若東風至而萬物怒生者吾且以不朽之業無涯之年卜之而豈難一丈夫子哉故曰公必子子必孝且賢公笑曰有是哉某幸今三月舉一子舉卹祝者言錫我謝多士并謝於諸[illegible]然吾曩時挂冠歸兩親嘗以子爲念今抱見恨不令見之且許某邑握別時亦豈知有子肩日如齒宛轉啼笑膝上耶盍寄語許公賦詩以贈我某某等曰諾請先援簡于陳于以賀之因灑酒而送之江滸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三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

記

漢陳太尉廟記

汝南有先賢曰陳仲舉漢太尉也仲舉產于蔡未有祠祠太尉者新蔡令潘昭度始昭度之言曰太尉扶忠賢之轂濟廚俞之壓訐延炎禍而不免于難每讀史悵焉心悲今幸宦茲土爲考室祀焉夫天下叢祠野廟襍出于山厓水涯之間刑羊豕斟酒漿土畚田鼓歲事鬼不

絕而于先賢故老未聞卮一盞薦一救者鄉氓不足責責守土吏耳潘大夫治蔡有異政因以采風弔古而存仲舉之風節也仲舉與竇武同心輔政徵用海內名賢以清君側之惡而卒爲曹節王甫輩矯詔所殺陳水氏謂其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身被淫刑禍及家國而余獨謂此天也非人也假若天祚漢炎仲舉得行其志大猾橫璫豈敢與趙夫人十女尚書塗亟亂天下朱穆不憤懣死劉瑱成瑨陽球不獄死楊喬不絕食死巴肅不逮死范滂李膺不考掠死門生故吏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不徙黨死夫此諸賢者在朝爲正人在天爲列星而一旦駢首對簿于獄吏之前屠戮族滅于刑餘細人之手何慘也此其間似有机焉陰符經云天發殺机移星易宿地發殺机龍蛇起陸人發殺机陰陽反覆發机者天也猶且懼之而況人乎此機一動初發于仲舉竇后幽再發于何進天子走自此分而爲三國裂而爲六朝四五百年間靡歲不干戈靡土不介冑縮縮乾坤沸同鼎鑊而操懿諸輩業已早生人間如伏薪之火矣曹節王甫特爲之聚薪揚灰而仲舉不幸首觸其

烈焰耳吾故謂此天也非人也嗟乎天下有道當造化之生機賢者不躍則飛天下無道當造化之殺机賢者不亢則戮仲舉荷桓靈竇太后之知前爲李固所表薦后爲群賢所倚望欲潛類巧欲傷類怯八十老人更欲何爲而惜一腔中玄黃之熱血哉諺曰大直若曲余曰不曲乃直又曰太剛則折余曰惟折乃剛等死耳殤死壽死七日不死亦死死自漢以來如政吶相似而惟陳太尉則猶傳至今且有潘大夫創祠而俎豆之則太尉何嘗死也太尉被難后故人朱震哭葬仲舉尸匿其子

逸于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毒楚終不言逸后與裴楷會于王冀州座上欲乘帝巡幸河間刼誅諸常侍以報父仇志雖不遂孝子哉請刻震逸至配享太尉而籍曹節王甫像跽列于庭以著天下後世殺賢士大夫之榜樣則太尉亦可以長嘯于九原矣

重修海忠介公祠記

肅廟朝直言極諫者無如忠愍椒山楊公忠介剛峰海公楊公死東市而海公久繫理賴　穆皇帝奉遺詔出之已賜節江南先聲所至墨吏望風解綬去特疏請濬吳淞江興工之中兼行賑饑之法于是高鄉亢旱田悉成腴壤所救溝中瘠且百萬計其後拂衣歸復召爲南總憲臺綱嚴肅馭所屬御史如子弟無假借毫髮歿于官不能斂六卿以下紀綱其喪事始得還御史郝杰嘗建椒山祠于保定賜額曰旌忠而海公未有祠公薨三

十年餘吳淞四面皆塑公像僅尺許置之笋輿中牧笛漁鼓裂綃爲旗而前導之所至捧土築祠禱于公禍福如響而青浦南郭外不百步亦有海公祠其像稍偉然儉止一區耳前令某改作河梁館以迎客撤像倚壁間塵土掬面幾不及叢冢野廟眞異事亦異胆也獲嘉賀公令青浦嗟嘆良久卽日更新之且同王博士伯滔率諸生饋奠惟謹春秋列祀典莫敢廢墜公謂陳子曰區區荐蘋酌水未能爲海公重輕第獲人致之而獲人修之亦足爲同鄉懺悔耳嗟乎楊忠愍論罷相故與海忠

介諫　聖主故生海忠介遇俗吏故祠毀遇廉吏故祠得復全此天意勸忠假手賀使君以延一綫之廟貌以永數百世之烝嘗公雖亡不亡後雖絕不絕前爲父老慰後爲令君勸豈獨以名巡撫尸祝于江南哉賀公名仲軾中庚戌榜河南獲嘉人

陸大宗伯祠堂記

古吏于茲土而遺去思者有祠其爲鄉先生生而社稷之者自畏壘之于庚桑子始也庚桑見于列御寇之書說或不經其爲鄉先生生而真社稷之者則吾松之于陸宗伯公始也祠之堂曰見賢其前爲門曰高山景行葢其歲迄于今十有餘載矣今春諸君子哀其值置田二畝餘命寺僧復稍式廓之將于見賢之南倣中門翼左右廊鑿池治梁廣蒔名花修竹之屬而斥其餘材結禪堂三楹于左偏以待公之出而憇焉公三朝之達尊也四夷慕之如文潞公見童婦女知之如司馬君實乃其壁立砥柱之操久而彌固雖天子不能以蒲輪相煩長安公卿至欲私其片語尺牘而不可得則邦大夫之式廬與遠人之僕僕焉瞻禮於其門而歎息以去者其難可知也進無以亟見公退而闞其餘風猶能銷貪頑而袪鄙吝况公一瓣香所在耶昔東坡與參寥游游者曰蘇來堂歐陽公飲泉而列樂之山中人遂名六一泉復競度曲爲醉翁引賢者所至如火獵寒原豈濡素練到輒留跡而龍潭又公車音屐聲之常從事于斯也其

宜如諸君子請故借題數言以記之

勵齋方公祠堂記

蓋聞新安有方孝子親亡廬居猛虎嗥其墓不動聞孝子哭甚哀徙而去山中自是絕虎跡則勵齋方公是也公殁于萬曆巳亥歲有孤太學明性明恒祠公于母龍山之麓制度宏敞后十年所而公配吳孺人謝世兩孤奉柩與公並厝祠寢其先后祀禮一轍云公少受書產挂舍儒而賈褁槖走數千里所至以信義傾其名豪决策排難得片言立解貲浸饒所潤姻戚故人無算櫛秉家政整而有法閭師鄉三老至今誦說之既返里門以

病殁兩孤袒而號念無可以報公者于是立祠祀焉祠負崇崗峻壁山脈壘壘其前則平原如砥羅爲明堂三台拱于戶外衆流繞于堦下左右諸峰錯列如繡以厝靈輀則有寢室以肅遺像則有層樓以率子姓饋奠則有正堂三楹以蘋菁則有左腋小軒以童子灑掃庖扁則有隙地耳房數椽以儲祭典則有祀田若干畝其餘則偉木千章修竹萬竿名花奇石不可名狀每當佳果初熟則擘丼荐新風日清妍則鈎簾啟牖拂署焚香春秋上食茇除堦草顧盼庭柯眞有來如慕去如疑卽踖

步不忍離祠之側者孝哉兩孤乎古者天子至于士皆有廟祠者廟之遺也江南士大夫好侈宮室而略于祠其最不急者又莫若園囿于金輦石綖城破垣而入之不再傳而付之不可知之子孫與誰何之豪客跡其墓壟如也祠宇數步塵土匝地湫如也蓋縉紳之忘本靡禮如是而吳爲甚覩于方氏之祠而人子可以振然穎泚矣大抵世家之尊尊而親親者其鉅典有四建祠以祀先修譜以統宗置義田以贍族立家塾以教同姓之子孫四者缺一不可而惟名家之孝且賢者能舉之今方公既有祠則其他次第舉行何難哉余故書之以爲兩孤重且以望吳士大夫之風聞而起者

德星堂記

養心程公汶川之隱君子也乙卯六十有一其從于釋東鄒內壁壽公于德星之堂公引觴加爵眉舞髯舉而顏甚酡旁覩者謂得無歲星游人間乎陳子曰公德星也往者九峰先生得七丈夫子公居季以孝弟調見弟鬩四世同居食指累五百不聞有譙讓鬩閱聲莊事伯兄無銜命無違言寒暑易險惟力是視稍涉嵜罰輒逡避惟恐垢薉廩廩斷石之風亦忍之訓即近世故家甲族殆不敢望公焉公年盛氣壯其精神能鼓舞萬人不踁而走千里不贖而營四海而公故退然其若下也與之處和氣可沁人與之談肺腑可揭諸日月與之告緩急可倉卒踐諾釜不待洗驂不待脫也遇宗長鄉三老恂恂左讓甚則歲儀不絕遇少年子弟解顏好語相勸勉惟恐其傷之也委巷鄙語或非意相呵者掩耳如不聞卸眷逐而杜門不與之較也歌鼓舞優不入于堂也於六博五不延于室也鮮衣怒騶竹肉嘈嘈相與爲遊冶佻蕩者惟懼其形影之及也結豪客捍文罔其氣盱盱揚揚者非獨性不樂且不近也縣大夫施公臨鄉社

長興公以間則大興賓曰一鄉善人延賓飲郡不御酒六十始應張令君之請識者皆謂公不愧鄉祭酒云夫賓行不階珪組而貴成名不藉甲乙而顯木實自根臺累自基故名家所不足者非財也難莊德耳有如養心公撫養孤侄不啻家兒而稱恫心報公亦不啻慈父其他百里誦義千里誦馨者迄六十如一日公真隱德之君子哉昔陳太丘荀朗陵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內德星聚公之堂得無類是乎今二子則叔慈叔明也其六孫皆龍也

公德星也余異日將車持杖訪于汶水之濱度公子孫皆成名公亦龐眉皓然稱百歲老翁矣公肯勑應門下食以候眉道人東行否故董太史題曰德星堂而余爲之記

寶夢堂記

吾友程尚甫清襟素抱去鄉卜築殆同客卿弃念爲成者沈休文讀書處也乃從西溪建一草堂繚以短垣蔭以高梧修竹紙窻繩榻琴尊劍塵三教之書具在焉嗒然卧蘧然覺寢不數夢夢輒靈即千里以外數十年以後其吉凶皆懸合甚則讀人間未見之書拈意表未探之句忘者半省者半或旋脫于口而隨屬于筆其詩篇不勝記然至今了了也尚甫曰請以寶夢顏其堂可乎陳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尚甫之謂也顧以夢驗乎

則可以子執夢則不可豈惟子夢自古治亂之相尋賢愚之同盡譽誹菀枯之更相美更相笑亦夢也獨就夢之中有短長有清濁然而亦夢也夫夢則又奚擇也周太卜之官以三法掌夢黃帝以十二盛十五不足之法醫夢浮屠氏以四法判夢列禦寇以八徵六候占夢彼以爲盡夢之變矣而假令執愚人至太而告之則未有不掩口而却走者何也彼皆無夢者也又使遇西極古莽之國其民不辨寒暑晝夜衣食多眠好睡五旬一覺以夢之所爲者真覺之所見者妄則又將誰徵而誰驗

之而至此夢覺真妄皆窮矣故得相者不必皆夢說得將者不必皆夢望得子者不必皆夢熊仲尼周公始而夢既而衰非真衰也正仲尼華胥之境界也而尚甫能進于是乎適與尚甫談而忽有奇客突來山中余詫謂尚甫曰命子矣客爲誰乃武林徐無夢也

來章堂記

程氏自晉元譚守新安唐澐御史中丞家汉口遂爲休寧甲閥凡數十傳而某代孫紫川公玠建來章堂于紫雲溪上其堂負乾向巽岐山九龍諸峯蜿蜒飛翔若拱若衛鳳林亭界于空青翠微之間二水縈廻合流檻下是曰汉川郎端明學士產時紫雲生處也環堂古木蒼藤修竹怪石雲霞之所暄染日月之所蔚蔽攢奇織秀莫可名狀而此堂如居画圖中其它樓閣亭榭館庫庭扁聯務于堂之左右前後者皆稱是蓋紫川公之言曰是堂也吾將祀先像課子孫屆指六十且與群從觴咏於此堂未成而公捐館舍公之子復初君且莫趣竟之追壽公六十子堂中次第饋奠如上觴禮陳于閒之曰孝哉程君子也夫蜂有房蠹有室巢公有巢壺公有壺細而蚤介幻而神仙猶戀戀不忘其居況厥考作室厥子弗堂搆可乎甚矣復初君之知禮也公以癸卯經始之復初以庚戌落成之其繼述孰大於是雖然願更有進焉詩曰莫念爾祖聿脩厥德保障州里則請師中丞公濬博學好古則請師吏部尚書公大昌才華無敵則

請師端明公玭累主師席則請師勿齋公若肅忠節捐軀則請師忠愍公國勝子孫有一於是即使不墉不茨不斲不剪君子入其門如聞韶濩之樂登其堂如游鄒魯之鄉而況此堂聿然一新映帶之以山水陶寫之以圖史鍊習之以孝友忠信來章有慶有勿信然者乎復初君試倚檻而望之紫雲且冉冉復起于溪上矣

陸宮保適園記

東坡云山川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此善適山川風月者也余謂園之界限不在大小以目與足所到爲界假令瞽者兀者扶携而游目不及赴足不及領覽有園無園矣設以常人而埒夸文之步離婁之睫則園於頃刻判爲大小非園之賊大俄小也目與足之所爲異也然園之權在目與足而目與足之權在我在我者不適則雖大士之千月韋䭾之日達四部洲而行不止于目與足何有哉先生解學士之綬東歸治閒二畝以息躬樹無行列石無位置獨一小閣出於樹杪竹篠之間玲瓏翕張以收四面之勝先生藍輿造之日偕魚鳥相與詠歌以共適其中蓋世之琱鏤奇麗之觀先生淡而不御如逃三公而其雲物之變幻草木之鬱蒸則若先生之學問名節日引月長所謂生則惡可已者也先生以我適園而不以園適我故杖履所至雖撮土卷石宛若五岳礪而五湖帶焉今先生八十餘矣垂老而神明不衰其目與足矯若少年而又與性之善適者會則先生之婆娑偃仰于是園也豈減香山之池上司馬之

獨樂哉。噫、古今之園多矣、然皆化爲落葉蔓草、而惟二公之荒坡遺跡、至今人稱之、將無爲世欣慕者、不獨在園乎、知此而後可與先生談適園矣。

陸君策畸墅記

園居當山中、嵁厓複洞、于地較奇、然籌歷捫索、與猿鳥爭道而進、則太疲、返而就市城、鑿石疏池、于游人較便、然市儈田豎皆得狎而跡之、則太溷、吾其季孟之間是在、九峰左右乎。去郡非二十五里爲盧山、與鍾賈山並峙、長川貫之、石梁跗山趾、據其上、遵石梁而東、溪澗碧折、與村塢田塍回互、榆梛中渡橋卬扉、曰畸墅、則吾友陸君策所卜築也。君策初考室曰鐵樹山房、梅花梧竹、具體而微、其左藩以薔薇、繞以曲池、其右爲盧山草堂、小廊西折、曲室籐几、傍入雪洞、偉木數章、交蔭洞戶、巨石當門、不見行路、脫石得坡、則青桂繽紛、正負盧山草堂之後、一亭實之、藤架桃溪、荷香郁浪、錯繡于巢青閣前矣。余嘗與君策登巢青、轉竹樓、比時花氣鬱蒸、玉蘭亭亭、如素霓罷曲、海棠二樹、知飛燕合德、倚醉爭妍、夭喬如數百紅綃、排遝當隊、與海棠作耦、藤花修竹、如粉面綠衣、護侍四十里紫絲步幛、覺金谷銅雀中諸人、齒帶酸餡耳。君策笑曰、海棠奇艷、未若梅花老帶風骨、請爲闢地種梅、以章德素。于是巢青閣外、又益以竹數畝、

竹外又益以池數畝建蔚映堂臨之而堂左則璪列紅白梅數百樹清池怪石約束遶亭之下遶亭吟賞如白衣宰相坐絳霞丹嶂間草木皆生天香無復人間一毫塵土氣由遶亭渡板橋小屋靚潔裁竹限之通片玉居其前以太湖石撑柱爲瑩璧竇硶牙昏黑陰森疑雨疑暮行二十武號冥寢暗谿然與讀書臺臺畔循級而上則取徑巢青竹樓循級而下則小溪叢篠高梧矮垣直達空諸室其徑多名種古梅梅點蒔花藥幽草弄妍和風轉梵蕃清韵澹蕩處也空諸室穴而西爲艶香亭層臺牡丹橑出垣上亭西橋柚離庖廚扃而客履不得跡矣吾郡九峯巖皆付樵牧手及今好事者相屬次第[illegible]精舍余山寮凡四千嵴白石幸與畸墅隣近皆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驩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暘吾兩人庶几近之獨君策與余行游之暇每念大君君羽低徊泫然乃結祔室于池右題曰夢池余哀吟春草之句以招之月寒夜靜如聞花有歎聲爲置歌罷爵而去君策家貧秫田不能供釀杖頭錢不能買花獨性好泉石巧心雋腸又足以輔之無郭橐種樹書而移徙大木輒活無薛翁豢鳥法而珍禽來巢生彀無算無郗嘉賓贈山貲百萬而亭樹橋島青閣溜庫儉于輞川而侈于樂天之池上登者不疲游者不溺余且老寄此中願爲吾家灌園生斫硎花底足矣

逸圃記

荆溪王女潭自溧陽史太僕玉陽先生疏土剔石映帶之以名藍精舍其雄與善權張公二洞相鼎足然率與遊麋麇狖共之終非籬落間物于是剗滄嶼於溧陽縣中去鄉差近而未免以剝啄妨高卧有史修之者俠面文骨相眉宇古之烟容也家居下庄不三里營地四十畝芟翳剃奥浚轍驅礫徵偉木于他山移美箭于別墅鑿池種魚積壤種花分畦剖畎以種蔬蓏而逸圃遂成其俛仰向背聚散瞬明悉修之所部署也甫窺圃有石界道有竹欵門蒼翠嫩陰步步近清凉園中矣東啓雙

扉花屏菊田縮繡錯綺徑盡得擷芳亭枕古榿老櫟之下前臨方沼沼中則荷花采采沼外則林樾鬖髿其清流可以措杯其密蔭可以布席亭后聳石壁岡延袤詰曲者以數百尺計洞門岩穹樹偃花欹曰谷口穿洞而出突見長松一株類渴猊獰龍髯甲爲動攫于連林之表倚松結秀野堂堂極軒敞瞰空波睇梅嶺散策芙蓉堤畔翠羽素鷗雨坐晴眠對人頗有傲色逶迤遲靜溪堂濠梁魚狐山雀彷彿如在衣帶間更由水閣過赤欄橋宴坐寂照庵又過佚光渡桂叢積粉黃雪冉冉逭藂春裘上覺淮南入公雞犬去人非遠初當穀雨牡丹發花光四照妍態百出其中爲陽春堂堂前樛木鬱盤參碧荔青蘿上縈下綴幾成一片錦模糊似有香瓔寶網曳風拂雲而下者由陽春堂右轉竹廊有屋如舫艦顔曰陶嘉敞戶軸簾以吞水月却勝張思光牽船岸上住尋緣堂後石徑抵柏子林雙柏夭矯餘霜拒雪搆龕以事薄梵伽林以南寒香嶺在焉孤梅蔦老貌肖古尊宿鷲臺供養肅爲羣梅之長天花散空恰代梅道人說法

嶺東隅誅茆縛亭曰最勝幢憑嵐潑黛歸鳥飛帆往往與細流平楚相糾織亭雖小吐納頗大其趾陂陀石甃而投竿藻荇可數曰釣月灘從最勝幢東折而南復折而西土阜回亙且起且伏且峻且夷松杉芃芃横石梁亘之曰霞標其下即谷口窮岡轉徑芊眠葱蒨阜麓三楹曰悟言室滌游氛栖灝氣遊者疑入深山寄林焉大抵逸圃水以近攻山以遠交野航艤岸即是圃門分門直入即居竹堂堂後即凝香寢寢西循修廊達佚老齋庭戶靚潔皆叢植上藥濃花綠醉紅迷與圃亭隔絕逈

然別貯一洞天矣更向堂寢后創叢雲閣凡大石石門銅官句曲諸山攢匝踶前而風亭月榭之紆囘竹嶼花源之蕭爽亦鮮有遁形者主人擁蝌蚪書撫猊鼎三雅而醉三商而起擲浮名如塵甑拋俗累如棄瓢此亦可以逍而忘老矣余讀文徵仲玉女潭記復洞秘穴非揭水跣行欲仄傴僂不得入奇則奇矣將無足且詛我目滄嶼栖闤闠中市聲嘈嘈近則近矣將無目且詛我耳倘逍圃踈快宜人耳目足悉受職既無屐緉攀蘿之勞又無俗子唐突與魚鳥溷答李太白孔巢父韋高[illegible]

徂徠有竹溪六逸修之得無類是乎第邇來建氛甚惡下尺一徵師四方數聞介馬刀槊聲戛戛摩道上豪傑憤歎不中夜蹶起慨然有橫鞭遼左之意修之宿衛世臣又壯年磊落負俠烈節義逍圃中恐未能遂學曲肱老人也修之其何以復我

綠野池記

李翺論山居以怪石奇峯走泉深潭老水嘉章名花爲勝而葉少蘊又言虎丘池水不流天竺橋下無水峽山少平地泉出無潭則山居之樂又若挾地而後勝者竟山汪氏世以科名冠冕東南鄉其文行尤蔚曰叔圖先生先生所居之上流三水交滙決而爲渠于是綠槑[illegible]池綠池黝樹叢桂抱其陽高梧幕其陰翠竹黃柑老[illegible]湘竹映帶左右而主人日擁丹彝圖史嘯歌堂中又有南樓半月軒可以延素光有非窻棲雲之木三章可蔭

清煩暑有堂後之環碧軒東聲淙淙樓紘哀玉可以浣俗塵至於香風徐來紅雨狼藉錦鱗數千頭噞波鼓鬣與荇綠花枝离縱上下先生顧而樂之不知身在空青冷翠中坐也其友邵明卿題曰綠野池而因并名其堂如此胥裴晉公解相印歸而私丘壑以老天下高之然公嘗灰心恐事霜鬢談兵至于太原題壁之句所謂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者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綠野游豈易享哉今叔圖先生經明行修將以高第顯而又華裾爲奕幸際清朝出無淮蔡羽書之勞入

無憂譏畏譏之苦花明雲暗泉甘酒香即晉公且不能享有今日之適而況李翱葉少蘊之所難於諸名山者公皆坐而置之几席之下其樂顧不大勝與余五岳人也竹林蓮社久落夢中而世無郗生又不能辦山費十萬之具則幸究山祿野。烟蕪秀色燁燁如在眉睫間。而主人又以長者好士聞天下。我將叩叔圖而訪焉。故先草記一通以訂之。他日支節祿野堂前。庶不為生客也。

醒堤記

休寧之世家商山吳氏為最商山之勝醒堤為最堤介郡邑之中東達浙西通閩赤山梅溪藍田諸水流會而出于非山之麓每當潦輒水駛故堤狎弱不能與悍瀨旋渦敵旋築旋圮行者愕涉者懼風雨晦冥則有馬及腹有觝濡尾而已吳季君曰水不可以力爭也其勢故而險度貲費不萬計不可從衆不億計不可工不歲計不可于是捐重貲購旁壤鑿壤土甃長堤堤延亘里者五防高尺者十橫廣丈者三跨橋者六分堤而蔭者有花木千行夾堤而絙者有藕花數百畝堤八面有亭曰長春曰無他曰眺遠曰帯流曰印月曰天語曰香雪曰飛虹曰觀濤有祠祀父曰孝子祠祀祖曰理問公祠祀里中節行曰烈節祠祀三元曰三元祠祀關將軍曰漢壽亭祠有菴以祀大士曰冠松有居曰樹下有齋曰仰[illegible]有書院曰明善有浮屠曰華秀有廣沁曰天鏡有山曰靈山有閣曰達觀閣閣后有臺曰屬引清遠之臺咣閣一望心開目明凡黃山白嶽赤水紫陽皆飛現隱躍畢奇獻秀于衣帯眉睫之間前遠望香雪亭梅如觸雪[illegible]

松亭松如潑黛觀濤亭瀑如拖練或紫沙分界或碧樹斜連或明月生岑或涼風度水或芰蘋帖嘶或菀李成蹊或紅亭出沒于翠微之中或素壁隱映于朱霞之表名藍芳沼朝烟夕靄無一而非堤上客矣是堤也一舉而數善具焉古者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此有司事也而季君代之善一不藉官帑不括民錢善二材必中度工必中程善三進不虧貲因高為堤山不讓壤因深為池善四行旅無病涉郵傳無稽程晴無磽确之煩雨無塗潦之苦善五獨任不辭費[illegible]勞不告疲始取諸大壯終取諸既濟善六六善具而此堤足與白公蘇公鼎足矣即名曰吳公堤可也雖然今海內素封之家沉夢金山錮穴中何限若使一游堤上亦知世間有節俠奇男子如吳季君者是不可一喚而使之覺乎倘終于不醒雖黃金如北斗究竟與摶土何異雖終日堤上尚未開眼也眾人皆醉而吳君獨醒畢日君老當更稱醒翁為季君作醒翁亭記以刻於靈山之顛君名懷貞字復季號知白授文華殿中書舍人剛正好義有父風醒堤特其一事云

卷三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四

記

都御史丁公去思碑記

武塘敬宇丁公以中丞節鎮南都，賁最深，望最重。初晉南少司空，未幾而北大司空之命又下矣。命下之日，文武將吏以及坻㡳商賈，無不額手爲公道慶，而傾城[illegible]公攀轅留公者不得已。其去後之思，於是翁某等倡義塑繪公像，特廟穹碑，門檻而墀，滌祭芯而礎，莊衍[illegible][illegible]矣。公起家縣令，邑中稱真父母。既治行高等，擢北臺，[illegible]入，侃侃稱真御史。堅卧數載，始由卿寺特簡留都。留都負江抱海，中控震澤，凡五陵六軍，三吳數千里之喉領寄焉。當事者非自托於坐嘯畫諾，不輕見其短長，則相與口侈鬚張，緣飾威稜，朔日遷公卿以去，獨公則不然。公謂文武將吏，吾子弟也。歲當京察，公爲政，汰斥其不肖，而護持其賢者，秘不使之聞，而且臚列當路，使得以真才品見効於時。其愛惜人才有如此者。謂江海吾藩籬也，裁債帥，汰糜軍，籍樓船，訓組練，士卒無虛伍，糧餉無後時。其振刷軍政有如此者。謂三吳方千里皆吾一家也。當戊申大祲，市粟翔踴，公發帑金，佐以歲俸，遣強幹吏出糴境外。境外有厲禁者，移文告之。又爲禱于神，疏于朝，祈請蠲賑甚厚。其他昂布價以救飢，立條鞭以顧役，通溝道以瀉水，而鼓舞更生者浹遠邇矣。其關[illegible]民隱有如此者。謂商賈輻輳至，亦我比隣也，恐其傷於盜而莫可窮詰也，則船數有號，以便稽查；又恐其傷於風波而收帆駐檝之無所也，則濬龍江關，上通於江，以使艤泊，靜風有旗以定舟值，舟尾有環以備援繫，救[illegible]尸柩道殣，上苛須除，羨征其息。愛遠人有如此者。當[illegible]在事時，南中亦多故矣。大祲，稱天稅監旁出，飢民與亂民睥睨相伺而動，公以一人當六曹。晨星之時，言路木火之際，非特主議難，即協議亦難；非特用法難，即用恩亦難；非特我喻愚夫愚婦難，即使賢士大夫喻我亦難。公相與以坦中，相劘以古道，相可否以一時之長，使及百世之堅火。始而信，既而悅，既而感且泣下，無間議不議，皆曰公父我、師我，如來普濟我。說者謂公清似胡威，儉似晏嬰，皆頭木屑似陶侃，救荒似富鄭公，至誠不欺似司馬光。余則一言以蔽之，曰：其子游之所謂學道愛

人者乎公素負學一體之學家世積善當戊子己丑水旱所發義倉米幾萬石解衣推襦亦無算及戊申皆然他人家於官而公獨官於家他人傳舍其官而公獨傳舍其家故所至一絲一粟未嘗取諸民間而一切公家之費愛惜節省凡可以爲民把搔痾癢調劑斗若者皆閔閔焉無所不至否則食不怡寢不北也此真所謂學道愛人之君子也千秋而後卽置公孔庭廊廡間度無愧色而豈區區藉一祠爲重輕其所以特爲之記者夫亦見吳人輿論之公風俗之厚而後有學道君子推公愛人之意而引申可不待瑣而具而公之澤彌長矣公名賓號改亭辛未科進士浙江嘉善人

松司理畢公去思生祠記　代

萬曆間白陽畢公理於松垂六年擢爲司寇郎松人不忍公去爲攀車繫馬以留之不得則父老子弟以迫輿臺婦女皆執香前導擁數萬人以送之又不已則摹畫公像及送者號泣之狀付諸梓以傳之又不已則伐石記去思以志之又不已則相率構祠塑像以祀之余老矣自辛丑入仕以迄今庚子凡有六十年矣後先所睹良吏非一而質之人情所口許而心服者誰則皆應曰惟畢公蒞官兢兢以淸愼勤爲主者誰則又應曰像畢公余曰公何以則又縷指而條對曰公門無筐篚鄉無追呼出納無耗贈讞獄無贖鍰可不謂淸乎稽覈必綜以精訊駁必詳以緩出入取與以至言色嚬咲非特不輕假于胥隸卽士大夫罕得而親疎公也可不謂愼乎寅而入酉而退案牘不留行訟庭不究繫而公恐飢忘櫛如故夙興夜寐如故可不謂勤乎余曰淸愼勤父老子弟所知也若公之淸不律人愼不傷體勤不露才則推余老人獨悉之公理於松者歲凡六行部鉤校治牒者郡凡四攝府篆者一攝縣篆者三其治狀著白於吏

民數而稱之不足以盡公臚記之不足以盡石大較仁心質行以慈和輔三尺而行不顯顯以威稜稜刻搏刑官名者恂恂然恭愼如書生檢柙如處子綜覈如老吏而博大凝重則犁然如名世大臣余嘗操文送公以本朝嘉魚李康惠武林胡端敏望公而今日士大夫謳歌思慕相與捧土築祠以尸祝公于永永則又非二公所敢望矣祠在其方之某隅有門翚然有堂顒然有碑[illegible]然有像肅然凡父老子弟入公像祠下者其以爲瘠[illegible]以爲肥其以爲惟肖其擁肩而觀搏顙而退欲行反顧[illegible]而拭淚以出者無異於送公去郡時也噫異哉公勞[illegible]郡理催擢司寇郎一時公論屈于主爵者而終伸於郡人六年飲氷茹蘗不索民間片[illegible]不敢拜署時一粒一果藿食於六年而血食於百世蓋其理不可誣其精神亦有不得而强者此眞足以証去思矣是役也郡邑搢紳士民踴躍捐助而光祿顧君諸生陶君實克襄之以觀厥成公名自嚴號白陽壬辰進士山東淄川人

松郡名守李公去思碑記 代

是爲萬曆間松江名守師茲李公去思之碑余九十矣自從仕以來五十年餘請謝歸又二十年餘所見彼先郡守遍有賢聲若澹宦淺而得民深者則惟師茲李公公之左遷也士民乞留於兩臺不獲請則擁公於明倫堂請肖像以祀之傾城之內外家列牌位焚香楷以送之龐眉老翁捧明鏡酌清水送公車於郭門以獻之香烟繚天泣聲振地是時天大雨郡人淖行泥濘中率[illegible]計且甚有追隨數百里外不忍別者去之日行橐如[illegible][illegible]葉二三童僕短衣疊帽蕭然有自得之色士民見之益爲感動曰此吾松二百年未見賢守若李公者也公奉母孝檢身潔其秉心以誠其教俗以禮其御左右不肅而嚴其愛士民不言而信故三月之政未嘗有纖毫遺道于輿之念而士民之攀挽而願爲公死者乃皆公平日所未嘗識面之人噫可異也郡人之於公請留不得請祠不敢其氣鬱勃于五年而去思益甚然間有一二忌者之心終不勝千萬思者之口垂今日而公道大明穹石斯揭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之哉公之父弦所先

陞爲長樂縣令有邵金亭故公所至動有家法由吏部仵冢宰出爲參政以致松守然三黜而直節如故二千石而清貧如故則公之蒞官淺而得民深固有本也余嘗嘆三代以降斯民之直道而行凡不可再覩而史載扳蔽卧轍之事或出於一時描繪傳寫乃今覩吾松之於公則今人去古非遠而苟有古道如師弦李公者雖三代不難復也余九十矣未嘗以此筆許人公名守也且幸身親見之故樂而爲之記公名多見號師弦甲戌進士福建莆田人

松郡繩齋許侯去思碑記（代）

繩齋許公守松郡五載餘以治狀高等擢河南兵憲瀕行之日郡人攀車繫馬不可得居者市列公神位然燭焚楮供以明鏡止水行者執香前導卸風而載途靡有一人恐散去者公之得人心如此公解郡半載父老徵生祠祠公東功令不敢請則請伐石以志去思乃持王學憲章工部諸公書走都下屬余爲記公初下車即以文誓神詞甚危悚已而徵其行事無片語不讐者而大要廉爲倡周禮小宰一聽官府之六計弊郡吏之治一曰廉能二曰廉善三曰廉法四曰廉辨五曰廉敬六曰廉正夫彼六德者殊用矣而皆傳於廉以言者豈非以天下之善皆生於無私而廉固諸德之根柢歟如許公者眞足以當之矣吾松以名郡當三巖邑兵獄錢穀之事千里輻輳質成於長吏而公精綜博大能取辦於談咲指顧間目再見輒名之無旁詢也手再舉輒署之無屢膽也濬城河建水閘抑漕卒歸遠夷調權稅公選舉其他一切水旱與罷利病不待三邑請命而飛符騰牒先之矣是曰察能下里孤嫠攀案與公爭公一一頫首

而聽無所忤馭吏甚嚴顧未嘗以呵喝罵詈捃束之左右皆凜凜自好而鮮犯法是曰廉善分別服色剪鋤惡少晝不聞博塞聲夜不聞城柝亭鼓與群飲游狎之跡是曰廉法舖戶有所指取輒與平市不抑直公家之具悉出羨金次第需置之無尺繻問質庫無片札下亭長是曰廉辨風裁峻整議論和雅端坐郡朝竟夕日無惰容無滯令貞所謂脠屐得任擊咲必愛者是曰廉敬與士大夫交不喜重茵累豆之接軒車過從杯著荒率相與杳若吏事商確騷雅而語不及私郎間欲私請亦徑

徑禁不得發爲內愧而止是曰廉正夫世之所謂廉者郤餽遺謝贖鍰戔戔自飾排取時譽而已才與德不足以輔之非世諦相柢牾則吏事或不免於枘鑿公以六善調其廉潔故五年來將吏憚公爲神明諸監司臺長伎公爲畏友百姓望公爲慈母察父閭師三老耆既去而謳吟思慕不減痛哭聲留時也非廉吏何以得此哉公居鄉齊魯間以聖人目之詩文高簡與于鱗抗衡後先退食之暇不廢咏歌其風格皆出時吏上乃知公之政緣以道德經術其廉又有所本也弁書之石以告來

者公名維新號緝齋己丑進士山東家邑人

松海防燕公去思碑記

今國家筦庫仰給東南而吾松漕粟百萬所自出故高皇帝特遣信國築海塘以固扃鑰又環列兵衛以控鎮之至重地也郡邑之吏得將吏以爲喉領而將吏則倚海防郡丞以爲腹心　聖天子威德暢於重譯島夷梯航獻琛者惟恐後於是縉紳大人浸言禮樂而武備稍詘焉燕公甫下車即慨然以軍旅自任曰無以安而忘戰無以文而左武無以內寧而弛外憂於是請諸兩臺取一切更始之征者兵餉不繼至枵腹而怒目矣公議收附海之糧悉輸軍備而以春秋四時如約給之無敢後徃者將權不重士卒輒挾口語以弁髦其上公[illegible]縛刁橫陰鷙者悉置之法無敢縱徃者豨游而上或[illegible]以承其嬉咲喜怒之節其下則襟裾喘息不相通矣公御下廉明而有禮羽翼之湔洗之輒見輒嘔肝膽而人亦以至誠待公無敢欺至於稽軍籍核占役修墩堡以嚴斥堠選壯勇以扼要衝陸營則益練士著二千水營則益艅艎五十餘艘以遥援於馬蹟陳錢諸島嶼之間而東南隱然一金湯矣夫海上之武事綢繆整搠於無

事之前而寇警適來至於旌旗變色士氣飽騰寇無敢以隻矢半鏃相加遺而公又適去蓋諸將士莫不驚號洒涕爲兩臺請命而　天子遂以姑蘇鎖鑰授之方今島夷稽首款貢大司馬閉關謝絕即議撤朝鮮之師而識者猶以蜂蠆狼尾爲憂今公在可以遥折海內之謀即萬一鼓鬣相向公出其胸中之甲兵而藏之於談笑樽俎之下豈惟姑蘇之人士藉以長城公又將褰裳而以餘波及我詩不云乎方叔顯允蠻荊來威公之謂也又曰魴魚赬尾父母孔邇諸將士思公之謂也余以蕭君郵書相請敬題之崇碑以志去思且以見三軍不忘公投醪挾纊之恩則平居不遺君父可知矣

郡司馬尤公去思碑記

郡司馬尤公嘗以母老乞休松人士請之臺使者得聽留既內艱解郡攀車曳輪者追送幾百里外憲副朱公大行陸公曰此古之遺愛也郡大吏以上考異擢則碑賢司理與邑令徵入臺省則碑若司馬確有民譽而久之貞珉缺焉直道謂何於是請陳子屬以辭且曰往司馬郭宜人之銘不他徵而徵之于謀野則獲非司馬意與余惟郡之大政賓儲與戎儲責司農戎賁司馬司農十九在外司馬十九在內以其內故無論海防館臺郡長之尺一以月至俗囂訟囂游民白徒鬨於晝不逞於暮夜者以時至車騎罕牘以日至司馬稍見威詐且立起稍用械則巧竊者輒以械進而弊吏滋多尤公下車嘆曰吾無事弔奇第從身廉處事簡御物誠而已往幕府租自稗帥至什伍以次漁食其中公鐫其恒例給餽必及額而餽亦無役時齋居泊然市物不外索間有需必厚與之值賻鍰必牒爲公家費士大夫歲時饋必報罷亦不置厚薄號數於其間僚屬致啓於公必條析其是非進罕忤色退罕隱情將吏有過者覆露湔洗之必不欲以一眚錮人百姓有訴於公如訴於家必使之盡喔膝前而後已故公至之初當路倚若左右手久且以爲腹心矣將吏士民佴若神明久且以爲察父慈母矣同寅妮若良友久且以爲嚴師保矣大抵公凡事寧使大化小小化無凡訟寧解無結凡聽訟寧晝無夜凡罪寧失出無失入凡與人交寧淡無甘凡與上官處寧緩而見知無急而求合凡取舍寧廉於實無廉於名公眞古遺愛無疑也公曉暢兵事手創海防志志草稿不示人客歲郡大滌公部署荒政本之兵法居多當公守光州以救荒致疾光人禱於寺且爲公祈子誦白衣經三閱月旋舉一子而疾亦頓瘳今松人德公豈後光州而公又以內艱去所以區區思戀悲慕而志公弗諼者惟七尺代言之石在

晴待蔡公去思碑記

昔江蔡公以司農郎出守松郡凡四載餘著有聲實昇江右勅兵使者一時兵師將吏以及士民御舟相屬追送三四百里外公駐節慰勞數四乃反袂拭涕拜辭以去久之又醵金伐石以志去思而博士等徵余文爲記予惟松最爲東南巖郡第潮汐驟衰驟旺而諸山又無刺天之峯東地之阜以鎮之故士子喜通脫無遠志縉紳士大夫謷誹自口不衡是非而以衆寡爲公私無定論百姓好訟好沃外腴而中枯無本討大要吳俗病輕而松爲甚非得當世重人撫而鎮之未易治也蔡公甫下車凝然坐郡朝不遂爲矜章峻刻以挑時譽聊聽四顧省括持衡而后發蓋三邑之膚理脉絡隱隱躍躍全具於胸中矣臺使者委牒下公公衷而裁之下無賣姦上無撓旨務使情與法兩劑而后已否則百牘爭不懼也否則百檄下不聽也是曰愼重催科之令迫於移書至則公輒匿之匿之不得則下令於民曰民無恐我且以官爭公恐官民不恐公故逋賦往往無后期不能禁人訟而廷讞則窮晝無夜寧緩無急以聽其自俛俛耻

衙胥之不筆能微之爪牙與游官之掘舌其權兩輕而事不得不簡是曰安重閭里道路銖兩之奸海販江介尺寸之瑕文牒簿書隻字之隙文武將吏纖介之善惡與夫勾校庾藏之出沒龠耗公未嘗不知知未嘗盡用其苛與察第寄操先覺於聲色之表而已是曰沉重延見儒生耆老問疾苦退而就寮屬咨訪治狀開誠布公綴接溫洽然一步趨一咲語始終不以尺寸假人而人亦無敢以私溷公者是曰威重公受知於學憲衆甫方公蒞郡拜墓去則刑牲告像而后別凡所以護植方氏之子孫者靡不至而絕不以私妮妮之座師且然而他可知也是曰厚重公自御儉薄于三邑無旁擾節索俸鏹以修學宮以賑士之貧無餘者瀕行至不能治裝而居恒又不欲以清市人既去而始知公之橐若洗也是曰廉重有愼重而后可以剸劇有安重而后可以養福有沉重而后可以鎮浮有威重而后可以辟邪有厚重而后可以敦薄有廉重而后可以正俗公具此六德故在則謳歌而久則悲吟有去后思頃者三邑水災士不徙鄉吏不恐輕去其官百姓儲一鍾半菽骨肉相保不

至探九揭竿牖林塢沸瀆池者皆公所葺調護之元氣在也公解郡之日秋毫無所懷獨惓惓以修郡志濬吳淞爲念夫河則可以乘荒寓賑而志非物力豐稔人才充牣之時未可以輕議公不敢輕議而備弘領后賢以成公未竟之志此亦見公不忍遽忘松人而松亦何忍遽釋公哉故勒公豐積登之穹碑以志去思大抵公氣局端凝辭令簡確衷勉其苦多有杪蓺而獨拈重之一字雅得公神情相近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公之所以獲上治民也不得而親不得而疏公之所以推誠御物也以此思公公重可知矣郡他日出處係安危頻眎司寇歛天下翕然稱社稷重臣曰蔡公者蓋自松太守始

司理儒初毛公去思碑記

郡司理毛公以治行異等擢解郡之日父老子弟擁車下執香前導而送之送者自吳門達京口舳艫相啣官舟不能行又未能釋然於公之行也築祠郡東隅藉垣堊肖貌公生像以志去思而謁余文爲記余惟司理秩官也多嚴而少慈其出剛秀郡以月計遷視本郡以日計故士民親不勝疏愛不勝畏而譽不勝誹若嬌焉自崖異挾臺察之耳目而復假吏胥之爪牙擊斷健武[illegible]見秋毫非不難立威名而元氣則耗然矣毛公理郡[illegible]久而於事又最練督案無留牘獄無滯因此士大夫樂能言之獨公倉蓄其神明抑持其威鷙下以其身爲乳爲保爲吏師而不欲皦皦然刻深爲名稱其苦心隱行非特出于先后部章之外即公手條讞略十萬言亦有未足以盡公者公嘗曰吳人鑿空好訟吾則以實心求之旣得情實吾則又以虛心衷之不設鈐匭不膠成案不峻爲詞色加于訊獄使得循牒舉案嘔所言而止爭公之世郡中之家無殘破者又請寬審法行之十郡僉不市恩也公御左右嚴扃鐍愼翦吠吏無所窺瞷而[illegible]

者亦無所事吏短長有事召署則洗手奉行文書而已公不市威也公出則旁郡就之質成入則所部倚之聽直如山之牘與流水之轍旁午車下而公委蛇曲折大事斧斷小事理解恢恢乎綽有餘地公不市才也吳大潦郡邑踟躕方削牘以請而公飛牒先之且面陳災狀凡賜蠲賜賑賜停賜留以至煑糜散粟酌盈濟虛皆出公條議中亂民不譁荒民不莩其伊誰賜哉而乃曰某局外人耳公不市功也臺使者屬公察吏公推轂賢者郎寸長尺能皆采擇以聞否則澣洗之覆露之故僚屬

俱有聲稱無挂考功議者其宅巨室寒士捍庇實多公不市德也公攝縣篆議總書倉吏運兊及無名之供虛報之額皆甚悉邑有贖鍰付之公費鹽有恒例歸之諸賈瀕行不能治裝僅槁橐耳而公不市廉也公兩入棘闈所拔多知名士延見子弟談論經蓺而外皆以忠孝節義爲主捐俸刻文正忠宣公集正學先生旌議爲張許二烈婦立祠其意表出俗吏上而公不市名也大抵行法者一有好名之心非伺候上旨則刻轢豪姓爲小吏必變其長上爲人上必操下急如東漯太史公蓺嘗

歎之所謂與勢家爲游聲治致往無蘊藉而已公惟名心淡故酌情審而用法平不惟使人忘公而且使人忘公爲法吏不惟不欲人知而且不欲使當路要人知之然而桃李無言葵藿不採下信爲神君上信爲畏友久而不勝去後之思則公之苦心隱行真有萬分不可磨滅者在矣漢于公高其門閭子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卒如其言第不過曰治獄多陰德耳若公于治獄之外其苦心隱行尤不勝記非勒之穹碑則父老之輿頌臺察之計牒何足盡公六年之治狀哉因語祠者曰

高大門閭公他日且以中丞建牙至又自慶曰公以忠厚行聰明正直間爱書如此諫書可知吾曹皆有指南矣於是勒付文學范君碑之祠左且以上之惇史氏公名一鷺號孺初嚴州遂安人甲辰進士以治行第一拜廣東道御史

郡司理孺初生祠碑記

郡司理毛公以治行高等徵旦暮需次爲諫議士紳父老欲維縶不得則捧土建祠肖公像而祠之而內商某某又走相告曰公嘗一拜理鹾筴有大惠於吾曹敢忘尸祝於是鳩工聚材擇地於郡之巽隅築垣築堂刻日而就請伐石以繫去思余惟司理法吏也其氣嚴肅而尚亢上與臺察之耳目近而下與士民之肺腑遠若鹾政特傳舍耳使公有傳舍鹾賈之心彼亦且如事遞蔡貴人足趦趄而唇稽膈而咫尺卽釋然忘之詎肯捐一鐶半菽禮瓣香於去後之祠哉蓋鹽賈之言曰兩浙年額鹽引四十四萬有奇而松居其一蓋九大鎮儲胥在焉邊賈輸粮料於邊而支庫價於浙邊引之疏通藉於內賈而內引之疏通又藉於當事之掣法何如耳往歲松郡鹽額屬分司其後兼屬之司理弟司理出則他郡務動淹旬月一季既爾後季復然諸賈人欲守不能欲去不可欲訴則乖隔不通引日壅利日削惟有驚視嗟立相對飲泣耳毛公既受事不復以四季爲斷隨投隨報隨報隨掣商無踰延守候之勞而引有導滯決瀹之利卽使文牒堆案車轍盈門臺察檄召公追如星火公必掣銷而後及之不他奪也於是諸賈人皆大悅服而公又清嚴廉介確然有不可賦者嘗曰大丈夫曲木不息盜泉不飲焚玉投金此其時矣蓋終公去日不敢以銖黍恒例溷公而從吏之供億指索亦因此剗絕都盡或疑公矯矯不無束濕心非較量權度則峻立城府諸賈人惴惴或屏息逆嗉而不得言或重足捩眼而不敢近階前尺寸地者非必至之勢哉公曰墨而市利與刻而市名是兩途者去賈無几耳故賈有罹于三尺者如法法之可矜者平亭之祓除之事不拘方善不執局務使其勞若有所必申弊利有所必悉其他恤丁清課剔蠹禁奸且不遺餘力曰今御史奉璽書督鹽非鹽臣實邊臣也余孜孜惟惠商是務商策行而大司農邊儲無窘非獨爲邊臣地而又實爲計臣地也鹽御史上便宜公從中贊畫居多皆秘不示人卽鹽策一事諸賈人知公十之五而不盡知公者尚十之九譬如俎豆祀公者能俑公之貌豈能俑公之心哉公苦心隱德拮据於五六載甚多非獨鹽策爾爾也其稍能爲公暢言者則又

有頌有歌有謠。有令聯三邑士大夫之德政碑在、

華亭井邑聶侯遺愛祠記

往華亭聶侯以治行高等召、瀕行治裝、不取民間一絲一粟、老稚度不能借公、為執香魚貫而送之、遠者及常鎮而後返、久且思公不置、則考室塑像以俎豆公於永、来歲戊申、公下車東南一望彌沼、富者閉庾、饑者掠於市、公請賑、請蠲、請停、請設粥局、有尼而止之者、曰煮糜、多斃人、且聚盜、公曰民飢而死、與飽而死、孰善、民以飢、盜乎、以飽、盜乎、於是召義民畀之薪、與粟、而擇士大夫之赴義者、為監督、公親奪否、至麥熟始罷、公賑凡兩度、雖村落必入、雖風雨必赴、雖羸弱寒書生、必次第面唱給、務使人沾實饋、無漏籍而後已、其勘荒、寧核熟中荒、無核荒中熟、其均荒以半、折與半、熟以全、折與全荒、已又省訟清獄、禁奢汰法、亂民如是凡朞年、而發價不翔踴、萊色不溝壑矣、荒政甫畢、適當編審十年里役之期、里役甫畢、又當編審五年大役之期、公下詢縉紳、上調大中丞、而中實、以休養小民為主、往年役田僅十有餘、公清花詭、以七十萬計、上戶出、則下戶甦、新役前同舊役後、蓋於法最平、于巨室亦最便、而于酌劑亦最

苦公勞且病几歷遷有歸志轉臺使者交挽之薦牘旁午遂以卓異第一聞若使當路程煩簡辨甘苦則彝公一年可以當他邑之十年彝公一考可以當京朝官之九考而又恩不責人報清不使人知不苛碎凝滯不含蓄摘發不挺險而走不捷徑而趨至今士大夫與鄉秀之子弟想望公之丰采真所謂中行之君子而愷弟之父母也在禮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夫大災疇有過於荒大患疇有過於役者乎自今以往飢者公所哺富者公所留是皆彝父之子若孫也尸祝而社稷之人無後言公無怍色雖百世不遷可矣公名紹昌號井愚丁未進士四川合江縣人

郡博士陳槎沈公去思碑記

古郡邑長吏有功德於民則攀轅卧轍以留之不得則伐石以志去思志去思無及郡博士者有之自陳槎沈公始夫士最難諷其口多誹而少譽進有嫌詬而退不無後言嚮私非類而責備於賢者靡不至松人士爾于公心戶俱服既擢北京國子監助教瀕行拜別於兩涯之間者若而人尾舟送者若而人不再宿而覲公於家者若而人及今伐石贊文以志國士之感者又若而人公文章名家博綜經術掌故而又家武塘去松一水便習其士風曰博士清曹耳誠無庸論守然官貧則宜輕守輕則文章筐篚錯進而士品褻請首謝贄儀更請謝童子之問奇者於是月課諸生之文稀因以陰察其賢否而并詢其疾苦死喪不給捐學廩賑之又不給則捐俸又不給則家囊罄之矣居恒相戒無得入公庭走要路暴長吏短長有之而詰無少貸而當路以不肖徼則又不忍應也賢者雖至貧書其實登進之則又不忍秘也公爲樂安令有聲治狀甫成而以水土病謝官歸歸數年而始拜郡博士度且望宮牆猶傳舍耳乃謁長

吏則步趨必恪待僚友則肺腑必折嚴剔鈐檢簿書發頻咲其他修宮修河一切以公私緩急之公大約以簡靜樸重爲主毫髮不敢自輕其官故士無輕心而有尉長養教訓其待士之體亦日益重乃知士無賢不肖顧名師之去留何如耳古之名師莫如范文正胡安定兩先生文正掌南京郡學其後以文學有聲於場屋朝廷者多出其門安定教授吳中以侍講入太學其徒登皋禮部所得士十居其四隨才高下喜自飭衣服容止絕類雖不識皆知爲安定弟子也公曉習國家大策經畫古今成敗隱微如指掌有文正之風以經義及時務器局通敏酷類湖學異日諸君子出而應世共成名公當之業吾不知轉思沈公又當何如矣諸君子曰善某不敏敢忘大教以負沈公請列名碑陰以志去思并爲異日報公左券

滸墅關長王鍈公去思碑記（此係改本與硯香堂刻不同）

庚子耕白石山中有客稽首以碑請余釋耒而問曰何碑曰以碑錢公余曰錢公惟滸墅有廉名礲石而志之固宜東吳三技之士五方之民而琢碑無異詞何也答曰晉之關使者通商惠民公爲關使者通商救荒雖司榷實司命也甲子公以司徒郎入滸墅時方仲夏霖雨徹旬月米粟翔踴當事下遏糴閉糴學糴之令富人扃廩以規數倍息饑者僵於途悍者掠於市聲聞遠近豪商大賈壅上流之粟莫敢前吳越且蠢蠢思動公曰吳越腹也滸墅咽喉也喉一梗雖有粟腹得而飽諸於是刻木張諭懸於蕪湖京口之閒遠商有販粟入境者蠲料一尺以招徠之土商有買粟出疆者給郵符以護持之去無訊訶來無盤驗粟舟不待召而集粟價不待壓而平而公猶未已也飛章以控朝貴洒涕以諸兩臺請賑請蠲請改折請設粥糜又請宦游度關者連下湘楚豫章之粟而公猶未已也捐七百金以賑飢民又捐三百金以濟寒士且欲與守土諸賢盡蠲關稅共濟時艱而顧天無從唯有仰屋嘆耳至于征商免量料免耗羨

免回空之撿詰免矛會之供應免冗役之詐冐苛索不攝訟諜不抑市價不縱大駔惡少年善政種種視前使者則加審視穰歲則加寬關政荒政遍相灌輸於其間公之言曰救荒非權貴也然司徒事也在周禮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首散財次薄征舍禁去譏遂居其二今目擊非常之重災而恐以局外委之膜外置之與其蒭蕘梳髮剃商以自肥毋寧通商以起溝中之瘠與其筐篚餽牽媚貴人游客毋寧以此活饑殍而杜亂萌公識甚卓公心甚慈而亦甚苦行且驛車往矣今年自春徂夏雨霪霪復不休萊麥糜爛士民牽衣而啼如兒索乳如母願兒公一朝華付後人懷抱中度飢飽何加哉公少年高第腈宮不染能早透義利關米粟流行又能度億萬姓於人鬼關闢吏如此事事皆可楷模雖司權實司命雖司命實導師余故濟之碑揭石五達之衢亭其上以告灌公而來者

太倉州守順山王公去思碑記

順山王公之守吾州也最稱神明而忽以內艱歸士大夫與父老走相告曰神明如公恨不借久任長庇於茲土今且跣而行此非若入覲赴召時可以攀轅卧轍留也無已則請摩崖一片石以志去思可乎於是太學楊君謁余屬爲記余惟吾鄉之俗有近古而可貴者三搢紳雅自好不敢揣州邑士大夫權民間游冶或猾吏市獪不使聞於上聽其自潰而後已公私之役急公惟恐後而罕異同其皎皎者愼許可卽歸保之語不能面從而有當於心則誦述其言行吏事至傳之口碑以爲後事師蓋讀先司寇集所載州守之賢者不恒見及今順山王公指僅再屈而已公初令夏津懲惡旌善不五年幾至刑措考最擢太倉其治狀類夏津而精明神采則更過之州邊儲最急向爲老胥漁食至三千餘金根堅穴深公摘發其奸置之辟博徒不除盜不止訟師不除獄不止公擒治其最有聲者不悛則并其比鄰父兄法無貸白徒惡少年拳勇好鬭所至不逞公捕治其首惡重懲之民始大恐二三游冶兒鮮衣怒馬捍鬭破義三

老莫敢訶宗黨莫能禁此不可令良家子見也公械而榜之市悍僧募施不如意則以死要挾公手示之徙出之境外乃曰稂莠去嘉禾生大憝去良民活於是與縉紳約曰若有直吾代爲若理無得闌入庭與縉紳約曰有不逮子大夫其忠告我無以簡牘及我門故限田之役悉絜于令而鮮有規脫者漕軍之衆悉及于斯而鮮有誤兑者自公下車以來士大夫進無私交退無私謁百姓弱者安强者輯以共成公勁挺正直之風則公之以也州人濱海多植木綿客歲颶風大作花無子遺今

調停新舊逋最爲苦心而不以告人太原王相公之衰遠近弔唁者輻輳至賓客委積費百倍恒時公毫不見詞色而護其遺孤獨至是皆有古人風此豈俗情可得而窺其涯涘哉假令公得竟其神明之政案無留牘類移之市無醉人類孔明囊無一錢類劉寵惜乎其以艱奪也余故采輿人之誦而樂識其事非獨以慰父老之思將使有志于民者推公之所已試其法可不待頃而具而公之澤彌深吾鄉之俗彌近於古矣公名萬禩號順山北直隸廣平府永年縣人中戊子科其父某嘗爲州牧有吏聲茲州人士世飲其德法得並書

崇德令周侯生祠碑記

周侯金壇人以春秋中鄉試第一成乙未進士文聲馳兩都度必且處館局待公而公竟謁崇德令以出曰士之入官猶金之入治稜鋤鏌鋣惟所命金躍治則不祥士擇官則不恪於是識者翕然知公爲國器公爲令十月奔喪還里父老傾國留公至絕轅棘轍不能奪乃退而搴土聚祠肖公像以祀之志思也祠成伐豐碑書其事而徵余爲之記余史官凡文苑循吏例得書且習公治狀甚悉公邑綰孔道使軺絡繹什九治客什一治簿書卽才諝者低迷抑騷迫日夜不暇休沐而公至獨肘治之公之治崇也損供億自身始清廚傳自行部始謝筐篚自賓旅始希謁見自邦大夫始酌虛實自鄉賦長始掃宿蠹自隸胥始穰旱潦自露禱始敦詩書自諸生逢掖始蒞行之期年而部使者以下無不恨得公晚也既去而父老子弟無不人人恨釋公早也世言文人不習吏事公下車以千里追鋒之才奏期年臌額之治至使人咏歌謳思私憶公之短長肥瘠以告像者務斯於如見公而止籍令積朞年而至久任轉其宰一邑者而宰天下吾不知又何如尸祝公也學則肉食任則血食大丈夫黼黻之事畢矣古文苑循吏未有合傳請爲公書之祠下爲文人一吐氣焉且使後事者知一年可以樹政一令可以自樹政不必久惟其官官不必擇惟其人

劉河游擊張公去思碑記

劉河張公以游擊將軍擢東粵陽電參戎開命之日父老將吏請之兩臺慰留數四不得則軟車繫馬冀幾公行又不得於是公屬施君某函書幣而請曰吾曹欲頌而短於口惟先生之習公而詞之孏也請碑道左以志去思余曰異哉世久承平右紳而左介冑文士鉅儒操空言以東豪傑豪傑頫首累足而氣不振因相與翱翔容與飽綿以老甚則傲視其屬虐使其衆使人不敢乎而視在則赫赫去則已焉詎有繫思如張公者哉公初關盱郡再關東劉既拜劉河游擊將軍河當婁江之尾大海之首最爲東南太衝處總戎鎮其南備兵控其非御史中丞建節於西聲勢相倚如左右手非名籍不可辦而張公饒兵略膽度識量迥出人表有八面受敵之才萬夫不可奪之勇初受事先以廉次以和而中約之以節劉任往隸尺籍者大概紙上空名遇按視倩市人相欺而軍士糧得充腹者無幾或遠齎於私橐或影射於要室伍几空無人公議汰議簡士不虛糜伍不虛士而公不市刻核名誚餉必以期授餉必以額無絲摧

飫吮髓自得廉將軍而人人銜飽矣而公不市矯激名瀕海多島嶼亡命窟其間鹽盜出沒與波上下公牒則藏縛之如御猜衆罕有倫力鬭者皆相約莫敢犯境上而公又不市搏擊名奏功幕府輙以分予其僚屬其遇敵者覆露之前既之甚則陰爲之地而不使聞其宅即步卒舟師皆與之同勞共穢而公又不市惠愛名公具此數善其廉威能令債帥落膽小兒禁啼望於赤心白意使人人皆以公爲親已則不伎不求不矜不伐得之同爵幾生成訓者多矣公今去矣而軍靈白霍白在保障山谷中民何寵靈宜無事名將才獨以公才守晰然置之寶玉之地酌泉知廉焚玉見性非久　上檢部使諸爲廣特懸方千里節鉞授公赳赳桓桓以竟韓白衛霍之業石崖天齊可磨可鐫伍將士畏威懷德者不勝悵悵去後思此峴山所以有墮淚碑也故若施君之請而伐石書之非特志遺愛且以勸後之來者公名可大號扶輿世官南京羽林衛萬戶饒中辛丑科進士

丁大司空四賑亭記

青浦邑城中之南新建丁司空四賑亭司空嘉善籍而亭青浦者何曰司空四荒四賑捐金錢米粟以萬計遠近流亡聞而爭趨之吳江青浦地勢窪下與公派居相接壤其食公之德爲尤甚往萬曆戊子大水庚寅大旱戊申甲子又大水而粟價翔踊極矣當事下遏糴閉糴平糴之令富人扃廩以規數倍息飢者僵于途悍者掠於市豪商大賈壅上流之粟莫敢前民且蠢蠢思動此吳越何等時也公謝絕諸事閉閤以救荒爲第一義捜

括先世之遺貲積粟先責廩次給米乞米者擠擁不得前則令泊舟於數里外公載米唱發之又爲其風雨計則施以葦蓆爲其寒慄計則施以木棉布襦不問浙直不問男女老幼計口關支務使人人各饜其果然之腹而後已其他齋禱於神明上書於朝貲請折請蠲秘不使人知亦不望人報公豈有分毫市恩要譽之念哉公每賑捐米二萬石再賑捐一萬五千石三賑一萬石四賑六千石其全活人不可勝數浙直請碑公公辭請祠公公又辭竟不意爲吳江所先青人俛而嘆曰屈指戊子以來吾儕之死而生骨而肉者其誰非丁公所賜也子而子孫而孫復得亭有一鍾半菽之飽者其誰非丁公所再造也今不祠將無爲吳江父老所咲上狀於郡侯方公孫大夫鄭公朱公皆曰後矣至是醵金召工鳩材陶甓而亭不半歲告成茅官師士民僉悉公之救荒一端耳公筮仕句容令廉明精密理縣如理家愛民如愛子七年不謝荐舉兩覲不餽京儀力止胡中丞會題吳士期而其後胡得免於清議人稱公爲真縣令已擢非臺張江陵修棄所劉公之怨屬公按遼鍛鍊其贓事公

辭以疾江陵怒抵其揭於地公歸而江陵敗然未嘗翹故相之過以博名高以希速化家食二十餘年寂寂也人稱公爲真御史已荐起南廷尉陞奉常操臺甦拼門更顧役定妖寇治橋道濟河渠疏錢法凡爲民節省爲民諄諄排解勸諭則家庭爾汝布帛菽粟也人稱公爲真中丞而義倉救荒則天若以此擴專授公皆歷歷有奇兆焉公二十時曉宿青樓夢見程明道先生遂行四拜禮及宰句容入上元縣後署東偏則明道先生神像在焉故上元簿也公肅衣冠而拜之儼如夢中遂有志

於聖賢萬物一體之學此公學問之所自始也又在縣夢義倉二字覺而異之後經滁州鎮忽見太僕寺懸義倉匾卽心動遣僕建倉於宅右以應其兆尋夢纍纍蓬跣而號者若而人公嘆曰吾此生得無有賑飢之責乎此公義倉救荒之所自始也往歲兩臺上疏請詔表揚特加公子太保賜匾建坊以示風厲而公辭愈堅奉旨卿捐貲賑飢原非傅名加衘建坊義當示勸乃懇辭至再准成克讓以昭無所為而為之盛心該部知道青人走相告曰詔書以義許公以誠亮公而未嘗遏抑吾

儕之俎豆公也大恩不報計莫若建祠祠不詐計莫若改為四賑亭公將何辭以拒我陳子曰爾曹何知我將告汝公辭宮保正當魏璫爵賞濫觴之時辭建祠又正當魏璫稱功誦德之日迨海內璫祠盡毀而后始服公之讓再讓三且愧且懼穆然其有深思卓識高風先幾定力挽回士大夫廉耻名節於人鬪其功不在救荒下是亭也豈獨碑四賑而已哉

青浦鵬南韓侯德政碑記

韓侯以戊申春蒞青溪歲滌力捍大災民復故業庚戌篤朝車青人請而獲免至是擢長洲令上書挽留者塵相藹而長洲吏民逆境上曰此吾侯也汝何有焉青人則又曰吾韓父也汝何奪之於是爭請之臺使者臺使者咲曰是安得百億化身使兩邑家置一侯哉青不得請乃謁予文記公德政樹之道左蓋青建邑僅三十餘年華上割田多瘠而少腴其鄉賦甚上上者不能當中小豪而兩邑官籍田復居半徵稅則額詘逮繳則破而

歷之他所臺察郡太夫朝傳至而夕不能應如坐村落蕭寺中所謂大要俱無耳尚堪無歲哉地本澤國吳淞久湮上流不洩震澤澱湖之水合流東注民且立沼矣侯齋宿露禱徒步風雨泥淖中稽首倡遠近赴義旋卽請賑請蠲請平糶請設粥糜而侯且曰飢民非特用威難卽用恩亦難救荒如用兵要在分數明法令信簡而不苛整而不亂乃克有濟其散粟也侯入鄉令民坐田塍間隨舟散給之民入城侯令民列城上隨車唱給之粥設八局侯至親臨焉視爨汲嘗旨否徵局之日復

散錢以助耕者而民自是始得廩耒耜播穀種矣侯曰未也吳民所恃耕織耳猾賈乘災射利布價不登侯禁何其價鑄金者而又召諭使少昂布值青以外皆受[illegible]侯又曰未也乃籍橋渠糧廨宇籍學宮而市人有耕[illegible]以飽者侯又曰未也悍徒不除盜不止訟師不除獄不止爲補治最有聲者榜其門徒出境而後已又擒白徒惡少年立斃之民始震恐侯又曰未也大蠹雖除大猾未定於是手書條令裁公正均荒耗開津貼甦賭夫無邑視荒熟爲重輕而荒區又視消長爲重輕有居間者張其書過衢而不數日皆悅服侯又曰未也吳最苦兌而青爲甚因與漕弁約曰粟不良責在令約束不嚴責在弁軍無得擇民民無得擇軍採策派之公平而止其旗軍橫者請之當事械常平前弁唯唯無敢譁而漕耗減過半其他征科有法飭士有恩決訟無三思無再宿僚吏膠拳攣足而不敢奸侯之一顰一咲又非部章簿牘所能盡侯也侯傅學精詞翰旁游百藝彎弓飛騎燕趙客所不如以侯挾文武異才近可列障乘陴遠可備國家非常緩急而侯落落穆穆未嘗少露鋒穎亦不

以疾言遽色加人舞滑挑之不應彊禦迫之不動懸鏡而肝膽照迎刃而理節解其批決類穆之要路而能勤勞民事又類公家韓忠獻故借侯青溪青不加簡借侯長洲長不加煩譬如陽春花有高下而春無短長又如獅視搏象有全威而擒兎無偏力侯何擇於兩邑間哉先是青荒甚當路欲移侯劇邑侯堅謝曰赤子臨危而棄之不忍遺難後人不祥爲拮据視事如故一城斗大官署蒸濕日坐積霧浮水中出無佳山水與游居無士大夫弦誦觴咏以爲樂而侯安之若一日晏然三時[illegible]食不謂苦衙騶從入窮鄉不謂陋會計廩庾出入毫髮經手不謂煩余嘆侯非學爲令乃學爲苦行道人也解邑之日青復大潦侯奏牒如前至長洲又以改折青賦請之徐中丞其夢寐精神無一日不與青人俱今一旦迎侯以去兒方乳而奪之母病方起而奪之醫駕輕車就熟路而奪之王良造父青人其忍釋然於公哉余故代父老言以志去思且告後之守土者侯名原善號繼

附丁未進士非直隸人

徐公頎庵德政碑記（代）

頎庵徐公之理廬州也靖變有奇功斸奸有勁節雖寵削東還朝野震之已公論重明推轂銓誅無虛歲而公了無速化心但補理松郡而已公不先不後適當漕運之艱難不進不退又當功令之叅罰拮据奔走抑首而莫敢伸重趼而莫敢息屏氣於咳嗽之間而莫敢控太夫人壽八十而未沾一命榮役人見公狀爲輟食不安意色不平而終無以報公焦勞之萬一於是塑像代石俎豆而尸祝之即今上海倉内之新祠是也公起家壬

戊進士官廬州乙丑春悍軍飢民竪旗聚衆焚劫於合巢和無四州之間公未經憲委矯節登車縛渠帥散脅從立消焚林燎原之勢布置精詳善後而返此郡理所未始有也汪大夫心淵徐賢守也崔呈秀捲其汗闔郡賊之功而橫以十九萬賍坐之公奮不顧身反復辨難夬不肯殺人以媚人并與汪大夫同褫職然後已夫爲人辨賍而得受賍之名爲朝廷守法而罹枉法之誣此郡理所未始有也公以天啓乙丑削籍崇禎戊辰賜環其臺臣荐者龔公萃肅宋公禎漢袁公弘勲科臣荐者

鍾公彬陳公獻策部臣鄭公京或推起廢或推殘倖考選而公循資平進爲松理此郡理所未始有也在郡理但署官評以制漕弁之橫而今且協催漕粟以刑獄而兼錢穀以刑官而代縣官此郡理所未始有也華上青漕額三十五萬上海居十一萬餘地不産米民且告饑公與方郡伯設法賑之力拒兊七折三之說以補足三千六百石之粮乃大河弁李師靖以折兊凋呈而漕使者以公遲悞罰級此郡理所未始有也叅罰以後合郡之公呈公揭傾城洶野而出上兩臺上閣部當路又爲

之會疏題留此郡理所未始有也題留雖堅候旨未下委之轄舊事辭委之拜華篆又辭此郡理所未始有也舊漕甫完新漕又接經營兊局者歲尾歲首凡四年僅開兩級此亦郡理所未始有也去年風雨彌旬棉花如掃漕粟半有半無漕賦長且日欺日玩賴縣大夫以輯頫好語慰且勞之公以嚴聲厲色趣督之跡若異同心期共濟此亦郡理所未始有也今東南無官不難而獨難於理官無地不難而獨難于上海甫當及瓜之期仍負積薪之恨凡父老之爲公饔食不安意色不平者

蹶需踡屈而無所之、則請付之七尺代言之石、倉漕所駐也、倉之舊縣署、公所憩也、公其家在此、則俎豆而尸祝之、亦應在此、父老某某等請碑之宿意也、亦二百年以來郡理所未始有也。若夫公之清如水、明如鏡、直如矢、四郡誦之如慈父、僚友信之如胞兄弟、當道倚之如左右手、其見於口碑薦牘、纔指不勝書、而書尤漕之始末獨詳、蓄漕雖累公。而松之士大夫父老終不忍負公也。即日開倅復級、以銓諫特徵、亦還公應得故物、而公年來遭逢之不辰、俯仰屈伸之不如意、此碑其左驗矣、撫感慨而爲之記、

郡司馬黃公署上海惠政碑記

我黃公仲石、所到人愛、所去人思、蜀楚之政、播在朝野、主爵氏推擢松郡司馬、專轄海防、蓋人與地交重也、公起關中世家、與伯氏太史、自少砥礪相師友、博綜朝家掌故、及三教方聞之書、顧盼慷慨、留心當世、已而俯就一郡、出其土苴緒餘、直可乃滿韻腑、而不足辦者、公下車、分別將吏之勤惰、蒐計阨塞之險易、稽核軍伍之虛實、酌調撥餉之後先、移權權理、總雜雜治、舉無餘便蠹、無餘私、自千石以上、兩臺以下、皆交手受成、以服公之才識兩合、而公亦廓落大度、益發舒其所長、或擘畫於數言、或取裁於俄頃、不吐不茹、不懸不悚、沛如也、會當路檄公攝郡篆、一署華亭、再署上海、華上老稚爭奪於境上、惟恐公後之、上海最苦役、役最苦花詭、大中丞曰、均役莫若均田。公曰、均田莫若均貼。因計田以論貼之多寡。又計役以論貼之重輕。使小民無無田之役、而巨室無不貼之田。中丞之法伸。而縉紳之體重。此公之功也。故事漕兌者、左軍輒抑民、左民輒抑軍、自徐侯中漕儲、役事者惴惴有戒心、公與弁約曰、粟不良、責在我。軍不

職責在汝請各嚴約束遵漕規相與平亭畫一而後止單無喿譁倉有餘粟此又公之功也邑令之出入臺察之送迎勢不能不具舟楫以從臨時責辦此曹非倚豪家則竄而匿矣於是編及大戶而多金營脫者有之累歲賠償者有之名雖埠頭實稱劇役公募以官帑不煩民間而城野始得安枕此又公之功也上海城三面襟黃浦前許候築堤護之水齧堤圮公見曰無堤是無城無城是無民也及今不修後費滋巨乃捐俸召工舂鍾雲集甃石錮鐵屹如金湯其長以百丈計此又公之功也其他汰債帥擒博徒飭治游手惡少年暴骼賜棺疫民賜藥餌囚賜薑茗其冥德種種不一而公明不市察清不市名恩不市德勞不市功不惟自處無事而且欲使人無事不惟不使人知而且不欲使當路要人知之然桃李無言藜藿罷採士民信爲神君臺察諸大夫倚如左右手亦由公長馭遠略繫東南半壁之重若使朝宁超格用公授之麾幢節鉞即周文襄海忠介何難爲行哉與有頌口有碑士大夫別有記他日採風聽謠者自當與伯氏文苑吏績並傳碑而屋之以代俎豆

戶部念劬劉公滸墅榷政碑記

楚念劬劉公宰永邑實政有錄去思有碑條畫便宜皆可令當世法擢戶曹尚書郎司榷滸墅公難之大司空曰金鍛百鍊而彌堅玉炊三日而不變非劉君潔士疇能當此者乎公下車咨問疾苦謂竭澤則病商漏網則病國而稍以已與之則商與國交病計無若倡之以廉廉則胥史膠拳駔儈歛手莫敢枝使者咸指名宣索而長年賈客亦且安於故常而無所恫喝搖撼蓋榷政本源之地清矣於是議蠲革若鋪家供應若行戶若加耗若小港委官若白役若白攔是也議蠲免若船之丈尺五寸以下若回空若農庄若醫疏販豕是也故例一日啓關者再公一日啓關者三不壅不滯不爭不譁遠近聞之皆踴躍稱快恨不朝發而暮集關下而公遵時不辰其艱難有十倍於曩時者當癸亥秋冬之間火星入斗斗故吳越介野處也土燥水涸芥舟爲膠有司檄疏鑿檄築壩賈客長年收帆駐檝數百里外則道塗之艱一也妖言煽亂無風而搖而吳越爲最甚恐佈熒惑惴惴然提手相戒莫敢前則道塗之艱二也當此二艱頹

且大詘若更戚之如夏日斂之如秋荼人實有心其肯熙熙穰穰而來乎幸春間稍雨水程始通而妖言不逞之徒揄攤強半故商旅稍來集公又去泰去甚多方以招徠之不旁聽詞訟不苛罰片紙宴會出自官帑市物與之時值加意節縮修官塘二千六百餘丈修吳太伯張太傅沈烈女祠三所期蒲戒塗而公之槖若洗矣關譏而不征古之道也今木衡則佐將作舟車則佐度支甚則必欲取盈以佐軍興巨貲非付之廉吏仁人鮮克濟者公披剔宿蠹如拯湯火綏惠商民如護頭目避遠

金錢如畏垢賦此商之所以擧帷卧轍不忍一日釋公之行去而思思而碑實出於感激涕零而非可以聲音咲貌得也公前宰永時當　福藩之國力抗權璫當靈賚之變計散賊黨定亂以不殺爲威權關以不貪爲賚有人如此使之善算國用則張碧巧計軍儲則馮勤執奏宜索則柳約按之銅山金穴中則伯夷也一關使盡能盡公之才品哉世有物色廉吏仁人者請質公代言之石公名應遇號念劬湖廣孝感人

姚太史風樹堂記

往乙丑秋檥一葉予孟長節毋子婁門東之十里餘步月入村太孺人輿櫬猶在舟次麻衣稽首退而愴然[illegible]請以贈之時夜分矣猶聞丁丁椓木聲余問何以曰[illegible]慈營欲結茅墓旁而未之逮也奉遺命考室三楹其中饗奉父毋主兩旁供如來置苦塊出入謁于斯春秋薦於斯食於斯寢於斯生於斯死於斯題曰風樹堂志慕也堂之四周長松數千章老梅數十本修竹數百挺花續紛群羽翕集隱几聽巢燕之泥橫渠下捕魚之[illegible]

冠蓬濶希瓢笠狎至望見者疑有僧寮農舍而不知爲孟長太史公蛩吟鼠泣處也孟長居廬閴靜嚴潔酒肉不御國事不談非特精講禮家言抑亦得放士逐臣居貞儉難之體但恨不早搆此堂以娛太孺人耳太孺人而在或爲介子推之毋子遯綿上而耕或爲袁夏甫之毋子穴土室而視今兩者無一焉而以區區五斗之養毋且病而殞于京扶三子里之喪至淮陰聞嚴譴毋且震而匍匐於道老魅遣銀璫四出窮捕鉤黨人吳兒從權數萬餘捉緹騎撲殺之文起孟長莫能禁命在其風

手口闓太孺人有靈度且登于木嘯于梁盻而祝曰尙慎旃哉而禍且岌岌矣。昔劉元城終夜熟睡。鼾聲撼牖屋。徐有功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彼何人也。孟長何人也。徘徊墟墓。有將定睛不相屬。吁嗡不相聞。俄裂眦作電光。俄大吼作霹靂。關一一似飲重恨茹積哀。絕赤見虢虢震驚。有索乞覓活之意。或勸之斷髮而逝。夜聲而藏。弗應也。丁卯見毋畢會、天子剪除元兇。拔登衆正。風木之堂。蕭蕭翹翹。卵不及瑕。巢不及覆。孟長行且告墓出山矣。其言曰。重耳以十九年霸晉。勾踐以二十年霸吳。老氏胎於腹中者七十餘年。髮垂白而後始出世。今其髡鬖于乙丑。賜環于戊辰。離之離毋也。學道修行人之去死地也。得無太早乎。子何以教我、陳子曰、孟長。鉄漢也。盧墓之三載。直抵重耳勾踐老氏之數十年。良。醫成於折肱。神仙成於息踵。名相成於憂患。出山非早。請爲脂車秣馬。以壯君之行。但願孟長坐中書政事堂。如坐姚家村風樹堂中可矣。於是爲記

白石樵真稿卷之四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五

記

五學學田記

大中丞徐公鎮江南甫下車檄四郡長吏曰今天下賦煩役重吳爲最吳中民若田士若無田坐是日益貧僱四郡爲最此皆我司土者責也甦百姓之困無若清役田欲贍多士之貧無若置學田於是嚴查四郡花詭奉旨承若爲令勅石成書矣適蘇郡丞許君攝關務得嬴壁羨金六千一百有奇隮閶大中丞大中丞質之直指

易公薛公曰以此贍士可乎松郡郡守張公受命[illegible]親發田必躬勘刻畫圖號使售田者不敢借瘠爲腴佃田者不敢隱多爲寡至是而大中丞愛民養士之心始兩快而無遺憾矣古者士有塾塾有田今高才生廩於官者循故額止矣而士之蚌竈不黔螢案不膏鶉衣不結鰥居不伉馬鬣不封者得大中丞而始克有清黃[illegible]履畝有籍徵租有程歲出有經歲入有會婁姦詭隱射之門杜豪强兼并之竇善二非贖鍰非沒產非强富人之樂輸者取諸權羨而自足善三以權羨附之　[illegible]恐開增額之漸置之公家則又恐那移飛借或化爲烏有子虛今不惟貧士沾恩抑且大中丞見節善四松學田創自宋泰車間又再創於郡守黃公潤歲久籍亡不聞有給自大中丞者有之自徐公始善五大中丞起家松司理人疑其義切并州而推之徧及於旁郡邑予弟無公門桃李之私而有萬物一體之量善六一舉而衆善具大中丞足以記矣說者曰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爲然嗟乎士當以此自貧上不當以此責士顏氏之貧也而簞瓢曾子之貧也而肘見子路之貧也而負米聖

門且然而况後世之寒書生獨望其以苦節固窮是責乃非人情乎然則大中丞之學田其關係於士風士氣亦甚弘且鉅矣雖然易之頤有云觀頤吉觀其所養也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夫士能養正而後始不負大中丞置田養士之德意請以爲記并以爲松士勸焉

修松江府學記

晉江蔡侯守松郡安重廉明吏畏而民懷之政既成斯與郡博士沈君等謀所以維新學宮者工竣諸生詣余請一言記之昔者宋仍五代兵革之後開基四世歷六十餘年而海內之庠序十不興一真宗初即位好飾太平猶曰州縣士滿二百始得立學其不及額者許立孔子廟而已故宋之名士大夫廟有記建學有記而修學之記無聞焉我朝廟爲主而學輔之其制度視宋加崇而人才猶少遜于昔者何哉高季基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劉邵云觀人者必先平淡而後求其聰明夫器識不足則聰明皆爲浮氣所驅使于是內濃而外躁寂守而多營日昕昕長吏之庭以非分相假以不急相干有司望見引避惟恐後或謁廟而不登堂登堂而不橫講席排列殿阿疾趨以出況肯徘徊嘆息于廊廡闕廟之間者乎即有好文長吏間欲修舉而監司不督責簿書不期會一切以迂闊視之相與刻日待遷如郵亭敗壁掉臂而去耳其銳意學校者老師宿儒挑之以堪輿不可知之事叢之以更張紛擾不可竟之功始而懼旣而疑不得不姑且議罷以俟後之人而後之來者又若是學其能久支耶蔡侯爲松守有經術待士寬嚴折衷督有恩禮郡諸生以修學請侯即日移牒兩臺假日度材計時凡若干日計貲凡若干兩其左右前後河工稱是是役也財以儉倡故其用給人以悅使故其工倍不擾他舍不鑿旁河故好議者服好動者止此皆侯之深寓不爭而教士以淡者也昔蜀文翁爲太守重學教蜀人用殿旁石室以像翁王沂公守青興學于齊守鄆興學于魯齊魯之學者祀之不廢今蔡侯有文翁沂公之[illegible]未知郡學生洒掃一席地當置誰左請伐石記之以[illegible]信于丞丞沈君經行潔修淡然德素雅與侯同心紀綱學事多得其力法得並書

修志始末記

郡伯禹修方公涖下車以來一塵不染百廢具興歲穫入和惟焚香披閱圖史而已展及顧文僖公舊志屈指百二十年人文漸覺凋落有感於大方伯七澤張公之勤請也申之臺察謀之寮屬諏吉告文於方正學先生而薦紳孝秀咸集焉約十日一赴求忠書院分曹議之久則或至或否又久之凡郡中零星故實亦無復有投牒掌記者矣於是郡伯敦趣不佞儒更亟儒逡巡避如前俞彥直曰我將助千先大夫私錄志事秘笥中稿嘗

欲槧承先志以成一郡之書鳩異聞蒐佚藉移舟不傳千里挑燈每及五更今且傾笥授乎矣儒大喜乃由山入郡不佞住東頭彥直住西頭繪圖雕棗始肇厥工而郡伯又聘章吉甫以匡儒之不逮儒謂吉甫曰自來修志者比擬於修史吾獨謂史易而志難史有起居註有編管章奏事繫歲歲繫月月繫日先後班班可考鏡而志有是乎一難也史不得求之譜今故家子姓如鄭子之能言其祖王弘日對千客而不犯一人之諱者誰乎堂構雖仍譜系不熟一難也先輩陸澄有地里書顧野王有輿地志并郡史村乎目前了無可尋即楊潛徐碩張之翰孫冉諸舊本亦類龜毛兔角矣一難也倭奴蹂內地轉餉徵師闕承書城上海邑青浦闕未書鄭僉憲均田林侍御均糧徐中丞均役闕未書張江陵下履畝之令縮弓溢額闕未書海忠介濬吳淞闕未書嘉靖辛酉萬曆戊子戊申大災大賑闕未書十年編里甲五年編收解闕未書諸如此類書之則其詞不雅馴雅馴矣而情形不必其精核洞達一難也史臣秘在禁廷監以勳戚總以公孤雖外像不敢妄窺著作尺寸之地令圖

史縱橫於蓬牖賓朋剝啄於衡門一難也儒以七十四者人荷擔一百二十年瑣與狹書細字複界重行瑣瑣行霧露中耳且才者避之而拙者任之上衮遜之而布衣任之又一難也志之難如此可奈何吉甫曰是不難頃奉郡檄入物如史例生不立傳矣郡伯留　覲得從容設處以觀厥成干旌不時至矣廪餼不時餽矣舊志微引書藉寥寥無幾今采輯至三四千卷餘如　累朝之實錄及省直郡縣之通志拈出無遺儲蓄富則排纘便矣同事者或工於考古或敏於濡削或嫻於訂訛或

密於收納部署少者助若老健者助若鈍同事踰年俱銷歸於大和罏冶中矣志何其難之有陳子曰善乃與諸君子尅期竣事稿甫脫而剞劂隨之覩顧志卷帙頗多歲月頗速而整齊精簡以補隆萬之遺則俟彥直歸而謀之而余志始無憾余力已止此汲深窘於短綆道遠躓於疾行志雖不工不愈於今人而姑待後人今歲而復待他歲者乎若其中役法荒政郡伯謂東南民力民命所關不惜饒舌盡言之而小敘之似諷似諫則區區微寓錫羹倫亦司牧者問織問耕師蟻師馬之少助哉此崇禎庚午辛未修志之始末也是為記

上海呂侯疏河碑記

上海澤國也百餘年來縣不得水之益城中市民麗糞苴礫襍投而豪家大族漁閭井小利岸日益拓河日益狹久則屋其上無故跡可尋不久則更相傳更相售以為固然于大夫有議疏者領眄不敢動輙議輙止故市民旱則涸滴無所求潦則溝澮無所洩穢則蒸腐火則延燒此城中腸胃之大害也城西某河漸成平陸郡邑往來者非步即騎不然取道龍華轉黃浦始得達潮退則一芥可膠風橫則萬斛可覆此城外咽喉之大害也

呂公甫下車顧而嘆曰古者居民立國必通川澤之分今海上水利久淤司土者泄泄然略不經懷父母恐乎哉非無良父母直無醫師耳請為父老疏城中河河壅有屋其上者不問單赤豪貴立撤之如河故址而止凡百日而工竣乃疏城外河城西自肇嘉浜至新港涇十八里城北虬江達嘉定涇十五里丁夫雲集又值歲飢冬暵凡百日而工又竣自是郡城之舟直泊縣門矣涉者舍浦而城矣行者舍騎而舟矣步夫爭担者息矣疫癘不作祝融無權矣怒風暴雨沸波狂瀾莫復為懷矣

赤田高壤耕者有流灌矣舟可夜行捕盜無所掠矣脫有急水泉足輸輓便不苦渴不苦飢矣是數者近則貽目前之利遠則垂數百世之利目前之利利細民利商賈利豪家大族數百世之利利人文利城守其初創議常人難與慮始今里曰呂公街河曰呂公泉一二悠悠之言終不勝億萬姓途歌巷舞之口禹鑿龍門而聚礫西門豹鑿十二渠而曰百歲後令父老子弟思我今觀呂公果然矣海上洋洋大國通來百度廢弛幾如郵傳莫知稅駕公修贊序修城櫓以及衢路橋壇囿圃亭長亭等皆綜理之制作煥然如更闢東南一精采巖邑而無若疏河工尤最鉅公腸無媚骨故不懼心無嗜好故不染目無塵翳故用人得盡其所長而不敢欺而摠之皆行所無事也公嘗曰易卦震之後繼以震震之後繼以艮凡勢不得已乃興革革不得已乃震動初與民更始今與民休息其惟艮乎疏河以後諸父老子弟可以長無事矣博士王公某沙公某曰公言善請記之并記疏河之始末以碑之否

重修泖橋澄鑒寺記

澄鑒寺夾沬涇楓涇東西相望前後皆空水而有甫田居其中溝剛環匝于四旁泖橋橫擱之于巽上小橋堤岸斷不可行獨僧寮佛閣露于菰蒲竹樹之間景曲地僻游人未嘗過而問焉此寺建于唐天寶六年者爲鑑禪師蹤而重建者爲宋本一準慧禪師入吾　明至嘉靖困倭困役寺頹僧孤自筠所果林二公至畚土礫瓦草萊募修四殿而按敢葺靜室栽蔬種竹稍稍有一椽之安自是紹集儔侶爲慧燈梵儒空外梵儀紹初了鐵廬岳一音繼實捐據殫厥心力日諷誦水聲中絕不與世緣相附麗余聞其鐘鼓分明又見其僧儀厥肅就之談無秋毫塵土粥飯氣嘆曰此浮屠中避世隱君子也因信信宿宿朝朝暮暮或泛月放棹或聽雨聯床慨然想慕白牛居士之高風船子夾山之古德而不及見獨幸有寺中本色道人可與聚頭磕膝作無生話耳因相與商略指點按休咨顧向背漸次部署整頓之由榆陰逶迤而入爲山門額曰泖上第一山由門而入兩天王踞于左右額曰澄鑒禪寺又入額曰大雄寶殿供如來

聽尊由殿東南贅一門額曰小補陀其內曰大衆同曰觀音殿由西北贅一門曰牧給禪又贅一門曰清音堂清音堂之後曰竹君堂竹君堂之左曰香印齋香印齋之左曰竹篠東偏頭其他靜照軒扞笠軒庖廚場圃之屬不勝紀東南竹扉濱水而居舍筏登者自此始曰渡錫渡錫而外無橋可接無市城村聚落人往來其地以水勝以月勝以竹勝其僧以戒律勝以詩書勝以幽淡枯寂勝其內外楣書以剛峰海中丞元美王司寇荊石王文肅思白董宗伯凡夫趙徵君署題勝此皆緣主僧上慈而下孝前叢而後儉好莊嚴聖像門庭而不好私藏好文好潔而不好求人如故士大夫樂與之游顧叢地絲淨不敢吐入其室如見草衣木食之高流動色相敬周旋從倚而不忍遽舍去也今筠所梵儀果林已皆影堂而諸第子念其權輿之所自始如燕壘如螘窟銜泥撮土一一從口血啣掇中來廢剎中興厥惟艱哉後之繼者辛勤善守之大檀度宰官長者悲憫而擁護之此寺世世金湯不朽矣故陳子諾照白之勤請而爲之記

嘉興東塔寺免役碑記

古者佛法付國王大臣故唐有裴休之與黃蘗宋有蘇子瞻之與了源辯才張無垢之與兜率悅其名位勳德如雷如霆皆當世號稱巨公偉人而獨好方外奇衲之游擁護叢林如衛頭目以三昧力摶取梵釋龍王之宮置于人天摩霄亙雲騈星麗日宋法敎衰無復大總持出而羽翼之而里胥猾者眈眈睨于其中巧噬横索甚則困之踐更鉢貲不繼則悉齎長往物應之又不繼相率鳥獸散屋殘竈墮如村落逃亡者往往而是嗚呼彼獨非王民也歟哉嘉興東塔寺漢會稽太守朱買臣之墓衣焉肇于蕭梁而盛于唐宋爲華嚴五山之一唐中宗文宗之御賛宋孝宗之奇跡以至名公卿高僧之題咏不勝紀項者陸冢宰五臺馮祭酒具區包學憲瑞溪孝廉心弦捐貲創助凡多寶塔普光明殿毘盧寶閣禪堂悉次第修舉頓復舊觀與浙中第一名勝地也寺址僅一十六畝餘里猾以僧籍涸報坐坊廂之役者十之六奔走疲命衣鉢如掃其欲控而無從者久矣婁江趙侯令嘉禾聞稱神明繼春寺中平直如砥已顧寺僧

而嘆曰僧佛弟子也披緇髠髮而與編民肩摩訟堂中一宜免地額不滿二十畝二宜免尊春東郊自此始三宜免爲先賢漢臣塚四宜免漏澤會龍城隍醻秀有故側五宜免吾且以手勅印帖給汝凡以後一切無名之征不急之賦悉與蠲除此非及我而止也且以告後之賢者寺僧稽首臚拜雨泣而謝曰侯豈惟再造我寔再造漢家梁剎及諸賢聖像也念無以報侯請勒石爲記舊禪堂之東爲廊廡其西址可十丈許今議創屋三楹曰金湯別室中以祀侯而陸馮二公及包公父子侑食其間世世旦晚荐一瓣香一杯水可乎余曰善哉若陸侯者乘慧力作宰官乘願力爲嘉禾福星又以餘力爲汝寺之金湯大護法此裴行儉蘇子瞻張无垢之流復生人間蓋東塔寺一奇遘也觀于東塔而士民之謳歌思慕侯又可知矣是不可無記請記者爲明道玄手書華嚴經一部凡塔殿堂閣經營拮据爲多心精戒潔故能寘慈陸侯如此侯名獻明丁未進士蘇州太倉人

觀音庵記

南方衆生目不能記舌不能憶者耳能納之久而靡忘六根之中耳根最利大士以圓其實造于聞思修故觀音大士獨與南方震旦有緣而南方稱揚佛號者亦惟于觀音大士頂禮不去口雖然音聲生滅皆從耳起耳若慣聽聲亦無權如無心者耳亦物等乃知聲不托于物而托于耳耳不托于聽而托于心心之變化周流六虛怳張萬有觸目成觀在耳成聽以一精明分而和合觀即是聽則目即是耳耳目可併則音聲可觀此心體之秘藏而大士三鉢磨之第一義也顧公子方爲德于鄉修梁建祠種種殊勝而又爲大士崇祀香火相與祝

帝釐祈穰歲年豈非仁人長者之心乎余謂大士所在爲烈緇白膜拜以求福曰大士感之如燈取影如水取月彌响彌應而無有說觀音二字法者故撮楞嚴之餘以記于此并以記子方功德云

華嚴墨海閣記

華嚴閣者、烏戍密印寺之子院也、梁昭明蕭統讀書烏戍、創密印寺、后宋崇寧間、有晉水法師、講華嚴寺中、天花飛下、花瓣結成晉水二字、遂建此閣、西去密印寺不百步、然環匝市廛中、莫爲拔除者久矣、有僧祖芳與程居士尚甫、結人外之契、往來閣下、慨然久之、居士曰、先子貞靖先生、授經孺子、燈光熒熒東壁間、自辛亥捐秘棬后、已三周矣、頗謀所以薦冥福者、祖芳曰、不慧有私誓、願乞當代名流、書寫華嚴一部、永鎮此閣、居士亦有意乎、居士欣然捐施經帑三部、并勵往來資糧、自壬子至戊午、歷六載、始竣、居士精延戒淄、轉經禮懺、以資貞靜先生冥福、經三部、含二百四十三卷、寫經者、宰官士一人、白衣道士十五人、比丘三十三人、名媛四人、董玄宰、頗其閣曰華嚴墨海、昔人云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夫華嚴豈侈言富貴、妙在四種無礙耳、龍勝菩薩以風智通力誦此經、實又難陀以入世間智力譯此經、清涼國師以達佛知見力釋此經、晉水法師以風淨願堅固力講此經、祖公程居士、聯無師智自然智、專用衆智、慕名筆書此經、夫彌龍勝、又難陀、清涼、晉水之法力、諸善信之筆力、祖公之願力、羣力輻輳、運轉程居士孝輪、如鵰鵬乘風、蛟龍挾雨、何幽不照、何脆不堅、貞靖先生從此解脫八十地、四無礙、直一彈指間耳、古今翰墨家甚多、而以筆墨作佛事者甚少、自有祖公程居士募書此經、使一切名人賢媛、洗濯從前文字綺語之習、五色筆花、盡散而爲晉水法師之天花、其利益豈特霑溉程氏父子哉、故不辭而爲之記、

重建文昌閣記

嘉靖初、泰州如皐縣、掰有文昌閣、直學宮之巽隅、歲久垂剝、縣大夫高安李公既修學廟、復念是閣圮甚、議撤而新之、博士呂君謀諸士紳及形家、僉謂乾當天門、奎壁二宿、躔于乾亥、此天上圖書府也、法當徙巽向乾吉、乃經始于萬曆乙卯仲夏、竣工孟秋八月、余君大美遂登魁選、諸縫衣腾踔踴躍、始有蓬蓬天芰之意、是舉也、材中度、甓中陶、工中程、陰陽向背中禮、費皆八百金有奇、率取給邑中俸鍰及搢紳協贊、未嘗損民間半菽一鍰、而此閣儼然逌翳雲霄之表、猗歟偉矣、按文昌星載在天官書、其靈異之跡、又載在常璩華陽志、而詳見于蜀、曰張亞、曰仲子者、其姓名與字也、曰生于越嶲、戰歿于晉武帝朝者、其生卒之自也、曰修髯隆準、酡顏體肥碩、目大而密眉齒朱、額廣而方、耳大而朝口者、其相也、曰葬梓橦縣東之二十里者、其墓也、神在六朝嘗援如意于姚萇、在唐迎玄宗于萬里橋、在宋、吳曦僭號、則裂其祝板于几下、旋就誅夷、累朝親賜御讚、及王音加秩、名隮南極之尊、禮絕星聯之上、特以其司祿判桂籍、故文昌帝君封號最著、我　二祖用武定天下、以文守之、國初、命禮官刊定百神祀典、文昌祠獨不廢、　肅皇帝又賜神像于二三閣臣、使得崇奉香火、此非神道設教、實欲明示右文之德意耳。蓋文昌大指首重忠孝、視六經約、視二氏精、其言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周人之孤。濟人之急。憫人之危。客人之過。如此聽命于天。必降之福。信若神言。眞可揭爲多士法。又曰、世事日非。數不可挽。無地可居。有天可使。信若神言。又可揭爲多士戒。法戒具備。心子必孝。思臣必忠。落筆必緯地經天。撥世必移星易宿。文昌不在天上。其遊行人間乎。若謂文昌能司祿判桂籍、以此歆動多士、而士以此禮一瓣香、則上與下、猶市心焉、非建閣本念也、棟強能文。人強能任。吾　朝劉王兩文成。有如此閣文人云乎哉。呂公曰、君言大、請著其閣繫始末、以爲之記、

徐氏尋樂公五圖記

今天下推江東望族首吳門徐氏徐之先由南昌徙廬川自永始其亢宗自尋樂公始公自少工書負儁軼羣三老目屬之比長不能婚抱伏離出贅里中投筆客游梁轉入楚拓業于三泖卜居于金閶生平犯風濤捽盜賊出必經年動必數千里其且仆且起且死且生以幾一日之安者亦良苦矣垂老倦還乃屬周東村寫圖都南濠先生撰記記中第後公勝而未及其往來行役榜据之狀于是太僕景文公復倩名手吳宣遠重摹五圖

張之堂中使後人觀者習知祖父之艱難云耳昔劉裕嘗以葛燈籠拂及耕耨之具盡藏深宮文帝見之有慚色孝武見之曰田舍翁得此足矣大抵由貧而富者恥言其先自賤而貴者不錄其祖而庸詎知晏安為疚毒美好為不祥勞筋骨餓體膚乃聖賢之所由躍冶者乎是故寗戚不諱牛梁鴻不諱豕百里奚不諱扊扅尋樂公亦不諱伏雌公是時特煢煢一孤童贅壻耳不三十年而擁上貲又不再傳而一門九列兩世重綸子孫衣冠而朝于墓者且以百數譬若泰山有雲俄而瀰川滿谷俄而鞭風走電而其初特自膚寸起夫尋樂公膚寸之雲乃徐氏之子孫所為霖雨天下者也若之何其希思也太僕公居安思危在未謀始瞿然有剝復損益之感焉是畫豈直與王令籍魏公笏並傳即謂徐氏一卷豳風圖可也故樂而為之記

朱世甫楓野圖記

朱之先。分派徽國、其後有宋工部侍郎晞顏公、封爵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諭葬楓林之野、族冢祔焉、楓野公因以自號、志本也、楓野公捐館時、長者家祥能愛書、次家祚字世甫、才二齡、呱呱襁中啼耳、世甫稍有知、從家人鄉父老問狀、爲彷彿言言公短長肥瘠、及生平孝友義俠之事、輒欷泣不自勝、每行游楓林躬巡丘壠、雜草春葉、未嘗不淒然掩袂以返也、于是復繪楓野圖、裝卷自隨、曰庶幾如朝夕起居吾父云、夫感風木而興哀、讀蓼莪而罷講、世甫其有古人之心哉、朱壽昌七歲失母、長大追求、刺血寫經四十餘年、乃得見母、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沈后、勑睦王昇平公主及大臣行訪天下、而高力士女以假后聞、索驗詞屈、帝涕泣貰之、曰吾寧受百妄、冀得一眞、歲月推遷、迄無影響。德宗竭天子四海之力。不如壽昌窮匹夫一念之誠。父母豈有貴賤哉。直視其精神有至有不至耳。朱世甫追念楓野公、方展書圖、涕泗交下、其一刻、足當四十年、此圖即壽昌之血經也、特壽昌之母、失可復得、而世甫之父、死不可以復生、同一孝子、而世甫則更悲矣、今人居喪草草、素冠緇袖、兆吠鐺出、始則僕妾睨且嘆、久則禮法正人比肩而爭席、甚者又嘉導焉、嘻、怪哉、此豈可令世甫見之耶、故感楓野圖而題數語于後、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超然圖記

超然圖者秀州名士孫弘範圖其父儀曆先生讀書處也先生爲簡肅公仲子頎而長美髯神觀玉立自綺歲博綜羣籍願得一高第以佐兩尊人懽巳卯簡肅公七十恭人六十賓戚蒸履錯堂下而先生正以南都荐報至羔羊斗酒傾閭巷簡肅公謝不納第顧恭人斟酒一再行而已里人慕其榮壽而艷傳之比後屢上春官以數奇罷免而簡肅公亦以壽薨先生遂不樂仕進營一廬曰超然地不求方幅樹不問位置鼎彝圖史具體而

微服則與昆弟故人拂拭酒罍以自快客去則召諸子授書其旁曰恭儉溫文無忘先公之遺訓弘範跽而受教至今凜凜紳帶間也先生既捐館弘範哀思不置既繪超然圖復請余題數言以記之夫世之親死而遂忘者多矣或外苴杖而內錦綺或哭踊未絕而歌舞旋作或藏書付之蠹魚酒鴟或斬丘木損田宅不易世而轉輾于子虛亡是公者何限是皆弘範之罪人耳夫先生才高不售手撰家譜有良史之風而弘範孝謹雋拔其才能繩簡肅以補先生未竟之志是何孫氏之多善人君子也故樂而爲之記

白石樵真稿卷之五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六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

壽言

壽汪太公九十有一序

新都汪叔圖孝廉君以明經登壬午籍癸巳謁吾鄉邑博甲午江右臺使者徵君入藥所得知名士極一時之選而君又嘗奏余以公車牘詒攡雄實似其爲人余子輩亦得飲君懸河之灩以自飽叔圖豈匏繫一官者哉余退而疑以質君君曰翁春秋高矣昔人負米捧檄凡

以爲親屈也親老敢杵仕耶余聞而心奇之而叔圖又爲予言翁狀甚悉公新都兌山之名家子也今以九十稱鄉祭酒少時嘗三致千金悉散去振其族黨故人之貧者性嗜俠不耐苛碎以氣誼然諾新里中老而裹馬休休丹輔碧瞳飲噉步趨往往猶能踹健少年上即古耆修羊公與祝雞老人無以過也翁有二丈夫子伯氏賈而才仲氏以文行吕于時諸孫玉樹珠玕朕帶左右而翁若長庚太白灼然獨耀于衆星之間由今大耋以邇期頤直頃十屆指耳況叔圖君次第榮顯進冠服以壽翁首稽之饌易而大官廣文之璽易而晝錦郡國守相且將賜几授杖式翁廬而請焉豈特爲一鄉一國之瑞哉夫箕範以九宮隷筭以九章少室之面壁神仙之大還皆九也造化之數陽老于九而返于一自一而變以至三百六十有四之不可勝窮翁正九十而更一矣雖有巧厤誰能窮之新都初屬丹陽自吴晉而下號爲東越奥區黟川如龍蜿蜒欲前而黃山紫陽諸峰南北綰結又若翔鸞後先挾霞霧而起故其中多隱君子異人翁之老而游于斯也尚亦一遇之則必有琅函藥笈

之秘能却老而長生者余敢因叔圖而請焉翁其有以許我否

壽大宗伯平翁八十有二序（代）

往先生八十時　天子採御史大夫言拜先生宮保于里第已又遣郡縣行羊酒存問禮維時海內士大夫輪琛輦璧登樂獻歌布武先生之堂天下無不聞而豔之去丁亥至庚寅先生加八有二其子伯達君成進士以行人歸覲公於家披錦衣舞而進觴諸孫如玉婉孌膝上先生綬紫鬚白笑更三爵喜可知也已丑楊焦太史而下凡三百人以與公之子有兄弟懽于是徵文獻言前介公壽而朂青溪吏君司執觶之役諸君則灑酒再拜遲賡南山之詩以娛古禮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則卿大夫率其吏與其衆宴國之大老而賓禮之以示型焉今鄧使君儼然卿大夫也而諸君率又彬彬以賢能起家則今日彷古鄉飲之制而惇大賓之享舍宗伯先生其誰當之是役也禮也獻生晚幸爲先生之邦人甞竊窺先生之學本于六經而公家敬輿及金谿兩昆弟則又從千古之上啓關鑰而授之故其傳獨正曉而游衍于竺乾之書與裴相國白香山輩同塗散其神情獨嘖嘖分宜而避其濁稅江陵而遜其横豁三詔而三辭之故其出處獨高若是者是亦足以仰窺先生之萬一然皆貌得其粗而未睹先生之神者也甞聞先生居朝高冠獨步令人凜凜不霜而寒乞歸十五年京洛之下竿牘如山卒不得先生片言隻字其危峻如此至于告政家居召布衲爲上客呼漁樵爲老友所以提獎後輩膝語而耳囑之者靡不肯竅中心得所欲而去甞譬之其立朝如泰岱峨眉雪中雲半可望而不可登還而遊于鄉社之間如甫田平疇芸夫牧竪皆得以嬉笑而托足焉先生以伯夷之風而兼下惠之量者耶夷清如秋惠和如春春秋相成萬物化生吾于先生得壽原矣夫至人而躋上壽非特身係天下安危者數十年即後生晚達亦得以有所觀型而銷其塵鄙昔人有言遇伯夷展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先生一日而在則人人遷制惟恐宗伯陸先生知媿無以稱先生之子同楊兄弟也記曰式黃髮下鄉位三百諸君以之詩曰我有嘉賓君子是則是傚先生以之

壽大司馬楊雲翁八十序（代）

大司馬楊公以萬曆庚子躋大耋邦大夫與臺使者以公宿齒耆德援雲間宮保陸公例特疏以請　上深居法宮即他請或不得俞肯而獨于國家耆老故典欲有所崇重以風示海內旦暮度且下尺一命守臣勸公于家三吳父老艷以爲勝事而不佞某宜有一言以壽當嘉靖初公由進士授司空郎出歷藩省與名城著有勞績所在俎豆咏歌之方伯入覲加賚金綺于是建節江右陪佐邦土聲寔燁然于朝野間余在內閣常孳孳向

意公而公亦以言官疏薦起爲南京御史大夫一時清聲峻格不在公家震縮后余解政還山公亦挂冠以去天子累召公爲大司馬不赴公春秋高或不可彊起乃今八十矯步徒噉聰明精釆如壯時則其諸老耋有所托非淺夫躁士所可測識也自頃朝習一變豪者揷眉柎領鑽骨置羽以譏嘲凌侮務得罪爲高其次則陰陽委蛇修穮指帖膝之態以希合當世上不成狂下不成愿是二者皆非迓續吉祥之齒而獨楊公不悠悠而和不皦皦而介立朝居鄉一以坦心直道衡之而天下無不稱其爲寬然大臣長者此不獨可薰薄敦鄙爲國家陰釀和平之福要之不茹不吐不虧不崩則斷然大臣相也公與雲間陸公同籍登朝陸公九十有二公亦八十矣其名位相埒子孫賢孝亦相等　天子之恩數加禮于二老者亦且后先相暎燿有如集會名圖圖形僧舍則公非香山洛社之冠哉昔潞公以耆英招司馬君寔君寔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后而王宣徽則貽書願入會中今申公與余皆未七十亦不敢肩隨事公但其知齒乞閑幸不爲少年所描畫抑或勇退如公

者所樂許而與游也若否否者請無援君實而援王宣徽例剩百歲觴從公而後矣

壽太子少保楊震野八十存問序 代

吳門少保楊公以萬曆庚子爲公攬揆之辰凡里黨賓客無遠近謀所以斟酒上壽于公近者布武遠者傳觴益屨錯珠而人鳴玉矣公委蛇謝客戒謁者無得內庭寔而顧謂孫偕徐子子爲我乞言于華亭陸公以贈我陸公我老友也壽九十有二其言信而有徵余惟　肅皇帝辛丑與公紳綬登朝皆在綺歲公由司空郎歷踐藩省所在祠石可紀既而方伯內覲帝賚金綺以旌其能出鎮江右入佐邦土特進宗伯再掌司馬令子已遞遷公亦[illegible]八十矣天下士君子咸幸公[illegible]覺維持世道之志而因亦幸公永錫難老以助天子億萬年無疆之厤乃以謙著循墻功成納屨雖名賢推轂聖主賜環而乞假凡數十章家食者凡二十載驪駒可旋門雀可羅騶謁之不知公三事九列也屏城府揚麾膽不飲醇而醉不挾纊而暖久習之亦不知公剛正練達侃侃名世老臣也其少知公者以爲公勇退類疏傅知足類香山獨樂標園投閒洛社類君寔而余獨以爲公家二楊先生近之楊震清白却暮夜金楊綰入相[illegible]者減騶從輟聲樂畏吏望風解綬而去則庶幾公之[illegible]標峻格乎哉然而事亦有不能盡公者當　肅皇帝[illegible]殿災公于郎署經營拮据日夜不交睫所省費甚鉅[illegible]中貴人意欲染指增金至八萬餘大司空不能奪公爭之詞色俱厲中貴人蹴踖謝罪而止此余所目擊至今縉紳尚能道其事頃者兩宮三殿肇舉大工天子遣中舍人鑿山截河榷稅四出當事者疏上不報莫敢誰何假令有強項如公則此曹豈能盜旒續之明竭山川之藏一至于此乃知老成耆德退而在野則獎括[illegible]柱回波進而在朝批逆鱗落奸膽其功眞有出于少年旒俗之上者故公之頻咲飲噉海內聞之以卜公之盛衰公之盛衰海內聞之更卜世教之輕重然則公今日之壽而且康也豈特一家瑞一國瑞其天下之瑞與太史占星者言壽星照牛斗分野聞吳越人多得壽予長公十有二年兩勤　聖問今臺使者援余例走牒長安璽書駢繁行復自天而下予與公一唱一和並歌帝力于永永矣况公孝廉君善養能文章所謂楊氏累世爲三公者將在于是余雖老尚能揭杖酌酒相賀公能進

我于九老堂。否特書一通。付徐子曾孫書之屏以質之

壽大參暘谷王公八十序

往癸巳余有天台游。因訪公于永嘉、公下榻客余者一月餘。出則窮披諸勝。入則臥名園。飽聲樂。往往漏至四十刻、猶相與高談抵掌不少倦。公如太白長庚。獨殿衆星之末。而余亦如孤竹之、當長松。請得白首侍公爲烟霄物外人。即百年可期也。計甲午、公春秋八十矣、余還公荐千秋觴。且復問津于天台桃花。以一言爲祝、公、承嘉之名閒也。以才識見賞于張文忠文忠。不敢待以甥禮而嚴事之。在師友之間。東崖公事無大小。悉、諮其、峭、

岸、憤、壯者。以寬大佐之。其苦心隱行不可勝數。而嗣后一舉西華公。再舉暘谷公。伯仲先后以進士起家。而公尤倜儻澗大。樂善好施。立族約。拓義田。建鄉塾。嚴家訓。又爲設粥糜以賑飢。築城堡以禦寇。此數者、公皆與西華公、推、東、崖、未竟之緒。以垂數世樂利之澤。而永嘉父老所爲稽首以頌公長世者也。公出入郡縣。荐歷藩臬。所至以恩威著稱。江陵操切特。公絕不喜爲煩、綜、急、狠、之、政。陰以希援當路。惟務從寬貸。至有與兩臺面折而不顧者。吳中以是絕不聞桴鼓聲。而公又精青烏家言。

凡一經指畫科第潛他類士民至今無不進而思老者所爲犢首願公長世者猶永嘉也公負百鍊不回之才萬人必往之氣胷中落落僅一再試其奇旋出而旋歛之乃飄然投劾托陽湖之濱以自老其囊中之穎歛而不試而以試于養生家謝其所謂進賢者而削籍以爲冠衣之綉更以鷺皂之囊更以塵其經世之略姑試之以部署于家園山水花竹蓺樹之間其名位不大譽公志而子姪玉樹琅玕秀映左右皆能揚家聲而嗣國寶藉令公賓遺逢年以黃髮服宮闕下雖能談笑而探偶鼎鐘銘之業然烏能如今日碧瞳丹輔郎八十猶灼然童孺之色乎夫八者數之始也天道以八節成歲功地道以八方正疆域音以從律風以宣氣咸八也伏羲作易始畫八卦重之爲六十四演之爲四千九百六十過此以往雖有巧歷誰能窮之公今正壽域之始也公所居刺天之峰其巔有吹臺相傳爲子晉吹笙處子晉故王氏飛仙之祖而公又吸神仙和齒其用世之具以從事于逍遙遊其東海諸山又多異人隱君子公之老而翔于斯也倘亦一遇之與遇則必有瑯函蕊笈之秘[illegible]以却老而長視者厥因壽公之日而請焉且烟霞物外之盟公業已許余得從杖履間矣

壽觀察張受所先生八十序

往太史奏壽星照斗牛分野問斗牛吳屬也其下主多壽余謂星翁曆師之言浮誇而少驗意竊自戊戌以迄庚子辛丑間而後知天意降祥在吳又獨鍾于吾吳之貴且賢者陸宗伯九十兩勤璽書其次郡守蔡公京兆馮公相國袁公及今觀察使受所張公皆相繼八十而張公尤矯健壯旺不少衰張氏爲江東四大姓之一莊懿公以名位勳伐冠冕一代而公以進士起家由司馬郎出歷藩省典名城凡更楚更江右更滇南又更齊魯而辭歸臥山中三十二年矣嘗徐文貞柄政一時郡先李鍾之徒繞指炙面揣形附聲惟恐盻睞吐辭不及既而虞卿印解翟公客散桃李化爲蒺藜裘甲起于入幕閧倏變遷莫可摹狀而公以肺腑密戚前不爲苟同后不爲求異能使仇文貞者心無所置其疑而諂新鄭者口無所獻其譖豈非公之推誠任素素信于士大夫間哉公居家孝友有禮法遇子弟不肅而嚴遇賓戚不言而信遇出處怨恩醜好嗔咲不攖而皆不習而忘變機如定僧高士渙然如春冰釋而秋籜解也貌日以開而望日以重后生晚進禮之爲庚桑而郡國守相尊之爲祭酒敦社飲則社牲敦賓筵則賓筵往甚則布衣窮巷吉凶之禮郄巾車不御挈子弟徒步往路人狎習之不知爲觀察張公即知公亦不知公于文貞新鄭時嶽嶽中立有萬夫不可奪而九折不能回者昔樂天處牛李交惡之會身名泰然其退休早也子瞻上可侍玉皇下可陪乞院其晚年摧折多也公于二公之所遭兩無[illegible]爲而生平素風大節則甚近之然樂天無子今逮公膝前者皆賢子孫孫且登賢書矣古籍一編殘棋散局所在休休又無子瞻儋耳遷謫之苦至于八十大耋壽而且康又非二公所敢望也彈丸峰泖黃髮宿齒貴相望于里中公與馮京兆諸先生暎帶宗伯若曉月之輔長庚真足侈東南一時盛事何必羨耆英于畫圖史册之上哉余往矣不及登堂爲公斟酒佐觴乃授言于猶子維鯤獻之而遥望壽星在牛斗間則請爲之灑酒三祝

壽鍾封公面溪先生八十序

丁未小春爲面溪鍾封公攬揆之辰壽八十矣余獲與公游而又與繼甫最暱公以小友遇之嘗陰識公生平類大儒類俠類尊官類處士類禪類仙類三代以上人物公少習經生言不售胠其書盡授之子黃門公黃門爲名臣授之孫孫爲名士間談古今成敗援據經史卽通人皆謂不能難也類大儒解紛排難片言立決里中不之官府而之公又好爲德于鄉所振給甚衆而公略不介一毫顏色類俠車騎冠飾雍雍甚都監司而下爭虛左引重公爲嚴客類尊官退則閉戶吟誦從里社長老婆娑市中類處士名僧古刹所至留連解脫自在獨往獨來類禪性好游名山行必千里出必經年卽猿鳥漁樵不能迹公而公彌老彌健讀其詩若紀皆以爲楊許碧落中語類仙坦中直腸遇人無貴賤面折無少遜所撰雲間史有董狐孫盛之風此眞直道而行者類三代以上人物公其龍乎吾不得而相矣吾松風俗日薄封公憑藉子弟衣馬騶奴赫奕道上或關說長吏以爲里閈雄一旦移菀爲枯翟公客散輙閉門自絕出則磬折傴僂不能向人吐一語是皆公所羞也公遇變無害容處盈無泰色公不假黃門自重而人亦不敢以黃門有無輕重公今已八十飲噉聰明如故被服淡素議論倜儻如故吾松得公而炎涼之俗一變布衣之權始尊豈不大快人意哉繼甫有道君子也請以余言質公公卽拒客觴能不爲我一引滿加酌否

壽龍江董公八十序

龍江董公以甲寅季冬壽八十矣遠近束錦羞璧者溷里巷而公堅謝曰無以鍾鼓駭我往者七十眉公有壽言實稱知己至今庋之笥中不敢忘垂十年而奉天竺古先生之教于學道更有得子盍爲我更徵之于是孝廉次公再拜而請之陳子陳子返其幣而告之曰余與公游凡三世矣公曩者隱委巷陋室中炊烟如縷門楗不閉里父老過戶外輒聞讀書聲不絕識者曰此中故丁八丹輕睨之而公亦以此解嘲曰吾二孺子非久貧

者蓋一謂長公一謂次公云公坦中直腸淡面鈍口與人交魚魚雅雅自王公大人以至韋褐下賤悉以平等視之胸中不識有涼燠目中亦不記有菀枯得喪之變一獲而得長公甲午榜再獲而次公繼之中丙午榜公無泰色長公夭次公貧公無窘容公嘗曰吾由吳閶入松每見貴者十輪九戟接轂傳圭而今門可張雀矣富者左朱右頓田園甲一郡法書名畫走四方而今皆化爲飄風冷雲矣其少年場之歌舞傀儡場之啼咲千迴百變日化日新而揔之博不得非窻一夢是故月之魄有盈昃潮之朔有往還花之候有開謝天地不能逃晝夜之運聖賢不能逃寒暑之數而出出者廼欲挺臉走捷角而留之是皆爲學道人所笑也次公稟凜庭訓故所居僅庇風雨童子犢衣敝帽僅供掃除負郭無二頃秫田無十石進能以狷潔見重于長吏而退亦孝悌能見信于公薦公酒則飲薦公山殽溪芼則餕薦公輿則舍輿而塗大布短笻逍遙僧舍田叟之間不知其子爲孝廉即公亦不自謂孝廉父也齋居謝客賢子孫滿前而公顧日稱佛號喃喃以萬計無論門外事即一切

兒女之情緣閭史之臧否多付之垂簾塞兌中死然一龐居士王龍舒矣余嘗嘆雲棲老人與吳門申少師皆八十申公于世福人願其日增而雲棲于世福自願其日減及今較算而增減之味不言可知此公之學道所以度越世人而壽不可量也夫公方無意于我相壽者相而以此勤況于達人之前將無爲公所笑雖然文行如孝廉公雖欲卻世福而亦有不得辭者矣請無引古先生戒而姑爲我一醉大斗何如

壽見州黃次公八十序

往丙午秋遷光祿中秘黃公于武林光祿邀余出示書法書名畫及金石彝鼎相與評賞而中秘愛駿馬調鷹西湖柳堤上赤軼絕塵一時兩兄弟皆岸偉有錦衣玉食之氣而平居斌斌德素不輕爲然諾余識而心奇之已徵予詩壽其尊人得次公風格甚詳乃知三君蓋有門行焉至是吳伯恭過請余曰黃次公又八十矣余與公諸子累世姻婭又結昆弟交請子一言以佐百歲觴余喜曰余諾詩三載不及奏徵君請且當屬辭獻次公次公偉人概觀其人也當七歲少孤里中不逞者擠而職之次公深墨自如殭直檢衛蒙朮目屬公卒與續兄拓上庾退而折節爲恭儉所以緩急賑貸于鄉者難力是視閭史書上善實筵肅上客公之淳心厲行鏤銘信于賢士大夫及鄉三老之口矣其最異者母孺人不戒于火次公從夢中驚起冒烈焰負之而出鬚眉幾盡子母兩全見者嘖嘖難之而次公逡巡退避自若曰無人子事何恐以此市孝名夫要譽鄉黨即恒人無意孺子而公豈有心于母哉特其仁孝迫切之極蓋

地所見止有一母心目剎那實無有火亦無有身即此一念即至人入火不焦之境界也公于此非惟得母且得道矣得道以後視一切菀枯譽誹得失榮辱之途皆氣燥而心熱者皆賠光之蛾而何足以辱公一哂哉於不猾于俗情炎不入于胸次烝靜神清大年無涯而入十又何足云且吾聞羣真列仙其登名千秋簡冊奪者太上惟忠臣孝子其次節義其次積累功德濟惟之士孝行如次公又輔之以任俠百里頌義千里頌德即冒之仙行中度無愧色故曰次公偉人亦真人也俯恭請特余言屬光祿中秘三君子率諸孫聰而進觴次公能無爲余掀髯加爵否

壽陳公八十序

我朝二百餘年民間富庶頗類漢之文景然每讀文景詔書孜孜以孝弟力田三老爲鄉縣師即武帝雄才大略狹小前代制作然養老之典往往歲下民間賜牛酒賜黍粟賜涼糜其八十以外者則遣長吏閲視丞尉致其家蓋猶有古意焉今世俗務末詘本大賈操計倪之書入則牙籌嘈嘈出則裘馬休休志敝意得莫可誰何而里中白首孝悌力田者顧反出其下坐以不急之征無名之費脊脊焉竭蹷重繭而不得怡是周之豳風不如漢之鹽鐵論也余與子大夫語次富家巨室休養而生息之可以點綴太平支吾緩急而乃使之化爲子虛而後已竊爲扼腕者久之而鑑川翁獨不然翁之言曰奉公故樂天而不倦守分故退讓而不爭惟謙乃益惟敬乃老惟儉乃長天之道也翁自少精敏善心計不喜忮求亦不專爲積著能以拮据榷上貲田廬日益增陂塘水堰日益拓家僮以千指計紅腐之粟以百庾計遠近鄉父老拱手遜爲素封矣乃翁無重采無兼肉無園亭歌舞無闕少年場無逐大人游每晨起單複親視麥

穫稻場與漁師農丈人卜水旱話風雨不知翁爲鄉賦長也郡縣召之役則身詣郡縣徵之督賦都門則身詣都門短褐褰騾蹣跚往來亦不知翁爲鄉賦長之祭酒也當戊子大旱公捐粟數百石以賑飢民戊申大祲亦如之所活生靈無筭郡守南昌喻公四明張公邑令西蜀聶公兵使者俞公先後旌廬特奏冠服以章其善督學揚侍御建正學方先生祠翁又捐金鳩工崇祀廟貌最爲弘厰其他增城堞刻蘇集揔縣額會計無大小皆騈責于翁如浮萍之散而復合落葉之掃而復下翁旋責旋辦又幸而施賴無事其飢不及餐臥不帖枕行不安步瀝盡數斗汗血枯盡數莖白髮者又不知幾矣迨今日而徒武善啖尚得稱八十老翁嘻厥惟艱哉夫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翁之所以勞也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此翁之所以能壽也朝臣八十致政翁有子如言生倜儻嫻文多賢豪之交是不可以弛担而樂乎而翁故爲彼不爲此者吾以是知翁之識過人遠矣昔曾務五雲鄉陳氏惟力耕給足凡兼并之事抵質買販以取贏者一切不爲器用皆朴質堅壯不加漆飾蔬食布衣

行之四五十年卯一日陸放翁曰耕稼之業一捨而去之復其故甚難予本曾墟農家祥符間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竟無一人得歸故業者聞陳氏事未嘗不太息慕懷也吉生誠念翁積累艱難收斂元孫恭儉恬素耕讀並傳豈特豪賈人挺險逐末者不敢望即士大夫求田問舍汲汲皇皇進無銖黍以急公家退無尺寸以庇桑梓視翁父子得失何如哉翁少年曾却奔女其眞德[illegible]多天之報翁大年以祚其子孫者未有艾漢法徵孝悌力田三老翁其人也徵賢良文學吉生其人也今[illegible]且近長吏丞尉行至家又不徒如放翁之嘆羨于五[illegible]陳氏而已請以壽翁并以爲父子好善者之勸

壽荆石王公七十序（代陸千翁）

太子太保婁江王公以癸卯登七十中外士大夫[illegible][illegible]奠璧登樂獻歌於公之堂者屐綦相錯公卿門生某某不敢以筐篚進而請得余老人一言以壽公王公聞而止之曰華亭老矣　天子憲老而不敢乞言無以言溷陸公余曰吾雖髦業爲郡人士與吳邑諸大夫一再佐觴矣無已敢效華封之野人而祝公者三昔孟氏論相業而曰養氣羅豫章論王佐而曰無欲夫世欲不足以難賢智賢智之難艱于名耳故孔子之論乎天下而[illegible]本之以無他技技者名之謂也大凡士君子一有好名之心則胸中決無剛大必伸之氣視其氣之屈伸以審其人之躁靜即賢愚修短禍福十不失一焉寧獨事業而已乎余曩在史局每歎公科第文章壓倒一世然進而逡巡士大夫間神清而貌溫才高而心下隱若出衆人後者及新鄭柄政公嚄唶不合而出江陵奪情公正言而折之又特請省侍以愧屈之其氣之必伸者一江陵敗公拜相田間羣少年彈冠易租以趨公公嶄然如絕壁斷崖人無所附麗俄劾其一二借事鼓譟者相[illegible]

罷去其氣之必伸者二禁諂禁侈禁貪禁廢禁攤捐餘饋賄鍰禁河工無擬閒臣不三月而精采濯濯矣其氣之必伸者三極論死操力勁鯁官其氣之必伸者四清白一心以風有位有囊金壽公者門人故吏勸無貸其氣之必伸者五公念　皇上深宮燕居宜使數聞民隱河南水旱畫圖陳奏直達　御前　上爲之親降　宸翰　中宮及貴妃爲親發帑金而公復以捐俸倡之河洛之白骨而肉者無算非公能感動宮禁至此乎其氣之必伸者六　儲議未定　皇上且疑挫制疑樹功疑離間公密疏陳請甚有手書手緘同官不見左右不聞者至是而始下出閣之命始定長幼之禮其氣之必伸者七公六十移疾請致政　上遣鴻臚內官宣示又發金籌于藥王三日以祈公疾而公意終不可竟歸其氣之必伸者八夫匹夫負氣不能得之乎交公入朝以來其浩然剛大之氣無幾微小挫　天子英明神斷每事委心俛首而從之何以得此于君父哉善于延篤之壽曰東修以來爲人臣不諂于不忠爲人子不諂于不孝莊周云舉天下譽之不加勸舉天下非之不加沮是[illegible]者乃公養氣訣也公方　召對時親承　皇上面獎虛孝退而質公之生平微獨毀譽不能撼公即公亦未嘗以毀譽徇天下士獨斷獨行不吐不茹能爲大客而不爲小忍能爲面折而不爲腹藏雖　朝廷之奏牘四方之筆札必暢其喉吻之所欲言而后止譬之雷霆無留聲黃河無反勢其胸中剛大之氣鬱勃而不可遏者如此而曾有一毫顧忌爲市名地乎故文章傳大巨麗而不欲以文名清德可師而不欲以廉名進而入告出而焚草而不欲以忠告名辭會典訓錄玉牒之世廕而稱[illegible]以讓者爲諫臣調護爲地方請恤援解而[illegible]者名孝行若曾史家法若鄒魯而不欲以道德名此寧相中無名公也龍之爲物潛見飛躍變化無窮然亦則民可以豢擾且可以困則以尚有龍之名在公無名則無欲無欲則生平無不伸之氣氣伸者神活神活者命固公之壽其可涯量哉余九十有五閒隱几而讀長生之書蠕蠕神柔似不無小證然養氣不如無欲無欲不如忘名則吾於婁江王公更有進焉公家編修君聞余甚早試以吾言質之

壽靈泉許太公七十序

靈泉許太公七十時遠近祝者布堂下琅函寶軸經[illegible]而進之太公謝曰此以加老不駭則走惟有折枯松塞主賓耳客前觴如初公堅不得辭則大集賓客者數且夜始得罷太公笑曰善行遊而見鄉父老七八十時南面坐場圃菰飯𤓰肉子婦捧甕而進祝曰願兒長有食服歲得上壽如此日嗡决未竟而曾孫男以束脯擁項領上至户不及受嘖案相視笑益嘈嘈歌舞茀沃闐也今所善客壽我多厄辭盡吏之高閣爲我謫傳史氏稱則進曰謀野則獲無若陳子于是介張宿甫而命陳子言陳子聞靈泉許太公者廬山谷中其居多偉木古藤清泉奇石最爲蔚映太公隨時單複行不拄杖日與農師宗老修詩書耒耜之業有市言挑者掩耳走遂遯彌務退讓有道君子也前是求吾翁少食貧太公從祝孺人居于祝巳太公娶董惠文女則又從董孺人居于董既補諸生戰秝三北左次陋巷祝孺人殁結一椽以奉求吾翁而后獲有寧宇公嘗夢龍出懷得子爲稱則使君君初令上饒又令無錫皆西南壯邑迎太公官邸至則聞多異政號稱神明爲解顧久之巳瘉嘆曰將無姊者目攝何既中讒歸太公迎慰曰兒來乎泣民大飢得汝歲無害其鄉多賢者有延陵季札之風皆以孺子爲可教不汝瑕也而汝橐又褐然善何以求多孺子哉且千金壽何如廉吏一杯羹河陽花何如柴桑柳折腰令何如强項兒兒誠善事我公引滿大酌又分瀝以勞稱則皆盡醉益父子間自爲知巳乃如此假令太公少壁人之觀或對案不食或蒙袂而嘆稱則雖一日三朝禮而百拜以謝無狀太公能洒然樂此大年否稱則生平磊落意甚豪視一官如蟬翼視名宿重人如海鷗鳥不知者疑爲傲吏稱則知太公意不願以俗吏望我也客曰太公郎賢達獨不爲冠劒車騎地耶大公則大笑曰曩癸卯見舉于鄉督學擻衣冠授我不受還進吾父以佐九十觴今吾年視吾父尚遠燈下能讀書飛步山坂攀藤葛逐麏兎甚徒亦甚樂也章服非所急若九十捧綸以娛老人爲孺子一再御行當揮觴松菊間不復問塞上得失矣陳子聞太公言而善之命副墨勒之野史而且以覈許氏之月旦云

壽竹御春公七十序

萬曆庚寅八月海上鳳樓先生壽七袠凡鳴玉大夫。逢衣冠先生成捧卮而歌南山以壽公。爲引滿加酌。已子若孫及從孫。進士國士。鴈行庭下。復手斛酒者三。公又引滿。時[illegible][illegible]上。宗人賓客咸退而喜曰。公壽至此乎。豈其徙海上。逍遙而從飛仙者游。故若壽。壽若康乎。余聞之日月也。夫修短之數不制于司命之手。而常制於人。人能揣其有餘不足。而善爲之御。伸張弛。則所謂出土莊以治天下。欲精質以治身者。皆悉聚而聽至人之掌握。雖造化莫得與焉。余持此以敬鳳樓先生。而知公之壽爲奇也。公以進士爲名御史。所上封事。天子赫然改容。出而按部。則紛紛出聲樂。解印綬去者。若風之偃草。公以百鍊之才。挾之以百折不回之氣。故其丰采獨露。而亦終與吏議左。飄然挂其冠歸。公乃掀髯自謂主爵實知我。是將置我於春申之濱而逸我以老也。於是選勝。築菟裘其中。召故人爲香山洛下之社。署其園曰鷗適。以揚揚栩栩。示止足也。皂之纛。白之簡。還之臺中。而麈尾羽扇。日不去手。鋏矛驄馬。放而之乎無何有之鄉。而身與玄鶴白鷴。影和隨。性相安也。故公七十矣。方瞳丹輔。飄鬚甚鬒。嬌如童孺。望見者以爲神仙。稱令公資適逢年。雖能談咲而探禺食鍾銘之業若契。然烏能如今日。坐不憑几。行不杖策者乎。造化欲齡公之遇。而公獨借造化之意。以齡其神。欲公拙于御時。而不能詘公之巧于自衛。進爲名臣。退爲鄉先生。公之爲公亦得矣。豈特杖于國已哉。公濱於海上。海上之客。多長生羽衣者流。秋月如璧。天高露凉。剝安期之棗。而咲金母之桃。其佐公紫霞觴白雲謠者。當接武于公席矣。今其許我以執觶之役。予請騎青雀而過。爲公歌明月之章

壽緇翁何老師七十序

吾師何公已未登七袠遠近祝者纍纍以戊午歲先期至三邑孝廉計偕南宮則請堂酌大斗而後別此盛典曩時所未有也某束髮受經吾師今已六十老書生鬚眉垂雪而吾師碧瞳丹輔灼然有童子之容蓋嘗思其故而不得已而悟曰戶樞不蠹流水不腐豈吾師養生主乎先儒曰人之精神謂之聖夫金經百鍊而愈剛玉炊三日而不變此非炊與鍊之力乃金玉之精神本如是耳吾師自少工文章試必冠軍六館之士將望羣衆

中不知以為何如人壬午魁捷非京兆中外額手稱慶而師又匹馬南還省覲兩尊人于家不謂難已拜紹興理人疑夫相鄉逆之則易吐順之則易茹師笑曰太尉之袒無左右吾行所無事止矣不謂難師居官抗權要洗冤獄胥僮嚴之如神君士民愛之如慈母臺察倚之如諍友流水之轍如山之積談笑而應之不謂難既中讒猶可量移至通顯豈能遂擲雞肋師飄然挂冠不復出不謂難歸則依鳳凰之麓行營高敞卜壤坎觀而餘乘老梧修竹之際位置磵戶岩居刻期而就不謂難士

一詩山十九居園花竹水石擬於輞川平章又時時[illegible]而蹠之月異而歲不同不謂難園成而客躡屐者至士問奇者至輶軒使者干旌至師新樽折俎取辦咄嗟[illegible]吉且嘉甚整而暇不謂難良宵十五上客三千華屋張燈星懸斗爍使人如度中秋月如入不夜城主客勸酬中且不寐不謂難里有曲直非特親知即當道率取平於師甚則大疑不釋累結不解者出片言立決以去不謂難與人無町畦無城府無老穉貴賤恩怨待之如歷不解人間有反覆事亦不解人情有操戈衷甲事稍一

忤埋輙賴面皺手呵詈無所隱久之而權如平生不謂難緩急借力推轂游揚借舌借筆自五屬以及四方自門弟故氓以及浮屠老子之屬雖非時請謁雖不識面請人人應之如響不謂難師集業已藏名山府翠玉項又著何氏類鎔手不暇停目不暇給書成數十萬言如珠淵玉海不謂難吾師之精神幾近于聖矣精神等耳特他人分於牙籌握算而師獨否分於孌童季女而師獨否分于宦途之走捷時局之延除而師獨否分于賢愚心太察恩仇心太明而師獨否年雖七十實赤子心俟

不滿二千石貴大人相抑之百折而渾金如故也試之三炊而璞玉如故也出則以循吏膺薦牘處則以鄉祭酒重賓筵保元吉享上壽不亦宜乎夫有餘不足天之道也吾師于諸生受知于鄉袞徐文貞已受知於許新安張新建又受知于朱山陰申茂苑王婁江皆一時宗工庶人目師館局之器師出諸公門未嘗以登龍所點額亦未嘗以羅雀懷二心一經守心三尺守法雖科名稍遜同社而風節無愧古人今者天報之以長公元翰孜孜好學廩廩好修究然吾師家法也吾師之精神廣

大如嵩南滿盤元翰之精神約束如霜月澄澈如是而後家法可長德澤可久晚景可移大年可永父子張弛之間天若巧爲調劑以報吾師之眞德者一門之富貴壽考寧有涯量哉師精神不難應世豈難今日賓客觴幸浮大巨羅無謙

白石樵眞稿壽言卷六　終

白石樵眞稿卷之七

壽言

壽肖坡莊太公七十序

陳子與赤雉先生游。蓋心異之。先生力修古學。以明經魁辛丑。非讀中秘書。且得拜劇曹郎。顧退而就吾郡博士。錙戶讀書。晏如也。既補南雍。擢司空。怯于獻酬。而勇于求同心之賢者。不務爲聲章。又不樂刻急峻削。以繩頳射天下。第與古人黜靂相師友而已。余蓋聞而心異之。及是得習太公之風格甚詳。而後知先生蓋有所行

爲。太公綺歲稱博學大儒。既壯。謝學使者。與終養盡胈故書授先生。成進士。封如其官。服被淡素。儀止愿樸。童隸膠拳奉教勑。寂無言聲。屏機械。遠囂競。自圖史山澤而外。城市跡可月數也。公府跡可歲數也。余嘗嘆晩世衰薄。子弟垂纓帶綬。父兄不抑裁量。日擁舍人兒。齊沐鮮怒呵嚇坊陌。旁獵他事。則旅進旅退。蹲候于郡邑馬厩。折腰重跡而不知疲者。余嘗見一二老翁矣。子弟不敢諫。托之賓客。賓客不敢諫。諷之以省事寡。欲積德書神。而彌老彌瞶。以至于六鑿相攘。百年須臾者。又嘗見一二老翁矣。是皆太公所笑也。有司迫太公見。邀之賓飲。曰觴酒豆肉。有老母在。先生除舍迎之官。曰視觀壇。播疴癢。有汝祖母在。今年己酉元旦之春王。太公壽以耆。母洪安人壽以耄。合子母春。秋共百有六十矣。赤雉先生官司空。以課行。得觴里門。親知近者頌。遠者禱。太公謝不納。先生遺書謀之陳子曰。吾太公居恒。視其言卮辭。如爰居之駭鐘鼓。何敢以通人之姓名奏。則請徵子言以勸。陳子曰。吾聞之。親在不稱老。太公逡巡三讓而不受。觴夫乃爲洪安人地乎。若然。觴無踰太公。朱壽

昌七歲失母。長大追求。刺血寫經。四十餘年。乃得見母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母沈后。迄無影響。今洪安人安坐善噉。左右流盼視。不知爲九十母。太公膳其。百拜而進之。雛戲堂上。又不知此爲七十歲。小兒以此視德宗。苦樂奚啻天壤。且孫曾繞前。衣冠舄奕。司空郎捧卮斟酒。鳴玉垂魚。鏗然委地。朱壽昌母子有此孫否。太公即不忍稱老。獨不爲母子百有六十。一加酌也。先生曰善。請持子言以報太公。暨余王母。陳子曰。樂哉。此非余創之。莊生有云。可以事親。可以盡年。蓋本之而（家南華老仙云）

壽敬新杜太公七十序

杜太公有伯子以給諫持節益藩選覲太公子里第季子當杖國之辰出而介圭入而介觴鳴玉佩魚鏗鏘盈地遠近聞而艷之于是邦君具牛酒鄉紳具羔雁太公謝不納曰無以扈辭謏我文繡組我無已姑賜之一言傳示世世庶幾杜氏之天球河圖哉開陽施君乃以屬陳子陳子曰不佞闇史也習太公隱德甚晳太公初舉時其父夢黃衣公抱而送之五歲篤行有孝童之目以博士弟子上公車罷免會伯子仲子後先以科第顯遂

謝去鉛槧一以孝友爲政而大約本於收歛元炁爲主伯子初令楚再令浙太公曰爾無以刑書累百姓既以卓異拜給諫則又曰爾無以諫書累賢士大夫伯子謹奉教歸而檢其橐橐如洗讀其所條上封事在官言官無若請停刑請釋詔獄諸臣爲大在鄉言鄉無若請賑請蠲救東南水災爲大太公聞之曰是兒不走名不樹黨不叛師友不誑君父其庶幾獨復哉吾杜氏元氣尚在此眞吾子矣杜氏自東黃公以名宦聞而夷陵與給諫繼之仲孝廉季茂才又雅負競爽之譽太公俯仰泰然兩齊　綸綍咯怨恩寵辱過里門必趨遇故時父老傴僂却步而後敢進所居多場圃所談皆先世艱難與詩書耒耜之業兄弟雍睦諸子皆樸重循謹望而知其爲古人亦望而知其爲杜氏之子弟也非太公世德世教曷克臻此自古國家之興敗視元氣之盛衰門戶熾爀則祖父勤儉之意無幾矣權勢薰灼則國家忠厚之意無幾矣兩者無如今臺省爲甚而給諫君獨不然吾以知仁人之言其利溥哲父之教其澤深也元氣所在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漢在人爲鳳麟着于槁木萎

而爲芝含於美石韞而爲璧而況父子君臣之際乎父以此教子可以保家以此事君可以保國可以保身太公之元氣具矣豈惟百歲無有害即世德世教日引而月長之安知杜衍如晦不出諸子間哉太公直端委擬之而已施君曰善請以此奏之太公酌春酒介壽而退

壽鴻臚程翁七十序

歲己未、一水程翁登七十、凡鄉袞宗長、巨儒豪姓、率餞酒簇樂賁相望于堂。新安人洄巷來觀、詫爲盛事。而啓明兄弟子姓、獨徵陳子一言以佐觴、啓明入山中。余出近所譔俠林序示之。啓明鬚眉開張。輒指某某曰。是類吾父。已又指某某曰。是又類吾父。時啜酌甫罷。啓明揮蚊剪燭。具顛末千餘言。明發踞而進翁。則皆一水翁生平義氣男子事。余竦然受之。此異日俠林中張本也。翁少習制舉、博綜典墳。嘗言微動。悉軌于孝弟。而時時欽輸之客齊魯燕冀荊襄吳越間。五載始歸。爲諸友弟娶婦。又極無方之養以怡兩尊人。其族梅軒公心偉之。咨賈策翁。舉吳與對。梅軒公乃捌雁里湖北二質庫。屬翁爲總持。不數年、拓貲數倍。梅軒公大喜。置酒寶善堂、歃血矢誓曰。願我父子世世無相忘。安樂患難共之。翁雖唯惟力是視。不私秋毫。梅軒公以此遂甲素封。某歲礦稅起、　上遣大璫陳增來。而新安人程守訓爲增幕客。怙勢敢食人。垂及程氏。曰程以三子金壽我、禍立解、時梅軒長公少軒君、強項不肯賂。翁請再三。畀加數。旋簿之。翁手書貽守訓、守訓不敢匿、悉與歸、少軒君見之、且喜且怖。不一月、增上疏、得　嚴旨、以欽罰坐名矣、少軒君走金陵。與故所善貴人謀。悉握手莫敢應。第曰。而素乙一水翁。曉練杖信義。度兄辦此。少軒君負疾歸。增璫業已遣游徼索少軒君急。少軒君邀翁密語。翁至。輒拄門扃久矣。翁問何也。曰恐緹騎至也。翁笑曰。緹騎至。扃鑰可拒乎。是召之侮也。翁挺立。必洞開重門。乃入。入闔衆家迎拜翁。翁笑曰。無恐。某在斯。因與少軒君定計。挈囊金。及其子某俱陰求所以紓禍者。聞增嬖甚眷。又聞增且飛疏中之不法。翁遂至河西務。遮邀歸。進見增。言詞慷慨。無所屈撓。增意折。削其五之四。納金錢。增厚賚金帛贈翁。翁倍加金帛。亟還之。增感愧交集。且私詫曰。程氏有人。不可動也已矣。自是守訓莫敢復披猖。鋒韜屏息。程氏安而新安之巨室舉安。故曰俠也。若夫護祖墓。撫孤甥。刲股以起親疾。置妾以廣弟嗣。捐百金以脫某之縲絏。焚血券以完某之夫婦。走京都以金某之沉弟。其潛德隱行。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寧天知有餘。人知不足。然而義塾有瑞蓮。新居有巢鵲。拜日則日爲重暈。

拜風則風爲反火惠四蓄麥兩岐種種吉祥一似通天地而格鬼神者今春秋七十猶濶步勇啖與士大夫抵掌三教之書旁及青烏養生主袞袞不少衰客歲跨驢朝太山夜半觀日出與七十二代封禪處近爲遨左畫策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才識軒雲霄精神透金石雄談如古劍客飛行如古列仙日月而往大年何可量哉翁嘗與黃無心張邋遢游與象寥廓了無一物挂胸懷牙頰間即縣大夫以賓禮旌廬引爲鴻臚丞重非翁之志也而況數十年一切俠腸熱血更從何處暴乎蓋稱其能不伐其德有翁之道義在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有程氏之盟約在今二子孝謹辨博嶽嶽有父風天之嘿報翁多矣無爲問往事矣

壽佘太公七十序

新安山磊砢而水百折皆外朝故其人好游游者或以貫或以舌貫游則修卓鄭計白之策而舌游則結駟聯轡隱然如魯仲連劇孟者流其游不同其好義重然諾任俠一也余于新安善履康汪君因善從謙從謙爲余言佘太公七十矣其人慷慨喜爲德于鄉而退然不敢爲聲章引繩而趨畫地而蹈遂遂粥粥蓋古之吉德君子也太公事後王母如母撫後王母之子稚而孤者如子伯有寡妻在三十年吉凶倚辦無依容舅氏諸兒則卵而翼之迨長爲之婚且授之資斧其他建石梁葺宗祠卜親壤動費數千計太公捐橐惟恐後拮据壁壁寒暑中不顧也太公初爲中下賈已復跳身南非涉江險河經數年而拓貲與上賈埒節服約口充意爲恭儉[illegible]一切光車駿馬鳴琴粘屐貌爲彙舉者皆耻不爲亦不彙與機事人同綴處質行仁心與物無競而已太公[illegible]秋高碧曬丹輔疾走徒嗷不頹七十翁其約謹亦不[illegible]新安故習今有一二名豪以舌爲市所至都邑盡[illegible]使筆相施床上公倒屣廣其氣誼未識原足以雄[illegible]

肆而士大夫亦以為魯仲連劇孟之徒復出欣然委心俛首而樂為之用若他人百歛而一不似不如退而屏處修閭巷處士之節千里誦義百里誦德借草鄭之[illegible]以修萬石太丘之鄉行其規摹尺幅不至與古人[illegible]而精神亦易辨才諝鋒鍔亦易歛豈惟涉世即長世[illegible]不出此矣太公非其人哉余一桂曰甚矣先生之[illegible]父也請微詞䟽壽一觴并因太公之言以告閣史

壽李希白先生七十序

古之隱者不在金馬門則在青山白雲中今獨不然金馬門風塵撲天坑塹滿地非復東方生歲星陸沉之時青山白雲豈無隱籍願妻孥童僕各秉與尚往往笑辭務而回車嗔桃花而拂袖者矣如其季孟之間無如隱居教授爲樂吾得一人曰希白李公公名家子幼有至性孝友聞于閭黨弱冠謝舉子以符讀為里中兒師所成名士甚衆與人交無少長悉御以誠于生不知有[illegible]府岸幘之色而人亦不忍以所長徧公以機數籠公[illegible]

中直腸徐言溫笑自挾書課子而外人閉門[illegible]一切角小慧而游大人者直秋葉之墮前耳憶余為兒時與長公約為布衣兄弟拜公堂上公肯欵欵即草蔬豆觴必相與斐亹終日以爲快雜弁滿庭殘棊一局甚樂也長公之才十倍余余少年以逍遥廢書而長公猶躑躅青瑣間居恒得子弟壻以佐公懽諸孫大者且婉孌能文章皆楚楚繞公膝下故公雖家稱貧而樂[illegible]甚其年七十彌老而貌彌澤嘻此豈有所秘受借靈於刀圭之助乎哉有榮啓期之徒而謝其行歌拾穗之樂

有許武仲之高而汰其臨風弃瓢之癖處不違親與不絕俗公之隱居也與子言孝與父言慈公之敎授也余侍公三十年餘雅以隱操自處上不肩金馬門下不能青山白雲稍做公意以授經他里而終不能自固其匹夫硜硜之節俟公百歲酡顏童項如君家游龍老柱史余請授文如先生故事向公乞五千言公其有以許我乎某也鄙請從青牛而後也

壽殷太公七十序

余鮮知交而交有忘年者爲隱君方叔故余于方叔父必稱太公云辛丑始冬十一日爲太公七十攬揆之辰余步往壽之時南面坐一繩床案列鮭菜三四器方叔持挈孫志伊樺覺相率跪進太公曰願兒常有貧賤歲得奉觴如此日太公喜爲受飲飲未滿而曾孫男女以束脯擁項上爭佐太公酒余遂以次入拜且問太公所由致七十者太公曰老人有田一隅屋一楹不解耕處弃之他人直以無用生活七十年耳余乃嘆曰眼前四世已是眞樂而無用一語復是眞壽壽何眞贋之有亦在有用無用之間余即此一朝暮項所稱富貴人七十如太公有子若孫稱壽如太公不知凡幾要不過築肉流飲唱竹吟絲四座親賓以喬松欵慰而已至其所以取貴攫富必有七十年不能自解于中者在凡以有用故也是雖齒登大耋終屬贋年孰若太公生嘗人負我未嘗我負人其心閒閒不爲用擾眞有日作足以當人旬夜息足以當人晝不翅子瞻所謂百四十者況復後七十而爲年者乎此余眞壽之說也且無用之壽不獨

太公方叔以賣藥讀書豈取貴優富有用之徒哉然當今不易有太公而有之有太公則不可無方叔既有方叔不得復望志伊而更生志伊耒耜詩書一門三葉其素風高躅惟濤陽翟氏足與千載方駕而眞壽一語又不足爲太公重矣

壽徐太公七十序

吾友徐思曠綺歲時目鬚開張欲颺而上遡杜門如伏鵠枯蟬每相見嘿嘿不能吐一語即吐輙逆嗉而止一似腹臆間有介介者曰念太公老且善病耳太公由經生入國子性簡淡寡交居恒匡坐莊語或挑以機事輙笑不解謂何與人處無腹背而好行其德于鄉今年七十恚心氣飢飽倚思曠手索啖棃棗餅餌如嬰兒然說者以爲壽徵而思曠獨不解于懷入則委蛇侍言笑出則對賓客嚬而嘆或擲書不竟讀曰余孺子豈獨太公飲啄所仗蓋一書生雄飛雌伏之日太公之小年大年繫焉往太公聞余試不人後輙津津喜動眉睫否則食不怡曰唉孺子何以報許太守某聞之恨不能穴地入也脫也孺子一朝策賢良書太公即老耄罷曳僵仰在牀當蹶然投枕而起如猛獸鷙鳥之發其腋而受觴非太公吉也陳子曰思曠不讀易之困乎困之未遇也曰有言不信曰三歲不覿既而君子以致命遂志則曰來徐徐困金車困赤紱昔溫子昇博覽百家廣陽王深賤之困辱馬廄中其後梁武使張皐傳其文于海外夏陽

守傳生使吐谷渾見國主床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士之遇不遇乃如此思曠言語妙天下不减子昇直須致命遂志以俟之耳思曠曰孺子數窮百六敢不坐而待歲奈太公何陳子曰昔趙嘉篤疾勑子立碑道左而壽至九十餘丙吉臨封博陽侯疾甚宣帝以爲憂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吉未獲報無恙也後果愈由此觀之太公不爲嘉則爲吉即臥疾尚當食思曠之報且伯子醇謹諸孫環侍姑進一斗慰之曰毋且起金車赤紱行且至易所謂來徐徐者意者思曠徐子當之云

壽顧涇陽先生六十序

涇陽先生之學道也不知老之將至垂六十而先生通家子陳枕之徵文爲壽先生將無反走大笑而不受與枕之云聞命于先生矣他筐篚庭實不敢内信以陳子言敢不拜賜余嘗憶己丑歲先生儼然相訪以不朽見屬既明年復邀同舟至秀州談甚快嗣后書問遍至邀入東林而余以疾不得往然每嘆天下有偉人先生與南皐鄒公皆以文章風節鎮天下望之如二曜麗天而皆砥礪聖學爲后進倡先生恂恂自將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退然如寒書生而至于抗色立朝清言格衆一時權要能以嚬笑喜怒榮辱進退人終不得引先生自助先生獨往獨來凡所以批其逆鱗而摧其角距者甚力至褫官削籍以歸無幾微見顏色讀易杜門晏如也十五年來國家老成彫謝幾盡而碩果不食者惟南皐公與先生尚在先生忘世世不能忘先生凡遠近縉紳問道士大夫東西行禮于其廬者舟車相屬郡縣監司以不識先生爲可恥臺省諸曹郎不首推先生名則啓事皆指爲故常而不足重激揚聖賢不得先生印可

則不敢自信而私以其學術行于世世之歸心先生眞如川之赴海山之宗岱其盛茂以加矣及今甫六十蓋孔子耳順之年夫所謂耳順者謂其無復有逆耳之言也不佞請以龍德之言獻先生壽爾多名爾高而責亦愈備蓋灼然指爲天子之龍首矣神龍見首而不見尾非無尾也尾之所在即英雄豪傑之末路也沒者欲得其珠旱者欲得其霖噓雲御風而隨之者欲得其騰擲變化之勢而先生何以謝天下六龍之爲潛爲見爲飛爲躍爲亢摠之皆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爲主武公年

髦箴警不忘于國召公告老敬德猶愼于身甚古聖賢之致儆末路如此而龍谿子乃謂孔子舍七十而進必將舍矩而就規此言似巧而寔非也佛氏圓通以規言儒者敬直內而義方外以矩言此聖賢二氏之辨也規則少年借之以行其無忌憚之私而矩則約之即爲禮絜之即可以平天下日老則日就規矩中即使夫子耄耋而望期頤安能舍矩而更有他適哉何也易之所謂乾乾夕惕若厲者矩在是龍德亦在是先生居龍首見龍尾一惟以夫子龍德爲師日新月盛必能挽回天運之文章皆正脈培養天下之風節皆正氣唱和切磋皆正學處同林出同朝聚頭磕膝皆正人君子以此壽身壽家壽國壽天下而寧知老之將至乎先生聞之曰善不佞有小心齋劄記雅與陳子之言合小心者乾乾夕惕若之謂也陳子無事祝我矣

壽洪九霞太守六十序

戊午孟秋十七日九霞洪公登六袠矣賀者函書馳觴諸公闈公遜廵辭者再四生平門不入庭實耳不納諛詞無已則屬故人陳子侑一言此野中惇史也且實知我余惟公嶔崎磊落人也少孤事母孝事兄友撫二妹悉具裝遣與朋友處坦直無他腸爲諸生試輒高等不屑與曹耦乘熱噉名既進士起家領壯邑岩郡長所至臥轍立祠終不通京洛書走要津路官南司馬去淮去梁溪僅一衣帶水不屑爲附和已局稍更又不屑爲異同居家屏屋瘠田不屑治家人產其貧如故也落落穆穆如故也獨往獨來如故也公嘗憤風俗如蜉蝣入情如蠛蠓是非如蠓蠛啾啾迄無定論故杜門半讀書半而時駕一漁刀訪余于山舍余把酒問之曰吾老矣已痼煙霞公才大非槁山澤者今日暇請爲縷而問公聞公在歸化案牘閒暇每魚服入村墟慰勞諸父老且率村先生引子弟見與課文秇論孝弟聚而聽者堵立如家人垂髫兒摘蔬獻公公倍與之直然乎公唯唯在台台生女不收視公嚴爲保結民間一女生輒報公公給月廩溺者罪厚嫁而破產者罪而俗爲之一變然乎公唯唯台濱海倭漂至不能擊往往擒商船指爲倭掠奪之又論死公廉得實力控諸當路釋還鄉活者以百計然乎公唯唯公于台捐俸置津度鑿石通渠造大津艦以濟陸者不病涉然乎公唯唯正學先生之裔竄於松自淇園楊侍御搜其後得忠枝忠奕由松至台煢煢無依也公爲之買田娶婦築室給章服又請助於臺察而忠臣血胤始獲有寧宇然乎公唯唯聞歸化有妖狐台有羣虎公齋戒操文告之神狐雷擊死黑虎黃彪去瀕河又有自鬻死者然乎公唯唯公職方南曹汰老弱不懼謗當戊申歲飢南御史疏請預借來歲餉以餉軍得旨而大司農持不發且譟而脫巾公星馳諭散得無事然乎公唯唯公恨南軍積弱別募浙江三千入曰陸兵操營擇名將訓練之親爲捄閱朞年稱勁矣無何中讒歸竟未有明公苦心者然乎公唯唯語至此公且浩嘆罷飲而余亦爲公踟躕數四而不能問也頃者奴酋猝食遼左覆軍殺將督撫與經略倉皇四顧動以千里徵師爲萬全之策廷議南都陸營兵尚可用移咨調發第

不知當時誰創之誰蘇之而又誰練之同事者已去後事者又罔知追求其所自始積薪不謂下徙薪不謂功勞薪不謂苦益志士之心灰而國家求奇材異能之網亦已疎矣假令得公三四人樽俎羽書之間居則握兵如老种出則持節宣使如公家洪忠宣何遽出兩公下而惜乎冉冉且老有鳳笯驥櫪之嘆則天生豪傑初意竟何爲乎雖然公爲老种凡未免據鞍示矍鑠若爲洪忠宣使塞外則十九年氷山雪窖固不如今日岩居川觀之爲適也公咲曰是乃浮大白醉陳子爲長肅而出

壽岡卿申公玄渚六十序

已未仲春岡卿玄渚申公春秋六十尚寶王遜之貽書陳子曰先文肅與申文定同籍同詞垣同政府其歸而家 賜存問又同每憶文定過婁東丹顏素髮望之如神仙岡卿斬然侍其后所謂豪士如玉山子人亦見萬人亦見也今岡卿已周甲髭鬖鬖垂雪矣岡卿護視我敎誨我某事之若父師焉敢徼子一言以爲壽余惟申公自少嫺家學擢第歸即有志經世大略上則列聖累朝之故實下則宮府六曹九大鎮之情形皆一一網羅

胸中指視掌上官司馬郎居職方最久府邊歷多故羽書無虛日公居中調度或猝裁片語或立草封事數十通能使債帥華心名王稽顙 皇上且下 特旨以大中丞擬公矣積資晉太僕疏兩廣制府賞格太濫疏折馬價十萬餘時雖諱之識者已知公實心報國非優游養望以覬擁節者公門地如此才地如彼顧乃粥粥類寒畯恂恂類弱書生其意色常下其中常悒悒不自怡此其故難言之矣公爲相公子義不得外交又明經起進士不得閉門如寒蟬噤不發一語公置身出處潛見

間則甚難文定清如水介如石求者不能性性假律梁于公公吐之則何辭以復友茹之則何辭以對父則甚難言事謫者逐者詔杖者文定百計經營如得回蓋高之聽而人且責文定曰曷不牀詔裂麻爲諍臣責公曰曷不痛哭流涕爲諍子則甚難文定旣歸門戶曹起操戈而衆甲者非起于親知則出于二三名公不得志之君子公獄獄中立鮮所詭隨寧忤朋友不忍欺君父寧左時名不忍右時局則甚難凡公所謂數難者有一于此皆能使人心膽俱碎鬚眉爲白而公茹荼食蓼六十

年非惟無世家錦衣玉食之習并不知有田夫野老嬉戲躬臥之安里中緩急告者非時至戶外造請投謁者不識面手公隨叩隨應日不暇給而比爲文定乞卹典建特祠徵文于四方宗人巨公事事皆整暇而辦又蒿目逆左上書南北樞謂客兵不可調海運必當復援筆數千言反覆論利害甚晳才勝人識勝人精審神用又勝人豈非難之難哉然此猶未足以盡公也初文定當晉楚鬨革之會大約以避事權收物情爲主公夾袋所正人推轂引後進苦心密計調護居多已文定雲臥方

酣遺簪絕響鄉里惡少年無端塗面而彈射之一時門生故吏多飲恨莫可誰何公發憤上疏判白功狀唾罵譊夫某某氏且進且卻且悔且慙俄化爲異物而公父子之心跡光明洞達如故余以此難公亦以此服公之孝而俠有百鍊不折之剛仁而勇有萬人必往之氣孔子得顏淵而門人益親得子路而惡言不入于耳其公侍文定之謂乎遂之曰冏卿前所難先文肅父子所同也後所難冏卿所獨也請以是轉而壽公公感慨往事往人可以酒然而進一觴矣

壽司空陸澹翁六十序

六朝重門第。其江左四大姓。曰朱張顧陸。垂千年而無若陸氏爲最顯。當湖之陸。接笏連圭。排綸比戟。不獨甲越。實甲天下。而無若司空大夫澹園爲最賢。大夫者。太宰莊簡公仲子也。自少博學能文章。爲聞人鉅公所賞識。而以莊簡當要路。逡巡公車不獲售。退而考論朝野掌故。及二氏九家言。倜然以李贊皇韓稚圭自許。曰。爲人子而不負家聲。爲人臣而不負國恩。斯亦足以老矣。公倜儻伉直。最得莊簡公心。莊簡收采人物。吐握名雋。公置夾袋。書姓名以進。而不使人知。莊簡好爲德于鄉。公荒施糜。疫施餌。吉凶施助。紛難施解。浮屠老子之宮施護。義廩以外。善事非一。能使人歸德莊簡而又不使莊簡公知。莊簡薨后。抵燕上疏。特給全典。歸與諸伯仲拮据大事而后即安。蓋公之不負家聲者。如此。參軍後府。有勾婚實伍者。公請之司馬。戍絕則削其籍。旣補水衙郎。督理通惠河政。議城隍。治河道。建橋梁。甃義井。修學校。賑貧生。而最鉅者。搜獲先朝大木于潞村泥沙之中以千計。所省鏹金以二百萬計。所縮隴蜀樵採之頤。

水陸舟輦之費。其道里又不知數千計。生靈又不知數萬億計。蓋公之不負國恩者又如此。自古賢達之論。莫豔于世家。莫危于世澤。故王氏之氊。魏公之笏。世不以爲榮。而瓜蔓而枯。桂老而蠹。有識者竊竊然憂之。不得不傳火于薪盡之初。疏泉于井渫之后。然後元氣日益培。引年日益永。子姓絃誦而處。衣冠而朝者日益昌。以大。則今日司空陸公是已。以陸公之忠孝世家。與才識經濟。豈宜老之丘園山澤中。第世方以資格困人。以閣閥窺人。以巧妬中人。即稚圭贊皇復生。度不能度越超拜以爲我所欲爲而就若公。左拍兄弟肩。右引子孫膝。讀先世萬卷之書。守百忍之訓。樂善好義。爲里中庚桑。爲陸氏鄒魯。豈不大愉快哉。昔張栻位未半其父。而世稱之曰賢。張釋之長公不能取容當世。官僅大夫免歸。而識者反多釋之有後。士君子豈以爵位通顯輕重人。顧視其承家報國若何耳。項太史孟璜曰。君言善。請傳而獻之婦翁以卮一觴。且以告賢人君子之能世其家者。

壽奉直大夫褚孟汀六十序

昔兩漢重行誼。廷舉孝弟力田者。詔禮官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或遣長吏致羊酒諸家。其優勞異等。加明經上。唐宋去漢遠甚。僅賜粟帛棹楔其齒隱者。不獲登之史書。吾朝非賢子姓敬言于當路作者。則老而泯泯山澤中。故壽言非獨佐百歲觴。即不朽亦繫之矣。海上奉直大夫孟汀褚公。少倜儻。以儀軌自居。豪杰三老目屬之。性孝友。割股療父。夢神人益筭二十年。家中落。遂舉千里裝。游燕趙韓晉閒。盡傾其名豪。拮据三十載。以此起上貲。歸與諸昆弟均分。絕不潤私橐。此皆古人所難。假令引漢廷故事。公且應明詔不次。需擢爵爲上卿大吏。乃僅仕廣東鹽課司提舉。署市舶司事。居官敏練。著有聲績。臺使者下檄交旌公。公飄然解綬東歸。杜門課子。斟酒召客。其爲德于鄉日益甚。說者謂公孝友如姜肱薛包。善策善聚如計然白圭。善急公家如衛史式。而余獨喜公善散如范大夫。夫天下惟能用物者。不爲多寡有無所制。不爲多寡有無所制者。非謂其以無爲有。以寡爲多也。能盡物之用也。能盡物之用。則淮陰之飯

桑下之食。廬中人之盎漿。與子敬二囷。全琮千斛。其爲義無以異。苟不能盡物之用。銅山易崩。金穴可破。雖累籌百萬計。一旦委棄耳。公性慷慨。不侵然諾。又多緩急人。其他賜藥施糜。以至橋梁道路。浮屠老子之廬。藉公而振者何限。公顧以散爲聚。不爲有無多寡所制者也。余嘗謂范大夫爲千古任俠之祖。置之貨殖傳中。大是冤屈。然太史公非以三致千金重。以三散千金重也。若使公寸鏹尺楮。刓腐不忍予。出而有市心。退而有難色。豈能好行其德。聲施遠近若此哉。甚哉公之似范大夫也。公聞之笑曰。孝友是人子事。爲人脫緩急爾。樂施不倦。是男子事。何足以侈君言。第諸兒孝謹能文章。余無所他慮。但今六十後。冥心收覓。日與山農野衲。翻蓮諷貝。修乾竺出世法。以爲快。覺范大夫霸越之后。拮据千金。乃公未免多事。余則請拊髀雀躍遊矣。余曰。公且樊耕陶朱。而余乃引漢孝弟力田以爲公重。無乃爲達人所笑。雖然。以此佐百歲觴何如。

壽沈母陳孺人七十序

往予讀書瑯琊太原所因得與司韶游諸兄弟雁行而隨之凡竹林蓮社詩壇觴政坐無司韶不盡歡司韶館屋在西城闉賁園濟園左右列修竹名花參差墻垣籬落間諸兄弟過從司韶甚數司韶見必留留必醉往往月白霜清歌嘯振林木宿鳥驚飛以去司韶未聽客歸傾釀割炙復如初余笑曰吾與子皆貧士投轄猶可而乃欲效石季倫咄嗟辦乎司韶曰子無慮此吾母氏所受餐也我雖貧奉母甚謹朝而叩門以詩文徵者踵不當古人一字一縑然時時有所潤市豐甘而進之吾母食之輒解頤既而撤案歎曰分其半佐孫讀書貯其半以佐客庖不至釜戞而罍恥耳余曰老人不耐齒決喜啜糜子以客故而奪母供奈母何司韶曰否否吾母蓋性安之往先君子鳴遠公喜客而最又喜擇名士教兒凡境內外以孝秀者吾母悉出其橐藏至簪珥釧佩衫襦之類皆以餼先生酒食至今沙谿市雅知有詩書師友之力者則母氏以也鳴遠公中道背母氏泣撫煢孤外支門戶產雖落所以侍白首翁者宛轉萬狀每嘆息曰大父在無為老故廢禮貧故廢甘不肖唯唯即一菜一鮭手擲上食春秋八十餘為州司祭舉飲于鄉鄉三老過翁翁命具斗酒宛然遺故吾母未嘗不應聲而至故曰母氏性安之予[illegible]余大笑無以應司韶性嗜酒與賢士大夫交意有所不樂如含[illegible]否必吐而后已少子垂髫畏逢掖負雋聲伯子雖未遇才頡翰墨照耿要東父子皆以文行重遠方名士輻湊歸之雖童僕稍衣頸帽欣欣皆有好客之色余每嘗以貧孟嘗目司韶司韶笑曰子無慮余孺子能為茅容而吾母不欲以草蔬飯客不能為陶士行而吾母必欲以截髮銼薦供客予之得與二三兄弟匪朝伊夕而毫無間言者其母氏之賜哉余曰審若過吾曹安所報母母春秋正七十請酌大斗屬一辭授司韶跽進堂下而還報千金則請俟異日何如

壽張母洪太君序 代

往明州張公由西曹拜松郡守初命下松人士走問紹興理何士抑士抑云張公事母孝其愛我松民也必慕且稔聞其里人云馮方伯爲女擇佳士得公丱童中馮夫人既爲姊每食必念姑葢公之孝刑于家如此已酉公莅松松大潦公遣迎洪太君太君曰我方徙吸翔觀疾走無以我爲念汝哺飢且不暇而暇顧老人爲俟歲登我就子祿養且以觀政成與否客冬洪太君渡江來公端冕郊迎扶輿就道辟除子舍甚潔每登馮夫人沃

盥上食太君食之甘眉睫閒津津有喜色已召公前曰試爲我次第奏治狀公謝不敏已而進曰松自大潦后斗粟至千錢兒徧謁當路爲民請命還發儲脩通市糴爲賑飢弭盜之備復設粥局者十八餘所客有言食廩多民且斃兒曰斃于飢與斃于飽孰是又有謂流民聚易而散難者兒應曰民以飽盜乎飢盜乎比時躬走窮鄉視爨汲嘗旨否又繼之散錢給粟而民始無大恐是歲改折之命下檄三邑平亭之西北得其十東南得其二而恩澤無偏頗者太君曰善歲不汝虐矣士大夫皆自好閒有以歲時筐篚相屬者兒一切謝罷之相安于簡靜而于造請送迎又未嘗敢廢禮太君曰善士大夫不汝瑕矣兒出西曹頗留心讞牒其聽訟寧速無緩寧晝無夜即大吏顯人不得置重輕出入于其閒太君曰善民不汝譎矣松士子媚文學馴行誼者不時延見與之討論經術又月課其制義定爲甲乙使小有所勸懲否則雖名雋詞色無假爲太君曰善士不汝譏矣里中節婦二楊其俎豆之所曰女中張許方遜志先生之血胤在松則爲之復姓立祠其門生故友保孤仗義者皆

祀享于燕寢之后春秋饋祀以爲名節倡正學其有典乎太君曰善人鬼不汝恫矣公委蛇謝曰孺子不敏是皆奉母氏教以庶幾夙夜于天子之成命頃者三載奏考而母適至又且與壽辰會母無棄孺子其尚有令乎太君曰吾深居官署中烏知民閒短長度此時民且播種而曠月不雨幾有旱徵有如循故事露禱民心騷然粟且翔踊其姑靜鎮之盍無停半月之訟緩舊甲之征而清三邑之獄乎若是則和氣薰蒸氓庶歌舞政孰有急此者而壽我孰有過此者松人士聞之曰此太君所

以有吾公也昔漢輔位至三公其父歲來省視公卿大夫皆上壽今省視獨太君在公以此爲歎然獨不聞裴齊賢母乎母八十餘封晉國夫人每人謁禁中帝嘉其福壽有令子手詔存問加賜絡繹今有公如此洪太君何患無此日請以此慰公而并以介壽觴之祝

白石樵真稿壽言卷七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八

祭文

祭荊石王相公文

古云千人諾諾一士諤諤自余事公而始味此語之無作憶當乙酉公批余文疑有仙骨恨羽毛之尚薄時與辰玉同應南舉同罷公車辰玉有志於再戰而余則決意乎蓬藋丙戌辰玉別余入都予裂青衿而招之云盍歸乎來相與逍遙從楊許于碧落公聞而笑是子也不鳴不舞無乃類羊公之鶴戊子領解辰玉向亨余遁自

若既而辰玉且譽且誹且戰且却乃寄書戲余爲李衛靖而公亦嘆余之不爲名縛辛丑辰玉上第馳語故鄉金羈玉絡公也笑迎幸衣鉢之有托何期家孫云亡辰玉病劇種種衰相如青天之忽散爲氷霰而春花委竟隕爲秋籜脫而司馬再相召命入洛人以爲慶予以爲愕未幾不祥之事與不解之謗遂彌天而大作管者登龍今者羅雀余再詣門慰公寂寞餘波及之幾不免躭躭之饞嚼然而心本無他豪傑所覺積霧浮陰漸解漸駁而公已騎箕尾而游冥漠嗚呼痛哉公忠孝簡于帝心羽翼定于　儲幄社稷大計非山澤之所能圖度獨其門無四知之金室無姬貳之樂不市恩不修郄不人才牢籠不名譽雕琢殘花數畦枯棊數着公自謂機心機事之盡忘人亦許世情世法之太略而不知者猶猜其退而營進坦而藏鍔老而强飯病而不藥及今蓋棺而果信公耶鄙之夢絕不及於平津之閤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夫老臣心迹不明猶望有朝議之是非如昨是非不明猶望有常情之恩怨如昨恩怨不明猶冀有天道之善惡報應如昨今天以摧殘人以謳詠門祚

凋謝予孫單弱三者一無憑焉豈月盈必虧果極必變咷不共笑窗不竝角卽公且不能逃盛衰之數而幽明古今原如此之混沌而舛錯者耶帝閽茫茫坐視爲塵鬼神憒憒似復相謔物情三變刼運五濁夫何言哉不如夜臺

祭孫雪居文

惟公起自世家出爲循吏早歲掛冠退有餘地季鷹達生仲長樂志豪舉沒身實强人意東皐之上花榭月臺曲折回互妙有化裁輞川清秘老而不埃錦纏綺席塗冊捲白擊鼓考鍾卜晝及夕舞袖歌喉老而不斁好客之癖聞於江東履綦如雲談笑生風坐上酒尊老而衰空爾橐則虛爾腸則熱飢寒借色交游借舌綴急稱[illegible]老而不絕名畫法書遠近購求寸縑是寶片紙千秋[illegible]閏長稔老而不愁耆舊共推風流自命中鐵俗情[illegible][illegible]律令恒化翛然老而不病爲火神仙爲貧孟嘗享[illegible]清得壽則康物情不姤上帝不殃與角缺齒伯道何妨況公高名無脛而走彼青紫者灰落公後誰彭誰殤誰傳誰朽快哉公乎醉我一巵

祭方伯張錫之

公性溫良氣容與畏壇途憚苛禮削廉隅鋤營壘與人交攄心膂與人談呼爾汝我醉欲眠類淵明之真率日出科頭似管寧之晏起至載東陽九年郎署與吳淳夫同寅而袖手不掌職方與崔呈秀同門而絕足不阿權貴大節皎然小心自喜何羨蠅頭何蹈虎尾看火焰之亂投咲氷山之徒倚觀察則清淨絕塵方伯則澹泊無水或賦詩或隱几解羽韡釋因繫栽野蔬灌庭卉哀[illegible]泥食單莖且嚌且歌爲湖山之蘇白方內方外爲春[illegible]之巢許飽用物之不宏庶遐齡之可擬何爲乎絕甚[illegible]道之兒并絕其中郎之女五日病危七尺已矣丹旐素旌返于故里空山蕭蕭空齋偶偶哭泣無人我淚如雨

祭馮烈婦文

余拜檇李丁烈婦墓歸甫小憇讀易而客復有以新豐馮烈婦事報者余曰此一部咸恒易也夫易之咸而必繼之以恒者何也咸爲艮兌少男少女夫婦之卦也故恒之六二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吉一而終也夫夫婦偕老最爲吉祥善事若馮烈婦二十二而自縊殉夫恐言吉哉余曰此正易之所謂恒也忠孝節義乃人道中之風雷何地蔑有烈婦不幸而得恒之重耳烈婦嫁裔道貧且病病且就殉非夫子凶乎夫死[illegible]萬曆丁未五月壬申而張氏就義於六月辛丑從[illegible][illegible]終非恒其德貞乎烈婦一死而郡人奔走告駭以爲奇非震雷象乎邑大夫與鄉袞孝秀爭爲文若詩誄之而遠近賢媛聞之咸咸心動矣非巽風象乎雷則震動一時而風則巽入百世雷風變而恒道成矣非吉乎嗚呼此馮氏一部咸恒卦也吾曹終日講易而不知有心易易乃在婦人女子可愧也夫可愧也夫

祭餓死張烈婦文

維萬曆歲次丁未朔日癸亥謹以首陽之薇娥江之水致祭于明故張烈婦陳氏之靈曰吾聞古之節婦或[illegible]面引鏡或務耳握刀或割髮表心或截鼻見肯非外遭豪强則內迫父母耳張茂才彌留之際烈婦以節許之父母不忍傷烈婦心慭然以白頭守節許烈婦矣豈不能須臾忍而竟死耶夫程嬰未死以趙氏有朔在張世傑陸秀夫未死以宋氏有帝昺在今烈婦誰倚乎有孤則保孤爲重孤無可立則徇夫爲重等死耳溺死畏死拼糟死盜賊毒蛇猛獸死五日不汗死七日不穀死詎若烈婦今日之死爲快哉村嫗竈婢以緩死勸節婦此若以蘇屬國洪忠宣勸人夫屬國十九年而歸漢忠宣十八年而歸宋娶自有天幸不當與人臣道也藉令數年之內不幸以他故死即不忍爲逆劉豫所留亦將爲降李陵所笑文信國被執就義稍緩太學生王炎午作生祭文以速之謄寫百篇榜之水陸通衢曰丞相欠一死耳今烈婦飲毒飲金縊之絕粒必從張生地下而後已既不覩蘇屬國洪忠宣之生還又不待王炎午之生

祭則烈婦之死加忠臣一等矣一死而後不辱張氏婦一死而後不辱陳氏女一死而九峯若首陽三瀰若錢江使見者心膽皆慄談者齒舌俱香感激義烈敬真一腸非止爲閨閫勸蓋將廉頑起懦告諸男子愼無負七尺之鬚眉而蔑百代之綱常也

再祭張烈婦文

嗚呼伯夷薇仲子李蘇武雪豈不矯矯絕粒哉然而夷也猶寄命于薇也仲也猶寄命于李也武也猶寄命于雪也且武則胡婦爲之左右仲有辟纑夷有叔齊夫婦兄弟一鼓一舞烈婦煢然獨身而已有勸生無勸死則烈婦之不食殉夫又非伯夷以下諸君子可以同日論也嗚呼奇哉嗚呼痛哉

祭檇李丁烈婦文

余讀嘉興郡志志節婦僅兩人耳蓋嘆而悲之夫禮義之鄉度必有奇節而委巷窶人婦或閭史不記國史不書式廬表墓闕如也人固有幸不幸哉丁烈婦端平巷中窶人婦也夫亡葬火烈婦年十七投焰者三父母救之堅不死數日翁與姑將强嫁之烈婦伏刀自刭不死傳以藥手摯之不死皮肉綴附一絲許號哭震裂喉斷竟死矣嗚呼異哉方烈婦之死也翁姑駭而走有小姑來視屍鄰里父母縶其髮屍上椎詈之不聽出業訟之官天暑烈婦不得斂吾友賀伯闇聞而義焉身詣巷中問其事事核爲解諭呼翁姑來釋小姑去凡紀綱襯襟幕旗悉無憾郡邑長與士大夫爭爲文以祭且醵金市壤葬之烈婦非特身名不辱且不朽矣夫檇李自二百年來節婦湮滅不勝數丁烈婦年甚少家甚貧一時老稚奔走告語郡邑士大夫哀輓而表章之者獨甚著人真有幸有不幸哉語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烈婦其何以報鄉之人大抵愚夫愚婦之死生如飄風游塵何關聚散惟節義之精靈英爽非殁爲神明則轉爲男子將

無驅厲鬼吞妖魅以清此一方民不可知將無再世更生爲孝子忠臣湯火唯命不可知將無生他方更干故鄉爲監司郡邑長整齊綱常捍恤灾患如同室之救不可知嗚呼是皆爾丁烈婦死後之責也雖然西子沼吳隨范大夫買臣妻去更嫁闒吏檇李至今羞稱之有丁烈婦慷慨殺身以張越勁則烈婦之報檇李多矣且以丁烈婦之故里中聚談或旁引其婦某女或嫁或未嫁或死或尚未死或不及笄或待年或貧賤格不得旌者纚纚追遡其年歲日月里居并及其父母夫之姓名如昨日事一丁烈婦死而衆貞女烈婦皆生則烈婦之報檇李又多矣豈必徵靈於烈婦之身後哉嗚呼深閨寡婦拭淚而施脂珥立朝大臣易姓而拖青紫下玷丹書上汙青史彼何人哉死而死矣

祭吳江張烈婦 崇禎九年

天王聖明責重司牧日照覆盆春回黍谷無使民間含冤夜哭吳江張子才高運促陳媛孤嫠抱嬰飦粥何物鷙鷹飛而攫肉輸賄群兇百方圖局中宵擄歸義不受辱詭託禁餉曾許療禿巧計難施送返父族邦君誤聽速歸于獄孤憤填膺訶罵詆觸甫出獄門遠訴請鞫佩刀斷喉頃刻鬼錄直指捐金含殮良木拷掠朋謀稽覈蒲伏一息游魂萬姓踏蹴祭奠如雲香烟滿屋行且臨聞入告輦轂表墓旌廬特祠尸祝或爲明神冥司禍福不旱不潦豐年雨穀或化厲鬼提兵水陸奴酋可殲流寇可逐何恨百年何愁萬斛白骨馨香青史瞻矚獻耶囑耶安施面目

祭陸文定公平泉

天有元神罔有元氣儲與磅礴百福攸萃德位名壽難曰合符古今疇兼惟公耦俱前茲辛丑爲士冠冕煌煌人文奕奕天選後茲辛丑爲國老更寵以命使享以大烹閱世則九閱歲實百晛宰官身過神仙曆維公道宇岳峙淵澄維公局度月皎風清不得而親不得而疎旣遠釣餌寧挂網罝不爲名尸不爲智府朱弦爲君玄酒爲母退也進基不考而最歷官七年生致卿位虛而實用功在不言啓沃寄如寅清穆然六十罷官人謂太早圖而善藏不衰厥實六十生子人謂太遲共保歲寒及子未衰天之福公可謂善巧公之承天翼翼小心偃仰林泉四十年多鬚眉皓白冠裳巍峩一茗一爐三豆三爵燕居游息執事亦恪邦君國人負牆以趨半面爲師片語作謨間演三車以娛四教德返嬰兒群狎鷗鳥比閭藍筍時出近城子孫祁祁觀者闐閭以公神旺占國有慶以公寡言疑國則病一旦儵然乘化以歸神輿尻馬杳不可追亦有壽者蠢爾木石維公之壽如泉灌澤霖雨之膏厥施一時泉深土肥百世賴之公今仙馭或

駐斗旁騎箕再來功業詎央所慊然者藐子後進是薦是携寄印先正予何人斯敢比老彭冀與吾黨勉奉典型

祭陸平泉宮保　代

人擬吾公鍾靈峰泖愚謂不然斯言太小五岳之光含爲大老非國非鄉天下之寶麟經魁上鶴髮如童年踰百歲位列三公立德立言朝野所宗廉頑起懦孰尸其功出處相時進難退易心迹雙清身名無累一子既成諸孫繞聚天不忌盈人亦稱瑞大瀛海中真如游戲釋曰吉祥道曰蟬蛻儒曰沒寧三者何愧觀公之化易哭而歌所不忍公有女匪他如攀高松而附女蘿松既蒼矣蘿可奈何遵公遺命不考鍾鼓飯僧千衆以代束楚瑤草仙都蓮花淨土惟意所如爰得其所

祭董中條

嗚呼洛陽年少賦弔湘纍長吉嘔心錦囊夜摧古來文人動罹茲禍抉秘抽玄真宰亦妬區區一第過眼浮名君家故物何至忌盈厄丁陽九年在龍蛇天實爲之君其何嗟勿謂無年名在天祿勿謂容死䰟依華轂大陸融翮見爾祖考或壽而康或文而夭玉石俱燔蕭蘭同擣曷問彭殤總歸幻杳二三兄弟燕市悲歌白衣送襯遶涉滹沱不爲楚詞而爲齊蒞奠君聞之長嘯夜臺

祭朱封公

天錫名山乃挺人豪若麟聚趾若鳳吐苞揆厥所自維嶽降神原原本本端谿先生酬漱典墳綦組雅道引繩而趨畫地而蹈辨析鹿角名播鷄林黃流玉瓚竹箭金臚滿公車抱瑟而竽郢曲寡和亶數則奇數奇且厄難以券得勉就一官卿爾雞肋繹帳春風青氊夜雪古有吏隱何妨官拙高標獨行本以逃名有子令望譽歸先生簪笏峩峩恩綸奕奕旋齎而躬俄報而德牀頭一卷花前一觴鄉之祭酒魯之靈光既臻五福胡靳百齡載乘黃鵠載游太清南國上公東方歲星千古不覩白雲亭亭太常之政朧額練川潔己養民折節下賢其厚宇下以施則先遂附末光道誼惓惓數年以來跡離異地肝胆可合手足奚啻格外相期國士見遇豈直通家實列子弟未及登堂徒聞報訃若翁即翁朐臆摧挫爰摘溪毛爰潔粢粢臨風遡奠雪涕沾裳

祭張封公

落落宇宙心膽罕同唯都諫公事予猶兄爾壎爾箎爾商爾宮嗟哉先生若翁吾翁敦禮蹈義金精鈇鍔蟬蛻塵氛鴻冥丘壑金之在壙璧之在璞能令少年立回淳篤能挽頹波立返淳朴至德未耀厥後克昌人倫麟鳳名世珪璋直言勁節青瑣名揚天生聖明推恩自出綸誥煌煌錦堂舄奕身被異寵得之若驚巾車恭履括蒼平生有鶴者髮有鳩者杖清酤長盈名花相向萬石家風羲皇以上壽登八袠捧觴侍養黃竹紫芝舞面康彊何期春風遂掩蕙帳嗚呼哀哉先生家食觀澤面縣[illegible]以子弟時從起居都諫言旋顧我則咲躬親斂含天[illegible]純孝某因先生追痛先君匍匐閈里莫展寸心負罪[illegible]曠予寧匪人注奠一觴不知所云

祭唐抑所宮保（代）

追維閣茂之歲公首是對自茲而後東壁文章蘭臺著述大者雲漢小亦黼黻栫厦嗟咨承華啓沃且領宮寮且貳宗伯既殫厥躬且以人事三分餘照以作人一闕大治而造士蒞極人間之榮貴窮詞林之盛事而人尤咨咨惜公操不見之功而未顯其施立有用之言而未符其孜所尤恨者三年東朝不夙則夜病不賜沐勞瘁予假淑問崴莪社稷有耔如海浴日若星從月日升[illegible]沉月出沒將來歌龍蛇而莫報未岩氣而新懸有鼎不實有梅未羹則公二十年席榮履盛不過紅光曆[illegible]而何足以慰公於九原也耶當公始進予典試役余之知公則以平日第見公爲諸生時呴呴讓言循循讓步好不旁錯交不外騖則以爲處子之守面似削氏行類瘦鶴時慵筆硯長避觴酌則以爲山澤之癯迨公之登仕也而朝曆日新全歸十年耳之所聞十倍于前有聞公雅志經時于一切朝典世務如乃遊大郤車驟熟路者有謂公屬當大計深居養晦而苞苴遂屏於萬里之外者有謂公綢繆親切竟日咲熙而自不敢干以私請

此其爲處子乎大人乎山澤乎廟堂乎余無得而相焉殆習員而行方形弱而神旺者耶今物望孚矣夢卜奚下乃一旦藏雷畜雨於名山大川之中而余顧以無用之身久留于天地未補之過轉望于後人此余之所以感然而長嘆也

祭唐元徵宮保

嗚呼人生何常造物茫茫廿年事業一挑黃粱總憶曩昔隨兄雁行兄僦城南桑戶葭牆蘭入東薪誰知國香貧有泰色咀宮嚼商寒鹽濁酒語必昏黃相視而笑富貴無忘剖玉三獻人歎夜光垂翅之翼化爲鳳凰錦衣東歸四牡乘黃彼其之子蒲伏道旁名位愈灼賓親滿堂能籌咲語爭道吉祥顧而事我凡色猶莊我亦道義惟兄是匡宮詹鄉譽朝與國防掀髯抵掌狂生不狂兄謹謝教書紳以藏旁及片語錄付奚囊兄之重我豈爲文章同心之言各有攸當兄有正氣如三秋霜兄有貞守如百鍊鋼兄有冷面惡員喜方兄有熱腸植弱鋤强兄照當空魑魅潛藏兄蜺升天野鬼跳梁安危所繫寔獨故鄉假兄相位度必見長正直忠厚造福無疆爲范仲淹爲司馬光天胡不仁殲此棟梁

祭楊石閭太史

嗚呼、人孰無友。心知實難。寸心苟異。離合多端。外雖膠漆。內實沙摶。和合之土。終必破丸。惟我與兄。終始金蘭。當兄未遇。蠹死螢乾。公車載牘。屢罷春官。憔悴低迷。仰屋而嘆。缾罄罍恥。對客損歡。余時過從。慰藉歲寒。代兄教子。粱藿共餐。啼哭錯沓。往往夜闌。逮兄再貫。視草金鑾。故人千里。我及羽翰。匡以道義。毋受世彈。兄藹謝數。書紳及釐。吏議鄉評。罕索垢瘢。兩人各龍。或飛或蟠。兄顯我潛。我無兄干。鍾再山林。彼此俱衰。病捐之際。覺盤桓。若言藥石。余心先確。猶冀神明。相予衰殘。何期別後。竟戢一棺。新堂未登。素幛改觀。氣象慘慼。道路洸瀾。余何人哉。痛殺心酸。

遲祭李思弦太守

惟侯言慈貌慈。心古行古。三月政成。奪我李父。卧轍攀車。以義得禍。借寇不能。樹碑道左。之子東來。如見明府。哲人云亡。自辰及午。今始知之。山川間阻。設位而哭。絮粱藿俎。萬姓傾哀。同余此苦。透骨清風。隨車甘雨。遺愛在民。侯或瞻汝。

祭沈侍御石樓（代撫臺）

憶昔先朝。 帝重翰墨。華亭二沈。入侍西掖。伯仲巨卿。天寵駢錫。人得片楮。貴居拱璧。數傳及公。實世其澤。志纘祖武。才高數厄。壯心無堅。飲羽没鏃。卒以名儒。脱穎通籍。拜官大行。飲氷齒櫱。駪駪四牡。每懷靡及。十年不調。六月颺息。氣恬意銷。雅忘失得。望重資深。爲邦司直。直道如弦。能補袞職。神羊觸邪。驄馬避跡。出視玉關。風行電擊。墨吏胆寒。偏帥股栗。 帝難厥任。延推屢格。借重豫章。先聲砰𥕦。衣繡鳴騶。光滿衢陌。何期中道。二豎

見追。法星麗天。隕而爲石。風雪殘燈。淒其古驛。嗚呼。宦至侍御。退若逋客。仕宦念載。家徒四壁。兒衿半青。鬢[illegible]已白。數卷遺書。寸心捧檄。傷哉痛哉。山陽短笛。

祭蕭宗伯文

嗚呼。兄長不佞僑四歲。少而執手。長而隨肩。函蓋相合。磁石相連。八十餘歲。毫無間言。山林鍾鼎。並峙人間。昔也吾兄。未登賢能之籍。儒巳脱屣于青山白雲之巔。兄不我迂。我不兄矜。戊子己丑。科第蟬聯。屢進屢退。游書畫禪。 神考拔之中秘。 光考列之講筵。今 皇帝擢寀臺。以備顧問。掌詹事而寓優閒。上書告老。服玉歸田。正席八座之上。疏恩三代之間。兄之祿位備矣。赤心默耿在龐。黃髮皤皤滿顏。驍驊三千里。郡邑拜迎于車塵

介觴千百歲。親朋填壒于道邊。兄之壽榮矣。禪毫[illegible]華大如椽。聯聯夏電。簇簇春蠶。四方借賡筆以衣食者。養妻子。鬻金錢。傳播于外夷絶域。流通于廣廈細旃。藩王中貴。曾不得其數行之墨。與半幅之箋。兄之名尤矣大矣乎。上公而進退不愆。享上眷而福履不鑴。與上壽而香山洛社。直與不佞平分清風明月之權。所未至者。宰相耳。宰相如小兒。緊鞋襪外。雖可觀。內實不快[illegible]九。璧碎十一。瓦全。而兄不然。枚卜命下。追綍召之。前[illegible]岡之錦而入。觸而完。素旌丹旐而旋。哭別于春明門[illegible]

者纍纍滿長塋大川而兄不然璿祠穢天下狼貝入衆山之祭虜騎薄都城倉皇烽火之煙而兄不然古老遺命或分賣香履于銅雀或番戒木石于平泉爲建者媚笑爲識者痛憐而兄不然兄亦何戀兄亦何牽祖京年穉未婚而婦翁如王太常者夙蹈其家範之端嚴雖予矜未青而名師敎之名兄輔之登難一博士弟子員賜郵　賜謚諒　朝廷必有耆舊搢履之惓惓而奚餘予孫陳乞與東帛之戔戔道裝入木道貌如仙關上帝于九閽謁祖宗于九原其生也順其歸也全老友陳杯攀告几筵高山流水琴斷無弦嗚呼痛哉

祭某公

客歲乙未再震者地客冬木妖火發神樹占史狐疑予嘆且謂邦人當之其應先萃俄報訃音翁騎斗去狩年彌第艾歲懸車出有民譽歸有道書不琢不彫若冲若虛憶昔高堂子夜清輝花籠步障香印糴瑜灯光破玉客履連珠公倚而咲光映鬚眉退賦百詠以序屬余公之憐才舉世無兩氣誼彌敦遂成世講巉巉鵲冠蕭蕭鶴氅樂哉東山抑何軒爽拂尾飾頭幸隨俯仰長公次公鼎立人上龍嶽長嘶猢愁悲喻草蟲之鳴亦復見賞

嗣予授經越水吳臺公亦高卧門掩蒼苔鷄犬相聞不相往來庶幾近之彼此無猜室邇人遠跡疎心密尚擬龍門載瞻鳳德何天不弔白日竟夕落梅在庭愁雲薶城風賽素幃淡無春色先慈棄予公吏捐客生我知我一朝永隔萬痛攻心百憂刺骨公有哲嗣予霄六翮飄予山癯酌水何日洒洒公前彈淚欲碧

祭潘浙厓

浩滔東溟湫灝停泓四公以生於皇嘉隆登明顯公四公以庸隆萬之間貂珥蟬聯四公以遐廊廟休休石畫弘猷公策一等從躬廉愼有忠必盡公無少遜越石楚金不言躬行無閒厥聲乳酪酥醍並爲世珠亦佩華瑤鍾鳴鼎食孝友雍穆是謂萬石拓落一官半老湖山是謂考槃坐而履豐沒而哀榮是謂考終以祀于鄉以範于邦以歸于藏泉臺之上三光無恙想見揖讓落日晶晶悲風冥冥公其居歆

祭歸季思

嗚呼季思初聞君名疑鬼疑仙繼得君實可聖可賢讀君之文傾憂以滌挹君之度鄙吝盡捐如空中雲如淵底泉雲歸無痕既妍以靜水流無聲既甘且冷依依若親醺醺若避不衣自煖不酒亦醉一試公車再傳童子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葬毋以還遂與世絕木榻一匡蕭然百結紙窗呼風圭竇捲雪囊無剩錢壞無遺蔬案無退筆皮無藏書兀然一身神明與居誰應門者長鬚異頭人謂君苦君神休休人謂君矯君行油油所貲既廉致用弗酬斯人斯命天也曷仇念此人世顛倒五濁紛豺言骨蛻蜩競肉誰筴龜靈實槁蟬腹逆風而蛻永謝世羶清虛之府別有綿邈

祭吳江沈母

百川東折，滙爲太湖，誕生邦媛，女而丈夫，曰嬪德門，令儀孔多，聞雞薦蘋，繫馬刈芻，鬼神雖歆，賓客則那，閨門之內，履父蹈矩，嘻嘻不聞，穆穆風軌，澤及矜稀，物勤筐篚，筱爾司箴，用對女史，國香入夢，文胤代昌，丹穴哺雛，鳳鳴鏘鏘，伯也主爵，啓事有章，仲也秉鐸，士罕留良，叔也執殳，衛我封疆，文武晝繡，雁序一堂，珈晃琉珠，帝寵未央，望雲陟屺，相繼懸車，花明石暗，二子扶輿，飛絲奏雨，駐爾春暉，彼居巷者，寧無恧而，方夢詠麟，俄驚賦鵩，

宗姻隣嫗，走而聚哭，我遡徽音，嘆母不復，鱸炙孔苴，尊酒初綠，酬酒吳江，殘楓漠漠

祭常熟趙叔度

嗚呼，義兄期我，信信宿宿，何以留連，虞山之麓，何以供養，香清茶熟，爾時青院，冠蓋雲逐，我謝令君，退守空谷，今乘素車，乃拊兄哭，遺言在耳，遺容在目，松影泉聲，傷心感觸，嗚呼痛哉，余憶庚子，授經瑯琊，兄亦避讀，寄迹外家，一見驩然，兩心則遐，我實兄瑜，兄不我瑕，始而論文，賞嘆靡已，深造之言，心精詞綺，嚼徵含商，飲羽沒矢，吐沸咲談，可拾青紫，既而論事，如石投水，抵掌古今，洞徹骨髓，屈指交游，推見清標，奇岸磊砢，偉哉男子，久要

論心，幾忘爾汝，爲人急難，靡憚風雨，泣血相明，義格神鬼，惠周布諾，懸於片語，吳關客歲，夜談扁舟，鐘殘霜冷，兄不得留，豈期此別，遂訣千秋，嗚呼傷哉，人生實浮，恭惟少宰，手摩豺虎，投荒召還，有譊 帝所，忠憤填胷，罷無一吐，末了之事，待兄而補，何天奪之，氣竭三鼓，猶顛伯季，振其遺餘，衛寡及孤，泣血漣如，城有故廬，篋有藏書，清白家風，亶惟留畲，嗚呼傷哉，乾坤草露，勳業荷珠，古來賢聖，誰其久居，况此末世，對面九疑，煎若周渤澥，若劫棋，皤皤黃髮，蒿目攢眉，疇如兄哉，神馬尻輿，

祭王元美大司寇

我明攘夷頻還二曜獨於文章殘氛未掃奈何崛起金力芟夷譬之勝廣斬木揭旗以待龍隼非金其誰公與于鱗焚舟而濟初爲敵國晚難兄弟公之盧左亦有[illegible]意以大事小萊羨必祭侍玉皇案遂稱黃冠公不黃羅胡寧不仙遊金馬門遂稱司寇公不司寇胡寧不朽[illegible]亦無意處亦無心若空嘯風若山吐雲至人之迹孰得而尋儒者治外二氏治內彌縫其間兀然一醉香山子瞻差足聯類香山老矣猶恨無兒公之家庭玉樹參差

子瞻牟生頭白窮海公擁弇州得大自在斯文行世大不可量地峙五岳天揭三光施及重譯以暨梯航家[illegible]戶誦公亡不亡采蘋采藻稽首中堂公乎歸來來自帝鄉

祭徐文貞公

相公之生騎日御月鞭雷策霆前翼後衛下離天門相公之度春風孕和冬月遜温未琢者璞不雕者金相公之學飲流酌源披華茹英洙泗之壇濂洛之庭相公之文吐納雲霞杼柚星辰金匱丹書石函洞經相公之功心繫　九廟德奠三靈龍袞補闕麟閣繪形相公之子鳴鸞佩玉綰綬垂纓三槐夾葉五桂繽紛相公之孫舒句雪翱翔青雲繩爾祖武世其家聲相公之歸[illegible][illegible]圖書洛社栞樽巍矣國寶卓然鄉評相公之壽豹文[illegible]

變雀算彌尊黃封紫誥飛錫玉京何不昊天億萬其齡爰揮羽翰爰曳霓旌躬返赤霄神遊紫清天地震悼[illegible]人涕零林木若號禽鳥欲鳴某也宮牆私淑兄杖親承摳衣梓邑憑軾棠陰覩乃聖矩剽其德音揭月而示某喻其明懸河而流孰究其深拜謝公教敬以書紳玉帛既倒氷谷無春感深國士淚灑哲人禍毛匪茹江尊再啓酌此清酒奠於歲星

祭韓懷愚給諫

古人定交厥多古道得一端人告於禰廟余與求仲詛亦非淺拜父登堂未敘斯典曩翁八十客徵壽詞余言不腆以佐酒巵公醉點首是實知我隱德若心得子而吐知公何如爲吏而猶有三不恐格於鬼神不恐屑法以戌羿人不恐曲筆以汙正人不恐黷武以殲猛人善積慶餘聲聞帝座求仲兩元職斯之故賀者在門公避不驕姤者入朝公咲不咷時駕鹿車時擕魚舠花香月白水澂山凹事久天定公論洞燭青編之矢棄玷拱璧玉有定價玦化爲環環賜在邇翁去何遽吳興素封闔翁也甲檢黙遺貲充槖槁葉生畏人知歿乃見廉凡百君子無信人言我是醉翁莫敢筐篚清白比德一杯蘋水

祭顧仲庵司馬

嗚呼將相公侯草腐葉零伊誰七尺繫國重輕於鑠顧公實惟干城九重毗倚四夷知名目若閃曜貌若天神高談雄辯能驚四隣沉謀英槩能奪萬人聲色不動嘿殲浙軍公曰肖甫有張中丞七子詞場跳跋縱橫公曰弇州有王先生建節鄖陽談咲胡塵半臂不動斗極長尊經略朝鮮肅清海氛後事之師以付諸君鼓刀而藏口不言兵帝則咨汝無踰老臣爲馬端肅爲王文成天何奪之失此巨星某本布衣恥謁公卿公乃先施手札相聞生死一面終負幽冥嗚呼哀哉誰能如公應敵設變指揮若神誰能如公胡羅異種厮養家庭誰能如公財帛糞土分賑親朋誰能如公位登制府産謝中人[illegible]德則偉食報未盈以嗣以續端精二卿

祭王冏伯吏部

今游內屈指世家曰瑯琊文死曰弇州而前未有擢解額者自兄始未有官吏部者自兄始兄非特不愧科名而抑亦不愧司馬公之孫與司寇公之子節俠塡胸交情透髓片言懸合則頸可刎肺可揭傾蓋而遂稱知己若其不然則霹靂戟指不能少忍如下坂之丸脫弦之矢益習兄者信其無他而驟接者疑其一意孤行而無侶故甫登要津遂放黜於田里人望益歸三召尚璽若幸而咫尺之命下兄必援茅連茹進群龍而驅狐鼠朔

天不莚遽奪之紀朝野皆嘆兄惜兄而不知兄之瀕於死者數矣昔在儀部爲　東朝爭冠婚爭冊立幾欲濺血闕下以成希世之舉兄激欲死妖書之禍斷頭脫而履虎尾兄怖欲死恩遣爲民短衣蟹帽策蹇驢而同窮旅一飯數驚一夕數徙兄愁欲死同心諸賢連雞不飛寒蟬不鳴而皆圍圉馬蟄伏於蓬藁兄憤欲死欲死不死而今且死吾不意兄之壽遂止於此皤腹登背帶腰不移聲洪而狀偉可以不死經營乎花木臺榭及於鼎彝圖史心斂而志得可以不死小物克勤壯心未已高談生風落筆散綺神王而氣揚可以不死可以不死而死吾不意兄之壽遂止於此魏夫人未入土兄不當死季安人未卜壤兄不當死弱女未嫁託孤之子未婚兄不當死性負剛氣多皎皎而錚錚腹無媚骨恥諾諾而唯唯天下想望兄之出以扶正類以定國是兄不當死不當死而死吾不意兄之壽遂止於此嗚呼豈所謂慶弔相伏盛衰相倚豐其枝者弱其幹與其角者缺其齒者乎幸而有子丈夫直腸快語以赤手治喪以苦心事母交廣則金湯有人族大則鼎鐺有耳含飴則家有

芝蘭典藏則門多桃李何目不瞑何事不理兄亦宜長嘯於九原而追隨乎二美况長安如奕棋人生如傀儡何愁何怨何嗔何喜何彭何殤何仙何鬼又何必紛紛於是非之蕉鹿戀戀於功名之槐蟻請浮白大笑而罷凡生平之交盡於一訣

祭袁非之太學

維我非之可友可師生若故常歿乃繫思少紓父難饋斯橐斯羊腸虎口奉全以歸晚錄父集朝斯夕斯蛛絲蠹腹辛全以遺新安新建為公祭酒方拜三公書不一走元徵開之為公社友既歸九原時挂其口公節而俠公正而厚公狷而狂公孝而友才高不售數奇不偶于上公車人涉卬否乃課菑畬乃稅山藪較雨量晴占河望斗凡君所至無問鄉城老稚攢匝側耳以聽望而知之必袁先生以公之椎入對　九重借箸畫筯必移聖聽以公之餘出使虜韓口折舌擊必申國威公時[illegible]非公人則是州郡之職未獲少試公不闕天天則公[illegible]其生也奇為天下士其夢也奇為閻老子客歲之言今猶在耳不遇何悲不永何畏公乎有靈許我一醉

祭郁伯承太學

四月纖樟石湖樹杪得君衆中喜出意表揮手別去各自山行明發遇君支硎太平君鬚若霜我髮如雪感歎踟躕向晚難別誰料此時遂成永訣嗚呼痛哉世孰如君夔夔事親槳肉捲豆製采童稠世孰如君友于兄弟去必分丼來必設醴世孰如君性癖異書抄寫護藏若寶璠璵世孰如君好客不倦投轄傾釀挫產靡怨世孰如君赴義如歸梆鼎膂矢入賴解閭世孰如君多聞直諒片語違心眼裂髯向初與君者似亦難堪久而有味若蔗為甘勁而靡他若松耐寒時露風流中多檢押畫談善噉無一死法胡疾而逝星飛電霎曾不待簣斲不待鍾嗚呼痛哉浮生若寄修短何常君本達人長嘯奇鄉吾不釋者知己難忘誰護我短誰容我狂誰定我文誰聯我床久要之語竟委道旁靈兮歸來歆此盈觴酸風兲笛腸斷山陽

祭包[illegible]甫門生

吾於病中忽聞子訃浪傳得真起床幾破痛絕心肝酸淚無數擁疾轉篤三月僵卧哭子遲遲職此之故吾昔與子益有三願願子元魁子取如券願子廉吏子茸蔬飯願子名臣子官鐵漢循氏之譽自楚遠來意子考選非省則臺子視功名如風中埃子視權貴如灶下孩豈惜正言閶闔可排豈惜任怨車輪可埋進能致身退能乞骸用物甚約天不予栽與世靡競衆不予猜何期中道摧天下才客魂旅見朝野纏哀嗚呼痛哉昔與子別

握手虎丘三湘一去僅托書郵子視我隱齒剛舌柔我視子出宰絃無鈎愛惜晷光爲千秋謀反窮性命爲玄氏游咲指青山相期白頭白頭未終黃粱已熟咲乃尊涕老反少哭九閣安知百身莫贖子弟實佳子當瞑目包氏有人堪繼孝肅

祭楊洪園侍御

我公居鄉則淡泊寧靜立朝則忠厚正直臺中呼爲真御史吳下推爲真導師急流勇退於璫燄之先講學藏道於湖山之下出處無玷心跡雙清吾無間然矣頃者　聖主乘乾明時開泰議者方將推文章之宿老禮樂之明卿以展八面之經綸以備　九重之顧問而不意脫屣辭世騎箕上天寧獨鄉邦之不幸亦朝野士林之不幸也若某之痛心則有更進是者某本小人未聞大道公於巡方之日特疏荐揚願其連坐幸而留章不下

某亦得逭餘生不然且將披髮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自來天道忌盈人情責備忽以不急之事加於至不才之鄙儒衆目睽睽胡可掩也衆口呶呶胡可扞也無過之獲謂之禍無實之名謂之盜公推轂過情其獨不慙欲死懷欲死乎數年以來公與某蹤跡甚疎而洞察本懷甚悉嘗謂董思老云今而後知眉公絕意進取無所緣飾白駒不可縶黃鵠不可馴也至是公稱真知己而某亦不屑以感恩待公矣昔者徐孺子嘗謝太尉黃瓊之辟瓊卒孺子負糧徒步走江南矣雞絮酒設薄祭而

去。崔司徒欲屈睦孝。投詔書於孝懷中。孝不顧。崔孝發素服受鄉人弔唁。此非古人報知己之已事乎。其余盡開門受弔。雖未能遠同睦叟。而炙鷄絮酒。亦庶幾不愧南州。自今以始。惟有祓濯餘生。保全末路。無以國士負公。無以知人累公。此某之終日若惕。永矢勿諼者也。余知有靈。其式鑒之。

祭陳滄海觀察

往公春秋七十八十。余操文而祝之曰。如元城不通致府之書。澹臺不涵子游之室。公以竹素堂集徵敘。余操文而敘之曰。公三鼓而氣不衰。百戰而闘尤力。老筆紛披。如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帝之劉夢得。公咲以余爲知言。而余亦自附於通家知己之籍。其未盡公者。公能散千金。活溝中瘠。公能掉三寸。解里中阨。公能急窮交。解衣推食。公能引後進。倒屣設席。公能傾北海尊。公能延南州客。門停米家之船。園卧到公之石。載詠載觴。歷

朝伊夕。其氣則萬人必往。其介則三公不易。雖是非太分明。賢愚太揀擇。口不諱雌黃。眼不移青白。而實則皎皎錚錚。使纖鄙爲之汗顏。腐韋因之有骨。其抑古之義漢。而邦之司直乎。公之存也。可以砥末路之風波。公之沒也。反以叢不情之鋒鏑。更何怪乎毀巢之梟。與同舟之敵。孝子孤㷀。憂心戚戚。尚其相之。以保元吉。天定勝人。終成完璧。

祭殷方叔

古者六十不踰疆邪我來哭公厥惟同調憶昔丁酉授經秀州如蘭之交迺焉寐儔側聞高賢曰殷方叔栖寄西郊揭裘草屋杖策訪之讀靈光賦爛然天眞居然德素既得其父復得其子父子挑燈丹鉛經史隱德升聞多長者車生皆立傳登邑志書遠近男女延以祝疾窮巷陋居傴僂以入況有立起淸羸益章葷之賓筵祭酒於鄉溫溫恭士謙謙吉人身名俱泰洽比其隣友愛諸季孝養太公諏日卜壤安之玄宮是咨是謀則惟我[illegible]公辭我山我辭公室折粗什尊累日及夜忽剔三年公作逝者嗚呼哀哉伯承郁子號貧孟嘗二三兄弟畢集草堂郁既蚤世子復繼之落落辰星元雅鮌師叔祥懿親南北各半觴咏之會幾不可紀我亦老矣齒豁頭童袖手炙背爲圃爲農死非不朽生亦何適得全全昌公實罕匹亦已焉哉歆此一滴

祭包心章

我之交兄蹤兄大夫忘年忘分小兒見呼兄遂買棹訪我菰蘆人生之樂莫樂新知兄之知我非止文詞覯之所愛兄亦愛之從此與兄吠而莫逆兩無愧心亦無愧色歲寒之盟歷幾無斁何期須臾奪以暴疾考鐘鳴鼓叩神露禱不獲所請中道而夭人孰無死兄死何早人孰無死兄死於孝兄乎足矣夫復奚悼所可痛者兄有遺書塵積滿床所可念者兄有遺儀影乎空堂性喜義俠解紛息爭誰如兄者豁俗千城性喜好施賑孤恤寡誰如兄者爲人外府以兄之器芙蓉寶鍔千金未售神銷光落以兄之才桃花寶騎千里未馳羇枯纓墜容歲仲秋落羽南旋我來撫兄手跡一編歎息不遇壯士無顏我心許兄梓之以傳剞劂甫就竟焚柩前嗚呼哀哉兄既先逝長蹈復殁朋好幾何零落殆絕譬彼中天曉雲殘月感念君子百憂中結

祭何太老師

相彼時雨膏沐人寰孰隆施是雲出名山相彼流泉以灌以溉孰委輸是源從大海吾儕小子事師有年孰闢先是教本家傳於穆先生心古行古吾師得之性禀鄒魯畫地而蹈循牆而行吾師得之溫溫恭人早擅一經曉酬六籍吾師得之鵲起鶴立誼敦老友澤急窮親吾師得之熱腸如焚无妄笑言無輕臧否吾師得之黃中通理不設城府不立藩籬吾師得之光明坦夷獨秉直心邁種隱德吾師得之以昌世澤世澤方滋草木猶著

良果垂實克大厥家惟師與仲爰及名孫五色鳳彩千里龍文花照金罍月籠玉樹舞袖翩翩式歌既醉爲嘗靈光爲鄉祭酒樂哉未央百歲非久何爲忽忽日迫崦嵫匹腸攻骨哀絕吾師凡吾及門淵源道重後時舉觴恐觸師痛荒日淡淡寒風綏綏酸涕入地靈兮來歸載翕載張彷彿舉帷紙錢不散逼信葭灰

祭學憲包瑞溪

嗚呼吾公竟至此耶悠悠人世其足恃耶憶昨客冬別公言歸徘徊中庭霜月滿衣問余來馭燈以爲期十三之日猶勤手書何知訃音旋起須臾何知永訣乃在河湄嗚呼哀哉知公如此恨不當時抵掌促膝知公如此恨不在坐嘔心盡出知公如此恨不同遊青山白石知公如此恨不徵歡未絃錦瑟知公如此恨不逍遙扁舟竟日知公如此恨不咲談清燈彌夕嗚呼德無全福仁無全壽賓嘗驚疑余哀獨疚孰知吾公忘年而友孰知

吾公忘形而久孰如吾公知余不苟孰如吾公望余不朽家人國士知己感恩乾坤落落罕見此人鍾期絕調鮑叔孤坟一腔血熱千行淚零何以報之皦日寸心書聞斯言賢子若孫其以微忱告諸恭人

祭孟澤夫

嗚呼、藏舟於壑。執之能守。夜半有力。負之而走。所負伊何。澤夫分手。訣絕以來。月四十九。憶昔好古。紬討二酉。憶昔酒後。烏烏擊缶。憶昔掀髯。肝腸欲嘔。憶昔附義。五內可剖。憶昔談禪。若獅子吼。憶昔窮玄。若猶龍叟。憶昔賑施。心必應口。憶昔論交。要必白首。請事斯語。昔者吾友。何期今日。柳生於肘。賦作子虛。化爲烏有。以奠以泣。吾澤夫知否。君而有知。見我一觴。其恐舉之。君而無知。即此一觴。酬亦何爲。我將求君於延益堂。素帷朱旐。空靈翕張。我將求君老親之側。但聞悲嗚。不見其迹。我將求君谷水西園。野鳥哀啼。桃李不言。我將求君金陵白門。六朝絃管。嘯歌無人。嗚呼哀哉、君竟何去。上下求之。碧窮天地。徒有遺書。蠹魚章句。徒有遺胤。雪涕如雨。嗚呼澤夫。而今已矣。

祭黄貞父學憲

六橋三竺。辟若園池。不有主人。孰領略之。平泉、輞川、非粉則脂。公於湖山。狎若綿綦。一壺濁酒。三百枯棋。風花雪月。日日有期。客來公出。公去客隨。名僧揮麈。名士執箕。琴簫畫舫。閒擁皐比。生斯長斯。歌哭於斯。宦路難平。夸者自陷。炎炎易冰。切切易緩。雖有濃擅。不如簡淡。幸公當時。不爲臺諫。南曹建禮。西北秉憲。徐步周行。自牧竹節。桃李不言。蹊成自見。良玉耐焚。純金耐鍊。長嘯歸來。烟雲滿面。福者洞天。靜者得占。繡虎文昂。換羊書[illegible]。弘獎風流。在其月旦。紛紛世局。屢戰玄黃。公也旁觀。獨濯滄浪。不知田竇。曷問金張。鷗閒鶴懶。鶯峙鴻翔。愛時有涓。江湖恐忘。勿弔張讓。何損和光。勿訛南園。始遂清强。斂遺正氣。歸之浩蒼。荏苒改歲。公在蓮鄉。有劍未挂。有絮未將。素交之誼。老淚千行。其淚伊何。凍爲雪霜。孤山梅畔。欣我一觴。

祭徐孟孺

世有良驥實惟龍驤乃不騁乎康莊世有俊才實惟棟梁乃不搆乎明堂世有隱君木之豫章馬之飛黃乃不遇乎匠石之與孫陽漢有孺子魏有偉長合二子以並駕蜚清名于四方如鵠之起於菰蘆如鳳之鳴於高岡如天半朱霞之掩映如雲中白雀之騫翔何期黃絹竟秘青箱少有志於金馬晚闇然而豹霧黛眉如月入室見妬操琴吹竽數奇蹇步畏風塵若含沙不敢屑足於當路慨雞豚之不逮茸結廬以永鋼泌水衡門焚香高枕偶寄興於蠹編終下楗而蔬餐方聞龍卧忽驚蟬蛻騎箕尾而上征望玄扉而策轡何二竪之不還極三尺之永祟通德之門窒消蘭蕙高隱之廬甬埋蓬蒿瞻仰清風挽之可繼方于旌之在郊乃溘焉而仙去用君家法生芻陳祭恭言哲人臨風結涕

祭王和石（代）

震澤之脉蜿蜒而東滙爲婁水靈秀所鍾譬如大川必生蛟龍蟠結人文聿生次公公與吾師兄弟師友節義文章千秋無偶金溪二陸眉山兩蘇求之古人庶幾其徒立幟鱗經聯鑣雁蕈蕙吐蘭芬金相玉質含香儀部握鐵銓曹斗山愈重月旦靡逃視學中州清標外著桃李無言蓁莪有譽忽思初服遽爾懸車載壎載篪其樂何如君子道長尺一屢下縉紳拭目行不俟駕公乃家食堅卧如前雙枝玉樹旖旎當筵甫抱神駒遽殤固寶公亦隨殞徽音俱杳嗚呼樂天伯道莫恨無兒夜臺父子猶及見之名位壽考莫恨早嗇封樹鬱然而發孔碩白楊瑟瑟黃日荒荒送客如雲幸奉一觴

祭王太夫人

嗚呼衆人之母賢不出里宰相之母至閭人王若賈黃中召母禁庭賦詩賜坐頒賚頻仍若張齊顏母亦八十手詔存問帝歎福德我嘗以此壽太夫人詎予相公寘社稷臣金張紱綬丙魏同心外朝減樂暮餽却金無令養名而各借名務渙小群而成大群婉諷衆心曲回睿聽陰霾忽開斗柄斯正飄然拂衣假給歸省公謂東山可以長請家席未煖使者屢宣首柄國杓召對御前天光下霽喜動聖顏扶母遠來忠孝兩全溫諭如此恩寵爲極賈張二母瞠乎莫及相公感奮繼之以泣矜翼帝儲旋乾夾日言路肅清邊海寧一功成脫屣謙著循牆板輿東旋爲樂未央何期婺宿中夜無光公寡孺慕搥拊欲傷嗚呼有子名相有孫列仙若太夫人可以解顏辰玉名行卓爾千古若太夫人而氣亦吐誰無百年或訃長安素帷丹旐山霧江湍凌兢雜沓子里閭關惟太夫人而發孔耳又若潤州忽遘百憂熾炎下灼石折金流如問水濱而駕膠舟惟太夫人樂哉首丘某等世忝通家國士見齒聞母之喪哀不能已絮酒家風

有徐孺子梅花一枝以代湘苹

祭王文肅元配朱夫人

兩宮駕教南國化覃夫人叶運德耦太原　慈聖上賓驂侍列仙夫人攀馭澹然人間婦以夫貴則惟相君寵以　綸音火藻龍文毋以子賢則惟辰玉天半朱霞雲中白鵠毋以女親則惟曇㚲環佩珊珊麗於家庭事靡專制或贊或規誕彌吉祥爲仙爲儒五疇萃止四德攸宜生榮死哀夫亦何悲余所悲者辰玉至性三婦早亡未展温凊弃捐諸孫勞毋動定若蟀緒耳若蕪甫雛恩斯勤斯癸心孔多上相之家菽水非孝辰玉非征酒淚就道言念病毋心動肉跳秣馬脂車以嚮倚閭曉而問毋支枕月餘朝夜暮撫計出靡所願禱上帝爲厲殺我請代不從奄爾下士嗚呼痛哉辰玉寡交久而睡余十年之間蛩蛩距虛予之所愛毋亦愛之遺言如在餘德可思昔與辰玉細語夜央燭花欲燼筐果頻將夫人傳命言多舌枯雞既鳴矣早從則那昔與辰玉讀書支劍仰卧松影俯漱泉聲夫人傳命山風易寒尚慎旃哉重裕加餐閙余至門醴酒盈尊聞余還里夙戒行李拜別非久騎箕西歸今來堂上風戰空幃痛我先慈忽先朝露辰玉繼之亦遭大故兩人同心命亦同度生何不辰並此摧挫辰玉賢者永耀九泉維余孺子報毋何年泣奠一卮閔默無言

祭郁太夫人

古人定交如子姓行擔簦千里拜毋登堂維太夫人若毋猶毋不及捧觴竟陳絮酒嗚呼哀哉吾哭夫人微獨閫德有駁孫千爲余金石氣誼節俠干五色雲才鋒韜略空千里羣初以風雅頗稱同調既披腹素習毋陰教聞鴞治績雞鳴荐蘋相彼君子循吏儒林秉禮蹈義肅如朝典有穀貽孫爪瓞斯衍燕謀奕奕翟髮蕭蕭安期之棗金毋之桃何不百歲或歌或醉鸞鵠未來軿車忽御白雲謠冷黃竹歌沉迷離殘雪慘淡冰燈嗚呼哀哉齒踰八旬不爲不壽身閱四世不爲不久玉樹琅玕參差戶牖況其長子尤稱不朽毋目已瞑毋褰已甘桂花在几明月在簾蒼顏老骨清香滿天

祭徐毋王孺人

木必有本水必有源不知其毋請視千賢伊子云何絕明行修衡門泌水耻干諸侯有雀在羅有駒在谷孺人曰足生干不辱有羞匪胄有衣匪璉孺人曰安食吉且甘嗟彼縉紳顰眉楚楚與貧賤仇如撼猛虎豈意孺人而氣則吐豈意今人而心則古風雨機絲雪霜燈火髮若飛蓬心無荼苦方將令儀指不再數黔婁之妻和靖之毋採西山薇僅堪一豆酌南山酒僅堪一斗處而進之爲孺人壽何不百年柳生於肘青鳥西歸白雲東逝在南岳頭在瑤池口其與之子嘔肝露腸宜如昔人拜毋登堂乃從計後竟負登觴唱薤葉歌蒸栢子香靈輿可招來格洋洋

祭王毋魏夫人

我思古人交不易得一言千秋比於金石拜毋登堂起居而息其於諸君誼亦匪淺布衣之交未敘斯典然聞徽音毋實賢媛惟雅渠公名德令聞而我淑人爲其女孫惟瑯琊公列仙文伯而我淑人爲其元匹能以鵲巢贊助羔羊坤厚載物元吉黃裳再以樛木弘衍瓜瓞庭下參差蘭芬玉茁世祿之家鮮克有禮而主蘋蘩惟筐及筥庶人之婦賢不出里而德升聞　綸書至止刲薦給客挑燈課兒視子猶子恩斯勤斯駕部長君上書請

告非擬宾殤志在烏烏婆娑綵服逍遥板輿爲樂未央遽爾言歸嗚呼痛哉其咨仲春先落見背雞骨半枯鶴唳盡淚今聞訃音感動五內進謁几筵泣無乾地凍雲不解春暉已斜紙錢獵風寒掠窗紗靈帷翕張遠耶近耶孺子酒薄侑以梅花

祭顧太君

余讀家人卦而有感也曰閑有家曰嗃嗃終吉夫閨範無事他奇一嚴重足以盡之而後世明粧袨服好爲艷粥視媟語好爲佻寶車畫船好爲冶游以一輕而失百重勢不可復反始則識者嘆繼則咲已則里婦習爲故常甚且慕而效之矣如顧太君者千萬姓而不一覯也太君縣吳江鄒氏曰嬪清宇公清宇方以素封豪江東而太君節衣約食彬彬以恭儉德素先之自少及老不聽家樂不窺家園不御樓船不登山入廟爲結隊踏堤

之游即里有懷璧貢珠師尼巫覡及見鬼人等直杅之戶外而已青衣侍女直課之札札弄機杼而已此其難難在正風俗弘關雎之德以逮諸副而後嗣昌普鳲鳩之恩以撫子孫而恩禮一此其難難在齊家庭清宇公捐數千粟賑饑捐十萬金之義田贍役而太君慷慨無吝色從臾無後言此其難難在救桑梓吾故曰如顧太君者千萬姓而不一覯也昔漂姆進一飯於韓王孫其後王齊而贈之以千金草澤老姆進一豚於劉道真其後爲吏部郎而超用其子至富貴今太君清宇公交相

為德豈直飯豚而已哉而飲德者何以報也松人莫能報而其敢代報之以斗酒杯羹太君其咲而來格來臨乎

祭錢太夫人

曩毋七十客徵壽詞擬俟明歲八十為期不腆之言請佐酒卮轉賀為弔忽以訃馳嗚呼哀哉武塘名家錢最舄奕爰求良耦毋實世德卜云其臧納以雙璧來嬪君子且讀且績豈無紈綺身曳大帛豈無粱肉口饜疏食折節恭儉嫺於內則程督文孫遂振六翮次公先登能軾筆輿治兵督餉節塞尾閭長公廷對卿雲爛如玉皇香案金馬秘書紆青拖紫車丹轂朱轂子食子原本慈闈靈萱晝永寸草春暉帝謂毋賢雝雝肅肅清類鷖鳧

介同疾風錫之恩綸以介景福有赫龍章有儀象服德矩教家素風善族人外華胥閨中名宿女憲毋師日月未央何不百歲溘然云亡停斂罷杵遠近興傷矧余世好涕泗難忘斧冰作糜累絮漬漿白雲去遠青鳥來翔西池南嶽縹緲微茫

祭范長白學憲元配徐安人

三吳之族范最爲奕文正忠宣難乎其匹學憲繼之聲皇義澤爰求良配曰徐世德有女君子納以雙璧少共虀鹽如負縫掖挑燈下帷遂蜚六翮爲司馬郎老將執戟爲滇中師諸生郗席所至冷然飲氷茹蘗則惟安人最以清白大祭大賓寸田寸宅米鹽酒漿筐篋刀尺外無耗費内鮮佚籍撿括娟童廪廪受職時分餘豔遊於子墨妙解文章尤工詩律桃李無顏芙蓉奪色既工書法晉唐入室其秀可餐其翠欲滴亦有家山揮如萬觔乃構仙居重關複壁古松流泉盤礴其側白玉鏡臺案砂筆格氷繭新箋綵鸞妙迹字値千金花叢九錫逍遙人間霄賓煙客去歲己未春秋六十祝者奏詞鏗金戛石何期靈馭遽返真宅道韞罷詠茂漪擲筆風咽紫簫塵緘寶瑟曇花絶種蟠桃留核絡緯遺音一誦一泣

祭琅琊王敬美元配章安人

琅琊二王主盟當代兄弟之國龍門所在勝流如雲連軫接蓋余非賢者頗識其大家風之美安人是賴憶昔司馬爲相所鶚孝子吽兢聲聞於天義不及顧遑問舍田安人拮据百責仗肩澳洗嚴姑徐納索饘朝論日中公起郎署督學奉常俱强人意安人相之永有終譽爲文苑宗爲清白吏公之好客不減弇州晻園別墅酒政詩籌安人相之傾釀具羞取辦咄嗟無慫乾餱亦有發士亦有單族特公舉火不一而足安人相之解橐推畢勞施二氏以堂其腹有丈夫子鳳毛陸離嚋閱已出鵠鳩視之先教後食先莊後慈毋也而父毋也而師豈惟徽音見於帝書寬大顯信庇及里閭安人云亡停春罷歛余視猶毋禮豈後趨聞訃之日病卧枕席百日支吾搥床搯壁迫此窮冬酒淚一滴脊永作糜靈兮來格

祭王太安人

太安人自入太原以來蒿目攢眉者幾半世尚寶公辛勤報毋惟是五通之綸而太安人不加榮惟是三釜之養而太安人不加旨翟冠象服不加華甲第名園不加喜則何以稱太安人但盼盼六十初度之期耳父老具牛酒[illegible]巳目羔雁上自王侯將相六曹九列之長函緘刺繡負相望於里門鐘鼓沸天五孫羅拜而前爲傳韡上壽然而計者已及途矣哀哉太安人處富貴而若窶貧當康樂而若据拮刀尺筐篚米鹽粢糗必躬必親詔

尚寶無敢佚也機杼扎扎牙籌嘈嘈毋錢子錢不貸鄰黍部尚寶無敢侈也不知者以太安人爲過儉過勤余獨以太安人爲養德養福昔公父文伯之毋績文伯跽而諫之其毋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味斯言也太安人其文伯之毋乎太安人以勤儉檢括其身故尚寶不妄取亦不妄與不妄交亦不妄動口吻無雌黃之評朝野有清白之譽皆太安人從禮而靜以成子之有令德也往尚寶京都歸如鳥脫籠如魚脫鉤將乞身侍毋不復出矣余曰今　新天子御乾開泰朝士莫不結綬彈冠盍不脂車首途請差還里尚寶謝曰舍病毋而就一官與吳起齧臂而盟溫嶠絕裾而行者何異吾寧奔走群望以徼倖毋氏萬一耳而詎意其終不起也稍可幸者猶及親湯藥視唅斂毋子握手訣別此天憐太安人未享人間之福賜之孝兒又賜之考終之報使其毋子無憾而後卽安也尚寶亦何必觸頭搶地叩膺呼天不爲生孝而爲死孝乎棘人欒欒太安人其式靈之

白石樵真稿卷之八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九

傳

陸文定公傳

公諱樹聲字與吉華亭人學者尊之爲平泉先生家世
習農公稍長獨嗜書族人毀其書驅就田跣而耕蘆刺
入足趼中歸則挾書避人讀之忽從竹白間習爲文拾
殘紙錄文以呈族兄驚以爲奇勉就學公父未之許也
公灑涕跽請乃遣就里師授經同舍生望見山衣田冠
姍咲之久乃懾服出試補諸生高等嘉靖庚子以春秋

應天第五辛丑會試第一以庶吉士授編修久之晉司
業右諭德太常卿署祭酒再進吏部右侍郎公筮仕至
老頻告歸頻召起家壬申今 上嗣統首召公禮部尚
書凡一歲五疏懇辭得俞允賜乘傳抵家歸後臺省交
推無虛歲 上優異 賜輿廩加太子少保遣官詣里
第 存問者三冢孫景元伏 闕陳謝特 賜入監讀
書乙巳九十七無疾覺手書遺命無請卹兩臺以訃聞
詔所司治葬 賜祭三壇贈太子太保 賜謚文定
公前後立朝徐文貞以鄉袞秉軸推挽天下知名士獨

不得引公自近其他分宜江陵雖視士大夫如韝鷹櫪
驥繩索掣手中公麟鳳不可馴擾所在寘引擬正不少
下然以名德高無所中公退亦未嘗不心服也公居長
安時閉門養重日與海內正人砥礪名檢一切車騎詩
酒徵逐之會悉謝絕之掌國子屏去苛碎以弘雅博大
爲宗著汲古叢語及訓條十二篇以式士在禮部守法
嚴勁請托格不行大司馬議增俺荅歲幣公力主罷之
瀕行上十事報謝公宦業鄉行始終以敦大體重清議
堅脆節爲第一義其教子無超捷徑無聽權要[illegible]逢鑿

下書不問戶外事知足寡欲節減穫皆凜凜尺度
公貧時邑令朱公瞯以鍰金堅謝之生徒從公游不競
業者却其贄不受既貴尤慎取與不喜問生產又不喜
故爲殊衣稍食以市名且性好捐捨迄白首不倦所餘
山田數頃居廬僅庇子孫而已公豐頷頳顏長七尺存
咫用靜深含光內藏富日中抗對不瞬眩每入 闕昂
立朝行中姿表特異 穆廟登極久趣公不赴趙文肅
公寄聲云我輩豈敢以机務煩公弟欲 主上一見耳
采知 先朝培養得如此偉人耳宥奉 青宴朝鮮陪

臣使者望見公拱手斂容曰。此陸公也耶。吾老家居。臺臣郡邑長首謁公。度且艱於酬對。及見公衣冠甚偉。龐眉皓白。精神注射人。更端伸引。惟吏治士風閭師鄉三老之事。語不及私。當　存問、端笏跨馬。郊迎朝使。拜趨翼如。事竣、蹕步無失禮。皆詫歎以爲天人不可及。公少年善病。後益神旺。踰大耋。髮白加黃。兩輔如渥丹。能作蠅頭字。月下視夾註書。髯鬢間復生黑毫數莖。鼻息閉不出入者可兩時許。旦晚卧起、飲啜步履。皆有常。終身不見裡祛。竟日危坐。亦絕無疾遽跛倚之色。御子姓和而莊。客至更衣肅入。初見未聽客拜。執禮良久乃揖坐。復凝視如初。稍就溫洽。始相與繾綣道故。或旁論他事。隱若中客膏肓。無不意消而去。文章原本理學。尤邃於易。談笑題詠。必關於世教。或時以二氏微瀾助之。其稱說古人成敗得失。及本朝掌故。即二三百年官爵里居歲月姓氏。滾滾不爽毫髮。使人聽者慨然踴躍。若撫其會。余每恨國史郡志、不及成公手。假公三朝見聞載以獨斷其是非。豈謬古人也。公雅志恬澹。精力克壯。堅意求退。甚於人之嗜進。弟中丞公解節歸、尚未老、絕

秋履人擬之二疏。公艱嗣、五十八始舉丈夫子。孫章及見成進士。官行人。乞終養歸。又及見曾玄孫者兩代。觀子孫出游。即老雨甚風。俄頃開霽。每聞公至。聚觀者如堵墻、凡田童野老以及緇黃者流。莫不愛慕而樂就之。公下車、閱耕問俗。咨便宜疾苦。間遇水旱。必移書議蠲賑。民耆稍甦。生辰之日、攜香楮爲公禱於塔廟者甚衆。繪畫公像。徧遠近名山。薄俗好訾議。或少年趨捷喜凌侮。責備先達。至語公。皆斂衽嘆息無閒言。歿之日、悲號交屬。會葬者萬餘人。里中幾于罷市。上縣當路也將祠於龍潭。置祭田、郡縣春秋報享不絕。公生正德己巳薨穆二廟、及今　上以身繫國家重輕者幾百年。身名俱完。父子兄弟皆以遠聲利樂恬退爲家法。大行君實踐仕爲文誓墓以見志、孫五人、恂恂恭謹有雋聲、

陳子曰、余聞之溫公云、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最愛者父子。其次祿位。人或老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舍。非勇者誰能割之。　肅皇帝端居西齋宮、大僚競撰玄文以希　上旨、公遜謝不預。是不畏天子也。分宜壽。貴者皆衣緋、公獨否。與戊戌廷試、分宜　貴私人上第、公率

衆。故混之。分宜猝無所得。聲色厲。不爲動。入都、江陵首謁公、公接對殊簡。還報謁。引席正南。不少假尺寸、江陵餞公、公倨然見之。抗手而別。其後怙勢奪情。不弔江陵者。亦終公一人而已。是不畏執政也。公宗伯求去、江陵以微言媿之、公曰、一史官二十年始出山。豈爲收門生。覬宰輔耶。公弟中丞公則又挽公、曰、兄即倦游、宜爲孺子恩澤地、公曰、大行日。吾得首丘、即此兄行歌負薪、亦任之矣。是又非父子祿位所能動也。公眞可謂大勇矣

余生晚、公以小友遇之。每相見。命几置座隅。援筆賜語。

圖寫爻象。錯綜反覆。皆古人所未遇。常手書示我觀緒歲寒之交。道曠至今、䁥然詩中也。及是、大行君又奉公命、屬之傳、余惟公立朝大節。炳若三光。其生平軼小物。識細行、世未必盡知之。余故識其小者以備公四時之氣而已。然無如吾友周子紹節之善狀公也。周子嘗謂公高風漸逵。似陶元亮而無餅粟之窮。耆老宿德。似高伯恭而無夷主之危。祿位名壽。似郭汾陽而無朝恩之譖。游戲禪宗。似白香山而無伯道之悲。潛神羲畫。似邵堯夫而無冬夏之苦。忠信篤敬。似文潞公而無子芳之戚厚守正不阿。似司馬君實而無介甫之爭。遂爲古今完人。知言哉

孝子高公傳

余里有兩孝子垂四十年而始知之其人爲誰則孝卿高公子宏祚是也先生没其子號慟幾殞不入內不肉食凡三載如初喪時是皆人情所難而居恒又皆廪廪篤行君子也余幸從君游益習公又得其銘狀于王侍御及雪峯太史詢之鄉父老皆合乃作孝卿高公傳公諱承順始字於理自少開敏大父謇庵公奇愛之爲摩頂志曰是兒吾家玉樹也亢吾閥者其在斯乎無何謇菴及張孺人捐館先生未弁哀泣動道路少長與伯氏同受經伯氏以病廢公父南坡翁矍然止公曰休矣孺子雞骨不堪與蠹魚爭飽漢科有孝弟力田者吾家法也公唯唯謝去課督臧獲墾蕪土成上腴所入悉以致修潰瀡於兩尊人又旁斥餘畝列名花修竹實之南坡翁山冠田衣時行游圃中每聞机杼桔槔聲出籬落間坦腹而咲何如兩書生伊吾下帷作寒蛩語哉南坡翁於是始大樂凡取辦於公皆咄嗟立應而翁亦居恒謂客曰吾曩歲產中落賴兒閒關拮据以有今日而使我忘貧即歲祲調甘而進之使我忘無歲背覲余長安所紀綱漕事省十之三而使我忘役客滌田疾兒爲露禱于神恍若大士授以刀圭霍然起歸舟幾覆又叩舷籲天得免而使我忘多難嗟乎兒如此可老矣客於是起壽翁翁復泫然泣曰吾老人安能至有今日不聞曩余壬子事乎至今魂夢皆戰也壬子歲者時島倭瞯海上先生踉蹌奉南坡翁走入城猝與倭遇南坡翁幾剸項矣先生延頸請代群倭相顧更爲勸解南坡翁敢栗不能前先生負而渡河至滅頂倭更引手援之竟釋以去既歸父子且驚且泣高氏聚族而觀之更其字曰孝卿云公執喪皆柴毀不欲生所析箸遲其肥者而一切治丘塚祭葬慨然獨身任之歲時饋奠雖斑白猶泣伏几下起而覆視地無乾土矣南坡翁有侍兒矢節自守公禮而養之伯兄貧四時餽給不絕從子失父憐公力爲排解纏之以泣父子感動懽如初唐氏姊孀居無所倚侍公終身以老塾師病且殆醫禱含襚悉出公手又救恤其孤舅氏尹疫旅中左右莫敢近公日候床第間手爲調藥竟藉以無恙公事諸父甚莊即小燕集手爲剸酒祖割不敢以齒齊也有緩急告公不敢以難謝也嘗

南汀公沒。其子尚在襁褓。不任漕。公請以身代。南石公能任漕矣。迫戶內不能殘。公董其事而歸。歸之日。橐無私裝。人莫不義之。公笑曰。吾嘗脫徐生曹生於獄。又脫衛生於漕。茲三人交臂友耳。吾不難捐貲以急他姓。而難同室之人乎哉。且不省余便漕錄何爲者。公性質淳。無鮮怨之好。家居甚不貳。裘不重也。至於慷慨赴人之困。雖傾廩無所憚。遇人恂恂謹。一旦劈畫大事。即武健不如。睨世俛仰以㸃熟取妍者。蔑如也。余生晚。不及侍公言笑。其子引繩習矩。歷歷可師法。嘗聞公喜[illegible]

[illegible]暮。此其子出就外傅。輒屏不御。曰。此王謝家[illegible][illegible]子孫事也。嗚呼。此足以覘公教矣。野史氏曰。士風之日薄也。其高者溺聲文詞。其次徵逐于俠游裘馬之集。以爲快。孰有不言而躬行如高氏兩孝子者乎。公與余同里閈垂四十年。知公乃自今日始。殆類于老氏所謂雞犬相聞不相往來者。然余實心嚴公父子有隱德。每引以教子弟。且恨未遇有力者聞之於朝。如南宋旌潘綜父子故事。表其家爲純孝里。則余世世無所事卜隣矣。

澄川李公傳

公諱登亨。號澄川。其先洛陽人。宋南輳徙武林。再徙上海王渡。至五世晟。家華亭。晟生杯。枰生義烏訓導霆。霆生五子。長曰宣。曰春樓公。仲曰章。曰海樓公。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副使。春樓公與徐文貞才名頡頏。游處均。年六十有一而舉公。恣愛之。異于常兒。公捧手歛容。絕無少年之過。既就塾。博綜六籍百家言。歲治制舉文。以百數。會父沒。伯兄冉冉垂暮。公私交謫。輟鉛槧應之。公嘆曰。火傳薪燈傳火。李氏書種。獨不有兒在乎。家無藏書。

手抄課之。讀不丙夜不休。文不中尺度不休。甚則奇寒酷暑。老而甚風。以至出入荆溪白門之間。無跬步喘息必俱。即慈姆察師不是過也。伯子素我公嫺經術。甲辰歲進士。令諸城。已擢北臺。已拜大理丞。封公如其官。而公適逝。善下與田庚野老游。粥粥如也。與薦紳先生斂於社。與郡邑長吏飲於賓筵。隸隸如也。性恭儉。不喜斂名市德。然能量力緩急人。貫人貿未遺。數金而去。召還之。佃戶租稍溢額。給與之。有究而麗法者。公代爲贖鍰。某編城旦。公助之資斧。始得歸。其他掩河津之骸。瘞[illegible]

黎道廬久暴之櫬修東掛祠甃横涇石梁凡所捐施秋毫皆從節縮中來也居恒庭訓近情而不苛大較以去泰去甚知足知止爲第一義素我公初令公諮之曰行濟人利物事加省身克己功此我座右銘亦而今日理縣諸御史按閩三年不獲代公曰人臣義不顧家若數致以家報遣閩安知一紙書不執三尺法乎尋聞兩浙之命素我公以地近疏辭公大喜比通政請告公遊閩咲曰見歸乎此正合我意是時朝局已更張漸露芽甲矣一時冢宰御史大夫臺察之長皆海內名宿偉人舞擊異類不遺餘力公竊竊爲世道憂之已大璫從中撤盡收太阿之柄虓虎飛而食人矣建祠媚灶腥聞于天至使父不願以此名其子子不願以此名其父獨素我公超然脫矰弋而去之不以旦晚飾鉞之榮換晨昏[illegible]菽之樂拭面日捋鬚眉父子故吾無恙也人以此[illegible]歎服公之先見云公長身玉立神明炯然兩頰丹如童斂步健啖衣冠整潔無倨侮草野之色慶弔不失禮出納取予不過度俯臧否置恩怨觸訐濫諂惟恐傷人故而知爲吉德之君子也庚申公與配金宜人齊眉稱觴羔賜牛酒賁相望公痛念　二帝賓天謝不納即家庭亦不復舉觴識者謂其謹而有禮壽七十有六考終于家

陳子曰往公嘗與余夜談子將歲寒齋曰僕與適庵蔣公少莫逆指腹爲姻蔣公以女妻吾兒今爲御史婦齋衣紡木綿如故也吾歲入田租均分兒曹即御史兒每如之稔知其夫婦清苦雖官俸空囊耳吾不欲以此累寒書生與廉吏也素我公晚年得子郡中歡聲如雷甚相賀欲以余字之謝曰先君有言婚娶勿求高門況於甫拜相乎此事細微公家父子之德素可配也亦可風也

范牧之外傳

余宅隣牧之少聞牧之以情死不敢問父老比十年來化人之教略已定情乃始許牧之子必宣作牧之傳范生牧之名允謙伯父太僕父光祿爲文正忠宣公後牧之以庚午舉鄉進士生而頎廣額願頰而下小削目瞻情熒骨爽氣俊不耳處俗華亭世家子出必鮮怒錦衣狐裘舞於車上童子騈肩而臨簪玉膏沐如婦女之靡牧之見之往往內媿內動毛孔蝟張輒障面去牧之居恒單衫白袷着平頭弁與諸少年顛頡而游游趨豪濆

人生之欠抑唯諾踢噤不敢言衆以爲是生也寒酸不上人眼意輕之牧之乃快或坐客小覺則拂衣疾趨出急遣追呼者問牧之牧之飄風逝矣性嗜書無所不讀能跳梁于翰墨間有才子之志客非韵斥門者不納納必以名香清酒爲供或宴語夜央喜不嗜寐童子更燭割炙復張具如客初至時屋下雞鳴猶鬪鼓琴落子聲及醉而嘯者至是四方之客日益集牧之恢張心胸厚往薄來故雜賓亦稍稍得進而未幾杜生之事起杜生者妓女也以風態擅名慷慨言笑自題女俠與牧之一遇于閶門目成久之退而執手嘆曰吾兩人得死所矣君勝情孩俗余亦俠氣籠霄他日挑骨而葬太湖之濱誓令墓中紫燕射爲長虹羞作酒漿女兒下指鴛鴦上陳雙鵠言罷大泣衆驚其不祥嗣後淹繫旬月無復顧禮毀頓精神靡輟家政客乃有爲文告神以絕牧之者牧之答曰僕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諸君子俱當世賢者僕雖不才忝惠莊之遇舊矣諸君子一旦攝齊束帶矢之神前擊鍾伐鼓以絕鄙人一時觀者莫不駭遽狂走謂僕當得夷族之禍以至於此甚而造作端末飛流

短章筆之臉靡付之尸祝無煩檢考遽定爰書不須牽驗遂成文案是忠告之義同于擿抉棍撻之過近於文致使僕不能舍生於覆載强息於人世辱云甚矣僕亦何人其能甘之唯有蹈東海而死耳牧之既深情膠粘不解而復爲諸客所激若圜石遇坂轉轆轉下勢不得不與俱盡會太守窘杜生出辱之庭牧之恐愧以身左右翼多悲辭太守徘徊不令下鞭然終不許牧之以一妓女爐黥賣杜爲賈嫡牧之佯諾陰使人贋爲山西賈得之以藏於別第俄載而與俱長安居長安邸不三月

牧之病肺死牧之既死杜生勸家人裝治其喪歸而以身從杜入舟忽忽微嘆閒雜吟笑如無意償范者至江心命浴浴罷更衣左手提牧之宜和硯右手提碁枰一躍入水左右驚視不能救初見髮二三尺許沉浮旋渦中已復風起紫衣稍半揖復轉瞬間而生杳然沒矣余聞牧之事光麻公泰淑人及遇弟允臨斤斤孝友名教人也因緣爲祟卒耗俊娌何哉漢高項羽英雄絕世劍鋒淬人眼不能眨乃心銷神枯終不能斷虞戚之愛夫二公積有此舉小足破俗不然項乃偭强老卒龍準公

一村亭翁故態耳語云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世無眞英雄則不特不及情亦不敢情也牧之者得無老氏所謂勇於敢則殺者歟定盟旦誓永焉勿諼況恨幽疑泮然渙釋兩人可謂誠得死所矣使杜遲回獨生或不欲生而無幸以不汗病死寥寥千古含怨何期今而後知杜生之有以謝牧之也或曰君家蠡首倡風流而唐杜牧之奇宕挑達半卧粉黛中以老君於牧之則諱姓於蠡則諱名垂二千年而合爲范牧之也嗚呼然歟否歟

贊曰余與牧之子必宣遊生駒俊鶻抓何其似牧之也必宣入國而遇乎康里則疾回其車市有倚門而挑者耻若洄黙惟恐唾沫形影之及必宣少孤心不能記牧之短長肥瘠而能不失尺度如是父豈必身爲教哉夫曾子子父之相反而趙括之讀父書也爲人後者其栗擇也

張聖清傳

張聖清諱積源上海龍華人按察使七澤公之仲子也君生秀慧弱不勝衣十齡誦詩騷十二嫺經術神阿態令君淇園楊侍御試而器之補諸生高等舉體無凡骨情不近望見者如鶯拳秋水鶴唳寥天莫得喻其意也七澤公以秋官出守姑蔑尋憲粵西壬子入賀挈君北行俾游國學以便往來省覲母徐淑人患中滿君稱藥量水揣色聽聲惟恐跬步離左右禱醫得虎頭人語躬延顧叟三劑而瘳禮諸伯叔如父撫季弟孤侄雁如良

友功如導師見緇素負隱匿不急爲嘆讓涕泣引議祈改絃七澤公廉於官君鮮餘鏹客有以緩急告者以法書名畫售者強半質貸應之否則惘常累日性度淹雅能與物無忤而德瓶湛然絕不見縱情誕節亦不闢以蠟黃堅白鳴至於謁長吏游大人華裾細馬追飛逐走於少年之場君非特堅塞耳輪且不欲安之眉睫上矣嘗借余手批南北史爲丹鉛塗乙不輕放一字其他摘錄異書不勝紀搆竹安齋又搆兩隱軒因詠雨中三友詠閒中好其詩清真嫺秀倣陶白詞亦不減柳七娘

規造一舟名自在天凡釣竿詩卷薰籠隱囊以至罌洗管絃之屬畢具客至命酌清酒一觴枯碁一局醉則命侍兒迦陵弄新聲君按牙以紫簫和之渺渺度烟際而去七澤公有小舟曰載石父子常銜尾出游而君獨時時入東佘訪余揚搉典墳討論桂木中旦徹夜彼我忘疲辛酉適越次皂林遇舟子爭道篙傷君頰旁隋二齒君嘆曰此宿業勿創之投謁雲棲塔受殺戒過十八澗買瘦藤磊砢多奇數之正得十八節遂名杖爲十八澗扶此復游草蕩中央夾山漾而歸時七澤公移家龍華

故里君築室三楹嚴事梅樹古先生像一似浮圖法俄頃歲困肺疾嗽嗑嗑喘不續吁迎疲疵轉抱掖者百端請代請殉君不起歿於樂無知齋中有遺令曰肯休錄錄云擇婿勿太急立後勿太早經營兩親壽藏勿太遲家產半贍宗人半作善事生平玩好分贈親知而笠杖杯筯則以遺眉道人爲訣眉道人捧次哭失聲兒曹驚怪數年來不彈此淚久矣嗚呼痛哉君事七澤公有至行又有苦心索恥而不使見窘容神憊而不使見病態情深而不使見悼亡詩一痛也蹶跂名場三戰三北雖

阨沮功名。而徵拖牛衣貂裘之感。二痛也。詩文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不敢名。不市交。推重于吾曹。而遺貧于通都大邑。三痛也。中郎有女。伯道無兒。四痛也。開廣寧夜。岸幘紋衣。彎弧學射於山下。氣吞幷州。健俠兒。而不意命脆蛛絲。軀同蝍甲。五痛也。君嘗戲謂我洞曉聲律。類戴顒。若遇宋文。當給聲伎一部。好鼓枻垂綸。類張志和。若遇唐玄宗。當賜樵青釣童。今釣童無恙。而樵青化爲彩雲。隨風颺去。吾豈復有意人世哉。君蓋指白下姬幽妍也。幽妍予別有傳。傳成書一通。并焚君柩前。諾。乃載拜三酹酒。酒泣而後行。

唐李公子傳

余下第歸。抱幽憂之疾。以道書淘汰之。心猛氣深。強抑不下。乃搜讀稗官家。得李公子傳。唐書言鄴侯之子繁。不甚賢。今公子頗有奇韻。想繁之兄弟行也。但不知爲鄴侯第幾子耳。錄之左方。

李公子者。父泌。爲唐鄴侯。侯既老。謝事辟穀。公子官襲侯封。不願侯。願詞賦科。時肅宗新復兩京。以兩京賦試進士。御泰清殿親臨之。公子立就萬言。未嘗加點。賦上。上方午膳。太常作樂。命輟樂讀之。愛其美也。袖入宮中。擢第一人。勒石刻兩京賦於殿前。公子方十九。眉目清映。紫衣白馬。宛如神仙。上一見大喜。謂侍臣曰。鄴侯嘗勞。再造邦家。曾不肯剖粒自飽。今其子雖不願侯。授官宜與侯等。以集賢學士授之。公子謝曰。臣實不敢當此。但乞告身一通。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上嘉其志。御寫敕札。并賜宮嬪兩人。曰一以掌書。一以煖酒。郭汾陽有女。曰清明。君者。有殊色。喜讀離騷古陶謝詩。嘗刪詩去其鄭衛者。手錄一卷。日日批註。閨房中以小

室廟祀舜二妃配饗以曾共伯之舟黔婁之妻春秋祭之以文其高聞如此汾陽王難其配以李兩京賦視之清明君慨然嘆息曰可矣既歸李李年少譃浪醉時儀以譃語侵清明君不悅見其謝過乃咲曰妾之天性栖栖藝文若欲濡首酒杯從公嚬笑間乞援熱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無已願以黃金千斤爲公子置妾數百以任恣詩汾陽王聞之也遣人分馳四方四方有奇女子以詩名顯者搜訪殆盡而其中曰纖纖曰白娟曰鸞翮曰春萸曰紅草曰暈兒曰綠綠曰碎桃若骨柔氣濇

熟於古文奇字而纖纖善箏白娟善歌春萸善鑒古器善笙紅草善彈烏善鼓琴暈兒善簫綠綠碎桃善種花花經二人手無不活又善騎馬鸞翮善丹青善舞公子樂之以酒酒必以詩詩成諸美人起而和歌歌無襍聲其他修竹清泉細簾嘉樹月出之時鳥啼絃亂栁與秦衣袍袖紅白低迷起視草頭蕉葉之上大都墨漬酒痕而已清明君無間晴雨每候山果新熟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書史有奇事可讀者以綵綫識之則遣捧進公子或成新篇或偶得一二佳句不恐獨賞則遣捧進公

子故美人人人得親公子也而清明君當其酒半嘗乘紫帷小車臨焉公子率纖纖以下短謳長歗彈箏鼓瑟次第上壽酒已則各以平日所賦詩獻清明君焚香綴坐細加品題稍不安者爲改黜數字每黜一字輙以觴罰公子曰君老於詩者也不爲美人更之乃含糊作影子過耶是必容香火情美人皆笑曰善誠如夫人言是宜罰如此者連罰數觴公子竟醉矣公子嘗游於蘇州時有新進士選名妓百人浮於荷花蕩中衆進士本措大骨相驟得此足高志揚畢露醜態公子更布衣坐

小舟往來覘之有進士呼曰是小船中秀才何爲者汝能飲酒乎曰能能賦詩乎曰能曰若是汝且過我公子岸然據其上座執酒卮睥睨雲霄不爲禮衆進士以爲狂生也俟其酒乾欲以詩困之及分韵公子謝不能曰頃固以謾語誑君一杯酒耳實不曉詩爲何物衆進士顧諸妓大咲曰吾故料狂奴未必諳此吾輩且自作詩詩許久沉吟不成一語語出又村鄙可咲者乃手舞足蹈互相傳示嘆賞不已已而悉出金玉寶器以陳富貴耳語諸妓曰是秀才曾見此否傍有一黃衣妓者秀齎

楚楚態態萬端公子叩之曰吾觀汝一似有憂者汝枉
心事可訴我我爲汝料理不難一進士掀髯大言曰汝
欲了此君心事但恐酸秀才正自不堪是背負我千金
分毫無所償今見我不覺斂容耳公子咲曰此細事何
足憂於是衆進士又大咲轉以爲狂生也頃之公子之
樓船適至鼓吹大作公子呼進士與各妓過船羅列食
器酒器皆以五色寶玉明珠翡翠雕鏤裝綴之奇麗特
甚公子見之斥曰何乃陳此俗物亟撤去悉付黃衣娘
子今日一段心事爲汝結證了也已命更席則陶觴瓦
尊無非三代物最近者亦秦漢銅器隔簾女伴隱隱徵
樂曲譜俱內調及公子新詩人間無聞者進士目視不
敢問使各妓拜而請詩欲因詩尾得公子姓名已知其
爲公子也皆紛紛向前奪詩公子令曰汝輩且置酒予
此若酒冷而詩不成者罰我詩成而酒熱者罰汝往往
酒未及溫已揮筆滿紙矣紙盡無可奈何乃裂帛縑綢
盡則裂帷幕屏幃之類又盡則各剪裙襟或絕長袖以
進所得片言隻字如獲奇寶貼身藏之衆進士誘之以
酒酩酊多半竊去妓有啼者公子以爲可憐也公子遂
並作樂女伴乘閒說之曰汝輩盡肯落籍從公子游子
有別院在湖山之上門前朱樓一帶覆以垂楊松篁中
粉廊紅榭高臺短橋宜雪宜月四面遶以梅花五六十
里深秋之際則休楓萬株擁若霞氣楓樹間有高樓翼
以堂廡其正中以奉藏經其兩旁以貯古今異書左有
酒庫凡天下名酒無不藏右有泉庫凡天下名泉無不
具若此者可以休汝矣諸妓唯唯乃盡從公子歸公子
悉召酒人墨客高僧道士曉夜酣歌沉浮此中賦詩之
暇非細談釋部則酬論兵符燭盡酒空醉而後已賓客
既散時與䌽絲碎桃高裝駿馬將入深山中過予原暴
地着鞭奪路拋閃如飛樹叢邊聽山鳥聲則命紅草彈
鳥偶不中皆拊手笑浮以半觴轉入幽險處美人車不
得度攀蘿挽石欲上欲下笑啼雜出忽到荒岡崇嶺之
上天風四來暈兒清嘯一聲木葉亂舞裙裾飄脫步立
不定公子懼其傷也乃徐返焉天下聞公子名饑寒之
士輻輳來集候其將歸皆匍伏道左叩頭大呼曰非公
子無以活我公子轉盼間賞勞都徧日費千金無几微
顏色一日就中忽有執公子衣者曰願辟人臣有所言

公子不憶於陵時乎。汝所謂於陵陳仲子者也。上帝憐女貞苦。故今日置汝李家。涉獵世味。清明君即向時辟纑夫人耳。夫日之光有短長。月之魄有死生。人之福有往還。公子宜早決。且汝父鄴侯及婦翁汾陽王皆爲清微天帝君。待女夫婦來久矣。言訖不見。公子大悟。以家産萬億計悉散之。與清明君入洞庭石公山修道。不知所終。後陸贄之華亭。常見公子往來三泖中。

楊幽妍別傳

幽妍小字勝兒生母劉行一在南院負艷聲早歲落籍去嗣陳氏陳之姨董四娘挈住金閶習吳語遂善吳歈董笑曰是兒甫八歲如小燕新鶯。不知誰家郎有福死此。離手陳殁撫於楊媪媪奇嚴課書課繡課彈棋。妙有夙解不督而能。女兄弟多方狡獪嘲弄詒僞終不能勾其一粲也。庚申楊媪避難吳越載幽妍與俱。年已破瓜矣。薄倖難嫁。有心未逢。俯首叩膺形於咏嘆。一日過張聖清於秀林山之屯雲館。群碎滿前。席糾無主。獨幽妍兀坐匡床旁無轉矚掠鬢舐袖笑而不言私禱云得耦此生死可矣。張聖清者。才高筆隽。骨采神恬。造次將迎。綢繆熨帖。人莫覺其爲廉察使子也。舟中載圖史絃索。悉付小青衣排當。小青衣能射主人意中事兼工竹肉。聖清曰。此西方迦陵鳥。以迦陵呼之。每携入竹嶼花溪。適作新美。而最不喜平康狹邪之游。謂此輩正堪與髯頭奴大腹長鬣賈相徵逐。豈容邪魔入我心腑。至是與幽妍目成者久之。明日遂合巹於舟次焉。于時溽暑。晝則布席長林。暮則移棹別渚。疎簾清簟。縈繞茶烟。遝

管朱絃淋漓酒氣幽妍自謂十五歲以前未嘗經此韻人韵事卽聖清亦曰世豈有閨中秀林下風具足如勝兒者乎昵熟漸久絕不負勁語媟詞兩人交相憐亦復交相重曰吾曩過秀州草庵外聞老尼經聲曜然抱出世之想自慚綷縩不能掣韝奮飛今昵君串珠纏臂持戒精嚴同心如蘭願言倚玉十年不死請事空王窗稱流螢賞闋斯語聖清飲涕而謝之七月應試白下幽妍送別青溪注盼撫音屈指歸信兹爾杳然及重九言旋而幽妍先驅渡江去矣自此低迷憔悴瘵疾轉深[illegible]帶圍骨見衣表王修微謂余曰吾生平不解相思病何許狀亦不識張郎何許人今見楊家兒大可憐始知張郎能使人病病者又能願爲張郎死郎不顧立枯爲人腊矣聖清聞之遑急足往視幽妍開緘捧藥涕泗汍瀾媪兒怒閉絕魚雁消息不通幽妍典簪珥賂侍兒屬桃葉渡閔老作字以達意焉扃鑰斗室不見一人卽王孫賈游剝啄者指刀繩自矢而已媪卞怒兹甚撾詈無人理取死數四鞭而復甦不得已復載之東來聖清偵狀義不負心有俠客徐内史就中爲調人彈壓悍媪撫揖

故懸高價殺此鐵石兒媪唯唯聖清乃納聘迎爲少婦稽首廉察公遂遂如女士且覬宜男勿詰責也比入室病甚猶强起薰香澣衣劈箋滌硯聖清手書唐人百絕句授之讀皆上口又雅能領略大義每環回離腸斷魂之句掩抑不自勝眞解語花也病中解脫了無怖容佛號南喃手口頗相續忽索鏡自照不覺拍几慟哭曰[illegible]兒薄命遂止於斯又好言謂聖清曰君自愛切勿過爲情痴旁招訶笑妾如有知當轉男子身以報君耳又曰妾命在呼吸偃大人新宅不祥亟移就郡醫寮之[illegible]除夕聖清歸侍撫膺别去幽妍微餟喘益促侍兒問稱何語傳寄郎君但瞪目搥胸不復成聲矣蓋壬戌臘月二十七日也聖清奔入城且號且含斂延僧修懺撤葷血者兼旬雕刻紫檀主置座隅或懷之出入衣袖金函間食寢必祝祝必啼啼曰吾欲採不死藥乞返魂香起幽妍於地下而不可得又欲金鑄之絲繡之倩國師寫照百回而未必肖也何如微傳眉道人爲逝者重開生面乎余曰傳且就恐挑哀端俟君病良已乃敢出而相料君之纍不及見也幽妍墓在龍華里聖清選地結廬

龕。祀文佛如來。償其始願。修竹老梅。環映左右。清芬流

影。颯如有人。畫眉郎。散花女。其將比肩捉臂。踏歌而歸。

於此乎。古有廬江吏。華山畿。歐陽詹。秦少游之義娼。併

結夙緣。一慟而卒。初疑出於誕妄。今乃信爲果然。如幽

妍聖清者。少判在鳳凰群鴛鶯隊中。豈死於情哉。死於

數也。余不忍以介靜辭。爲作別傳。付子墨墨娥。相與流

通之。死乎不死矣

潔潭翁傳

潔潭翁、鄭姓、名景瀚、古歙人、里有龍潭。其深不測。其積可鑒鬚眉。公常游而樂之。自號潔潭翁。鄭之初居長齡村、自宋文顯公始、文顯公登王十朋榜進士、官迪功郎、爲諸王宮講、令王龜齡贈言以及符璽誥敕、一一寶藏於家、傳及勝國、公卿纓綬、纍纍不絕、至　洪武首科、鄭道同登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復與其叔徵君參政鄭居貞同歿建文之難、詳雙忠祠記中、爾時潔潭翁之禰祖。痛念同堂兄弟忠而受戮。遺戒後人。舍讀而耕者幾百年。至潔潭翁。始以詩書課督其子若孫焉。公少習春秋、以父嬰錮疾。輒棄去游廣陵。年弱冠。橐裝廉薄不任賈。而翁獨謂鹽策可以起家。饒智略幹局。坐籌貴賤贏縮之徵。如指掌上。諸曹耦輻輳歸之。悉聽部署。而但賈心害其能。釀爲訟端。百方跆藉。翁久之訟稍挺。貲漸拓。翁乃捐百餘緡。封壇先壟松楸。厚撫婦翁程氏婦毋翁氏之亂。又擇宗人近屬、授之生計。俾有成立。妹未嫁。翁曰于我乎婚。津遺奩具甚設。兩弟未娶。翁曰于我乎娶。食之敎之。自髫髻以逮駘背。臥起必與偕。資斧出入焉

與共迄今五世子姓食指以千數同堂共爨幾埒張公藝陸子靜之義門本翁孝友敦睦有教也公雅慕儒而爲賈每聞誦讀聲輙屬耳聽之曰籯金與腹笥孰多卓鄭與鄒魯文學孰重於是訪延孝秀除館抑立子孫斌斌庠序間皆藍田丹穴而一孫元勳登甲子榜一孫元禧登丁卯榜恨翁已前逝然天理之報善人不啻左券矣初翁過歲南歸車徒遘疾公不忍去也聽同旅先行爲暴客所掠呻吟草野間翁次日見之大具酒食助之歸又曾以千金脫一貲郎於獄不責償後以他事過其門貲郎夫婦望見羅拜迎翁入留彌月始發舟至中途夜半蛟出雷雨怒飛昏黑莫可辨一葉飄蕩逗入嶼隩中電光翕張照見山有廟廟有石案甬登案而水勢大壯自趾及踝矣水退爭來認浮尸貲郎奔訪獲見翁且喜且泣曰某幾死長者幾死長者各執手出涕見者駭嘆聚觀曰豈公家世有冥德耶翁之父良舞歲暮拾遺金數秉于下方渡口宿逆旅旬日必待亡金者還之抵家元旦矣弟曰遇雪擁不復前耳翁曾載典衣二舸過玉溪河颶風覆舟百人凍齒相噤僵且死公急出其衣衣之皆復活其他息券解結折毀不責償者無算夫天下但有積善之人而無積善之家翁家父子祖孫蹻躍好義天道佑善其脫於暴客免於陽侯豈曰倖哉晚年不問生產釀名酒遊名山即聚雪燃燈吞花鬪草及紙鳶竹馬之戲悉與嬰孺共之日偕汪孺人誦竺乾先生書精信因果不市德不市名子孫滿前婚嫁皆訖東名族春秋八十有二歿而君子惜之小人思之真可可謂樂善不倦寬樂令終者矣

陳子曰吾往輯建文會編三十餘卷每嘆忠義之後予孫湮滅無可考心竊痛之嘗求方正學先生之血胤于雲間上之督學洪國楊公檄張郡侯毛司理爲建求忠祠衣冠其子孫使奉俎豆今讀潔潭翁狀又知歙長齡鄭氏爲建文死難鄭居貞苗裔凡數傳而元禧元勳相繼登賢書好俠嗜義能文章俱磊落偉丈夫此非獨潔潭翁善人之報抑亦天不終絕居貞之忠烈而錫之賢子若孫以亢鄭氏之宗祊于永永也續遜國紀者尚其有徵于斯文

白石樵真稿卷之九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論

井田兵法之祖

井田者古今老師宿儒習稱之而少年狂而諱言之諱者固未知姬公所以致太平之遺意其傅會之而習稱之者亦非深知井田者也井田兵法之祖也蓋其事與田獵相表裏從論井田而不兼論田獵則井田之精神不觸而公經緯姬氏八百年之苦心亦不明夫姬之觸

繫繫乎番東遷而後絕者則井田之兵晨合也其兵暴合者則田獵之法聯絡乎其中以糾夫富強之名而陰收夫富強之實也聖人之治天下其慮長其謀遠其法度似疏闊而實精嚴其事出乎此而意實寓乎彼蓋不特近可以籠匹夫匹婦一時之耳目卽後之老於周官者日以井田為聚訟而終不能名公指所由寓卽儒者猥云寓兵云爾然亦終不能舍子輿氏之故聞而暢會所以寓兵之旨王者鎮國家撫百姓欲以長子孫而杜姦宄則不得不用兵兵不祥之器而授之血氣好勝之民則勁悍難使勢必至於毒民而後已聖人以為以兵毒天下不若以兵教天下以兵教天下又不若以兵藏天下故井田表裏田獵乃聖人之善藏其兵法於不用所謂合之則雙美而離之則兩傷者也夫有兵則有營有陣有舍其屯聚有地其捭闔有時其春秋夏冬蒐獮夜戰有法其興師振旅有禮凡此者皆兵之大紀也今使民由之而不欲使民知之故後世莫得而詳然其井田之神巧變化則散見於車攻七月諸篇而微隱於周官田獵之制夫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自箕子之九疇始

也八家皆私百畝自伏羲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為大將握奇居中夫私田居外為正兵以居四正為奇兵以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犄角則奇兵王張止則大營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斷之而為三則吳璘之三疊出之而為六則李衛公之六花全演之而為八則武侯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法止矣雖然此猶兵家之營陣圖耳有如授之以圖而不欲之以法與無兵同其民日引月長於爭鬬殺戮之事而不潛耗其雄心移易其耳目與教盜賊同聖人於是因祭以用獸因獸以待敵

悉匿其坐作進退之名而更創其說曰田獵吁公之心亦良苦矣使公之井田止於截溝塗而劃封植則其制誠迂惟其以田獵輔之而行則所爲導民於富且强者甚巧而不露而千古兵家不傳之秘法悉藏焉公何迂濶之有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以明四時不失職也質明仆旗後至者誅以嚴信誓也假蘭艾之草以爲廟置通帛之旃以爲門以懼傷馬也車之入門擊以車軸以試其能御也車軌塵馬候蹄以試其能馳也旌旗金鼓以晝戰也選車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戰也遇禽不逐以示不逐奔也面傷踐毛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成不獻以示不戮幼稚也出則少者在前以示趨敵也入則少者在後以示殿師也有鬪無聲以示師克而和也所獲獻賓以示告廟飲至也夫公之神巧變化善藏其兵法於不測如此當是時車輿行三司馬缺而不稽雖蠻夷猾夏盗賊姦宄則竟付之士師若曰兵者凶不過刑法之屬不以教我民也而周之民亦且泄泄焉若相謂曰公以稼穡飽我又教而角之原野腥禽之血[illegible]獸之革以偎我甚則咸冀而歌咏之曰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又曰言私其豵獻豜於公至於公田則思君獻豜則思君而百姓之願爲公死可知也常人之情或反脣於室而不容不披髮於鬭隣或構仇於酒杯而不能不卒然鬪於拯水火之際何者其所居之習然耳今二井之內婚娶喪葬老死不出於其鄉歲時則相藉子孫則更抱人諳其名姓里居而世共其生死緩急以此思戰戰寧有不勝者乎況溝洫川澮相錯如織則不必設地網以制戎馬比屋皆土著則不必立保甲以稽姦僞民二十而受田六十而歸田則不必汰老弱以覈軍籍田中有廬疆場有瓜則不必裂地以處師徒我耘我耔我黍我稷我倉我庾則不必乘千里之芻輓萬鍾之粟以給廩餼轉饋餉夫今日之國家其漸趨於貧弱者爲其以東南之民罷而養西北之兵也卒之首與尾兩斃而富與强俱困公惟借民以足食旋借民之食以足兵無召募揀選而技良無營堡斥堠而備設無更番屯戍而居處寧無牽制觀望而肝膽壹規疆理爲營陣揭鉤梃爲干戈轉用其所以斃獸者以爲斃敵之法上不言下不覺百姓日馴夫狠戾不肖之心而國家坐享夫數

百年全勁之利老氏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易曰富家下至險於至順嗚呼公之意豈亦本諸此歟蓋嘗譬之井田奕局也田獵之闔闢縱橫屈伸進退其變迄乎不可勝記皆所以按其局而布之爲勢也後世若柳宗元之封建林勳之本政其井田純用局者也狩於郎兵搜崇丘講武於平樂觀陣兵於驪山之下其田獵純用勢者也時異勢殊必舉三代之法以困人主是又執死勢而覆故局者也故阡陌恣游畋是局殘勢敗者也新莽以井田飾亂漢諸帝長楊上林以田獵飾治局非局勢非勢其不知奕均也嗚呼寧獨漢唐以後諸君子哉若輿氏之論井田辨矣公猶擇以農事之說籠而掩之況其下者乎微獨子輿氏即當時但稱師尚父爲善將而不稱姬公爲善兵嗚呼聖人之深於藏兵一至此哉夫善易者不言易善兵者不言兵而後知兵之所以莫測也故曰井田者古今兵法之祖也

佛論 大養濟院

佛氏一教歐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正辨此佛氏之攻輸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有護法論此佛氏之守壘也馬鈞陽欲驅之以充戶口此以佛氏富國者也丘瓊山欲籍之以實軍伍此以佛氏強兵者也王文康著大同論此又爲佛氏調停者也余獨曰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養無告也然僅縣不過一二百疲癃殘疾止矣其外少壯而貧終身不能溫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佛教一門收拾無數耳夫今之僧非真恐於離父母去妻子拔名教而愚淺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聊計無復之真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窮漢而欲人人婚配能乎賴彼教設爲幽家以清淨之人人授廛能乎賴彼教設爲寺院以散處之人人鮮衣肉食能乎賴彼教設爲披緇托鉢以淡泊之人人誦詩讀書能乎賴彼教設爲諷經說法以曉暢之人人裹糧以游能乎賴彼教設爲十方接衆以津致之又恐群處易囂則清規以肅之狂心易熾則苦行以練之血氣易爭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溷則兇裂

分類以別之既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若使此等窮漢而無佛門收拾天下還要增却許多乞丐許多盜賊國家還要增却許多賑濟許多隄防養佛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也天地所重重在活人活人之門無過佛教此若有天意主持其間不惟學士大夫闢他不去即自古帝王亦剗除此教不得往往生出神僧散聖敷揚宗旨簸弄神通化愚成信轉慳爲捨無非善巧方便主於活此窮漢而已況此窮漢中其最上者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水種信因果護戒律又其次則白頭黃項衣食老死于其中蠢且弱者無殍餓溝壑之憂強且黠者無嘯聚潢池之險人相忘於僧魚相忘於水藏僧於僧乃所爲藏天下于天下也嗚呼三代以上聖人多百姓少即王者舉法不用而又何藉於佛法三代以後井田學校廢而民輕去其鄉宗法廢而族無以相統黨正族師之職廢而比伍閭族無所聯吉凶緩急無所賴則不得不投佛教以求生路而其徒遂至于日盛一日非其徒之日盛一日以百姓日多一日也聖人少百姓多雖天地且不能

人爲之區處而家爲之經畫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儒家任之以鰥寡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家又以長生延年之說歆動乎其間以收佛氏之剩餘而窮漢依託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之勞養天地之苦心而聖人之神道設教無以加矣是故窮土木飾金玉以佞佛非也毀坊寺誅沙彌以滅佛亦非也以儒闢禪非也以禪論儒亦非也但曰佛門者朝廷之養濟院也而一味歸於天地生人之心爲主則不惟不敢爲我敵而反爲我用豈非換小群而爲大群者哉至其大差別處則東華西竺之教判然各爲一家如文字不相知西方文字橫行從左至右東方文字直行從上至下是也如聲音不相通西方以宮商角徵羽平分五音東方以平上去入直通四聲是也如語言不相入西方從合一音中有一合二合至六合者東方從離一聲唯有一字是也如刑法不相拼西方以呪誓爲刑東方以笞役爲刑是也如天文不相習西方日道從緯以南北爲度東方日道從經以東西爲度是也由此觀之佛自佛儒自儒彼而爲我亦不能我而爲彼亦不

易其所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之粗跡以博區區之窮活計耳。而說者謂佛教入中國。其勢必至于率天下之人盡化而爲夷狄禽獸。則亦視之太深而憂之太過也。夫無父無君誠無容於盛世。然世衰民窮不得已而依遂求活於佛氏。是亦君父之所憐而許之者也。

真四皓

昔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戚夫人爲楚舞戲噓流涕醉歌鴻鵠數闋而罷。俗儒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僞託以劫帝者也。予謂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是真四皓也。當秦坑焚時。魯兩生嘗負禮器輕千里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準鷙膺豺聲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交游。乃亡去。再五百年。至晉而猶有桃源避秦諸人。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於深山斷崖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即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報讐。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散黃金收海內客。客有奇伏在草莽如四皓者。良必歘然投結結爲死友。天下士。而不知商山者人。何以稱子房哉。搏浪一椎。祖龍褫魄。掉舌入流。卒爲帝師。四皓胸中亦有子房久矣。水濕火燥。鐵子磁母。大丈夫意氣相感。千里神交。片言調合。四皓不爲漢屈。獨不爲子房屈乎。圯上黃石。一遇橋下。傳書三卷。赤松居崑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穀。爲采真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授以椎法。此三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間人。了不爲異。

況四皓采芝行歌逍在商山之間者哉俗儒齷齪俯視四皓以爲鴻飛鳳翥不可網羅即龍準沛公馴習蕭曹韓彭之骨如降犬羊而飼鷹兎獨難押一鬚眉皓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布衣耳招置四皓譬若操舟臨左而左臨右而右此無他蓋良之報讐天下豪傑無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間關匍匐之苦黃石赤松滄海神人且相與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逐秦鹿南京楚猴良皆爲韓而不爲漢皆用帝而不爲帝用至于一旦志行讐雪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既借漢以報韓讐則必欲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漢之天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辭漢不決四皓而念及子房於終之心事及子房之固以請也亦何恐入山深入林密哉伍員之報楚也蘆中丈人流紗女子至覆舟沉瀨以示無恐要離專諸燔妻斷臂死而不顧子胥讐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難殺身以左右之子房讐在君讐獲伸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徜徊上車不爲子房一出也陳留風俗傳言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

圈公爲司徒宋時商山農鑿地得漢石數種有隸書圈公甪里先生姓字圈公者蓋東園公云則四皓之非僞托斷斷可知矣大抵高帝以亭長起家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及戾太子壺關三老是也三老進說時子房去漢久矣此又誰爲之吾故曰四皓者是真四皓也

圖書

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龜書而伯禹之過河伯也曰臣河精也授君河圖於是後世言星者昉於圖言土者昉於書而紀曆井地之法與矣河洛之未有定說也左於漢者班固楊雄鄭玄孔安國劉向之父子也左於宋者堯夫端明元定廉菴明逸之兄弟也數先生互相異同不爭于象之方圓則爭於數之多寡不搜考於讖書古文則徵據於通儒隱者夫圖書亦何異同之有哉圖書而有異同是理之有異同也象之爲中爲左右爲戴爲履爲肩爲足也攝天地之象象理之象也數之自一而九與自一而十也非天地之數數理之數也理得而圖書爲過客象數爲逆旅耳不[illegible]殊方之卜乎或責應於草木或取數於瓦石或以雜[illegible]或以兆卦爻之吉凶之兆不異蓍龜蓋蓍者尋數之[illegible]數得而蓍驗焉龜者啓兆之質兆著而龜忘焉圖書者聖賢之借理出而圖書休焉是故表裏可以符契方圓可以參合時代流行可以經緯相襲先天后天可以并并相生縱之橫之而無害其爲同奇之耦之而莫病其爲異不必泥其九爲圖十爲書也不必追其河圖之數有九而洛書之篇有六也不必推其即太乙下行九宮法也不必據其乾吐天苞坤吐地符也不必究其出乎靑城隱君也不必遡其受之希夷种放穆修以上之諸人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也太極之理碎而爲陰陽陰陽之理碎而爲四象八卦衍之爲大衍範之爲洪範以至頫仰聚散河洛未嘗不寓焉三光五岳披我以圖八索九丘聚我以書魚躍鳶飛呈我以靈龜龍馬麐[illegible]尚友接我以大禹宓羲參之而促爻象于一瞬之攝[illegible]之而縱乾坤于六合之內大之而聖賢就于鑪冶[illegible]之而尾閭歸于文章此非三代以還不傳之圖書哉蓋曰刪后無詩書前有易儒者不知而嘵嘵焉終日爭之[illegible]執書以合圖執河以配洛家是其見代是其書譬之水月然一人以爲月繫于天一人以爲月繫于水兩人東西行月亦隨之此兩人者又以爲各私是月而不知月之無分於東西也是諸儒之論圖書者也

十三經註疏

經之不明也其故有三經生之與諸子角一不敵也轉而與二氏角二不敵也宋儒漢儒之自相爲角三不敵也何者經生之家一而諸子之家百吾以莊語而彼以諢笑衆寡寡勞逸之不相干也一不敵也人情好生而惡死以不死劫之人情畏死而緇衣以無生劫之即儒者能跳於死生而又不能終跳於嗜欲乃二氏又以清靜寡營勝之二不敵也漢儒網羅百家收拾遺文以爲宋儒地而宋之諸君狂狂操戈而裏甲焉勁不斷論而寔

三不敵也嗚呼儒者操三不敵以抗於世日戰且北且傳曰負而標幾于亡矣夫經之初有六迄于今而附以公穀三禮又附以語孟孝經爾雅蓋十有三焉經多矣何以亡也不亡於雄之擬易通之擬論語也不亡於叔孫通之禮樂曾氏父子之詩也不亡於蔡謨之不熟爾雅王莽之僭周書安石之廢春秋也然則經何以亡蓋始於尊聖人之經而終於自尊不知經者聖人之跡跡存而人與骨若已朽矣其不可得而朽者理也是故得魚而忘筌得月而忘指則性情不在聲典謨不在壁簡不在蝌爻象不在龍馬苟其一饋十起于蟲書蠹簡之中一瓣十難於牛毛儒緜之際則無風而波合兵而爭家樹幟人樹舌即金溪新安之間日紛紛矣夫必闢洛洙泗之爲是而諸子之爲非則拘執太堅立門戶聚生徒則張皇太過執拘則人疑張皇則人懼此經之所以日亡而終不能與諸氏角也竊嘗私論之諸子之汪洋自恣近于狂二氏之恬淡無爲近於狷世無仲尼故至此耳仲尼而在可以錄鐵而爲金採腋而爲裘集諸瑣屑而爲竹頭木屑之用而況漢儒爲哉大抵諸氏二

子學之點布信越來則爲帝用而去則爲帝敵故其游王降漢儒則陳勝胡廣矣斬木揭竿以倘濂洛之數君子數君子不以爲經之功臣而至詆爲經之叛臣漢儒之所以死不服也

古今大帳簿　史論

天地間有一大帳簿古史舊帳簿也今史新帳簿也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失教專以時文課之竟不知通鑑綱目二十一史為何物所以往往有措置譬書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遇史中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貫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方參治今病則胆力自然穩實曉暢大局面大机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然宏達今子弟史學一切廢閣其有實者反教之讀釋書佛書即祖祖問他作乎書佛書者之姓名出處已茫然不曉況能得乎佛之精髓乎余嘗語子弟無論綱目二十一史即一部通鑑乃萬卷書之關津若未曾過得此關則他書必無別路可入或讀之而不能解解之而不能竟竟之而不能徹首徹尾者皆史不熟也此舊帳簿不可無也內外有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事宜遵祖宗法勑令修撰編修簡討番直史館編紀時政各管一類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每尾書某官某人記載之櫃櫝以待纂述庶內紀錄之間亦得練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杜撰鹵莽是於循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若詞舘局儲養異才不必煩以語言文字則未免以光陰志氣空擲於交際詩酒之間即有意講求故典者恐同儕猜異只得隨行逐隊而不敢問咨天下之務及至闕局修史亦不過掇拾完書無暇聚頭磋磨仔細討論宰相須用讀書人竟成虛語此新帳簿不可無也又有講學老先生專意六經而以讀史為玩物喪志亦恐非得中之論昔伊川先生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朱晦菴先生云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胆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籍何嘗不留心史學今子弟不讀史史官不編史舊帳簿新帳簿皆置之高閣豈不可嘆夫未出仕是算帳簿的人既出仕是管帳簿的人史官是寫帳簿的人寫得明白算得明白管得明白而天下國家之事瞭若指掌矣故曰史者天地間一大帳簿也

論卷之十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一

策

宗藩

古今之宗藩厚自周始也秦鑒之而弱其枝薄自秦始也漢鑒之而掉其尾唐之降疏屬之王而夷於公也降其又號且遠者而夷于民也所爲薄秦之亞也宋之聚而養之京師也散而處之都邑也所爲厚漢之亞也

國朝稽古定制廣樹懿親參酌調劑以處於不厚不薄之間爲萬世準祿萬石冠九旒位諸王上法漢而不得置吏握兵郡王以次議裁法唐而未嘗不食饒冠帶大旆少帛磐石錯繡拱手以衛神京法宋而曾不敢喙也于闕庭輦轂之下郡縣以防蜂蘗法秦而終不廢周封建以樹麟趾法周而終不得不節取於秦煌煌聖謨似無容進一籌矣第愚所憂者不憂天潢之不長而憂在於窮地之毛罄地之産不憂朱門之里第而憂在于白屋之王孫不憂遠而無奥近而穿煦而憂在於百姓之罄懸有司之厄漏夫天下之法惟其兩利之爲便也今上見費而下不見恩宗子弟不盡肥而民日露其脊欲更制則以爲生亂欲坐視又以爲養亂欲加恩則以爲游說而不當言欲斷恩又以爲離間而不忍言然則柰何語曰親盡則遷服盡則祧義也親疎無間內外均勞仁也親親賢賢仁義並用其惟今日乎故請于奉國拔尉而下裁其歲祿可也鎮國諸將軍中尉而下停其分典可也又不然而輟其扃禁寬其兵衛使不肖者得衣食於技農賢者得以玉牒之親而隸名於金閨之籍若周若召若耆若向若彝若勉若汝愚可也嗟乎良家子負矢累粮翱翔八極抱關不可津吏不問而神明貴胄反不免坐畫地而泣向隅引旌輪車日下名山撥封兔罝鴻逵之彥而同姓子孫使之匣鋒而不試囊穎而不出盼盼然望長安如天上而竟不能稽首于天子闕闥尺寸之間可嘆哉

周禮

昔人有言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始未嘗不驚怖其言已讀周禮而後知言之當也秦舉先王之六籍束而投之烈焰之中此時周禮亡矣垂漢二百年河間獻王猶能搜諸李氏之家藏而上之秘府則書固無恙也自後杜子春及鄭康成父子專門特業遞沿於唐宋以後之諸人凡四十有六家而愈不可詰矣雖謂周禮之絕於諸儒之手可也禹鑄九鼎紀山川殊怪之類用以鎮不祥而告成功如使治水者負鼎而趨以趨河而窮源人未有不咲其狂且愚者矣周禮雖公太平之書也書豈其所以公哉周禮之家聚而戶訟者以冬官缺也然五官固具在其倣而行者誰也即五官互見而冬官未缺缺而葺以考工補之其倣而行者又誰也蘇綽用其五六而不足以治周蘇威用其八九而不足以治隋我　明田不井刑不肉子孫不封建秋冬不獮狩而天下熙熙如矣大抵周禮之一句一字鳳之毛而麟之甲也然必句句而比之字字而櫛之則魚之筌而兎之蹄也求筏於渡河之後索經於煨燼糟粕之餘反覆辨難既不足以爲公忠臣而傳會牽合又不足以爲公孝子是古之亂周禮者漢儒而今之亂周禮者又附之以宋儒古之逆者官之一而今之逆者又無故而并削其官之六也然則周禮何以辨哉說者以莽之托名於井田歆之托名於泉府安石之托名於國服也以爲周禮罪而不知此非周禮之罪也盜竊孔子之履絇之而踰人之牆燧人火攻以刼天下而始皇乃以爲烹儒焚書燧人孔子亦何遜乎竊周禮者亦若是而已矣

曆法

余觀周季天子不協時日御不分朔閏分乖次而莫識。孟陬失記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蟲之不藏也。於是孔子作春秋。司曆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曆者天下之大典也。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尚體以綜數。尚文以考類。尚象以作事。尚時以占往。尚源以知來。尚流。六事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重之。爰命羲和分主四方。其器。則璿璣玉衡。六合三辰四遊。公輸子所儀揣而不敢進也。其法則土圭正影。

律管葭灰。離朱之所閉目而不敢窺也。其人。則夔龍稷契伯夷皋陶之所比肩而友也。其位則四岳九官十二牧之所接武而班也。甚矣曆之重且難也。非難於理而難於數。非難於常而難於變也。以理馭數。以常馭變。斯不可易之曆也。三代以降。漢之曆更二十二家而不能易司馬太初之起於黃鍾。唐之曆更二十六家而不能易一行大衍之根於蓍策。宋之曆更二十有二家而不能易堯夫元會運世之本於圖書。元之曆更三家而不能易許衡郭守敬之主於歲次定朔。此授時曆法。我明之所因而爲大統曆者也。迄今二百有餘年。宋第丞法久而窮。時窮而變。積杪忽以迄毫釐。積毫釐以迄分寸。積分寸以迄尋丈。將日月若斷璧。五星若走珠。四時若亂轍。萬物若驚塵。嗚呼。豈細故哉。略觀漢書漢興世以司馬氏爲太史。而今者顓門之裔安在。御史太夫倪寬明經術。上詔寬與博士共議正朔。遂改夏正。亟釐泰舊。而今者明經之儒安在。太初始作。星官奏不能算。乃更募治曆者。于是唐都洛下閎出焉。而今者精算之士安在。夫紛紛曆家。高之則欲使大撓握籥。隸首執籌。獨

步三代之前而不知畢出漢下。遠之則欲躡影天路。飛奔日月而不知石室靈臺之上所爲神而明之者誰其人哉。昔者　高皇帝嘗徵龔教諸臣。分掌曆時。置爲四輔。且升告　太廟以重其選。嗚呼。恭早見至矣。

樂律

古人有言議禮家如聚訟嗟乎寧獨禮云乎哉施於今而論樂者棼如矣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人者兩儀之播氣而性情之所起恣其流湎往而不歸是以聖人作樂標舉人倫削平淫放大夫不撤懸士不輟琴瑟所以迎和氣之始也記又曰樂者樂也樂之所極天地氤氳雷雨滿盈是以聖人作樂見昇平之冠帶王化之原本所以養和氣之終也無傷和先無伐和後移風易俗象德告功皆舉之矣而世俗之儒奈何其棼棼也聚而議五音則元聲中聲變聲半聲后夔之所不能齊也聚而議黃鍾則清濁多寡進退奇耦季札之所不能察也聚而議候氣則築室布灰簫石秬黍子雲之所不能占也夫瓠巴善歌能令馬仰秣魚出淵劉琨一嘯而能召太守七世以上之祖此二人者以聲用而非以器用也今之精於聲氣者多矣目窮於秋毫之奉而耳竭於絲粟之細然而鳳不翔於庭麟不遊於郊異類莫以從鬼神莫以格者何也將以爲無專門而樂舞諸生能執籥具秉翟矣以爲無專官而宗伯奉常及協律都尉具矣以爲無專籍而上至於六經下至於蔡子之新書朱子之通解已汗牛而飽蠹矣上古之世搏土鼓削葦荒考蕢桴擊野壤可以啓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而中古以來聰明伎倆自謂目空古人卒之甲乙雌黃若蜩若螗迄無定論蓋器者所以發聲聲之邪正器勿與焉曲者所以名樂樂之哀樂曲勿與焉若使君子樂得其樂小人樂得其欲則金土不鳴絲肉不奏匏弦不張鼗鼓不伐可也君政荒而矯人心鬱而苦雖農之瑟虞之琴垂之鐘和之磬女媧之笙雲門之舞亦何足以祓不祥而留亂亡之轍哉昔者南郭子綦隱几而聽天籟葛天氏操牛尾而歌八闋之風無煩均節不廢比排而至樂出焉故易之有象雷出地中迅動流暢先王以豫爲易中之樂而太史之爲律書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而言兵之偃於文帝寢鋒息民天下和樂三致意焉有味乎其言之也

水利

今天下畫大江而談水利江以南腹心也淮咽吭也江以南不治不足以給淮不治不足以達不給不達邊吏士不足以戰則水利者又天子邊事之要領也今御史中丞幕淮泗上矣憲大夫董三吳矣而臨河報水激之入旱潦相嚙也則何故哉治河之難也其難有三若東南不得與河較也齊魯伊洛之間亭障相錯一欲濬闢則王孫勲畹諸貴人中撓之禹之空而投諸水者悉爲我所實吾無以容水則水無以容我勢也難一轉而漕

濟轉而徐州則虞漕轉而汴省則虞宗室轉而鳳泗則虞　帝陵左支右吾前顧後眄難二河之徙決有鬼神不可以力敵築堤塞口與蛟龍爭又不可以金與帛敵不可以百口敵難三故新河之役議者紛紛欲疏月河功未成而主心動功垂成而廷臣以樂羊之書尾之又以分水洩蘇伯河以導水遷城以避水修閘以防水上亦日下奏牘與大司空議以望河工之告成而鼂子之歌禾黍之頌尤寥寥也至江以南則百倍易之矣江南之流輸於震澤震澤輸於吳淞吳淞輸於海特其支河之不治若有母而無子有腸胃而無脉絡旱則涸蓄而田爲之龜拆潦則鮮洩而禾爲之皃沒此其故易講也不必接溧陽之五堰疏荆溪之百瀆以殺其來勢也不必於江陰驅而泄之江也不必於吳苧與塘驅而洩之於運河也余以爲視田之高者其流可濬也視田之卑者其所可築也戶上者可聚也戶下者可力也不上不下而中處者可相督也水衡所捐數十萬之金錢流移可募而賑施可寓也此吾所謂百倍而易於治河者也

鹽屯

昔者姬公寓兵於農制爲井田而其后管子修內政以寄軍令卒以勁齊吾　明之兵與農分矣然借鹽以屯邊不至盡驅東南之農而養西北之兵者則鹽屯爲之灌輸也今天下策鹽者曰苦課重苦守支苦私鬻苦攤派存積也策屯田者曰苦牛具苦溝洫苦課稅千粒也二者大司農與徵算郎相與日夜借箸而籌而繡衣使者亦乘車出遐而側牘奏利害者日上廼左顧問鹽政民貧不能辦課而商之子孫老死不見度支右顧問屯

政武臣不能營葺而士卒不傍耒耜蓋天子以米鹽爲羞大臣以富強爲諱於是一蔑於縣官再奪於貂璫感旣再持於鄭卓之徒佃漁其間此無他以鹽屯之未合而　祖制之未復也往　高皇帝召商實粟邊下商爲之募衆墾土以鹽而狃集商以商而蟻集屯有兵農塢輸之遺意焉自葉淇倡議而商所輦者更粟而金矣金不之塞而之鹽局矣大江中畫而東南挽芻西北坐食矣余以爲非復　祖制而令鹽與屯相爲表裏未可以國也夫鹽與屯合斥鹵千里化爲桑田一利也農不輸餉兵不餘飽二利也商旦受粟夕受鹺券交於左筦盈於右三利也邊實虜虛卽淮楊有梗而咽喉自在四利也且耕且守人自爲戰里田戍行敵氣自奪五利也堡鹵繁烟聚集戍卒無鄉國之悲而流移有土著之樂六利也商以邊爲陸海虜以田爲地網七利也嗚呼七利舉而卽使劉大夫握管趙先零繪圖何以讓哉不然江以北窘言兵江以南窘言農勞勞然枵腹相望而兵則虜且薄之農則水旱薄之惟鮮衣大賈洗手堅坐以享獨天下之利何不召而爲鹽屯委輸且賈者半蕉趨走

客地如騖蓋其性然而又引輕而鹽倍賦輕而粟倍客四面方駕出矣

馬政

甚矣今天下馬政之不講也凡有三蠹而大耗不與焉太僕馬歲無慮十餘萬內以奉衛士而外以奉邊戍邊戍所予金粟半以輸債帥自唉不暇而何暇以其餘飽馬馬不任勞苦遇戰則悲鳴却走矣蠹一漢初天子不能具淳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今衛士得馬以便鞭乘而已蠹二縣官割其芻中涓外家割其地馬所從產則責駒所從秣則責肥甚則家破而人殲之蠹三今天下幸輸安耳有如海內多故無敢望八駿十二閑及數千如

雲之錦郎大將軍何以驅使監閣僕寺何以數馬而對嗟乎此所謂名存而實亡者也夫名存而實亡者猶未若害存而利亡者之足以懼也如咸寧嘗爲政驕且長議通馬市以中虜欲自庚戌以迄今四十年矣國初之市馬雖稍做宋制然特創於關蜀夫聞以九邊爲市也以茶縑爲餌未聞賫金而出也以爲獲良馬而虜且以下馬獲上直矣以爲馬衆可與虜敵而既市當無事戰矣以爲羈縻之而陰修戎備而將相以市便高枕矣以爲虜無他狡而慮且邀賞往歲東西之鎮叵測矣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不在上不在下而在夷狄斯往如遊波敵至如風雨有如圖窮而匕見皮盡而毛落進不能掌犬羊溪壑之心而退不能恃熊羆將士之氣陽以托長沙表餌之智而陰以伏咸寧和好之釁嗚呼如是而欲營天駟叩房星供御飽餘司馬延邊其何益于國故大耗之不去而區區於振剔三蠹雖有龍壯無以御之矣李克用以馬上立國不過七千猗頓窮士耳問奉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息無算而況以天下息乎請罷馬市以歲市數十萬之金帛歸

而付之秦非毛仲其人必使官與民兩利以坐實天廄之種生且爲　天子歌在坰駟鐵以獻也

白石樵真稿卷十一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二

賑荒議（計十二條）

踏荒

縣公踏荒東踏則西怨西踏則東怨冊車所至攀轅叫號里排總甲有伺候之費有送迎之費有造冊之費有愚民買荒之費不如一槩以全荒具申上司舊規奏報夏災例在五月今已過期似難復緩直待兩臺題請朝廷旨下戶部覆行然后輕與寡從踏勘未遲今不必沿鄉履畝也

勸荒

得錢做荒出錢買荒其弊種種不一須令該啚里排開報得分明啚書造冊得分明如一保之中某區為熟區某區為荒區一區之中某啚為熟啚某啚為荒啚一啚之中某圩為熟圩某圩為荒圩俱用印鈐記訖然后行抽勘之法勘圩則刻勘區勘啚則寬又然后行抽問之法或問事或比較問過去前甲之里排則公問見在接甲之里排則私大抵種田全荒者即是上貧之飢民也種田半荒者即是次貧之飢民也得一圩之真荒田若干真飢民若干而衆啚不敢欺矣得一啚之真荒田若干真飢民若干而衆區不敢欺矣勸荒在此賑飢亦在此本之以惻隱不忍之念頭參之以神明不測之作用寧過仁無過義寧使得便宜在百姓無使得使宜在朝廷此勸荒之大指也

儘荒

勸荒固難而派荒尤難說者曰縣大夫不能千百其化身而方圓于一手何如一槩攤荒使荒熟皆霑恩典此為熟鄉作說客而設也夫東南與西北非特地勢之高下不同抑且有災無災之截然迥別若幸而有恩應儘數派與荒區惟荒區有改折惟荒區有停徵帶徵惟荒區有粥賑米賑而高鄉不得望焉夫荒區菽麥不及收矣秧苗不及栽矣即栽稱爛矣即間有可救者皆數十百人共踏大朋水車男罷耕女罷織甚則皮穿脚腫矣今高鄉有是乎富戶見田荒誰肯借貸債米業主見田荒誰肯接濟工本米啼飢號寒賣男鬻女今高鄉有是乎租米既不能還錢糧安所從出佃戶苦業戶苦里排苦縣官苦今高鄉有是乎盍當道之請命為荒不為熟

也朝廷之特恩爲荒不爲熟也父老之拖泥帶水匍匐攀號正恐以荒作熟也縣官之曝日衝風親行踏勘正恐以熟作荒也若不問苦樂高低槩行攤荒之法似於官吏覺便而于救災則甚不均甚不服夫低鄉涕泣而求之高鄉談笑而得之膏粱而欲坐享餓殍之食孟獲而欲分奪嬰兒之乳此豈鬼神之望吾良吏者乎士大夫無以此曲動上聽可也

禁亂

夏秋之交舊水未消新水復横正如舊錢粮未足新錢

粮復徵三吳百姓之苦未有甚于今日者也且大暑而徵夜極寒大雨而浹日不止天時可怪歲事可疑自古水旱必相仍兵荒必相繼即極盛太平之世且不能免而況以好奢之世界當易動之物情可不爲寒心哉昔蜀道寇作臨汝侯嘲羅研曰鄉蜀人何樂禍如此研曰蜀中百家爲村有食者不過數家貧迫之人十常八九束縛之吏十有二三若令有五母雞二母彘牀上有百錢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于前韓白按劒于後將不能一夫爲盜矣古來亂民常挾飢民而起如王仙芝黃巢之類不能枚舉必須當路者先服飢民之心懲亂民之胆而後可以永保於無事何謂服飢民之心如菲衣惡食教民節儉緩征停訟與民休息任怨任勞怕因怕果如切自家痛癢如救自家骨肉披髮纓冠廢寢忘食所謂服飢民之心者也何謂攝亂民之胆只令大水溺天災人借事生釁或有裝駕快船以割稻爲利者或有搶奪當橋貨物以增築圩岸爲名者或有聚衆鼓譟以借米糶未爲名者此皆亂法之民若有此等倡禍即刻前往擒拏首惡輕則繫獄重則捆打此所謂攝亂

民之胆者也蓋救災恤患之中專寓防微杜漸之意飢民必救亂民必斬舍此八字別無荒政矣

禁張皇

夫上人要有救荒之心而不當有救荒之狀如銀賑米賑粥賑此爲無田者而設也而目前庫中之銀幾何倉中之穀米幾何此不可遽言賑也如蠲免如改折如停徵帶徵此爲有田者而設也而目前之荒疏未上朝廷之恩例未下此不可以遽言蠲也大抵飢民如小兒不恐用威又不敢遽用恩挨得一刻不啼哭則一刻之餅

餌且止挨得一日不啼哭則一日之餅餌且止留前貯後相時而行届指七月至十月終有一百二十日之期幸而高鄉成熟則新米可接濟矣又届指十一月至明春四月終有一百八十日之期幸而春熟有望則豆麥又可接濟矣獨二熟未至接濟何人萬姓嗷嗷命在呼吸前則以設法預備爲主後則以分頭急救爲主中間則在閒時忙做忙時閒做匆促之告急匆挑之使動如遏糴抑價之類是也

請改漕折

改折一事近雖奉有明旨但時事多艱拘攣當破議畢則倉庫空虛議蠲則金花難免獨有漕糧一項漕糧每石輕齎蓆板過江水脚折耗等項計費銀二兩若得幾分請折每石止徵銀五錢則餘米存留地方有田者明沾實惠無田者暗受恩波計無便於此矣查得改折事例被災十分九分以上者改折七分又查得被災八分以上者不分正改免每石折銀五錢此定制也今三縣災傷正當十分九分之數則改折漕糧正當每石折銀五錢之時前有萬曆十六年及三十七年水災奏准文卷歷歷可查申請道院援例乞恩亦寬中之寬恩外之恩而未知可得否也若復請今歲停徵太過則來歲帶徵益多姑息於目前而葬楚於日後不惟難爲百姓抑豆難爲縣官且看部覆何如耳

禁遏糴

以官救民不若以民濟民以民濟民不若以商濟民我旣遏糴鄰亦效尤寸寸節節皆是死路當聽其自相灌輸較是兩便蓋本方之米有限日用則米日消四方之米無窮日來則價日減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若云米

在外者則欲招來米出境者則欲嚴禁此惟用情之不恕抑亦立法之難行此猶士大夫半明半暗之說也

糴米

救荒之法無如設處粮食爲第一義揀選大戶領銀轉販給付印批勒限回縣似矣目今庫藏空虛官銀何處擬借愚謂使大戶糴米不如使大戶積米如不願遠糴而願積米者即將本家之米自貯本家之倉積米若干時價若干但取結狀印信登冊訖後月價踴原照前價平糶幸而價不甚昂米還大戶而官無與焉在官府許

境內之米留之境內不必處糴米之銀在大戶以留之在家者聽之在官不必增遠販之費此不過之過不糴之糴也揀選積米大家只將屯戶查明量田之多寡酌米之重輕如千畝五百畝之家或有餘蓄下此則不能矣若開報殷實徒生詐端請託營求易生煩擾其不便者一領銀糴米銀一到手豈無花費之子弟侵尅之家人其不便者二我遏我糴彼遏彼糴口語鬬爭關津阻隔其不便者三遠涉江湖擔延歲月其不便者四遠方價高回鄉價減查驗推委多所支離其不便者五華亭

八十餘區試選區中大戶召而問之願積米乎願糴米乎其情實可以立見矣

禁抑價

抑價之說行於官糴則可行於民糴則不可葢官府設法銀兩遣官遠方販得粮食略有頭緒矣然後發與良善大戶平價糶與飢民但奸徒或以低銀至者以低錢至者以短價至者受之則大戶虧本拒之則喧嚷相加甚則詐告小升小斗詐告插穀插粞而添出詞訟無已時矣况抑勒減價則積米之家閉廩不出販米之商聞風不來本欲抑價而價愈增此立斃之道也

平糶

官糶官糴其名甚美而往年奉行臺諭幾至大亂葢强梁者得之軟弱者不得也附近者得之遠僻者不得也衙門之狡猾臧獲之親厚者得之而鰥寡孤獨疾病顛告者不得也詭名詭姓假爲藍縷之服者得之而真正飢貧者不得也或擁軋或叫號或困踣或鬬爭或聲言以減竊告以拌和告以小斗斛告本家不勝其煩但求糊塗苟且了事而止有平糶之名無平糶之實若不需

賑設行則區處錢粮之艱難遠賑粮食之辛苦俱付之兒戲一擲耳可惜可惜愼之愼之直待鋪行十分踴貴之候始付好義大戶平糶饑民但許升計不許斗計自城及鄉然亦可暫而不可久也

散賑

夫用衆宜在狹處不宜在廣濶處如在廣濶處唱名唱一人而千萬人俱擁棄前本人不到而他人冒應冒領者有之應去復來領去復應其誰能一一而稽察哉大抵散賑不散米而散票此常法也散票之法莫如晴明

上城安排布置每啚分作十甲第一甲以至十甲每甲將水牌開寫饑民姓名挨甲編定有一城塚靠立饑民一名縣公乘轎門子執票有一名即將一票付之得票者從轎後陸續過去未領票者從轎前挨次前來散過一啚又是一啚撒過十甲又是十甲饑民執票就倉吏認票發米先後亦以此為次第兵法云用衆如用寡分數明也此即散賑之法也

田主賑佃戶

查得華亭田一百九十五萬畝若田主各自接救佃戶

種田一畝者付米二升種田十畝者付米二斗共計米三萬九千石即省出官米三萬九千石矣即使官賑有如此之直捷乎即使官糶有如此之均匀乎人自為給無强梁挤軋之弊家自為賑無遊手冒名之弊平時借作工本米凶年借作性命米工本米至冬月補償性命米至豐月補償各立券為準不還者告官究追此官府不賑之中而民間暗寓賑濟之法比之報名分賑執票平糶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其孰便孰不便也乎且賑飢之事官府既不能遍及鄉村又不能確定災傷之重輕與饑戶之真偽惟田主與租戶痛癢相關情形又實凡田之果荒與否家之果貧與否不待踏勘而彼此灼然莫可掩飾者今能照依前議既報其平日胼手胝足之勞又救其目前逃亡饑殍之苦此安插佃戶第一義而當事者又且賑之以濟其窮廢不立稿矣况士農工商惟農最苦比之游手閑民及素不識姓名者休戚萬萬也田主置之度外彼此相率而去其故居拋棄屋廬誰人看守明年菜麥誰人下種田主勞費豈不多於今日哉是說也無田者田少

者皆欣然以為可行而轉展阻撓倡言不便者必出於多田富戶之僕輩獨不思田多則易於轉移人饑又易於為德决不分外多求亦决不因求生事仁人首倡轉相勸諭由城而鎮由鎮而鄉由吳而越繇吳越而推之他方被荒之處豈非根本簡便之良法哉

救荒煮粥事宜十七條

一早煮不如遲煮

煮粥最宜慎始慮終須計量倉穀多寡可食若干人可支幾時然後起手若驟然輕舉一時穀盡又驟而已之令老弱者轉死强梁者凡生他心不可不慎

一城郭不如鄉村

設粥於城郭則游手之人多設粥於鄉村則力耕之農衆聚則疫痢易染分則道里適中設粥城郭十之一鄉村十之九則較得其平矣

一委官不如委好義

大戶一心以奉委官又一心以救饑民精神既分事事苟且惟敦請賢士大夫為地方素所信服者監督煮粥朝夕無供應之煩左右無需索之苦柴米不能染手可以猝請猝應于當事者又無扞格不通之虞昝并愚弄公嘗行之而効矣

一搭廠不如寺院

搭廠費竹木費柴薪費工食既防火燭又慮風雨又少遮攔惟尋訪地方寺院一便水漿一便造竈一便寓房一便貯柴積米一便容民畜衆

一土灶不如磚灶

土灶雖飯易敗磚灶潔淨可久其大鍋鍋蓋水缸等項即從地方鎮上店家借之編號登記訖若火鈴擔桶掏籮簸扁諸小物類大戶領價置之

一執事不如選用饑民

選用饑民須衣服洗淨精力健旺者每人給米二升許令執事煮粥如有不好潔不聽命因而偷盜米粮物件者逐出更換

一糲粥不如米粥

往時糲粥多有半生半熟者間有拌和石膏者饑不擇食往往食後致病而死若米粥則無此弊故煮決以白米為主

一草柴不如木柴

官既發米隨將買柴銀兩同時給發每日用柴百束先買二三千束備用坐柴可以代炭餘炭可以煮茶日逐劈柴最為煩苦饑民待粥空閑者即以劈柴委之劈柴加粥一碗

一吃粥不如帶粥

凡煑粥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奔走道途倘遇風雨尤覺艱難若願吃粥者許令自帶碗箸以便就食若願帶粥者許令自家帶鉢并給二次以便携歸朁嘗行此法願吃者少願帶者多蓋吃則止于一人帶則歸分老幼不妨生理不失碗筯不成羣混擾不竟日奔馳饑民既得安閒而執事者亦少休息矣

一給粥老人先於童壯

前鍋粥熟即貯缸中遇老即發蓋老者尫羸不能久待童壯尚可待也

一給粥婦人先於男子

婦人領粥出自萬不得已來即發之蓋婦人廉耻最重不能久待男子猶可待也

一童子壯男各分一處

凡童子頑狡溷入粥場最難馴伏須擇一人管押或吃或帶擊鑼引旗五童一隊挨次散之凡壯男須俟煑粥有餘末後給散擊鑼引旗亦如之大約以巳午爲期驅良生理者不必先來久候强暴梗事者不致屯聚後留

亦分別調馭之一法

一丐流毋得混擾饑民

丐流溷入饑民非特不潔亦且不耳另遣乞丐頭領置之粥場遠處別設粥賑之

一饑民日登記籍

錢粮出自官府苦心區處得來一粒一毫俱要着落抛撒者上干天刑便漁者難逃憲網凡每日男女領粥若干每日煑過米若干執事工食米若干一一登記簿籍以异查考

一修道路橋梁

大水之後岸有低窪者補平之橋有橋板橋欄腐壞者修好之無令饑病之人因傾跌致斃先宜周密預爲之

一另籌領粥

凡遠近有體面之人如學究如里排如醫生等類以領粥爲靦而實以絕粒爲苦另置竹籌烙鐵記色分籌領粥不必到廠

一煑粥須要嘗粥

凡粥之生熟厚薄有摻和無摻和須要監督與大戶親

有親掌則執事自然用心而饑民亦且心服昔郡侯張瑞海公祖親臨天馬山粥場散粥之時予進饑民索三碗小菜八碟欣然淹罷而去萬民合掌頂禮歡呼送之如此光景歷歷尚在目前甚有寫圖以贈張公者此萬曆三十七年間事也

祝染南劍州沙縣人也遇歉歲爲粥以施貧者後生一子應慧請舉入學榜將開忽街上人麥提者奔馳而過報狀元榜手持一大旗書四字曰施粥之報及榜開其子果爲特科狀元

慶曆八年大水歲飢流民滿道韓琦大發倉廩并募人入粟分命官吏設粥食之日往按視遠近歸之不可勝數

田賦八故見松江府志

查官田民田輕重之故

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收天下田稅每畝起科止三升五升有三合五合反輕於古爲井田之稅此之謂民田國初有因兵燹後遺下土田無主者有籍沒張士誠者有籍沒土豪虐民得罪者此之謂官田查得弘治十五年松江府民田止七十三萬二十八畝官田有三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畝則官田不更多于民田乎召民耕種輸租于官此租額非糧額也小民送納各倉遠涉江湖極其煩苦以致累年拖欠逃徙拋荒乃復轉賣官田

於民間又將官田租額攤作民田糧額雖有上中下三鄉之別而攏之賦極重不可及矣松郡糧重始於此

查力差銀差聽差之故

太祖洪武元年定法每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三年置直隷應天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其夫赴京供役每歲率用三十日遣歸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其佃戶出米一石資其費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其資費每田一畝出米二升五合他如府州縣雜差亦如之其後分力

差銀差聽差三項係力差者計其代當工食之費量爲增減係銀差者計其扛解交納之費加以贈耗又其後派銀僱役力差變爲銀差而聽差并罷之矣初弘治元年令各處編審均徭但于均徭人戶丁糧有力之家止編本等差役不許分外加增若貧難下戶逃亡絕戶聽其空閒不許徵銀及額外濫設聽差等項違者聽撫按等官糾察問罪此力差聽差銀差之所自始

查絲綿折絹之故

吾松徧栽花稻不種桑不養蠶而歲賦農桑絲綿折絹

若干載在夏稅額中松民既有細布粗布之解京又有內號外號之織造則絲綿折絹一項似乎可以奏豁也查得金時之田制凡民戶以多植桑棗爲勤少者必種其地十之三又少者必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缺元太宗丙申年始行絲科之法每二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官五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于本位此金元之遺制而相沿猶未改也其有農桑絲綿折絹自此始

查馬草豆料之故

國初光祿寺犧牲所御馬監并象馬牛羊房等草料俱于民間照[illegible]糧科徵解納官軍草料亦如之洪武二十五年以百姓供給艱難令非平等處衛所官軍自採野草備用自後遂有秋青草事例宣德以來通命在京在外軍衛有司量派軍夫采打置場收納與民納草相兼支用而其因時制宜措備支給法亦不一其黃黑豆等料卽于稅糧內折徵不更載此馬草之徵所自始

查一條鞭之故

往時夏稅秋糧及丁銀兵銀役銀貼役銀種種名色紊

一或分時而徵或分額而徵上不勝其頭緒之碎煩下不勝其追呼之雜沓自嘉靖四十年侍御龐公尚鵬按浙改作一條鞭法最稱簡便直捷但于平米上分本色米折色銀兩項里排徵之於納戶而縣官派之於各色孰是起運孰是存留孰是額設孰是加編孰是宜後宜先孰是宜增宜減孰是朝廷曾赦而猶存如故孰是戶漕撫按曾減而猶增如故其算數在縣總那移亦在縣總而摘發則在精明之縣大夫是法行之七八十年矣此一條鞭之所自始

查加派從糧不從畝之故

隆慶二年巡撫林潤奏言江南諸郡久已均糧民頗稱便惟松郡未均請乞暫設專官丈之吏部題原任本府同知鄭元韶陞湖廣按察司僉事須敕專督丈田均牽斗則丈得松江三縣上鄉算平米一石准共田二畝七分三厘九毫中鄉平米一石准共田三畝一分二厘五毫下鄉平米一石准共田三畝六分三厘凡有不時錢糧加派俱照前周文襄所行則例無分上中下三鄉一槩論糧加耗貧富適均官民兩便此一定不易之法也若從平米上每石加派則所派輕從田上每畝加派則所派重今邊餉亦宜準此俟邊事平後并原派除之蓋派額之輕重易見而田數之多寡難明耳此加派從糧不從畝之始

查錢糧瑣碎易眩之故

賦額如海見者望洋況米之數則曰升曰合曰勺曰抄曰撮曰圭曰粟曰顆曰粒銀之數則曰釐曰毫曰絲曰忽曰微曰纖曰沙曰塵曰埃此項積之無稱抹立山岳算之甚昧于心目惛惛悶悶得無爲聾瞽之睚爭聾瞽而盜者攫其珠去矣前輩云銀至釐而止米至合而止其下悉宜抹除之不然儻入奸人雲霧中可恨也此錢穀混淆之所自始

查青由之故

嘉靖三十七年奏准天下正賦戶給青由先開田畝糧石仍分本色金花折銀使民周知輸納其一時加派不得混入亦不分官員舉監生員吏戶人等一例均派僉給印信小票與民執照事畢停止此青由之所自始

三大役議

布解事宜

查得細布之役起于正統八年周文襄公念松江賦役煩重奏將闊白三稜布一疋准平米二石五斗每疋加車脚船錢米二斗六升闊白棉布一疋准平米九斗八升每疋加車脚船錢米一斗二升布每長四丈二尺五寸。傳例每疋重三斤幸以紗粗驗退。又奏不拘斤重。此取長濶兩端織紅紗以防盜剪至今行之。此松江布解之所由起也。華亭布解四名細布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五疋。每疋價銀六錢一分。內要織黃線三稜布三千四百五十二疋。每尺加貼銀三錢五分。二絲布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三疋。每疋加貼二錢五分。粗布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五疋。每疋價銀三錢。又每疋加銀七分四厘。通共粗細布銀三萬八百四十七兩餘。向曾搭派非運役。兩役人甚苦之。以後遂點客商買布。即有光棍串同保結充作大商。銀一入手。視為已物。浪費不經。化為烏有。有此叚弊大戶本欲領銀買布。或曰待驗布後給銀。及布已驗矣。或曰待解布後領銀。及布已解矣。抵通已銷矣。領者愈迫。給者愈遲。或以現鏹而推其有限之錢糧。或以前甲而強求新甲之償補。或有十不得六七者。或有干請求給僅許對支者。一年如此。累年可知。此所來二三年前布解之所由困也。布役之苦若貨房聽驗印解布秋油紙包索舟車關閘掛號鈐批到東門單稅紗內相庫官吏書司房保識庫夫長隨廚役見面後手擺飯茶果土儀磕頭復求雇夫交納等項。每疋除鋪墊外賠銀四錢二分。稍不遂願。任意揀退。兩次三番。千辛萬苦。即使盡磬現銀。尚多賠補。而況布解而銀給不如數乎。通計華亭布役四名。上海二名。甫滿十者、二年即破七家。若朋充者。又不知破碎幾家矣。今年方從祖下車八月痛掃前弊。不染秋毫。先要調停細布。此厢文襄再見於江南也。請言往時官解之害。官買官解。本官既不諳物價。又不能賠價。衙官委之衙書。衙書委之行戶。如昔年簡較叚金、郭殿邦、與史余和、皆以解布之故監死京中。至今痛惜。況官有去留。而布未了局。錢粮于係誰則任之。羞細布之大要有二。先發銀而後解布。則布不足。先解布而後領銀。則銀不足。惟以大戶解布

則無包攬侵欺之患如數發銀則無稽遲短少之患不必官解之復踵前弊也項鄉父母勒令解戶設櫃給串先收布價銀隨收鋪墊扛解銀驗印起批信爲良法公祖又例行之上海青浦而布役之困可甦矣別有切提條陳用標布客解布者商非土著既難托鍼又難羈土勢難簽役役一及之則客商之布標散而鄉鎮之布庄亦散矣其關係三縣之命脉非細故也夫三梭細布勢不容折閣白粗布濫惡稀粗非人最所厭弃若照原價三錢七分改折給散彼既利于糴銀又可以轉買稍布比之二梭既堅且有餘利可添省墊貼銀四千七百兩減去會計徵額此一舉兩得也若三梭五千疋扛墊銀一千二百五十兩帶在金花船解船不容官亦不便此項尚要商量惟細布即發現銀粗布將議改折深不易之定論乎

北運白糧事宜

天下大矣白糧獨責之蘇松常嘉湖五府何也國初隨南京取給五府其勢甚便自　成祖定鼎北京而白糧相沿不改者二百五十八年矣在直省不知五府之偏累在一府不知董漕者之獨勞今已無可奈何矣白糧之若不獨在軍强民弱不獨在軍先民後不獨在過淺過閘不獨在過關過鈔不獨在催船催車不獨在幫貼帶磚不獨在稽查盤驗不獨在各倉各局各衙門之刁難留勞而尤若愆期守凍出于意料之外白糧守凍一年而兼兩年之船錢一年而兼兩年水手之工食千樁萬孔借貸無門蓋守凍以春辦之不先也春辦不先以收米之不足也收米不足以荒區與頑戶納米之不齊完也若使納米既足又即將之派腳價船戶水手[illegible]湊集正月開幫豈有愆期濡滯之患哉今鼎父母敢議使北運者先儘本名隨儘本區以收白糧置櫃給串以收腳價方公祖又例行之上海青浦北運之困其解倒懸乎白糧中又抽出　惠桂二王祿米二府共米一千石耗米五百石車腳水腳共銀三千兩向者由南解北北運順帶猶可言也今者自吳解楚跋涉艱難不可言也盍行就近附近略派湖廣田畝上合許九牛一毛斂不爲過以楚中千石即解楚中　二王何如更不然將千石改折并同腳價銀齊解以便自糴自辦豈必從吳

流而逆遡上流、越長江洞庭之險。又豈必舍與米而運貲米多交納往來之煩乎。此項、幸舊撫李公在漕。一時也。機山相公在揆地。一時也。臺省方上賦煩役重之議。一時也。方公祖正當修志。士大夫講求在此。修救亦在此。一時也。 明君留心民隱。可與深言。一時也。時乎不可失。推而行之。蘇常、可乎。

收兌事宜

收兌者。糙糧也。謂糧長收于倉而兌之軍也。統計松江府華上青三縣、兌運米二十萬三十石、改兌米三萬九千九百五十石。改兌糧運納通州倉、每石正糧外加耗米三斗、兌運糧亦運納通州倉、或撥京、或撥邊、京糧由內河六閘盤剝。然後到京。為此每石正糧外、加耗米四斗。邊糧入泓船、剝至翟華城窖雲、然後到邊。為此每石正糧外、加耗米四斗。已上二項、正耗也。每臨兌時、又于每百石正耗糧米外、加幾擔。名曰濕潤。以補沿途蒸折之數。此又耗外之耗也。正耗若干、淮撫派之。外加濕潤若干。府縣主之。 一某衛所糧船一隻、僉點旗甲一名、運軍九名。運軍撑駕。旗甲總管。每人一月口糧八斗。共年共九石六斗。縣官給衛官。衛官給各軍。編入會計。皆於後處地方支領。于華上青無干。如松江府官軍派運別處、則于三縣支領行月二糧、亦于彼處無干。 一查得淮撫議單一款、每年漕糧、俱限十月開倉、十二月報完。糧船限三月終過淮、四月終過洪。近因漕政久廢、萬曆四十年、又立漕單、開兌之期、船到水次、大州縣限十日。小州縣五日兌完。不完、責在有司。兌完彼、即限過淮日期。江南限二十日。漕院坐京口、催督運船。運官有能如期過淮者、淮撫印給薦票十張、或獎票十張、統候糧完。如期獎薦。如有司無糧、軍衛無船。督糧司道、及府州縣掌印管糧官、并領運把總指揮千百戶、各罰俸半年。此趲催事例也。漕規雖嚴。或以空船未來。或以勒措耗贈。遂至耽延日久。蹉過漕期。運官無所藉口。捏稱倉厫無米。米色粗惡。又捏稱有司故意抑軍。毫不加耗。觸怒各臺。希脫己罪。故某衛所空船、以某月到水次、當報也。某衛所船到、而某衛所官未到、當報也。某船某日兌完、當報也。某船兌完開幫、或未開幫、當報也。如此十日一報。則運官無所容其譖。而府縣之賢勞者明矣。 一濕

潤之外又有所謂綱司話會此向來套名蓋收兌糧長與旗軍私相授受每米一石出銀二三分以充酒飯之費此府縣雖知而不問者也但向有倉老鼠慣在中刁唆攛掇爲强軍之向導細作先期訪出此等積棍分調監候俟糧船開完乃始釋放昝年毛司理掌印常行之矣

往年收兌稱中役催費百金四五年來費及五六百金以至破家者一年六十名收兌豈堪破六十家之產乎此無他舊派太多每倉收米一千七百石故耳糧長承役修倉磚瓦蘆蓆杉木有費雇募斛手有費雇覔倉書有費工食有費使用有費自十月至五六月費已無經而納戶尚多拖欠收米如此其難也已而漕船既到縣總倉棍賄通漕卒正耗之外嚇詐多端明加踢斛淋尖陰講綱司話會每百石米增十擔外每一石銀增一錢外稍不遂意凌虐糧長侵侮縣官不滿其欲不已兌米又如此其難也至于大保大區借改折之名倩覔人代枝延挨不肯納糧直待旗軍催兌比較通關之時於是有折銀減價使之不得不收名曰搶收有先賒糧若干方納糧若干使之不得不賒者名曰賒串若不搶不賒且并其搶收賒串之銀米而無之矣派額米缺一石糧長自賠一石缺百石糧長自賠百石米價日踴賠價日多米不能賠而借債賣產賣男鬻女隨之矣雖欲不破家亡身得乎若使小則本圖收本圖行圖運法大則本區收本區行區運法派額既不至及千收米又不至隔區窩保頑戶既不至藉口荒區奸民又不至觀望搶收賒串此亦清弊實之一策也又聞之運軍與淮上漕書構同揀擇用賄派船派江北淮泗之船至江南四郡之內擁道不得彈壓則氣勢必定咆哮往返二千餘程則官弁反多違限何如常鎮蘇松自相更調以近貼近視以遠調近者果孰便孰不便耶此特在撫按倉漕一斟酌間而收兌受福不淺矣

吳淞江議

書經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宣歙茗霅諸大水皆西注震澤東達於海震澤者其腹三江者其尾閭也一曰婁江卽太倉之劉家河是也以婁江訛而爲劉也自震澤從吳江縣經蘇城之婁門由崑山轉入太倉此蘇州之水口亦常州之大水口也一曰東江卽松江府之黃浦是也以西浙水來故曰東江也此松江之大水口亦嘉湖杭之大水口也一曰中江卽今之吳淞江是也自東及西橫亘七八十里海忠介開濬而後歲久[illegible]成[illegible]

影譬之乾卦但有外三爻而無中爻譬之人身但有大腹而無尾閭蘇州之下流不能洩而蘇州之低鄉矣松江之上流不能洩而松江之低鄉困矣于是吳江常熟常州崑山嘉定太倉以及華亭青浦水勢浸延無不受其殘滅者屋廬塌毀田地拋荒錢糧無出敲扑無停此緣旱無灌輸潦無洩浸故耳頃今　上登極召對時出禮部陳懋德吳淞奏疏面問可否豈非東南第一永利乎以愚計之度非千夫不可非設處八萬錢糧不可錢糧非協濟不可非專官責成不可非衙官分督不可非大戶催借不可六七十里之遠道非立標分界不可非甚嚴分棚不可又須巡行如海忠介公布袍草履帶星出入而給錢糧不遲緩一刻不扣除一釐隨官人役不橫索人一錢不巧賺人一飯而后事可集也或曰海忠介開而復塞何也曰以海潮之東入故也海潮[illegible]渾潮退則泥留矣泥厚一箬一日兩潮則一年七百二十箬矣日積一日年厚一年雖欲不淤塞得乎識者云自西徂東闢至盡頭處留里許不開以壩海口既無潮退泥留之患又省防盜防盜之虞若逢水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闢壩眾鍤如雲里許不日可濬水洩復塞何畏海潮傷風水此闢吳淞之妙策也但以銀米召募因救飢[illegible]其利大其功速抵擬民夫因累塘長其害大其功遲知此而禹蹟可成海忠介可以並享而血食矣不識東西萬萬姓果有此大福否肯此以待救時之君子（時崇禎二年）

建州攷

頃遼左之役覆軍殺將撫順清河業已兇而去矣皇上赫然震怒稽罪臣召宿將捐內帑徵客兵賜劍經略臣偏將軍而下不用命者誅今草澤中豈無秣馬厲鞬誓不與賊俱生者乎其書生頗習遼事遼左建酋曰奴兒哈赤卽女真種也女真古肅愼之地居混同江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唐隋謂之黑水靺鞨靺鞨盛號渤海渤海浸弱臣于遼避遼興宗諱更女真曰女直至阿骨打始大國號曰金金亡歸元元改為海西遼以羈縻之永樂初遣邢樞招諭于是海西女直建州女直野人女直悉境來附詔選其酋長授官爵任其耕獵如故朝貢以時征調惟命永樂末建夷數入寇相攻殺 宣宗遣使招降遂以老營地居之名為東建州此建夷之所自始矣建酋土極寒或穴居而處或搆樺葉為屋行則馱載止則張架以居或穴屋春梯級樹人或掘溷廁四面環繞之是其居處也冬塗豕膏禦寒夏裸袒裂尺布障體婦人帽垂珠絡衣綴銅鈴衣豕衣犬衣韓衣魚皮是其服也噉咬生肉嚼米為酒醉則溺而盥面席地歌食以為樂是其飲食也男少女多女始生十歲卽嫁父母春夏死立埋之秋冬死投尸餌貂又有剖腸背曝日中負之飲食必祭三年而後棄之是其子姓父母也無市井城郭逐水草山谷射獵為生自推豪傑為酋渠是其君長也俗不識五穀狗解耕田解挽車解繫木馬行可及奔馬是其制作也弓長四尺矢用楛一尺八寸青石為鏃是其器械也獻馬獻貂參獻珠角獸兎鶻黃鷹海東青是其貢物也春草未青馬骨立不能來五月青蠓起八九月雨水溢冬月河氷堅不能任是其出沒時候也邑後酋數數盜邊掠生口漢婦教之板竹以為居緝綿為衣炊食以為食又掠漢女以奪胡婦之權而聊恥上國之念起矣正統己巳野人女直因也先為亂賴侍郎于謙處置得宜而遼境安天順中建州女直都督董山寇邊賴武靖伯趙輔都御史李秉擒山送京師而遼境安十四年建州部落欲雪董山之忿賴兵部侍郎馬文昇招撫而遼境又安又其後陳鉞汪直王越等冀延建功以中官為巡邊以武官為黎贊僅俘老弱論功有不貲之賞建夷倡號復仇長驅

四百餘里賴御史強珍劾越越下獄汪直敗復召用然升擣邊而還境又安此載畧朝實錄不能稱指數而今之遼非昔之遼矣遼地南臨大海西起山海關東抵鎮江延袤二千三百餘里虜酋奴以百計子姓部落以數十萬計直前屯者爲賴蟒等直寧遠者爲煖兎拱兎等直廣寧者爲小歹青以兒鄧黄台吉等折而西北則虎墩兎憨爲虜王而東西部皆屬之北則煖赤伯言他不能等折而東北則卜言顧等又折而東則炒花等此河西三面虜也踰三岔河則獨伯革打大成等直海州西李兒敗伯言等直遼瀋西煖兎宰賽等直開原西而北則惚忱大哥東北則北關東則南關遼瀋之東則奴速等此河東三面虜也面面環繞如處重圍而三岔河斷遼爲兩虜又掐入其內據心腹而居之蓋無地無虜焉往虜故窮餓近皆耕田刈草人馬得食而又無重關峻嶺爲之限隔朝入則朝獲夕入則夕獲蓋無時無虜爲大抵馭虜之法日合日離離則其黨可携合則其焰難撲而建酋之合有二東則虜其與北關合也西則虜其與西虜合也何謂東合往建州諸夷主兀堂王杲阿

台輩常分矣阿台之婿曰他失則奴酋父也他失之父曰教常則奴酋祖也初李寧遠誘阿台于城下襲而殺之并殺其祖父而酋奴請死不暇奴是時一孤豚腐鼠耳寧遠請爵之以龍虎將軍於是號召東方盡收各家故地而奴始強五百道貢賞入而奴始富而南關灰矣諸部併矣北關婿宰賽又與奴婚好而岌岌乎又將併矣此所謂東合也何謂西合開原外有北關非東西虜咽喉骨梗處乎奴鬪遼必與西虜通西虜通必并北關而去其梗萬曆甲午踰武之戰宰賽父曰伯官兒箭死矣邊臣誘殺宰賽奴酋密報之宰賽脫矣宰賽恨北關之不以告也德奴酋而忿北關者又非一日矣二十四營惟宰賽最強宰欵則諸營不敢動宰動則諸營不敢欵若奴與宰合則北關折入于奴而西虜土蠻拱兎等控弦鳴鏑而起此所謂西合也東西皆合西虜大合矣虜無所不合則我兵無所不分而全遼之累卵可知也自古虜合則強離則弱弱則戰強則守而朝三莫四于強弱戰守之間則有欵欵非媚虜也非納歲幣也非稱臣割地也特取　文皇帝所創爵號市賞之例而操縱

與奪之而漸以修備斯要須得矣今建氣甚惡奴酋無欵理惟有決戰而用間諜以速衡孛賽道重兵以擁護北關則東合者可離也北關既硬則建夷不得越北關而西西虜亦不得越北關而東代往來之陰謀破勾連之黨與則西合者又可離也此馭建酋之定局也先年也而市賞則其劫予也夫市賞非自今始自 文皇帝始厲有銜橛則飢飽遠近在我馬有御轡則張弛整控在我市賞者其鷹之鞦馬之轡耶昔野人女直勅書爲也先所奪其子孫遣使入貢自署曰舍人在道不得乘

驛傳錫宴不得登上席乞哀守臣守臣請給勅書十數道三五道始得貢李寧遠襲殺他失等勅書無所屬盡畀之奴酋而奴始得假名號盡統諸酋之部落乃知有封號則有市賞有市賞則有鞦轡約束而說者乃曰革賞賒年而旋復復賞賒年而旋犯賞不如勦撫不如戰以矣然以此張先聲塗耳目則可而可一勦再勦以危邊爲孤注乎奴酋之性狡獪無常俄而人俄而犬羊俄而豺狼俄而蜂蠆俄而鑽刀說誓俄而傳箭會食俄而零竊俄而大舉俄而恫喝以恐我俄而弭楮以緩我俄而減夷人革車價退故地以背我然横江新地二百餘里不以歸獨鵝關七十餘里不以歸而歸以佃子之一陜陜以内箐密難入峽以外險峻難守而揣其所以退地者何也北關奴世仇也南關奴心腹也北關白羊骨輩嘗曰我畏奴步奴畏我騎力衡抗也拔相敵也奴占南關而又誘宰賽併北北以此惕奴若宰賽與北交好而天兵從南搗其穴即奴後山可奪矣奴恐南北起腹背敵不得不以退地見餌而豈其恭順之本懷哉局外朝臣俱與邊臣爭尺寸之退地非請勘則追尤邊吏

避議論甚於避酋奴而避事益掣肘矣他姑置勿論論邊事目前之急者按邊兵額有數萬其存者皆孤丁獨口及四方尫怯雌懦客奇不得志之人弦未响而矢先落刃未拈而指先傷敵未見而股先慄曰邊無膽則請選精銳教騎射而使之將與兵相習既知其姓名矣又記其年貌既知其年貌矣又校其本藝一隊之中誰弱誰强誰生誰熟誰工誰拙抽一兵而問之伍長而伍長不知伍長可汰也抽一伍長而問之將而將不知其將可汰也卒被創若賞將退逃者誅所以練其膽也部寺

歲發遼鎮馬價一十一萬七千餘分貯十之一以資撫賞又貯十之一以資協濟馬數已不足而馬又戰死病死驛傳死役占死隆冬沍寒繫於氷簷棟柱之下死曰遼無足則請查故實牧田五千五百餘頃匆安在苑馬有卿治事有監主簿監正圉長有官分牧有牧軍牧厂馬子毋安在載以考成定以分數年終兩臺奏繳過數者紀錄不及者罰處卽不爲生息計獨不爲考成計乎而又別請撫賞費請協濟費則馬價不甚節縮所以練其足也遼偵虜曰偵烽曰傳炮諜報其部來其路入虜未至則報旗呼于野以收歛人畜爲主虜將至則堅陣待之境上以犄角拒截爲主今皆反是曰遼無耳無目則請修老邊新邊以衛堡修堡以聯臺多增臺軍以明斥堠嚴瞭遠哨扃閉固守待鎮兵之集明與約曰賊至而不能守一晝夜者罪在爾守一晝夜而鎮援不至者罪在我所以練其耳目也將懦將貪將欺將横士卒不敢言士卒搗于外爲偷爲竊堵于内爲野爲狠將又不敢言曰遼無舌則請毋優容債帥以市德毋撲殺屬夷以冒功將有不法士卒有不服者得陳于當事爲列之

白簡麗之丹書律法卽軍法軍法卽兵法所以練其舌也遼土幸未甌脫特以居民畏虜去城三五里不敢力田卽近城田作者已而出未而歸盻盻然一人望一人耕畜秋成而虜騎游之綑載席捲而去矣曰遼無腹往年鴨綠江以西九聯城以東李少保屯田一百三十餘頃廣寧遼陽常平倉熊侍御積穀二十八萬石不尚可稽核乎則請及今整頓所以練其腹也遼千里而遥今日一檄明日一札以繇寄之悮算呼吸之軍機而欲傾吐于筆端往復于道路往往多滯多隔多誤多咎多遲貫日遼無脉則請票撫大將軍時時從遼陽而廣寧繹絡邊方不以三岔河爲限廉將吏之勤惰洞虜情之虛實而道鎮以身從以兵從所以練其脉也遼有腸有足有耳目有舌有腹有血脉矣而又有水火以旣濟之嘗考典籍唐宋無火罷獨我朝有之若能精我之所長攻虜之所短此火政也遼邇登萊漢武遣樓船將軍從海東下以反孫權之于公孫度隋唐之于高麗我朝之於哈納皆由此道入自弘治山東民運改爲輕齎而海運廢海運廢而遼藉一線于山海關若行登萊之海運

以遼金州不惟遼兵之腹果然而遼民亦不淪爲君敎之鬼此水政也遼臣謀之薊臣援之樞臣計臣協贊之相臣主持之而言路之臣寬假之遼雖危其有瘳乎且奴首乃市夷非生夷也乃奴虜非宋之女直阿骨打大志之虜也宋時燕雲十六州先爲遼所據今神聖都燕天子自爲將何如宋宋召金滅遼自詒伊戚今奴首犯我而我未嘗挑釁速禍何如宋宋以納遼之金幣轉而予金故日瘠日貧今上征寧夏征倭征播未至焚林竭澤也何知宋蔡京父子爲相童貫爲將今群龍滿朝慶

靈有岳韓范其人者出何如宋宋女直自燕天津汴入淮由淮入浙如破竹拉朽然今堂堂　天朝金甌無缺區區建酋不能當漢一郡縣何如宋而竊有慮者非宋之憂而唐之憂也遣調客兵人情之所大恐[illegible]夏秋之閒耳尺一之詔調兵吳越兵惴惴有戒心托疾寄于賣男鬻女售之牽羊入屠肆步步就死地而無益議家廩則廩薄議行餉則餉薄奈何其不怒且譁也兵先募而後選將以統之將且以蹻脫以屩免將無益惡之心而責士以有生之氣得乎哉千里而趨弱者幾[illegible]

者掠入衆則勢益悍路遠則力益疲兵多則餉益詘數與召募土著土著中又收土俠之爲便或曰遼本邊一壞於朝鮮之應援再壞于稅璫高淮之蹂躪遼人不復知有生趣而將更護兵不護民民掠不報仔不報荒而死不報故民有謂生于遼不如死于胡者又有如近日武臣某某等叛而降者遼人果可用乎余曰叛者當繫其族屬下詔招來之有能反邪歸正斬奴自効者爵以世官否則族無赦使奴酋與叛臣自相猜貳而叛可還也　遼人之怨憎奴首已入骨矣吾聞奴破撫[illegible]

妻兄　或縛或斬或鎗或炮烙或長繫四五十人如遼羈置繩馬執鞭馬疾馳而數十人俱與之痛哭奔曳以去則遼人何愛于奴何仇于遼哉因遼人之怨奴募之以報遼人之仇土俠一倡百勇且百倍矣故曰募斷不如堅守助兵斷不如助餉徵客兵斷不如募土著若舍此而紛紛調遣如劉文靜詐爲僞敕發民兵擊賊人情洶洶又如知世郎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歸之往事之鑒可爲寒心吾故曰非宋之憂而唐之憂也況更有最可異者浙水血日下黑氣

奴酋遣護罵書上所甚諱而下故張之搜括帑藏情形窘索下所甚諱而上故張之請兵請餉下所甚急而上故緩之督撫出關二將出鎮上所甚急而下故緩之報本隱憂不在邊鄙而在　朝廷敢以此代杞憂之獻

年務三

淮兌議

漕法有司專管催糧收米者役人兌米者役人凡糧之有無美惡責在有司而軍無與也衛弁專管運糧撐船者旗甲修船者旗甲凡運之虧損遲速責在衛弁而民無與也頃奉憲檄欲僱民船以就淮兌官民皇皇手足無措猶幸來文尚有商量斟酌之意此作事謀始而慮貴萬全也夫旗甲換衆成驕勸諭之不聽習慣成性驅策之不前落得藉口民船逃避規避此將來變軍運而[illegible]之漸也[illegible]計生則又變短運而竟爲長運之

[illegible]稍大其[illegible]而猶未忍深言也且以糧長言之但照顧倉以內不能照顧倉以外如收之于倉而運之于淮是收兌之役而兼北運之半矣其不便于糧長者如此以募船言之淮揚江廣之商販一聞此說不日遠船而且訛曰拔船惟有插手暴足相戒莫前前者先遁京口常蘇猶留又將何法以招來之其不便于客船者如此客船避匿勢不得不用農船農船不出官批拿票付之皂快搜求于鄉鎮河港之間船一入手或得錢買放或淹貨立空路人不平佐之格鬬況又有朱筆假票

雜出不可詰問乎白日如盜賊公行太平如流寇與[illegible]
地方激變將誰歸其不便于農船者如此即使幸而
有船矣裝米矣板脆底薄能渡大江乎糧多船小能載
千石乎糧長募一船能復募一船乎僅此不免失[illegible]
責不免失尾能保看守無零竊風波盜賊無損折乎[illegible]
不便于押運者如此從來水次交兌有壘察難歷有[illegible]
今持平尚且議聚蜂屯喧囂萬狀若迫之遠就强軍[illegible]
踢斛淋尖鞭撻雞鵝恣其魚肉莫敢誰何加耗不勝而
[illegible]一升耗外折紗揆勝半而曾餓虎豺狼[illegible]

[illegible]于發兌乎如此各省修船聚集淮上或私到
而匠殺缺之或船多而材料未完或米到而船不修或
船修而米不足那移借貸推調耽延本欲速而反壅本
欲快而反遲一縣如此四郡可知即以蘇松言之爲實
糧正耗百五十三萬石計爲運船三千艘計爲經收糧
長萬餘人計則其艱難錯出變態叢生又不待言而可
知也何如停罷淮兌查回空趲回空仍遵祖制以免軍
運守凍之患乎是不惟方便目前即後日且無民運代
軍運長運代短運之漸而國家實受其福矣

卷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三

讀書十六觀

昔人嘗古者上梯層崖。下縋窮淵。凡碑版鐘鼎之文。皆爲搜而傳之。薫以芸蕙。襲以緗帙。其典籍之癖如此。余也鄙少秉攸好。頗藏異冊。每欣然指讎子弟云。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吾性樂賓客。而憚悔尤。庶幾佚此。其可老而閉戶乎。乃於竹窗之暇。摘攟舊聞。纂讀書十六觀。纂釋牖氏之傳。有十六觀。涅。而觀止矣。

呂獻可嘗言讀書、　讀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書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讀書者當作此觀。

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堦聲。雪灑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爲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故曰有全利無少害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書。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孫蔚家世積書。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讀書者當作此觀。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也。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讀書者當作此觀。

董遇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之。云先讀百遍。而義自見。樂城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讀書者當作此觀。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齊王攸就人借書。手刊其謬。

然後返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劉顯將稱學府每共孔奐讀論深相難乃執奐手曰伯喈墳索悉與仲宣吾嘗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集尋以相付讀書者當作此觀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客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掌嘆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

多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黃涪翁云壁書覆甕裂史粘窗誰不惜之士厄窮途陷落究竟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而僞腹中之文哀哉讀書者當作此觀

蔡君謨嘗書小吳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即甚清愼無所營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甚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讀書者當作此觀

陳子兼云讀竇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讀書者當作此觀

朱紫陽云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惰所以苟簡讀書者當作此觀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讀書者當作此觀

顏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對之其故紙

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敢穢用也溫公謂其子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今釋子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吐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讀書者當作此觀

余寫前觀罷投筆而夢有老人撫余背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正爲文害詞詞害義處下一轉語耳余

心開其言問之自稱斷輪辭乃覺而志于紙尾以爲十六觀稱

仲醇才情睥睨一世其于書無所不讀乃取昔賢語有槪于衷者做大士觀法次第成帙題曰讀書十六觀夫讀患其不能觀耳觀則萬卷非多隻字非寡口耳晝喪書于何有趙淸獻公云阜陶稷契有何書可讀雖倉卒應對語實爲不二法門仲醇作是觀否（黃洪憲跋）

仲醇作是觀已以質不佞不佞云達磨西來不立

語言文字何書可讀然達磨九年面壁仲醇終日縣背會心處便是無樹菩提仲醇應作是觀（方應選跋）

余少困章句比長稍知好書而老且至矣日不暇數行行不得一字竊覆書而起旣起又思之偶見李琰云異見異聞心之所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爲之洒然以後讀書如貧數富財意丞日飽天下之如余者寡矣請同作是觀（王[illegible]跋）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孔門直下了手語也讀仲

醇十六觀亦何必空語言文字乃爲妙乎如云所讀者古人之糟粕此者胸中猶覺有精玄一義在願讀十六觀者通作此觀（黃汝亨跋）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四

墓誌銘

瑞溪包公暨配曹氏合葬墓誌銘

檇李瑞溪包公者喜遊遊多在吳中凡松之峯泖以及吳郡之洞庭諸山無歲不到嘗一至天台鴈蕩留進永嘉及期始還其出省貲裝郡騶馭一二童子褁書襆被從之便能盤截崇峻穿雲嘯風而去所至喜詢諮俗問疾苦脫驂棄舟故人往往不忍釋公歸歸則手一編高枕矣公又喜書閒有異本卽僻巷環堵必徙步相訪得

是則命儉者[illegible]自稿錄垂丙夜不休客至藏帙縱橫凡案間幾無所布席而公了不爲異余聞公之風高之然公生平敦氣誼重然諾自宗黨故人以至四方遊士生死婚嫁皆緩急仗公而公又能隨如人痛癢卽嫌謗有弗避者其埋殣廩餼藥瘞之事門無虛日日無虛晷殆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者歟公年二十三成進士三十督學貴陽三十八致政家居五十遂已析產授二子葢古之蚤閒道人也公事親盡歡居喪盡哀與人交不爲崖異喜獎掖善類而恥聞人過胸中通曉貫穿如九達之衢萬家之市而合權取類慓慓如絕無知識者居恒急難而人負之或籠之以機械傲之以德色挑之以仕進之遇合中之以難曉之語必不忍之詬公皆不以屑意至於與上官風指異同持論侃侃則又毅然有所不欲不爲當新鄭爲禮書公以儀曹郎執法新鄭不悅送公及階而止公正色曰尚書送屬官具有故事毋令他日言壞例自某始新鄭怒遂以此出公貴州尋罷官此事公終未嘗語人而公行遊他所士大夫輒能道公風節及郎省魏縣邵武之治初以弱冠爲魏令

握人比部皆以平恕稱日與同舍郎參詳法律亦不廢詩酒會所平反甚多丞郡邵武三月平黨斗之亂去之日士人爭爲謳頌榜之市老稚泣送擁車不能前其蒞表節孝如張漢張濟及王友能之女意皆出俗吏上歲歲里居議益沉才益老排解酬應以詼諧譚笑出之而人必解順事必中窾公以此自信覺爲善之樂子孫以下皆化之無不以公利濟爲念者公笑曰此豈我一老人所能哉吾有曹安人少而能治家長而能教子其性喜振人之急尤與余志相語睫相應也余嘗謂善人可

幾而積善之家不可得積善而極於一家則夫不謀婦父不謀子臧獲不謀于其主孳孳汲汲如蝟刺稍麻同室共爨時日雖勞而久必漸食其報則公今日之賢子若孫是已公美鬚眉宇刻畫神觀甚偉望見者無不以公爲大臣器與公譚汪洋有胆度不可測識久之瀝肝刳腸盡見其底裏不惟公忘人而能使人忘公書英之社少年之場浮居老子之宮無所不委蛇而盡皆以得幸公爲快益公黒頭解官其感憤用壯崝岸不平之氣鉏治殆盡又陶汰之以山水薰習之以圖史不三十年

而其學遂成故曰公蚤聞道人也雖然公無曹安人則必不能逍遥恬曠以老何處無名山何日無異書但無賢助如曹安人耳銘曰賢哉包大夫而有二儷名山異書老而不釋緊誰成之唯乃婦之力以其力餘相率爲德于孫繩繩以光世德於無斁謂余不信請視窆石

太學同叔陳君墓誌銘

往滬海陳公携同叔訪余白石山余迎咲曰鄭君此來得無類元方將車季方持杖乎公咲曰僕舉此見於太名官邸今十三年矣奇憐見不令出門前百步外散步以見子亦猶太丘之詣荀朗陵也歸後君弱冠後復齎像贊又奉公書徵竹素園集敘又公捐館後君來謝文妻見舟次則雞骨僳然矣余勸之曰君無多食酒禁雜長齋保神氣小挺然後出應客未晩因唯唯別去及春則聞君病狀日甚未幾以訃聞余奠曰早虎邏[illegible]以爲銘

與爲善陳公善人也而剪焉殄其血胤天可問哉天可問哉初公由大名視中州學政抱同叔往來山川驛[illegible]間不震不悚已得瘕疾公上書直指云乞暮之年僅六歲兒脫不幸卽躋台鼎何益寧以雞肋易我舐犢乎遂失計挂冠歸遇番禺下以真青黛痾病霍然去六歲出就外傳日誦數百言不煩塾師口授九歲受毛詩十歲旁涉五經十一專治左氏春秋十六補邑諸生豪上自喜慷慨好施沾沾風雅厭薄博士帖括家言公愛憐之弗問也漸久遂分費拍浮醉鄉中客來不辭醉去若

聽飛就懸沸竹肉觸發雞號猶未衰止彌堅自好者相戒莫入而諸人緣此遂鬩離間端公幾絕曾母君幾斷申生神理過傷病在不治賴一二正人昌言之公所公心動轉嚮父子相向抱持哭歡如初已君篤疾强起治父喪且拜且扶且咯血且徧謝諸賓客怨毒攻其中甦謀牽其外索逋者迫其旁益不病於豪而病於貧不死於樂而死於憤死于孝也哀哉彌留之項執宗兄廷璨手顧乞第二子宜生爲後非獨倫敘應立且我兩人書禮思雜交耳君殁不匃月勢家子錢家譟於門腐田蕪宅瓜分矣園眾雀鼠耗矣臧獲輩掉臂鳥獸散矣園數石不穫而走矣法書名畫酒槍之屬羽化矣嗣子所穫百無一存而廷璨善於寬白吾聞之夫子喪不若速貧之愈南宮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散施爲今吾叔父父子之積亦如是自古多壘必墜多藏必亡人自不察耳智者代我散積所以散禍也楚弓楚得人亡人得曷瑕哉君詩花木燥濕性非時移植輒復活卽花師弗如也簾籠窮寬岩洞玲瓏卽山師弗如也少善吟兼青卽能進用又能別識古器物卽骨董賞鑒家弗如也京山李宗伯稱爲汗血金陵朱少宰呼爲小友吳閶文太史敘其詩而傳之惜乎長轡未逞短綆中絕梁木摧前蘭玉凋後天難諶思豈可理測昔張溫有盛名被放孔明思數日乃曰吾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顯嗚呼公豈爲道家所忌耶而同叔則何以見栽於造物也故憐而爲之銘銘曰

并州文章九命以夭折無後爲極烈哀哉陳君殲此良哲芙蓉寶劍未剸而缺桃花寶馬未試而蹶豈先天之禀薄抑後天之福劣古有衛叔寶王子安皆年少之彥人而未能盡逃乎短劫猶子卽同君子金穴總是棋何親何宛何彭何殤請付之天地之一吷

吳孺人墓表

予友周太學之軾、自吳江叩予山中、以其内吳孺人墓表請、予曰、父爲誰、則陝西行太僕卿仰峯吳公之伯子也、毋爲誰、則禮部尚書潯陽董公之女也。孺人所事翁爲誰、則太子太保恭肅公之孫、中憲大夫尋甸太守公之子、鄉進士玄津公也、姑爲誰、則吳孺人也。生卒何歲、則嘉靖之癸亥、萬曆之丁未也、葬何所、則祔于本邑十七都之先塋也、婦德何若、君手狀、以進、慭淚、溢于、睫、焉、余歎曰。義哉周君。自樗墅會爲南郡縣君請彝予厥交

忠而后、且衮衮究世不古、孫友婦之禮、義非故輕忽儀。試覩江浙譔婚之表、憑衍武達之書、婦德少乖、家聲羞致。甚欲刊膚剜髮、投山竄海、杜住屏絕交遊、求死不得、而何暇爲慕婦圖身後之不死哉。剔周君悼内、聲淚俱墜、奔走三百里、東帶造廬而請曰、吾聞禮、銘以藏諸地下、而表以揭諸地上、是惟吾婦之賢、非表不章、子其爲吾纘記之、余曰、國制、三品以上、爲神道碑、其次爲表、婦無表、表自君婦始、請表其大者。當孺人奉醮歸于周氏、其逸姑施太令、王姑顧太人、代有家秉。撫東、内、外政、如、朔

典。孺人世家女、頗能享其範不少。衰性淡泊簡儉。最孫書禮。麗而喬奴婢、皆有恩。無少長、皆矩矱待之。左右捷而却立。不敢跛倚。見亦罕有笑詈聲。達于梁外。奉姑養昧爽而朝。三時上食、抑、搔、扶、掖。曲中其懽心。晚得癱疾日坐卧常相半。冬重裘、夏壅戶、幾不知寒暑人事。翁徐君艱嗣、輒㥸然不樂。數數勸君曰、恭肅公至君皆單傳、而君又喜善事、紓緩急人。凡遠近疎戚、待君而濟者衆。算君必有佳兒。當擇宜子者、輔我。傍人聞之、皆地[illegible]曰、[illegible]婚買妾、吳孺人豈真病耶。載曰妾輿音至必且[illegible]

恨提床撥壁、病猥猥如膏沃火耳。已而見儲劵不自[illegible]擴如己出。或又云、是好言謬爲。煦煦度人情、豈通[illegible]然。及君客金陵、有娌擁姣奔排戶而入、則吳孺人自[illegible]勑以侍君者也。至是、世皆歎服孺人爲真不可及。孺人少受女誡、能解大義。病中旁通内典、儼誦無虛日、而最皆以多男爲祝。姑歿、哀慕哀痛、病亦隨熾。猶目君而歎曰、願君早得佳兒、以慰我泉壤。他一無所言。嗚呼、君吳孺人者、不獨今人難、即求古人中、未易一二覯也。余嘗唉房玄齡名相也、而不免妬婦。太宗賜之酖酒、則曰寧妬

而死不顧不妬而生。昔文帝王中宮吳雄人也而有妬若受制獨孤。不惟不許高顧妾生男。而公卿凡有妾孕者斥之。有庶子者錮之。其尤可咲。如晉府妬婦之津。好婦壞衣枉粧而後敢渡。不然風浪立至。人化爲鬼而猶能巧妬若是。豈婦人之妬無貴賤死生一乎。故易垂戒于睽。取象乎貫魚。而尤致意乎坤之厚德載物。若使吳孺人而在古昔。其必錄于聖人之門無疑矣。古以士入朝。女入宮。並言。余竊以爲邇而近聞賢士大夫閨有樛而樹難者。因慨然追嘆周召二南之化。能使樛木小星

化行乎[illegible]及芳乎。而當時亦有言者反出于周公召公。況今又不逮古人者哉。余故于吳孺人之不妬獨而[illegible]之以著朝野風教之所由繫。而非徒重君之教義而近古也。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四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五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鵩吉甫訂定

贊

釋迦文佛贊

釋迦老子慈憫濁世偶然心熱拋撒文字欲覓佛者莫從字求舟去劍移盲者悠悠

長耳定光佛贊

六根具足何獨耳長世人執相遂稱定光耳之爲門實通胃氣故祈男者所獲如意

接引導師贊

此心緣物如猱緣樹四大既離心何附處附之失所毛角可懼是故彌陀津梁西去

觀音贊

南方之人惟耳最利所以觀音誦者彌熾音既可觀色亦能聽此何以故兒啼無性

達摩贊

一雙履一根錫對面者誰應聲曰不識

布袋和尚贊

此老漢美詭譎不諷經不禮佛肚皮寬眼縫濶哭呵呵無[illegible]歡真快活假快活假與真且莫說這布袋是何物

十六應真贊

第一尊者趺坐結跏蠻童鬅頭簪插野花有鬼使者伏地稽顙侍兒取書珠在象罔

第二尊者秉橫如意老人何來擎琉璃器傾器爲出五色舍利光明熾然照天照地

第三尊者扶烏木藤千歲老猿雪髯垂臂跪頂珍果擬識聖猶頷而發之長嘯騫騰

第四尊者[illegible]耳[illegible][illegible]眼[illegible]如[illegible]捧腹如瓠聖凡好醜俱咲不嗔惟無所嗔故曰聖人

第五尊者坐臨淵濤抱膝奉語目瞪雲霄神如止水綠鬟素絹授函侍者兩頰紅潮

第六尊者右印雙趺左手支頤右手弄纏離猊安尾搖尊呼金繩黄環付彼胡奴

第七尊者瞪眼獰貌松深草香睡熟始覺龍蹯掌心[illegible][illegible]飛掉戲攫其珠雲霆雷雹

第八尊者[illegible]器相旁並膝而坐加肘其上沙彌汲水神

涌現出異寶滿函賊箏兎石

第九尊者蓬髮蝟鬚骨見衣表非僧非癯食已撲鉢指歷數珠童子搆火烹紫琳腴

第十尊者年少橫經老胡霜髭頫首以聽生死無常日月如駛擢黃高山道無老稺

十一尊者短衣複禪面目皺古如枯樹根垂足虎項不異觳觫童子怖匿卻走逡巡

十二尊者鹿韓豹皮水晶軍持中插楊枝飄洒甘露或殊儀聲無凡音自稱雪兒

十三尊者袞覆臍見側坐楯下手屈三指荷葉田田其花如蓋巢者神龜捕者童子

十四尊者顏若朱塗紫衫青屩裂眦鬈胡一臂怒張手托浮圖登雙浮圖大地山河

十五尊者披笠覆鐙牽臂褰裳浮涉大海世外之徒登有風波示相宰官公無渡河

十六尊者童頭齧齒修眉挂綺長尺有咫有客問道不言哂爾五百年來懶鑽故紙

雪山修道贊

挂耳多修眉支頤半呫瞭衲子目飽眠那得思維力盡看雪山人一心似擊壁

文殊菩薩贊

吾之說法如獅子吼百獸聞之腦裂而走若文殊來一棒打出汝自文殊無怨無德

普賢贊

普賢願海無物不納故修行者不遺一法一法具受如寶車裝是謂無長名曰象王

踏蓮渡海觀音贊

左執黃蓮花右執青柳枝稽首大導師普賜發慈悲無以甘露漿令我得慧性滌盪三劫濁兼持戒與定我定慧言空承無流習境化彼一切境泳遊於大乘

兠頭觀音贊

衆生墮八難判命呼觀音究竟能呼者八難爲飛塵

觀音贊

西來禪水月觀音是兩重公案不如從人頂禮觀世音

又

一行一鳥不如念佛念僧

妙哉觀音能救諸苦如水底月應我自昔若欲求男生

子鄉瞥

達摩贊

一葦渡江九年面壁開井露門廣羣生譯

踏蘆達摩贊

古推好奇踏殘蘆葉人道他天巧千般吾道是木中蠹

二月

面壁達摩贊

昔行一生踉蹌凍雪忽見明星看枯藤揭翻般若字窩

怍百劫

達摩贊

路見不平把五千四十八卷一齊東付東洋大海却向震旦專遇只尖舌快早是踏蘆西歸若遇眉公斷不許滕朔千奇萬怪葉画神龍見真者自應胆碎此何故壓捺這人只爲後世野禪卜度思量偷心猶在此之謂陰符有云害生於恩恩生於害這老漢九年面守空壁向巢枯骨頭上覓什麽計若遇陳居士猶掌翻打潑皮只打他青天白日如何鬼出

燄口施食贊

焦面鬼王施喜法食山魈木客嘯樹頭羅剎哪吒倚石骨山僧持真言托鉢仗佛力揚眉瞬息明月中龍卧鉢巢虎卧錫須臾陰霾戰玄黃神燈半向蘆根出劃開星斗與鬼窟小鬼哭傷老鬼泣何以故般若波羅蜜

呂純陽像贊（像出純陽手筆）

負笠懸瓢非畧非叟此大庚孫氏之家藏而寫像由純陽之平吾何以知其爲呂公曰手掘一錢上口下口

四先生贊（有敘）

知希則貴身隱焉文雖差樹遯世之藩籬亦半立藏拙之門戶既爲男子忍與草木俱灰露盡英雄乃以神仙遇步斯所謂進則尺寸退非尋常者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得四先生曰范蠡伯魯仲連張子房李長源各纍以贊用存微嚮焉

范少伯

勁吳死殘越生裝西子浮海行耕於齊爲上卿貫於陶散千金出見奇徙成名鴟夷子何童心

魯仲連

喜高節嗜奇策挫秦帝解齊厄棹富貴若雲烟鴻冥冥何慕焉吾執鞭魯仲連

張子房

秦之鹿推其足楚之猴烹其頭漢之馬得天下帝借箸公借帝爲韓來報韓去前黃石後赤松張子房真英雄

李長源

辟五穀相三帝猴對懶出鄴響九仙骨一品衣功太高跡太奇如龍見如龍潛吾師乎李長源

東坡笠屐圖贊（有敘）

東坡先生居儋耳曾於雨中着簑笠過黎秀才因流傳此圖比時遊戲中極有感慨余拈出作偈稽首以贊曰

問汝無風無雨何爲戴笠披簑不是喬粧打扮曾經兩地風波

三岐禪師像贊

立志卓然持戒凛然世味淡然大義了然噫誠僧中之龍象而終歸解脫禪也耶

澄源禪師像贊

受菩薩戒荷如來禪滴水滴凍有因有緣開堂接衆廣爲福田一味老實學古聖賢中峯之後汝曾汝玄文定莊簡曰然曰然

夜臺禪師贊

鐵杖瘦如骨衲衣不遮膝人間茫茫夢未醒吾師夜行到日出

蓮觀老人像贊

雲棲本色可以接直下承當之凡夫蓮老英鼎可以斷

向上不羈之豪傑舌如懸河骨如生鐵圓中宿識故舉前劫不可思不可說

雲棲老人像贊

德本龍象望之木雞一句阿彌餘皆死灰還德師問念佛者誰

癡和尚贊

癡和尚癡和尚巷前歌街後唱回頭回頭疾回頭醉夢沉波君莫浪不說法不諷經赤脚垢面骨如槁碧眸深深髮根青半領緇衣卧晴雪一枝竹杖繫春星和尚行

兒童走瓦礫泥沙納雙袖雙袖俄然大於白高楊覆清池綠蘋亂蝌蚪濯足秋水中照見形容醜形容豈足言天地亦烏有有心欲動將奈何請以不二窺維摩和尚但令現酒甕濁酒不醉眞禪那汝痴我不痴我痴汝不癡和尚回頭向何處大家同入甕中去

吳仲虛贊

彼美丈夫權丹歙紫行有宮牆胸無營壘朝誦暮弦含商嚼徵名理偶超心辯雙渏蚕謝塵紛縱游法喜結構檀林渡香海水三寶皈心萬劫彈指衣不重裘食不兼

蓋朱季一諾曾遵一矢長者之聲走於遐邇孝友陳荀篤行曾史修齡則炬修名則美天祚爾後厥惟豐芑[illegible]必五苞駒亦千里不知其父請視其子

王文肅公像贊

浩然剛大之氣蒼然奇古之骨沛然江河之文挺然絃矢之直報主心丹憂時鬢白其建儲寧緩無激其禦倭寧絕無餙其處播因寧諭而招撫無勦而窮極其變西虜寧款而羈縻無戰而徦藉其人才寧推挽而無潛抑其言路寧救解而無任德故能際魚水之奇逢消宮府之微隙渙朝廷之朋黨養天下之全力勞臣感而頌謝聖明怒而霽色功遂身退暫托五湖之遊避寵權盈歉於六月之息人以爲不貪不淫公之隱行不驕不伐公之卓識而無若天子之召對則曰忠孝兩全召用則曰時懷名德此眞吾公之知己而廷臣之所敢望而不敢及者耶

賜谷方京兆像贊（有敘）

大京兆賜谷方公許相國狀之汪司馬志之蘇太史碑之王大司寇傳之吾友董玄宰復爲之

傳手書像後而未有贊也其仲孫思膺奉一塋先生之命排續逸事以授陳子謹再拜贊曰

河東薛後學稱正傳涇野先生得其大全公守紳訓研深攻堅經行修明入對臨軒司榷荊州槖無一錢司讞魏郡獄洗三冤築堤河汴減額億子築堤昆明裕積十年分宜曰介新鄭曰賢雖則曰賢公不喜緣留滯遐荒六載雲滇二月京兆放棄林泉此何以故客幫相權公咲解綬採腴釣鮮公性孝悌出於所天力養親食其而儕貨環給兄易卞而欲少保下塋公納槖館秣因劍

亂公晴峰燭真不挑釁吏不敢奸學不市名官不恭猶清不隨雀直不避鵰仕雖人後品則人先居鄉俎豆居官涕漣帝懷舊德祭告九泉淳德所鍾瑞蓮生焉乙酉麟荐贊芬曄聯子孫無垢有如此蓮

葛寶甫像贊

君有道類葛玄君無心類葛天身栖山澤詩麗雲烟古之賢古之賢竊比於我老彭

杜完三像贊

其骨清其神肅其取世淡其操行襟其立朝則正直其

厚其教家則孝友淵睦其荐賢使萬人必往其糾邪使一路無哭筆壓千霄之勢蟠結心胸忠義貫日之氣發於眉目斷斷乎不走捷而捷險侃侃乎其中行而獨復者耶

吳伯賓像贊

世五濶君無垢人三變君崇厚千金諾不待卯五族事負而走好節俠樂存友誦義者無間口游秋林擅談藪洗壘塊全於酒伸其德屈其壽天祚吳錫爾后徵名言君不朽

上海令著泉劉公像贊

吾聞上古之宰號稱神明蝗不入境鳳儀於庭及其衰也蒼鷹乳虎怒掣横行民無去思碑不留銘穆穆劉公亦和體平履謙允吉中孚篤誠洗汰涯族奬拔秀英水既灌輸賦亦均亭海氛頻肅村吠不驚此父老子弟所以生爲之建祠勒石而去爲之卧轍攀輪攷之古人惟劉昆以長者名劉古以不煩名劉寵以一錢名而合則爲著泉先生不聞漢之諡乎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梅顛子像贊

仙人之冠裳佛氏之心腸吾與爾歸去來以侍乎玉宸先生之旁以游乎金粟如來之鄉

張黃雀像贊（像在松樹下）

文心老松骨勁詩魂清松風静子雙璧書十乘名九州蓬三徑誰式廬守若令

閔康侯小像贊

落落經笥森森武庫氣吞目前之才子可以横飛相儀天上之貴人可以獨坐何爲乎生朱門而蓬戶衫尚青

髮垂素蠹魚遊萬卷而欲仙老驥志千里而如愁吾懷一瓣香置先生於孔北海鄭康成之間奚其過奚其過

監二先生像贊

經笥武庫賀循之儒者宗也排難解紛魯連之豪杰雄也諸子才譽彬彬蒠蒠半荀氏之六龍也坐客常滿尊酒不空魯國男子之孔融也洪飲無量山谷之澆磊塊胸也清談不倦本行道人之函蓋箭鋒也逃名息影王君公之避牆東也他人見金不見人聖人爲腹不爲目蓋尊生如老氏而長生如河上公也

李玄白像贊

松陰下蘆花裡披奇服釣秋水伊何人吾知矣貯胸臆十萬卷搏角則九萬里一諾則挪下崑片言則魯連矢不冠不履似漁丈人而經世出世乃天下奇男子蓋長吉才太白胆長源龐合之爲玄白先生而其姓亦曰李

房海客像贊

堂堂大人落落男子戛石鏗金含宮嚼徵聳鐵壁之難攀咲冰山之易毀忤權寺與兜包身破陰謀直聲灌耳持斧則百鍊彌剛賜環則三仕無慍飛風霜於簡端懸

人鏡於筆底見夷吾而何憂幸裴度之足倚名重如山心清似水豈容寂寂寘寘祭金粟座下之蒲團終當烈烈轟轟謁玉皇案前之劒履

孫濱瀾像贊

髫年積德九歲通靈知名舞象拔俗鷄羣孝廉兄推爲驃騎同社友遂爲冠軍贊宮品題於督學胄監賞鑒於司成公車屢格司命見衛乃退居於林樾因挑籍乎圖經口中之雌黃不挂眼中之青白不形翛翛清遠爵羹飲水拂衣歸去送者如雲爲德閭里自昵遠親燔券勿問傻挽勿爭嘉言懿矩銘膺書紳課兒諭族卓有儀型天錫眞德韻玉英英績文修行價埒連城君算非黍黍像猶存謙謙君子藹藹吉人合而贊之其斯以爲寶瀾先生

周希允贊

口無疾言腹有傲骨學道尊生著述是力言言名教字字藥石寡悔寡尤匪朝伊夕千秋孔廡請虛公席

貞靖周先生像贊

豈於德屈於齒然伯夷下惠合而爲公公則不死公之

流風能使後人行已有耻

繩武何先生像贊

青天白日稟性陽剛和風甘雨處世溫良行立增宇文作珪璋孝友爲政淵睦孔彰擬魁神京司理名邦[illegible]恢恢與誦洋洋顾無媚骨腹有熱腸揚表任路桑閭啟鄉大夫則問政詣門諸生則問字滿堂揚雄如晉仲達息爭如王彥方姜桂之性愈辣桑梓之景彌長賓客不拒流羽飛觴著述不輟充棟盈床蓄禮義以養其神養正直而得平康其吏而隱儒而仙歸然魯靈光也耶

高超玄像贊

性情真率不耐大人難志慮高曠常御少年場時而[illegible]默時而揚揚時而蹙境時而嘯鄉時而郁公西華之衣子處若朋友時而和會木家之俠客氣或慨慷壯則羞戚周郎晚則類鬢蒼蒼非傲非狂且樂且康儕乎年老古栢看孤雀之飛翔

康際西先生像贊

冰雪肝腸烟霞骨相不激不隨彼我玄暢我識其人盖古之阮嗣宗陶元亮

王小顛贊

王小顛七十矣自舞還自歌不彩亦不履有時孤坐秋露中有時斜睡炙日裏童子呼得來王公推不起去后令人思醉後令人喜雙眼何曾着名利短竹還教付山叟人道是圖蓬頭老漢親傳我疑是東華山人鐵拐李

友像贊

清泉白石名書法書時而藹藹飛如老雀時而游泳如龍魚人以爲俠飾如文成高潔如倪迂而當其嘿然穆郎子孫莫能窺其杜德机也

華宗贊

言本世教而談笑可以狎鷗鳥行本中庸而呼吸可以馭游龍我冠我冠不必鵰鬢翩翩乎如素雪我裘我裘不必鹿目蔓蔓乎如碧玉坦腹非寬而傲羲皇抱甕漢陰而稱丈人封侯爵鄉而何慕乎黼黻文章宰相山中而何羨乎火藻華虫嗚呼吾師乎吾師乎其在而翁

張雨懷贊

佛不必禮金粟而齋戒有餘仙不必禮玉宸而清虛有餘游不必裹五岳之糧而坐嘯者有城闕之修竹古廬

文不必發二酉之秘編手勘者有先世之斷簡殘書曰不必挂是非交不必擇賢愚而一杯之酒足以入混沌之門戶窺醉鄉之潴籟嗚呼噫嘻吾不知其謂誰疑所謂今之貧孟嘗古之富伯夷

朱伯登像贊

油然與偕渾然若處胎人以爲列子之忘老氏之孩吾以爲葛天與無懷槐宮已覺蔗境方佳有子大賢優哉游哉

范侃如像贊

我生也後曾見偉人則惟先生有膽盈身身若負山固若閃電笥經之腹懸河之辯握麈而談差差峩峩括囊而處委委佗佗名噪詞場問者踏趾老驥蹶足竟後騎齒三鼓未衰我舌在此晚刺海邦一官萬里黃綬朱幡民歌樂只輿櫬東歸哭者罷市里無錦坊囊無名香生爲大儒殁爲佑良俎豆於官畏壘於鄉帝曰報公厥後永昌

霍太公像贊（并序）

金壇霍令君塘若景尼先生於官署中其神明之聲徹遐邇先生咲曰吾耳食之何如腹食之仙仙乎樂也弟梁武有云江南卑濕四十早衰吾雖欽廉吏水而耳顧不能耐此卑濕耳令君堅留之不能奪先生曰孝哉吾子吾留小照置汝左右以代省覲可乎令君夙夜祇承若庭訓乃屬陳子爲之贊贊曰

於皇哲人穆穆風軌行有宮牆胸無營壘引繩而鑿地而處少讀藏書長耽故紙霍飯九霄驥困千里偃蹇廿年壯心未已經術世務洞骨貫髓千金委兄一編子禮種德滋見獲文梓有美令君博角而起其氣如春其清如水水自何源厥惟翁始翁來官益遂憶故里桃車不得肖像繪史既晨既昏勿咕勿呢慈孝令聞終徵泉几蕙帶荷衣易爾黝履

晏懷泉像贊

腰無媚骨面無作顏清似素絲直似朱絃是嘗承蜩而決如山之牘飲馬而投酌水之錢朝拜官夕能奏疏晝所爲夜必告天獨立獨行不黨不偏勁節則凌霜傲雪昌言則轉坤旋乾其鳴也鳳其冠也蟬其氣也浩其神

也全皮相者類儒據梧之南郭子綦習公之勳德名位者謂當圖像於凌烟之閣

程望修像贊

素心如黃叔度奇俠如魯朱家其藏也書五車其游也界瀾車吾將與子焚小宗之香而鬭君謨之茶其樂也無涯

王笠雲遺像贊

桃花綬紫荷囊環珮鏘鏘是將肅袍笏而朝未央客子大夫也我嘗遇之於西湖之旁其胸次汪洋如黃叔度其面目姣好如張子房惜哉魁南宮而不登館局令晉江而不爲臺省權司馬郎而不得鎮節於一方其神遊帝京而其尸祝如畏壘之庚桑真君子古循良亡而不芋

鍾伯敬先生像贊

長松之下杖者安之吏耶隱耶吾不知爲何誰其思路微其行徑畸其吟如蒻年氷其鉢如無字碑而又能一言定國是之邪正百戰決古人之雄雌是子也立三不朽秉三無私舌有骨筆有眼而又有一肚皮不合時宜者耶

蔡墨齋先生贊

筆無塵胸無滓骨無媚舌無骫孝如閔直如矢心如冰門如水是嘗却餽金拒奔女又嘗祝虎虎匿祝泉泉起而惜其邊略邦謨竟付之栗里之歸來香山之知己爲循吏則俎豆於桐鄉爲鄉先生則尸祝於畏壘三已不慍三仕不喜胆識堅明學術粹美故洞中猺夷有公心天老之稱而海忠介諸公有易進難退之許有人如此是宜爲山中太史之父而王文成豈能置之爲弟子也如可作請隨鞭弭

顧默孫像贊

草深一丈松大十圍伊何人哉心素衣緋其貌也戢而肥其才也怒而飛其盤礴三教之中而橫絕一世之上乩出乎機而入乎機其味淡其聲希其與天遊與俗違殆長康之孫登而坐忘之司馬子微耶

沈朗倩贊

是道人也我曾遇之於寒山之巔塊然一室茅轉蓬編形如土木而不受人憐聲出金石而不爭世妍而誰知

其爲劍中俠詩中仙畫中禪益上行先生而又獨行之大賢也

熊于庚觀察贊

介不易三公而寧坐一氊書能破萬卷而猶手一編其出嘗四海才敵八面而不欲自賢不敢爲天下先而塵中然而言愉愉然其光明磊落僅見於放曠之文如戚肴雪三峽奔泉而孤行一意忠義鬱勃者尚未及揣寫於心胸面目之間之人也殆以聖賢豪杰爲師友而我與我周旋者耶

劉斗墟像贊

凛若氷霜蒼如松栢負大儒名建循吏跡賑饑饑活理冤冤白禱雨雨澍祝火火息禱龍龍見檄虎虎辟弭盜盜止諭苗苗格或歎呼劉佛現或傳誦神君出而不知公嘗以探木抗侍御史以丈蔭州勒誠意伯顛倒於獄卒之手談咲於鬼方之窟然而朝野服其才華夷信其直起九原而無從空爲之撫遺像而於邑

守溪陸公贊（有敍）

贊先生何所偉屏城府撤營壘擬上真勝終始柳下惠魯連矢長者叠走遠邇胠藏書付豈芑通德鄉鳴珂里不知父視其子

董學士歎服二陸孝思以楷隸寫竟陸太公傳此數年來未始有也昔鍾尚書紹京破產求書計用數百萬錢僅市得右軍行書不能致真書一字今陸茂才所得董書侈矣若僕老不媚此正如疥駱駝何堪與神駿並駕

姚仲陵像贊

清膚如洗馬之衞玠風流如步兵之嗣宗其揮翰如春

蚕之柳薾其談咲如黃鵠之擊空吾知其爲名家之子秇苑之雄至其放情山水寄言一室猶堪拾青蓮之江月坐隱居之松風者耶

自題小像

讀古人書識古人字淡然無營屣脫名利不出戶庭短褐茹糲爲聖人氓如此而已

喬方伯贊

卓爾道骨冲考素心濯濯氷壺皎皎玉繩有千仞翱翔之氣而守之以盈有百鍊不折之才而御之以誠

是寔夙夜惟寅其謀國也先幾於蓄艾其居官也後因於積薪未老懸車惜哉干城廉鑑一書作我儀刑

張受所觀察贊

人嗇巧公任質人驚弊公守默處賢愚有容德當權要奚定力淡兮佛心冲兮道骨不特羈而謁公者無取進名利之言即老而侍公者亦終身不見喜慍之色公蓋一代之良臣三代之遺直也

殷十峰像贊

戶不掛雌黃心不貫城府遇鄉里之孺子而態不驕當權要之貴人而色不沮有受敵之才可文可武却四知之金是子是父其清白之世傳而丹青之積露者耶

范象先贊

烟腸霞骨遠而望之如神仙蔛衣斗笠近而即之如老禪迺孝弟忠信能讀父書爲象先世之賢噫嘻范君庶不愧文正公傳

陳少隱贊

生清時享安居抱陳德待期順置臧否忘賢愚內浩浩外嬉嬉召客有釀課兒有書我求哲人舍君誰歸

周州蕙贊

與物無競胸無荊棘與道逍遥窗前草色吾何以名之曰濂溪以後世有隱德

劬醫見垣贊

壽世於巢懸壺於市其和如春其直如矢人以爲秦越公吾擬諸[illegible][illegible]曰護蒲童子

印空贊

一把茅蓋圖蕉數尺槿編籬落遠公來自東林子恭同隱南郭

了一子贊

羅浮盤石東寮國珠煎肥草芥鬱鬱桂林圖懸五岳囊貯一琴枕藏鴻寶劬學龍吟山水既癖煙霞轉深枯棋對戳羨爾[illegible]對撞鄉下簡笑淮南金博綜醫訣徧訪知音自權了一子吾以爲章吉師孫思邈合而爲利濟之心所謂伊人可見伊姓難尋者也

割股孝子贊

咬嚷嚼齧芒刺壯士驚不假籌汝割股父疾愈孝格天鬼神衛生如飴死如歸嚴顏頭要離臂堅此心干城壘

銘

木癭爐銘

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如死灰乎惟吾與爾有是夫

筆筒銘

中處外圓避文士之筆端吾法予以自全

又銘

虛其心實其腹德不孱

玄原墨銘

出浮提國瀉金壺汁石黛松脂麟髓糜骨小兒初睛蔚士幻質以一寸墨當徑尺璧

汪霽之書室銘

雕欄回互寶几精研縱橫圖史玉軸牙籤摩挲彝鼎香篆茶烟床頭龍劍石上鵾絃泉水活潑花竹澄鮮鳥歌青韻魚泳文漣老梅吐月影露晴邊簾攏如畫主客皆仙或飲一杯或吟一篇樂哉清福天授名賢

郭烈婦練銘

蘇武塞上帛子陵桐江絲紋作頸中練之死終不移堂堂男子空鬚眉郭家有婦知不知

楊亭亭芝桂堂銘

一畝宮雁湖湄中有人樂書詩挺雙璧產五芝蒸異彩擷秀甤飲玉杵餐瓊飴八公友四皓師楊夫子登小兒

圖書匣銘

上印如月印水中印如足印沙下印如馬印泥匣而藏之印斯無迹五丁何所庸其鑿是莊生之所謂立於不測

龍尾研銘

鸜鵒之眼屏之紋詎若神龍之宿於研池其尾噓風而御雲

墨銘

登其翟之子是以不盡則不止

琹匣銘

柱以玄圃之玉屑以荊陽之金其徽以翡翠之羽其絃以鵾鵬之筋張以松風鼓以秋月匣而藏之爲據梧之南郭先生爲無絃之柴桑靖節毋抑而授之於爨下之烈

徐無夢琴銘（有敘）

徐無夢有琴曰纍塵每入林澗輒一共而去所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者也居遵人銘之曰

猗哉男子非樵非釣樂道鼓琴以代長嘯視而泛之猿啼隺呌鬱石辟之魚濡馬唉跨鯨虎霄超越遨遊錄錄神明會集衆妙非時召者不敢奉詔

林淇清淨齋銘（有敘）

林淇清淨齋銘其言不雅馴余爲删定作三字偈稱之山房亦有真率道人風味老冤當聞之

田童習之可供田父一餉漁醉也

一間屋六尺地蒲作團布作被日可坐夜可睡燈一盞香一炷好人來惡人避髮不除葷不忌不談禪不說偈不貪名不圖利清淨緣解脫計閒便入忙便去即上乘師三昧日復日歲復歲畢這生任後裔

書燈銘

武子聚螢孫生映雪雪固易消螢亦易滅惟此銀釭不昧其光晝廉繼暮夜永煌煌經史在右子集在左如[illegible]不動負此燈

許方谷天然硯銘

會稽太守夜夢坡仙且曰鑿土有石出焉洗而視之不雕不琢丘壑天然覺而視之不言不笑黝肘宛然文明以止開必先太守得硯天司權慎不持此挑米顛家奉護取空流滲

鐵絙銘

於穆玄武北坎之星爲世福神爲天將軍有頂禮者稽首瓣香若涉鳥道若歸羊腸上刃鐵綠下挽猿儕[illegible]歷陸幾無生趣道人姚嶠百丈鐵絙頓令地上而陸[illegible]端人無喘息神從斯喜鐵石難消福亦如此

募修其露亭銘

鍾賈山南某路僧與俗往來遭風雨遇日暮暝者[illegible]考者坐歲月深棟梁腐牆壁傾門窗破欲裝修仗檀[illegible]方便事歡喜做天龍敬鬼神護善根長福田大

贈伯玉銘

天高清地厚重不得已然後動偕御頻覓得衆謙皆嵩賜乃謚先木華後實鳳利喙鳥不實麟利角獸不匠

豔而筆者乃專晴評纖度淺深古聖昔必藐藐真英雄務小心發聞覆在典墳多其輔在賢人累功行長子孫惜精氣報　君親慎旃哉昌令名

頑仙廬座右銘

爭不急之辯不如養默處不切之事不如養靜助不直之舉不如養正恣不禁之費不如養福好不情之察不如養度走不實之名不如養晦近不祥之人不如養愚

門前山銘

不厨與不謝屐門前山送迎凡清溪底見白石水索樵背秋色數畝田七弓宅菊可采杞可食列菜尊設圖籍小結樓出松巔毛骨青衣裾碧五岳圖對空壁

印宗銘

生從何來死從何往生死之根根於妄想閉眼攀緣閉眼成夢萬別千差皆心戲弄廓然湛然不青不白物者得之動生得失水中撈月空中打撅卜度商量馳求者歇舌頭無骨髓子無筋枉自立境橫自生情情生境屬迷分凡聖凡者趨穢聖者趨淨各見一邊皆輪迴柄吾遮摸索何知貴賤胡來胡照漢來漢現解釋凡情關鍵

聖辨若聚猛火鞲之即焚若淬利劍攖之則崩死而後生亡而後存佛法悲智豈容人情百尺竿頭三寸鉤話轉身如毬說法如雨塗毒鼓聲震撼萬里獅王獨行氣奪狐鼠擬議求之又成過舉之乎者也不屬道理心路俱絕死生亦銷無明煩惱處處逍遙不戀熱鬧不守寂寥不貪佛國不懼風刀還來禪和慣尋宗派鼓其口唇品評勝敗捏目生花白日見怪好男好女賺他多壞又有邪師守住一壼身如屋舍心如主人却將佛法半死半生此等惡業酷於火坑又有外道默而常照照與對照與昏靠觸景遇緣水動蝦跳不聞經乎萬法心離又有鈍漢雙証雙修將佛覓佛頭上安頭若蜂逗窗不得自由若蛾赴燭畢命相投傷乎悲哉舍心而求心之一字雖有名相內外中間多無影響心了境空皮盡毛落參須實參如睡求覺勘問識情何處安着生死誰招因果誰作朝搜夕討用盡將略驀地一碎性命丧却乃知功業皆成戲謔切忌平居無病服藥

性與長孺入山探梅從袁非之墅上說禪因令長孺握筆余信舌吐此一銘比時落[illegible]紛紛如天花散空

也。長孺非老態得此。皆倩書史錄之。而孟元頭陀屢稱飽參。岸然有吞噉須彌。襲服野干之氣。因手錄贈之。比他客是爲殊特。諸友人若以例相煩。不敢如約。佛優曇花。所謂一現不再現也。

贅餘卷之十五（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六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鬥吉甫訂定

題畫

題便橋會盟圖

唐文皇與突厥便橋會盟圖顏師古創寫以示後世劉松年復摹之許此卷乃真跡也初隋煬帝征遼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突厥始乘間騷動唐文皇時十六歲應募遍屯衛將軍從父淵討之淵後稱臣借兵突厥遂問隋鬥甚則突厥以喪告舉哀長樂門輟朝三日詔百官

就館吊其謹事之如此已數數犯邊建成元吉裴寂等皆勸丞遷都避之文皇曰霍去病漢廷一將志滅匈奴況臣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繫頡利之頸致之闕下傳位初年遂有便橋會盟之役又五年遣李靖李世勣分道破之突厥內亂頡利來降文皇帝御順天樓語之曰汝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寇以是得不死頡利不得意數與家人相對悲啼容貌羸憊上憐之以虢州多麋鹿封刺史不受上皇聞之召文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上皇自彈琵琶文皇起舞七年又置酒漢故未央宮上皇命頡利起舞南蠻酋長皆咏詩此古帝王未始有也余謂便橋之盟猶近城下宜寫凌煙閣未央宮二圖鋪張胡越一家氣象此千古太快事故識卷末以俟後之劉松年其人者

題香山九老圖

香山九老圖當年傳寫已偏京洛李唐劉松年又嘗奉旨圖之載在畫史可証此卷位置顧盼咲語之狀覺眉髮間有雲氣非李河陽不能到也樂天往來裴晉公元微之間絕無左右袒與白敏中反覆二李黨人者不同此公眞可生入虎穴何止游戲九老會耶臨卷三歎

跋小李將軍畫卷

李昭道山水妙絕名噪開元天寶間其父即師訓除衛將軍昭道官中舍明皇以大小李別之未嘗云小李將軍也昭道妙跡永絕獨此卷精巧煥發流傳五百餘年而神物猶在應有呵護之者余嘗見仇寔父海天落照卷益摹昭道筆正與此卷相類當時籍分宜入禁內隆慶初小璫竊之朱惠僖領緹騎詰責之璫投之火王弇州云是癸酉秋事今僅留天壤者獨此一二尺烟霞耳弇州極喜臨本購以重貲不若此卷爲隆準非虬髯所敢望也

跋米元章書文德皇后遺履圖

余讀書秀州項稱玉閣中姚叔祥出觀唐文德皇后遺履爲米元章寫圖左方有小跋稱臣米芾度是元章爲傳士召入內庭鑒定書畫奉命所作其跋云右唐文德皇后遺履以丹羽織成前後金葉裁雲爲飾長尺底向上三寸許中有兩繫首綴二珠蓋古之岐頭履也臣米芾圖并書按唐太宗皇后長孫氏武德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立爲皇后貞觀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崩於立政殿年三十六謚曰文德皇后葬昭陵因九嵕山以成后志咸亨五年八月追謚文德聖皇后天寶八載六月加尊號文順聖皇后此履不知何緣傳流宋朝又入秘府或元章別摹他本皆未可知履類有靴有舄有屐有屧有鞋有鞾有履男子貴賤皆躡之而婦人見於記籍者頗少貨殖傳云趙女鄭姬揄長袂躡利屣此婦人屣也東昏侯宮人皆作綠絲屩此婦人屩也汝南戴良嫁女布木屐風俗通云延熹中京師婦人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爲絲襄陽盜發楚王冢得宮人玉屐異苑云麻姑能著屐行水上此婦人屐也西施響屧廊臨川王宏潘妃寶屧直千萬此婦人屧也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綵織成靴北齊王諧爲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鞾而去此婦人鞾也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纓長戛鳳凰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脫錦鞋章仇公有真珠之惠或上書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襪願妾褰衣拾墮釵此婦人鞋也漢武元封二年七月七日夜西王母投於殿前履鳳文舄貴妃每十月從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遺鈿墮舄狼籍於道此婦人舄也太抵單下曰履複下曰舄舞屐曰屣草履曰屝小兒履曰觀履中薦曰屧花生鞮曰鞋鞾始於趙武靈王屐始於晉文公拖之皆履之變耳徐乾撰古履儀或駁之云古無履但有舄不知履人掌王及后之服黃繶青絇素屨葛履已見於周官太子妃紵地紋履已見於東宮舊事同心七寶綦履已見於趙飛燕傳龍虎組鞮履已見於秦嘉與婦書順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已見於陶潛賦足下黃金履手中雙莫邪已見於張華輕薄篇足躡承雲履豐趺點春錦又見甄逸女詩而謂古無履而

有烏然歟否歟禮文備履長尺底商上三寸未審元章所據漢銅斛尺耶梁表影尺耶開皇半尺官尺耶宋太府布帛尺耶淮尺浙尺耶唐尺不可考獨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合之文德履似唐履皆以又計也然古纏足既有雙行纏漢雜事秘辛周視空足底平指斂約縑迫襪收束微如禁中漢桓帝及李後主時既然則不應唐履乃爾尺中惟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司馬端明朱考亭皆謂允有依據米老得無以周又衡履乎楊用修王元美各載履事漢履婦人頭圓男子頭方晉太康後士卒百工奴婢僧賈者一足白履一足黑履永嘉元年始用黃草履宮內妃御皆着之謂之伏鳩頭履梁又有分稍履南宋則又有重臺履而獨唐之岐頭不載得無未見米氏書跋耶余憶於宮論唐元徽所見客售孔子遺履圖一卷乃宣和庫中物題跋甚多客有邀余題者余止寫二語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陳繼儒獲觀謹題但孔子履與王莽頭並藏晉武庫中大是不類今文德履爲元章所圖又爲才子姚叔祥所得十襲褁之不敢褻視即有請觀者輒出數繭緘襆祥不許曰文德皇后履非楊妃錦襪也無得傳玩以爲覓下老嫗視我

題雲林書

倪處士自稱懶瓚又自稱倪迂又稱蝸牛廬道士又稱淨名菴主又稱荊蠻民此書乃荊溪所作處士愛山水數與陶九成共宿漢里往往經月忘返故筆法幽淡無一點纖塵亦荊溪一片雲助其墨瀋耳

題洛神

李龍眠以顧愷之寫洛神圖趙松雪以王獻之書洛神賦圖則兼帶離騷位置賦則兼帶褚柳筆法此又兩公變化所出也天壤之中決無第二卷

題仇十洲桃源圖

靖節桃源記或云寓言然漁人姓黃名道真似確有公據東坡云桃花源乃避秦人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蓋山石林問湖湘間人又云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無雜禽惟二鳥往來桃花觀中每有貴客至輒先號鳴人率以爲占余咲云當時黃漁父入山此鳥可曾報否若近爲貴人先鳴武陵源混沌鑿矣請以秦人二丸一丸封洞口不得通客一丸彈去二鳥不爲貴人作典客

題鬪茶圖

古人屑茶爲團餅故以綠塵不如玉塵翠濤不如素濤皆未得茶中三昧吾朝更團餅爲旗槍風味如全此叢出松雪筆又錄范文正詩諦稱雙絕山水蔚映人物清暇摹寫太平氣象見於毫端蓋鬪茶良是雅事惟詩玉川志和輩可爲之非俗漢忙人所能解也

題孫雪居寫貓奴

鼠翻盆。汝不捕。花上捉蝶。花下坐。請問長安肉食人。罪過不罪過。

題雪居書冊

漢陽竹倣文湖州。蘭倣鄭思肖。時寫人物。兼帶梁楷。寫石兼帶米芾。寫水兼帶馬遠。縱橫點綴。皆有根據。非畫史市官苑中者所敢望也。

題漢陽畫卷

漢陽寫生。古則趙昌黃筌父子。近則沈石翁陸叔平。皆

能抗衡。至于文房諸玩。隨意拈寫。不肖不止。十指間具有陶冶。雖宋畫苑名手。未能夢見也。所居東郭草堂。多列法書名畫于秋琳閣中。盤礴觴咏。客至如歸。退則游戲為此。無纖塵留于胸中。此卷尤其得意壯年之筆。今廣陵散矣。一嘆。

題米仲照石卷

米元章相石法。曰秀。曰縐。曰瘦。曰透。今米仲照所藏靈璧。更有出四法外者。雖百方窮態。十面取姿。圖與記僅得彷彿耳。仲照得此石。終日摩挲相對。体瘦爲之。起意悪爲之快。度其有情之痴。行且化爲石矣。仲照聞而咲曰。昔吾家元章袖中卷石。恨太小。寶晉齋研夫華致一品石。恨太大。惟此石可几寓紫。可置咫尺。可臨千里。光如鑑。鏗如玉。黝如石墨。潤如山川出雲。其羣峯如滿月劖天。其積雷如漬來疊雪。其洞壑岩竇。如有毒龍怒虬。

鬼怪出沒其中。不省何緣落吾手。昔者牛奇章李贊皇相業如水火。而獨好石無異。蓋石公之羣而不黨如此。吾居輦轂下。非獨友石。友其德也。陳子曰。善。遂題數語歸之。

題蘭花

古人以蘭為香祖。余欲結茆四面。雜蒔蘭花。題曰香祖菴有杜聯異人常在漁樵裡老寉多眠蘭𦯴中

跋徐光祿南州圖

槜李范蠡湖。東坡三過草堂。樹老烟寒。無復好致。項游徐光祿南州書院。丘壑狎主。水月來賓。放寉灘頭。釣魚枕上。讀書談道。其中所謂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第恐蓐天蜚恐未能遂許堅臥何得分南州一片席。然先生德行醇備。著于人聽。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化。宛然一種子矣。士大夫須有退步。則功名之味淡而去就之想輕。先生乃人間鐵漢。此圖良有深意。若以嘲弄挑激求之。是吾輩事。非名世大臣事也。

題畫竹

寫蘭取姿寫梅取骨寫竹直以氣呑之若不通六書諉托氣勝此又如屠兒舞劒可哄也孔孫竹從湖州眉山發脉而又剪松雪叔明梅道人輔之李衎夏昶弗論也。

題過庭章畫竹

曾見文與可竹於王敬美項子京家純用漆墨皆帶篆籀法子瞻純以怒張爲之蓋顛旭狂素也吾朝夏太常竹亦擢秀顧不如此卷猶有湖州眉山筆意竹中飛瀑掀舞極似吾家初夏雨後時豈庭章爲先布粉本耶

又題畫竹

寫竹通于書法被節學篆隷布葉學草書孔孫之竹篆隷中皇象草書中張長史素師也李君實父子奇重之贈以長歌毫肇硬手蒼蒼莽莽酷有少陵風骨此後簡符譜不必求之石室玉局兩道人矣。

跋丁南羽畫羅漢

余所見阿羅漢像貫休最奇險如坎雲石如支種老樹根梵隆輩不及也獨丁南羽白描酷似李龍眠絲髮之間而眉睫意態畢具非筆端有神通者不能也東坡家藏羅漢每設茶供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芍藥皆可指名此卷賢聖森然獰龍劳虎當復出現渡護持之。

又

世外之人豈有風波示相宰官公無渡河南羽先生嘗賞余此偈巻題渡海羅漢也因爲補圖大有龍眠筆意遊絲飛梅泉美多具豈現神通於筆端耶珍重珍重

又

畫羅漢者盧楞伽虔展予虔爲上乘其次貫休又其次梵隆余皆見之以粗筆作鐵鉤相似盖半州篆隷法也此卷精細秀潤所在之處當有神光出現宜以燈花香搭禮之。

題赤壁圖

東坡前後赤壁賦、余刻之晚香堂帖中。又見趙千里赤壁圖、恨不合一卷。此卷宋初暘盛行甫兩高士合作[illegible]風月平分白隺一點橫江而下卷中矣。

題藥草山房圖

藥草山房圖、視竹林七賢少一。視竹谿八逸少二。甘共中絕代人物。此中着半個屠沽兒不得。展卷詠玩。想見肅廟時太平風物之盛。雖與西園並傳可也。

題范寬畫

范中正溫厚有大度。目爲范寬。寫山水時。危坐四顧以求至趣于徘徊凝覽之間。剛古精細。觀此幅信然。

題春門先生畫卷

檇李吳仲春後。有姚侍御重向書苑演法。今春門先生繼之。雅道不至蓁蕪。皆其力也。先生杜門高隱。沉酣宋元名畫。往往盤礴。遂寫數卷。不欲出示傖父。留作子孫衣珠。求見此卷者。先以數斗薔薇露盥手。方可相對欣賞。不然。寧緘之長康廚中耳。

題畫册

唐開元時、楊升與張董齊名。米定國藏蒲雪圖。正與搖相類。没骨山自此始。非獨僧繇也。

題趙文度雲山

米虎兒雲山在似山非山之間。趙文度雲山在似米非米之間。余曾和玄宰一絶、欲出不出雲山巔。欲斷不斷村樹烟。欲見不見林中僧。欲渡不渡林外川。可謂與雲山傳神矣。

題山靜日長圖

隺林玉露中山靜日長僅一二百言而岩居川觀之樂摹寫殆盡每欲倩名筆圖之若無霞外人此卷爲吾友姜松石所作溪深山杳卷不盈尺而點綴如太古小年具筆端具有三昧者若名字不署賞鑒家必以爲黄隺老人無疑末後小篆更稱雙絶恨君時爲五岳遊不能置吾家丘壑中若措第一來頑仙廬不讓景綸山居也

題癸卯同年畫册

昔蘭亭竹林蓮社皆有圖獨西園雅集王詵爲圖米芾爲記余見其真跡僅縮一團扇中耳高宗寶愛收藏秘府後散人間展轉摹繪幾數百本匪以蘇黄諸公重耶此卷皆吾鄉癸卯榜同年見第一入畫圖衣冠鬚眉爽奕有韵態上能肩隨王謝稽阮下亦不失蘇黄諸公而余所望更有進此者昔宋尚書張詠云吾榜中得人最多謹厚無如李文靖沉深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幹則詠不敢獨辭諸君子異日舉德聯華能如張忠定諸賢則此便是一卷名臣録矣諸君子曰善兩相期無愧心兩相見無愧色有否否者請出故吾面目証之

題董宗伯玄宰畫雲林筆意

杜浣花翁詩云爲簡詩人意又衡門詩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此雲林老人畫法也予久叔明梅道人及雲林皆從董北苑筆而三子猶有門庭間雜縱橫家意惟雲林虛和蕭淡酷類其人余列倪書於三子首座玄宰甚心開此論今此幅可謂莊子之郭象矣玄宰不肯爲人作長幅又不肯爲人作雲林筆法以識韻人少也乃以贈晉卿亦把臂入林之意耳

又題董宗伯書煙江疊嶂圖

煙江疊嶂圖乃王晉卿都尉所作後有粉箋書煙江歌爲東坡先生筆此卷在王元美先生家余得之已摹蘇跡入晚香堂帖獨晉卿圖未傳人間後又見項玄度藏煙江疊嶂一卷則文徵仲沈石田悉力以倣元章筆意未若玄宰之瀟洒出塵也

又題董宗伯畫

此卷初展實倣大李將軍及伯時後段微帶趙榮祿筆意無專以閒學齋圖求之玄宰在長安時有權要乞畫者玄宰咲曰一運筆豈肯即爲肉眼人拈却今獨爲弱冰公破例橫出如許江山孫過庭所謂殉知是一飡眉壽由此楊公讀書行臺長夏綠陰環迴再四覺雀研松花鹿囊酒氣撲入衫袖間鄭使君曰微獨畫故關西公公在此中伯夷去人非遠

又

玄宰此書倣趙千里寔祖北苑筆裴旻虎與葉公龍不同釣船紅樹不覺秋色紛來撲人也

跋玄宰畫册

玄宰乘小艇出入余山中輒以小册自隨如李殘尹曾處郎出豹囊中紙筆圖之率然而作率然而已遂成數

翻此即董氏畫筍稿也非賞鑒家勿睎之

題玄宰畫

東坡以書法寫一木一石柯丹丘學之不能彷彿正爲坡老氣韻勝耳玄宰按賈耘老故人公據寫此相贈如有烟雲風雨出沒其中恨不使老坡見之

題玄宰畫扇

雲山高尚書方道士皆不及老米老米以書法寫之故蒼老高古耳余與玄宰談及此未嘗不作點頭石也此扇自楚中宦舍寄來此老賣伎倆至是大奇

又題玄宰畫

雲山以皴法爲主自然氣韻高古今人山似死灰樹如野蒿南宮父子不免吽屈文人之畫不在蹊徑而在筆墨李營丘揣摩如金正爲下筆時要有味耳

題沈子居畫册

子居畫全𢹂宋諸家正如宣律師無一破戒筆然後縱心與元人摩壘相攻此冊有十幅爲伯雲拿去其一山水缺陷何時屬補之不然僕遣一片白雲封其後

題自畫

畫家作畫如范鴟夷三致千金意不在此聊示伎倆又如陶元亮入遠公社意不在禪小破俗耳若色色相尚便似富兒持籌握算俗僧以鐘鼓禮懺此何足污我筆神

又

中岳外史米元章好寫雲山時於致爽軒游戲盤礴余亦偶爲之飛雲排空蒼龍下現于几上研山水皆如沸耳

又

余以十月搜山黃葉滿鞋白雲爭席一點疎淡幽冷之致惟倪高士得之不知此亦有小似處否

題柳

宋詩詔宋顯祖以顏真卿鐵畫書法作柳幹以遊絲白描作柳枝余亦倣此具眼定能賞之

又

[illegible]林落落蘆葦蕭蕭誰與同此萬卷一歐

題梅

唐張藻寫梅雙手並下一寫枯枝一寫生幹生者榮潤賽澤枯者乾裂秋風余欲兼得之偶倣楊補之筆記此

又

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此華嚴經語可作梅花小影

題雲山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葢自王洽潑墨便已有其意董苑好作烟景烟雲變滅即米畫也余於米虎兒瀟湘白雲悟墨戲三昧因布小景

題自畫

余少年戲同玄宰弄畫頗復罷去且筆力懦鈍正如猢猴騎土牛鞭叱不前耳此册乃少作見之不覺掩面幸弗示玄宰

題顧原之畫黃叔明筆意

黃叔明爲松雪翁甥，居吳興，最近太湖，屢遊東西洞庭兩山，嘗見其溪橋玩月圖，又名具區林屋圖，皆摹王右丞。石穴嵌空，樹搜刻畫，爲未發唐法也。吾友顧原之閉門讀書，不聞十步外事，而吟咏之暇，精於繪理，自出筆意，一洗黃隺老人氣習，蒼林秀潤，君家顧長康其種耶。黃隺老人以洪谷子爲師，原之直與之同參，非臨摹也。吾家山中秋霧濛濛，草樹微現，排窗曉坐，彷彿畫中矣。

題顧原之畫雨花臺登高圖

江南重九惟金陵雨花臺、吳門石湖橋最勝。石湖景文衡山沈石田皆有圖，而雨花臺無有拈及登高佳會者。今得原之畫，宛若士女塡道，簫鼓沸天，大江橫亘之不必寫紫魚黃菊矣。

題顧原之畫扇

右丞之畫妙麗之中，實帶清悟，所謂着一毫粗氣、市氣不得也。原之胷中無一點塵，故下筆皆與古人抗衡，此扇豈惟出入懷袖可藏也。

題偶萍畫卷

趙丞師住本一禪院，影不出門，正如祖師活埋菴相似。餘事乃作畫中詩、詩中畫，然非詩畫僧也。諸道侶各寫殘山剩水贈之，遂成小卷。携過茗帚菴中，幾欲剗雲剜石而不可得，爲題二語，留信宿而去。雀欲住時同住住，人難行處再行行。

題馬姝畫蘭

畫蘭不在肖要在筆勢游戲混日覩蔺蔚通于書法文與可竹得之左氏此非深於繪事者不能馬郎以閨秀名娼風流乃爾非特校書避席若操筆入宋院當作女待詔矣從秦淮遠寄振之振之寶此勿與桃李共擲瀘頭也因代題一絕云畫蘭不在肖寄郎郎知否非無桃李花貴出儂親手

雜題畫

鼓琴動操衆山皆響此中無抱琴者何以山水清音浮溽吾耳應是畫作伎倆

題燈下畫扇

燈下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家法也

題文死巖湖

此帙類分八種奇趣若林水斜玲瓏烟雲飛動觸處無非快境被之可作臥遊秘出桄中光浮紙上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六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七

跋帖（附書）

跋九成宮帖

九成宮即隋之仁壽宮唐文皇避暑宮中乏水以杖琢地得水而葺勑魏徵撰文率更令歐陽詢書之皆出陝碑獨此帖無毫髮刓斷正如深山至人癯梗清寒而神氣完腴能令王公屈膝非他刻可方駕也

跋歐陽皇甫碑帖

歐陽名跡入宣和內府者凡十四紙皇甫碑其一也余得見於陳湄璜所藏所謂筆畫險勁若鑄鐵所成真不虛耳

題快雪時晴帖

快雪時晴帖、乃王右軍眞蹟、向藏王百谷家。已爲新安吳江村所得。携入雲間見示、眞神物也。項子京有松雪所臨快雪帖。眞堪合璧。余欲以快雪名亭云。

跋柳公權眞楷

碑板之書、歐陽詢尚帶嫵弱。獨公楷一種。諦是當家。李括蒼顏平原伯仲間。則此帖是也。松雪能爲李書。不能轉公權一點一畫。顏筋柳骨眞是胎中帶來。縱服九轉。終不能變本初面目。正謂此耳

跋懷素眞蹟

素師書、多帶芝旭。余見刻本。字行頗大。狂怪怒張。不意見此眞跡。遊絲裊帖。別有純氣之守者。宣和載御府千字文四卷、有絹素一卷、在蘇液家、後歸章惇、不云王駙馬都尉物、後觀老米記素師雜書絹帖。後人分剪爲二十。王銑力求始足元數。晉卿篤好如此。此卷宜爲所藏。昔藏晉卿、今歸王季重使君。庋是翰墨緣。終當在山陰耳。素師此帖、宜勸石行之人。間奇縱中有規檢。正如散聖作宜律詩。懷素不可無此帖。正張旭不可無郎官碑楷書也。

題晩香堂蘇帖後

陸務觀云、成都中和勝相院、有刻蘇帖一卷、皆蘇仲虎鑒定、精審無一可疑者、又有成都西樓下汪聖錫所刻東坡法帖三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爲一編、號東坡書髓、嘉泰三年癸亥九月重裝、自務觀去此。又已四百餘年矣。成都吾不及至。常訪之宦遊於其地者。不復能悉其有無存亡。爲之浩歎。吾自少喜長公書、丙辰閒居、偶檢篋中數十年所積、屬衲友蓮儒古永蕉幼及兒曹夢遴等手摹之、始於中秋、刻成於陽生日、共得二十八卷、若豐樂亭表忠觀醉翁亭羅池記及滿庭芳等類。字太大。金剛經。字太多。別有醉翁亭草書字太贋。皆不入選。初長公在元豐間、以謝表被讞、中使自彭城舟中遣吏追攝、公遺書老幼驚且恚、搜其書悉毀之、宣和閒禁蘇氏學、手跡零散、甚則東坡易傳、學者私記之曰毗陵先生、而不敢名、至紹興中、詔求蘇公書、常州報恩寺老僧告之郡守、有公所寫堂壁、脫而龕之以獻、高宗大喜、賜度牒、其韓平原閲古堂壁後、亦移入秘書省之著作庭、公當時翰墨禁省、已不常有、何況今日。然以余耳目之外。

或爲神物所呵護。或爲世家所收藏。不論石刻眞蹟。得約摹見寄。使長公翰墨之氣。不至毫髮稍遺。亦藝林之大快事也。敬爲之拈瓣香以誌、

附題東坡祈雨文帖

東坡祈雨文載集中、寥寥數言。變態百出。眞風霆手也。當時有坡仙何愁無隨車雨。雨不從土龍出。當聯人中龍耳五月廿六得甘雨。爲觴前帖題此。

題東坡帖後

東坡亭未成。先取亭額。此帖在是眞亭也。他人名園在花藩殘夢中者。至與鳥鼠作窟。視此何如耶。余得顏魯公巨川誥眞蹟一卷。欲結小閣。題曰寶顏。又取晉魏人詩句。集爲閣上聯。長笛吹淸氣。高柳隔微聲。惜余力未能也。

題帖

松雪翁購得鮮于伯機字。輙焚毀之。恐奪吾名耳。今觀後赤壁賦。藏鋒斂鍔。全法王大令。即松雪所書前赤壁刻在黃州者。未免低首。惟東坡可與困學雁行。若合作一帖。行之海內。餘皆可抵鵲矣。

題册

此册皆宋元銘心絕品。而元人尤多。足與右丞抗行。無半幅馬夏闌入。所謂一切善人皆會一處也。

題溫飛卿卷

溫飛卿本名岐。宰相彥博裔。好爲側艷絃吹之音。湖陰曲已刻金荃集中。此卷是其手筆。有字學。又有字性。直與顏平原抗行。當時溫李齊名。法書苑載義山。不載飛卿。幸不幸如此。善卷汪先生携此見示。始知老米晚年一變宿習。蓋發脈于溫飛卿也。

題哀册

余於王元美先生家見哀册眞蹟。頗怪其波策太佻。極類南宮老子。已於項希憲處見元章大行皇后輓詩。如與哀册同出一手。後讀元章海嶽書史自記云。摹褚河南册。行於浙中。蓋數本往往亂眞。故知余目中有筋耳。

又

此册在元美公小祇園閣下。撲邀亂葉中。正如明妃蒙塵。又若陸士衡素衣爲緇矣。眞跡已售之嚴氏。元美所藏鍾繇季直表、褚登善枯樹賦、與此實爲三絕。今皆无一存者。子孫俱賢。能讀父書而不能守先世之藏。何况他氏乎哉。故賞鑒收藏缺一不可。非特古人之功臣。亦古人之孝子也。感歎感歎。

題帖

王元美先生有米玉樓爲汪伯玉題也董玄宰先生有米仲樓爲余題也兩人登此樓除法書名畫別無閒雜事彦京與竹林之遊累積成帖百尺樓下客勿出示之

題邵復孺書稿

邵復孺此稿如溫公手書資治通鑑無一字苟且先輩矩矱乃爾邵顧文傳重裝題識以傳今幸落張聖清手求脫蛛絲蠧腹之刦亦可喜也復孺縣至正丙午及洪武戊午出入兵燹復獲睹漢官威儀想見此老墜驢大咲時爲引滿一酌

題沈孺休書詩評

楷法如九宮法以稱量爲主又如漢人凌風臺邦在銖兩適均即孺休所書詩評是也吾朝大學士度小學士粲皆以翰墨被知遇孺休眞堪鼎足今老衛門呻吟鬱磗士之遇不遇乃如此一歎

跋周貞靖先生手蹟

零星雜草中寫及先輩皆提行寫之此見大儒小心處乞五斗米與元亮五升同一家風韓滉顏魯公有借米帖與此卷而三矣

又

此卷蒹峰先生手書先儒格言正如全身入香海中無處不透入香水非望洋者可同日論也畫格高簡直與倪元鎮抗行而爲德行所掩士大夫以書畫流傳天下者亦宜回頭一省矣

題范牧之臨蘭亭帖

臨摹古人書要在聲色臭味外若從點畫上作活計便是臨池中能言鸚鵡耳牧之風流真得晉人衣鉢生平未嘗弄隻腕至倣蘭亭一帖其稱量結集大有技韻其子象先乞之宋仁卿裝以家寶昔趙文敏臨河南枯樹如出兩手乃評者謂為得虞家之骨以此論牧之帖庶得之矣象先其護持手澤勿為野鶩而失家雞

跋手書金剛經

米元章在無爲州苦池蛙鳴聒耳以書投之至今池蛙有形無響顏魯公多寶碑載法師寫經筆端舍利聯出數十百粒錯落不絕今之寫字寫經者不聞有此余以此自愧為玄宰道之玄宰笑曰勿作是觀以生道心但有經處人以翰墨讚歎而入信地者能續佛慧命即是舍利一斛能度衆生離苦得樂即是卵生濕生道場余心肯其語為寫金剛經一卷軟懦離披再閱掩面雖然要在受持誦讀者此一卷如一大藏

跋書金剛經

柯亭融先生、既有三十二分金剛經、又有四十二章經、皆海內如椽所書、裒集成就、則出之奇陽王公父子、昔乾元觀百碎碑。有三道士湊成之。化寉冲天而去。道家且然。況佛氏金剛不壞力。而諸公翰墨之氣如霓。此何必蘇公玉帶鎮山也。

跋趙松雪碎金帖

往余授經秀州包氏、曾渡泖過崇福古剎。見梁棟楣柱。多松雪手書。寺僧寥寥。不復如元時蜂房蠡室矣。宋末、泖西多巨室、好賓客、嗜圖史、故避兵者歸焉、如曹雲西子弟、園林庄舍、見於貞溪海編可攷、今丁氏蔣氏鄒氏相望、猶有雲西之風碎金帖、為鄒元愷世藏家塾、此亦松雪之功臣也、流通人間作泖上一段佳話快甚

跋張東海鐵漢樓帖

吾松書院、推宋仲溫陳文東二沈學士、自東海先生出而聲價過之、其書本之芝旭、出入素師、而不離二王法度、識者擬於太華三峰黃河九曲非虛語也嘗時品格嚴重。即上衮中貴人求之。不能得一字。今五世孫以誠六世孫安磐、七世孫世雍、出其家藏、及散見人間、合刻之曰鐵漢樓帖、張公守南安時。祀張九齡劉安世李綱諸公於鐵漢樓。公眞可以配享不愧云。

跋沈學士自樂家書卷

沈學士楷書、　御褒義獻、不知行草之妙至此、蔡端明書、專倣二王、此卷抗衡、寔無愧色、且扎中交道簡淡。仰見先輩典刑。若輦金羞壁以媚通人即有稿草如顏平原子孫不敢出示客矣

題莫廷韓書卷

臨古法書如看寶玉磁器不在形類相肖要在黯然色韻耳莫廷韓自少時便於古帖摩挲晚更彌老彌珍不肯爲人輕弄指爪此卷爲彦履凡寫三道今廷韓腔血已冷彦履爲裝褫以存人琴之感莫方伯於書獨費苦心故廷韓亦得其家鷄一派方伯病時諸笥零星諸子爭艷得之獨廷韓先逝不能承方伯絲粟之藏所得者方伯一隻赤手耳今此卷是也展玩間無限感愴

跋王文肅公帖

太原王文肅公解相印歸絕不與賓從子孫談立朝事跡手自移花接菓翻古帖摹書數行此册乃少年寫香艷詞摘草堂花間殆徧書法遒邁俱從黃庭發脉來王烟客購得之焚香展玩吳光啓更鈠石傳於人間正如宋璟鐵石心腸作梅花賦大有風味乃知蘇黃好弄小詞亦此意也

跋崇蘭館帖

今天下墨池一泒、推重三吳、而吾鄉獨以工書遐表。前有二沈。後有二張。沈公度至學士、粲起翰林至大理寺少卿、張公天駿至大司空、鶴至少宗伯、非後如張南安、東海以草書勝。得顧素筆陸學士儼山以行楷勝。得李括州趙吳興筆。自莫方伯父子出。幷定垣赫掩其上。故今展玩崇蘭館帖、神采煥然、與莫氏之山陰義獻也。我鄉書家、如任子明仁發、王伯靜默、朱孟辨芾、陳文東璧、衛立中德辰、章共辰弼、曾心傳遇、顧謹中祿、皆名載書史。而以子孫凋零。無從簡括其一號一畫、若後有賢者、如君全兄弟。豈至化爲太山無字碑哉、名故表而出之。庶幾托莫氏以不朽云、

跋李舜卿帖

舜卿夢吐筆花。帳伐汗竹。逗漏陸家之半壁。狼籍謝氏之碎金。允爲二王、鳳毛。羞與兩沈、雁序。流傳菀苑。且作獨孤長老之屏。呈肯名公。知免涿州民家之礎。

跋董玄宰帖

董宗伯帖、人間不下數十種、晚年移居海上世春堂避世翰墨中。如昔人教授田横島者。故其書縱横變化。氣吞古人。所謂天馬一出凡馬空也。賞鑒家、當具另眼觀之、

又

董宗伯林居學道、幾二十年、極得三教滋茂之力、舉筆發言。一似逸少與晁文元公語。生平結撰甚多。不復留稿。此皆次公仲權所藏、彙刻一帖、使習書者得見道人光明照世之訣非止說碧落碑無應者也。

跋朱氏世恩帖

余家藏顏魯公所書朱巨川告真跡。自題曰寶顏。但徐浩書巨川告未見耳。敬韜水部、為　三朝掌郎。累徽綸書。光昭烜赫。乞董太史書之。太史生平慎重墨妙。輦上君子購得數行。不啻吉光片羽。今為敬韜分體四家應之。此亦水部忠孝之報也。王晉卿見顏告背後紙。欲以金換易不可得。異日朱家　恩綸帖聲價。亦復如此。

跋馮白水書卷

王獻之以尺牘送謝太傅。謝輒批牘尾還之。馮元父殘煤斷楮。彙先裝潢如此。蓋亦元父一段廣陵散也。余每過寄寄園、元父得晉唐碑帖、手爲摹拭、屬余題之、荷花中、乘小舩。採蓮子。吸獅乳泉。咀嚼彌月。乃散。今轉眼風流盡矣。

題沈伯姬書卷

此卷書古詩十九首。作疑以爲歐陽詢禪。乃沈伯姬所書、曾納黃牘素聘、惜十八早亡耳。昔衛夫人茂猗書、紙取東陽魚卵。硯取煎涸新石。墨取廬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膠。筆取崇山絕仞中八九月兔毫。使與伯姬並擧墨池。未知鹿死誰手。衛夫人外、而有郗愔妻傅氏、王渙妻荀氏、並擅書名、遺墨永秘、豈兩公表章之方。顏出覆素下乎。嗟嗟、紅繩繫於生前。綠字見於身後。若成燕爾。如白練之孫濟先已鸞飛。痛黃絹之妙絕環翅手跡。夢梧情痴。何處尋返魂香。即此代書眉筆五絲續命。願結再世之緣。一紙斷腸。化作三生之石。此牘素所以洒涕而壽之刻也。

題韓夫人手書樂志論

韓夫人手書樂志論。崔林玉露字字皆有德矩。人間罕得見之。爲周公美甥女。遂得輟贈。昔文湖州第三女善寫竹。盼爲歷具此幅。遠接衛夫人。近接管夫人。又聞且日寫經。當有天雨散之。不獨敵湖州文氏竹也

題楊媛書

管女子能誦秋水篇。及連昌宮詞。皆託爲異事。未必能工書。今見楊媛所臨蘭亭帖。筆勢浸浸抗衛鍾李。止生復購永興鉄帖。歸作導師。此後散花卷上不待言矣。近來吳門范夫人獨步墨池。若以示之。當爲下拜。

白石樵眞稿卷之十七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八

題詩文

題施公佽詩稿

十月二十日有客入白石山訪眉道人不遇轉覓於郡之東郊道人方抱孫雛偃曝聞之迎入坐溫文靜深則才子施公佽也讀其已刻未刻詩雋拔類韓翃流便類白香山豪類放翁蟠屈不解胸中一似有五嶽者類陶元亮之咏荊卿其易之有憂患耶不然何爲凄凄切切蕭蕭騷騷名駒嘶於櫪下哀雁訴於菰間變徵變商一至此極耶第君年少而才甚武三尺青萍一領青衫何足置之猳抱請撥其觸喉嘈嗦之音不發之詩而發之公車業功成名遂尋君家肩吾先生學出世法生平情山怨海碎爲百劫微塵豈不大快未時采藥人入青城崦嵫處見肩吾至今讀書不輟也

跋聯句詩卷

賓之李少師送陳汝玉聯句詩百年前宰相風流文采如此今尊重如無口瓠不然如小兒着窄鞋襪終日不快耳

跋周蕪峰新婦行

新婦行、此若爲科第新郎君下一頂門針。若作婦人觀者、先生未免有屈王梅溪羅一峰報家信、直以高科爲懼。周氏他年得雋、便當焚香作護身符、不煩家訓矣。

又

王荊公蓬鬢見韓魏公、魏公疑其早飲、勸以讀書、荊公心恨魏公不知己、後作畫虎行譏之。此新婦行婉而不直、極得先輩忠厚愛勉之意、蓋詩中諷諫也。

題谷響錄

小崑山爲二陸讀書處。已更爲中峰五百人道場。晚復落落。半穴狐兎。至濂上人、剪榛洗石。具徹人天之觀。因奏請雪浪和尚、演暢法華。陸宮保先生八十五矣。藍[illegible]之迹。久削山境。至是扶筇蒞閣。親與和尚激揚酬答。麈尾所及。如雷如霆、緇庶讚觀。得未曾有。昔蘇文忠叢[illegible]節從佛印晦堂、以箭鋒針芥之契、結方外交、今先生[illegible]此一段佳話於小崑山。便是坡老浩翁重翻舊案。濂上人乃以前後宰官居士及和尚零星法語、皆從蕉葉[illegible]議之。甫撤經期。遂與諸弟子共梓、題曰谷響。夫雪浪和尚據丈八講座。說法五十餘日。直坦胸懷。盡意抛撒。如迦口懸波、峰頭藤花相似。而猶以筆尖些子。露盡塵[illegible]。不特塊石點頭、頓令崑山片玉無色。雖然。谷鳴響應。本自無聲。若作響會、雪浪講經、翻成饒舌。若又作無聲會、則何不掩耳斥聽、却又從雪浪法華會下、又身房秀[illegible]經聽法何也。既未能跳此兩窟外、則亦未能出此谷響錄中。不妨拈取。

一　題詩集

癸丑春王十日、看梅玄墓。回棹虎丘。讀諸君子聯舟盡日之詠。使人眉舞肉飛。聲嘶氣奪。俊矣快矣。嘗其靜也。閒門古寺。茸冷淡于抑鄰鐺中。及其動也。艷舞清歌。集衆華于點頭石下。天涯兄弟。偶墜有情之癡。視死[illegible][illegible]。不讓無遮之會。昔人云、名士、堵立、紅粧、成輪。置其[illegible][illegible]。殆欲仙矣。其諸君子之集乎。眉道人題而傳之。觀者[illegible]左。

題快雪堂歲寒盟

就司馬純父先生、撿衛人綱。代與執苑。文章節義。朝野震之。解印歸田。性耽蕭簡。樂愷堵素。以剛心寬居貞曉節。等護頭目。德矩彌峻。風日自娛。式閭者有行庭之[illegible]。拔帷者多望崖之嘆。僅所緩援。則二三文人逸民而已。丙午窮冬。欸余密坐。寢弛兵衛。心清妙香。先生對以[illegible]酒佐之永言。非執正晉世之談。則死生蹇譽之故。回環感愴。主客泫然。既而一變成驩。三爵復又。先集維霰。[illegible]不留行。亦忘其冬之夜也。先生咲曰、昔人論詩如王[illegible]甬萋須匀。五言律詩。如四十賢人。着一屠沽不得。此會庶幾近之。盍記姓氏以矢勿諼。爾時司馬倡韻。屬和[illegible]方叔、殷子、叔祥、姚子、子逸、王子、孟璜、項子、而陳子、繼儒、以浪士來自華亭。

題孫世聲詩稿

流連光景。非胸具丘壑。骨帶烟霞。未易辨此四字。世[illegible]之詩、出入唐人長城、而三世以清白禪業、草廬抗於[illegible]郊之濱。細榆繁槿雜石碎花映帶左右。孫郎日扃戶[illegible]勘古書。客至則以綠葵青韭出餉。使人頓淀俗腸。是[illegible]有靜心逸骨者。但恨雁洲鷺鳴。不隔樹間耳。

題曾生詩後

不困饑。擾世容。吾咲人間鳴磬烏空集。懸瓢鶴半慳。會新餘雪瀑看飽。足雲山。詩骨如柿葉。誰能味此閑。此曾生辟穀詩也。今縱髮爲名士。豈能作休粮道人。取三根茂未肚耶。且詩骨甚瘦。又豈能腰石夜舂如曹溪祖師耶。三脚鐺。長腰米。不得不仰給人間。賴有晉叔允兆兩先生爲導。與人具書。曾生皆兼之。何論三年。當飽死作蠹魚可也。余嘗榜山居云、誰能十年讀。使君一事無。會願與曾生共勉之。

跋章邑侯德政詩

章侯華亭卓異之政、冠晃東諸侯、手答耳受口應。類劉穆之。能使市無醉人。如諸葛武侯。操行潔白。似胡鄭州關西夫子。救荒同富鄭公。種種治狀、墨海所不能書也、儲茂才首作長謡、以代七尺能言之石、六十老人、夫復何求、葢三代直道。自不容作無口匏耳。頃者卓粟翔踊。居者閉廩不出。販者聞風不來。章侯出罪人郁氏兄弟、立斃縣門。飢民震悚。膽不敢放。手不敢滑。而綠城之萬姓始帖席矣。王陽明先生救荒止八字。曰飢民必捄。亂民必斬。吾侯學問作用寔近之。其今日之王文成乎。謹記此、以補歌後、此亦捄荒一奇策也。

題花朝唱和詩

唐伯虎咏落花詩、至五更風雨葬西施之句、不覺短氣今吾策存人兩君賦花朝詩、又清又綺、又香又艷、宜以碧玉簫。白玉笙。紅玉板。屬紅兒雪兒。和歌於錦襆樹赤幛中。花神有靈、應分霞觴餘瀝、犒兩君、余山中與子野有花朝會。子野有樂府。可與此冊並傳。

題新柳詩社卷

昔魏文帝傷懷作賦。桓司馬涕泣攀條。余夙心痴。偏賞春目。乃賦近體七言律十首。今社中君子、欲賡斯唱、非特呈才子之巧心、亦欲排昔人之沉悶耳。舜卿既賦新章、便羅諸繪、若使柳枝有神、便當以青眼相盼

又

白樂天晚年。以妓楊柳枝。與駱馬俱綠放籍中歡闌目葉擲。而舜卿爲新柳作詩。又倩名筆繪圖。可謂於柳屢太覺情緣

題孟元踏雪艸

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獅子遊行。不求伴侶。孟元平生是透徹禪種。故其詩直接大曆衣鉢。如析旃檀、片片皆香。百和波斯。皆成下品。今且繫爲衣帶珠矣。

題王修微草

修微詩類薛濤。詞類李易安。此稿的是公掾。無論粉黛見。卽鬚眉木乎。皆當愧殺。今獨移贈周公美先生。其砢知之合。非吾曹所敢望也。宜以浣花箋再書副本。古錦囊貯之盥手薔薇露方許開襆

題遊鴛鴦湖詩卷

予芳君忽騎雀舫。暫駕鴛湖。在彼鄉煙雨皆非在我里風光初借於是太常兄弟、各敞綺席。賜畫錦纏。驚鴻允已無疑洗馬幾乎看殺。若酬白璧。豈止一雙。欲換綠珠定須千斛。恐食桃之寵漸迫而擲果之車不留乃耽吐筆花共刪詩草以志一時之盛云

題小崑山聽經詩卷後

小崑山上。癸巳春初。雪浪老僧演法華。經如獅吼。雲間居士聽眞義。羣若鴈行。甫撤講堂。言旋名刹。偶向水村江郭。放不繫之舟。還從沙岸草橋。吹無孔之笛。筆床茶灶。具體而微。桂槳蒲帆。順流而下。遠公蓮社。雖禁酒未敢攢眉。稽叔竹林。且賡歌因之放膽。時後端陽一日。人晉萩苑。千秋綵筆鬪花。疊流貝葉。機鋒活出。猶馭鼓渡之舟。續命絲殘。誰馭調心之馬。莫論魏王五石。休誇船子三橈。請從此共坐團圓。看風把柁。又何必踉蹌歸去。帶月敲門。各賦律詩。共拈天字如左。

跋茅孝若輓詩

余嘗謂吳非海類三鴻。獨行類陸鴻漸。奇策類徐鴻客。高隱類盧鴻乙。其餘乃作詩人耳。孝若哀輓詩。絃絕痛絕。當與孫太白並祠山中。懸掛祠壁。又何必墓前一片石也。

題葉熙時刻秋潭詩

熙時與秋潭老人遊最久、喜誦其詩、能分別其少年壯時所作、見他人詩第閉口過去。不復置雌黃胸中。飽讀書史、視人間浮名浮利、如萬斛蟣蝨耳。近携潭公詩、幾余白石山、止宿三日、余謂熙時云、凡詩文汰之嚴則傳之必遠。因聚礚批閱一一、皆泉香鬬矣。後唐龍輝殿安山水一具。沉香爲山、薔薇露蘇合油爲池、丁香爲林樹、薰陸爲城郭。紫檀爲屋宇、白檀爲人物、榜曰靈芳國。今黄葉老人詩以之、此中不許傖父鈍漢遊目、惟熙時諸司管籥可也。

題尾芷詩

尾芷詩、清雋高邁、品亦類之、性好五岳。而貧不能辦千里資糧。往往望山青雲白、欲緊絆芒鞋、倒拖藤杖。徒懸想耳。故取至遊處、輒乞名賢繪圖、以代臥遊、華藏竹林寺。皆在卷中矣。幸諸子假筆端膚寸墨、以烟雲供養之。

題雷聖肅詩稿

余棲于蔣山讀書、得雷聖肅詩文、讀而異之、世乃有不鳴不躍如雷聖肅者、君好讀異書。意落落千古。故格調沉雄。香豔兩絕。余見之、正如河朔少年。橫鞘馬上。病道人不覺退縮。又如邢娙入宮、尹夫人望而泣下。況其他哉。聖肅曰、審若是、為我題數言弁之、余遂謝曰、豐城劍氣。已干雲霄。正不必張司空賞識。君今之雷煥也。請携拭以出。余從于蔣山隱隱望斗間五色光。便知雷君詩文所在。

跋徐道克詩後

道克本性絜、以舊青浦諸生、舉壬子鄉薦。晚為長寧令、不久歸隱。逃於禪。好為詩。不屑治生產。遂以貧老。友人贈詩有丰姿不為敲詩瘦。生產還從作宰貧之句。與緇衣黃冠。夙有緣契。余山冰堂慧日院、廢而復興、公之力也、

題顧得之草

顧得之從余授經其人淹雅忠恪其讀書能洗發鴻寶象緯之文其大言如名法家入規出矩依經斷律小言爲僚之丸隱娘之劍顛之草蓋進乎技矣昔顧虎頭作畫樓三層樓解衣盤礴不欲俗兒見之故其神韻高雋能通神靈得之今之長康也文成而傳之通都度必有具眼賞鑒第尚欲更舍虎頭之三層再入吾元龍之百尺樓耳雖然長康畫穿壁飛去何如得之文無翼而飛哉雪中題數語弁之

跋戒殺文

孔門以慈使佛氏以慈悲道家以慈寶慈者華也生生不息之謂也三教大叅同請從戒殺生勸放生始孝初刻此以廣同人其利溥哉

跋記傳卷集

跋韋臯西川鸚武舍利塔記

荆南居客麻城、忠淳間、有一鸚武在雕籠中。見長老青普來。忽鳴曰望慈悲解脫。長老曰小畜律教爾能言鸚武頓悟自後不復作聲。數月、麻厭其不語縱之。徑赴僧側。啾唧致謝。僧戒之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敎。僧令誦佛法經。八年、僧至桃源王家巷、一小兒來謝曰。吾昔麻氏鸚武也。荷方便。今在四巷蕭家作男子矣。驗之左脇上。尚有翅毛。夫鸚武且有後身。則胡僧謂韋臯爲孔明再世當不妄也。

跋沈簡菴榮賜堂記

東坡欲結楚頌亭。終身不得。晚年買屋荆溪。復歸老嫗。米南宮海岳菴。僅以研山易之。不爾。是終身無居耳。小學士愚遇、歷侍 太宗 仁宗 宣宗 英宗四朝。始構此堂、其榮君之賜。勝蘇米二先生多矣。中間寔紀締造工料。艱難百端。昔裴晉公綠野、轉屬之張齊顏相國、如丁卯橋之咏是也。兩公勳名德望。原不以堂之有無爲重輕。況梁叔克荷析薪。光復先業。故自有在。正不煩乎泉齋公遺令也。

跋春柳堂記

余耳熱楚才子王公瓚久矣。恨不一見之。今春渡江來訪余山中。清悟簡舉。不以才地自負。讀其春柳堂記、及制舉文、乃知名下士果有真耳。公瓚之才、思路微。論理確。麗竅靈。布局正。以扛鼎筆與斵輪手舉而出之。而大人莊士之氣象自在。使見者近之意消。望之容肅。蓋其文正與人相似。夫人布生來從星宿中者。文人也。而柳之奇根獨在二十八宿中。故縱橫倒直無所不宜。他木則否。公瓚名在列宿。甫爲春柳堂記。而真柳遂生。不足怪也。試持此文叩柳神。九烈當爲彈指而出矣。

跋角里先生傳

予近買舟載書。作無名釣徒。每當草蓑月冷鐵笛霜清覺張志和陸天隨去人未遠

題姚平仲小傳

人不得道生老病死四字關誰能透過獨美人名將老病之狀尤爲可憐李夫人馬伏波是也夫紅顏化爲白髮虎頭健兒化爲雞皮老翁亦復何樂西子入五湖然平仲入青城山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末後一段醜境耳故曰神龍使人見首不見尾

跋陶德望傳

往辛丑重九日余遇君爽於婁江因指目曰德望弁學士乃道人也君爽弁兄弟乃道伴也至是讀德望傳醇謹確苦有少保公家風殁後二年而遊仙西川其言如響玄宰謂假令得中壽可以超釋越薄神仙不爲余謂成佛在後升天在前皆大覺中漚生漚滅耳德望有同志如黃輝在蜀中得道死豈德望往壽之峨眉耶試有人向老水古雪中叩之豈惟見德望即鐵菴歌菴可呼而出矣

題眞率傳

古今眞率道人。惟晉寧與陶潛耳。讀滁川公傳、寔可與兩先生同堂配食。僕野馬海陽。恨不身請見。今[illegible]當亦呼我入眞率齋中。必不置昔人打乖窩也。

題西蜀鐵菴道人卷

萬曆時有二菴、曰歇菴、曰鐵菴、其言語妙天下。而厥形土志。似絕不識字人。歇菴爲會稽陶望齡。鐵菴爲南充黃輝。同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斷酒肉。精禪理。[illegible]金馬。其心木鷄。吁、皆亡矣。六月、峨嵋傳以鐵菴卷求[illegible]余題一偈云。四周天下燬如春。六月峨眉雪尚屯。若[illegible]擦爐聲一爆。老氷堆裏鐵菴人

跋陳無功十友卷

昔王無功以仲長子光爲友。今陳無功以十友爲友。此外皆百尺樓下客耳。此卷不特志意孤高。即咏物林調。極得詩人能言之旨。但余更有三友。進之無功。曰茶。以其苦口也。名爭友。曰酒。以其不離手也。名執友。曰香。以其不離左右也。名密友。若無功許可。請賦三詩遞之。

題孫文簡公集後

文簡公平生立言。類其爲人。直項不苟詞色。廉靜狷退。獨以忠信結主知。當公宮詹時。疏請建儲者三。出閣講讀者二。昔宋陳恭公入相。學士張安道草制麻。獨敘其首請建儲。謂功在納忠。公即不究用於時。公之集無愧色矣。

題樂志論後

長統此論。每欲圖之。頃余年來考室白石山中。不意遘咸活粉本修能兄弟。與楚中取長借來信信宿宿。但所謂陳酒肴以娛之。烹羔豚以奉之。差爲羞耳。淵明云。聞多素心人。因來卜其宅。修能讀天下書。友天下士。何君偕遊。結一把茆着我修竹間。榜其堂曰卜素。似猶勝曹坦翁神樓圖也。

題袁石公缾史後

花寄缾中。與吾曹相對。旣不見摧於老雨甚風。又不受侮於鈍漢麤婢。可以駐顏色。保令終。豈古之缾隱者耶。郁伯承曰。如此。則羅虬花九錫。亦覺非禮之禮。不抑石公之愛花以德也。掃花頭陀陳某識。

題陳還冲詩卷

還初先生詩極高邈、置之初唐大家中、莫能辨也。故一傳而有飲冰、再傳而有元章諸孫、古之至人、得意者、其氣有餘、能布氣以與人、況先生父子祖孫乎。然非賢子孫寶此、則殘煤斷楮、已付酒家甌、或剪作襪材、誰能展卷若新、見一斛明月珠乎。

題遊黃山卷

天都峰在雲氣中、其雲五彩異狀。令人見空山白雲、便足怡悅。此下方浮氣、僅賢於敗絮耳。自普門闢徑後、賈勇而登者、獨武林玄津師。忽作雲霄、領略數日夜。盡興而還。山之奇在詩中、詩之奇在山中。玄津即時呈似人、人亦不易解、非沐過快雪時、未浴湯泉坐、破天都峰、數尺厚蘚苔者、未易讀此詩也。韓子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免華山之哭。要之、此際非大咲、則大哭、不然。寸雲息、七聖皆迷。即華山履半、尚未夢見、何從得絕頂痛哭哉。來知此、可以讀玄津黃山詩矣。

題鮑元則拜梅記

新安鮑元則初產時母夢大士授梅花一枝遂生元則元則少岐嶷以文采氣誼豪江東讀其詩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宛然梅花風格也君遇梅輒拜所見無非梅者因自稱拜梅居士徐積父名石終身不敢履石米嘗拜石也米襄陽袍笏而禮石丈又直游戲耳王儆拜蒲重其節元則拜梅重其孝若鄭儼之拜魏宗室潘岳石崇之拜賈謐此膝一屈辱親莫大非直元則罪人即使梅花見之且將吐而不受矣

跋相鶴經

神仙以鶴爲騏驥海外有黃鶴又有朱鶴齊魯多見之項希憲嘗屬倪生摹之屏幛間此相鶴經所不載也鶴伯大喜此經屬蓮上人書之楊大年初生遍體皆毿毿鶴毛伯大豈其後裔耶

跋茶錄

樵海先生、真隱君子也。平日不知朱門何物。日偃仰青山白雲堆中以一瓢消磨半生蓋寔得品茶三昧。可以羽翼桑苧翁之所不及。即謂先生爲茶中董狐。可也。

題飲茶錄

陶學士謂湯者茶之司命。此言最得三昧。馮祭酒精於茶政。手自料滌。然後飲客。客有咲者。余戲解之云。此正如美人又如古法書名畫度可着俗漢手否

題巽渾之印宗卷

巽渾之得漢印三昧、叩其訣則曰以漸入。蓋鐫刻時兩剛相遇。着些子粗心猛氣不得。此巽兌之卦也。老氏謂舌壽於齒。漢文以柔道治天下。皆是法耳。故曰其道委曲。又曰拙速不如巧遲。好俠好義好名節。往往以剛躁入而敗。殊可歎息。安得以渾之手中三昧印印正。偶有感題此、

題張孝媛私諡議

余既爲程尚甫作張媛傳、尚甫復彙其孝行數則、私諡之曰孝媛、以質之陳子、陳子曰、諡者、天子之春秋也。古者天子諡。必于郊。其諡后夫人。則廟議之。婦人無外事。故不于郊也。郊以明其不得欺天也、其次、夫貴于朝、婦貴于室、卿大夫妻爲命婦者。始設諡。吾　朝獨否。否者蓋諡以易名。婦人生無名。則死無諡。諡而更及于婦儒。[illegible]子孫不勝所請。而太常太史不勝應。不勝書。而況私諡乎。尚甫曰、此後世美諡之所以起也。按鄭公諡法釋義云一曰慈惠愛親曰孝。吾妻自少婉嫕聞、垂嫁、吳母[illegible]曰吾嫁女失一孝子。既嫁、歸黃與陳、曰吾娶婦得一孝女。蓋生盡養。病盡力。歿盡禮。其慈惠愛親有如此者。一曰協時肇享曰孝。吾妻當歲時饋奠。濯鉶蓋滌筐管[illegible]夙夜無憾而後即安。其協時肇享有如此者。一曰大慮行節曰孝。吾妻以廣嗣爲念。選擇勤遣。本自名家。寔德格天。夢非斗胙以佳兒。兒曰勸者是已。其大慮行節有如此者。一曰秉德不回曰孝。吾妻居恒無翔視。無[illegible]言。無猖闘。無闚牆。無踰閾。無詈市。遠女君子也。其秉

德不回有如此者。一曰五宗安之由孝允某容爲成足宗黨職爲。雖在千里外。時通璵璟之問。有以緩急告者。則傾囷掃橐。惟恐後時。故期袒之下。聞吾妻之亡。多纍[illegible]唁吊相繼也。其五宗安之有如此者。夫具此數善。而幽懿不章。則某之過也。前私謚之曰孝媛。何如。陳子曰。唯唯。婦人之謚。孝也。高平公李頎妻有之。其謚貞孝貞[illegible]也。盧元禮妻又有之。則孝媛之謚。非自尚甫始也。書[illegible]佷荀奉倩之言曰。婦人才德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信斯言也。[illegible]開輕薄子之罪端。而夫婦乾坤之大義絕矣。即傷逝悼亡。潘安仁孫子荊之流。猶未離乎情也。揆之禮義。當以程尚甫之謚爲正。柳下黔婁布衣耳。曰惠曰康。妻可以夫謚。則夫亦可以妻謚。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本寧李先生。天下惇史也。其攷謚也審矣。尚甫其徃而質之。

題船牕駢語

畢彥爲名御史孫。而貧甚早。吾黨中最少而博學聞。亦甚早。此書皆霜降水落時語。即老宿虎皮後。流麈尾。且不能箭函相當。況少年醉夢者耶。余向錄之。私爲枕秘。客有驚余談進者。出此篇授之。眞筆瀉醍醐者也。宋彥逗山水間。挾蜻蜓子焚香。意得則以片楮書授遂[illegible]。故名船牕駢語。

題林下盟

雪廬居士夙秉幽尚彌敦淨緣閉戶絕轍外惟鳥聲供養而已遂於竹林小阮戲拈前語以榜鈍漢斯亦風流儒雅之一幟也昔盧企自號癖玉陸務觀自名怪魁者之雪廬居士眞堪鼎足

跋何元爽遼左六忠述

遼左之役金甌之一缺也徵師轉餉幾空天下巧將逃卒皆得生而六君子獨死糜費金錢以百萬數非能私橐則葦而餽要津而六君子不私一錢又不得保其首領即覓首領於顱山血海草青燐赤之中而又不知尸在何所士大夫翺翔容與橫議空談或責其輕進或議其深入或罪其剛愎或責備無所不申韓而六君子有冤莫招有口無辯生爲勞臣死爲寃鬼非何元爽如椽之筆表章而發皇之六君子死而死矣六君子而外忠義之士甚多再加購訪補續闕遺文人爲之立傳天子爲之立廟六君子有知必且奬激同志風馬雲車從空而下遼左一塊乾淨地豈終爲羶奴所汙染耶吾拳拳望於元爽其人者

白石樵眞稿卷十八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九

題像

題程文叔像

吾友程尚甫工易、補博士弟子員。其易寔得之文叔先生。先生好古、多從諸儒雜論異同中。輒有所折衷洗發、而不及博一第以顯。竟困國子生老矣。今遺像鬚髮垂縞、氣和而貌莊、有古先輩德矩遺意。旁出孺子、爲尚甫。俛首帖耳、團團受易、猶在十二歲時也。尚甫失怙已九年。先生府時邇之夢寐。以河圖衍義授之。忽忽如有所得。寒風射隙、青燈熒熒、每一展及、聲淚俱下。乃乞曾波臣追寫博經圖。又乞寒山趙凡夫題識於石。尚甫可謂孝矣。余嘗歎易學莫盛於漢。儒率授之高才生。與知名弟子遞相講習。以博公卿徵候而已。而鮮有家傳者。家傳五世易。惟會稽虞翻。翻郡吏陳桃、夢翻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翻。翻盡吞之。猶不若文叔父子自相師、夢寐自相感。其傳易更有出古人意表者。尚甫即日以明經顯無疑矣。故并題像後以望之。

題葛將軍像

葛成匹夫而擊稅官。葛之不死、天留之也。顏佩韋五人擊緹騎。五人之死、天成之也。此論出於朱平涵相國。今葛以十月廿六日死矣。往五人墓立碑半塘之上。議者欲延葛居守。買田躬耕。可以終老。余告之曰、君非名始、似當以無名終。葛點頭唯唯。而貧窶如故。今孤兒寡婦。泣于柩側。但埋骨一坏土足矣。冢就、當揭石於村落五逹之衢。題曰葛將軍墓。將軍者、吳人罷稅而德之。繪將軍像、共焚楮而祀之祠中。生也血食。沒爲神明。無疑也。

題詞曲

題施子野夜雨曲

昔有令人作水賦、以千字爲限、止得七百、恚曰、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生發此文、家三昧也。此詞頗窺其旨。不須字字訓詁、自然語語生動。子野曾於秋梧雨館、令小童以單箏度之。文既悽然。聲復哀怨。遂覺窻外蕭蕭點點足淚

惜花詞

春江花月夜。最能愁殺人。況一旦粉憔脂冷、如虞姬起

舞綠珠墮樓妃子葬馬嵬時、有不黯然悽斷者耶。倘老紅粉飛殘香銷歇處、提搦鼓唱、子野詞可以招月鬼之不歸、吊芳蒐之無主矣

夢花詞

從來文人借花事作文章。每每吹影鏤塵。而要非本色。如子野此詞、曲寫柔情。刺心入骨。及觀其敘跋。夫豈流連惑溺者哉。人謂子野爲隨花業。余謂子野爲証花果。

楊花詞

古人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爲漸近自然。袁中郎虎丘記云、比至夜深。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余謂子野楊花詞、每於聲音句字外。別有神韻。政須付若輩歌之。區區俳場伎倆。未足傳其妙致也。

旅懷曲

吾松弦索幾絶統。近來諸名家始稍稍起廢。然不久便散逸。樂天詩有曰、歌舞教成心力倦。蓋此事亦大費心[illegible]。是宜付閒人逸叟。以閒中日月。搜討逸事。庶幾有成

耳。子野避地空山。絶跡城市。日撰新聲。令宗工名手商榷番度。著爲絃索。興滅繼絶。時率諸童過余頑仙廬。絲竹嘈嘈。隨風飄揚。村姑里叟。皆負手憑肩而聽。亦山林快事也。始余闢徑東佘、得奇石、戲名曰絃索坪。每月底花下。有狎客携紅裙坐此吹洞簫。彈琵琶。適子野墊土西佘。得石平直。小童六人。恰好盈坐。子野請於余、願乞此名之。余曰、子但遺我一鐵笛。我便當以此名爲贈。蓋余有童子善吹笛。而子野諸童善絃索。各得其所應有也。

情詞

道人也說風情話。正王辰玉所謂豪素箋上寫相思[illegible]仙眼裏滴紙血也。從來有根器人。每於粉黛叢中。認取本來面目。不知者便以爲火宅矣。

題筆花樓新詞

詞家獨元人升堂。洎及國朝。則楊用修、祝允明、庶幾攝齊廊廡。若近代諸家、非不有白雪聲、然核古定則之才情、工藻繪、則鮮本色。非字字懸千金。胸富五車。未易語此。今仲方先生此詞、皆從長安沙烟塵中、以綺語破愁思羈況。故片言落人間。賈者紙爲貴。歌兒舌爲爆也。惜哉仲方之生也晚。籍令馬東籬關漢卿諸君。與公角逐而赴詞場。未知鹿死誰手。

題李丹記

吾家希夷、嘗攬鏡掀髯笑曰。非帝則仙。趙韓國問僊山欽禪師弟子欲出家得否、欽喝云。出家乃大丈夫事。豈將相所能爲。說者謂具帝王福然後可證神仙果。余謂不然。漢武帝何人也。西王母且以胥濁胎濁呵之。則下此將相又可知矣。當時東方一歲星。日在殿廷中。嘲侮調笑。武帝眼中不識。而乃從文成五利輩、索長生不死之術。非濁而何。今眞人列仙。無日不遊行人間。而士大夫爲黃白兒女所愚。未嘗學生先學造死。轉蜣丸。與屠羊肆。豈不相去萬萬哉。浙東有英雄曰海日先生。夙具靈根。最堅道念。嘗以建言出部曹。又以神明宰名邑。左旦挂冠神武。逍遙山水間。每見冠劍車騎貴人。輒障面避去。有以學道至者。爲聚頭磕膝。經月彌旬。室中所置。惟經案藥爐。一衲一瓢。與二氏之書而已。痛憫一切學生。況五慾昧三生。痴如赴火之蛾、危似嚙藤之鼠。此非莊語格言所能覺也。乃借裴湛王恭伯故事。作李丹傳奇。從人間唱演一番。其中汪洋恍惚。滅沒出現。非凡夫思路所能窺。非文士筆端所能狀。蓋遍示之淨土、進探源之蹊徑。淺醉鄉睡鄉之日月。促徐天池四聲、湯義仍四夢、又無論矣。其傳奇中之南華經哉。先生令合肥、數夢左思放授以至道、因於虎林剏祠立碑。以報之。清虛恬淡。裴湛輩中人也。雖托寓言。是亦自道。若使大風飄颺吹入碧落紫虛。即變成飛瓊。且將洗耳拍手以聽。古有又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庶幾與此譜並傳矣。

題徐文長點改崑崙奴雜劇

雜劇戲、類禪門五家綱宗、最忌直犯本位。如琵琶記蔡中郎之牛丞相、西廂鶯鶯之張生、何嘗毫許與本傳相涉。自古詞場伎倆。偏要在眞人前弄假。却能使眞人[illegible]假成眞。偏要在痴人前說夢。却能使痴人因夢得覺。插科打諢。方是當行。嚼字咬文。終非本色。近代徐文長老子、獨步江東。又有梅禹金崑崙奴一劇。亦推高手。文長揩開毒眼。提出熱腸。不惜爲梅郎滴水滴凍。徹頭徹尾。刮磨點竄一番。知者謂梅郎脊出骨董。不知者謂徐[illegible]

子攙奪行市。眉道人曰。此崑崙奴。非仙非鬼。粘附[illegible][illegible]肉上故暗使梅郎舌頭有骨。徐老子筆頭有眼。更喜[illegible]劉秀才手中有刀。重向劍俠場中。轟爆一聲霹靂。但[illegible]虬髯插入南詞。悶殺英雄。如雷霆作嬰兒啼。相似誰人。出頭補此敗闕。請爲拈一瓣香。問之臨川湯海若氏。

題壁

題梅墟屋壁

昔鐵脚道人。狂吟披髮。手搏白雪。和梅花大嚼。曰。欲寒香沁吾肌骨。子擬其三生。豈與梅花作無姻夫婦耶。往往撫掌對人談咲其事。曉得周逸人、逸人故有梅癖、亦自號梅顚。所居環植一二百樹。雜以海棠叢桂松蘿竹石。盎梅花。狎主夏盟。而諸卉紛錯。如繡。爲兄弟之國。[illegible]人則周天生也。坐擁花城。其與遊觀者。率羽衣繡衲[illegible]茶魔酒士。花闌酬以壺觴。花謝予以詩句。至於雨[illegible][illegible]

夕。以短簫老霍助之。相與酣歌長嘯。或箕踞嘲謔。其下不知壘盡燭空。囊橐如掃。其今之貧孟嘗富伯夷乎。不然。終亦鐵脚道人化身耳

題清微亭

余考室九峰中。欲種耕橘。爲游客沓至。多爲擯剝。生人不我相。極冬霜雪清刻。不免爲木奴衣薪着褻懶道人。不暇也。清微亭架修竹老松間。差堪棋位。顧此道偏劣。僅勝孤山逋翁耳。頼先我藏拙者有子瞻先生。在辛亥極旱。忽得卄雨。噫欠風雷。書此志快。

題鮑醒生壁

長興鮑先生字稚弢。號醒生。長於春秋。介然有道君子也。繇歲荐歷官紹興訓導。松陽教諭致仕。馮節之兄事之。茂遠師事之。節之爲娶名家女。始有五丈夫子。類孫明復。遜百金精舍。始有居。類邵堯夫。茂遠三十年執體彌確。類顏子之三盈。項者築室於耘廬之巽隅。迎先生讀書問道其中。先生雖衣食者也。不妄與人交。不輕受人恩。自廣文俸錢外。獨取資於馮氏父子。無愧色耳。昔子房爲圯上翁强取履。彊項未鎩。惟邵堯夫掃除於李挺之門。幾仝厮養。竟得其先天秘傳。今茂遠之迎鮑先生。得無類是乎。故陳子題數行於壁間。以詔世叛師友者。

書范象先壁

象先時與余相對如漁父黃葛野人乃余寔謝不敢惟當風日蕭淡焚香一爐從紙窗木榻旁婁瓷甕碑殘墨或得韻人小幅懸置壁間臥遊數迴便覺不屑不杖烟岩在袖好花初開膽瓶注之漢水剪枝無風失韻兩人如此度日勝於清凉國矣詩不云乎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書花塢壁

小崑山花塢一丸土。自余與長孺夷其草萊。爲平原祠。而名始出平原得諸名花及瑯琊王司馬記而又成一番熱鬧公案長孺歷墓天馬貌爽骨瘠啼泣之聲出於荒楸。徐去而塢頭花事悉以委我第老親戀城社父老。余與婦日事酒脯以從又不能懸瓢着笠終歲花塢之間。間止宿三兩日或半月而已。然花枝竹篠草菴土室。几几無恙特平原兄弟不得數見徐陳兩郎差覺蕭颯。寂寥耳待長孺服除終當狹之共課花鳥。辟穀胥直。生。極閒瞎睡漢也

題梵儀臥處壁

小春忽釀新寒念高閣厰房酸風刺射無如密坐置木榻竹爐羅列書史香柟叢菊點綴几上南榮照窗暖氣逼人與逸民高僧共憩其下向晚懸燈燒著作團團坐此冬餘處士尋常供也古人以假眠爲白醉高臥爲黑甜因題一對於楣柱云天子容白醉賢人送黑甜可謂延景惟淞橋香印齊不負此數語耳

青壁

大丈夫以五岳爲芥子黃河爲衣帶今人壘石作山穴地作池不亦細乎昔人云會心處不在遠花明月白與一二同志相與頹倚於長松亂雲之間吹笛彈琴烹茶擲卷有談塵市者則麾而去之

雜題

題贈奇峰上人拾字紙

倉頡製字天雨粟鬼夜哭正謂種三界是非人我根耳奇峰老人拾拋撒字紙投諸水火此與伏羲未畫一畫以前吾曹悉取

題孫世聲紫藤

雁洲孫先生曾手栽紫藤僅如寸許爲隣兒摘去幾無萌芽郎君侍洲公乃復引之而上今將六十餘年遂能蔭及半畝乃孫世聲搆一室於藤下大可圍四掌其根如瘦鉢其枝如懸鍾其花如絳雪紅霞其客踞而坐者如飛猿宿雀其主人翻經如壁觀僧飲酒如醉道士横琴如黃葛野人肅客如桃源漁父往往皆倚藤爲勝余每造藤下彌日忘返徙倚涼陰香欲寒而余不去直欺主人矣雖宴坐是藤又借主人爲勝也寒山野莽蒼[illegible]濃陰[illegible]轄廻車夫豈在物

入山題

登臨須風日晴爽杖屨無恙柳花燕子貼地欲飛書扇練裙避人欲進此春游第一風光也若罡風卷霧正堪閉門手譚耳

題張聖清玉章

小玉章鎸積源兩字張聖清諱也生時貽幽妍繫肘後作書郵照心符幽妍亡後流落白下有閔翁得之授程純仲純仲授程季遠季遠陳玉章爲位而哭之陳子見而異焉拈印聖清幽妍二傳後而歸之嗟乎合璧雖在而璧人亡矣

題王子賢筆

古人筆或用鼠鬚或雞毛或胎髮嶺南至以髭鬚作供率皆好事但得古法代山中兔材足矣梁溪王子賢造筆精妙書家得之似如意珠恨世未有盡知之者壯士千金買駿買劍不聞千金求國士況筆乎子賢笑曰今文士力能扛鼎我不惜如椽授之又何論値若否否者即向夢中索取不輕畀也

趙氏家乘跋

古者公卿大夫有世祿庶民有版圖而家法盛行故子弟不輕去其鄉邑桑枝井棠有相戒勿剪之意則族譜之不容已非特恐文獻之無徵寔以昭示前後聯百世爲一日合子姓爲一人彝倫攸敘蕃原於此噫茲譜之修無侗於趙氏不特爲孝子抑可謂功臣矣

賣蔬隱

朱亥隱於屠不如沈師善隱于蔬山花野草一經師善部署便成蔥韭蘭菊以此養親以此餉上客之食雖五侯鯖安成鮓無以過也李贊皇一羹雖和寶石朱砂幾費萬錢東坡食王參軍菜咲云今日與何曾同一飽恨世無老坡師善但向菜根窩中細吟細嚼頃見眉過人洗鉢瀹泉作信宿談話皆賴此蔬爲之津梁師善不恨不見老坡矣一咲

偶題一

久不游白龍潭新夏吳君得伯仲邀余輩鳴榔那杖小舸橋畔黃鸝罵人綠蕪如髮相與梳帶解帶盤珊水次有客訪紅綃遠近減沒且望且卜正如水晶宮探數丈赤璦樹未知落阿誰手也

偶題二

庚申自春徂夏老雨不止山中雲物百變眞可娛老人也顧念南宮父子猶落畫境中不若吾家風雨時

書林牙當以二米二字一語雨二字

偶題三

梅聖俞有馬曰鐵櫚頻平原有青衣侍兒曰鐵竃作稱入我竹林也

偶題四

余嘗謂棊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棊類耦耦之沮溺缺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惟希夷獨得其解吾老睡鄉矣

白石樵真稿卷四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

疏文

重興毘盧閣疏

高郵乾明寺舊有毘盧閣齋堂宋昭慶禪師所建南渡時宿重兵此中業已散爲刼灰冷風矣今可考者僅見秦少游二疏耳寺僧懸文欲重興寶閣臨歿囑徒廣琳俾成厥志廣琳者能詩復能書嘗見秦少游絕愛政黃牛書問其筆法云心畫也作意則不佳故喜求見真

字以觀其紀悟小游未見琳公書若見之不知其點頭當何如也經云造書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蒼書法亦派原出于沙門氏故唐有永有素有高閑皆好翰墨作佛事或種蕉至萬本蕉瘞筆至數石冢甚則一字値五萬錢琳若此何難一閣乎琳公曰其不能但乞眉道人爲我延疏昔有土木于神僧井中者今且出眉公硯池中一簡片時風雷假我眉道人咲題數語以歸之

慧慶寺緣疏

門慧慶寺創于延祐時無瑕祖師重興于正德時琢雲長老屈指四百載餘矣澄公乞王百谷疏遂延一尺未嘗向人募一椽一瓦每云老僧高枕青山中覺易糊朱門覺難其孫朗如云若是佛弟子將坐而覩其撇可乎先是兩殿相嚙建瓴雨下沮洳蒸濕白蟻橫生既餐經文復飽楣柱勢不得不撤蠹而更新之於是走雲間乞言陳子陳子笑謂之曰域中有素王爲仲尼氏其經世之書名曰[illegible]而尸頭鼠此秦始皇焚書之遺毒化而

爲鼠也有法王爲釋迦氏其出世之經又見嚙於白蟻以及其隨身宮殿此三武滅佛之遺毒化而爲白蟻也掃蟻者其在施捨檀那乎不然數百年慧慶且將轉眼而折于大柂之宮恐乎哉諸長者不得作夢中放過

藏經閣疏

生有是病佛有是藥佛醫王也諸經醫方也衆生負病不瘳或得病不覺或欲去病而醫不遇有子孫焉于甕盎筒篋擬其鼠殘蠹食之餘得祖父一二抄方跡而試之沉痾霍然頓去其體則方之功也衆生繞生死海不特病也佛之慈感悲憫不特良醫也今潮音上人掃鉢資造經特募刱經閣庋而藏之非特甕盎筒篋之免於鼠囓也嘻世有勒空言曰佛不立文字何用經佛有無經將何用問得病不覺者也佛之所憐憫也此居士之所以亂也

送子觀音閣疏

比集福菴守菴上人欲建送子觀音閣以便祈嗣者但佛法未入中華往往多天下奇男子漢明以後寖不如前豈大士所抱無揀擇差別相耶抑種德積善又在此不在彼耶雖然觀音經云應以童子身得度者卽現童子身而爲說法佛無誑語寧不可信但願長者布施後吾佛觀音抱取聖賢而豪傑者送之上護國下護法堂堂獨露從人間雷轟電射一番使天下親見本朝有真正第一男子其快心注目何如也稽首大士無此論類稽矣

修馬耆寺疏

經有六波羅蜜。而布施居其一。云施一椽一棟。皆能長養功德。滋培福慧。吾松珠林相錯。然皆蹲峙闤闠。枕肘田野。不便游覽。馬耆倚城東之隅。古衲老宿。往往挂錫。四方白衣居士。亦無不攜瓢捉笠。負琴曳杖。寺門清幽。溪樹層映。而殿廡廊屋之下。暮鴉灌木。秋幢燈火。非空非色。與水田城草。低回上下。蓋闤闠田野之勝。合併四出。今再落石圮。鼠號烏啼。世尊菩薩。俱若顰蹙。吾輩幸生閻浮。若能眞捨一絲一粟。無論他生福田。卽今日德慧無量矣。

沐堂建殿疏

沐堂爲佘山名刹。多老木修竹。徐文貞陸文定常往來其中。與眞空師最稱方外之契。文貞留衮衣。文定留衲衣。皆有詩題衣械上。士林禪林。至今傳爲佳話。其山有殿閣。出樹杪。一丸一木。出眞空手擔肩負。壬子爲游客入山。不戒于火。大殿竟付烈焰中。此時有支谷長老住徐叔文茶園中。見沐堂峰頂。幡幢麾蓋。簇簇入烟燎間。去意甚怪之。而未幾諸佛化爲灰燼矣。眞空毎掃瓦礫。輙痛哭不自禁。曰吾向荒山創殿。如蟻啣土。如雁啣蘆。辛勤垂三十年。今竟成一夢。雖然吾髮雖短。我心甚長。昔士大夫之遊此山者。活葦馱具在。老和尚雪顱。不減壯少年。請持疏滯流。而告之。安知無文貞文定其人者。爲師前驅。余且拭目而望之矣。

定海招寶山疏

招寶山在定海東城一里許山勢拔立舊名候濤以番舶更集其下復名招寶遠望海中諸山或連或斷出沒雲烟地氣之表者莫可圖狀即朝鮮日本諸夷皆在指顧中古詩云登高山而望大海惟此山獨爲雄快舊有觀音大士像傳自大士手塑于補陀者倭奴焚山此像獨全于烈焰中於是緇素迎入招寶復有游賈挾妓褻瀆像倏忽有白衣老人謂賣酒家曰汝其庇免顧見殿角焰起即抱大士出而殿俄已成劫灰矣山僧如月懇發悲願重興此殿供像殿中本境禮大士者不復截海冒颶風濤一利也禱水旱祈疾病者群望祠下二利也幡幢燈火懸於雲霄鐘鼓經唄震于林樾隱然若烽堠營陣舶賈望影而至倭奴聞風而逃三利也三利具而大浙之金湯在焉故因如月上人之請而樂爲之疏

龍華建正殿疏

龍華寺兆基于典午之永康起廢于吳越之忠懿歷年綿遠正殿摧頹老衲雛僧破床墮灶出沒于荒烟夕照中賴後谷長老弘發誓願經始于嘉靖之末年迄工于萬曆之初載業已具體而微矣後谷謝世募料尚存若不接工將化烏有爲此清鑒等奔走拮据懸創正殿以承師願此亦必不容已之二大因緣也但工價浩繁惟仰施于檀那善信富者出財貧者出力勤者善巧方便讚歎若衆毛成裘千里之水本發于濫觴六合之靈寶起於膚寸衆緣之聚成之即以龍天梵釋之宮從空而墮人間直彈指頃耳吾松諸刹無非藏非藏自龍華始亦無賜藏賜藏亦自龍華始若使正殿告成延肅名緇檢藏于此中上爲　天子祝釐下爲衆生懺悔兵荒不作疫厲不生東海之濱眞作龍華會上人矣

千歲延福寺修殿疏

千歲塔自梁天監元年始也勑賜延福寺寺自宋祥符毀也徃三十年前與衆雲公雪中直詣僧寮僅見破壁作灶如逃亡屋相似頃過訪瞻月師則煥然改觀僧儀整肅有叢林者舊風矜矣獨殿久番圮山門未立市聲嘈嘈淨稱相涸瞻公力發弘願思蘇之遠近檀那長者蓋自瞻公以戒德調衆生爲緇白所皈丁亥初建法堂則地湧靈芝。一奇也。己酉塔邊忽産靈芝。一奇也。鍾不叩自鳴。一奇也。庚戌僧眞師衆請法華楞嚴崔洗塔集龍蟠塔頂。一奇也。癸丑中秋。塔燈自現。村民焚香敬觀。一奇也。種種妙好瑞相。有開必先。况瞻公諸弟子皆文而賢。此功度不日而成。余且彈指待之矣。

題宣妙寺疏

住山人當以山爲寄山花山鳥皆與游客共之住寺僧。不當以寺爲寄若作寄觀則肉僧醉髡與狐兎爭席矣。此宣妙寺日就剝落慧上人不得不跰足以請也。

小普陀疏

普陀山、在大海中。如浮芥然。四方朝禮頂香從蕭背盤迤前。鼓濤拍浪。望星斗柄。涉山麓得莢一片栴檀。以四大與烟雲爭生死于寸線之間大是悲苦今心鏡上人、發弘誓願、于塔院東隅、剏建一閣、崇奉大士如來、閣下空洞以容雪濤砰擊如潮音洞狀而總顏之曰小普陀、祝釐祈福、求見青蓮白毫相者、咸得手刺一般若航蘆渡杯至止閣畔使諸佛子脫龍鬚舞鯢鬣以臻光明界水月觀邊、不必遠即普陀、自然獲聚沙福德矣、

修北禪寺疏

馬嶆寺、昔多耆舊、雪菴雪泉、駐錫于此、陸宗伯莫方伯足韓父子、及四方名勝、多結方外之遊、張崛崍中丞、具移騶從訪之、蓋佛法風雅之窟宅也、今大殿已修整、獨弘悟堂淨居半爲風雨白蟻所剝蝕、及今不扶、後費滋甚、故霞林上人募之名德長者、幸相與隨力捐施、一起此堂于番什之中、不惟佛像安養、即往時諸先達笻跡履聲、猶在古樹老藤間也、余蓋幾幾望之、

修天竺疏

往己酉余與王辰玉遊西湖日暮憇下竺橋捉藤攀澗不聽水聲晚宿山樓醉後醮墨題壁間有醉後猶堪弄虎貔之句明發遊上竺歸謂辰玉曰三竺中下竺爲勝蓋葛洪井可斟三生石可坐耳迄今三十年寺已垂剝居者愧過者嘆有王貞仲先生慨然任之曰起什舉墜是實在我客曰貧孝廉發大猛力何爲乎先生曰余丙辰春計偕歸染疫且殆忽夢羣孝廉攢簇成隊如唱試狀內識三四人某某在焉其上爲觀音大士壇指曰子

非其儔尚當濟世二十年挈置之座右驚醒汗兩背疾遂瘳比抵家訪夢中所素識某某三四人病歿矣次日禮大士見下竺頹落遂發是念捐數金倡之顧念工鉅費廣非貧士所能辦又非寺僧之所能募乃走雲間徵陳子題疏請助于巨公長者而身自督課之陳子曰是不難下竺不在空山絕人之境衆衆瞻拜上竺者必自下竺始其易一基不初拓工不始薙草不人齊礫不與獄不宮兎不窟佛不披簑其易二楣柱雖蠹尚可易[illegible]垣雖缺尚可補丹堊雖敗尚可新僧衆雖貧尚有戒律多賢士大夫之遊者其易三以下竺易而發以王先生之悲願賈以王先生之餘勇天人悉僧俗輔其興也必矣異日莊嚴之後余遊下竺請先生徘徊葛井三生石敘始末而爲之記

修華嚴墨海閣疏

烏鎮寶閣晉水法師講華嚴雨天華處現寺僧道琳發心西方名士名緇手寫華嚴共成三部凡二百四十卷人經卷亦如之展卷時覺筆端天花紛來撲人此目前第一希有事但庋經閣中閣已垂剝自慶曆至弘治傾一再修整而已吾友程尚甫既捐經貲此閣之費似難專任故請之四方檀那長者夫買珠者尚愛其櫝。況華嚴經所藏之閣乎。法寶而兼墨寶。是經所在。即同塔廟。若協力振作。當必有吉祥雲五色覆之。不獨雨花一再現也。

婁江報本寺塑西方景疏

余聞雲棲老人淨土之說曰。人生有識神。因有識業。有識業。因有行業。有行業。因有行果。欲臻三淨。先除六塵。欲種八德。先消五惡。欲消五惡。先懺地獄。欲懺地獄。先修西方。此理確然。無可疑者。報本寺僧永齡夙有戒行緇俗皈依今于本寺西南舊址重建大殿塑西方景。使善者頓生信心。塑十王像。使惡者頓改舊習。即此一念。非目連地獄不空不願成佛者耶　高皇帝曰。佛說因果。所以助帝王刑賞之所不及。此殿是已遠近檀那幸相與助成之

坐化菴十方禪院疏

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堂堂丈夫爲生死所轉可憐哉幸爲男子復產中國不度此生何生可度萬一眼光落地四大分張前路茫茫仗誰依據何者自無始以來此心與境曾不相離如猿緣木如魚緣水試觀生時有夢定知死後輪迴此理無疑全憑心死一切法師講經說法但枯枝葉未拔根株惟有達摩初祖直提心法門牆擊旁敲痛癢熱喝絕見解斷聖凡如燎毛火燄如擭命刀鋒但立峻絕門庭並無纖毫情見如此人天眼目往往

掩走他方或尋訪知音或埋藏踪跡并有十方禪院供養行脚彼旣不來此復不遇悠悠醉夢喚醒何人直至臘月三十日死轉几榻之間頓足搥頭求出生死太遲已無及矣自來紛製文字始于宓義不立文字始于達摩宓義造也達摩化也文字造聰明之所自出也文字化智慧之所自出也有聰明則爭毀譽有智慧斧鋤見皆禪宗之義大矣哉捨地建閣以拓禪林非迂非腐衆彼亦非獨爲敬州風氣設也蓋大夫之意念深遠矣

天馬山修塔疏

天馬山塔現一現于辛亥之四月一現于乙卯年之六月九日或現三四塔或現兩塔或旁翌小塔櫨斗欄楯光明色相種種映發于烟霄中遠近道俗見者幾千萬指奔走駭嘆以爲奇瑞父老曰此古塔重修之兆也由天馬至張黃門墓不二里閣中有金山師六時諷誦法華經不輟余指曰塔之現得無爲是乎多寶佛誓願十方國土有說法華經者我之塔廟爲聽是經故現其前今天馬塔已作證明矣師聖老僧不敢當但願[illegible]

下衆諷法華衆檀施舍一切不問塔成乃下山耳闔[illegible]寺大寧海淨踴躍請曰若是某某請助之因乞疏眉公居士問曰塔有功德乎居士曰阿育王造塔八萬四千今有十九塔在震旦國中明州其一也治故塔者生白身天其身鮮白入珊瑚林掃塔者生意樂天其身淨潔者如明鏡去塔中草木者生光音天衆寶宮殿光明晃煜不可計量以花香供塔者生兜率天諸毛孔有栴檀香具三明六通及八解脫道嚴供養塔廟壽一百五歲蹟卓建塔三龍護之拾得龍毛長三尺許修空慧寺塔

有金覺相對。修瘨臺山古塔。有古窰熟磚三十餘所。擁黄塔、有水底蓮花瀰滿三日。長干塔、有石匣中爪髮。髮孔旋卷如螺。雍州塔、有夜雨寶屑天花。芭蕉櫻櫚皆[illegible]。冀州塔、有降金銀花。小者如火精。大者如榆莢。靈鷲寺塔、有群燕共啣綉像。智門寺塔、有神遍黑蜂。連理木。甘露降。開居寺塔、有白雲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翱翔而下。栖岩寺塔、有火照二百里。遠望者皆言燒山。鳳泉寺塔、有基石漸變盡如水晶。其他病者能起。擧者能行。瞽者能視。鼻不聞香者得聞香氣。諸凡功德載在佛藏。蓋羅爲諸君悉之。特以衆生心量狹。聞見窄。未能透入不可思議中。故疑信各半。施與堅亦各半耳。若不信者。請展法華多寶品一熟讀之。更不信者。請更問天馬山前後老稚。曾見辛亥乙卯年間。虛空現塔否。

小崑山重建浮屠疏

九峰自天目發源。而小崑山爲第一峰。蓋天目之脉始衰。由此一起一伏。自干將遊及于北圃。而首尾盡矣。堪輿家謂九峰龍也。其龍南窟澱北宅泖。而龍首固不可無角。蓋一群之文明繫焉。小崑山自唐宋皆有浮屠、至隆慶時始廢、今寺僧寂光、欲重建以復舊勝、山在郡治乾隅乾峰竝而天門開。盖獨建赤霞之標橫白霓之巔哉。余以僧是舉甚鉅、頗艱之、僧謂童子聚沙成塔。談兒戲皆有勝因。阿育浮屠未竝、其下遂聞鐘磬音。今聲山固其時也。于是因其請倡之以作天人觀、

重修雉兒塔疏

吳門半塘壽聖寺、晉生公講法華經處也、時有馴雉聽經。雉死葬之。俄有青蓮花生于雉口。遂建雉兒塔。也義熙十一年、建法華院、及宋賜額壽聖寺、由宋及明、遞相興廢。向有殿閣出古松流水之間。而今且垂剎矣。寺僧梵所驗心、發大悲願、袒肩赤踝、衣浣茹素、誓將扶仆起廢、還厥舊觀、余曰、箬衲大師影不出山。能使施者填門。不十年而瓦礫之地化爲梵澤龍天之宮。此豈異人。亦方袍圓顱道人耳。郎杌樑知巧不如何遽出雉兒下哉。

二僧踴躍曰善。雉兒塔銘、王百谷先生供養久矣。今且復革而皮開、後此塔再還、是本寺青蓮再生時也。其寺之重興無疑、故樂而爲之疏、

邀三茅真君疏

余嘗厭世俗喧聒。每欲黄冠白麈。相與翱翔于山青水碧之間。招挪綠之丈人呼桃花之漁父。爛醉寒霜碎踏明月。豈不甚快。顧言斯盟同志者寡。及每思古人如茅仲初兄弟、舉家修煉、共入名山、崗曲青山華陽瑤草至今二山。如雁行蟻附也。道里頗遙。水陸跋涉。貧士或困于餱糧。老人至艱于杖履。往往卧對白雲。空瞻紫氣。而已。今城中舊有真君法堂在廟中之東廡、金銀黄碧、宛然茅峰之像。雖其地一隅。不足以當地肺之諸峰。然四

方長者若欲瞻謁祈禱。則不必擊槳牽車、從事數百里之外。固可以一褰衣相就也。但像居樓下、所處卑褻。四方賢豪。負短節。着高屐。以登斯樓者。每爲悚頗禁足而返。故道士龔君欲徙而上之、仰占星辰。俯瞰城闕。浮埃不到。聖馭可招。庶幾所謂神仙好樓居者耶。況龔君終歸玉骨、有山猿野雀之致、又余所雅信、而許與之雲朋霞友者、是以喜助其事而爲之請、

建佘山三官玄武祠

禮三官大帝者走謁雲臺禮玄武聖帝者走謁武當佘有二像在施相公廟傍披蓑帶笠不蔽風雨有淡如老僧辛苦募小厰覆之供養之此三教中絕無炎京世態者也若得善信量施以成其願願成之後併供關聖以鎮一方共禮一瓣香勝于果粮跰足走雲臺武當往返數千里道途也幸爲勸導喜捨焉

東嶽行宮疏

松郡郭門西有東嶽行宮前[illegible]致自宋元祐至正創修以及弘治郡侯劉公捐俸莊嚴之後毀于嘉靖癸丑重建于隆慶丁卯正殿以主太山尊神兩廡以主閻羅天子垂幾十年鮮有掃除而丹雘之者及今不修後且傾圮于是黃冠某某入山中請疏于陳子陳子曰太山封禪者七十有二家即以秦皇漢武之威率千官萬騎柴祭告天或裂幕折柱或傷左右趾或積遭暴風怒雨不得上而況白骨之子孫赤縣之內人乎雖然太山之靈異載在圖牒可得而攷也山名岱神姓圓名常龍又姓玄名目陸太山將軍名唐臣總括東嶽宰上卿名茅盈太山君領郡神五千九百又治死生爲百鬼之帥世俗所奉鬼祠耶精之神而死者歸太山受罪拷焉其山參雲霄百里三宮蓬立空洞之天周三千里山高則神必靈神靈則拜必遠故岱有三觀周觀者望見齊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吾松者會稽之所屬也[illegible]人不能逃生死則不能逃太山君明矣經云東嶽[illegible]所以爲岱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生新萬物[illegible]

聖相代之道故俗爲名益于象爲象晝玄枵于時爲青帝于天爲歲星之精歲星所在福德隨之此東嶽行宮志不可不修也

角菴關帝閣疏

角菴漢角里先生棲隱處也手植四季山茶益千餘年物遭遭梨花又六十里香雪雲濤空濛蔚映新月冉冉如坐冰壺中中有五皓上人能詩喜讀書又精戒律客過洞庭必尋角菴過角菴必訪五皓上人與之唱韻分咏而後快上人之師爲永川建西方殿面湖風射佛塵積衣祴中上人乃乞募山門闌殿中建一閣以祀關將軍旁爲廊輔之夫四皓定漢儲三分定漢鼎角里先生與關將軍其心同其功同其稱祀典亦同此余所以[illegible][illegible]業爲[illegible]倡也上人初號廢惺後以隱處角菴與四皓[illegible]更稱五皓云吳伯霖韓宋仲沈虎臣吳凝父極許其詩蓋皎然之流也

建城隍後殿疏

恭讀　大明會典禮部劄付國家治民治神已有定制內念冥冥之中有等鬼神命彼處城隍以主此祭先期合遣諸將召集鬼魂等衆悉赴神當欽依　勑命檢鑒壇場一府境內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天地六親者有詐僞奸盜不畏公議者有枉曲作直欺壓良善者有躲避差徭靠損貧戶者似此奸頑不良之徒神必報于城隍發露其事使遭官府輕則笞杖斷不得號爲良民重則流徒杖斃不得生還鄉里若事未有發露必遭陰譴如有孝順父母和睦親族畏懼官府遵守禮法不作非爲良善正直之人神必達之城隍陰加護佑蓋會典所載如此又讀葉文莊公筆記云郡縣筮仕入境先誓城隍尊神而後臨民朔望拜廟申前誓故也蓋葉文莊公所載　祖制又如此由此觀之城隍者官民之耳目禍福之權衡也吾郡威靈公最稱顯赫正氣烱如日月報應疾如雷霆呼其號者胆寒瞻其像者股栗但正殿久已莊嚴寢室尚未剏建今顧氏捨地合廟同心若得良善助工再新可待韋蘇州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郡侯尚爾神明何不然此吾郡張公懸示而爲建相也惟民願之

修施相公廟疏

古者鄉必有社社必有神豚蹄斗酒祈年禳凶擇田老爲祭酒而群壯擁從焉登罷上下傞傞然鼓舞以爲樂蓋歲時無缺而東奈施相公寔稱靈爽方四十里禱者如奉天帝今廟宇榱棟未堅墻宇未樹故里人亟請修建不惟安神靈而父老子弟歲修俎豆于此村旗土鼓前迎後導解憊寬力婆娑醉歸于山溪桑柘之間亦太平畫圖也幸量力助之

修利濟侯祠疏

松郡治之東有蓬萊道院院有利濟侯祠侯當洪武初封金元七總管萬曆改元勑封專掌痘司俗傳侯吳人有二子痘殤因叩天有心誓曰吾不能有兒斷不忍人之無兒願歿身而爲神請之上帝凡有危痘轉死爲生遂以七月七日赴周涇河死顯靈民間而吾松爲尤著每當醫技告殫輒向蓬萊侯祠下露禱禱輒應應而祭謝者趾相摯也祠偏處院之東偏向有工師鑄錢于旁幾無香火地頼金羽士力爲修理而傾圮湫隘侯神不寧故敢請之善信式廓廟貌此亦爲人父母者之所樂助也况郡邑諸公如保赤子士大夫慈幼懷少者如菩薩之護諸童子其捐俸推貲踴躍于是舉者知不待子孫疾痛而始號呼于侯明矣

修呂純陽福濟宮疏

呂先生游行人間如苗善所載一百八事而吳郡福濟宮靈花異跡尚未及書今宮已毀圮先生之像上雨旁風披簑帶笠即神仙小遭缺陷得非邯鄲夢中又一夢耶先生舍十二樓而落落一畝宮其身能綴實蹈虛躡風雲而上下而不能庇垂剎之土蛻恐先生見之度不能控隺而過也逸則齒君具仙骨而有道心故倡緣募修者以此

修孔宅疏

肅皇帝易像而主獨孔宅遺像尚存儼然有生氣相傳爲熙寧間二十四代孫諱禎者宦游至吳立家廟寵焉程明道論祖宗畫像若有一毫不似便拜他人辨者曰若有一毫僅似豈可遂謂他人孔禎崇祀聖像必有所本況顏淵井及七十二賢壠歷歷故在此吾鄉第一希有蹟也佛氏禮大士不能航海者有小補陀道家禮玄帝不能涉山者有小武當吾儒望闕里洙泗如在天上不能至鄒魯斯其小杏壇乎俞陸兩君勉之無令二氏弟子以泰無人哉

鄜陸宗伯祠堂疏

古吏于茲土而遺去思者有祠其爲鄉先生生而社稷之者自畏壘之于庚桑始庚桑見于列禦寇之書說或不經其爲鄉先生生而眞社稷之者則吾松之于陸宗伯公始也祠之堂曰見賢其前爲門曰高山景行蓋迄今十有餘載矣今春諸君子裒其直爲置田二百餘命寺僧復稍式廓之將于見賢之南敞中門翼左右廊鑿池沼深廣蒔名花修竹之屬而斥其餘財結禪堂三楹于左偏以待公之出而憩焉公　三朝之遴尊也四夷

慕之如文潞公兒童婦女知之如司馬君實乃其壁立砥柱之操久而彌固雖　天子不能以蒲輪相煩長安公卿至欲私其片楮尺牘不可得則郡大夫之式廬與遠人之僕僕焉瞻禮于其門而嘆息以去者其難可知也進無以亟見公退而聞其餘風猶能消貪頑而袪鄙吝況公一瓣香所在耶昔東坡與參寥遊遊者題曰蘇來堂歐陽公飲泉而冽樂之山中人遂名六一泉復鼓琴度曲爲醉翁引賢者所至如大獵寒原墨濡素練到輒留迹而龍躍又公車音履聲之嘗從事于斯也其宜

如諸君子請故僭題數言以倡之

養老堂疏

徐穉不食非力梁鴻不因人熱此僅可得之古高士曾能飼責披緇擎鉢者乎和尚影不出山即土到地爐尚能與一二道伴作老活計若放脚參方頭白齒豁望望空岩破寺中見者非閉門即覓釜矣至人能離生死而不能使老病不相隨此性善上人養老堂之所由建歟昔曹大家爲班超上書曰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迫于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誠可哀憐養老堂不設將使中華冠帶之國遂如蠻夷如來子弟張口捋腹而遊鳶蟻之宅是可恐也孰不可恐也且行脚少年妄心未歇惟老尊宿情訖智枯如乾禾相似學道最切古人以老爲僧寶不虛耳

修佘山竹院疏

佘山塔院宋聽道人舊隱之地出入有二虎隨行虎曰大青小青虎死埋樹底因題虎樹軒聽道人詩云多少遊人看明月誰知反被月明看因題月軒其西爲竹院竹陰娟淨孫漢陽所書余嘗訪雪壑于此擷荳煮茗徘徊綠糢糊中流連不忍去今屋老欹傾竹亦蕭蕭如帚矣爲此倡緣整頓莊嚴之當掃一壁倩名手寫竹其上使見者心地清涼聽道人有靈度一笑曳筇而出也

寄緣結茆疏

寄緣名真觀又號枯道人關西士族也薙髮爲沙門性行純粹心地高潔好遊諸名勝因過雲間與之談詩詩奇與之飲酒酒可中上戶不飲亦不問與之論画則仙佛山水花木鳥獸與奇譎詭僻之怪無不出現毫端着古者巨然惠崇貫休梵隆之流胸中無一點俗筆下無些子塵土氣寫長卷或數丈雪壁亂落兎走石發海飛董宗伯與余極愛重之每欲飛錫他往陸公美韻士也堅留之不聽去結茆于文定墓田之西安頓緣公薙落溪橋雜花叢竹使公解衣盤礴其中昔天如搆獅子林馮海粟倪雲林爲担泥漉水運甎昇石吾曹豈敢後于古人且不令公美獨爲君子也有樂施者列名左方住此者寄緣助此者隨緣本無定法多寡惟命

照公結茆疏

照公結茆于黃山之中原亦自與文鳥老猿作伴經云聚落比丘六時精進行道不及山中無事比丘打眠照公之詞也但茆廬未就更仗檀那助之天如祖師建獅子林幻住菴倪雲林馮海粟諸君爲擔甎負石漉泥茆草新安學道上士如雲度更有好施如古人者照公所居題曰雜花菴若客來止宿煑瀑斫冰引筇入光明頂間覩此菴便如故鄉乃知自爲本色穿築屋房非止爲照公辦道之資也

結茆疏

慈濟上人初參紫栢次參憨山晚參雲棲老人受具足戒其他往來于天目徑山廬阜之間或孤頂結廬經旬筒席又不知幾年矣今見武林北新關爲南北之衝車馬困于孔道緇素疲于津梁欲結一把茆爲行人一宿覺壺漿飡飯實續命丹也上人親經三大知識爐冶中來知果知因卽有信施決不唐捐余故捐少貲倡之且題其菴曰續命菴古偈云誰人帶釜炊誰人頂屋走飢渴施些些黃金直一斗敢以此爲四方長者勸

吳無爲結茆疏

東坡云吾年五十外區區世味已略見矣若復悠謬于此眞不如人古有屏迹深山出使絕域飲氷嚙草復何如哉已結一廬眞禪榻于明窗之下三更起坐平明乃櫛沐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無爲居士中年悟道掃除舊習與衲僧逸民結山澤之遊性愛秀州平疇回溪可以終老黃白二岳付之健兒而已婚嫁已了欲了僧[illegible]于竹床土剉閒念族多賢豪撮土脊茅不煩外給若[illegible]面目仰視異姓此袈裟衣下事居士自血氣男子不屑也無論居士且使海內謂秦無人太伯季札爾吳氏實有讓德吾度無爲子草菴如化人之居一彈指間成矣戴安石欲隱剡嘉賓贈十萬錢杜子美創高齋詩云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居士廉不厚望吳氏之君子然必有歡然樂助在季孟之閒者

寫華嚴經疏

昔張安道寫楞伽寘金山後世轉生覺爲己書東坡屬公書完藏爲家寶坡寫一卷藏之山中益寫經堅固力如此今有尚甫居士喜施經貲則又不煩皮紙血墨骨筆然後成就此經矣經成當題曰華嚴墨海

募寫華嚴經疏

南禪了因上人發大宏願願沐心手書華嚴八十一卷期三載竣業昔人以佛寶難遇剝皮爲紙折骨爲筆不恤身命願畢此念今上人欲寫龍藏之文諸長者爲之左右使紙墨應手如水映月如鏡應象因地下種果折不差世世生生同轉法輪游華嚴海矣弟居士尚有一閗秃管未握文彩未彰處從何下手速道速道

題淨宇上人閱經疏

四天下微塵偈。可百沙河光明身雲。聚爲秘密之文。傳之震旦之地。二乘所不能了解。衆生安得見聞。此淨宇上人涕泗而發悲願也。上人住虎丘鐵佛房、精戒飽參、絕無他嗜、願減算十年、閱徧佛藏、不悟不休不徹不止、但若禁足之後。貲養無具。護法無人。故請之遠近檀那。長者若使五天秘軸。三藏微言。結藏龍宮之中。通流沙地之內。上人雖畢命展經。析肉報施。所甘心矣。故眉道人憐而爲之疏。

化梁皇懺疏

華嚴云、譬如暗中寶、非燈不可見、雖有智慧人。非經不能了。是以古人折骨刺血。曾無悋惜。昔達摩不立文字。然開口動舌。已成逗漏。諸禪宿以經爲拭膿紙。所傳語錄、普說等書、多于龍藏所載。此何以故、一月印一切水。萬水一月所攝。一心印一切經。萬經一心所攝。因水可以見月。則因經可以見心。斯固迷霧之指南。廣洋之大筏也。世有經坊、廣令傳布、使人緣坊尋經。尋至無經以前。墨板不能印處。則一大藏教。須待登壁分明。實所謂最上希有功德。今梵音素向信三寶、念吾松不立經坊。如取水不得方諸。取火不得陽燧。亦佛法中一欠事也。乃乞諸長者隨喜布施、施板施經。施墨施工。使經在在流傳。如燈化燈。則持受誦讀。擎禮供養。皆此坊爲之倡導。人天神鬼、且爲護持、況因經而得無經者耶。余故喜而爲之疏、以作津梁、

九幽懺疏

九幽懺、撰自葛孝先、敘而傳之者、爲李含光、大約總括于上清靈寶諸經、抨爲十卷、其法使懺主散花燃燈、上自三清九霄二曜列星。以至五岳四瀆之高真。無所不頂禮。頁自后王若公卿族官屬。以至普天下匹夫匹婦。無不代爲之露惡首過。生大慚悔。希大慈憫。大約規摹浮屠氏蕭梁懺。十得其九。此必後世托之葛孝先。而非漢人語也。孝先傳載道藏鹽字函、亦載九懺、似非僞托、但孝先本傳不雅馴、蓋出于浮雲山趙道士所編纂、此懺之作得無趙生黃冠之流與。然懺語悲悽弘暢。當與蕭懺並傳。卽使儒者讀之。有不心懾神怖泚顙及匯者幾希矣。秀水張君釋陽、倩名家書之、永藏名山、此卽道家之瓊函寶軸玄文紫字也。所在之處。度必有神靈呵護。欲使之廣傳人間。一洗發吾輩耳。孝先超度幽爽解諸冤對、有明真齋、懴過請福、有塗炭齋、此皆與九幽懺法相表裏而惜乎世莫之見、張君倘得之道藏中。幸書以示我。

龍潭講經攢米疏

泉松師講法華于龍潭。聽衆五百餘。食糜而有飽色。蓋東公純行所感也。若更一月、將竹筏匝肚、幾相從于陳蔡間矣。本郡緇流、若能攢三斗粟、少助常住、此緇教中負米之子路。斷虀畫粥之范希文也。聽衆中有此出頭漢否。

烟雨樓鑄鐘疏

堪輿家相擇國地宜鐘鼓。鼓鎮巽隅。又主金爲水母。金鳴則水淸。水爲地脉。地應則文旺。故曰維天穆穆。以雷霆遹昭。天聲百物以生。維士濬哲。法天之烈。大龐斯揭。元氣噴溉。至于宣肺鬱。辟耳聰。周六虛。數百二。猶第二義也。乃借題數語以請之。

建萬綠橋四十八願疏

余聞舟里有雙溪陳公者。孝義人也。郡縣旌其閭。閭里緩急事不能辦者。則以煩陳公。如萬綠橋其一也。然公之建橋而未能畢成者。其難有九。往給帖募衆。題者滿籍。而核所施金錢米粟。十不得一也。名存而實無。難一。索木石者踵至。而不能以空手應。則皆陳公一人肩之。難二。無以應。則捐貲捐產。又不繼。則貸子錢。難三。忌者貧者。或游談無根。且疵且謗。豈能人喻而家曉之哉。難四。渡太湖貿石。則風波粘天。幾葬于魚腹者再矣。百死一生。難五。務求堅永。沒木石于重淵之底者無恙。視他橋百倍過之。往來者見其上而不見其下。難六。估價料價。司出司入。皆心計之。不敢失尺寸。難七。有司查勘。不免有雞黍酒餉。舟楫送迎。難八。父老公同扶持。伺候謁見。難九。陳公捐棄而出者。凡三百餘矣。誰復以斗粟一錢償者。欲止。則橋頂未蓋。欲別委。則遺艱後人。欲須刻奏功。則心力委頓盡矣。於是識者倡爲四十八願之疏。每願一錢。每人眷地一願。四十八願則爲一簿。以一人領之。總共四十八簿。所謂積毛成裘。積雨成河。此橋庶

乎永觀厥成也橋成之日勒諸姓名以垂不朽有好義者請前爲陳公與勇

渡船小疏

横山口淶水潤蕩不能建橋往往望涯而返甚則怒風積雨曉霜暮雪褰裳企足乞靈于山鬼水伯可憐也今議造渡船一隻買田四畝以贍操舟者諒好義諸公决不在竹橋渡蟻之後請施慈航以永普濟

施茶小疏

金陵報恩寺雪浪上人每欲飯僧十萬苦無因緣願於人烟輻輳之地行道摩擎之時揮汗如雨渴疾如焚莫施香茶等于甘露若能滴水滴凍知因知果只此便向人頭上親灌醍醐不復更死趙州老子茶也

題泊如上人疏

洞庭諸峰在震澤中微烟空水如在世外故真人隱士往往息躬于此自泊如上人爲東湖住持勤修爲衆面墅種花洗石延客四方名僧聞而游焉每每結夏過臘至有老不出山者顧山中課栝橘辦櫻筍爲稅不能聚穫儲粟作客僧供不得不藉四方長者余貧亦撥斗叅鼠餘之粮應之但恐他日扁舟出胥口訪之陽背鶯頂之間却又分諸僧數日供如何如何

斂賑孟友疏

友人孟某中庚戌榜孟華禮先生之仲子也先生仕宦清廉諸子家傳孝弟某素攻舉業雅有雋聲時作詩歌直變古調今貧身無地寄食空門夜半較書借佛燈之殘燄天寒炙手搽神鬼之寒灰路人靡不傷心吾黨豈無愧色今告諸郡中大老少推裘索之餘一振貂紳之後與其極饌宴客孰若垂盼同袍與其捨粟施僧孰若熱心寒士嗟乎人生未遇如望穀于石田長者好施若取毛于牛股所謂倣而無械余實望焉若云愛莫能助愚不敢請

許逸雲助賑疏

許逸雲字祖希墨池中老班超也今七十矣無妻子無屋廬五官猶故獨廢聰耳今寄居超果僧舍交游有通誼不問識不識少出米賑之使得終老寺中直分賢者庾廪間鼠雀耗之一耳王荆公素不識人痛癢却爲故人輸粟不乏山谷老人咲之曰此是前緣吾輩于許君五十年之交請于今緣了之許生貧而老傭書自給世人以痴目之勿辨也乃造物亦若以痴待許生至極困勿顧豈造物與許生痴等乎吾輩與許生故人若復佯痴不爲緩急皆痴雲盍罷矣請爲賑之

孫侍州葬親義會疏

侍州公三世以清白傳家種竹養花自雁州先生以詩立盟壇足所至兒童隨之士大夫倒屣迎之自雁州化而其孫世聲翩翩制舉獨超上駟若詩歌古文詞特其餘技一承雁州先生衣缽耳今貧無擔石家有三喪瘞助于麥舟惟撫籍于花影夫今賢士君子坐享受借之餼皆吾黨之厚顏也今約百人同志者各捐金三錢計百人可得三十金或一人而居一會或一人而居十會五會惟悉心力使侍州公得緣此買東郭數畝以漸埋家中一腔冷血豈非良便善事哉噫此不過宴客之半饌捨僧之斗粟而得同附義籍各成善因諒諸君子必欣然也侍州公性至孝雁州老不能行每風雨深夜從鄉社酒宴後荷負以歸宋初陽爲作荷親圖父子廉重深恥干人余故代爲之請

修梅花道人墓疏

梅花道人即吳仲圭先生也名鎮其墓在嘉善城中巽隅直一抔土耳墓前有斷碑鐫梅花和尚之塔勝國末兵起所至椎冢燔鄙獨先生之墓貌疑其爲僧塔賂去先生常與兄元璋師事毘陵柳天驥得其性命之學尤邃于易故言禨祥皆中其死而獲脫于兵燹者以此先生節使交遊氣誼豪天下一時吳越之雋楊廉夫顧阿瑛黃子久倪雲林張句曲皆以翰墨抗衡殘楮一出人挾爲寶今戢身撮土市廛相匝僅以一二長髮僧雜栖其墓傍水嚙草枯即狐兔且無所竄窟宅先生剝膚可知已昔符載常以歲卯襄陽樊澤曰故處士孟浩然丘隴頹沒公欲更築大墓久之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人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材籠其墓至今襄人以爲談今欲封梅道人馬鬣敢援此例告之邦天夫工竣之後酌幽蘭泉以酹公并種梅花一枝于墓上招其魂而歸之

題吳氏修譜疏

休寧蓮塘吳氏初自太伯六十九代曰晉公者從歙州休陽縣宅居西鄉率蔡邑西七里石舌山之蓮塘後遂名蓮塘吳厥有族譜其重修則太定甲子裔孫庠祖公始也又重修則我明成化裔孫文超公永寶始也又再重修修而壽梓則正德十一年丙子冬孫正隆公始也正隆後屈指百年無紀焉㦧宗尊祖非特文獻無徵即所譜且將化為蠹魚枯竹而漫漶不可讀矣吳文而暨孫曰尚默尚恭慨然三歎曰古者公卿大夫有世祿民庶有版圖而家法嚴行故子弟不能輕去其鄉而桑梓甘棠有相戒勿剪之意今吳族滋大或合或離或散處四方異日廢弔不相通尊卑不相習甚則見宗長而坐車不爲下子姓不收卹而路人而吳越皆自此始此由族譜不修之故也弟皆人執掌于王事長年大儒又爲公車言移而奪之無排纂之暇是惟在我後之人于是尚默尚恭挺身任之願尚默不能一人獨肩而恭又耄惟相視仰屋嘆耳夫家有譜猶郡有志國有史修志者開局修史者詔尚方具膳備筆札延請何獨不然且吳氏圭笏連床旗旆蔽宅而素封好禮之家且以百數若各量豊儉捐貲助之必將糾集故聞遝次各闡使吳氏之祖功宗德揭日月而暴之海內斯非蓮塘之天球河圖哉木實自根高堂自基吾爲吳氏一抃一舞矣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一

雜書

書上元觀燈

余家白石山山中老稚每於上元日遠近迎燈村簫田鼓賽會於施相公廟俗曰鬧元宵余醉後曳杖往觀退而讀書梅菴惟一燈熒然耳嘗記楊用修元夕桐梓驛詩云藏石孤峯古驛門青羌吹笛報黃昏三家村裡無燈火千樹梅花作上元此詩酷有風味若為余山居設者又記東坡從九曲觀燈去從者獨行入可久禪師堂了無燈火但聞薝蔔餘香仰歎題詩云不把琉璃閒照佛也知無盡本非燈有客從豪門來夸詡燈宴若朝余冷淡者余笑曰我有二燈惜君眼不見一曰楊用修梅花燈一曰蘇東坡無盡燈客聞之意消而去

書鱸魚蓴菜

吾鄉松江鱸以張翰得名然史不載其秋風歌也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魚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初齊王冏辟翰為椽冏執朝權翰遂命駕東歸其識度在陸平原清河上又有贈周小史詩云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膚柔澤素質參紅團輔圓頤菡萏芙蓉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烟轉側綺靡顧盼便妍和顏善笑巧口善言此詩太褻不若二陸祖德詩豪士賦尚有德徑吾所難者南陽處士鄭子回耳子回聞冏專恣發憤徒步請洛陽自稱荆楚逸民露版於冏冏含恐答之云孤不致五關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遂逝去世知有江東步兵而不知有荆楚逸民如吳中草木蟲魚何限而鱸魚蓴菜獨傳士大夫幸不幸皆類此

書責李邦彥

往己酉歲、遊洞霄宮、探大滌洞、最奇、有醉道士迎余、殿塵落葉縱橫庭地、即所謂無塵殿者亦毒剝矣。旁室廟祀朱宗陽先生、而不及李忠定綱。亦是缺典。戊寅、遊出丹徒、南中拜少陽陳公祠。舊聞鑄黃潜善汪伯彥像、跪於庭下。過者鞭之數百乃去。而余最恨者李邦彥宜與二賊而三。當幹離不軍抵汴城、闔城中有備欲去、而李邦彥獨主請和。金人索犒師金五百萬、銀五千萬、令馬萬頭、表段百萬疋、尊金帝爲伯父、而以宰相親王爲質。

綱堅執以爲不可。獨李邦彥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從之。其卒使張邦昌爲計議使者、邦彥也。使康王構往質者、邦彥也。割三鎮者、邦彥也。括都城金銀娼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民間一空者、邦彥也。种師道姚平仲勤王之兵已至、而使散去者、邦彥也。謂金人曰、用兵者李綱姚平仲之謀、非朝廷意。僉議縛綱請金、既而罷綱、又既而罷老种者、邦彥也。勤王既散、使粘罕再至、都城破、二聖走者、邦彥也。此時但知黃汪、而不知有李邦彥。黃汪壞於後、李邦彥壞於前。此三賊者、肉可臠、尸可鞭、像可鑄也。而少陽上高宗之書、獨不及之、何哉。吾鄉陸文定平泉曾與唐荊川共謁少陽祠。因指祠額曰、此額曰秘閣修撰、何不榜曰太學生陳東之祠、使後世知太學中亦有此等人。荊川云、不如此不足以見高宗悔過之美。邵二泉作少陽祠記云、天下之勢重在夷狄者、其始也勢必重在小人。小人夷狄皆陰類也。小人重則輕在君子、夷狄重則輕在中國。三先生之言雖不同、其補於世教一也。

書崔詩來歷

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廻懶下床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此鶯鶯與元微之詩也不知乃出於桃葉及謝芳姿詩中桃葉王獻之妾有團扇歌云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中書令王珉以白團扇與嫂婢謝芳姿情好甚篤嫂鞭撻過苦王東亭聞而止之芳姿最善歌嫂令歌一曲赦之芳姿應聲歌曰白團扇辛苦五留連是郎眼所見白團扇憔悴非昔容羞與郎相見乃知鶯鶯多讀書下筆無一字無來歷故是女博士耳

書趙子昂不如鄭憶翁龔聖予

子昂山水直取六朝五代唐宋名手攬爲醍醐畫學中可謂集大成矣間一寫馬寫蘭風骨神采高古駿發但輸鄭憶翁與龔聖予耳憶翁名思肖聖予名開憶翁宋太學生應博學弘辭科宋社既墟坐卧不北向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矣疾亟囑其友曰我死矣煩爲書一位碑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耳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又著大無功十空經一卷亦寓宋字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精墨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曰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耶龔聖予嘗與陸秀夫同居廣陵幕府秀夫死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至立沮洳中坐無几席一子名後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風鬉霧鬣豪軒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饑然竟無所求于人而死余嘗題鄭憶翁蘭於婁江沈生所旁題八字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其卷不能盈二尺而龔之畫馬

所謂風騣霧鬣者巳不復得遇矣澹翁有謬餘集一數文集一卷詩一卷自敘一百二十卷聖予議論奇偉文章如班孟堅司馬子長而兩公著作皆不省流落何所今使人但見趙王孫龍種草草數筆間有無限麥秀之感可歎也

書画家南北派

寫畫分南北派南派以王右丞爲宗如董源巨然范寬大小米以至松雪元鎮叔明大癡皆南派所謂士夫画也北派以大李將軍爲宗如郭熙李唐閻次中以至馬遠夏圭皆北派所謂画苑画也大約出入營丘文則南硬則北不在形似以筆墨求之

書禪本草

余拋舉業後寒熱不入於胸中者久矣宰物姤之遂以瘵見撓。自夏徂冬。其寒也如凝氷。每思趙州七斤半布衫。其熱也如焦火。每思一口吸盡西江水。於是移卧讀書臺。山僧野寉時來問疾。而平泉先生八十有九。亦數數遣訊不休。以匡廬慧日禪本草、湛堂師炮製論見示。夫此方非特可以霍然起余。凡有血氣者。恐不能出兩禪漢國醫手也。余故拈舉。爲大衆同之。

附文定公東

數日諗承道候、靜攝禪居精舍、密邇僧寮。當資禪定、證大安樂矣。谷廎山慧日著禪本草。謂禪之一字。性甘凉。能安心臟。袪邪散滯。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善解諸毒。調衆病。故凡聖尊卑服之。能脫除苦惱。如縛得解。自來佛祖以此一藥療衆生病。號大醫王。而湛堂禪師復著炮炙論。謂一切藥當明其體性。如法炮製。先須選藥物精純者。以法流水淨洗。去人我葉。除無明根。秉八還刀。向三平等砧上剉碎。用性真空火。微微焙之。入四無量臼。舉八金剛杵。杵八萬四千。以大悲千手眼篩篩之。成塵塵三昧。煉入波羅蜜爲丸。不拘時候。煎一念相應湯下。前三三、後三三、圓眼藥後。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此藥非世間方書所載。後之學醫上流。試取禪本草。并依此炮製服之。功効不可盡述。右藥不載方書。不假炮製。若依法服之。不瞑眩而一切病當脫然去體矣。此儂所爲嘗試而有効者也。右上仲醇徵君文几、八十九翁陸樹聲頓首啓、

書藥局

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治。入於醫師。知其愈不愈。以爲後法。今吳俗尚巫而賤醫。醫鬼不効。則謁之人。其孤煢者。偃卧呻吟。待斃而已。直指薛公撤醫師分治郡國、効則賜章服襃寵之、吾郡張君其一也、君世家多顯人、而能留心岐黃剏意之書、頃與賽生指背採藥。分服村落。如漢涪翁。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又如王彥伯列三四灶于庭。老幼塞門。無不効者。君其布衣中之藥師乎。昔慶曆中范文

正建言、自京師以逮四方學醫之人。皆聚而講習。以精其術。當時採其言、編輯名方。頒布郡國。爲天子好生之助。吾朝置惠民局。實倣周官遺意。而士大夫不鄙爲徽細。則唉爲迂闊。非特望文正難。即薛公亦不易也。

書張賓樵

洞庭山有賓樵張翁者、老儒也、嘗遊華亭、而性嗜茶、每訪余。挈竹爐蒲扇及松皷柴炭置筐中。少頃便揮扇煮茶飲坐客。丁酉。市藥嘉興東塔之寺。門有梓樹多濃陰。丘伯畏元禮家寺旁。余時讀書包氏。去東塔僅里許。數就翁談。伯畏父子各雜坐梓下。閒出酒餉進余。而翁以茶繼之。及冬余病瘧。翁從洞庭來視余。跣足大雪中。留宿不肯去。一別二十年。癸丑歲余遊西山。自林屋洞轉棹候包。有僧云欲見張賓樵否。余驚曰是吾老故人

也。尚在乎。喜不自禁。因同秋潭師郁伯承入曲徑。得翁于荒塲閒草屋垂什。陂牆無烟。翁冉冉七十外矣。塲中六七株大杏樹。地可四五畝。僅一婿躬耕給薪水。而婿更馴謹有古風。翁指云吾撰孝婿碑可讀。余唯唯。已坐杏下相對。如夢。秋潭師浥然涕淚者久之。余薄餉以酒錢。暮送余入舟。借村居共宿。明日余欲遊石公山。翁贈以短節曰。老不能從矣。翁山中終日諷法華經。在東塔嘗生日每登塔一層。誦法華經一卷。至頂而經畢。風貌古樸。意色蕭淡。此亦穎昌杜生之流也。

書周師

吾師周雲汀先生吳閶人也父爲明涯公嘗客於文榮袁相公所代撰書詞性骯髒不善事貴人拂衣歸寓居華亭與中江莫公南湄李公南洲高公爲詩友公死吾師教授里中兒得糈供母三十外始娶四十外而終余少時負笈就句讀輒於衆中奇余時指以誇客師善詩工書僦居委巷中簷前二三弓地結荳棚覆之乘凉其下足跛口敎好歌詩歌聲徃徃達籬落外余童子時即知有蘭亭褉帖古文及七才子詩師教之也余戊寅補

諸生始得從家塾設席祭之惜師與明涯公遺稿皆散逸不傳至今以爲恨事余嘗念葉夢得載其師達州人樂君頫與吾師同故拈記以示兒曹使知我好古之所自也

書遠僉人

語云當官不接異色人又曰不應與小人作緣眞名言也頃士大夫風俗一變求田問舍則牙儈滿堂請托居間則胥吏入幕怙勢作威壟斷財賄則輿臺厮養倡優下賤皆儒裝士服列爲上賓爾汝酣歌徹夜達旦不復知有人間廉耻事矣蔡興宗自荆州刺史被徵還都時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中書舍人弘興宗爲宋文帝所愛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若往詣球可

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官人我所得命士人故非我所得命唐文皇讀春秋至閽弒吳子餘祭問閽何人耶衆不敢對李謌曰國君不邇恒人以爲輕死之道帝曰朕邇恒人多矣得不慮哉今吾所見士大夫之門非特無士人氣且又出恒人下之下者詎可令蔡興宗王球見也

書山中二事

余好古。山中無法書名画。每見之收藏家。反覆諦玩。手錄其題跋以歸。歸則展轉思之。累日夕不得怡。至輟飲食。余方塵芥一切。而猶戀戀于古人之殘煤斷簡何也。然有遇焉。昔者華原人鄭元素、溫韜甥也、韜發唐文皇昭陵、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為多搆椽剪茅、隱居廬山青牛谷、凡四十餘年、華陰人鄧公之父、以提舉監修画壁、見背工以傳絹山水揩拭几案、取視、皆郭熙筆、中使云、此出內藏庫退材所也、神宗好熙筆、一殿專背熙作、即位後、易以古圖、退入庫中、不止此耳、提舉云、幸奏知、得此退画足矣、明日有旨盡賜、命與王第中、無非熙画、二事皆千古非常奇遇。功名富貴可得、此不可以倖覯也。然郭河陽画終是北派。尚不敢與董巨卿作屏腳。何敢上擬鍾王。二者不得兼。寧失鄭無失鄧。寧使山榻上無一卷鍾王。不忍使昭陵中有掘冢賊。王元美先生戊寅歲、夢至一友案頭、袖趙吳興數紙歸、醒而惡之。自此不復再購書畫。見與孫太常書中。史載鄖廉妻李氏、守節六十年、忽夢一美男子、求與李偶、李不許、自後夢數來、李以為精魅、乞符咒禁、莫能絕、李氏歎曰、吾誓不違節。而為此所撓。蓋容貌未衰故也。乃提刀截髮。麻衣不濯。蓬髮不理。垢面灰身。鬼遂謝絕。嗚呼。豈書畫亦有精鬼耶。書之以志我戒。

書避暑

我有一草堂。南洞庭月。北峨眉雪。東太岱松。西瀟湘竹。中置晉高僧支法存八尺沉香板床。浴罷硃砂溫泉湯。投床躺睡。以此避暑。樂不樂也。此方不敢獨享。奉獻雲棲老人共之。雲棲云、古宿傳下更有一方。我自向鑊湯裏去避。何者。衆熱所不到。

書杜詩

語云、武庫中不無利鈍、余謂有利鈍。乃見武庫耳。此唯杜少陵詩可以當之。夫貴若山川草木。利也。而大地是其鈍也。冉彞之朱砂翡翠花文欵識。利也。而銅質是其鈍也。聖賢之光耀。利也。而篤實是其鈍也。高岑王孟之詩、無一字不膾人口、然皆能利而不能鈍。若少陵利可及。鈍不可及也。昔有裝人藴襲者、客咲之曰、我家無此乞相、主人荅曰、君之家得無朱大乎。客慚而退、余嘗題杜集後云、兎脫如飛神鶻見。珠沉無底老龍知。少年莫謾輕吟咏。五十方能讀杜詩。

書示門生

吾輩能讀書而不能用書。正如劉越石之爲將。長於招攜。而短於撫御。能用秀句而不能去累句。正如張魏公之爲相。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又有師心自用。護短不前。正如蠕蠕公主。一生不肯華言。又如胡沙門顧爲王珉兒。珉生阿練。便解外國語。此似有習氣不可化也。

書朱竹有無攷

孫漢陽好寫朱竹。或云蘇長公在試院。旁有丹筆。因拈筆戲掃之。其實天壤間無此竹也。睽車志云。紹興中。四明有商泛海。攀山顛得梵宮焉。一僧獨坐禪榻。窗外竹數箇。幹葉如丹。商堅求得一二竿。還就舟中截之爲杖。前至一國。有老叟以寶珠易之。因語商曰。君親至普陀洛伽山。此觀音坐後旃檀林竹也。商驚悔。寶藏棄餘。藥病者輒愈。吾鄉去普陀千餘里。春月風駛。士女禮大士者。往返不五六日。有僧曰大成。曾往洛伽山。三月風雨。斷飲食。普陀海潮兩寺僧移舟餉之。已大成餓僧三塔。余問之。未嘗見有朱竹也。四明商所見。度是化成耳。又聞峽州宜都縣飛魚口產紅竹。大者不過寸許。鮮明可愛。則此竹似亦有之。余謂即有之。總不及綠竹菁葱媚人。正如竹以清涼瀟洒爲貴。而有云大竹長至三四十丈。圍至尺八九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丈許。葉如芭蕉大。可瓦可楣。可臼可甑。可刳爲舟。此竹中尤是麤骼骨也。置之子猷窗几間。亦何味。

書田舍

余考室東余曰田舍。僅二三十笏許。所謂動以九州爲狹。靜以圜堵爲大。又所謂居然一畝宮。寬於四天下也。但數月不入城。歸則如遠旅還家。生客抵舍。黃犬舐衣。似絕不相識者。徐勉爲侍中。經旬還府。群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亡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邢子才有齋不居、坐卧恒在一小屋、嘗晝入內閣。爲狗所吠。撫掌大笑而出。此事古人已有之。余何足異。但子才果餌之屬。懸於梁上。賓至、下與共噉。余則不暇待客。客來隨噉盡。東坡買耘老用邢子才前法。日以画叉叉梁上錢用之。余年來不及斷錢爲三十塊。錢到手滑甚。愧兩公耳。

書北歸客語

有客自燕歸、每事必稱北勝、且云北方月大勝南方、余哂曰、南北豈有勝負哉、北馬南船。北塞南田。北酒南茶。北綿南肉。北皮南縞。北菓南花。北寒南熱。北塵南濕。豈容置勝負于其間哉。術家嘗論南北人學問、支道林折之曰、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此語似先有南北月于胸中。非通論也。客曰、然則子何如議論、余哂曰、月一而已。南北無黨。

書避客

余畏客。舍城而山。客跡之山。舍山而舟。客跡之舟。嘗戲謂蓮公曰、能爲我出奇策有避客處乎。是安身立命處。蓮公咲曰、有三策。在僑梵鉢提比丘、脚似牛甲。食飽則呞。以是二事。嘗護譏嫌。藏身天上。此避客一策也。迦蒱延將欲撰集法藏。爲人間憒鬧。精思不專。遂隱地中七日。結集大法。此避客一策也。大目犍連稱神足第一。周行四天下。如屈伸臂頃。即時得至。使目犍連負君而趨。此避客一策也。余咲曰、僕是人頭虫、安敢望此、蓮公曰、近聞江陰有玉川子、一日夜能走六百里。請以此法授君、此亦避客一策也、余咲曰、我嘗咲出岫雲多事。即六百里。余將安之。無已。玉川子爲我授神行法。兩家僮。昇眉公坐藍輿內。往來天下名山大川。客何從跡我乎。是夜乙卯六月十二日、梧桐月甚凉。與蓮公大咲而寢。

書雲間詩雋

雲間詩、俱散佚不傳、間有刻者、佑君、張啟、少負風流老耽吟咏。借栖黌宮。老於青衫。有孫得雋、先公而卒。君瑕琭之瑛、工山水篆隸、刻蘇長公外紀。强項不少下。詩骨亦如之。希周孟養夫、傲骨骯髒。野逸自適。嘗從袁峻陽章鹿苑西游秦晉。詩與書皆矯健。賓之宋懋觀、久客燕邸。其詩雋朗。文度趙左、詩画雅淡。明之宋懋晉、画瞻于詩。幼君蔡懋孝、美鬚多酒態。季常葉之經、歲荐恩公許身孝廉、並終博士師。好稱詩。瞿彌陸釋麟、聖清張積源、子野施紹莘、皆韵士。詩詞秀麗異常。閑翩無豪貴習氣。享年不若季常希周而俱、儁伯、道人甚念之。

書服氣

有道人獨棲太清庵、夜坐橋上、尾而聽之。但云先天如何得死、未幾向壯立化。不知何氏也。彭幼朔近寄服氣之法、可以還童、家語云、服氣則神明而壽。無水爲烝先天也。有氷後氣後天也。以先天換後天、則長生矣。

書叅睡

余嘗謂棋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棋類耦耕之沮溺、缺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來。善哉希夷深得其解矣。余又嘗叅見在心不可得、過去心不可得、來來心不可得。試勘將睡未睡時三者心却在何處。若云在醒、不應合眼。若云在夢、不應開眼。若云非夢非醒、不應一心半分爲醒半分爲夢。吾家希夷嘗自稱真睡先生、恨不以此問之。

書種竹

子猷稅地種竹咲謂人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竹以虛中通外歲寒彌堅故昔人往往喜與把臂入林余之愛竹獨愛其子孫玉立參差捧芴而拱青雲龍翔鳳翥直有干霄之氣回視一切草藁花色僅僅脂粉媚人一遇風雨闌珊狼藉不復有特出草莽之志今里中朱門子弟皆此類也吾願以竹塋之庶有長進蓋花歲減竹歲增竹於世有實用而花以容事人故耳

書掃地

宋萊子匡俗灑掃一市第五倫夜宿必掃淨而去明日有過者見之曰此必第五倫夜宿處也郭有道亦然古人且爾况吾輩子端居一室先掃地上塵次掃口上塵筆上塵最上乃掃心上塵耳余七八歲時嘗見先祖怡松公年已踰耄灑掃門外小衖中一日嘗數遞降有負薪遺寸芥於地上輒動色詈呵其後負薪者往往避地徑以去識者指先祖曰此翁後必昌予雖老而無闒然所至必焚香掃地而坐怡松公之家風猶未敢泯也

書茗蔕菴

乙丑冬余結一草堂佘山在戶流水遶溪東坡所謂歲云暮矣風雨凄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中得少佳趣似我茗蔕菴畫圖也昔有佛弟子誦茗蔕二字念茗則遺蔕念蔕則遺茗如是三年忽然連續遂爾頓悟余之名菴者以此嘗讀堯夫擊壤語云布被煖衣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陸放翁作布被銘云公孫弘布被司馬相如亦布被布被可能也使人不以爲詐而以爲誠不可能也此皆與茗蔕菴主人相宜并拈此

書蘇子由語

蘇子由言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曰子宜置一簿晝日之所爲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司馬溫公亦曰吾無過人處但平生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

書酒上戶

新安有販木大賈善飲酒自詫天下無二揷標木筏上云飲者能勝我取一筏去有京僧某聞而赴之裹一物小小項背間曰僧酒徒也願就飲賈出銀梲約容三五升許僧一吸而盡既而笑曰此物瑣碎僕有酒瓢在解裹乃大銅磬也連飲三磬而別賈如數許之

書山居

余山居有頑仙廬有含譽堂有蘅菴此在南山之麓者也有尚齋有清微亭此在山之中央者也有點易亭有水邊林下有磊砢軒此在山之西隅者也有喜菴道經山之上下必取道焉此依山近岍者也山有松有杉有梧有栢有樟有梓有椿有柳有桃有李有石楠有修竹其下有梅有杏有紫薇有叢桂有涵葉大率皆有之更多西府玉蘭石榴大柿異種芙蓉高柄大紅耦花石刻有東坡風雨竹碑米元章茸露一品石碑黃山谷此君軒碑朱晦翁耕雲釣月碑墨跡有顏魯公巨川誥倪雲林鴻雁泊汀圖又良常草堂圖黃寉山樵阜齋圖錢舜舉茄菜圖梁風子陳希夷圖梅道人竹篠圖趙松雪高逸圖吾明文沈以及玄宰不暇記山裝有漢鈎金槍首槲葉笠箬笠楊鐵崖冠木上座松化石陸放翁松皮研水虎兒研山書山友有田父漢丈人且且先生阿誰公方外有達老漢雲栖老人秋潭和尚麻衣僧蓮儒慧解賤道人時來作伴荒山向無兎今有兎矣向無畫眉今有畫眉矣向無客今有客矣遠漸桃源近漸子眞

東坡云行年六十。[illegible]。已[illegible]矣。[illegible]餘見[illegible]

百然登也然哉。

[illegible]書

書武林徐無聲琴

徐無聲有琴曰無塵、每入林澗、輒一弄而去、所謂以無弦之神。合有道之聲者也。眉道人銘之曰、有奇男子、非樵非釣、樂道鼓琴、以代長嘯、視而泛之、猿啼鶴叫、暢而譯之、魚淫馬笑、跨羽度宵、超越遒鍊、藻蘇神明、翕集衆妙、非時召者、不敢奉詔、

書廣琳疏

高郵乾明寺、舊有毘盧閣齊堂、宋邢慶禪師所建、南渡時、宿重兵、此中業巳散為刼灰冷風矣。今可考者、僅見秦少游二、疏耳、寺僧懸文欲重興、實閣臨殁、囑付廣琳使成厥志、廣琳者能詩又能書、昔秦少游絕愛政黃牛書。問其筆法。政曰書心畫也。作意則不佳。故喜求兒童字以觀其純氣。惜少游未見琳公書。若見之不知其點頭當何如也。經云造書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蓋書法初派原出於沙門氏、故唐有永有素、有高閑、皆好翰墨、作佛事武種紙至萬本、蕉瘞筆至數石冢、甚則字直五萬錢、琳若此、何難一閣乎、琳公曰、某甲不能、但乞眉道人為我題疏、昔有出木于神僧井中者。今且出眉公研池中。幸不惜片時風雷假我。眉道人笑題數語以歸之、

書西蜀鐵菴道人卷

萬曆時有二庵、曰歇菴、曰鐵菴、其言語妙天下。而灰形土智。似絕不識字人。歇菴爲會稽陶望齡、鐵菴爲南充黄輝、同已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斷酒肉。精禪理。其人金馬。其心木雞。吁皆亡矣、六月峨嵋僧、以鐵菴卷求題、余題一偈云、四周天下暖如春。六月峨嵋雪尚乾。若箇撥爐聲一爆。老氷堆裏鐵菴人。乙卯夏日書於頑仙廬、

書東嶽行宮疏

松郡郭門西、有東嶽行宮、前誌無考、自宋元祐至正創修以及弘治、郡侯劉公捐俸莊嚴之、僕燬於嘉靖癸丑、重建於隆慶丁卯、正殿以主泰山等神、兩廡以主閻羅天子、垂吾十年、鮮有埽除而丹雘之考、及今不修、後且傾圮、於是黄冠某某入山中、請疏於陳子、陳子曰、泰山封禪者七十有二家、即以秦皇漢武之威、率千官萬騎、柴祭告天、或裂幕折柱、或傷左右趾、或横遭暴風怒雨不得上、而况白骨之子孫、赤縣之肉人乎、雖然泰山之靈異載在圖牒、可得而考也、山名岱、神姓圓、名常龍、又姓玄、名目陰、泰山將軍名唐臣、總括東嶽宰上卿名羨盈、泰山君領郡神五千九百八、治死生、爲百鬼之帥、世俗所奉、鬼祠邪翰之神、而死者歸泰山受拷焉、其山叅雲霄百里、三宮蓬立空洞之天、周三千里、山高則、神處靈。神靈則禱必遠。故岱有三觀。周觀者望見齊。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吾松者會稽之所屬也。松之人不能繇泰山、則不能邇泰山君明矣。經營東嶽建祠以爲嶽養、借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更新、萬物更蘇、

相代之道、故借爲名、蓋於象爲名。婁玄摶、於時爲青帝爲歲星之精、歲星所在。福德隨之。此東嶽行宮之不可不修也。

書游黃山卷

天都峰眞在雲氣中、其雲五彩異狀、令人見空山白雲、便足怡悅、此下方浮氣僅贅于敗絮耳、自普門開徑、後賈勇而登者、獨武林玄津師、忽值雲霽、領畧數日夜、振策而還、山之奇、在詩中、詩之奇、又在山中。玄津卽時呈似人、人人亦不易解、非浴過快雪時朱砂湯泉、坐破天都峰數尺厚莓苔者、未易讀此詩也、韓子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免華山之哭。爰之此際、非大笑則大哭。不然、寸雲起七聖皆迷。卽華山腰半尚未夢見。何從得絕頂痛哭處來。知此可以讀玄津黃山詩矣。

書米仲照小卷

米元章相石法、曰秀曰縐曰瘦曰透、今米仲照所藏靈壁、更有出四法外若、雖百方窮態、十面取姿、圖與記僅得彷彿耳、仲照得此石、終日摩挲相對。體疲爲之起。意惡爲之快。度其有情之癡。行且化爲石矣。仲照聞而笑曰、昔吾家元章袖中拳石、恨太小。寳晉齋百夫輦至一品石、恨太大。惟此石可几可案。可置咫尺。可應千里。光如鑑。鏗如玉。黝如石墨。潤如山川出雲。其翠峰如漏月割天。其積雷如清冰疊雪。其洞壑碧竇。如有毒斂怒猊鬼怪出沒其中。不省何緣落吾手、昔看牛奇章李贊皇相業如水火。而獨好石無異同。蓋石公之羣而不黨者此。吾居輦轂下。非獨友石、友其德也。陳子曰善、遂題數語歸之、

書二帛

帛道猷本姓馮、山陰人、居若耶山、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咏有濠上之風。陵峰採藥、觸興爲詩云、連峰數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按晉又有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轉讀而稍乏聲、每以不暢爲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于是作三契經。聲徹三里許、遠近驚嗟、人畜悉來觀聽、爾後誦經五十萬言、晝夜諷咏、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于河北、即石虎末世也、道猷偏體皆鱗。有肉環往來臂上。號肉釧菩薩。二帛僧奇怪如此、

書王季重游喚

名山大川。特地水二大中之一隅耳。其旋轉生滅。多飄風輪。風輪何在。則文人才子之筆是也。王季重筆悍而神清。膽怒而眼俊。其遊天台雁宕諸山。時儒時壯。時嗔時喜。時笑時啼。時驚時怖。時阿時罵。時挺險而鬼。時虛踏而仙。其經游處。非特樵人不經。古人不歷。卽混沌以來。山靈數千年。未嘗遇此品題知己。大抵山川有眉目。借人而發。又無尸。借人而言。若游者非文人才子。正如醉夢人。夢骨以爲丘陵。夢髮以爲草木。夢耳鼻以爲洞門。夢尸以爲河。夢舌以爲沙。夢眼以爲日月。夢氣以爲雲霧。困極迷離。遊而不得出。囈語沸發。輒以一喚爲幸。問其夢何狀。則欠呻呿張。莫能名其所以。俗兒見山道復歸。歸則噴嚏如故者。何以異此。更有强作解人。漫無可否。每輒言佳。此山水中鄉愿。王季重掘强猶昔。亟爲拈。季重此記。原以喚舊游王謝諸名。豈與此等輩截。中

書渡海羅漢卷

昔山谷題渡海羅漢。謂此曹皆具神通。何至拖泥帶水如此。余謂龍眠筆端三昧火。方欲煑乾四大海水。駈電鞭霆。移山排岳。何論風波。要是未爲入智者大師鉢中。故詭怪百出耳。此卷所在。如建塔廟。若設茶作供。或飛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芍藥。皆未可知。如不信者。眉山蘇氏有故事在。

書楊侍御刻蘇黃題跋

題跋文章家之短兵也鉢底有獰龍靸鞋脚下有劣虎非筆具神通者未易辨此董逌黃長睿以辨博勝陸放翁洪覺範以韻致勝皆不觧書畫雖批駁萬狀而痛癢尚隔一層惟蘇黃乃具天眼耳余嘗見廬山寶卷書後有李龍眠所畫山谷及蘇氏兄弟像山谷骨面適立故嚅言微動皆有規檢頗其為人東坡故鬚而喜氣摶擻使智愚賢不肖皆可近黃如秀鐵面非法不言蘇如灰袋道士張口如箕而五臟悉露此神仙中之文人非文

人中之神仙也蘇黃之妙最妙于題跋其次尺牘其次詩題跋雖有合刻者合之自侍御修齡楊公始若更取蘇黃之詞而合行之或焚小宗香手書數行或攜取畫操兩侍兒于紗籠擱緩十闋使後世知元祐碑中有此風流黨人亦足為童蔡輩一洗眼也故并識題跋卷端而請之梓

書岕茶別論

昔人咏梅花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此惟岕茶足當之若蜀中之清源武夷吳之天池虎丘武林之龍井新安之松蘿匡廬之雲霧其名雖大噪不能與岕梅抗也自古名山留以待羈人遷客而茶以資高士蓋造物有深意而周慶叔著為別論以行之天下度銅山金穴中無此福又恐仰屠門而大嚼者未必領此味則慶叔將無孤行乎哉

高皇帝題吳興山鳥啼紅樹故人在翠微中又勅顧渚每

歲貢茶三十二觔則岕于國初已受知遇施于今而漸遠漸傳漸覺聲價轉重既得聖人之清又得聖人之時第蒸採烹洗悉與古法不同而喃喃者猶持陸鴻漸之經蔡君謨之錄而祖之以為茶道在是當不令慶叔失笑慶叔隱居長興所至載茶具邀余于素鷗黃葉間共相欣賞而尤推茶勳于婦翁徐子輿先生不恨子輿不見此論恨鴻漸君謨不見慶叔耳為之覆茶三嘆

書慧慶寺緣疏

吳門慧慶寺、剏于延祐時無瑕祖師、重興于正德時琢雲長老、屈指四百載餘矣、澄公乞王百谷疏、逶迤一甲、未嘗向人募一椽一瓦、毎云老僧高枕青山中覺易。撤禍朱門中覺難。其孫朗如云、若是佛弟子、將坐而視其弊可乎、先是兩殿相嚙、建瓴雨下茹蒸濕、白蟻橫生、既餐經文、復蝕楣柱、勢不得撤蠹而更新之。于是走雲間、乞言陳子、陳子笑謂之曰、域中有素王、爲仲尼氏、其經世之書、多見嚙于碩鼠、此秦始王焚書之餘毒化而爲鼠

也。有法王、爲釋迦氏、其出世之書、又見嚙于白蟻、以及其隨身宮殿、此三武滅佛之遺毒化而爲白蟻也。掃蟻者其在施捨檀那乎。不然、數百年慧慶、且將轉眼而折入于大槐之宮。恐乎哉。諸長者不得作夢中放過、

書夢

東坡云桃源未必仙人所居、天壤間如此洞者甚衆、夏日偶抵佛藏、正與桃源相似、北魏有僧照以普泰年行至衆山、昇飛流下有穴孔、入五六里、出穴外有微徑、東北上數里、得石渠、濶三步、水西流、清澈上下。藥草蔓延。委地青翠。渠北有瓦舍、三戶、形甚古陋、庭前穀穗縱橫、鳥雀殘食甚衆。東頭屋內有數架黃裹、中間有鐵臼兩具、亦有釜器、並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室裏、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沒膝。茂林懸澗。非有人居。須臾逢

一僧、眉長丈餘、盤掛耳上、相見欣然、傾慰若舊。問今日何姓爲主、答曰是魏家、僧曰我不知之、取穀穗擣作粥。又往林中、葉下取梨棗啖照。又問誦何經、照云誦法華、僧叩頭曰、大好精進。今東屋架上如許經、吾並自誦之、照合掌曰、唯敢聞命、誦之、聲氣明徹、乃至通夜、照疲昔睡、僧曰但睡、我自恒業耳。達旦、照尋路得還、結侶重來、莫測其處、高齊初有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同房僧卞名欵、曲意得辭、遂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舊來虛傳、竟無至者、客曰可從鼓山東丙面而上、至期、與

好事者五六人、依言東上、度谷尋嶺、忽見一翁把钁斷地。又見一僧舉钁逐僧。並皆返歸、唯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放你上山乞齋喫、林木深茂、聞南嶺上有吟咏聲。名曰非住者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造寺、忽見崇峯邃日修竹干雲、重門洞開、複殿基列、門外來西槽櫪、錦以金鋪、似有馬蹤而無繫者。行至門首、曰且住此、通和尚去須臾便出引人至殿前禮拜至廊外和尚可年九十、眉長鼻高、狀如西僧。傍有官吏三十人、執文簿判斷。舉手告曰、行來疲頓、可將至房去、歡笑通宵、屢求住

後、曰待明為詠報曰和尚不許、乃辭出、悵然行一里間數數反顧、林竹依然、頃則一無所見、蓋幻化也。唐貞觀中、採蜜人行太秦嶺、聞有鐘聲、尋至寺舍二間、大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斷節以盛蜜。可得五升許、復往、覓過小竹達崖下、有鐵鎖長三丈許、防人曳鎖、掣之大牢、將上、有二大虎據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惝、急返走、則竹林似非幻化者。余嘗夢入深山、一老僧推門出、面目奇怪、知老樹根。又似貫休所畫羅漢、謂余曰、此是竹林寺、竹林恰可對桃源。桃源、仙所居、竹林、佛所居也。予不知何緣却夢到此。

書解索草

余所遇畸人二、曰吳孺子、曰郭聖僕、二君皆好奇癖山水。孺子所携多木瘿鳩杖。聖僕長齋二十餘年、以膂玉古研。秦漢篆隸碑、及葛震父詩自隨。震父家洞庭、孤吟獨賞。影不出山。聖僕乘小舸。犯風濤求之。留輙累月、靜嘿吟嘯。燕牧呼騶。不識爲何如人。聖僕曰、吾每笑稱生懷刺。不若井大春未嘗修刺候客。震父曰、然則汝何以過我、聖僕曰、吾甚憐汝詩耳。震父詩以陶韋王孟爲宗、如空中青。谷中響。無可擬議。惟孫眞人之嘯。倪處士之畫。廣足以當之。負時調者。非惟不能作。亦不能解也。卽更有解者、震父亦不復索、索一聖僕足矣。震父曰、吾詩爲聖僕初刻之苕上、再刻之吳閶、正如避秦人爲漁郎徧傳人間。不無小恨。陳子曰、君當怨。桃花流出。不當怨。漁郎饒舌也。聖僕曰、善、子爲題數語以謝震父、

書改三字偈

林淇清淨齋銘、其言不雅馴、余爲删定、作三字偈榜之山房、亦有眞率道人風味。老死盆閒、呼田傭唱之、儘可供老夫一餉薄醉也。一間屋。六尺池。蒲作團。布作被。日可坐。夜可眠。燈一盞。香一炷。好人來。惡人避。髮不除。葷不忌。不談禪。不說偈。不貪名。不圖利。清淨緣。解脫計。閑便入。忙便去。卽上乘。卽三昧。日復日。歲復歲。畢道生。任從裔。

書習氣

弇州公有文章九命、其夭折中、南北朝强半居多、不勝蘭摧玉折之痛。然余讀梁書、始與王暕爲吳興太守、常載粟帛游于境內、遇貧者卽以賑焉。及徵將還、有鍾離人顧思遠、挺身行部伍中、暕見甚老、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三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畧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暕召賜之養、食兼于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爲散騎侍郎、年百二十卒。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不復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帝賜以束帛、荊州上鄉人有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止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又讀魏書、魏人有羅結、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慤、詔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問、年一百二十卒。高允歷魏三帝、出入三省、年九十八卒。比時南北稱、未嘗無篤老人、其半塗夭折、大要少年能文章者居半耳。文人好勝。好勝則難下。又好奇。好奇則難夷。又好名。好名則難洗。又好豪。好豪則難斂。又好客。好客則難辭。又好酒色、好臧否。則難忍難默難入道。又難老。此皆文人習氣爲之祟也。悠悠文冢中、是殤鬼。落落頑仙、定優才鬼、予何言哉。退爲不識字無名田父足矣。

書酒顛

夏茂卿拟酒顛、後引東方鄴生畢卓劉伶諸人、以策酒勲、嗟哉無以應矣、余不食酒、即飲未能勝一蕉葉、然頗諳酒中屋味。大約太酣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醒。如露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華胥無國。混沌無譜。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真酒徒也。畢忘盜。未忘囊。劉忘埋未忘鍤。俗人治生。道人學仙。聖賢之敎。生榮而死哀。是皆猶有生死在耳。然則將何、樂天不云乎、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書畫金湯

善趣

賞鑒家　精舍　淨几　名僧　風日晴美　山水間
名香　考證　天下無事　主人不矜莊
與奇石鼎彝相傍　睡起　病餘　茶笋橙橘時
瓶花　漫展緩收　拂晒　女杪書收貯

惡魔

黃梅天　指甲痕　胡亂題　屋漏水　收藏印多
油污手　惡裝褫　裁剪摺壓晒殘地　燈下　酒徧
鼠嚙　臨摹污損　噴嚏　輕借　奪觀
傍客催逼　蠹魚　硬索　巧賺　童價林立　代枕
問價　無揀料銓次

莊嚴

帝皇璽　五色玉牌記　奇彩妝裝　內庫秘藏
玳瑁琥珀紫金白玉文犀舊剔官窯軸　織成標題
古錦面　名賢題跋　金縷珠母石青梅檀匣
繡帶寶籤　奇錦褁囊

落劫

入村漢手　水火厄　質錢　盜　剪作練裙襪材

獻褻門　不肖子　殉葬　强作解

書修梅道人墓

梅花道人、即吳仲圭先生也、名鎮、其墓在嘉善城中巽隅、直一掬土耳、墓前有斷碑、鐫梅花和尚之塔、勝國末兵起、所至椎冢燔槨、獨先生之墓完、疑其爲僧塔捨去、先生嘗與兄元璋師事毘陵柳天驥、得其性命之學。尤邃于易。故言機祥皆中。其死而獲脱于兵燹者以此。先生節俠、交游氣誼豪天下、一時吳越之雋、楊廉夫顧阿英黃子久倪雲林張句曲、皆以翰墨抗衡、殘楮一出、人挾爲寶、今賤身撮土、市廛相匝、僅以一二長髮僧雛栖其墓傍、水嚙草枯、即狐兔且無所置窟宅、先生剝膚可知矣、昔符藏嘗以牋叩襄陽樊澤曰、故處士孟浩然丘壠頹没、公欲更築大墓、久之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人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村、寵其墓、至今襄人以爲美談、今欲封梅道人馬鬣、敢援此例、告之邦大夫、工竣之後、酌幽瀾泉以酹公、并種梅花一枝、於墓上、招其魂而歸之、

書生化庵十方禪院疏

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堂堂丈夫。爲生死所轉。可憐哉。幸爲男子。復產中國。不度此生。何生可度。萬一眼光落地。四大分張。前路茫茫。仗誰依據。何者、自無始以來。此心與境。曾不相離。如猿緣林。如魚緣水。試觀生時有處。定知死後輪回。此理無疑。全憑心造。一切法師講經說法。但拈枝葉。未拔根株。惟有達磨初祖。直提心地法門。暗擊旁敲。痛棒熱喝。絕見解。斷聖凡。如燎毛火熱。如嬰命刀鋒。但立峻立門庭。放無纖毫情見。如此人天眼目。往

往拖走他方。或尋訪知音。或埋藏蹤跡。非有十方禪院。供養行脚。彼既不來。此復不遇。悠悠醉夢。喚醒何人。直至臘月三十日。宛轉几榻之間。頓足掉頭。求出生死大路。已無及矣。

書二劉

劉無兢無似兄弟、丙丁程墨成、走銀鹿渡江、乞序陳子、余惟士居恒佔畢、揣摩百變、期以當主司而已、然才太高。膽太大。望太奢。則時跳而引於尋矱之外。稍見擯罷、如渴龍無泉。怒虎飲鏃。跳擲震悼。鬱咽而無所洩。往往舞筆破觚而出之。悉浮氣所憑耳。文至程墨、如謁帝庭。左監右史。如從法駕。前驚後衛。此豈可以一毫草莽與之哉。蓋眞精神寓焉。昔魏武從劉曄蔣濟胡質等五人、濟質等每舍亭傳、未嘗不講禦賊料敵行軍進退彼我

虛實之數、劉曄獨臥而不言、濟問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知此而程墨之奇立見矣、劉無兢苦心此道、每奏一篇、與弟衡量而讀之、細爲品隲、自丙丁以來、諸作者之精神、無一足以適君者、舍程墨而別求草莽之語、此蔣濟胡質亭傳中揣摩語、無兢見弟臥而不聽、可也、

書虎丘詩引

癸丑春王十月、看梅玄墓、回檝虎丘、讀諸君聯舟汎月之咏。使人爵舞肉飛。聲嘶氣奔。雋矣快矣。險矣奇矣。當其靜也、閶門古寺、甘冷澹于折脚鐺中。及其動也、艷舞清歌、逞豪華千點頭石下。天涯兄弟。偶墮有情之癡。義苑風流。不謙無邊之會。昔人云名士揹立、紅粧成輪、置筆投盃、飄欲仙去、其諸君子之謂乎、眉道人艶而傳之、栽詩如左、

書天馬山修塔疏

天馬山塔現、一現于辛亥之四月、一現于九月、一現于乙卯之六月九日、一現于丙子之七月望日、或現三四塔、或現所塔、或傍翼小塔、櫨斗欄楯、光明色相。種種映發于烟霄中。遠近道俗見者幾于萬指。闐咽吁駭以爲奇瑞。父老曰、此將來古塔重修之兆也。由天馬至張黃門墓、不二里、閣中有金山師、六時諷誦法華經不輟。余指曰、塔之現、得無爲是乎。多寶佛誓願、十方國土有說法華經者、我之塔廟、爲聽是經、故現其前、今天馬塔已作證明矣。師云老僧不敢當、但願端生塔下、專諷法華、衆檀施捨、一切不問、塔成、乃下山耳、圓智寺有僧顯鼎請曰、若是、某甲請助之、因乞疏眉公居士、問曰、塔有功德乎、居士曰、阿育王造塔八萬四千。今有十九塔在震旦國中。明州其一也。治故塔者出白身天。其身鮮白。出珊瑚林。灑塔者生意樂天。其身淨潔。猶如明鏡。去塔中草木者生光音天。衆寶宮殿。光明晃煜不可計量。以香花供塔者生梵華天。諸毛孔有栴檀香具。三明六通及八解脫。道莊嚴供養塔廟。壽一百五歲。道卓建塔三龍

護之。拾得龍毛長三尺許。修空慧寺塔、有金甕刑對。修櫃臺山古塔、有舍窑熟甎三十餘所。臨黃塔、有水底蓮花。彌滿三日。長干塔、有石匣中爪髮。髮引旋卷如螺。雍州塔、有夜雨寶屑天花。芭蕉櫻櫚皆蒲。魏州塔、有降金銀花。小者如大精。大者如榆莢。靈鷲寺塔、有群燕共銜繡像。智門寺塔、有神龜黑蜂。木連理。甘露降。閑居寺塔、有白雲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翱翔而下。鳳泉寺塔、有基石漸變盡成水晶。其他病者能起。學者能行。瘂者能言。瞽者能覩。鼻不聞香者得聞香氣。諸凡功德、載在佛藏中、具難爲諸君悉之。特以衆生心量狹。聞見窄。未能透入不可思議中。故疑信各半。施與慳亦各半耳。若不信者、請展法華多寶塔品一熟讀之。更不信者、請更問天馬山前後老稚、曾見辛亥乙卯丙子虛空塔現否。

書種竹

眞誥載王襯香、字衆愛、周靈王第三女、與子喬兄妹同入陸渾山得道、受署爲紫清内傳妃、領東宮中候眞夫人、顯於晉世、簡文以無子祈禱、夫人與簡文書云、恭九合内志文曰、竹者爲北機上精、受氣玄軒之宿、圓虚内鮮、重陰含素、植根敷實、蔓延衆多、公試種竹内齋北宇外、使美人游其下、當天感機神、大致繼嗣、孕既保全、還亦壽考、簡文如其言、果生二子、即孝武帝、會稽王道子也、自後人家無不種竹、故曰庭有美竹、主利似續。又種植書云、人家庭内有樹。爲泄氣。惟竹苞茂聯給。獨爲聚氣。故能使人壽。

書邵康節詩

前有一萬古。後有一萬世、中間一百年。作得幾多事。而況人之生。幾人能百歲。如何不喜歡。將身自憔悴。此邵堯夫詩也、其詩自寒山變而爲香山、香山變而爲康節、康節變而爲宋之理學、與吾朝之唐伯虎、而幾無詩矣、魏詩云、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魏武云、來日苦短。去日苦多。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古詩云、人生不滿百。長懷百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此意古人已有之、但此是詩派。寒山邵康節是偶派。香山老子出入詩偶間。故作狡獪耳。

書吳興太守吳白雪玉筍帖

玉筍伏吳興郡齋後、自元豐宣和到今、堅捍草莽中、凡五百餘年、遇白雪守君石始能言耳、昔虞愿爲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中、清廉守乃得見、惟虞愿見之、今玉筍亦具只眼者耶。守君清虛無事、退食日對石曰、我恨牛奇章聚石爲族、以甲乙品第君、南宮老子以袍笏辱君、吾則否否、請獨以貧太守對石曰可、

書桃源圖

靖節桃源記或云寓言然漁人姓黃名道眞似確有公據東坡云桃花源乃避秦人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葉石林問沅湘間人又云自晉宋來繇此上昇者六人三十里無雜禽惟二鳥往來桃花觀中每有貴客至輒先號鳴人率以爲占余笑曰當黃漁父入山此鳥可曾報否若止爲貴人先鳴桃源混沌鑿矣請以一丸泥封洞口不得通客一丸泥彈二鳥不得爲貴人作典客

書三開士

孔和尚無名兗州人也系出夫子後庵居無門農具縱橫人來持去者不責歸亦不問姓字人與之粟令自投盎中聞釜升斗聲則曰既捨又何數爲乞食者至命取盎中作炊盎盡則同坐而臥庵傍有餘地編樹桃李棗瓜晝夜鋤灌次成熟以筐襆置道傍施行人食之樹數千頭不市一錢歲以爲例人有問道者答曰汝不能遵何道之問手有善知識聞之來與酬難即舉典証義如河決下流罔不爲之摧鋒焉年七十爲石幢而自銘之

工詮即湼槃千北圻之後

懶雲名照山西安樂人也祝髮于樂安之新寺已而謁伏牛山歸火厰練魔居數歲凡禮誦之暇樵汲舂灌園不操作又能補衲綴履同堂人不論多寡皆給之入山採薪取直木爲匾拐或爲柱杖僧之往來者不論多寡亦皆給之手足胼胝日作日新忽告歸復居安樂之新寺坐一蒲團上或數日不起或數日不飯人餉之則食不餉之則不食如是者數年告于衆曰吾以某月某日逝及期戚馳往視之端坐而瞑

于江名鄮山東人也、依其師擇蒙山之椒、結茨以居、三十年不卽城市、鄉人有病母者、禱神女、曰得蒙山和尚誦楞嚴咒、病當愈、鄉人造以請、圓不應、鄉人懇之曰、且日當齎其裝以修齋供、其師允之、圓意忤、因入廚下作焚、遂入定于突前、師因亦定于室中、已而突火延由燒處。二人皆不知也、及寤、師不能堅定、訪圓于廚下、圓蓋在煨燼中矣、拂拭之、衲履皆灰、頂火微發、而圓端坐如鐵石、候七日、師以木魚擊其耳、徐徐覺曰、吾御清涼世界、受無量福、師蓋爲愚孝子染矣。因他出、不知所終、有三開士者、往問之洞庭山陸伯相其生也無所戀。期其死也自然無所縛。吾曹愛其身。又愛身外物。日積月累。投入蠶繭蝸殼中。四大欲離未離之頃。求生不得。求死又不得。蓋皆含愛根。膠粘堅固于其間也。三開士者。豈我導師乎。

書杖

余三十時、天台生有寄余杖者、卽萬年寺藤也。余答以詩云、落落枯藤杖。支予獨上臺。借他時點綴。不是老相催。打果驚黃鳥。疏泉破碧苔。莫教龍化去。辛幸自天台。已年踰知命、躋山攀嶺、若得一杖、如憑健兒、然絕無佳者、或寄邛竹、或徑山竹、皆韌而不瘦、練川婁子柔郵者來索、寄一以去、頃年與江鳴皐子陶翁垂絕、留杖一枝、屬切子贈余、長七尺、磊砢多節、蒼潤可愛、每欲作一銘刻之、而尚有待也、古銘云、惡乎危于忿疐。惡乎失道于嗜慾。惡乎相忘于富貴。又一銘云、輔人無苟、扶人無咎。適見閩中王而玄杖銘、更出人意表、曰人莫貴杖于鄉。而貴杖于朝。杖于鄉。無錯履也。杖于朝。不知止也。而玄名志遠、爲蜀方伯、其年方剛、而銘如此、度他日決非慕生耳者、故書以記之、

書三開士詩

癸丑余結夏太湖翠峰寺、郁伯承挈秋潭師破浪來訪、因游西洞庭、出三開士詩讀石公山下、已甲寅、余聽經于郡西龍潭、有僧從衆中出見余、則雪竇明生也、因挈入白石山談詩、凡數日、問覺明蓮生安在、一住小洲、一住小萍庵、日與生明往來甚數、而所居瓦鉢紙屏荻藤泥壁、貯米長頸瓢、堆衲折足床、非精進定、則吉祥眠、暇則相與拈一詩、歌半偈、率意而出。稱性而止。其詩精微幽澹、清遠空明、如霜中月、月中水、水中山、非火食人所得而領畧也。蓋衲子詩、擬寒山則俳、擬石屋則俗、除此二病、而唐音近矣。三開士者、皆游秋潭老人之門、故品格恬素、而詩法亦清絕、秋潭閟聲息影、枯如木雞、而賴有三高士、恵我好音、正如聽黃鸝聲、使人不能忘情、且以砭世之塵土俗情者。

書閩游草

吾友周公美、神骨遒雅、望之如巖窟圖畫中人、未四十、勒斷家務、有子孝且文、不遣世事經懷、公美日與羣從讀書酒食、為名山游客、歲游閩歸、訪予于泖上、僧舍出記與詩奏余、鬚髮之間、尚聚雲氣、第詩篇中未見荔枝、登武夷耳、余浮白罰之、公美俛强不肯服、曰我見人閩者、均以此為題、然非游以買、則遊以舌、獨余則否、不借郵符、不乞騶騎、不仗地主酒錢、此游之清者也、手無鎔足無坎、腰脇無綑帛賈勇、先驅置兩足子空外、置之尺于死法外。此游之任者也、猿不易枝。鳥不變聲。樵牧如故、識伴侶無異同。此游之和者也。游具此三德、而時以詩為政、遊無定時、故詩無定體、余讀之、其色香味雋于荔枝。而聲調瞥快、惟慢亭天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恁幾次響焉、公美之得于閩者儉。而閩中江山得公美者奢矣、公美大笑、劇飲至夜分、霜滅燭跋、猶娓娓談閩游不置、余目公美曰、寧惟游有三德、即酒德亦稱是、不亂清也、不醉任也、不爭和也、公美曰、人知我閩游、而不知我更有醉鄉游、汝何從得之。盍為我識數語以告後

之附抄者。

書宋高宗賜岳武穆手札

王文忠公查考高宗賜鄂王手札、在十一年月、似矣、惜未詳、按十一年春正月乙卯、金人犯壽春府、丁巳壽春陷、己未劉錡自太平州率兵二萬投淮西、乙丑劉錡至廬州還、丙寅兀术陷廬州、乙巳命岳飛進兵江州、二月金人爭和州、張俊敗之、是月復廬州、皆一二與札中語合、此十一年二月事也、及八月甲戌罷飛矣、九月癸卯王俊告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爲變、張俊收憲屬吏以聞矣、十月戊寅下飛憲大理獄矣、十一月己酉始定和議、乙卯以何鑄充金國報謝進誓表、割唐鄧二州界金矣、十二月癸巳賜飛死矣、轉眼不一年、所謂卿忠勇志否、此賜其手墨尚未乾也、噫忍矣哉、高宗翰墨志云、頃自束髮即喜作字、凡五十年閒、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捨筆研、晚年隨意所適、酒後頗有佳趣、盍自負如此、其書雖工、顧豈臥薪嘗膽必報父兄之仇者乎、武穆家御筆數十篋、書不能敵、莫須有三字獄可恨也。

書黃大癡二十幅畫冊

黃大癡過板畫冊二十幅、爲陳彥廉作、承嘉張公子貽之楊孝沈季山、季山出示余、飛動幽淡、大異本色、季山論江陵老、憫廷杖遣戍、江陵敗、起官壬戌政少司馬、其人豪宕雄快、酒後耳熱、嘗岸幘張拳、浮大白、不斷斷肯禮、初招余說修四六啟、見投、投已、贈余詩云、門多長者頻投轄。氣奪凡夫不下樓。余不敢當也、季山歿無子、董玄宰出四百七十金、從其繼子購之、今藏于家、余得以時時他玩、陳彥廉曾藏張旭春草帖、建春草堂、人多屬豚、清鑒可知、大癡不惜拋撒墨寶如此、

書右軍詩

王右軍與謝萬書云、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燕、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恨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于此也、此牘米襄陽以小行楷書之、蘭亭詩云、仰眺望天際。俯盤淥水濱。寥朗無崖觀。寓物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本皆刻適我無非親、便無復餘味、見柳公權寫蘭亭帖乃知新字異、誰謂一字無千金也、右軍又有過詩云、爭先非我事。靜照在忘求。確然有道之言、置之楊許羣落間、實無愧色、

書葛道人

宋孝廉愁遯作葛道人傳云葛道人崑山縣人也當萬曆二十二年後西方凱旋東夷關白既死而征播之師未興海內晏安輔臣有慕神仙不死之術者思服食[illegible]青于是諷詞臣為鑿山采金之說著之館課而不揭[illegible]徒遂以開鑛請輔臣從中決策于是命錦衣官校董其事居無何而宵人言利者復以權稅請遂易官校以貂璫率人面肉視不能舞文因招亡賴與俱于是潞河[illegible]某楚權某淮泗權陳增維揚權魯保齊魯權馬堂所[illegible]分布四海歌行路難江南與越轄孫司禮司禮故掌浙直尚衣習吳越情稍稱安靜歲辛丑大浸五關之稅日縮司禮抵吳會計不足議嚴覈漏稅彌縫之會有參隨黃建節者通吳人湯莘徐成等二十餘家乘覈稅之令妄議民間一杼月稅金三錢姑蘇遶道凡六門水關者三二十八將分據之無貨不征又擬一段稅五分紗[illegible]二為更擬羅綺非奉稅使篆緘不得貿飛語剋日開徵市人洶洶相期于六月初三詛諸玄妙觀為首六十[illegible]名曰團行明日不呼而集者萬人蹤建節所在名覓[illegible]

橋建節方據胡床指揮左右阻維檣遏貿販而萬姓[illegible]呼飛檄已碎其腦後髮殺徐成等數人還擁入市火[illegible]湯莘家即前二十人欲據關門網市利者也先是鄉[illegible]丁給黃示二十人市奇貨媚稅使約事成百倍酬丁[illegible]是亦焚如焉數萬人不持寸刃遇金帛悉投火中有掠物者輒擠之火張空拳往來惟罪人是討四民寢食不驚散聲沸溢當是時事起倉卒姑蘇守暨長吳二令徐問主者為誰卒不可得蟻聚五日榜示萬端無一人[illegible]解散抵初八忽有壯夫袒肩播蕉扇突眾而出長揖[illegible]守朱前曰余為葛成實倡是舉請戮成一人以伸國法餘皆縱觀人乞恐置勿問太守驚愕起謝願司理解嘆者久之遂以名聞之藩司及兩臺撫臺曹公方急欲得罪人亟以成名上聞然當事起時道人尚居崑山里中初七聞變始借其兄入郡觀異事不覺為義所激挺[illegible]以應上旨之求非戎首也同事有王秋老人年八十矣玄妙盟神之日秋亦與焉道士張景和識秋面而聞眾團行但不知所盟何事及道人詣官自誣眾猶屯聚二令見秋年老因諭老人試代官慰眾秋欣然謂與人曰

府縣尊官諄諄如此我等何憂而不散去以貽賢明慮乎衆遂瓦解星散有司初嘉其功故撫臺之疏不及已而景和逢迎秩使及承丁紳旨遂密揭秩與敖禎等首倡秩坐死獄中禎亦遣戍蓋出景和之譏曰非其罪也道人既自誣服兵使者杖之瀕死吳人感其義無不流涕戚謂禍且不測應在不赦競呼爲葛將軍預擬其死而爲神鏤葛將軍圖畫以祭之吳中名士張幼于事聞郡士民爲文生祭吉甚激亢詞多不載復作書致丁紳及當事已更爲燕翰記識丁項之有盜踰垣幼于獄

未成輒乘間溺河死以自滅口事載幼于傳中道人獄獄十餘年歷多官訊鞫第謝曰賢不恐姑蘇之遂爲戮場而命監戚危上官坐困故不難以死解之語載三縣令爰書蓋實錄也道人事得白既出獄猶未娶客有贈之愛妾者道人笑而受之以歸同載不亂還其父母家父母義之贈以二十金道人以金娶里中田家女與俱事兩兄甚友愛兩兄每多求焉力有不及中夜涕泣而已嘻非天下至柔孰能爲天下之至剛乎余識道人王眉公家道人嚴事眉公嘗爲執爨竈下見人熙熙今人

起爭席之風太史公曰無不善書者莫能圖余于道人亦云道人素稱將軍眉公與余議曰是人氣韵開明似有道者非斬將搴旗之倫因呼葛遂人本名成而愛書稱賢者徐撫臺原疏也或曰名其爲賢蓋多方之謀隱寓曲全云朱懋澄曰當楚寺被逐陳增投繯上意猶未弛也及衆討建節始驚詫曰三吳亦復騷動耶嗣後遂不復遣死不復補其討于今直贅麗耳而礦採亦竟絕跡一夫語難萬里帖席厥績丕矣雖然書奉兵諫顧法自戕此余四諸卷卷于一一死也然道人卒以不死明

聖朝無冤獄雖古從容就義奚以加焉余獨悲王秩爲衆拯死爲國解紛干戈禮樂萃于一人而卒斃狴犴敖禎代肉食爲蒼生請命至不得與噬民之郭岩同死牖下悲夫幼于以言取禍邦有道危言危行尼宣殆欺余耶余讀撫臺以下諸功令知人心不死猶在縉紳

天子萬年之頌其在斯與其在斯與

書楊應龍殺人祭神報

播州土司楊應龍、差要國聶把總張提調三人、原領各名苗兵各三百名、假稱清理播界、一面偵探內地動靜、一面執獲人財、其目把于本縣地名平潭河鑿一播字、殺一人一猪祭碑、又于本縣地名河坎石龍上鑿播州界三字、又殺一人一猪一羊祭碑、祭畢、鳴鑼大吽、各村俱要投播、方許安插居住、不然定將房屋燒毀、人民盡殺不留、昔宋襄用鄫子于社、子魚曰、六畜不相爲用、而況于人乎、得死爲幸、其後一年而執、又一年而死、蓋自古殺人祭神、未有不死者、楊應龍刑人、心無天道、未幾就擒、墟其土地、亦殺人祭神之報也、

書黽苙偶庵草小叙

昔石曼卿隱于酒、秘演惟儼隱于浮屠、皆最相友善、黽苙自西蜀走吳、顧獨與董玄宰章青蓮徐九玉眉道人爲詩友、青蓮酒豪如曼卿、緇素無揀擇、而余畏客甚、聞剝啄聲如避催租人、及報黽苙至、翛然喜挽之、話不聽歸、嘗與蒼雪匡雲休夏山中、打松子作羹、余爲蔬菽蒸菌、留連者九旬始去、去則本如吳司馬供養秣陵山居、吳公長者、具擇法眼、不徒以其詩之能起予而已、舉家云齊已以曠蕩逸羣之氣骨、王侯將相之推轂、而能役于石霜老人會下、此豈專用意于詩者、黽公與蒼雪皆誦唯識論及天台止觀、竟夜不放參、恐飢耐凍、不以告人、游戲而爲詩、則新意芽甲、異趣涓流、春雲秋煙、蕩于胸臆筆墨之間、每讀之、如見峨嵋山五月賣雪翁、不覺寒氣透骨。至于宛轉奇煥、則佛現烏一聲、兜羅彌空、莫可得而義擬矣。謂秘演惟儼齊已後無詩、吾不信也。頃者安二酋逆、我前行西川稍梗、青蓮醉睨黽公曰、于休矣、蜀道登天、矧今日乎、而玄宰獨謂是不足難黽公也、贈詩云、清標燦蕣華。幽意同枯木。五岳一枯節。三峨亡

茆屋、筆帶錦江、錦、蕭讓玉山、玉人、言蜀道難奈此摩天、塲。邑公刻詩成、拔之西歸、蒇爲我卯小尾屋中碎支佛、牛心山孫思邈果否尚在、余與青蓮作詩一通以寄之、

書蒼雪詩稿敘

蒼雪上人、自滇遊峨嵋、遇邑公褁包笠、借來人吳、禪誦吟咏、如天親無着兩光弟、嘗結制余山中、余與之倡和甚歡、其詩類法酒、嚴勁有力、又類獅子絃一奏、百獸之腦俱裂、至于威儀端重、是法師。非詩僧也。余嘗謂果中山水澹薄、不如雞足山有迦葉古佛、公舍彼取此者何故、昔有頭陀名羅眠、自天竺入滇、好作戲舞、則山石亦舞而下、後人過其旁、唯恐石飛墜、驚趨而過、謂之催行石、公之來也、將無石催而至者歟、蒼公云滇神皋奥區

久托荒徼、落蒙段氏諸酋手中、雖天闢文明、而文明不及中土遠甚、中土之文人、即如來文佛也。陳子曰、李洞不念佛而念賈島佛、今目前賈島佛安在、公反而求之、有餘詩矣、蒼公曰、余之詩、正如迦葉定中舞、自覺習氣不除。子爲我叙之、此集行後、一味宴坐、了沒後生死大事、若更作者、子閉我于羅剎洞中、若曾而之他、子更爾識以止我。

書伊尹皐陶

晉伊尹之于湯兮、七十說而乃信、皐陶鈞於靁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此二事甚僻、見馮衍顯志賦、伊尹五就湯、而此云七十說、舜漁于雷澤、而此云皐陶、不知何所據也、

書郭子儀後身

金道悟禪師、欲遊諸方、鄉人送者求頌、有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至熊耳、果遇白雲禪師海公、先是人問海、何不擇法嗣、海亦作頌、有芝蘭秀發獨出西秦之語、至夜、聞空中人言、來日接郭相公、黎明、海呼僧行令持香花、接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儀建、今孫自來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徑付衣盂、寺前有剽而殺人者、來告急、師呼衆擒之曰、即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賊衆請命、師與其要言而釋之、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以此益信師之前身汾陽王也、大定二十四年、白雲既没、師開堂出世拈香、鄭州之普照、復駐錫于三鄉竹閣菴、時着白衣、跨牛橫笛、遊于洛川、人莫之測也、按小說所載、蘇東坡為五祖戒後身、王十朋為闇闍梨後身、韋皐為孔明後身、孔明化韋皐、減了分數、東坡褊溪、尚有成色、子儀一轉而為道悟禪師、則點金成丹矣、

書相

高僧傳曰、天子累召六祖竟不往曰吾貌不揚此人見之必輕法、高峰前世、爲悅禪師、貌寢精修、得帝王相、衣布輒傳肌肉、馮勤短小、娶長婦、生偉男子、此皆以相爲重者也

書後漢書

後漢書中有志三十卷、乃梁剡令劉昭所補、非蔚宗筆、人知褚先生補史記、不知劉昭之補漢書志也、

書林雪畫卷

王修微寓西子湖、但與林天素作詩画友、天素寫此卷贈之、有朋松介石之意、此如文與可第三女黄樓障、可作修微奩具矣、秋中舞棹、避于虎山橋、因題一絕贈之、以代投記云、耶不學夫人乘錦車。太湖橋畔卓茆廬。清秋神韻多豪健。飛鴿雖馴莫寄書。

書艮嶽

宋徽宗四年宣和十二月、萬歲山成、更名曰艮嶽、帝自爲艮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艮位故也、山周十餘里、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折牐、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下、以萬擔雲母埋之、日光照射、蒸如雲氣焉、其後南渡、汴京爲金人所據、理宗時、約蒙古併力攻金、兵至龍德宮、造砲石、悉取艮嶽靈璧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兩、其圓如燈毬之狀、嗚呼、天壤間物之成毀非足恠者、獨成于道君、而毀于腥羶盜賊之手、良可痛恨、米元章以研山易蘇氏宅、名海岳庵、庵基雖不可考、而研山爲李後主所藏、刻圖于輟耕錄上、迄七百餘年猶不朽、以此視道君艮嶽、幸不幸何如也、

書李德裕論冥數有報

李德裕云、余乙五歲、自荆楚保釐東周路、方出城、隱有隱者居于泥塗、傭娃姜、不知其所如山生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三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余者必已天讒譖余者必自鬼誅、雖抱至冤、不以為恨矣、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岑山隱者、謂余曰君明當在人君左右、為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瞿貽、洒然變色、隱者似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為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因緣、是以言

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纘緒、召入禁苑、及為中丞御史、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久非、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患、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又使鉞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而至、幾升賓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為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差歲月。自後十年、居相譯西蜀而入。代余執憲者、俄亦竄逐。唯再謫南服。亦嘗有前知之士為余言之、豈禍患不可前告、神道所秘、莫能預聞乎。李贊皇又云、冥報之事、上哲不恩報。亦弱不能報。報者皆中人耳。如伯有灌夫猛悍任氣之流是也。德裕此言、彼將仇視太牢之意、漸化為冷冰飄風、蓋得三異人之力居多。三異人不出于縉紳先生、而出于遁世者、乃知隱君子之有益于奚乎。貴人也。

書廬山寶書

廬山寶書、東坡寫黃庭内景經、贈蔡光道士者、前有李龍眠白描五丁像、後則書二蘇像、與蔡光像、各有短歌、秀州項扈虛太史、捐一莊購得之、余讀書項氏、借觀月餘、已歸祟于祝融矣、惜哉、野史載蔡光少隸冲虛觀道士、籍宋徽宗宣和中、召至凝神殿、試以道術、有七人從之、終不見、上問爲誰、蔡光曰、臣居山常有劍術、此七人者古松也、上異之、拜金壇郎、而東坡但以道士呼之、未必其幻異至此、然倘得東坡龍眠書畫、亦是羅浮一老樹精矣、

書後漢書

後漢書中、用字有不同而可疑處、如光武紀寇盜鋒起、注言賊鋒銳競起也、而西羌傳論文言羣種蜂起、則言如蜂之羣起、與此字義異矣、有譌字、如光武紀初致青巾左校尉官、又復致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又復致函谷關都尉、三致字皆當作置、又有羨字、如罷郡國都尉官、衍國字、又有闕字、如行某官事、當有事字、而多云行某官、少事字、又有字義未足者、如光武紀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生字宜作子字、其義乃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讀者往往以意改之、似非傳疑之義、

雜書

酋耳周承昌中常州多虎有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嚙殺之錄奏循瑞應圖曰酋耳也不食生物遇虎則殺見虎花

龍毛雅縣寺塔爲龍所護側有三池莫測深淺三龍居之人莫敢臨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鬭雷霆震擊木火交飛久之乃息人皆拾得龍毛長三尺許黃赤可愛毛一作鬚見佛藏星字函

紫金掠玉响盃國初都督左丞何文輝初賜幻名朱道兒太祖養爲義子後復姓娶夫人豐氏常奉 高皇后密旨入內朝見于御廚帝后俱呼爲媳婦呼其子環爲孫留宮中十餘日辭出欽賞圓寶四個香人一個墨玉五明馬一對命與孫兒 來玩弄 太祖又命皇后將紫金掠與媳婦帶回面諭此物難得朕常行山澗飲水遇有毒蛇將土漂花將此掠攪過飲之能解諸毒如兒子何環都督出征便與隨身帶着又賜甲龍袍亦與將毒環後隨蜀王之國奉 太祖親筆詔付孫何環世襲指揮使掌管印信又賜玉响盃一個玉掠髮釵一副至今收藏家傳爲寶

文君甕卓王孫家甕今在邛士楊生二龍之書齋後蘇其祖于卓居故址掘土得之中實青蚨數斗渙散無存甕製渾雅而堅身高三尺五寸口圓円尺八寸腹濶北尺五寸足濶四尺下有漢篆未詳口面徑二尺厚一寸五分甕以時久蔓草積若藤花布繞古色蒼然眞博雅君子所不棄也臨邛爲傳誦

白石樵眞稿卷之二十二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三

外紀

紀西王母答問

漢元封七年七月七日、王母降武帝、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臟不淳、關胃彭孛、骨無津液、脉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

人間、實爲臭濁、然時復可遊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上元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王女名籙者也、又按老君中經、山海經、集仙詩、諾皐記、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女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姓緱氏、名婉衿、一云姓楊、名回、蓬髮戴勝、虎齒善嘯、與東王公共理二氣、治崑崙西北隅、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

紀二帛僧

帛道猷、山陰人、居若耶山、少以篇章著稱、性率素而好丘壑、一吟一咏、有濠上之風、爰峯採藥、觸性爲詩、云連峯數千里、修竹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又按晉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展讀而乏聲、每以不暢爲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三

里、許遠近驚嗟、人畜悉來觀聽。爾後誦經五千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於河北、即石虎末世也。道猷徧體皆綠、有肉環在來臂上、號肉釧菩薩。二帛僧奇怪如此。

祀卓文君

文君亡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後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云皚如山中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其一）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其二）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爲誰驕。（其三）凄凄重凄凄。嫁女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其四）長卿乃止、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故誕風流、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死。文君爲之誄、

祀大小戴

儒林傳、戴德事漢宣帝、嘗爲信都太傅、戴聖爲九江太守、德著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宮者、小戴書也、

紀酒泉烈女

玄晏先生曰父母之仇不與同天地共日月蓋男子之所爲也趙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其女龎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仇會俱疫發壽更克家娥親於白日挺身奮刃持壽頭詣獄守法辭色不變酒泉太守表旌烈義顯其門閭夫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感讐黨之兇古奮劍仇頭入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恥很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紀貴嬪左芬

左貴嬪名芬兄思芬少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離思賦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稱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莫不稱美及元皇楊氏崩芬獻誄咸寧三年納悼后芬于坐受詔作頌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爲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方物異寶必詔芬爲賦頌屢獲恩賜爲荅兄詩及雜賦頌數十篇行于世

紀大山小山

何胤字子季點弟初胤二兄求點並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胤為大山點為小山胤仕齊領臨海巴陵王師拜表辭職以會稽山多靈異往居若邪山雲門寺胤嘗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雞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于秦望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胤在般若寺見一僧授胤香奩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子撰亦不仕廬陵王辟為主簿

紀劉隱士

劉虬初為當陽令後為南郡丞頃之自免始事拂衣將年三十二論者比漢踈邴焉遂辟穀却粒餌木衣麻布衣草屩茅室土帳禮誦長齋六時不缺世諦典籍不復修綜碁書小藝一切屏絕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報頓悟成佛義當時莫能屈註法華等經講涅槃大小品等內因已決非復外物所動建武初徵為國子博士二年冬疾甚移在江州白雲徘徊似入櫚戶有異香氣空中磬聲因卒年六十弟子等若喪父而無服道俗赴葬者數百餘人餘論為集二十四卷梁大通三年諸子稽於謚法高人庾詵曰道懷博聞曰文何進之謚也陳寔曰文為世範行為世則乃謚曰文範先生南郡太守任彥升曰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荊吳數千里未嘗膝行下風稟承緒論豈直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度之敘黔婁韓卓之慕巨仲未必接光塵承風彩正復希向玄理長想千載然其人自高假使橫經擁篲日夜摳門會不覩千仞之一咫萬頃之涓澮終於對面萬古莫能及門故以此與千載之恨幽身子庾孝敬曰其子之

遂、仕梁太常、與余善、求其先人遺書、次以爲傳云。

紀徐則靈化

徐則、海剡人、陳時隱天台山、絕穀養性、惟貪松水、隆冬不服綿絮、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謂之曰、汝年出六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六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而有徵、遂詣揚州、王請授道法、辭以時日不便、後夕死、支體如生、顏色無變、帝遣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于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其子弟。仍令靜淨一堂。云若有容來、宜居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已後樞至、方知靈化。王遣画工圖其狀貌、令郗詧爲之贊、

紀宋氏五女

宋廷芬有女五人、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華、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昭文尤高、皆性素潔、鄙薰澤靚粧、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寒鄉凡裔爲姻對。貞元中若義節度使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并問經史大義、帝咨美、悉留宮中、帝能詩、每與侍臣賡和、五人者皆預、又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自貞元七年、秘禁圖籍、詔若華總領、元和末卒、後穆宗拜若昭尚宮、嗣其職、歷穆敬文三朝。皆呼先生。若憲、文宗時以讒死、倫荀早卒、廷芬男獨愚不可教、爲民終身。

紀南北史

司馬溫公自謂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敍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詞、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畧。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未成而歿。延壽追終先志。作南北史。其書頗有條理。時人見其年少位下。不甚稱許。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嘉其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秘閣、仍別錄以賜皇太子云、

紀馮小憐

北齊後主緯時、有穆后從婢曰馮小憐、以后愛衰專寵。李長吉詩有云、灣頭見小憐、請上琵琶弦。裙垂竹葉帶、鬢濕杏花烟之句。小憐固美矣。古者以妾爲妻且不可、況以婢作夫人、任其縱恣、不亡何待乎。穆后初本解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莫知氏族。小字黄花、後字舍利。入宮名邪利、云有幸於後主。宮內稱爲舍利大監。後主一時得兩婢爲后、其亡徵亦微見於斯焉。

紀張愛賓書畫

張愛賓、河東人、能文、工字學、隷書外、多喜作八分書、其家乃富有典刑、而落筆不愧作者。觀其爲論、以爲書非小道。本以助人倫、窮物理。神化不能以藏其秘。靈怪不能以遁其形。則知盤礴胸次者、固已吞雲夢者八九矣。其流於筆端。自應過人。矧夫歷代奇觀、一一到眼。而手傳心授處。復有家學耶。嘗作法書要録十卷、具載古人論書語、又以九等品第書學人物、自漢至唐、上下千百載間、其大筆名流、幾不逃彀中矣、更撰歷代名画記十卷、自叙其右云、得此二書。則書画之事畢矣。觀其編次之善、果非虛語。又嘗以八分書録前人詩什數章。至其倣古出奇。亦非凡子可到。

紀顏氏世系

顏之推侍郎嘗著勉學篇。繼而其子名思魯以博學善屬文官至較書東宮學既楚直內史遊秦較秘閣再傳至藏府長史贈虢州刺史名勤禮弘文館學士師古相時司經較定經史育德三傳至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名昭甫以至濠州刺史贈秘書監元孫暨通議大夫贈國子祭酒太子少保名惟貞遂篤生魯國公名真卿常山太守名杲卿與夫司丞春卿淄川司馬曜卿胤山令旭卿旋爲司馬茂曾杭州參軍缺疑金卿男允南富

平尉喬卿左清道兵曹幼與荊南行軍允臧其後復生彭州司馬威明昆季佐父破土門同時爲逆胡所害者八人又其後曾國五世孫名翊爲台州招討使翌爲丞新令是皆奕葉重光聯圭並笏顏氏于斯爲盛謂非家訓所自不可也

紀輞川

輞川其處輞水有車輞頭。因以得名。向爲宋之問別業在藍田縣鹿苑寺即王右丞輞川第也。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載。毋夫人卒表宅爲寺今[illegible]墓在寺之西北隅。

記顏魯公得仙道

魯公宦跡、舉世洞悉其忠節素著、文章詞翰、特餘事耳、顏得仙道、自其宿命所通、年十八九時卧疾、有道士過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即愈、因謂之曰、子有清簡之名。已誌金臺。可以度世。上補仙官。不宜自沉于名宦之海。若不能擺脫塵網。去世之日。可以屍之形鍊神陰景。然後得道。復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拔節輔主、勤修致身。百年外。吾期爾于伊洛之間矣。別傳云、真卿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爲先、吾死之後、但割吾支節血爲吾吮、血以貽之、則吾死無所恨矣、縊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真卿遷上京、啓殯視之、棺朽敗而尸形儼然、如生、手足柔軟。髭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別傳又云、真卿將往蔡州、謂其子曰、吾與元載俱服上藥、彼爲酒色所賊。故不及吾。此去蔡州。必爲逆賊所害。爾後可迎吾喪于華陰。開棺視之。必異于衆。及是開棺、果覩其異、邢和璞曰、此謂仙者也、雖藏于鐵石之中。鍊形數滿。自當擘裂飛去矣、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僮往鄭州、徵庄租、廻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坐。此僕欲近前拜之。公遂轉身去。仰覩佛殿。亦[illegible]者隨之。殊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魯公便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略問一二兒侄事了、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費、仍遣速去、歸弗與人說、候家內缺、即再來、僕還雍、道其事、其家大驚、貨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來省覲、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稱顏魯公屍解得道焉。

紀劉軻夢

唐侍御劉軻者、韶石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書、欲學輕舉之道、又於曹溪探釋氏關戒、遂被僧服、故釋名海納、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廬嶽東林寺、習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於此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于牖下、而屍骸局促、死者從直、何以安也、君能遷葬、必有酬謝、乃訪于緇屬、果然、劉解所著之衣、覆其骸骼、具棺改窆于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將鷄子勸劉立食之、劉喫一而吞其二、後乃精於儒學而善屬文。登因策名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事、不可自爲傳記、吏部侍郎韓愈素知焉、曰待余暇當爲一文贊之、愈左遷、其文不就也。

紀瓦官寺

瓦官寺者、剏自晉興寧中、地在金陵秦淮之陽、古所謂銅官鑪官之類是也、寺故有三寶、一爲師子國所貢玉如來像。一爲顧長康所繪維摩詰天文。一爲戴顒所摶臂胛塑像。至宋孝武時、復以三十二金像益之。逮哀紹爲四百八十之冠。此皆瓦官寺中物。未幾、所謂三尺玉如來者、宮中分裂爲釵釧矣、惜無文筆如龜蒙之記錦裙也者。

紀白樂天藏文集

樂天文集七秩、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別錄三本、一置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一寘廬山東林寺藏經中、一寘蘇州南禪院千佛堂內、分入轉輪經。欲使人天一齊擁護。此老自負不小。雖然。若使伯道有兒。中郎多女。不作此言。悲夫。

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有題新居、呈王尹兼簡府中三掾詩云、敝邑須重葺。貧家乏羨財。橋憑川守造。樹倩府僚栽。朱版新猶濕。紅英暖漸開。仍期更攜酒。倚檻看花來。乃知唐世風俗尚爲可喜。今人居閒。而郡守爲之造橋。府僚爲之栽樹。必遭訕議。又肯形之篇咏哉。

紀太白佚事

太白有書、自敘其生平云、昔蜀中友人吳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襌服痛哭。炎月伏屍。猛火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携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其與逸人東岩子隱于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爲書之、亦或未盡、

紀蘇中郎妻詩

漢武帝太初四年且鞮侯單于既立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作詩留別其妻荅之曰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凉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體移當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爲雙黃鵠悲鳴戲清池乃知不獨蘇中郎能文章卽其妻亦詞家也

紀竺僧度妻苕華詩

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求同郡楊德愼女字苕華未及成禮苕華父母俱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乃舍俗出家苕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毀傷宗祀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遠志曜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安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巨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塵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綺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翦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爲君惜後度荅書亦報詩五首其一篇曰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故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錄已寧云已恤他苕華感悟亦深起信度于是專精佛法披味群經後不知所終觀此書非獨抗志堅勇而文亦藻蔚苕華感悟割情多有道緣眞佛氏所謂無姻夫婦也

紀積公辨茶

陸鴻漸自傳有云、始其家悖獨。育于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積公嗜茶。非漸兒供侍不鄉口。羽出遊江湖四五載。積公絕于茶味。代宗召入內供奉、命宮人善茶者以餉積公。一啜而罷。上疑其詐、私訪羽召入。翼日賜積公齋。俾羽煎茗。喜動顏色。一舉而盡。使問之、公曰、此茶有若漸兒所爲也。於是歎公知茶。出羽見之。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三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十四

辨

辨干寶

晉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也起家著作郎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嘗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名搜神記楊萬里曰晉干寶一吏取禮部韻書下注晉有干寶以進曰乃于寶非干也楊大喜以爲一字師然余所藏宋板晉書文選俱作于寶于令升。及搜神記周禮註亦俱作于。無有稱干者。胡承之以爲字畫相因之訛而取于子書爲証按春秋有干犨後漢有于吉寶豈其後耶然漢亦有于定國焉知寶之不爲其後也陸法言廣韻止引干犨而不及寶。何法盛晉書稱寶撰晉記及搜神記而不及干于。恐未可據。

辨二氏

二氏專言果報不知吾儒亦自不爽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皆所謂果報也人舍此而談二氏。可咲。

辨陶詩

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皐一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學陶徵君田居。葢陶之三章云種荳南山下。草盛荳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擬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復重載于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皆隨意即[illegible]不復細考耳。陶之有章云、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佳友。未言心中醉。不在接盃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和[illegible]有客扣我門。繫馬庭前柳。庭空鳥雀噪。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臥。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盃酒。倒[illegible]起謝客。夢覺兩愧負。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illegible][illegible]辨所謂遂與比擬者哉。

辨湘妃

郭璞云、天帝之女、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劉向列女傳、帝堯之二女、湘中記曰、舜二妃死於湘水、神故曰湘妃、劉向鄭康成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湘君者水神、湘夫人乃二妃、璞與逸俱失也。按禮檀弓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葢三妃未之從也、故康成注曰、帝嚳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女爲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又按桑記云死而葬焉、今王逸以爲溺死、益非矣、

辨春秋後無聖人

孔顏後不乏聖人。自宋儒截取訓詁六經者。皆得入廟廷。而餘則擯而列之道統之外。非公論也。如漢有李善男子而生乳潼。唐徐無功武后殺之亡宥之三、而神色不變。管幼安十年木榻。范粲三十六年不下車。杜五郎三十年不出籬落外。此皆有聖人之品而不願有聖人之名。程伊川靜坐如泥塑木雕。便稱湯浮溯不去口[illegible]以當管幼安諸君。果誰難誰易耶。余嘗謂春秋後無聖人。蓋宋儒抹殺之耳。

辨曹操周文石崇回憲

曹操云、吾其爲周文乎。夫文王澤及枯骨。曹操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數十員。掘墓天下塚墓幾徧。此一反也。石崇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像。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夫顏子屢空。原思狷介。石崇少時任俠無行簡。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此亦一反也。

辨風箏

高騈鎮蜀口、以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朝廷疑其跋扈、一日題風箏寄意云、夜靜弦聲响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聲别調中。旬日報到、移鎮渚宮、此吳中兒戲、所謂鷂紙也、清明後、風力軟弱、不復爲此矣、元微之詩云、四角吹風箏。又連昌宮詞云、烏啄風箏碎珠玉。註云、風箏者、宮殿之簷鈴也、齊文宣高洋時、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高洋乃誅諸元以厭之、强壯皆斬東市、嬰兒投之空中、承之以矟、前後死[illegible]凡七百二十五人、悉投尸漳水、剖魚多得爪甲、都下[illegible]之久不食魚、彭城王勰之孫曰韶者、幽地牢、其從弟[illegible]頭兒、命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鵰以飛、黃頭獨能[illegible]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此戲已見[illegible]六朝、其後五代時、漢李業與隱帝爲紙鳶于宮中。繫[illegible]怨爲風鳶。引線長數丈。至卷盡而止。曰風鳶。一名紙[illegible]鳶。一名紙鷂。此于騈詩意頗合。須讀騰菴詩云、飽看[illegible]去、情如紙、强與爭、將命抵絲、其得風光都使盡、春風[illegible]有下場時、讀之有無限感慨。真可作警世（歌。但不當以風箏爲題耳。）

主人公辨

今禪和子挑七尺杖卧七尺單到處飽食餉膳更不知輪迴因果那問是如何主人公便云開口者便是此[illegible]之人真佛所謂最可憐憫者又問他既是開口者便是主人公如此現成受用則一切農夫牧豎皆已成佛矣何故高僧老道一味參禪便答云農夫牧豎不會高僧老道卻會得不會者尚不知主人公如何作得主[illegible]既知主人公自然作得主此輩之人真佛所謂最可憐憫者此何以故只今開的答的著衣吃飯的潜作得[illegible]人公是認賊爲子認奴爲主也假若開口者便是則飲酒食肉者亦是乎爲淫爲盜爲殺者亦是乎爲貪爲嗔爲癡者亦是乎彼又答云從正者爲主人公從邪者爲非主人公卻問他佛與祖師又何故云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也蓋禪和子所謂主人公者正是識神千萬劫輪迴因果之根全在此開眼時此識神流冲應酬閉眼時紛紛作夢四大紛張游魂爲變此識神隨風飄蕩依草附木投胎換舍皆是物也乃知前所謂開口者便是正識神此識神有時戒有時定有時慧有時貪有時嗔有

時癡有時喜怒哀樂有時酒色財氣有時爲聖爲賢爲仙爲佛有時爲鬼爲神爲禽爲獸不過開口的改頭換臉撲班出色做出來也今禪和子認定此個識神爲主人公便自謂已了大事已斷輪迴不知爲此識神大事未明輪迴未斷何者據禪和子之意不過曰身如屋舍心如主人身如果核心如果仁既如此則主人已有去來果仁定有生死既有生死則明掉在輪迴因果之中如何云我得道了若欲得道須要認得因果眞自然認得生死切記得生死切自然識神作祟定要團然一[illegible]遣斷心路方知就中消息乃知向時能喜能怒能哀樂能酒能色能財能氣能戒定慧能貪嗔癡能仙佛聖賢能鬼神禽獸皆心路邊事心路起則生死起輪迴起心路滅則生死滅輪迴滅要知心路麽只在開口的便是只這開口的且問在內在外在中間生從何處來死從何處往將此一大疑團終日終夜尋思勘討不必向人禮問不必向深山枯生不必向公案上追求不必向鐘鼓焚香時乞求不必向五臺少室飽參不必向教乘語錄上抄寫不必向靜處灰心攝念只將平日思量討較卜度之心盡行撇去單單追討開口的在內在外在中間生何處來死何處往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如在萬丈深坑一力要出如在茫茫大海一心要登岸如此挨併厮對自然到摸着鼻孔處摸着鼻孔處則喚他主人公也使得喚他識神也使得喚他妄想也使得喚他菩提也使得此何以故未悟之前如稚子看戲一一皆眞既悟之後如優人上場悲歡離合皆自己生不妨行弄未悟之前如猜拳射覆既悟之後方知拳中幾枚覆底何物不用問人不用請正所謂生殺在手張弛在心到此方是眞英靈漢子堂堂大丈夫也如未明者千萬勿認開口的便是他日闍王勾攝正是勾攝開口的東西此東西未能一棒打碎如粉花微塵虛空六合相似請一味追討開口的來處去處此便是五千四十八卷之經一千七百隻之公案也莫負禪和子名色糊塗信口答人他日領取鉄丸圍在此眞佛所謂最可憐憫者努力努力時不待人

白石樵眞稿卷之二十四終

白石樵真稿目次

尺牘

卷之一

與唐抑所太史
與王問伯
與汪先生
與某君
復吳子野
東米子華
與陸公
與董玄宰先生
代與鄒南老
復王崑崙
與葛雲獻
上王相公
復范光甫
復林貞伯
與顧冲庵公子
與趙方壺
復郭青螺先生
答俞公元濟
與王閒仲
與莊五修
答項楚東
與鄭孔有
答錢秀峯使君
復某君
與張僩所使君
與李本寧先生
復沈雨若
與袁使君石公
答閔康侯
答夏畦子

答沈徵梅
上繩武翁
答張雨若司馬
答李本寧先生
與陳君
與伯闇賀公
答馮大參文所
答朱先生
與康季修
答閔康侯
與馮文所大參
與莊赤維比部
答李少參
與熊邑使
與韓使君
上荊石王相公
上徐中丞乞救荒
答沈仲容
與尤郡丞
答韓使君
與韓鵬南使君
上蕭使君
與朱公平涵
答蔡晴符學憲
答戴悟軒使君
與戴悟軒
答費無學
又
與蕭使君
復鄒文
答趙公子
與黃府幕
與熊際華父母
與陶石簣太史
復馬仲良使君
與王遜之

復閔康侯　與蕭象林使君
與朱平翁　與項孝廉
與蔡郡侯　與龔韓二使君
與錢懋敬　復烏程閔康侯

卷之二

與張肅之司馬　與汪泉州
復鄒愚谷學憲　柬項東鼇父母
與韓長洲　答鄒公履
復馮友　柬王季重使君

答張太尊　答長洲胡使君
與方公旦心　與屠赤水使君
又　與許郡侯
復方旦心公祖　與李本寧先生
復馮文所大叅　復顧涇陽先生
與張丈　與徐曾人使君
上方二府　與王復之
與張五鹿太守　與趙凡夫
答沈繼山　答熊公子

答趙同知　答錢受之太史
與許翁繩齋　又
答包儀父　與包儀甫
答吳司理　又
答張高士　答朱平涵先生
與耿使君　與吳懷野
與莊郡侯　答吳司理
復錢公　復李覲潤
復王而弘　與沈天生

答蕭象林　復王公
答徐景文　復周伯孔
與劉丈　答沈幼安
與趙當世　復陳州尊
與顧沖庵先生　與吳先生
答印泉施君　與王遂東使君
與翁敏寰　與翁丈
與胡大叅　復沈純父
與張郡侯　復李公開藻

答劉公
答揚州郭公
謝陸文定公
與莊禹門
復嚴天池
答王而弘使君
與許郡侯
復周文
與王季重使君
答翁生
與李貫之
答王而弘使君
與蔡郡侯
復馮文所大參
與許仰亭
答趙彦中
答崔鹽臺
答韓求仲太史

答費無學
與包心紘
謝送英石
與王青谿
與蕭公觀復
與錢公機山
答熊使君

卷之三

與錢抑之太史
復李九疑
復米公仲照
謝友人惠芥
答錢抑之太史
答許無錫
答馮文所大參
復陶太守救荒
與章使君胥齋
答楊鹽院
答鄒愚谷學憲
答嘉定胡中尊
答楊學臺
復張公
答杜日章
與友
答鍾公
與白公
答毛孺初漕臺
答杜斁武總戎
與方旦心公祖
答金公
答王奇陽
與朱直指
答錢公仲舉
與郁季雅

與岳公季有
答孫子長學憲
與岳季有大參
答沈雲升侍御
與包心紘文
答某公
與某公
與某公
答聶廵漕
答嘉善康中尊
答杜總戎斁武
答朱平涵相公
答杜君遷觀察
又答杜斁武
答潘朗士
與韓鵬南父母
答李本寧先生
答秦潘伯闕君侯

答秦簾元峻君俟　與王公而弘
答朱平涵相公　答定海顧中公
答南京張錦衣　與東里
與錢抑之宮詹　上楊淇園侍御
又與楊淇園侍御　答楊藝臺
答劉仲熈　與王東里給諫
答楊侍御　答楊文弱計部
答蕭戶部　答某公
答洪惟乎　答袁崇明

又答袁崇明　與蕭象林戶部
答尹道尊　又
復鮑青浦　答詹公
答某丈　答吳道尊
答王丹陽　答吳學道玆勉
答南二太　與王李重使君
答李重　答沈雨若
答張公　與福建南中丞
答許惺老[illegible]淮兗　答熊經略

答某公　與孫三府
復某文　與朱平涵
答汪介如　答汪比部
答潘公曾紘　復卓令君
答趙二府　答湖州朱相公（時天啓丙寅）
答杭州聞子將　答鎮江莊五修先生
答潘遺民　與楊淇園侍御
與周公玉繩　答游勿礙
答杜茯城丈　與顧所建

與韓鵬南使君

卷之四

答張扶輿　答河南彭君宣
與東里　與顧繩所
答李蒼岩使君　答如皋李大生
答鮑赤城　與李廣霞
答毛撫臺　答李茂嶼
答鎮江賀太尊　答丹陽姜長源
答劉方瀛太史　答馮公

答孫公
答徐玄扈
答畢白陽公祖
答劉碧山代巡
答蔡義徵
答浙江撫臺張華東
答金公
答陳五鉉觀察
答王公
答徐公玄扈
答郭章發父母
與青浦鄭公
答王修微
答南京張可大
答東里
答丁宗伯
答謝象三使君
答劉公方瀛

與王公還滋
答青浦鄭公
答鄭公澹石
答李思然分司
答李大生
與張崃衡侍御
答王道觀使君
答畢白陽司空
答沈雲升侍御
答湖州沈公
答張石森公祖
答張上駟毅仲
答鎮江賀太尊
答錢兵尊
答錢二府
答錢君復
答范公
答胄宗起進士
答方旦心公祖
答吳觀察
答方太尊修郡志
答何无咎先生
寄張公
答馮君爾赤
答馮君次牧
答王貞美
答江中立
答米友石
答馮次牧先生
答秦虞卿
答紹興太守許方谷

附啓

上王荊石相公啓（二）
答周撫臺啓

答耿邑侯啓
答沈思孝司馬啓
答沈蛟門相公啓（代）

目次畢

白石樵真稿卷之一

尺牘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鼎吉甫訂定

與唐抑所太史

故鄉早潦，如稻環然。往歲禾頭短于鬼頸，今年田壤斥如龜文。東郭半頃不復如曩時，以足下且有東方之饑，而僕安得索侏儒之飽也。老父明年七十矣，欲徼兄之文爲壽。弟凉德無他長，顧我翁之婆娑鄉社，晚年所甘，舍肉而藿，是人所難。今人浮慕足下之清華，而嘆吾黨之清操，請兄一言稀之。足下文高獲選，弟不心空及第乎？足下歌朱鴈，弟不盟白鷗乎？足下擁天祿著書，弟不據虎皮談易乎？足下侍玉皇案，弟不禮繡佛齋乎？足下披五色宮錦，弟不掛四時毳衲乎？足下高車，弟不高枕乎？足下千鍾五鼎，春秋饋享，弟不有雞豚之逮親存乎？與兄比權量力，較雌對雄，此足以壽我翁矣。兄讀之，得無擊桌噴飯，咲我爲不知漢大也。

與王冏伯

別後不意雙履留滯吴江間，至今寺中琉璃光耿耿在

自秋來，旱鬼相虐，泖河如盎甕之口，田禾半焦，活者皆鬖鬖頭咋髮鬚耳。王先生高卧不干人，仰餐明霞，苦食翠栢，若弟侏儒不能索飽，柰何？高什三篇，清風穆如，乃辱使者匍匐涸轍上來卹，感夙誼，皆歲寒霜色也。長公嘻嘻顧自鷗鳥，次公婆娑究爾兆率，何時得嘯歌傾我家醨望之。

與汪先生

客歲奴子長干還，反承厚幣，此古人束錦薦縞之義乎。弟稻衣穀弁，淵飲木食，不復與海內賢豪長者游。近者授經弇州北面臯北，非其好也。乃門下何所剽僕，若以菰蘆有陳生者，卽蒲團灰坐，不覺爲知己。腸熱吾丈，才情氣誼，無可一世，世無識英雄人，遂使落落如故。羣閣紅綃，金題玉躞，故是借此以降壯心耳。友人諸德祖自嘆遊南都不識汪先生，如泗州不見大聖，清秘閣中故不可無此君耳。

與某君

邇來岩穴風腥，交游遠大，如投兎飛鳥，楚楚可憐。不肖授經瑯琊，以一丸泥自封，不耿輙聞姓名于通人長者

不謂從太原闊綴接班行究若生平洞見底裏至于摘苛碎釋疑滯如秋空雲如春沼水異日大疑大事直解衣帶結耳諸生得師其福小在社稷得人其福大幸愛嗔咲嗇精氣以副野人之望東篇定交明鏡照膽捧函循札高誼敢忘二扇謹承命書上眞米襄陽所謂慚惶殺人也

復吳子野

不肖援經弇州者三年非墅觀老傖則窺見新婦見客日少閉門日多至吳興諸賢豪則又井底望北斗矣此

中知有子野先生即如讀吳世家便知有季子令孝若修稧之約不肖以爲刻畫古人未敢即赴然以此不獲與君子相周旋大是欠事客歲讀扇頭詩味雋情永不勝纏綿之感每欲廣和來美往往困瘧而止然村謳田鼓終當以本色勸酬俟見時當面奏耳

柬米子華

前以一柬生務拜太夫人四顧蕭然苔花綉壁落葉滿門人爲醋鼻顧弟且爲足下頓足相敬古所謂蓬蒿三徑居然名士風者正爲足下發足下詩本性情絕不作當今塗神畫鬼面目乃就李不知有米先生何也且無論足下即秋潭一沙彌彥平方叔兩縫掖俱寂寂如木鐘石鼓大雅淪傷烟霞冷落一至于此僕爲老親浮沉人間既似在緤之鷹復如闘穴之鼠思得淸涼閒散如兄者相與以一鉢米一盃茗破之亦了不可得況海氛雜沓吾輩泄泄與蜉蝣燕雀爭尺寸之安何以堪之

與陸公

不肖髮覆額即知有陸先生今四十矣猶未得一望淸塵蓋硜硜匹夫之節半爲白雲所綰覩一切游大人者

落落如飛鳥投兔心竊羞之遂至心踪曠若河漢老氏有云至治之世其民鷄犬相聞不相往來得無類是乎雖然長者堅飲氷之操而韜其淸貧恢亦之才而歛其鍔至于咏歌翰墨種種不減古人而舉世罕有知者曾與玄宰談公所贈陸伯達詩一字一珠因相與論公如蛾眉出宮作米鹽新婦眞可嘆息差有西湖作供猶堪與香山子瞻稱異代同調堤上紅雨撲面未敢遂以其經唐突花神頸言之私秋以爲期

與董玄宰先生

今歲館于包項二家其子弟捐師杜門謝客張漸高之日讀未見之書不惟資耨聰益兼可洗汰悔尤知兄闇之爲一開眉睫也研北志言子昂在長安書画借觀几重複不能了了往往犢鼻儒墨宛然爲兄先立小像耳前見画册斷然必壽傳必價壓勝國之士無論文沈都祀也年來勝心小耗欲畢婚嫁結瓢汎峯之閒獨不能忘情兄之手蹟望以休沐之暇爲肇練染稱一寄野人則草衣士壁樂死足矣張清臣貧徹骨再遊燕山人情不甚遠豈僕僕車轍者要爲貧所驅兄清甚又半掃于

墨工惟三寸舌振之而已

代與鄒南老

容歲發二大願一願入洛壽座師沈先生一願入豫章謁南翁鄒先生洛歸以後車疲馬煩目病旋發灸火閉關奉醫戒者四十九日而山中久廢之人自護其短不能命千里駕信乎至人之難遇也先生出處非特關天下安危實係士風邪正如星拱北車指南而潛龍不見威鳳不下然則國是何由而折衷乎愚嘗有云衆好必察此豪杰精明事衆惡必察此聖賢忠厚事毀譽失真則章奏失體故平天下專于重好惡而愼于言語獨貴之君子若匹夫匹婦好莠自口何益于入品之是非國家之禍福哉當今擔當世教主持公論全仗明公以此不能不惓惓于聖賢豪傑耳

復王崑崙

久不見慈道人忽得近耗知往返水陸萬二千里杏花雪後長嘯太山夜半觀日出五月入清涼臺采金蓮花北走塞上上李藥師舞劒臺出薊門絕大壑歸而渡海赴領司空上元燈火又扶杖六橋桃花雨中矣兄論先

生詩歌即三札娓娓千言又爲楊將軍道地老而意氣勃勃墨瀋淋漓以此卜長者百歲未可量玄宰書画故是趙魏公前身其書皆墨蹟中得來非若今人僅摹石搨餘滓也至繪業以勝國進宋唐如沙彌爲律師散聖入莊嚴地正堪與古人爭衡矣往于夢中得兩句詩寄益卿先生者有白猿親授山中劍青鳥時傳海上書之語今却爲一片海相隔且息影鴛湖僕僕作村學究乘桴之約未審何年青蓮舸北曲久負此債稍暇當乞東籬微沫以佐酒卮主人堅客戒即先生至不能傾倒蓋

書來之日正閏關初日也。四月月圓時可以解嚴。先生幸一報。當買釣魚船。相從于新蘆雛燕之間耳。

與葛雲嶽

先生、今之葛仙翁也。遐矚高軌。不能捧劒縣以從。夢想松桂與白雲俱渺矣。每聞先生之門、鄉邦後進、執經問奇。郡邑大夫、干旌請益。此去古人白駒青牛何遠。弟則支离山澤。無一狀可栽逸民傳中。未老得病。無罪得謗。東坡先生已言之。僕何品裁。敢與耆舊並席。乃辱賜之瑤篇。蘿薜頓明。猿鶴欲和。不自知其感之無從也。生平介石。又懶癖未能出門。遥聞聲而相慕。昔以爲文人粉澤之語。今始覺東海北海。如比肩也。山林道薄。以空澗作眼。月以堅忍作腰膝。惟吾兩人交勉之。

上王相公

家貧不能養親。勢必藉館穀。然無事而食人之食。不無少慙。故欲開家塾。聚里中三四生徒。爲餬口計。舉業之暇。以禮義廉耻互相提撕。庶幾少存人道之一二。不肖生平恒心恒産。盡在此。舉動宛然村學究面目。老相公想噴飯滿案也。

復范光甫

不肖饑渴光甫先生久矣。教授檇李、獨于文章政事外。習知先生孝友忠信。不言而躬行。則又古人中吉德君子也。自揣引分、不敢遣問長者、乃辱損札、重以不朽見役、得無謂田夫岩叟占歲驗候有謀野則獲者與。則門下好奇之過也。敢布數言、幸賜郢削。不肖爲老親在侍、未能遁影林薄。偶爾行歌入山。即黃犢白犬。返而却走。乃光甫聘聘望僕以塵世之事。僕雖不能爲東海蹈。獨不懼北山移乎。且今之朝野。槩可見矣。貧與孰與墮甑。運甓孰與棄瓢。揣分度涯。惟有三家村學究差有安穩本色耳。題詩過奬、一字一珠、擬欲賡和來美、而嬰瘧半年。支離萬狀。每負詩人伐木嚶鳴之誼。心實愧之。此不惟精神銷亡。抑亦所謂侏儒一節之驗也。

復孫貞伯

門下同文何執。而兼總異人異書。撰續國史傳之來茲。此蘭臺石室之彥。頭白汗青所不敢望也。披讀書函目錄、條整辨辯、而考志尤詳、江淹有云、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蓋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紀傳可以分授名

手志則必由自作故范曄陳壽能爲紀傳而不能爲表志今門下老於典故而又擅劉鄭七畧二十畧之長其貫串首尾豈特如宗譜家書而已哉適病瘧未能詳述侯賤體小康當陸續以效他山土壤之助决不敢苟且唐塞明問也明年欲讀書西湖而無都養備遂所願上半了湖山事下半了翁史事亦一奇耳

與顧冲菴公子

咯血甫平從醉李館中歸奉手教向來筆硯久作廬芮閒田矣重以使者渡海來不得不忍痛以完尊命願諸

掩袖之語也承訂會期願勉繫下里不能以直經從嘯歌之後延津有緣當從容一拭芙蓉之末鍔也

與趙方壺

谷棲澗飲老矣每結睇趙先生如客星臺外有方干隱居何時與翁散髮濯足向古木清瀨間上談黃農下叙釣弋今且與竈婢坐壚上閒適之趣百無一二何敢以筆墨腥穢釣臺雖然當不令桐絲寂寂也年來弟復善病不謂亦瘧君子多病道心生當在今日古之至人每以生死爲遊戲猛火熾然爪髮如故吾輩未老得病未

病得衰精神流謝可爲感嘆踏蘆應在何日賓鴈寫空蘋花繡澣不勝伊人之懷拙作擣咲當絕倒松下也

復郭青螺先生

某少而讀先生之制義長而編纂先生之論晚而購市先生之集然特函鼎之寸臠吉光之片羽耳今捧讀賜刻始收大全孔氏四科子桓三立明公之能事畢矣其往從弇州遊每謂不肖曰吾始以雪中峨眉推李以大海紫瀾自喻今泛濫宋景濂集而後服其學之大也若使今日得縱觀先生諸書則景濂一瓣香又將爲郭令

公焚却盡景濂用修弇州鼎足二百年而先生則又兼能扛鼎者也命世代興詎不信乎然恨山澤老癯不能出疆而叩先生但于草屋土剉之間日抽一編飲之食之夢之寐之雖十五城不與易九萬里不復上矣而先生乃以綺語爲多愆尙恨其少耳或謂老氏守中毘耶杜口此篤老養生之事不肖應之曰儒者不儒而能冲舉寸心千古是也不佛而能神通光徹萬丈是也先生心聚三花筆端雨數斛舍利卽身後不朽已証目前不肖謹望風百拜執侯芭弟子之禮秘笈方恨其龐曆亂

行何煩齒及謹作數篇請正

答俞公元濟

適承傳王老先生之舉聞之肉動汗流以朝廷之大典施及最無行之人貽北山之謗促蟪蛄之年天人共怒神鬼交責恥莫大焉禍莫甚焉伏祈老親家愛人以德速爲婉詞莊語以寢之眞生我成我等矣弟即日且移舟吳門山中看梅光福不敢靦顏無恥以溷賓筵非特今日即幸而不死且老亦猶今日之洗耳相避而已歸時容謝王老先生今日則吾輩不當輕舉一步也易曰

死咎死譽此今日衰世頂門藥願老親家深味此言哲切苦切言不由中鬼神殛之

與王閑仲

今日午後屈兄過七夕因思牛女之會當新秋晚涼故不熱女之外無小星故不爭亦不妒一年一渡故不老容把杯共笑也

與莊五修

二十年不入京口此行有二快事一得米南宮自寫像一得五修先生先生微言蠕動皆有德矩弟之師非弟之友也前後兩度夢中飲松葉酒覺而忘之不省何語大都坐先生麈尾旁耳家山多客多文遣履舄相溷不復小有勝情天賜閒而不得眞閒吾曹求淸而不得淸何日追隨先生楷節鶴林招隱間飽吟細嚼瘦行硬坐作箇無事道人也

答項楚東

初堅客戒如棘籬護身咫尺相隔項者榔花如霞鴛鴦倦飛小閣菱幢殘爐尚燼此時恨不與吾丈共之一詩小兒塗鴉不堪一笑差有米家雲山少能懺垢耳

與鄭孔肩

兩度入西湖爲客所蹴約畧翠微閒如展画册一餉烟雲耳十年來願見孔肩先生不得便于著書畧竹中稱莫逆交項讀測莊諸篇卽孺子圯上言不啻也太公隱丈人門下描寫不減子長而虞公傳之不朽矣僕稽服穀冠之鄙人焉能爲役念名父名子不忍辭亦不敢辭草草付子墨比于鄉老間史而已

答錢秀峯使君

前至湖上玄宰謂闕門紫氣不遠一見錢使君僕謂君

子愛人不宜洄垢伯夷薀門下在官皭然正與鄉評合僕得之賢者剴諭非佞也向曾游小輞川恨不援裴秀才故事熽味其中閣命得近體四章不足黼黻泉石徒汙壁耳貫之奇士寓顏圜鑿土窟而居五十餘日意雖沉嘿曾中滚滚若河漢也振之者是在明公僕何能短長得命惶悚

復某君

門下爲青山公一片石犯風濤踐霜露以往返于婁江長源間即不得面見賢者然此中負慚爲眠食不安者三日比來尊體想已霍然矣自揣三寸管甯罰文夫七尺軀僕

何人也而能勝此謹呵寒搆復縞紵定交度在白嶽下矣

與張衢所使君

臺下潔已愛民折節下士毎擬從諸兄後望見神君項厚明公特擁車騎賻賜兼金父老傳呼巷中子弟詫驚格外施恩至此苟非負義男子有不捐頂踵圖報者非夫也即欲進謝棨戟恐嫌涉報施分同敵體以是逡巡不前又毎嘆子賤師事數十人終不如子游滅明一士蓋近世士風與其多寧少與厥其不去豈怪其不來若藉口子賤則華競者肩摩踵接而至即琴堂雙鶴將掉翅而避矣明公其奚取焉侯明春增秩衮衣自東當率先竹馬求迎于旗亭山色間也

與李本寧先生

先生文苑代興數十年願修北面之禮不意降節先施温顏縱接昔見弇州今見明公即死且不恨矣邇來名雋眼中皆有鐵以此引避不敢數數拜麗公之床登張華之榻然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此詩殆非虛語頃婆娑山中梅花飛白正與山僧逸民拈枝嗅蕊而負薪之孫忽作殤鬼使人痛絕因念雛者如此吾曹衰相已現僕僕垂稿于硯田間可奈何友人周公美承諾墓表與鄒

南老志銘傳眞稱合璧此兄不能具一字一縑而迫欲得一字一珠其家雖貧至孝可念也

復沈雨若

耳目熱雨若非三年矣每欲過虞相約坐扁舟豹囊鹿皮筆床茶竈共談二三日許而爲青山龍鼻一歲不再出出遇好風活水又復歸以此與四方名豪競若河漢然門下人龍文虎未嘗不纏綿胸中也公車言語語透徹禪眞可推倒一世若有韻之語掀翻窠臼直抒性靈夫詩文能自爲主者未有不鞭策時流接先輩者也拙

彥祖得門下神情而以歲暮困文通窘李報命所恃門下有五丁之斧耳

與袁使君石公

台下正氣干霄清風透牖某介在隣壤既耳熟之又心儀之矣每欲一通姓名念邇來游士好謁動稱臨邛其究不能卓王孫家僮五百俱論客也以此圖焦土蚓閉影不前而不意以賤集之事仰煩明公霹靂手處分得叔熙書且感且涕李卓老以筆舌殺身可爲殷鑒明公愛我所全實多千秋懸寄身後七尺近關目前若僞屬

書日熾則歌謠章奏皆可亂行域中士大夫語言文字之禍方自此始明公此舉極中吳下膏肓非止爲不佞一洗瑕垢也

答閔康侯

久屏漁樵心姸跡醜然每當長松限日細澗流花濯足科頭未嘗不思與康侯共之古稱神交端非虛語允兆已矣生不入室死乃登堂四壁空嘯陰風欲戰一步一顧使人悽然本欲回棹訪夫而偶遇洞庭友人飽啖盧橘遂至洞浹而返遠慚千里之駕俯愧十日之期悵然

此讀手教且有新剏別墅恨不爲丈掃灌作吾家於陵翁若微吟清詠黼黻松桂弟之願也適瘧鬼橫甚神理霍霍俟召還覓傀粗復故吾便當賈勇以命子墨新詩高遇奇秀珠聲玉價輒以過之瘧鬼當從此遁矣

答夏睢子

先生有道長者衣冠眉髮颯颯皆古意度竹溪桃源中人物不過如此夜堂燒燭披素相視山癯之姿一味本色若非吳兒栽培聲名高峻庭宇者不謂先生冷眼得標格之外至以崑崙老宿見擬此老與弟素交淳行幽

懷恭劉遺民周續之流某弟何敢望萬一也弟生平無意作文苑主盟而有意作隱逸添註其他非所敢言知先生愛我故博軒渠一咲耳

答沈徵梅

不肖年來正如入夏反舌鳥幾于才盡五丈至手書先之僕僕不及報又辱刺舟相訪于青荻白煙之間澤厚矣往談賢書指未嘗不爲徵梅先生首屈今芙蓉赤精坐嘯匣底使人不復以文行爲長太史公久卧田間稍類于右軍誓墓矣今世往往以口語碎人海鷗痛隼

矣混下况太史身居姤婦之津者耶罏腧可殺錫肋何物丈夫故自有千秋耳二扇漫爲塗抹吾丈須蒙面恐愧而置之

上緬武翁

吾師慷慨直腸故是臺省中名臣近又委蛇曲折剛柔惕濟所謂何用不臧也别來知德威清肅不勝欣慰呂祖云能行三百善者謂之地仙吾師舌端筆端無限司命即使口行一善事一年之間可了地仙功行矣况稍舉一念而可活數百人者乎望之望之新令極明簡廉能

足爲地方砥柱想吾師所樂聞者外書畫一事乞轉致肅之司馬

答張雨若司馬

秋得遠札風誼藹然及讀山東録識透泰圖力損夏鼎玉冠珠弁山澤芒鞋人見之祇有遜匿耳吾丈以貞姬居姤婦津以真人居傀儡場未審何處著眼弟十年來故吾猶在每駕仁夫贈鹿與黄犢騎乘梅花松影中見童拍手隨其後往往笑而墮地頗類吾家鴟夷子以此逍遙太平高天下地皆打乖窩兒謂弟樂不樂也

玆因陸君策北行附此以博噴飯

答李本寧先生

曩老先生秩國之年欲擬一言奉祝而繪天圖海安所措思以此逡巡不敢作六合賦耳若不肖戀帖春秋何足當當世第一大人先生麗至六言侈至十二首字字皆神龍頷下珠亦字字不肖額上泚也不惟傳誦不由貽示子孫即幸而掛名尊集中千秋以下羡慕不肖爲何如人可謂真不朽矣先此遡風百頓以謝

與陳君

不佞年近五十壯心半耗僅僅學孫登草衣裘閟土室修無悶漢耳飲氷陳先生何所嗜而翰惠先之無乃未聽之過乎渡江以南多佳山水名士若公與五湖尤儁所愆正以何師甫爲司理雅宜相成不敢紛紛逐遊客轍張司馬所贈异鹿尚無恙明年當控之湖上足下挈我于空青疎翠中攜膝拍肩共談千古可也

與伯闇賀公

吾丈有道心傲骨此出豈博一官者今果歸矣清平疏不待忠厚正直而部院臺省與南都之計典皆從此

結局吾丈功蓋不淺但恐名等泰山終不能穩卧東山耳即欲躬詣奉候會兄曹輩試事相牽久當就談一快心目明年弟亦買舟西湖中作無名漁父不令烟霞放蕩丈能從我游乎一咲

荅馮大叅丈所

得報後日與友人遲候歸信因伏几嘆曰清風百世直道三黜固也憐才如春風拂面候消忌才如嚴霜一寒透骨信哉玄宰度馮先生脂車峭帆行必接淅其獨曰先生嶔崎磊落人也且以一官爲桑下宿以一路佳山水爲籬下物緊絆芒鞋未知所至度必不遂返里門今果然矣

荅朱先生

雨歇欲放洞庭之棹適接長箋如俠風走雲先生胸次何其浩浩落落也知天之說一時狂談不意與知命葉旨正合然知天之說士大夫有安身立命者皆能之獨以知天爲知人作用較是目前要着耳弟嘗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成字正指行藏而言行不成其行藏不成其藏爲不謀故也不懼故也堯舜之兢兢業業而謀

者有寸六相孔孚之恂恂而謀者有七十子則行藏之局成矣先生高卧風塵正是此意世間勝大脚板之流豈能測真人之萬一哉時方龍戰非特飛見難即潛亦不易徐文貞相公云雨時便住晴時出難道人謀不勝天請以爲先生謀罹知命之助偶藏丁南羽先生布袋佛玄宰書老坡贊適在行笥奉寄供養一醆明月對憨和尚大笑尚覺世界猶寬也

與康季修

秀州一別兄如雪鴻無跡弟若栖鶴孤踪皆落落成蒼然老人矣屢見海內交游誦康先生誼甚高文詞扛鼎氣表龍晉丞相掃門將軍納履大丈夫亦足自豪豈向籠下婦轅下駒局蹐半生也昔年里中交知兄所解衣推食者甚衆且刻眉務畫秋葉浮雲無復歲寒交道矣脫身去之出爲上客返爲文人此曹且當負弩而迎仍前說兄糟糠荏苴耳人生五十寧堪游堪病茶鐺酒罌歸與盍修共作竹床夜話何如第未省兄三徑之資能伴雙履否恐兄大笑以吾爲不知痛痒也弟五十矣近况許金粟冢蹤中當令宰相公卿且無完膚何論處士弟

無復世念世亦不念吾矣九峯之中考室者四恨不使吾兄見之松花飯荷葉酒尚能醉兄也

答閔康侯

讀手札甚矣康侯之知我也昨一疏弟已付之邯鄲老人夢中不謂尚勤賢者商量卜度夫職高忌盈天道也吹瘢索瘢人道也若使逗入此網無論天人交責卽對妻子勘寃夢其能安乎僕五十矣去年白石山已營埋骨之坎樂天司空圖吾師也此事已畢便當付壽夭于度外復問懸問腐鼠之得失哉甚矣康侯之知我也邈

與兒子了翁尚之累造次奉報不及多爲筆談

與馮文所大叅

宗姪馳驛領控步步全賜非臺下賜之郵符且偪仄道塗作旅瘞久矣信使一至老親幼婦破涕爲咲然始終得生還者尚仗明公噓嫗之力也伏接手教氣誼斐疊辭古豐嫺卽此一札不肖亦得掛名大集中千古而下擬于拜袜握麈之末豈直子雲之侯芭仲宣之中郎而已哉端州岩壑環异緜筆所及又增名山記一段奇話弇州至齊楚而止不若明公馳萬里之途破五丁之斧能使烟霞獻奇草木爭賁恨未得捧劍執匜以相從耳

與莊赤雉比部

往德祖歸奉手札布衣之誼藹然嗣後欲遣相候念山澤談話正如蔬笋不堪作綺筵供養耳臺下名世文章籠霄氣誼小愁南曹作六月息彼中不知見幾異人得几异書僕五十矣負鍤營藏已無復朋從之思麄境彌茸槐宮已覺但多文字緣未除更欲閉門謝客收召浮氣付之霜降水落之鄉不知何以教我

答李少叅

其蟄伏林澤間惟孫登草衣袁閎土室差了半生卽明公爲千秋循吏文苑中第一流人物不敢逡巡求見交遠游大某實恥之古人恥之友人張博士歸忽承雲天之翰何從得此國士遇也年已知命無復世懷台下乃以經世許之正如土龍致雨木鳶御風祇增具眼人破顏微咲耳以門公建節栝蒼閩津名山完厓山龍湫公案亦是快事弟居恒陶輿不百里管搦不十年繫絆芊鞋橫拖拄杖未審勝緣當在何日

與熊邑侯

臺下宰邑四年以飲氷之清。瀉如矢之直。履屐得任重門洞開。茲聞被召皆攀車繫馬願留使君政如嗷乳小兒去咫尺則彌號遇飢儉則投入懷抱中可憐也往者千旌賁臨禮出鄭重直指一疏端發明公又爲多方描寫宛轉嗟護某未嘗有求于明公而明公施恩于不報此皆古人事也虞翻曰天下有一人知已死且無憾某今日非感死卽愧死未省國士一腔血洒在何地耳自分五十年來不能勑斷家事縱游名山又不能隱迹爽門寄居梁廡好奇畫策前愧魯連望廬及門後慚王烈直人間妄庸男子而已而臺下必欲避以陳吳之故事某嘗有云寧爲滅塑之狂狷無爲增塑之中行寧揣講學無爲學講寧簡任眞。永保元吉于願足矣。故忌盈賑高。天道也。吹瑕索瘢人道也。非賓斋名天人所厭。若復漭大人交遠張聲價。拜齊束帶敵體明公。無論對妻子。勑夢魂。卽琴臺雙鶴且舐衣三喚而去矣。堅守硜硜不謂不謝。及今日而上下之交兩無愧憾。第臺下上辭當路下調郎君心事如蝴蝶。而指俸番情至此。豈所謂遐同枯木朽株者耶。茲行也臺下必且爲名給諫。時事日

徼將局日新。臣匠斵悍俟前旌首途當舞棹艤亭山色間竹冠松塵一吐百尺樓上語也

與韓使君

接台札耳目心思兩窮之語。不勝嘆服。臺下留情民事如此苟有一得而不以告者。非夫也。夫役原非細事。昔東坡與司馬溫公反覆專論役法。蓋小民安則大戶安。刑清訟簡而上官之夢寐亦安。今里排之役。以合縣計以十年計。其關係利害非淺淺也。田糧派于各甲。則少而易辦。并于一甲。則多而易僨。且均絕均荒。貼田貼米。里排可以少甦矣。私擬易知單呈覽細數核之舊冊總數塡之新單。圖書有田號。里排有實徵。夫無敢毫髮以逃神鑒也。

上荊石王相公（乞救荒）

近來天變異常。淫雨累月。自五月端午前至今六月既望。大浸稽天矣。詢之父老。言水潦之苦。有甚于旱。而今歲之水。有甚于嘉靖四十三年辛酉之時。何者。蘇松偏處東南。地勢卑下。號爲澤國。卑尚可醫。水則難療。姑無論田事。卽如旱魃之年。屋廬不至塌毀。圩岸不必增修

雜作經營可以易米而食薙草伐木可以代薪而炊今則通市如河出門即雨鄰里不相往來水火幾至斷絕披蓑戴笠倍添衣食奔走之勞恐濕受飢漸釀疾病死亡之禍此水之害所以甚于旱也辛酉以前催科尚緩風俗尚儉民戶尚實水勢尚殺今則朝廷之會計無年不增閭閻之侈靡無處不盛百姓之財力無日不消風雨之惡聲無刻不閙此今日之水有加于嘉靖四十三年之時也且此雨在七八月間則稻穀漸實可以繫所揖而拾殘禾此雨在三四月間則秧苗未蒔可以留工本而救餘喘今不先不後適值其時即使天色漸晴而苗根已腐矣即欲播穀復種而時氣又非矣所恃者花荳花荳化爲朽枝矣所恃者瓜菜瓜菜沒于草莽矣獨有堤岸一事男女老幼以其日夜合併之力或可恃爲僥倖數日之謀而霪雨不休泥土易敗築于此潰于彼矣成于尺敗于丈矣況西北大風不時起發太湖若雪之水滔滔東下須刻之間頓至沒踵則尚安有毫髮之望哉京師財賦仰給東南蘇松小民全仗耕織如使旱潦節調風雨時適則百姓猶得偷其耒耜桔槔之暇以從事于絲枲杼軸之間今水變如此舉家之中非出戽田水則守築河堤赤足垢體惟恐不及尚有餘暇及紡績乎紡績無暇尚安從易薪米乎薪禾無所出能坐而待死乎死期將至弱者不爲丐強者不爲盜乎盜賊四散有司不三尺乎三尺相約則進退皆死地耳又安所他顧乎此言之可懼可驚者也爲今之計　聖君賢相以蠲租爲第二義而以賑貸爲第一策則嗷嗷枵腹之徒哀哀露處之衆或可少恃以無恐而勉強支吾以俟朝廷現年破格之恩例耳今先生手握調燮之權耳熟桑梓之變必至肝不貼席食不知味豈有以天下爲一家而不以蘇松爲同室者哉今兩臺具疏請題其恩賜在　聖君而其調停委曲則在閣下若少緩時日　聖誕長封在邇地方災異疏不得上如待　聖誕開屆而後發旨則會計已定民心愈急恐非百萬生靈所以千里而號于父母者也某近投影鄉村目擊斯苦故無忘忌諱爲先生陳之幸急圖所以上挽天變而下救民窮者

上徐中丞乞救荒

讀書山中守分不敢輕謁經月積雨水沒秧苗不獨爲生靈苦而先爲司農苦不暇爲司農苦而先爲師臺苦師臺當上下交迫之時在飢民不能使之枵腹而飽在主計又不能與之空口而爭千難萬難。何可言喻。但水災實狀。已核見聞。而道路喧傳。又滿朝聽。報災之疏。非止百姓望之卽京師士大夫亦望之矣。不審師臺有荒疏見示否。向年吳中不熟。全恃湖廣江西。今一聞吳下水報。彼處先已過糴此販商之所以空返而米價之所以日踴也。米踊。則富者閉廩。只待價昂。貧者望門無從

借貸田主不肯出資本以急救佃戶佃戶亦不肯出死力以車救田水目前有民窮盜起之禍患冬間又有以荒作熟之錢糧將來更不知費老師幾斗心血耳懇乞師臺行文江西湖廣及淮揚撫按過糴之禁一弛則吳越之米自賤此通融救飢。目前至急第一先手也。師臺旣有荒疏。又有隣省通糴文書。鬼神執簿而奏上帝非太師毋福壽之一助哉但疾痛困苦之詞描寫得十分着忙僅博得廟堂五分動聽況今視十六年實有甚矣。師臺限田所以救未然。報荒所以救已然。想今日台慈必先有籲天之請決不使爵人專美于前也。謹洒涕以

聞

答沈仲容

客歲辱詩玫命序。繇縣大夫以賑哺二事。日日數薪較米。作竈上老嫗耳。六月避暑避客。得縱讀詩玫。渺若河漢。細若繭絲。乃敢操筆而敘之。世有儒宗如仲容先生。若使掌難者按經詰問。不知奪幾十席。又若論經定配。异日孔廟廊廡下。亦當虛一席待公。昔人謂易在蜀中。今詩在浙中矣。小序惟先生以刪詩之手裁之。

與尤郡丞

明公解郡時。適王穉山遺書爲訣。比五日。遂成古人矣。河梁之役不及追送。携人老稚涕思。真不啻神君慈母。而不肖硜硜自將。乃蒙國士之盻。惟有竊自洗濯。留男子面目以見明公耳。春夏哺賑二事。分派各鄉。某承委天馬山。凡四十五日。每日二千餘人。米必潔白。粥必蒂歸。男女老弱各自爲隊。不喧不亂。粥完之日。每人賑米二斗。其遠不及哺者。總四千七百餘人。心力雖耗。幸不得罪于人鬼。大約以臺下光州之法。倣而行之。乃知仁

言利溥非虛語也。二麥登場。布亦長價。田野頓有生机。所愁朝士如棋轆轤。刼不已。杞憂發恤。可奈何哉。

答韓使君

青邑目前有二事、水田無稻者。畝數不多。若造冊抽勘。則徵比之荒熟易明。公正報役者土棍甚衆。若先示不用。則沿鄉之索詐可絕。此皆父老隱憂。敢附以請。

與薛鵬南使君

目前青浦水災尚在可救。救之之法。有最緊二事。雖有大朋車不修圩岸無益也。雖修圩岸不壩小港無益也。今或救或不救。或築或不築。甚爲無塘長督率之耳。伏乞出示各啚塘長。以字圩之大小分人數之多寡。鳴鑼鼓舞倡率本圩若待赴縣求僉水牌。則已晚。其中更有偷力不到衆勞獨逸或唱言即車救無益者。即係敢群玩法之民。并示呈名擒治。五月爲瘟月。乞清一獄之繫囚以辟疫氣。五月爲耕月。乞停一月之放告。以便救災。至于徵比限期。或量免一二限。並里排方事督率。而水鄉又非船不行。一面田中修救。一面城中申理。實難實苦。懇乞仁臺轉稟道院。行牌被水之處清獄停告免限三者施行。而胼手胝足之民。庶得救死於萬一矣。古有捍大災恤大患。祀而稷之者。非明公哉。目當大浸。耳聽車聲一聲一淚。不覺饒舌。惟明公圖之。

上聶使君

雨積水漲、父老皆云百年來未有、今秋禾已絕救矣。巨浸無門。萬民如坐水牢中。水退之後。聚而求食。尚多隱憂。正如小兒痘症。又不知幾變也。撫臺移金理應速發、五千事小。凝人事大。士大夫亦不復前議矣。惟斷而行之。至賑飢一事、一面處置銀米。遣賑地方。一面留至冬、間凍餒相逼之時。責糜平糶。尚可接濟三兩月。若前去後空。不能凑手。又無計可遣耳。搶掠四起。并望轉諭各屬。以堅事處之。防微杜漸之中。寓彈壓安靜之意。倘小民無知。拒傷一二。題目既大。撫斛更難。昔人謂救荒定變如虎啣子。輕則子墮。重則子死。真今日事也。明公爲四郡指南。當路荷如左右手。焦勞萬端。故敢具區區布聞。

與朱公平涵

往承入京時。特辱手書。溫綿美細。惠深挾纊。曾附札于

心緒兄奉謝未省曾到否世界如棋此是常語但漸盤轆轤劫何時事了移嗔轉怒至及局外袖手旁觀之人則先生與陶石老是也可嘆乃知孫登咲而不言叔夜問然而返非出世法是深于處世法耳不風之波開眼之夢皆能增進道心況以門下讀易高人知命君子當之爲賈生哭爲接輿歌兩者安所取焉弟空山無事松風竹月不解負人近者代分甫賑之勞覺今年救荒外無功業利濟外無學問陳郡侯以包龍圖而兼范富活人之政恨不一識之門下助之爲德于鄉尤勝士大夫

言戰于瑚堂也深秋月白或挐舟索晤蘆花烟水間共作信風人先生其許我否

荅蔡晴符學憲

明公在郡四載不敢私通一牘離郡不半年連得賜書三函又以氷俸遠餉古人下榻孺子倒屣逢掖者嘗得此過否東南大浸稽天雨晴三月而水進不止此坐吳淞未開圩岸未築耳吳淞者北則爲婁江之下流南則爲黃浦之上流吳淞既塞如乾卦三連中少一畫婁黃兩頭不壺洩之水不得不走入內地散衍平田合萬民俱坐水中中秋風漸勁饑寒并迫乞貸無門流亡無地非盜則莩可勝寒心台臺臨別時惓惓以吳淞未開爲憂今言已驗救荒與役無如此策朝廷若有賑典留四分之一而又兼以顧氏之三萬太倉嘉定崑山華上之協濟與所謂與百人之工活百人之命與千人之工活千人之命也次第修圩其功亦還惟明公留意告之當路及今不濬則吳淞永無濬期矣及今不築則圩岸永無築期矣江右司文勝他省萬倍不喜得門生喜得人皆堅恐嗜欲慣習忠義名節有胎學問有根況以明公

爲之指南躍金脫穎又當何如弟講學諸公多重經而輕史舉外無理則史外無經惟明公率先倡之使門牆之下上者爲麒麟鳳凰次亦不失爲虎豹是所望也

荅戴悟軒使君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物必有所濟兄拖水帶泥而心事如青天白日比之口淨而身穢者不同大約無不可與人言便無不可與閻羅老子言也王公欲刊未刊之書欲了未了之事弟無書可刊無事可了直直捷捷乾乾淨淨乃是解脫奇男子幸兄以此謝之兄衆中行

三事即就事中調御役夫清楚錢粮錢粮之散出得實得時役夫之調御不爭不苦正如以此接衆高僧則可以奉承上官而過于節省嚴于催督則不可事到將完越要加勤加愼加寬敢以爲百尺竿頭之勸

與戴悟軒

弟看一切薄俗比三年前又一光景上閑口次閑門前者常熟杭州皆以書院相招弟皆不敢赴會非有異同正爲賢人君子相聚一語之出皆有關意且縉紳多布衣少豈可廁足其間以招攀援之誚偶于東佘山洗石種竹且愚夫婦生壙已集久矣一徙之外不望他榮一書之外不望他事但書坊所刻秘笈之類皆僞以弟名冐之念此背病貧賈不能救正聽其自行多有極可咲可厭者弟之不好名此亦足以見其一班矣

荅費無學

其山澤無所嗜好好林澗之游家貧不能買書往往手自抄寫又無草堂資日負鋪披剔泉石櫛蕪沐穢履綦嘗而跡之今買一舟轉展遊人如老漁父耳門下年未四十選述巨麗宏博通及百卷即楊用修王弇州少年度未能臻此其必傳無疑弟吾丈方攻公車言何不少恐以終燃藜覗草之業歸括當代故實裁成良史使後世不恨二百年無子長孟堅非吾費先生而誰若榭笠荷衣芋焦土窟青山未嘗拒人人自拒青山耳英雄回首即是神仙麟閣拂衣何妨鷗鳥願足下三思焉

又

嵒栖序罷之文苑英華中不可復辨其六朝初唐之最乎秘笈非弟書書賈贋托以行中無二三眞者此曹貧不忍督付丙丁終當整頓乞玄晏一言耳欲拱名賢而傳造次未能曾冬逼志狀頗多了理如貧女夜績殊損蕭閒之趣

與聶使君

台臺壽辰不敢隨鄉紳同祝茲以家藏桃源圖少致鄙誠一展卷或不減河陽花色也

復鄒吏

承手諭兵道處最爲吃緊近趣潛生孔再三解雪乃知毫無成心兩公手書奉覽幸密示賢郎彎弦中鉤宜以爲懼不宜以此爲喜也擇交二字即風波不生亦是儒

者家常茶飯若今日彌覺有味耳

答趙公子

古有延聞聲而相慕者。以為實語耳。今乃得之尊公與門下。門下不受序于通人而委之僕。此舍芍藥之和而以蔬筍餌客將無為肉食者所咯咯否。幸門下更調而祖之。

與黃府幕

古謂凶年殺禮蓄賓祭二事也。頃遭大荒。郡中家汰人修賓筵羅列倍于曩時。不敢復論。獨祭賽本郡城隍刑牲焚楮肅拜而退。其亦可以已矣。近有俚俗所謂太保者祭畢之後復用箬卜神歆否。或祭此神而卜彼神或一祭不准而卜再祭。貧民無識罄貲借貸名還宿願實則累窮蓋其弊有四曰褻尊神曰惑愚俗曰妄費財曰多殺生此聰明正直者所決不喜也。乞臺下懇白府縣公祖父母大張告示但許祭祀。不許鑼鼓太保入廟。妄言禍福。別生支蔓。有此等項地方報官懲治。不惟神明之廟貌尊嚴而小民省一兩日之費以資荒年一二月之殺此尤正直聰明者必喜也。其事若迂。其救荒甚實。

惟臺下能爽然與不佞相合耳。

與熊際華父母

某每念臺下國士之知。欲通尺一相候。如坐井底。無由自達。昨聞待詔者補曹郎幾百。聖賢豪杰如臺下領袖省垣。必能以冷眼靚人以熱腸報國。以聰明正直輔忠厚而行。為擊汰笏不為擊蛇笏為千房椎不為朱亥椎。語至此。想明公必鼓願一大笑也。某無端被譽。亦無端被譏。今已洞白矣。年來以扁舟載書。往來峰泖間。無論傖父郎家人罕得而跡。曾占絕句云、怕將名姓落人間。買得秋江蘆荻灣。几度招尋尋不見。釣舟雖小即深山。此不肖近況。非以林澤自驕。蓋欲以此酬慰知己。小有安身立命處耳。玄宰已請致、自今真為戲海鷗。苐憐才右文。亦是昌朝盛事。越縮數稱師申公。將無在臺下乎。

與陶石簣太史

先生身居金馬。心類木雞。非宿劫洪爐中鼓鑄得來。風雨名場且迷于大麓矣。天懷師書經已竟精血耗亡。祖留空殼。而又以口訥行方。戒殊之事。靦面向人如上箭壁。不肖為之經營百端。皆以遠方使。何為謝。歸橐蕭然。

颯若槁葉可憐哉。賢仲比肩而升。經世則兩蘇。出世則天親無着。不肯不敢以世情賀。所喜兩巨人日月麗天。光明非淺。禹穴一塊土又將爲洙泗乾竺矣

復馬仲良使君

明公好士傾天下。容僕道人也。一藤一衲。合老山藪中。春初承訂看梅之約。嘗語玄宰云。吾家籬落間數百樹梅花。儘堪傾白墮。絆青驟。何必遠游。以此逡巡而止。今冉冉秋矣。空谷獨坐。忽承手札。水倖自天而下。枯木朽株。何以得此于神交知己。自喜衡門之下。病不及身。賤不執役。今明公又贈一萬酒錢。便可作月餘無求老人矣。前得桐雨齋集于不磷所。極新極險。此脈直從昌黎子美遡源而來。鬼賀惟全郊所驂乘。高文襄籌邊斷國類李贊皇。恩怨亦差近之。第贊皇過侈。不如文襄之綜素耳。明公爲鄉袞表章一叙。魁岸博大。客見先生之詩。未見先生之志也。琬琰錄、弇州公排纘數十年。今明公捐俸刻之、一舉而使弇州之目瞑。先達之骨肉。史官之手使直河濶。故人不磷而已哉。代爲稽首以謝、

與王遜之

昨見兩得溫吉君恩浩大、此亦地下之所喜也、風波之世約束僕童早完國賦爲保家第一聰明先之以牟富貴濟之以寬古人歷有明訓此老姪所長、不待囑矣、

復閔康侯

其少狂。好談擊筑舞劍。荊卿隱娘之術。因家貧多病不任俠。已舍少年場。爲大人游。則腰領鬚眉不任媚嫵。已讀竺乾柱下之書。欲躡影高山。託命磕缽。則不任食色約束。遲回偃抑。年屆知非。漸老漸實。惟有低首三村學究中。差覺無與無咎耳。吾丈何所取而先施及之。札中數言、即使馮敬通劉孝標王無功自敘自銘。何以加此。世乃有知己寫照如康侯哉。反覆著述、無師之智。深踵之息。文人才子。皆拜下風。蓋其原本于經術道德。而以九家輔之。其必傳何疑。顧不肖無能爲康侯重輕。何如何如。紅葉黃蘆。或有舞棹逗霜月而至者。小人某也。此時可得叩徹雲館。作聚頭磕膝話矣。

與蕭象林使君

宰翁歸。縷述臺下不去口、即臨邛三朝相如。太白千金散客。未若明公風流文雅。無所爲而爲也。非仙令義俠。

斷不能破常格至此。銖聞弄珠撥脈韻。恨不挾玄宰題詩楣社間傳之藝林。項者東南水災、七郡嗷嗷、萬民洶洶、若欲盡數請蠲。大司農非大咲即大哭矣。如何如何。救荒之事。今賴振古豪傑。非心熱不能救萬民。而又貴從容非膽大不能定亂民。而又貴堅重。當今豪傑。非侯而誰。若欲俯采芻蕘、當錄末議以進、

與朱平翁

孟璜歸、知吾丈津津靡之乎。頻問項長鬚至。則琳瑯燦然矣。狂夫敘、瑰异快爽。真百尺樓上語。又百尺竿頭語。

信風記嬾熳曲折法度血脉。無一非古人。人間粉黛瑂刻者紛矣。曾見此等文字否。吾丈當今稷契。却欲分玄真于釣竿。恐爲白鷗所妬。雖然以此劾斷家緣推遠俗氛。熱腸付之泉石。冷眼付之朝市。俛仰典墳。保練心性。何必攤呵張弛在手乎。弟知命之年。經營一墓。酌酒封壙。不哭而歌。自謂陶潛司空去人非遠。其他但追凉偃臥。高枕讀書而已。松兒乃辱長者施以五丁之斧。飾以七襄之錦。孺子過望。喜浮大宅。感謝感謝

與項孝廉

煮字耕研。以了殘日。深山病道士。祇堪與枯崖浙壁作觀。願心未灰者。是中賢長者。如兄耳季雅開士舌頰皆蓮花。今與吾丈聯席壁觀。僕喜從虎皮之末。願春來雪霰侵襲。繭足不出戶。未得望顏色。飽黎花之論。奈何。

與蔡郡侯

某山澤之姿。蠖伏韜隱。不敢求通于明公。遽辱干旌顧之。表宅旌廬。重以粟帛。即北海之于正平。平原之于志和。靡以加矣。自覺四年間。上下之交。兩無愧憾。未省列士一腔血。何日化報恩珠。耳臺下重邱山潤如河父老

皆能誦之。至于清畏人知。德施不報。笑顰必愛。履屐得宜。則某嘗竊窺盛養焉。以臺下莫可親疏之品。入江右名節學問之鄉。摘瑕存瑜。上可備楩梓豫楠。下亦不失竹頭木屑。知明公有具眼在。臺下瀕行。不能治裝。閉抵官。又復儉若焚玉鍛金造物。未必無意。第吳人區區去後思。所謂曷飲食之。非虛語也。文正集序呈覽。某妄謂中行不得。流而爲鄉愿。鄉愿不已。流而爲鄙夫。反覆范文正傳。真狂真狷也。故以此命序。惟台臺教之。

與聶韓二使君

天降時雨。花稻勃然。田婦農夫。舍桔槹而就紗布掎爬茄而易薪米。又增一番活潑生機。皆仁壹子民之真心所感造也。昨見里排一論、新者少。舊者多。主戶承役。客戶貼田。又且舉行均田均甲之制。此父老求之百年而不可得者。幸甚快甚。夫糙粮白銀。官圖代里排之苦者平矣。今每圖除官甲圖戶外。剩田若干十甲均派。現年里排在官比較。其九甲在鄉分催。若派數錢粮不足。現年得呈某甲。某甲得呈名下欠戶。此至公至平。至簡至易之法。第其間更有民隱二種。一曰均積年荒田。一曰均無戶絕田。圖中有積年荒田。必十甲分之。不忍一甲獨累。貼粮所以均其害也。有無戶絕田。亦十甲分之。不許一甲占作已產。所以均其利也。里排利害切身。不攻擊而自舉。朝暮慣熟。不履畝而自明。得臺下先揭示衆聽。官甲圖戶外。凡餘田荒絕在圖者。不追已往。只在現前各自查出。各自派明。不避數日而報冊。瞭然若指諸掌矣。蓋均荒均絕者。正均田均甲之精神。而以絕田之利償荒田之害者。又役米外之津貼也。于萬一時、幸遇慈父母、採荒之妙惟臺下。定役之妙惟臺下。豈直利濟億兆百世且指南焉

與錢懋穀

懋穀先生、自束髮已知之。不獨今日也。往歲病劇中。遠[illegible]辱損書幣。以尊公詩選命序。比時艤床而呼。捫壁而行。無暇問筆硯事。今神華甫還。敢勒一言以獻。李廣射虎。飲羽沒石。智者驚喜是石。愚者悵恨非虎。尊公之序。不屬之通人。而屬之山衣田冠者流。先生得無虛發一矢耶。

復烏程閔康侯

冬來奇寒。凍齒相磕。擁裘炙火。無處生活。文逋交迫。甚于責進。因思古人冬餘之樂。秖虛語耳。使者至。堅冰在鬚。發信惶恐。即時呵凍作序。差不辱命。門下著述精而可傳。僕得附名千秋。但沙礫居前。恐爲金玉之累。僕老矣。銷聲遁影。願作空山掃葉。不可得。栖栖人間。如驚雀拱鳳。足下乃以平易許之。僕非不能奇。顧奇者畸也。獨往獨來之謂也。若耦于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耦則二矣。二則能奇乎。天地聖賢寓一於二。寓奇於耦。觀于易而理燦然矣。弁陽老人周公謹、有志雅堂雜抄、有癸辛志、

松雲翁嘗画鵲華秋色一卷贈之。鵲華、齊魯之山。故公謹有齊東野語。承教并附以請、

尺牘卷之一　終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

尺牘

與張爾之司馬

二月有鬅僧持居士書至剌促索報比時二孫皆病疹餓作下殤十年學道未能洗拭哭孫之淚已讀居士開山緣起不覺啞然笑曰劉處士黼二女以畢厓宕之役鬅張欲賣姬以開爐峯險道何其無兒女情也吾過矣吾過矣雖然此山去尊郡僅九里造物閟之數千年始落居士手近代勿論即王謝諸公最負遊癖竟從轂鞋

下失之今日仗居士掃陳洗腐出惡道險真堪作開山祖師顧弟所以重居士者點綴亭臺安立名字無一點脂粉氣亦無一點烟火氣若他園位置榜額非攢眉則掩口欲穢耳自來好事之家輦石鑿池者歲用衆以百數計畚鍤如雲邪許如雷然而石不暇黔木不及拱或轉眼易他氏或彈指而化爲烏有先生者多矣蓋園有三難曰難成曰難修曰難守復有四易曰易費曰易俗曰易荒曰易奪以此三難召此四易總不如就山開山爲佳若因澤潴泉因巖架屋因勢剪剔因境品題山骨不斲山木不刊山花不貧山居不麗山獸不爭山城不貪如是可以止矣不朽矣則吾張居士九里山是也弟五十時經營東佘穿坎作壙爲容棺之墟旁有餘山雜布松竹下有瘠田粗設廚屆但恨山水寒縮貲力廉削無能如居士重闢混沌別置峨眉以此讀緣疏及顧江寧諸詩祇有嘆羨俟居士宦成歸里弟當揹節入山率同志創開山居士祠于天關之上因正祭器勅山僧摘寒泉茶折元章梅采越王蘭以供居士而檄鬅張記食其旁其遊客狼藉花枝者擲之鷗虎軒外與山君共之

刑花者服上刑張居士甫爲司寇亦添此條例否一笑來教記叙誌須親見此山面目而後爲之是邪非邪未暇於紗籠中寫照也

與汪泉州

臺下借重名郡友人縷縷述仁政不去口口碑在道則爲剌在朝矣貴治先達思弦李公向守雲間解郡之日父老閉城相留至獲譴以死而人無悔心陸文定四十年不入公庭庭見太守又大雨泥淖中送之西郊士林傳爲奇事聞其家亦貧伊子守分幾于若敖負薪矣幸

臺下念此廉吏後一慰存之若措李公嬌者非俛則妄庸人耳

復鄭愚谷學憲

次公夜光之璧不出家笥越四百里而問玉工不肖豈能復加琱琢哉讀公車文心精而綺筆腊奇而大不肖已識長者之家風矣自省何人敢當北面請叙兄弟之禮而敬獻芻蕘以别大抵吾輩胸中落騷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落意氣二字則交遊定不得力盍騷雅既成新歡則舉業淡矣意氣若落故套則德性浮矣日前惟有端居遵養熟繙古史兼閱新報洗發洞達肆力於場事作少年科第經世大儒是所願耳若千秋不朽之業門下文苑衣鉢自在古宿有云佛法不怕爛却也

柬項東鰲父母

臺下暫返東山朝常如沸乃知諍臣論金人箴當參而用之中涓方取精于蟠蚌而言路猶角勝于蠻觸非得臺下真君子者以正直輔忠厚以中立當雷同滔滔東逝之波孰挽之哉某伏蠖寒蟬與世耗轉逖且昔年佩服閒然之訓輙欲自放于松麋蘋鷗之末以是感恩負知如臺下未遑通咫尺書乃辱千里而勤以翰言可謂鞹鞹烟霞丹青泉石某何人斯辱此非分倘得藉邀寵靈虀鹽麥飯不至作無義男子便可酬報萬一鞭策之私至于拂芸簡登蘭臺非特拙劣所不敢聞抑且北山猿鶴之所嘲也獻歲竹鬯試香墨宛如對冰壺使者倉皇敬報空函祗有慚色

與韓長洲

十六日下春矣不宜詣門冀得解衣從緒風凉月間一談耳是夕宿舟次即徃弔顧涇陽于梁溪今且峭帆東歸侯八月秋爽再卜良晤爾時臺下方典棘闈如何如何朱修能詩品深諳秀雋極有書癖圖章故自餘技今從名公游如李方叔得侍子瞻凡可借芬處應不惜青蓮舌也

答鄭公履

今名士皆掇拾措束雖奇亦百衲衣非若足下獨運杼軸首尾千尺錦也關尹子云賢愚心愈明則交不睽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此非獨施之朋友寔家庭間混沌譜耳

復馮友

屏跡山澤門外事皆付之洗耳掉臂中得教始知有衣冠之閧鄙人不敢與亦不敢聞此中黃鳥聲甚佳恨兩君不一聽之伏枕初起摸索草復

柬王季重使君

使君神明真父母也義田一事全賴四至刻圖令士民信服而當路亦得藉此以杜好事之口獨青谿一望巨浸覸三十六年僅留尺許米價未昂而薪價真如桂矣每爲台臺籌筭出處宜請養而遲補官得雄以後相踈

而飛今蠅聲鳩眼尚未寧帖即太公徙飯催督上車可以長跪請也不肖結夏太湖中洞庭暑可避而客不能避即客可避而僧不能避即僧可避而詩僧不能避頃于桑上人遠顧云與臺下外形內心之交其詩亦清快道爽生平淡而鈍口不解向人乞緣茲以王使君如西竺適軍多鳥不惜定僧乞一羽一毛然亦不敢望財施惟以舌施耳不肖五十外人日求減塑而四方以增塑求之如何如何幸有以教

答張太尊

自婁東歸知台臺勘災登山不能率先父老一致壺漿爲之悵然秋風漸勁饑寒相迫未省部議何如獨念報荒之時不得不以熟作荒泒荒之時又不得不以熟補荒以華亭槩縣論之宜以東南之熟補西北之荒以松江槩府論之宜以上海之熟補青浦之荒此全仰仁人公論以先聲倡之耳臺下捐羨金祠烈女又捐羨金救饑民表風勸俗捍患恤災不獨倡義更以訓廉士民無不踴躍也

答長洲胡使君

某蟄伏引硜硜之拙竊從門生子弟間讀台臺公車言于子桑玄宰間讀長安賦于練川長洲士民間讀訓民歌此兩漢文苑循吏合而爲一人者也夫目今時局以爭殿之虎而兼戰野之龍以雌黃之口而灑玄黃之血惟有郡邑長得孤行一意鳴弦而治爲宓單父積功累行爲許旌陽公真其人哉向者枉重草堂茲又特頒氷俸禮意稠疊手書斐娓恨紙衣土窟中人無能効短長於明公而禽鳥報恩之珠烈士酧知之血不敢自後于古人也

與方公旦心

台臺爲郡司農不特官署如僧舍即左右皆如退院僧今又居此冷曹人以爲不炎不熱不肖正謂此梅幹在冰雪中俗眼未及見花香時候耳當今中行救世不得狂亦救世不得惟狷者是向上第一路人然狷之有所不爲尚置之賢知過中則聖賢豪傑喜靜而不喜動喜冷而不喜熱可知矣台臺以爲何如

與居赤水使君

久不奉清暉令人五內都塞安得雕雲之筆霏雪之談之淘汰之年來多病早衰閉關埋影如在井底中不復聞長安事獨念時局奉定如越鴻楚兕先生慷慨滿懷經術貯膽坐令神鈞赤精匣而待老可勝浩歎雖然青山之業碧落之游丈夫亦可以豪矣往聞太夫人偃遊情愫未申至今愧死無地獨以百歲謝人間比之西池南岳亦復何達敬附生芻特向祠中禮一瓣香遥致區區通家子弟姓名而已若後時之罪幸長者原而宥之

又

前讀曇花記痛快處令人解頤悽慘處令人墮淚批判幽明喚醒醉夢二藏中語也往聞載家樂過從吳門何不臨下里使俗兒一聞霓裳之調乎若近有新聲亦望見示頻病之人得手一編支頤綠陰中便是十部清商也

與許郡侯

臺下解郡時河梁照影兩無媿色者獨有不肖儒耳不意長安中顛倒一至于此此于明公分毫無點夫以父子兄弟最親而同床不免異夢以衆生愛憎取舍各別故也臺下第付之夢中囈語而已區區之私每欲拉濩江以謁明公入則拜床下相與理性命釣弋之旨出則從郎君驟泒騰騎縱獵而返相與擊鮮壓酒一吐胸中之憤今尚未能也年來爲先嚴卜葬經營一抔土辛苦白頭回視昔年烟霄鵷鶴之志轉眼漸成老翁第不敢作負義男子以辱臺下國士之知青天皦日實聞此言臺下神明精魄固自聖賢中豪傑必不久置閒地幸惟爲國珍重

復方旦心公祖

病中得台札及心問但未見北運便民書叙以此爲恨

記得先達徐文貞公云凡國家之事隨事而講真講學也隨時而習真時習也譬如臺下時任在漕即向漕政中搜括其利害痛癢毫髮無遺憾勒成一書或告之當路貽之後人使百姓顯受其賜而國家陰受輓輸之益事功在此學問亦在此此思不出位之正脉也天下而人人如台臺可謂上不愧天子下不愧所學矣

與李本寧先生

往歲聞有歸楚之信幾欲輕裝獨來送別江滸今喜客星烱烱正纏吳會間使不佞得從學華時禮一瓣香真靈山儼然未散也大集出世震動天壤如士林六籍賢刼二藏豈直奪五緯之光芒濯三江之濤采而已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盛德大業茂以加矣江孺人傳後敘言畢竟換眼別改上呈以副尊諭北面知己義等在三幸勿姑息而貰之享帚覆瓿取裁惟命語次不覺主臣

復馮文所大參

客秋不肖出洞庭山先生又將入洞庭湖北時若使遂張楚帆覺至人與人不異閩游餘杭徑山兩天目登黃白二岳又登九華黃山草眛初落潘鬚眼中不若九

華秀絕青蓮多所品題故是老耆宿耳先生愛賓五玉何減阿咸阿惠履綦所至賓從如雲魚有龍鳥有鳳信哉憨山今之洪覺範也麈尾相雜使人流涎不肖妄謂講學之地未免帶情識粘名位侈口而談遺心而應涉世味饒出世諦少不若宗門老胡無眼棒頭尚能撼諸君子十重步障與三十六州諸錯耳近者吳越之間雖黃之口玄黃之血蓋焦龍矣先生去鄉一步便是上天百尺去鄉一日便是避世百年俟異日而後知鄙語之非謬也不肖邇來由中除教子讀書外百事不暇料理正洸手時忽拜數千里氷俸買魚沽酒便可作一月資糧餘則有常山長老生活具在以此謝臺下并以此慰臺下

復顏涇陽先生

先生之學非特見之名節文章寔見之朝野精嚴之踐履如龍文五采其外也能霖雨天下其寔也故不肖以龍德奉祝非敢阿私乃遜巡退讓而賜之遠札勗以交儆仰悉大君子接引之意真使人感不去懷讀當下繹痛快直捷而以史公之說終焉本體工夫一齊合下即

鏡本明就鏡施藥乃知以虛空爲鏡以不染爲藥者終落無罪福無聖凡無忌憚之知見甚矣先生之真有造于世教也承念及辰玉遺集言之傷惋初太原公得召旨弟書謂辰玉云人以爲錦上花僕以爲雪上霜耳今歿後一着果如此弟之心事惟冏伯兄知之可嘆

與張丈

吾兄遠行弟適在山中不及奉瞻吾兄不驕不諂而賢主人不忮不求自是兩相得也新官如入暗室久而自明但筆底留人甚於刀上劍頭上念鬼神下念子孫則生路寬矣所賴夏公長者當無事相視聞所治甚荒覔得救荒諸書奉備採擇或當路咨詢或饑民仰望智無百慮愚有一得活得一人則一人陰德也行得一事則一事藥方也乞細細批閱與彼處地方可行者摽出以示夏公案牘送迎之煩不暇編覽精神綫索則友人事亦方便事有便一勸按君停訟恤獄緩舊甲征皆救荒大義

與徐魯人使君

初詒明公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談學俗事既聞新政如程不識之兵李光弼之將刁斗不譁旌旗改色英雄意表自是非常昨者駕至山中投以新詩聾月松風竟不及握麈相對清談清課皆從山水中兩失之將無造物者小爲嘲弄抑更續後緣也父母孔邇快覩有期正恐非時人室不獨低頭濡子明公庭鶴亦將笑人如何

上方二府

別後兩奉札既即報謝想已奏記室矣北運仰仗仁覆體恤調停如良醫之救沉痾慈父之護愛子雖由清恕實出經綸謝玄履屐各得其任孔明寬井皆應尺繩今覩台臺而知古人之非遠也撫臺感服奇節特欲激揚而松父老欲築祠淮上尸祝臺下但恐北朝空席并州無復有臈衮之期若不肖盼望福星又以日爲歲矣

與王復之

僕老矣一生素志已付劉伶鍤邊此豈復有世念年來病冗坌集不能低首受書蠹老螢乾乞作縣背翁足矣而婚娶未畢時入城市客來蹤者又復以著述相期所謂今之隱几非古之隱几也吾丈文虎人能北斗以南

一人耳公車之暇專爲眉山禮一瓣香博覽宏肆若使子瞻見之且當把臂四學士中僕何人斯而當北面之禮折心灑汗恨不穴地以避也士大夫正有二事太上出世以孝弟爲根本其次救世以舉業爲階梯吾丈公車言陸離精客語語皆逐貧請屏他籍一意爲之陰符云絕利一源用師百倍敢以爲名賢知己之獻謹奉玄宰真蹟草堂雲氣不散也

與張五鹿太守

黃穀老自海上入松纏述台臺至謙避執之意相與撰服久之而漸聖氷蘗之聲至今猶騰道路即黃公有耳寧不心折也近丹陽王公有新政爲東南所稱凡衙官不許輕監一人輕枷一人稟命正堂有票方許台臺若發行合屬即他郡且將師而効之矣其陰功可勝道哉曹州學正劉允繩孝廉中麟鳳也不獨制舉擅場即古文詞皆可選入木天亦曾奏藝于大匠之門否

與趙凡夫

我祖爲人灌園不若僕得幸于趙先生若使稱衣穀弁日從寒山中飯犢掃葉貴于王公多矣吾友王丈善寫

古佛廬陵伽屠長卿贈以詩云得錢散與貧兒去只是爇香禮上清就其品韻居然人外幸分梧陰一片地小爲燕溫何如

答沈繼山

昔堯夫有言善人未合不敢忘合故明公爲青史中第一人物至今日而始拜德門之床納孺子之履者以此非敢山澤自驕也伏承享以上客倡以名篇即無短序詩中已描繪盡矣至于紀律森嚴性情雋永又浣花翁餘事耳非久與叔辭商畧以酧來教

答熊公子

往聞大父母之計友人陸伯生同不肖設位于鄒城之南禪寺率同志奠敬焚一瓣香于位前鄉紳士民如喪考妣非獨爲知己哭寔爲一縣哭也忽承枉札達寄讀之黯然初擢臺選海內方伎以爲言路指南國是士風關繫匪淺尊公之清天下所知獨其濙群闢邪之念百不試一雖朝廷無福未盡其用然生不媿三光死不怕閻羅老子矣况諸昆仲讀書清謹恪守家風未了之事後人補之乞示行實當爲大父母作傳以闡幽潛邑有

志國有史皆不可無此第一流人物也但門下家貧道遠資斧甚艱或遣一介持來即可報命且僕出入無時兩不相值千里駕委之草莽耳

答趙同知

王公不下士久不意千旌之重紆訪委巷中追憶老侯生使人媿死今征車前邁行李蕭然誰謂近世無范萊蕪但無當路道眼人格外物色之耳承委四箑四箋遵命塞白某守硜硜匹夫之介不敢通輦下書見東里公煩致相憶

答錢受之太史

自吾兄天蜚輒有索書求見者弟堅謝之山澤老人不當通輦下之信非分當爾即懶性亦爾爾也頼兄眼中有照膽鏡手中有降魔杵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一客不如少一客耳承諭讀書無暇此時豈能終日終夜鑽破故紙堆中嘗記得少詔徐文貞公云學而時習之何義對以不報文貞云如國家有荒事即就荒時查考荒事如有兵事即就兵時查考兵事如有大禮大獄亦然此真所謂時習也至今佩服此言受用不盡又有因

文見道者如送贈河南撫按河南何事最急如送陝西撫按陝西何事最急即此類推自然研究得切考據得真正如夏買葛冬買裘畢竟比平時買裘買葛不同若國軸之變幻家鄉之紛拏且端坐冷眼觀之俠客之不如英雄者俠客動而英雄靜也英雄之不如聖賢者英雄險而聖賢穩也若置身靜穩中即鬼神造化柰何不得況目前餘子哉

與許翁繩齋

已知齋俸入都又逾年而得尚璽之命爲之適然以喜

不喜明公初踐九列實喜朝廷得正人力尚未眺目前朝局一似刼棊方始冷眼旁觀以厚薄定心地以躁靜定人品以吉凶定事業惟明公與陸思勑耳某邇來十九在山山上有生壙山下有籬落溝池負鍤種菓抱水灌花蔬子弟有書聲客至有瓶罍嘈嘈酒聲但夜不能讀細字伏臘有貢通者三餘之樂惟雨聲差勝餘不足爲明公道也

又

讀鍾君傳及手札明公心事灑然且文中毫竅眉眼颯

颯欲動明公不獨吏蹟品行事事第一即文苑諸名流誰能爭席也

答包儀父

四月二十四日得手書叅周伯孔使者捧至伯孔以病中道反頻此疾不至疲于津梁五千里風波莫看作易事如此舉止老弟何不阻之讀其時文詩賦真天下奇才僕勸其舍此而就舉業爲老親開笑顏爲朝廷出死力可也聞湘潭水災重叠何以救之饑民中亦有强民真盜中亦有枉盜更望大慈以濟大悲大悲以濟大勇

如勸借一事可一不可再可暫不可久言至此吾弟心膽碎鬚眉白矣饑民用威難而用恩亦難威過則詈恩過則驕驕則挾官府之命以要厚積之家不可過又不可縱勢必三尺從事則詈者與驕者俱起此處又當一斟酌也

與包儀甫

聞吾弟由浙入楚度可錢塘江頭一送今知取道京口路遠天熱不能握談悵何可言弟出禮義公族又加以數年道養不扶而植不雕而錢無煩三祝矣聞彼中士

大夫難處惟不親不踈乃處法也聞錢糧多逋不緩不急乃征法也使客若多則打報人要遠遠則可以逸待勞地方若奢則筐篚飲宴要辭辭則可以返奢爲儉告示不當早出左右始終以嚴示必當機則事簡矣嚴不駡詈則人服矣至于隨從諸人防檢宜密而衣食宜寬上司之詞訟宜先而自己之詞訟宜後上司虛心請教士子弗拜門生牌票限期必銷則不至妄行勾攝囹圄不時清刷則不至獄底沉冤祈水旱夜宿于廟勸農桑親至窮鄉商賈使之情通同僚救之善養假公濟私者

民情也節外生枝者投狀也已上種種皆弟所長但無倦耳

答吳司理

台臺清真簡靜事事古人諸縫掖不敢輕投一趾輕贄一文悉士風之正實從明公指南始共蟄藏草野忽飛台札捧讀環回愧汗浹下嘗念古之隱者非避跡夷門則寄居梁廡今不狷不狂有靦面目故扁舟裹衲投太湖山中者百日矣複嶺千尋怒濤百變松深竹冷閒寂無人粗以澡雪海尤過瓢浮氣台臺比之徐南州則倪

不敢置對矣。

又

某嘗謂上下之交截然有等級。鑿坏而逃者類于近名分庭抗禮者似于越分。此皆非鄙儒所以事明公者也承台札下頒不勝悚汗通番之禁一跳于操臺夫復何議。但久客潛歸。則砲矢俱發。掠貨沉舟。誰敢登岸竊謂此曹奉禁以後宜嚴其出海之防奉禁以前宜開其還家之路。沿海則張掛告示浙直廣閩則通行文書。將來。思歸之衆與不還之徒決不至勾夷起釁而海防可以

萬全矣。不然如實錄所載朱紈故事。良可寒心惟台臺明見萬里之外者敢以此陰德事相告不識可聞之道院否

答張高士

昨承早顧適睡耳未起不免帶吾家希夷餘習長者不督過之又以長歌見贈獎許過情汗且浹踵迴風奏之。即松濤瀑雪亦當避此金石聲也。夕陽曳杖來聽黃鸝。請手斟悟道泉酌茗以謝。

答朱平涵先生

前者太原未甍時射隼之夫幾中海鵠仰聞長者調護百端薇蕨無恙遠惟機汜學恭之訓近佩名公囊括之什業巳穿壙山中考室桑下一瓢一衲数與山僧逸民徃來陵澤間矣晝還全身是盲爲屢侍玄宰盤礴小爲墨戲何至敢應名公之求先生聖賢豪傑中人也社稷之擔旦暮相迫寧遽容卿祭酒而巳乎

與耿使君

臺下治績則遠高卓魯談易則洞入羲周真本朝第一[illegible]物也即在手[illegible]而遲迴不前者

嘗境內見熊父母詎敢越境見耿使君然布衣道義之愛隱約流露於聞聲遥慕之間雖鵰相視桃李無言其意味更纏綿深遠也。東南莫大於水災西北莫大於建虜畜艾徙薪獨有起廢一着而患得患失者又恐爲異論赤幟忠賢袖手坐視淪胥可嘆可恨社稷重擔行及明公幸深圖之

與吳懷野

明公孝義揭於皦日取與嚴於秋霜不居間不苟得一銖一黍尺尺寸寸皆從惜福修德中來此非獨里族學

校知之、即鬼神皆知之矣、今忽變產捐金、以佐國家緩急之用、豈齷齪小丈夫敢望萬一哉、近者吳公祖創改金山衛、州縣兵尊撫按、業已鑿鑿允行矣、乃聞明公此議、首倡於南中、博謀於識者、其爲地方慮已久、今又聞即移八千金爲建立公署之費、且欲挺身經理、親爲督造、則大姓不差科、小戶不繁擾、差官不經手、諸役不破冒、一金可以當十金、八千金可以當八萬金、而事可立辦、何也、非吳司理首創不能發此機、非撫道按臨不能決此機、非明公捐金不能貫滿此機、此天賜明公以捍

沿海之門戶。又賜之各臺以成明公、爲范文正、不爲卜、式夫也、夫助邊、邊塞邊也、邊海亦邊也、與其獻之朝廷爲太倉之粺米。不若用之桑梓、以爲億兆之金湯。事成之後、將吏軍民報德報功、特祠血食、真名世大臣不朽之舉動矣、若夫擇形度勢、設官分土、此特出明公八面之餘、如視諸掌、守土者自當式廬而請焉、不佞非所敢與也、

與莊郡侯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此古棄婦之詩、若父母愛子則不然、雖當哀疢涕洟之中、撫摩赤子之念、決不忍頃刻忘、凡可以救其疾痛、去其呻吟者、非熟告之乳母、則緩陳之國醫、今郡邑諸大夫是也、台臺行矣、幸留意焉、

答吳司理

台臺審錄獄囚、責必減半、傳頌仁臺者載途矣、今幸院道一時輻輳、若議得金山備分縣、則華上青可以造有形之福、通海商許歸。則浙直閩廣可以消未形之禍。陰功蓋不啻萬萬也、承諭三書、較是史料、可刻、蓋藍臺前啟云、切于國朝掌故、爲第一。目下窮冬、更有寒審事件、

創自周徐二撫臺、而未必及子、後日雖行自一方、而未必及于天下諸郡、不知可如款審定例、兩臺特疏一請否、　慈聖七十、將有大慶、乘此上請、度必朝發而夕下也、惟亟圖之

復錢公

往玄宰閶還、僕逆之湖上、不意明公物色及之、硜硜小人、不敢攝齊束帶、抗同游客、僅一通姓名而去、客秋楊侍御垂顧草堂、重以縑帛、未展報謁、尺書相約、因有棲霞之游、近慚明公、遠慚僧明紹矣、茲承書貺斐亹、敢于

故交、知己、寔難、感動情聽、僕老矣、塞耳閉户以度居諸、師孔氏之循墻、學彭籛之觀井、捧讀諸刻、重以慨然、五筠云、未見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其明公之謂矣、

復李覲瀾

山中接教、知客官清吉、槖中雖如槁葉、所過陳太守、如龍圖老子、又如閻羅老子、足下親侍左右、亦不枉此頭上烏紗矣、百凡更加小心、窮通有命、雖官卑職小、日行好事、道路有口、上天有眼、決不相賺也、若以貧爲苦、則

位至卿相、原無舒眉寬肚時、如兒素有達生之念者、必能憮然一笑、有當于鄙言耳、

復王而弘

明公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此味甚覺悠長、蓋眉睫政事間、皆隱隱躍躍、寓焉、久之人且知之矣、丹陽治狀、載在萬姓往來口碑、與曹丘生何與、經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故恤民之長、豐年未必見德、凶年則見之、本邑未必知、思他邑則知之、頃者大則山東之搶劫、小則青浦之催科、民情大都可憐也、安得王父母百億化身、分救百

姓乎茶亭、乃腳踏實地功德、更得速賜料理、發一刻、一刻之茸露也、

與沈天生

包使至、知老伯已僊遊矣、痛哉、一瓜三蒂、已摘其二、賴兄仁孝、一身支林、生死皆無憾、然兄生者待哺、死者待塟、千鈞一線、萬勿輕擲於哭泣中、弟以痛極、先遣兒子拜唁、度月盡稍强、即過慰兄、當悉分炙之痛也、

答蕭象林

扇頭蘭花、宛然子昂子固家風、雲山外、重進此三昧、恨

雪老人不及見之、大暑、未敢謁謝、當舞棹旗亭間、相送片餉、雪鴻之跡、復晤何期、讀第二牘、不覺黯然矣、

復王公

某蟄伏東海之曲、如在陶穴壙户中、不能從海內大人先生遊、而竊於誦書知人事、始知有天台王中丞、此社稷臣也、已矣不可復作矣、思中丞不得、猶幸有明公、聖賢爲目、豪傑爲膽者、在第無從一聽風霆之談耳、昨者藉手記叙、此酸書生語、何足暢武侯汾陽將畧耶、異日建牙東南、明公亦許其衣褐見否、戴簿不修尺幅、往者

死無敢收其尸彼獨衣狐裘夜行舁而瘞之土墻間今輿還徑山其肉身龕而不腐皆戴生力也明公於吏事外曾物色否

答徐景文

往者投經琅琊時承見訪和氣搏掬如攝春風中不復知御史公八面霜威矣頃承札貺重以圖記見屬竊嘆尋樂公昔以伏雌出贅今化而爲三鳳齊鳴六龍下食大賢之名德遠矣奉命勒記一通呈覽非敢貂續都南豪但願蠅附徐南州耳目下初凍十指如懸槌而又苦拙書疥辟乞更付之侍史何如

復周伯孔

其屏伏山藪單衣負杖如田叟海樵鬚髮皤然又類十九年海上子卿矣老疾將至不恨不見名山恨不見天下名士忽使者五子里授書讀刻鳳篇此公車中逐食文也讀秦淮竹枝詞則劉白低首讀三陵外集則江陸捧心讀花雪賦則宋玉復生子建未死已又讀花源詩爲儒爲隱爲秦爲晉吾不得而相焉每得數語如洞中流出數片落花沿流窮源朱霞青嶂杳不知其所之不

意晚年復作老漁遊入伯孔集中嘻豈其夢耶包湘潭清真貞立不妄許人而書來獨爲伯孔推轂不置即伯孔不爲陽鱎而縣大夫以垂虹之線欲釣天下豪士會伯孔誰兩耶扇頭投贈泚顙汗背北面之禮尤不敢承若公不棄請返一瓣香作神交兄弟可也絹素塗抹幸勿疥壁使楚材遠笑吳俗幸幸

與劉夫

弟書中不能作蠹魚山中不能作麋鹿而行遊天下名山大川如鵾鵬悉悉飛乘乘如劉先生仰慚碧落俯愧白髭然向往明公却又如火中爆豆不能按捺耳吾吳隱而名噪貧而奇俠願終公車言爲經世豪傑豪傑非劉先生又誰爲忠孝指南也弟每與王季重訂渡江之遊訪王謝遺蹤與劉先生草廬孝審何時得果此緣羅下傾夫惟有浩嘆而已

答沈紉安

久不晤言知兄閉關謝客作董生發憤不知花開花落此吉祥消息也僕老矣怕生客愛異書而剝啄未除煩惱日積且思拔花去草以求靜遠不識得此閒福否花

瘦笋肥。十菴與石翁何不撥棹也。

與趙當世

海岳庵事。玄宰賛嘆不容口。即刻書像賛及神位對額。此真可以不朽矣。大約以蘇米二像刻石裝壁中。其下並列東坡元章。而以元暉旁祀配享。淨名齋堂額也。海岳庵、門額也。梁昭明、劉義慶、皆王孫中才子。宜並祀北固山上。皆讀書京口。見鎮江志中。幸兄主張速成之。

復陳州尊

明公尚書第一人而不為季天草異第一人而不入銓

地。凡有識者皆為不平。雖然其寄有云。美酒速飲而無味。積薪在高而先焚。有道者當不以此罣懷抱中矣。向守硜硜之節。雖時稱婁江客卿。而不敢望見顏色。今台旌遄邁。又以山居穴處失迎。何麋鹿之無狀也。永傳特頒出自聖衷。但行李匆匆。而念及至此。明公於今人樊做忙時閒做賢者固不可測邪

與顧沖庵先生

不肖仰止先生山谷所謂如慕古人也。乃勤手札。若有饑渴下士之誠。蒲團上腸冷如冰。不覺為感知己中矣。大江限南北。非丈夫語。僕不及以江水謝先生。弟嘗望先慈匍匐草莽明月之期。顧言異日。俞君懇惡男子。僕閉門鈍滯。先生乃欲比肩而見之。得無以泉潔望止水乎。昔摹頗堅。入林未啟。即白犬黃犢。往往舐衣戀其骨。與何所識面目而謂司馬門也。雖然。三寸尚在。當望見顏色以畢終身之願。不能卜平原十日飲。領至人一夕話耳。

與吳先生

往婁江時。弟以寓公而吳先生為客卿。蕭寺論心。高樓

撫酒。不意得此天涯同志。江干一別。黯然銷魂矣。嗣復忽得長箋。娓娓數百言。高誼薄雲。遠誠透石。捧次何啻面承。欲覓一便郵。而赤鱗白鴈。杳然無踪。茲遇故人劉宇成。乃知以尊公小儒之故。曾與定交。敢附數行以候興居。往者讀南宮書。首查吳先生姓名不可得。為之惘惘累日。此朝廷不得正人之力。非吾丈數奇也。然造化有負于公。而公無負于造化。萬里摶風。即六月息。舊鯤鵬耳。弟年來十九在山。小結茆蕉。雜蒔花竹。袁閎土室。茅容草蔬。時與山朋溪友共之。獨苦文逋相責。不能作

熟睡漢。以此相愧。僕老矣、吳先生經綸滿腹、毒情精養氣以待宇宙擔子。目今時尚可爲。在君子調其已甚之行。小人則化其未形之毒。太尉之祖無左右武侯之拜無重輕。天下從此太平矣。丈其冷眼熱腸圖之。太倉沈司部二子皆入庠、吳長卿名震元者、已中鄉榜、此皆淮于、送別、人并以奉慰、知必樂聞也。

答印泉施君

士固有同床異夢、而于里同心者。印泉先生之謂也。漢槎丈至、得手札、未省蕪蘆中人何以受知于長者、今華近六十、不見生客、不與俗事、課兒弄孫、左絃右誦、逍遙而不能逃人、又不能逃交遊、胸中湛然、如青雲白石、而不免雜以黃埃、乃知安身立命、大非容易。翁考室深山、多壽藤偃木、坐晉幼安之榻、漉陶元亮之巾。所畧遜古人者、僅青衫黃梁耳。世事不了、如落葉隨掃隨有、心事不了、如春草隨拔隨出。惟前思過去、後思未來、我復安在、而見在之我亦復如之。若著書之勞神、讀書之障道、不足爲有道語也。雙龍有緣、何日抵掌、非五百里賚入聚乎。念之。

與王遂東使君

四月入太湖洞庭、名山大川、長林豐草、蔑所不有。百日後出山、始知有人間。每當怒濤粘天、明月掛樹、未嘗不念明公。明公項者魚服吳門、亦當峭帆一至石門、不可無詩若記。及重陽後、橘柚更佳耳。聞太公健啖、又已抱孫。明公萬事足矣。侍養以後、方可做官。家食二年、再商出處。行年四十、尚未有錄諸生者。以此相較、臺下何必于今日問腐鼠得失耶。其嘗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所成何事。蓋行有行之事、非謀與懼不成、藏有藏之事、亦非謀與懼不成。臺下在行藏之間。子萬與識者議之、老夷門所以報恩者止此矣。

與翁敏寰

弟之入山也。欲省交際以避喧。節宴會以惜福、此念與吾丈素心同之。山居雖狹、尚可靜憩。若酷暑時、則借重指示一清涼界耳。辱見招、不殺生、不嚴席、爲真率會、乃可。若禮意鄭重、何苦渡風波而稱襏襫客也。少將不腆、以定縞紵之交。

與翁丈

昨見惟心上人、知翁有非意之憤、古聖賢當骨肉橫逆一味忍之又忍而已。若一成訟、奔走暑月、天時不便也。往來風波、地利不便也。骨肉成仇、漸招外侮、人和不便也。不肖初相見、以學吃虧勸賢父子、交淺言深、實出道義、幸三思之。

與胡大叅

往年避跡湖寺、青雀忽來、白鷗欲舞、竹林解帶、既清且和。先生真振古之人豪也。比時冒風暑、不能追陪信宿、上談王霸、下商釣弋。匆匆掛帆、渺如河漢、每讀環山記、先生撫柯擊石、洗盞濯纓、不知誰惠誰魚、誰莊誰蝶、功名蟻戰、毀譽蜩鳴、博不得真人壯窟一夢矣。頃避暑東洞庭者二月、餘長松限日、飛瀑如雷、盧橘楊梅、啜輒盈斗、恨不與先生共之。

復沈純父

天且暑、此時示疾維摩、正堪謝施袚子耳。東歸十九在山負錘之暇、半爲客所跡、如出柴子母鹿、滾滾草樹中、僅撰數文、不足博笑、巨人在前、日畏日縮、非敢從也。

與張郡侯

台臺遠近賑荒、老稚感涕、適接秋麥、又得時雨、瓜茄大熟、客舶日來、米價頓減。布價頻增、萬姓頓生、莫可言喻。此皆臺下夙夜焦勞、人事補天之所致也。目前只有開河塘長一事、合郡最稱勞苦、若差必歸子正堂水衙、不敢私擬而豪家之討夫者息矣、役必主于本啚別區、不得遠調、而泥頭之包攬者絕矣。葢泥頭倩人具呈開河動經數里、啚民竄遠、挑濬包價動及百金、塘長派之該年該年斂之人户、今歲不已而復明歲、此河不已而復彼河、不過爲泥頭飽溪壑而已。今當編審里排之候、伏乞酌議、永立成規、百姓息肩、各啚安堵、其功德真與救荒等也。此係民隱至急、敢附以請。

復李公開藻

追憶己丑冬、與徐孟孺會葬涇陽父母、因謁臺下於滸墅、今涇陽墓草已黄、而孟孺之木拱矣。彈指二十六年朝野之譽誹菀枯幾且百變、而明公當鄉衮秉政之日、省侍丘園、海內望之若鳥有鳳、魚有龍、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某隱居教授、粗守故吾、曩五十時、即已穿坎作容棺之壚、旁結茆焦、雜以松檟、祇司空啚生壙則不

足比之袁閎土室則有餘矣三子一補諸生餘習諸子兩孫小者孩乳大者四歲已解捉竿逐雀薄田百畝餘糜粥釀酒不愁罄耻但苦學貧而多文逋未若村童田老黑甜白醉之爲適也吾曹山澤人豈望他長但日就簡省平寔便是安身立命學問故海内正人如明公久不通尺書今翰扇先之僭叙其草野近狀如此

答劉公

自揣拙鈍足了一生不敢與名賢通一耗問乃明公東帛緘素忽飛幽巖之扉且以元君碑記見屬不勝赧恧莊讀雄文金翅揷雲玉龍舞雪蠅鳴蛙奏何以聲爲門下清標飲氷直聲如矢海内屈指以顯望賜環之報嫩薇豐草此不肖輩所私明公安忍枕東山而釣北海如元君二語則隱然以宰官度世期之矣白香山縛天行院蘇端明紫府神衙鶴背馬頭原不相礙門下負異骨秉素心俟人間之殘局少完則天際之靈槎可駕其雖不肖賴順風而請道焉

答揚州郭公

瑯琊報訃人歸知台臺祔唐大慟幷錄尊東見示真字淚也淡老云生死不負我者郭揚州耳知言哉易簀之後家無餘財只此一種清白非特不愧明公之師抑亦不愧名父之子若使攬轡登朝其激濁揚清當何如也但吳中風俗薄惡台臺不惜牙頰子當路護以金湯目今羅雀之門尤賴有昔日登龍之客耳

謝陸文定公

承手書二帖精神酬健見于筆端即少年不能員整至此非獨可占壽徵且以窺公教德謹什襲藏之永以爲寶

與莊禹門

兄行時弟在婁江不得一送及春始知之意常惘惘兄干將之器小試直補然數已前定枯菀淹通付之造物小兒惟留心于利物所謂一命之士皆有所濟兄仁者自不待視眼前儘有無限好事豈必三公九列哉兄簡淡溫三長皆備獲上得民不言可知弟日坐深山不異木石兄勿念之但彼此各畱本來面目異日相對耳

復嚴天池

摽梅時得覩道顏真錦衣許由火食神僊也擬回棹一

訪林居而兒子已入光福矣、田叔先生、羈紲如天際讀山林經濟籍。頗采鄙言。得無腥煙霞而浣泉石乎。適冒寒擁卧。未命墨卿。當草数言以副遠托。新詩描寫如畫。恨病中不及賡和。然已藉手作枚生發矣

答王而弘使君

道樞至、捧讀善惡感應說。此三教樞也。明公借官修行。亦復借官說法。若解軍議二百年未嘗及之。發之自令日始。即部曹與臺察未嘗及之。發之自明公始。他郡邑未嘗及之。發之自雲陽始。今由一方而遍行天下在京利溥。豈不信哉。某嘗有云。由自己生死。是大豪傑。知他人勞苦。是真聖賢。今士大夫本分職業中。誰無善事可行。但不肯細心抽繹親身體貼如此事未免當面挫過耳。若明公誠所謂聖賢而豪傑者也。江南驛遞之苦、莫如丹陽丹徒、高岸如山、上下牽輓。非黑夜僵卧死。則雨雪凍欲死。炎日渴欲死。若得十里置一僧廬。夏施茶冬施薑湯。此目前第一方便事。明公倡之而募地方之善信者助之。或間摘有罪者罰之。可以不月告成。比之修路築堤、其功德、萬萬倍也、蔣君謂明公酒色財氣俱無可謂知言。然以德論。非以功論也。陰功二字。願臺下昔積而月累之。爲東諸侯立一榜樣。可乎。佳惠鄭重、水晶罐以承芊露。沉水香以讀異書。此神僊十賡中事也。何福以消之

與許郡侯

凍子有入晉欲附入行、不果行、忽承水俸、娓娓遠札、發自藥裹中環回研味。意中惡那能有此。此非賈勇強投書也。其知命外。蒜髮齲齒。衰相都見、每念五六十人以飲食生元氣。所得甚少。以元氣化飲食。所傷甚多。年來入山、量腹節口、止博得一活勝入、但未能紙衣鐵杖老不入城耳。玄宰翰墨日貴。亦日聞章公覲三子清審貞立。能文章。又攻詩。二孫並作秀才。清白不負人如此。唐長公子猶布衣。鍾封君貽書訣親友而後坦化。亦由胸中尚有老農風味也。去冬、旱今春夏木棉花至四十五文錢得斤許、田家終日洗手堅坐。如歲朝新婦。俗呼爲少年荒。民間大袖尺八寸、腰闊白練帶至三尺餘、甚有爲詩畫者。士民不揣良楛。試少却。昇神明投郡閣前。蜂屯蟻聚数日乃已。山澤之癯只合閉門面墻。不忍見此。

咄咄事琴川東林招講學謝不往知者以爲長大人不知者恐以爲遊大人也今涇陽遊倦矣比欲悉近耗故附及之台臺居家如管寧居官如伯夷至人所居頑懦自別豈必故鄉方是鄉碧碩明公勿復以薇蕨介懷玄宰雲山酷得米虎兒筆意奉供清玩明公病後作書甚難某病目報書又難數千里欲覓續使又難以此三難并在少日吳兒雖鋏石人寧免國士之涕

復周丈

向承見訪恨不能信宿仰攀若賢所委肖翁許旋附韻

律頗此何足煩既姑付之百花中作櫻笋會耳久聆憂蘭消息昔聞之陸文定公男女止服健脾藥萬物皆生於土勿用勢劑恐傷元氣此言極正而有驗者敢以此効螽斯之祝

與王季重使君

往劉仲熙渡江曾作入行寄之度不作無情魚鴈也明公將父兲雜天以完福相贈且約東鶯花平章風月不復向長安搨索髑髏熱血擁書南面高卧甚隱始知九萬里之飛不如六月之息也明公青溪諸政正有遺思

峴山片石不肖自當代爲父老揮涕不敢忘不敢後但以明公于霄限日之材而與勞薪積薪同事世誰有剖而以明王先生者言念及此未嘗不爲真英雄墮淚也方今浙中强人意然已開報復之門不無隱憂戰勝而不與同賀後日亦不與同弔尺蠖潛龍皆明公綽綽餘地屈伸寧在眉睫哉不肖山中築一椽半匝溝沼驅率兒童帶草種藥一冒積埃此外惟閉戶飽啖東坡所謂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

答翁生

貞復來道弟比常識見甚進學動更端此真享福之器也而祖以勤理財而翁以靜處俗弟又加之以讀書則聰明日開可以愧世間紈袴子弟加以積善則根基自厚可以遠意外雜禍擬如是而游山水嘯風月真地僊也但望操以小心吝以益友如松栢彌老彌耐風霜此非獨弟今日始即賢祖父亦相與安享于無窮也僕山中昔客三月一病幸而無恙若藏經到日乞一報當與玄宰共作記勒碑以代壽文目前筐篚尚未敢瀆致令祖意蓋有所待耳開藏閣德門之一力任完好善如此六十

功德勝于尋常佛事萬萬倍也、更聞宴會俱不殺生、尤為有見、幸推廣此意而行之、

與李貫之

存吾兄至、知丈耕讀甚樂、古人非遠、高士無奇、但一味真耳、弟鏡霜蒼蒼、百無所苦、苦客苦文逋、恨不入深山土室中、蒸藜斫术、作一無事道人、頗天發未解、達懶李公矣、新結草堂三四椽于白石山、欲藝名花、性不喜賞燈種牡丹、皆金屋紅綃事也、聞兄有極紅西府海棠及奇梗海棠、能見惠否、人老樹小、東坡翁見之不覺一笑、則有道可知也、但得土磈堅大、正月春和、生氣與根葉相迎、今似可綏、久欲特訪名賢、并汀芍藥、移度在明年也、

答王而弘使君

二殤無罪、罪自祖作、乃承明公貽書遠惜、感涕不可言、吳中解軍、往往雜點里排、不知祖宗良有深意、如一都二都中出軍犯、則差一都二都押解、一則為其平日不能訓戒、一則為其臨期不能首呈、以致釀成凶惡、貽累地方、此亦地方與有罪焉、故以本都人解本都軍犯、蓋面覿松熟、必無替身投到之情、情意相通、亦無避路難為之弊、後有潑賴行兇、好訟好鬬者、亦不肯互相容隱、以致賠費往來之煩、此解軍中默寓保甲法也、今貴治但照本都乎、抑照別都乎、若申為定例、通行各邑、則別都既省橫差、而本都之父老亦首肯心服矣、

與蔡郡侯

向有一書謝復、不至作洪喬沉浮否、當今朝紳如沸、士大夫寧為積薪。毋為勞薪。寧高不着之棋。毋爭必着之劫。舍冷眼以覷人。畜熱腸以報國。其他無可言者。江右有地師、時過雲間、極稱臺下造士至公至明、又敏又確、士論推服、大恨得師之晚、松人為明公勒石去思、皆以碑文見委、某力辭不敢當、而徵文甚堅、正如繪造化者難為工、但肉食者未必知、而知者乃在藿食人、無能重輕明公耳、

復馮文所大參

七月初六日、山中忽接手書、捧次感歎、吾松士大夫風俗一變、非求田問舍、牙儈登堂、則請托居間、吏胥入幕、誰念及枯木朽株、而勤施于數千里外者、惟台臺一人

而已人生知足豈能作終歲計但檢料三十日粗具生計便可作一月無事道人酷暑中正與田叟鄰兒刈竹爲竿剃欄爲拂隨陰轉徙釣魚濯足以爲樂而明公之賜適至豈復更問結夏貲糧哉近得本寧書推獎太過而明公復有上品之目虞翻知已某得其二惟有集木履氷以故吾還臺下耳某嘗致書相知云當今文苑耆舊惟華亭雲社及金陵而已二三碩果中具無限讀書種子何有右文之時而使馮先生不登九列將來後生輩得無抹殺五車十乘乎念之念之

與許仰亭

其山冠田衣不敢通京洛書即父母孔邇而久踈訊候者止于分也台臺清嚴久負建牙吹角之望異日衮衣自東率先竹馬奉迎江南臺下一顧布衣于蓬蒿間便鷗鷺狎人猿鶴欵戶是所望耳漁家圖一卷海上烟波宛然几案間并附博笑

答趙彦中

尊使至日即閒仲挂帆之日心緒甚草草賴潛生調停之世恩圖兩人正相度此必幾爲子虛而賢者搜得之得教果如料弟兩日爲搵臺報書欲輕舟入山見訪山澤何堪此褻闕不得已入城託一二相知辭之以此未得作詩鶴來館會葬皆旗櫬香而臺下以如來說法自當攪山河都於光明正付兒曹快讀非久小暇勉搆數言爲榛粃之導近見齊君求文極靈極尖恨不使仁丈見之今寄送覽閑仲亦爲且駭且走世固有真飛將軍也

答崔搵臺

台諭列卿傳反覆諦觀蓋其中有幸不幸焉或以墓志行狀收則全譽或以野史採則多訾或以實錄書則譽誹半如萬安張綵焦芳之類其罪惡灼然耳目者宜晉原文以爲世戒此不必諱也如楊公廷和顧公鼎臣王公杼之類子孫不能受名臣不能堪此爲賢者諱也此書刻自明公則凡經關陝之先輩尤當斟酌此爲親者諱也其他訛字浮句則正之別有見聞則增附之一人而見數衙門者則削去之削去幾已及半僅可得三十冊餘而止矣不惟便于流覽而且省于刻費此皆擇三五同志齊集一處彼此換閱而某又從中一一商畧研

勸務使毫無遺憾而後即安此乃仰報台臺委托之苦心耳

答韓求仲太史

往承魚服入山草木皆有清華之色恨不能絆晋道駕又恨客衆不能吐衷愫然待言而盡者亦非真相知也兹菴粗有頭緒幸勿式勿櫝樹無位置石無經營草草數椽落落萬卷不特坐者清凉使入此齋者不覺退氷壺中可以謝客可以避世想仁兄胸中已具睡鐵二老人風味不使泉石衣繡着粉餙黛耳以仁兄之冲淡楱朝論之不爭餘無以祝太賢矣

答費無學

細讀家訓因傳示同好皆以爲顏柳不吐之語豈必二藏經作濟人實筏哉大抵聖賢能事天故能回天豪傑能事人故能使人以足下而欲北面僕真田將軍神道設教耳寧不愧死年來如古井之波垂枯之柳一切世念皆已抹澂避客峯迦客跡之轉避家居病跡之男兒安身立命寔無地着脚足下不貧不病不俗不朽亦足以抗顏人間矣

與包心紘

吾兄人深山真如雪山修道時不知更加何等精進矣新作千萬寄數首見示近來文字只是靈之一字盡之寧國有箇君求新做三十篇文真使人躍舞大都不欲放膽于文且欲放膽于理武林新刻張無垢横浦集不可不讀也何地無才吾兄得二三奇門生否就中極有才而貧者幸爲一提携之世間惟有克已可以養人服人餘無他法賢子廉明達布雖以累荒特通然寧負債不負饑民其借单一紙意亦甚佳但恐米不足而借者多可奈何或借而又借可奈何或荒而又荒可奈何或前官立票而後官不追可奈何或指名多米而實廪中空虚可奈何思害則知利矣幸兄便時一寄語之

謝送英石

青務白飰慢去賢者爲數項損米家石病子欲躍但不能具袍笏拜耳何時再顧與石丈人同一話也

與王青谿

瘫後苦欲買參適接厚貺正如病蜂以花爲檀越耳臺下赤誠步禱又復念山澤之癯慚愧感激又百倍于平

目矣劉生窮絕其文妙在水中撈乳空外轉身不衫不履不入作家伎倆真逐貧文也人心不潤而燥俱有炎上之意妙哉斯言勿謂天高地以上即天也勿謂鬼遠人以外皆鬼也臺下億萬司命如此血誠不化為霖雨乎比聞停刑釋囚皆在婺審前先行之臺下無愿帝且鞭策老龍矣劉諭云里胥車舁不暇臺下姑緩之何如

與蕭公覲復

僕知先生久矣不意今始見之竹徑欵扉柳陰爭席每當雄談之處明月停輝浮雲駐影退而謂二三子弟西游說娟頰此英雄一洗粉澤無不大笑以為知言邇來大雅道喪游名大人者如飛鳥投兎面目可憐某氣誼男子有求于先生而無求于今世念先生旅邸闃寂特此相訊非敢以俗態進也

與錢公機山

司馬溫公云立心清恕而體質穩重者乃福德貴人也則吾丈之謂矣開卷有益積善降祥此八字弟常以此自勉并以此告知己國朝名臣言行錄及宋朝名臣錄當日置案頭以善養人則自無異同以豪傑自待則自然同中有異望之望之表弟某押運漕艇此職業中之認真者倘部糧交割時或意外督責例外雜費仰祈鼎力惟兄之清能感動人惟比之恕能體恤人垂青推赤不特借愛于桑梓一線也昔徐文貞未當國時每遇同鄉親友公事至京者有求必應有謀必忠非獨受者啣感即故鄉同官者皆以此轉薄為厚化疎為親此中真有深味弟年來蹤跡半在洳橋間也

答熊使君

一年未得明公書如久不就君平卜不向龐德公前過接手札喜而復嘆嘆而復喜嘆者長公三雛攫去喜者明公寸腸如鐵耳以宣尼而伯魚夭文王而二叔誅二叔宜也伯邑考何罪帝閽無虎豹行當續天問問之雖然明公倘平之累已去其四庸何悲異日立朝笏擊筆誅無復纖毫兒女顧戀當自此始若竹成行柳成陰尚未是明公向上事也不肖心灰智訖不願得世名并不願得遺世名收召游氣約未老骸但朝習士風如奕爭劫奕非國手劫復連環柰何哉春夏官餼哺饑不肖首事天馬矢神誓眾哺者五十日男女凡五萬有奇二麥登場

菜改肉色。此明公備粟以待後事者之明驗也。吾侯清靜。惟晝一是。師不孚不盜。敢忘明德。

白石樵真稿卷之三

尺牘

與錢抑之太史

吾兄鄉會二番未滿弟望入對褒然使古人吐氣但恨尊公不及見此聞報之日知兄必喜極而悲也吾兄志在忠孝不在溫飽此弟所素知且賦性介潔狷而不狂朝野得一正人所關非淺彈冠相慶又不獨在兄矣爵門官級元是雁叙而推非蟻附而上安分即是安命做人即是做官愛惜精神潛求經濟昔之擇交在論邪正今之定交在論吉凶吉凶何在心地之厚薄是也舉動之蹤靜是也不受投靠易不受門生難立朝之脚硬易處家之耳硬難簡通賓客易禁絕荐書難使門庭如冰易使族如寒畯難此須吾兄令弟令叔遞相約束撿括使斗大武塘卓然有三麟三鳳爲全浙人作榜樣乃不負數年前辛勤燈火之力也近來看得文史莫如文苑英華詩莫如詩紀閑時一批閱之益爲其厚實中有蘊藉也其餘名相文集希一留意見儀甫弁望書此示之

復李九疑

今長安不獨戰場幾于骷髏場矣足下侍親課子親高壽子高科皆可必也取庭於世自不得不取贏於造物耳方生持古硬不能售僕念其扶擿之孝以三金與之貧措大太迂濶矣桂風潑香即日奉賀以悉

復米公仲照

先生身居輦轂而避世類東方生書類旭素畫類董巨類輞川好石類襄陽翁而詩若文過之此古人也心口自語何日得見米公相與拂拭尊罍調伏颯墨作數日世外之談而老不出門怯不渡江計惟有衮衣自東及

敢擁褐一見耳茲者忽墮遠札比于神交石卷大奇即造物狡獪不能刻露至此神仙有十賚文此天賚米先生也草草數語雖未盡描摹石亦當不叫屈承寄壁窠大書及山水桂幅懸之草堂覺風霆紛來日月重朗非止吞盡目前諸子即南宮筆法出現未必有此快心也傳示子孫永以爲寶茗壺一具出自名手裁布一端聊存縞紵之意

謝友人惠芥

唐突風月遂爾疲頓賴庇已覺眠啜無恙承念遠將新

矜佷不得邀翁豨陰黃鷴中安排湯社詩壇共一若戰也

答錢抑之太史

風驕雨橫物價翔貴無荒之名有荒之實而家汰人侈習爲故常管仲云貧國若有餘非有餘也嗜欲多而民心躁也今之謂矣民間外盈而內虛朝廷內盈而外虛此病正相反亦正相成可嘆可嘆梅道人墓此武塘面上眉得吾兄與令君弟除𦂶穢點綴精舍一坏之土不置落市兒牧豎手此老片紙價値餅金而骨白草青幾

不若不識字人丘塚可咲更可憐獨生平未見遺集往于項氏卷素間曾錄其一二載妮古錄中此外寥寥兎脅矣吳令君弟所延慕第恐褰裳而庭見之無論雙雀祇衣覺有羶氣將無爲梅道人所咲經營位置鳩杖爲日當送何郁二工至也此事賢者作創更須韻人稍爲貺助弟當任碑記而玄宰題墓門之額亦足以爲高士話緣何如吾兄銘旋三月尚未入郡城如此幽冷嚴重清風穆如麟鳳之祥以其不見故也吾兄之謂

答許無錫

梁武云江南卑濕四十早凋如此黃梅信轉恩入定耳昨惠扇頭詩畫雙絕使君隱德甚多此其一也俞本之感恩真望恩淺夷門老矣何以振之惠泉屢以口業相累幸在君子之交不煩水厳笑笑

答馮文所大參

台臺遠旋未及操斗酒綴拂纓上塵即承頒書損貺非夢寐枕漱豈能便及鹿豕人感切感切讀藝秀樓記使人神爽色飛而文弱之作特爲奇秀雖百儒何能抗衡還倚名公五鳳手壓倒之耳耳臣辨謗錄腸最熱心最

苦而辨才滾滾甚核耳臣猶子也不肖則小友也竊謂先生爲當今第一耆舊尊宿豈爭兒女子嘈嘈口舌此不屑辨吳隱之在官不攜一物周伯仁大腹可容數百人此不欲辨自古雪謗訴枉之箋讀者半不讀者半解者半不解者半此不必辨耳臣以書生署居而無事不皆無言不酬事涉葛藤嫌同瓜李此不可辨蠅尸正青鴉眼尚赤或挑彼堅白之鳴決我玄黃之戰或推淵赤已下石隨之亦古今郄者之通弊也此不當辨昝高皇帝命宋劉諸公撰閱江樓記多不稱旨漢曰徐淑妃一

婦人耳唐文皇欲征高麗能上書極諫今紛紛撰記而無一人以諫止者何其不愛我也伏惟先生勉思鄙言姑賜停寢乃不肯辨謗錄之真贋耳高明以爲何如

復陶太守救荒

目前百物踴貴而米尤甚大約禁搶第一平價次之禁此曹胆不可使大手不可使滑若始則搶店家繼則及典戶又繼則及縉紳末流之漸必至於此此起於榜帖街衢尅期聚衆衆之所聚勢難禁遏遠近効尤遂措以爲輿情爲公憤而實二三橫民爲之首倡耳伏乞太張

告示專禁搶奪則人情不至張皇此近憂亦遠慮也又竊計松郡之人鄉人耕種者居其七經營生理者居其三游手無賴者不及一分之半若有田之家照管佃戶佃戶種田一畝者借與工米五升及冬同租還納此皆舊例原非創設特以近日米貴并工本亦不肯借而緩急無可告臺示曉諭則佃戶可以藉口詣門而田主可以委曲應付是十分中之鄉人已救七分其餘經營生理者不難生活也又有各報積米大戶者徒增刁民索詐之端無益於事吾松錢粮有官甲爲貴者而設有圖戶爲富者而設其田畝載在冊籍一一可查按冊有田千畝者糶米一百石有田五百畝者糶米五十石平糶及於富貴大家而不及零星碎戶似亦法之可行示之必從者也又五月爲農月爲瘟月古人有洒掃囹圄洗滌枷杻者伏乞行文三縣清理獄囚造冊繳報既可生全民命又可挽回天和亮台臺仁同覆載必切如傷謹此稽首以請且復明問之及

與章使君魯齋

前讀台臺復變役書言言破的踴躍不容已近議擴城

此眞君子容民蓄衆之事不肖愚無知亦少有所獻生揭題號全在題目痛快爲主此擴府城非縣城也蘇松最稱東南壯郡而松城之隘去蘇遠甚若以府城爲題目則錢粮可以協濟督工可以分委大戶役夫可以均差華亭王其半上青助其五而事有端倪矣鄉袞之議尚未及此故敢陳其區區

答楊臺院

某老躭章句自屏於海隅山曲間編蓬拾橡教授諸生以安命守拙而已忽承永倖瑤箋超出常格至於搜采

异書傳示同好嘗葛蚌非咨及寒人某嘗受聘於瑯琊太原兩家間兩家所藏率入間常味絕無天厨禁臠元美公撰藝苑委宛成編餘輒棄之而王文肅則謂親檢閣中秘書目存而書亡者多矣其少僻异者半爲前輩稇載以去嘗咲而嘆曰國家庫無兵食無粟不足爲貧惟以先輩懸賞購求之書而盡供後生雀鼠之耗乃眞貧耳夫秘閣如此他可知矣某老病不能出遊家貧不能借錄仰虛垂問但有慚惶所具未刻書三種一曰唐書會要二曰能改齋漫錄三曰弇州史料史料于全集則未備於异日石渠之彥采摭故實津潤文采不爲無便也

答鄒愚谷學憲

明公歸辱賜手札又賜大集使某感死且愧死雕蟲之筆豈不能效附一言然命之繪天地畫日月不覺蠖縮至此非敢有胸無心也久當三薰三沐而荐之古先生說法而不掛名於龍藏者非十弟子矣名園石日老木日拱此却易得但明公詩文日富不可以力爭異日詣門請教先生寧肯置我於聽歌魚齒字隺中否賢子近

復何如焚玉躍金終當見賞念之念之病目畏顛先此占謝

答嘉定胡中尊

頒曆知春分俸知飽荅歲受明德者兩度矣引分山癯不敢造謝以涸庭雀乃蒙明府百冗中猶記存布衣故人此何等高誼也貴治花租已荒米價又踴幸留朝天子轍活此窮民但彼處好訟好逋古人有即押告狀之人先查錢粮完欠然後准狀此於催科之中寓息訟之意不知可行否若吳淞者蘇州諸邑之下流松江諸邑之上流也非曰婁江南曰東江即黃浦中曰吳淞江三江徹口以受西來太湖之水使之入海其形如乾卦三爻相似今吳淞久湮如乾少中爻故蘇松上下二流皆噴咽奔潰而水患不可救矣獨嘉定借流吳淞不惟病澇而且病旱地方凋弊實坐於此今雖有開濬之議而頗類無米之炊仁人在上何以策之

答楊學臺

遼左之局大約虜合則强離則弱合則守離則戰使之離不使之合則機括全在欵他酋以制建酋楊經畧嘗

為邊道萬曆二十二年間李霖寰定武之役斬獲頗多楊亦與賞大都戰非所長欵則素習借關酋牽制此奴未為失策如往年洮河事辣議戰者譁然而起鄭範溪經略西事亦用此法惟有竊儗虜王以離火酋耳今遼左撻伐非出將帥而出臨夷在主帥不宜全掩為已攻在廟堂亦宜徐責其後効則兩得之矣

復張公

屏跡海曲何異蟄螻寒蟬而明公札既遠賁草廬實出意外披玩圖記令人眉舞肉飛自古英雄之退步有二

非金粟玉宸收為弟子則丹楓碧水洞跡幽人明公之黃山其子房之黃石哉第節鉞望重恐未遑日涉此中俟他年功成不受賞獨步歸田廬不肖猶得負耒腰笛叩兎柴而請事焉先以六言數章請正泥烟霞疥泉石度無所逃罪矣家刻蘇帖不敢濫貽交知謹上典籤以代名園老友

答杜日章

明公胸中羅六合如膚寸西北函書捧幣直走江以南雖無御李識韓之緣然天遊神交彼此如同床而卧大丈夫何論深頭磕膝乎太寢六籍如大海藏迹遊八詠如兜率宮不佞何人敢厠名其間重以遠命不得不強為塗抹若所謂宋人善画吳人善冶百不得一也惟唾面而置之遼左披猖令得仲父提戈躍馬而前度且胆奪若以撻伐為先聲堅壁為根本而漸修海運屯田以為徹桑畜艾之計東事尚可紓也恨不得明公揮麈而談耳

與友

弟屏空山如坐井底台丈榮旋榮行皆不及把晤但與

沐堂老僧仰祝得雄而巳目前百物翔踴而米價尤甚弟以為平價不如禁搶禁搶然後可以平價搶奪不禁以實禍論則內境之米不出以虛聲論則外境之米不來其關係地方非細故也昔年浙中兵變民變賴張嵋崍手辣始得戢寧救荒之中兼行防亂之意此萬萬不容已者望與當路一言之

答鍾公

建酋披猖宿將戰歿為大將軍心痛適接手札方屬春初此時尚未有撻伐之舉耳讀四壁詩清真恬秀高邁

葛亮實當于古人中求之近代非叫號而傷氣則呻吟而損神得鍾先生可以指南矣四方多壘豈容大將乞身吾丈爲班仲堅亦可爲班仲升亦可大丈夫何事不可爲豈必向乾螢老蠹中東此七尺哉弟蠖屈龍伸齒先舌後非特立功之善物抑亦衛生之哲言也本寧公項以江册傳見屬東裝還楚馮元成數訪空山神情頗旺詞林碩果僅存此翁耳駱駝酥珍貴異常恨無以報惟有媿感而已

與白公

向往明德如慕古人以新暑避客小舟往來竹篠荻叢之間冀歸時至虞山可卜良晤而竟以兒試落魄挂帆東還未及與明公作百尺樓話至今忽忽如一欠事以明公聖賢豪傑之品勉而就斗大一城非特地方藉爲福星王使君實係爲益友渠夾袋中業已首識之矣自來談朝事則分門別戶談邊事則掃穴犁庭今竟何如耶明公蒿目時艱不知何策以寬殷杞言之可勝慨然

答毛孺初漕臺

任京戶拜見明公嗣後僅一展問旋賜手書且知連得

因雄真于公陰德之報也綉驄孔邇襄日門生故吏竭蹶望塵如朝麟鳳而某自揣名分遼絕不敢以褐衣見又不敢以魚素通忽承瑶札米俸此王公大人格外意表行事台臺董視飛輓恤軍察吏弊絕風清又憂深慮遠發皇于防濟大疏豈能復贊一詞記得軍運莫如孫拱陽公祖理漕攻略爲詳民運莫如方旦心公祖北運便民總略爲切想明公必已采擇而裒之矣建酋披猖某查考　祖宗實錄及先臣奏議原無擣巢深人之理血戰決不如堅守助兵決不如助餉調客兵決不如募土著懷柔非關款結西虜豈至決撒潰敗如今日今朝野錯愕輦上君子且有移家先出以爲民望者抑何其太張皇也昔庚戌非虜入犯烽火達於都門哭聲聞於宮府獨徐文貞大典土木改造第宅　肅皇帝遣人偵視內心始安今在京大老恐不可無此意若九門啟閉不時物價一時騰貴人心動搖關係非細目前宜以根本鎮定爲第一義而後講求防協守之策奴酋長於陸不長於水登萊雖與全州密邇似無暇及此也遼左自　文皇帝改郡縣爲衛鎮而遼始强後因改海運爲

輕齋而遂始弱及今講通金州舊運餞者弁食急則救標餉孰便于此者乎明公江左夷吾也不識以爲然否

答杜弢武總戎

客歲河套諸酋恐就戎索海內稱杜家忠孝兵爲九鎮之冠然明公之焦心勞思飲血暴骨亦已數矣乞身非迂第　聖主不肯卧彪虎於長林豐草間耳痛哉仲父老將軍之戰歿也人生殤死老死七日不汗亦死與其呻嚶涕洟死于婦人之手與巫史紛若之間何如死王事之爲快哉忠如仲父識者謂宜賀不宜弔若後日爲身後不朽計僕區區野史亦足以發揮萬一流之來襍也陳先生太霞記登借僕爲重然不妨標出示之海內使江南巨姓盡演之以廣其傳好事者纏頭不惜也弟性癖喜新喜奇明公帳前降虜中有小胡女解絃索者乞贈一二雛命力士馬上挾之而至僕教以捧書掃花屬諸名家各爲詩歌紀之作山林一段佳話明公其許之否

與方旦心公祖

台臺積資重望又可借重松郡一洗近來議論嵩訛風

從兢省之習卽不肯避不敢唐突鈴閣然空山見訪尚得衣褐見也頃聞甬東之命老稚忽忽若有所失差喜尺書時得相聞又喜青谿賀使君廉恪節省實有休養生息之意皆奉台臺之成訓在若徵粮分別荒區熟區審役分别田多田少準一詞不如省一詞則人安家樂出一票不如銷一票則弊絕風清此尤青人凋敝之後最爲吃緊者種種民瘼特以揣分不敢悉其萬一耳明公并州所在能無意乎

答金公

明公出山非久長孺遽歸不待爛柯而局勢已大變矣連環之劫行將與氣運相始終明公其至人乎今秣時太急一切但用倒倉法而大藥王如臺下又使袖手于君居川觀之間吾不知天生聖賢豪杰之初意竟欲何爲沈德生摳侍門牆如往來雲氣中衣久久生潤此生心口嘆服謹代爲之謝

答王奇陽

某遁年如餓鶴病猿棲頓枯松寒月間不敢更通海內賢豪忽接札既過獎謬悠不覺額泚而腸熱也弟與王

青谿使君相約渡錢塘入會稽以求名山訪州縣人士公而一遇焉則生平結襪孰如先生者不識可果此願否四十二章跋謹呈覽閣下從翰墨中作佛事此蘇黃再生但弟野牛之鳴恐不堪入龍象隊中如何

與朱直指

夢寐選閣真如百尺樓度明春可得買漁簑從短蒲聞一叩朱桃椎仙徑耳昨晝乞玄宰題上更許盤礴作長絹奉寄當坐索之不令禿毫作嬾卧龍也

答錢公仲舉

承寄麗矚集友人索之如玉如穀幸劉孟肩見貽二部而無奈其不給也教既忽至大嗣所請波斯胡已上珍珠船矣尊集骨勝肉飽釆串英飛出之以堂堂正正運之以恠恠奇奇無論智愚賢不肖稽首龍門皈依牛耳其無思不服宜也自來東事改郡縣爲衛鎮而遼始強改海運爲折色而遼始弱今事難復故質同創始台臺披髮纓冠以救鄉隣之鬭其愚不可及也其功亦不可及也且由此撤兵還洋則沿海不患空虛停寇召募則臨岐不生他變大江南北實陰賴之豈特遼左一方得免於塗膏然眉而已哉若淮上總鎮稍意仿宜淑設法老弱宿以重兵革勳戚練以名將協董漕儲彈壓首尾此正與海運相爲表裏者昔孫權渡遼伐公孫度視數千里地勢直如一線然今畫地[illegible]謀賦守豈不爲英雄所笑惟明公亟圖之

與郁季雅

往別時以爲復有竟歲之聚忽得信爲陳大夫披去矣夫鬚眉落地時便以此身屬長矢往矣豈若鹿豕終日相聚足下萬里之翮而爲六月之息長卿四壁足下四

壁都盡便須尋一變更雀之化蛤也劒之化飛龍也英雄雖伏而低爲九天九地也大都鹽雞秋蟲則終止甕盎間耳足下之腹笥五經乃竟老於蒯緱不問陳大夫一吐氣寧何之乎且廣中雖古炎州乃皇岡芙蓉及九成臺皆供足下落日長嘯番坡仙謫居彼中身負尾石而足下讀書官署卷簾隱几不察卧游方之東坡又得殊勝且時以筆花吐池塘春草之句卽瘴烟蠻霧亦當爲足下一開滌耳弟以野鷗之性暫居人間如寒蟬潛蟄相似每思足下曠俗之致恨不能縮地從山與足下

焚柘子摯竹葉消之適捧遠札斐然復面古詩倜美具見記存以足下一瓣香迎清風讀之不覺煩暑之頓流也使者督報良迫未能賡和來美愧與汗俱

與岳公季有

大疏一鳴忽得異常溫旨頻使朝廷父子兄弟之間撥雲霧而睹日月在　先帝處分此事眞第一得意文章在今日　聖明剖決此事亦第一得情公案臺下有功於正人正史多矣沈天生入山每相對爲浮白稱快而不敢通奉候奉讀仰知光明磊落不在瑣瑣寒暄耳惟

爲國自珍以承節鉞

答孫子長學憲

某遁荒以來如桃蟲處桃瓤蟲處瓤不知天地日月忽蒙明公瑤札氷俸自天而下即蒲團間不覺心跳耳熱願得一當神交知己弟又恐涉於詞人游客爲忍情而止頃聞開原已陷即熊芝老便難下手蓋北關之不併賴開原爲擁護開原之不破賴鐵嶺李氏家丁爲之犄角今李氏被疑開原失守將北關折入于奴而東西之虜合矣如何如何初清河撫順特小堡耳殘壞之後本

宜即時修築多宿重兵以示必不可再犯之勢乃一味越境搗巢不知貼防堅守數萬之師驅羊就虎自古豈有如此廟謨如此邊略也即今奴貽朝鮮書其計甚猾甚巧聲言入犯彼將自顧不暇何暇顧我我欲救之則分中國之力不救則分朝鮮之心一紙書頗具無限痛痒而我特泄泄然隨手而應其何以濟且大江以北四月不雨麥穗焦枯漕船擁於滿寧上下大兵之後豈堪大荒祖宗設立淮上總兵居重御輕控制南北正如車中之輪而不鮮事者奏撤之及今遵制添設猶可爲中

原他日緩急策應浙中募兵目前關係頗大而招徠何法安頓何地督領何人安家行糧何措就中萬分調停使此輩不聚不譁使地方不驚不擾非明公江左夷吾又誰望哉野老杞憂臨楮不覺迂濶

與岳季有大叅

弟屏跡空山經年不入城市以此久疎知己汝寧阜異之政耳剽已久僅藉手一序以獻頃者借重淮陽此節鉞所自始時事多虞咽喉尤急聞建酋降朝鮮二千餘人若使導之直犯天津登萊則水陸南北俱困而中原

之盜且有乘間竊發者淮上舊設總兵祖宗良有深意乞台丈與撫臺熟議奏請復之宿以重兵練以名將彈壓首尾擁護漕儲且以接應不時緩急此目前第一要着也

答沈雲升侍御

空山一見名公便知爲吉德君子每接浙西士大夫又人人以真神君真父毋歸頌微覘其眉睫口吻間非阨辭也開鐵礮後北關勢難獨存朝鮮自救不暇水陸之路步步可虞東西之虜日日可合新經略雖有三頭六

臂可奈何哉讀徐見可先生啜墨亭穛著其言遼事甚曉暢真代與龍象也者舊如屠田叔汪長文後輩如周斗文陸寶屠公子幸加物色以羅士心何如

與包心弦丈

彭翁服氣之法儘有奇効大約父母之氣在臍天地之氣通鼻內氣後天不如外氣先天與其守臍不如鼻吸若吸至數千自然可以補勞補損但不當守在一處聽其氣之所入渾淪充滿比之臨炊一口氣不來者其利害何如哉吾凡千萬勤而行之蓋氣來尋人人不肯尋氣氣包身外人在氣中魚頃刻不可離水人豈可頃刻離氣哉鼻吸之法正如桔槔取水車戽稍緩則水即漏下此明諭也吾輩學道命在則性在且楞嚴鼻根圓通豈二義乎

答某公

自婁江奉晤明公屈指十年餘一時朋好落落如晨星獨老先生既壽且康享有家食林居之樂子孫文孝環繞團欒覩金馬門車煩馬殆憂讒畏譏者不啻霄鳳之覘蜣蜋也自今以往春秋未央不肖藉手介壽之篇以

侑康爵亦足以發皇明德矣

與某公

盥手讀諸制作紬繹百家溯洄千古此文章中宿老司命根用修元美不及塵尾相難耳丹陽次公從輦下寄書者再兼遼事如指掌若以撫遼守遼爲正兵款虜制虜爲奇兵要言不煩前有王竹塢之便已寄經略公矣陸路莫如北關水路莫如朝鮮實據北關聲犯朝鮮既欲紐我又欲分我嘗我經略公兩手兩目而欲化爲千手千眼之用有將無相有君無臣兵餉兩詘內外不和

一能公可奈何哉明公江左夷吾想當臨食三歎也

與某公

十五年前某細閱明公吏牘手爲丹鉛眞所謂破山之斧照胆之鏡此造國手非百里才也已見省中諸奏疏則筆扛九鼎才敵八面雖與時牴牾而一段神采精光終不能掩抑埋沒於深山大澤之下今遼左多艱行且以社稷擔子相付豪傑無意於功名而功名不得不尋豪杰耳當今惟蜀中無黨而明公又天下第一有心人有心則沉幾不露無黨則群小不猜若得借宣慰以訓

練朝鮮因朝鮮以犄角遼左連衡山東天津諸當事遍相聲援擁護海運不至截奪懷柔外國不生二心而又請仍設總兵淮上宿以重師練以名將彈壓南北隱然有居重馭輕之勢非特防建酋兼以防荒亂非特控遼左兼以制中原此大局也亦明公事也頃者山西諸縣蠢蠢動矣東南百物翔貴而米尤甚饑民掠于市橫民劫于江海矣種種杞憂恨不謁見明公聚頭磕膝傾倒一番而適以生瀉二十日神氣未平目痛復發勢不能觸暑而來此無隱旅泊所親見者夫明公延攬心最眞

先施禮最重人非木石恐負恩知倘後會有緣捫蝨老人尚能策杖一見也

答蕭巡漕

向來論人才則分門別戶論遼事則掃穴犁庭何意末流之弊遂至於斯明公非但飲醇酒眞所謂憂心如醉也僕妄意揣摩天地好生奴酋好殺遼人附建州則無命入山海關則無門有不得不死守之勢彼處山多田少所掠金帛多而米鹽少有不得不困之勢若激遼人以護遼款他虜以制虜即此便是省兵即此便是省餉

而豈必紛紛召募爲哉近見浙兵五千亦不過浙江百姓耳安家有費道路有費若移此費加之遼東之土著痛痒相關呼吸相應用親手護頭目與借他手護頭目孰便孰不便乎既守遼陽奴酋必且犯朝鮮截海運以分我力客兵千里而趨宜置之天津休其足力不宜驅之出關迫之血戰也長公筆扛九鼎目營九州恨不相對雄談以快彼我

與嘉善康中尊

不肖某諸生時爲公車詞賦所窘今老矣身心性命之

根蒂惜如也獨利濟一念似有微窺毋勸諸大家置田贍族積穀救荒當戊申大浸稽天嘗奉當事檄分督煮糜方四十里頗覺沾洽縣大夫至老稚合掌謝毋人各散粮二斗某曰此粮雖到家而未能到戶大夫曰何故某曰尚欲負米贖取犂鋤農具耳大夫不覺泫然淚下郡縣儲畜以救饑民搢紳儲畜以救貧族此利濟第一義若蒙吳先生蕭結寒士耳捐魚沼縮戶食不得已而又出募穀之疏此豈分毫有市義市名之心哉無爲而爲此心可以告祖宗格上帝而昌子孫矣明公委遇[illegible]

詠喜躍不恐辭非久呈稿請教嘉善窪下經旬霖雨便成水災防禦水災無如修築低鄉圩岸今農工未興上乘天時下乘地利而明公時駕輕舟往來督率少借賞罰以示勸懲而人和具備矣圩岸爲本積穀爲標邑無流亡官無逋賦此又明公推廣蒙吳先生之意自家而國者也若芻蕘可採亟賜舉行第付之衙官衙役則生事矣請質于魏錢兩公何如

答杜總戎弢武

東李西麻皆以武著獨關中杜大將軍胸蟠六甲掌運五丁書竅二酉聯四海爲兄弟合三教爲總持郎君家武庫少陵有如此精神氣槩哉目今　聖孝格天端居深拱以希黃老清淨和平之福似可干羽不試然人才壞於黨議民力竭於征輸豪傑困於文法杞人嫠婦竊竊憂之所賴徙新畜艾有明公萬里之長城在耳某屏跡山澤樹藝釣弋而外少理著述娛此餘生不意翰覬遠來托結神交特徵蕪作不敢久羈材官造次捉筆以報來命視古人鐃歌鼓吹似難賡響若使青衣紫綃度曲而奏之可以銷世諦汰雄心增長精進道力未必非

明公掀髯捧腹之一助也賚書賜玉　帝命方來更祈爲社稷珍重

答朱平涵相公

明公澹泊寧靜豈有意爲黑頭公而中途被命恩數非常雖有兄弟手足之喪宜效君臣腹心之報例辭不允迫斯可矣國事如下碁原無預策勝負之理首揆正如當局亞相正類旁觀多言不可坐視成敗亦不可惟擇其吃緊一着最有關係者略點示之非特大服當局者之心而碁有轉危爲安之處此明公入相事也明公清

如水能洗刷世界直如天能剖判世界鄕愿求媚不能媚難悅之君子小人好動不能動不爲已甚之仲尼淸到底直到底將來書帕之陋規調停之故套轟轟烈烈洗刷剖判一番以此報君父報朋友原還數十年前窮翰林本來面目異日作史與伯夷楊綰同傳明公眞其人哉某一聞台鉉之報喜躍異常自分布衣不敢通稱賀書乃明公先施札覜動勤下問於故人此豈恐以世俗常情報者故因明公之淸風直道而略申數語奉復知不以山澤擯也吳興妖言煽亂精明搜討不可無杜

公寬大收拾不可無方公水火相濟其若一也

答杜君遷觀察

吳興新政殊快人耳此得之士大夫往來之口甚眞非阿也弟肯治孤處一隅目前當路之線索新叅之擧動未必朝夕相聞若以省城郡縣爲腹心以捷足偵探爲耳目其間不至遲速異同較是兩便若要人有交際不親不䟽巨室有疑獄不動不變諒神明照膽鏡中耳

又答杜弢武

兩鎭數十年使台臺世世金湯戎索在手馴習犬馬騎虎於尺組之上國家不至蹂踐如遼左者秋毫皆臺下功今尋樂賜閒婆娑膝下爍千秋之鑠光探三數之秘奥古來忠臣孝子爲洞天第一列剏則元世與台臺之謂矣不腆壽言謹如遼命試前奏而荐之虞必掀髯微咲沃葡萄酒數十斗耳新集精麗遒逈字字可傳雖張樂洞庭譜曲閬苑殆無以過明公眞詞場之飛將物外之異人哉嘆服嘆服胡女遠道恐不能挾之而東若有善紘索者得一二小雛置之梅花古松之下對客度曲亦是山林奇話而未敢必也

答潘朗士

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忽承名賢遠顧者再山癯老病叟而見客道次忘形即古者桑上坐桑下談不是過也披拂高巔罕見其儒素心則上行先生淹雅則儒林丈人不肖懷中一瓣香願爲朗士禮拜矣獨愧白飯青芻萬分潦藜台丈不過督之前席未冷而後餉復至種種方物挑人指動弟歲儉得之尤折老農之福耳

與韓鵬南父母

海內晧明公圭歸久矣通朝佐樞若天留禁中頗牧以

犄今日之避左耳避左之事捷伐但可先聲堅守乃爲上策行北關之反間防他虜之勾連停遠方之徵兵通登萊之海運謀國者似無遺策若居中調度仰佐國家之急近紓桑梓之憂恃明公胸中有數萬甲兵在訏謨石畫幸示一二青溪凋敝已極此人累地非地累人告新令尹願明公不以未同爲嫌若不肖向來累足縣中即貴役皆知之久不敢以蒭蕘獻矣思老隱海上吾兩人如形影相似乃爲往事無端鬭開可爲長嘆便間幸賜好音以慰空谷

答李本寧先生

今年奇熱極念明公應對之煩銀管鉄限間山谷所謂殊增暑氣也山中飽讀大集文章鉅麗有耳有目者皆知之若詩歌數卷鑪錘經史括囊古今取之如寄巧若預設自來天壤間未始有也恨瑯琊兩公未觀海若之大全耳項承遠使重以不朽見委當今惟明公筆下能令死者生生者死某會稽雞豈能啼耶重惟長公純孝不忍以不文辭頋吖執管勉爲濡抹附勿度公請正先此謝報不一

答秦藩伯聞君侯

儒屏跡山澤幾同槁木朽株不能通姓字於當世名公偉人乃君侯真龍之種貅虎之才則得之海內交游集中兩耳幾繭非特遙聞聲而相慕也某老矣遠望函陽如天上而君侯又端坐斗大一城不敢闚十步外輸押如處子清恬如素士彈琴賦詩詠歌先王以自樂而荆翁際清時亭上壽瑤山青社隱然倚以重輕即古者東平東阿豈敢與君侯三代爭文苑不朽之權哉伏承札貺遠頒護書壽言附塵登獻覆珠鳴玉賓從滿堂恐見

忘未免粲然一笑耳

答秦藩元峻君侯

伏處岩壑忽接君侯遠札及扇頭贈詩讀之飄飄有大人凌雲之氣國華家寶輝映西方卓爾獨行大雅不群君侯其兼之矣第祖禁森嚴不能五岳遠游又不能萬言求試檻鳳菽麟良爲惋嘆然安城撰述類苑河南秘服儒林任事之師近在衣帶君侯妙有盛年兼綜秘藉若與羅善長李孟超網羅千古自成一家之言鼓吹聖明暢發忠孝黑頭三公何足道哉拙作請正聊見乎詞

然以觀名公五言長城瞠乎後矣

與王公而弘

冬間承指俸留別此一種道義風格皆近世紳孺所絶少夷門未老豈忍忘報耶古人云相時而動當今應局惟有相時不動四字明公法眼澄徹先已照見於不言之外矣舊資尚壅新資未必遂下借差歸省以待瓜熟蒂落似更有餘味也彭仙翁聞在江右鏡源先生已有人見之此是的耗頃敝郡有痴阿六者三年不言將暘事皆已到破今始行乞市上乍智乍愚言有奇中大吉

以收攝活于時爲主而以在外先天之氣扶旺之頗與彭翁同若勤而行之不必更劫劫他求矣明公近得何如幷望寄示

答朱平涵相公

樞要閒布衣自古難之惟寇萊公不忘魏野張忠定不忘傅霖今再見明公之手教矣長興奇變本是葉朗生餘黨如吳野樵輩杜太守獄案具在也今地方掩失事之嫌愚民惑屠城之說或徙或逃或越城而殯甚則移之石令之宗人此最可恨石令抗賊捐軀㢑因無恙守

上與守邊寧有異乎此當請郎立廟血食報之者也毛將軍牽制建酋正如彭越疲楚昔者伍子胥廢王僚立姬光而吳爲之用今毛將軍廢李琿立李倧而朝鮮爲之用觀其本末自根生枝定非浪戰者獨明公擁護朝端使得折衝海外此非緣桑梓起念實爲國家衛一奇男子耳某老矣頃先荊見背萬念灰心明公外諭云云非山澤所敢與聞惟處弟于无咎无譽不移不履之間異日亦舍玉堂平分風月可乎偶有鄉飲辭箋附覽此亦見野人之微尚矣伯夷之門清風透胆毫髮無所私陳仰祈台照

答定海顧中丞

某老屏山澤不出籬落數步外雖耳熱明公而未嘗敢通姓名於左右前者寥寥數言藉手以報袁公若台臺四知不塵之手入而受敵之才猶宋祭皇萬一也忽辱札貺遠貽實出意表以忙官及冷人以忙時及冷事精神閒逸不凡於蝴蝶飛上階乎吳越水灾米穀漸踴若遍糶平價勸借三者大戶閉廩不出遠商聞風不來米價愈高搶奪斯起大約救荒止有八字如王文成云饑

民必救亂民必斬此其大綱若請折請帶請留請賑聽之部臺停詞訟緩催科清囹圄省交際聽之邑長其餘瑣瑣迂濶之談非所混於識時務之豪杰也

答南京張錦衣

松江望金陵如在天際僅借息師廿南老爲雙魚即先驃騎未嘗一叩几筵今得藉手傳文以報地下惟大方斧正之時事孔棘聖主拊髀而思頗牧明公臥龍卧彪不令獨當一面且聞家甚貧可嘆可敬弟嘗謂駕馭驕兵莫如廉將軍可以服其心而夷其怒舍明公將焉往

哉逢人說項不覺爲公論熱腸矣蚊賦出往時遊戲頗觸人眼臺下愛我自愛幸毀板勿行至望

與東里

明公入朝止大兵罷大獄脫屣南歸承歡子舍出處極矣某年來十九在山雲氣花光差足度日獨苦客若文逋僕僕終日無緣爲閉戶先生然江河湛然之氣常浩浩於胸中服氣果有効清淨以之固蝸房術以之傾命未省彭翁安往明公曾與之一通世外之耗否聞明公甚貧雖不至范萊蕪甑塵幾類顏魯公借米帖黃門如此大是好消息嘗爲明公喜不爲明公愁也郡丞趙公席不暇煖門可張羅弟嘗爲闖無叢人而多廉吏信哉時惠好音以慰空谷幸甚

與錢抑之宮詹

前承任弔即欲走謝暑雨交侵不便衰老聞轉詹之信此應得不足賀獨辭省中主考抑何恬淡不惟少無數門生可惜少一本刮目試錄耳吳越大荒徐文貞所謂時有荒則習荒此正吾曹習荒時曾先爲料理否大都平價閉糴勸借此三件最爲荒政之累大戶閉廩不糶

客戶聞風不來召爭啟鬬皆由於此惟吾丈與當路講明除此三件默默調停停止詞訟節省交際如踏荒派荒俟疏下分別未晚差官踏勘地方有送迎之費造冊之費愚民又有買荒之費今一味以全荒報兩臺以塗荒題部中未必盡聽而真僞輕重可徐理矣曰賑無田者沾恩曰蠲曰帶曰折有田者受惠此須漫漫提起錢粮未儲而遽言及此數萬小兒啼飢索餠即慈母無如之何惟有閧嚷一番何濟於事有救荒之心而不必有救荒之狀遲得一日則錢粮省一日省得一日則留救

得一日若前去后空手作鄉亂此最害事如平價閉糴勸借吳越通共禁之方好一方不禁萬糟俱停米價日貴而搶日興其關係非止一縣一府也

上楊洪園侍御

某極蒙明公國士之遇自安山澤不敢通京洛之書唐突雲霄上褻前者推轂海內名賢即葑菲亦塵啓事讀之感愧交集不知老僕生一腔熱血何日洒報明公也不肖買山穿礦業十六年餘寧復有他念者若鼓作聲價借隱爲通天道忌盈必罰之以奇禍人情責備必忠

之以奇議惟置之無咎無譽之地處之不衫不履之間則陰受大人君子之洪恩多矣

又與楊洪園侍御

某揣山澤不通輦下書董思老有手啟則言明公與韓朱兩相公推轂不置此某之大怖也自古士大夫一歲九遷七徵八辟皆非盛世事惟爲朝廷借名器爲言路愼考選爲邊關節兵餉此謀國之大者而以不急之事加於至不才之鄙人人實有口誰能扞之願明公截斷衆流速賜停寢異日郡志中留數行隱逸傳以報明公

勝於纓綬多矣上海某父母愷悌廉明百姓實受其福通籍以後未嘗呈身鄉袞卓品可知而某則謂宜一登揚夫子之龍門有如物色鄉後進者曰不識其人猶可曰不知其人則疑矣惟明公推愛而嘘拂之以爲衆正之倡幸甚

答楊鹽臺

六月霜臺聲影俱閟趨者炎炎明公不異清凉山夏屋渠渠不異壺公壺巢父巢矣頃者玄宰傳諭客意傷鳥驚魚稀而欲走夫江東諸賢久頓積薪之下而不曾構

斷文以青黃雞肋鷄皮未下死所台臺愛而已之所全不既多乎目前時局爭殿之虎野戰之龍近者窺遠者意故逃禍莫如逃名無譽乃所以無咎也手書二字寵及報顏懇乞停寢非常之典改題行卷傳示子孫山澤老癯豈直衣褐而懷玉哉讀趣跋弁語即蘇黃見之決當點頭明公一字一句出入六通即今端居百日究然結夏老禪此具有宿因非凡解所能夢見也

答劉仲熙

客歲從西湖歸因入山了文逋無復冬餘處士之樂歸

見尊刺坐失天下士投轄下榻無緣哉讀新詩宛然袁石公也弟就中多刺時之語不可令臨邛長見也詩以和平清坦迥然與世味自別若怨吻罵舌正與情性相遠王右丞孟浩然吾師乎小序卽以屬草恐使者往返百里留之信宿以内典籤乞足下施以五丁之斧

與王東里給諫

吳門遣使京口郵書明公之于某真切極矣某非有胸無心者實不勝知己之感項閤拂衣南歸大爲嘆服出則調朝廷父子兄弟之事歸則調家庭父子兄弟之事

磊磊落落忠孝兩全眞人間偉丈夫也前讀尊疏尊牘袞袞數千言此正論此確論此快論此又至平至易之論卽董狐吳兢可以藉手執筆矣明公欲以遼用遼爲正兵以夷攻夷爲奇兵反之則釀疆埸敗亡之禍外寢大兵内寢大獄遵之則養國家和平之福夫言豈必多仁人之言難耳

答楊侍御

計部文弱公入山見訪言笑風度宛然明公也明發玄宰與幼度自海上至相與袒坐老藤濃陰中凉風豁達快不可言但恨團圞無多日耳頃讀壙記哀詞又悔小傳書寫未盡然孤忠孤憤現於筆端矣文弱奉差南來計欲少清一二以佐目前之急第催督舊逋理勢所不能辦也手板折腰體面所不肯殉也駐劄地主供應所不樂留也一味以虛套迎以空冊送大要内而戶兵以頑鈍應經略外而當事以頑鈍應部差如此情形光景使先太公有知非大咲則大哭天下事莫可措手矣奈何哉奈何哉

答楊文弱計部

山中忽捧手書及青鞋錄從楊陰轉從間讀之因謂友人曰楊公以執正督世人而能爲野客語以弇州太函卓老石公之言行天下而能不爲四公語雖然使四公望而泣下者此記也不佞少負游興每欲春裹出門報以老病廢書自解嘲曰杜五郎范粲何人哉彼能三十年不出籬落三十六載不下車而吾猶沖沖往來何也以此局脊卷撮中百念頓已今得尊記使人心凉更復心熱挽上數夕便與公相挽行奚待峯泖之遊矣臺下觴後入都然後敢遠謝于侍御公祖先乞致聲

答蕭戶部

堂上有二老酌水戲花藤下有兩雄擘梨分棗台臺得此三公不易矣遼氛以後羣少年游談無根如淮南王言漢治則怒言漢亂則喜卽此風氣其憂當更甚于建奴者僕屏跡空山彼一時也不與聖賢講學此一時也不與豪傑談兵寒灰無燄凍鶴無聲一味杜口杜門而已玄宰近賞比言盤礴如故絕不以迹灰之事着毫許胸中餘無可爲明公道者

答某公

明公文章吏治落落人豪忽承遠賜手書以弁簡見屬某愕不知置對已携尊集皮小舟中縛老梅樹下激卩讀之四五日始竟眞可謂筆有眼舌有骨色身有胆藝苑中至人又化人哉不得已强命子墨似作六合賦不知何處起手然少就尊旨發皇一番如近來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學蘇白不得變而爲卓吾又變而爲不典不文者可以投筆結舌矣第世路奇險閔閔有戒心公是先生公非先生則請拱手而遜之下執事明公剛而不吐敢而無諱若作史官必不爲囁嚅翁作諫官必不爲模稜手今蹇伏岑曹百不吐一光怪摩蕩洩於詩文風怒號物怒生鵾鵬怒飛誠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得無造物有意以詩文不朽之柄隂屬之明公耶第談秇之筆覺淸濁善惡太明陸子璋云遼模仲尼之泛愛中則郭泰之弘濟此言雖小敢獻微誠異日對卧百尺樓方可吐碧落間語也

答洪惟一

某伏海曲日與漁文人爲伍不復致通問於海內名公巨人時與玄宰閑茶淡話其心口俱屈者無若惟一先

生今得讀性問四書及隂符註批剝邪解發皇玄旨眞三教大總持也台臺衣鉢家學俯視群碎何當睫毫毛而乃遠勤札翫垂問山稿若非面帶十重鐙甲幾至媿死當今墨池龍象惟玄宰爲政而令不肖操管步其後塵正如鞭策疥駱駝一步一蹶耳奉命塗抹孝冢面而藏之

答袁崇明

某野人也日與釣徒樵兒爲伍不敢通四方賢豪之牘然明公聲實已騰踔江南不肖嘗往來婁江竊耳聞之

以明公之才品頴脫乃游何所不辯而乃蒲蛉之與伍烟濤之與處覗古人乘桴浮芥者亦何以異所喜有悟遺齋草時時向四大海水中現香光寳幢耳

又答袁崇明

仰承明公垂意岩阿置某於同調神交之末感愧何可言罄又辱札睍雖未登龍門而明公雅意等於臨邛三朝矣年來浮僞波騰文章吏治並之高劇獨明公撥皮皆真透胆俱徹城如斗沙如芥勞心如苦行僧潔已如隱君子而猶時時不廢嘯歌此與非辯書期會者可同年語也尹道尊詩文新異高峭字字當行明公若以悟遺稿呈之度且恨把臂之晚耳

與蕭象林戶部

漢陽先生隨上送別以來每思明公吏治文章行誼談咲種種皆古人典型而古道最與俗目相刺戾非闘筐拙益拙於諧世也思老盤礴翰墨不復省有劫火事但恨移家上海從中劃斷我兩人三四月始得一見風雨如晦離索何如若不肖屏跡佘山賣文爲活惟有白醉黑甜于茆茨籬落之間明公服何首烏已得一雄此後更有二索三索否某諸子大都頻柴桑少陵見然不至披猖也

答尹道尊

小敘雖不敢附神交頗亦得至人神情之彷彿明公見之度亦且咲且歎耳吳草酷類少陵讀至滿腹一歸字此古人不曾道語亦俗人不肯道語水聲雲氣崟滾滾出沒於胸中也儒老矣頭童齒豁不敢出事公卿耒耜之暇但願明公以玩世心行救世法令霖雨連綿如雨刀伏花稻幾汲汲矣力請改折以救未來舍明公更誰望焉

答尹道尊

台臺識超塵外垂意山澤既須飲氷之俸復賁表廬之典遊遡至今未敢泥首堦前而札睍又辱至矣不揣藉手一敘以塞台委若酬恩報知老夷門一腔熱血故尚在也台臺去就某何敢與謀野之末第此時吏畏明懍而明公正當駕輕就熟其宜留者一兩無成心何爭小節其宜留者二當路之御李甚誠及瓜不道其宜留者三以鵠行彙征之時際龍飛綜核之始豈恐荒遁自外

維新。其宜留者四。死轉再思。單思三代。此外臣之壙典。亦千載之一時。其宜留者五。此其竊附於父老子弟而以攀龍附翼請也。伏惟明　公俯聽而采擇焉、

復鮑青浦

昨承遠役、徵取事實、以復撫臺、此皆出於台臺推轂之過。感悚不可言。竊惟年踰耳順、愚愚實多、豈敢自獻自媒、妄希啓事、嫫母以寫照爲慚、鬼魅以現形爲懼。此其所以刺促逡廵、莫知置對者也。好事不如無、古語良有深味。伏惟俯亮愚誠、特賜停寢、

答詹公

蟄伏空山、不敢通姓名於當世作者。然每有三願。弄釆石月、摩敬亭雲、見日至詹先生耳。忽承札貺、以太君壽言見徵。數十年神交、寧忍以蹇拙辭、敬賦短章、手書貢素、弟詩字全拙、如蟬噪蚓蟠、無令履珠鳴玉之客見而欲噦也。某老矣、未由聚砧、傾倒河漢三立之業、弟几几望之、

答某吏

前承長公銜寒至海上。可東草傳始報一書。迄今硬坐荒山、如在井底、不復通名公之耗。得教、真跫然音也。吳興子墨家、項背相望。卒工詞賦、而淹博邃之獨吾丈。搜討秘異、如陸澄李琰之。性之所好、樂而忘疲、真人瓘息。君子安雅、具兼之矣、讀董廣川啓、從正字比合、歎弄大是奇文、條示五則、未遑研考。年來蒐集遂事、先實錄、次志、次奏議、次文移、次尺牘、而恨家無儲書、悉從友人借閱、倘得成編、亦目前從薪畜艾之一助也。草堂漁古錄、見所未見、弟恐三傳諸子史漢無摘選之理。詩賦無混入之理。淼源五柳、連昌長恨、古戰場等類、嫌其太著滑稽。朱買臣阮籍等類、嫌其太寒。世有具眼人。未可輕行於秋。死也。弟之愚意、宜斷自勝國而止。明則別自爲錄。去生而存死。蓋選者未必德。而汰者易爲俔。願仁兄三思而斟酌焉、

答吳道尊

遼東發難。貂參斷絕。何敢復問之京輦故人。忽承遠寄紫貂。適在山居賞雪。驚喜不自支。有客笑云。此更勝于豹席麃裘。何以爲報。某晰而心識之。茲讀素旻新集、才中宮商。奔應節數。精微豐辦。未見其倫。傳何疑矣。相不

用衆而用强。將不用寡而用弱。至人之爲物中齋育公內操禍遠。內批禍速。若當事者捐官捐命以去難難匪一番。此國家最上要著。弟恐無此鐵漢耳。疾雷厲瀧曙局可駭。今不當艮而止乎。越中諸君名譽鍾動。譽毀無喜可也。台意以爲何如。知己實難。願言會晤。弟明公門庭高峻。少所延納。若寘之麈尾之旁。但談風几。不及公事。硜硜亦或能之。無奈老馬何哉。客卜期以請。

答王丹陽

春雨連綿。弟言果驗。台臺加意于郵徒獄囚衣糧種種。

令內食者何嘗毫許念及此耶。明公眞所謂借官修行冥德矣。非特虛懷聽言。係一人知己之感也。臘雪盈尺遺蝗無種。但恐春潦秋旱。尚煩杞憂耳。台從過敝郡。幸先期以報。移舟古松流水間。作片時圖畫中人。何如。

答吳學道茲勉

頃沈錢塘以武舉錄見寄。讀台臺後序。反覆陰陽離合之間。英辯沸發。新藻群飛。二百年來無此痛快得意文字。正與門生輩環回玩味。而使者叩門賫札。睨遠里齋矣。奇矣。十年知己。相望三百里內。未通一書。乃蒙明公

分俸於人所不知之人。又推轂於人所不知之地。誣飾蚯蚓。冀招神龍。非感死則懸死耳。往輩下有以實錄見挑者。謹謝之云。某不願與鄉衮敘爵。而願與鄉衮序齒。不能修史。而喜勸諸君讀史。今通鑑多束高閣。故士子全無忠孝之根。水滸亂行肆中。故衣冠竊有猖狂之念。若使先試論策而後試經。以此爲殿最登陟。彼將染指濡首於涑水紫陽。以漸及于二十一史。及杜撰爲體認。補空踈爲精實。擺邪蕩爲撿括。經正則庶民興。史透則名臣出。非仗大有力者負之而趨。使時事玄黃。殊駭觀

聽。要亦不讀黨錮傳及元豐熙寧史書故也。明公以爲何如。林梅已落。蘇柳未眠。函蓋之談。卜在何日。

答南二太

台臺追鋒入吳。吳中將吏屬鞬負弩於堦下者。排如牆堵。而子大夫文學又經之度。明公應接不暇。而獨爲山澤老耀揣思七言二律。讀之如玄酒太羹。味之有青精丹霞之氣。明公眞恢恢至人之應世乎。至於手書厚貺。專使遠將。更出意外。藉手拜登。便可作乘屋稱裘之助。弟病瘧初平。未遑賡和。來美侯神氣少旺。或併作曝園

詩奉寄博笑也經略全河止求便一時轉漕非必建萬世長策得巳有孟子之行所無事不得巳有孔子之簡用愛人目前朝野單空舍明公採時豪傑又誰望哉扁聯力疾塗抹恐爲圓脐謹百叩以復召命淮流如帶屬鯉非遥容覔便郵以佈謝悃

與王季重使君

某循分守拙與樵童漁叟混跡於山巔水厓雖蒙賜顧城居僅一謁謝尚未登元禮之堂識荆州之面也猶謂父母孔邇所以酬知報恩者有日而今巳矣寸心未死

禿管尚在雪譊理枉竟後古人自來蠖屈而伸鵬息而飛非特造物之成就有機即聖賢之處困亦必有道願明公勿介介胸中則十五城九萬里故在也

答季重

明公孝友之性通於神明文武之才可備緩急曾與夏許二公言之京中惟思老一人幾類碩果枚卜將近指摘必多第願其歸不願其留矣從來士大夫有鷸蚌之形則中官必收漁人之利今手辣手滑漸不可支其根荄皆從庇護汪文言而縉紳受禍至此此之匪人不亦

傷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可嘆可嘆此時申屠蟠傳不可不讀想明公咲而領之矣別論云云大非本懷弟答思老云山澤之癯與鄉袞序齒不與鄉袞序爵無以腐鼠嚇也繡佛一幅白衲布二端伴函呵凍草草

答沈而若

吾兄公車之文沉雄痛快秀爽神奇自是百發百中之技願堅固此願勿以多事踈勿以多病厭勿以詩歌詩人夾雜之究竟脫此鐵担可以揚眉千秋若不肯瘦馬戀棧飢鳥戀巢終非大丈夫事

答張公

驄馬巡方山嶽摇動而明公式廬下榻皆出意未度外今復遺賜別儀綢繆宛轉恩知實難未審何日復作延津之合也目今邊事外呼而內不應下呼而上不應衆呼而獨不應部事內呼而外不應上呼而下不應獨呼而衆不應猶望宮府調和雨暘時若庶幾可倖斯須之安而加之以門戶堅牢水火暴作明公救滔天之橫流易救無天之橫言難爍金不虛完璧如故入水入火入群入行操降魔杵照胆鏡以覩物情之變明公眞神人

也

與福建南中丞

國朝社稷臣推靖遠新建皆由經略蠻夷起紅夷跳梁明公談笑迅掃之全閩始有寧宇實與兩公鼎峙而三監府程書焉可誣也某藉手一敘以報神交知己覩碑記差覺加詳野史之筆即國史或有取徵焉近來人才偏枯於門戶非名相不能善用衆兵飭浪費於軍興非名將不能善用寡屆當代掃合明公其誰特山澤未敢深言耳時事日異月新聞之可怖若使去君子已甚之

行化小人未形之惡何至披猖至此向來當路諸公不得不任其責也

答許惺老（議淮兌）

傳淮撫蘇公奏請回空倉免守凍淮兌雖出一時權宜將來恐爲永例兩臺愉意索公呈不索公書以公書不便入疏也收兌之設向來移軍以就倉豈能裝米以就軍但督倉以內豈能督倉以外今收之於倉而運之於淮是兌役而兼北運之半矣民弱軍強有何法度可以彈壓米多船少有何錢粮可以僱募客船相戒不入有何巧妙可以招徠風波何以搭救損壞何以抵賞守候何以脫卸盤纏何以借貸偷竊何以稽查爭鬭何以排解舟薄何以重載重載何以過閘非惟粮長無此千手千眼即縣大夫亦不能人人遥制有此千百億化身也欲通反成積軋欲快反致羈遲其大不便於漕者如此惟有查回空趕回空不得隨處躭延故作守凍此淮撫遣官遣牌之事也公中之公也撥回空不撥守凍儘數先下松江船到即兌此朱雲老尅期尅限之事也雖私亦公也目今粮長之公呈上兩臺士大夫之公書致雲

老則事體直捷而委當矣惟老先生裁之

答熊經略

甚屏跡空山每讀經略疏牘字字批點行行尋繹如秀才讀舉業相似因嘆曰天地千鑄百鍊生得如此忠孝奇男子有識者當仰承　祖宗　皇上德意愛惜調護以竟社稷之功而摧殘不遺餘力非特逐人哭京師人哭即不肖老愚無知爲飲泣不寐不食者數矣古今負屈無如岳少保于少保同時同志之友誰肯忼慨論列剖心瀝血以明之直待鋒歇平議論定恩典加在國家

曾無分毫之益而兩公已先受萬分之苦矣天乎豈獨一台臺困網羅哉不死即是君恩人心即是天意伏願平氣慎言靜需緩急宜召更有進者以素患難之學問恭了生死之工夫四大非真寸陰可惜禍堂之內忍不當作尋常擲過也迂叟報知不喜以兒女語進別有手書清明曲一卷附呈博笑

答某公

往從沈令君處始通起居嗣後屏跡荒山削影城市一味如退堂老僧不敢以無情寒暄相唔于名公大人非

恐有還心也今往洒凡至始愁動定且聞有關中新命百倍喜躍所恨能經略抵死一年匹馬不入即古趙充國李牧守邊何異無端筆舌權此金湯可恨可恨經略大章法全在懷柔西虜以離東酋今綱經一弛將東西連衡而起千瘡百孔左支右吾及至此而復思用熊公晚矣明公為國是憤懣又不獨在聲應氣求之間也今任彬彬德矩故是宗雷素心中人把臂數日彌覺異趣惜此中館穀半為有力先得之百口推轂卒無善地但負遠托惟有慚惶耳

與孫三府

嬌鳥濃花空山增黛明公褰帷問俗或可乘閒一訪野人第上下禮絕而茅容草疏丈人雞黍又不敢以獻故逡巡待耳適讀扇頭詩奇雋清真色香味俱絕此大曆以來正始音也手書飛動深於古法玄宰卷得明公醮筆數語便乎烟雲拂拂從十指間出若非當行家不敢浪求也不肖拙腕何能塗抹謹如台命粗完箋扇正如見豜駱駝令人欲歲耳

復某丈

某山澤之癯不足比于作者忽承以二尊人傳見屬詞旨酸楚讀之戚戚心動當此堅冰怒風漉泥葬草雖骨無多鵠血垂盡門下之仁孝何如而忍辭之也第小緩時日具草請正倘先得志狀見示沾膏借馥亦可為兎頴之一助耳望之望之

與朱平涵相公

憂餉當先憂兵清兵方可清餉此真實富強語時平作眉有事為勇將殺賊亦真實誓願語快哉非弟知之而誰也京師地震則臣道不寧江南地震則吳越大水今

七月水勢未消暴雨毀下十路九斷十室九空粟價翔踴無可告貸枵腹之飢民橫目之悍卒能坐而待死乎幸而得生者有救荒宰相在則明公是也有救荒宰相之門生在則撫臺周公祖也今萬姓嗷嗷不敢十分奢望止求查三十六年荒例按而行之而漕折帶徵尤爲用恩喫緊第一義諒明公必不引桑梓爲嫌大司農必不援軍興藉口此東南百姓呼吸存亡之秋故特撰荒政一篇奉塵台覽蓋實腹正以實邊救荒即以救亂倘蒙採擇未必非人事補天之一助也

答汪介如

讀倚劒亭草想見先生之春容閒曠胸中無一點事故筆端無一點塵恨不草屨相從抵掌于石鼎松風之側而以老怯出門未曾親經至人棒喝終是空山磕睡漢耳邇來鄉飲溷雜幾類墦間謀者脊者皆以孔方爲政先生此箋提防世教不淺弟有數語頗覺傷時乃知迅雷疾霆不如和風甘雨多矣謹錄呈覽敢附同心幸惟咲而置之

答汪比部

草嚴朱門蓬戶咏歎不輟聲正如深山道士衣草茹菌雖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近集就梓已章一生苦心此後便可登山掘藥以希難老之助某幸未死猶能負琴腰笛覓於倚劒亭前耳昔老泉嘉祐集皆以子瞻子由暴於人間明公昆季五其人其時矣國朝有熱審無寒審凍餒并迫慘於鎭邪乞明公特疏上請倘獲俞允廣天子之好生益尊嚴之上壽其爲功德如何哉望之

答潘公

東坡云中年以后何事不有先荆之變非衰老所堪近

始得孫不見含飴大母念之不覺悽然李燾長編北盟錄宋遺民錄弟未有藏本曾虎臣能改齋漫錄爲潘安期借去五六年已作泥牛下海矣聞明公整齊宋史一洗胡元穢筆大是快事此后凡有宋遼金元說部當粘之壁間四面購訪而弟則架上寥寥皆行秘書之餘瀋殘瀋耳

復卓令君

鄙儒硜硜雖盈盈一水不敢荷衣蕙帶以謁蘭臺之室正恐類于山人遊客耳門戶紛囂獨閩中無黨今時局

稍更乃知明公立於四虛之地非有定識者不能以此衆正倡國家實受其福矣

答趙二府（時壁宗人府經歷）

明公爲郡司農釜可生魚羅可張雀嘗與夏君言之而今且已矣時局一新使人咋指大老幾空將相屬之誰氏人才偏枯於門戶善用衆乃良相也兵餉糜費於軍與善用寡乃良將也明公袖手而坐局旁當必有權輿宿具於度內者恨不能抵掌一快談耳

答湖州朱相公（時天啓丙寅）

明公解相印正在斜風猛雨危灘駭浪之時把柁收篷氣力百倍古云負天下之望者求退良難今溫旨放還尊以元輔非廉潔忠誠何以得此異數乎今士大夫不特昏頭昏腦僵頭僵腦且將國家事弄得癡頭癡腦無頭無腦若使君子不爲已甚小人不與作緣何至披猖至此屈指救時豪傑惟明公一人足以兼之其如鳳覽不下龍潛不出奈何哉南都宗伯度故人推挽居多若到任即請引年不至落惡少年揣画手弟感懷有詩云急流勇退賢哉二疏諒多聞益者三益以明公望思老也附此傳矣

答杭州聞子將

兩度得手書詞旨媚秀把玩不釋手須溪九種書洗發后學眼目借其父子不載史傒冗過檢攷之此公讀書甚幽跡甚潛知人論世吾輩后死者之責若其玄解識者自能點頭領會不復切切也謹具稿請正乞以楷字梓之行草非古乃邇來惡札惡習耳左傳久閣筆恐不能作敘世說妙在敘事如画不止微言冷語若老莊林註却俗剛之快人而老氏註尤帶學究村氣讀之想欲作噦也舍親張昂之令盧陵乞寄一部示披轉索未見之書或須溪有緣借力縣大夫窮搜力購鄭夾漈訪書之法因人而求因地而求正此類矣弟老作赴應僧語何堪實囊時事日異月新使人浩嘆弟嘗年寄書楊淇園公君子去其已甚之行小人化其未形之惡不幸余且驗矣思老彥直俱已還相戒爲申屠蟠無爲楊惲也

答鎮江莊五修先生

弟老不出山僅從遊衲遊客訊有道起居諗知曾靈光歸然獨存欣慨無比往甲子地震地坤道也臣道也今

上公巨卿皆入蔚羅四郡年荒粟蹋此時博得飽食甘眠覺過無涯之福況先生杜門靜坐百不相關申屠蟠麗德公豈必求之漢季哉弟謹守磨兜堅差不辱知己第文遺客債彌老彌多轉恨所居之不深不容耳若妻兒之喪大限已到各自分飛東坡云人過中年何事不有只得理遣之業埋青山之坎亦是减想中事也承念敢此奉謝賀公祖屢次見招行止未定然不如挽鬚捫膝於綠陰濃處較是本色何如

答潘遺民

久不見道兄如慕古人也世味如嚼蠟亦復何味弟屏居山中猶有不韵客逹必語冲冲往來頭童齒豁猶作赴應僧可憐矣落羽非異事第哭孫兒女痘殤人孰無情念之恨不能炙臂分痛弟此間屋少蚊多卽有僧舍爲郡中達掖諸君借盡僧攢眉不能却百方遊說不能去此在在皆然徵獨峯泖間也當此奇暑二兄姑俟秋深盤礴涼月微飈之前較是兩便昔沈石田先生遇雨傍農莊泊船老農呵之使去石田云我好人也老農云豈有好人六月出來石翁聞之警悟自此大暑禁足無

云彼處農師是我導師敢附一咲

與楊洪園侍御

明公挂冠神武祥鳳冥鴻有識欽嘆當今風波刺天羅匝地非特求進難卽求遇尤難自今以後策韓蘄王之騾放林處士之寉山非山南安往而不自適哉時事極可怖未敢深言三年前某曾云去君子已甚之行化小人未形之惡天下尚可爲今皆反是不幸而鄙言驗矣雖識者欲起而救之無及矣人才壞於分別門戶四字兵餉耗於掃穴犂庭四字此國家第一根本大慮今

此不圖而惟疾風暴雨迅雷震霆之是快朝野寧有太平日耶知明公閲世憤世恨不面談以抒嫠杞之憂耳

與周公玉繩

往承先太史再訪於京口客歲又數顧于白石山留連觴咏神審甚正議論甚爽飲啖步武甚徤卽使姑布子相之無一死法而忽聞游岱之耗驚悚不可言某卽欲躬詣几筵頃且病瘧者月餘禮六十不越疆而弔况近七疲曳之杖不能出籬落十步外者乎特陳香帛附瑞徵兄迴風還拜而荐之王于御李識荊之誠纏綿已久

今未敢以寒暄瀆孝思請俟異日三薰三沐而請教焉

答游勿齋

某硜硜日坐三家村正如杜五郎不曾出籬落十步外即有四方長者皆偶從行卷中識其姓名讀弇州集得宗謙先生讀閒居詩得勿齋先生疑節俠疑高隱疑祖師禪而皆未盡其思路之幽微奇情之閒淡味外味趣外趣一似神仙中之詩人非詩人中之神仙也弟偶强氣吞餘子今不得不以代興推卿俯仰宇宙同調甚難何日握麈相難于竹風蓮露之下大是快事弟不後老衆十味作減塑不顧作增塑尊彝筆硯皆非意中事而門下獎飾過情推而附之隧而損之若以為猶可厠名賢坫壇之末使人汗且及踵惟有十重鎧甲障面耳楊公敘具草請正度無足為重輕吳鄭兩公皆海內卧龍卧龎倘有搜訪奇才者當惟力是視

答杜筏城丈

某蠖盤東余山已二十餘年矣鑿坎一坏縛茆一把溝池花木具體而微少暇則負鍤于山濡毫于硯一生與弟結隣者石耳近幼安兄新搆小庄頗覺隣近幾如龎德公望衡瞻宇恨次公長公未得團欒覿望共作桑上桑下之談然兩公亦何嘗不相對栩栩也南都滿目佳麗而無撲面風塵一樂不騎而與二樂形影則棠棣唱和則塤箎三樂風波災異北動南靜四樂昔之吏隱在金馬門金之吏隱又在金陵矣弟衰相俱現世念全灰既不能為五色蠹魚又不能為八公雞犬日手老易以希苟全而憒憒仍如故台丈乃以南陽東山見挑弟面薄豈能着十重鎧甲耶愧死箋楮謹應命真所謂鸞蝴蝶犿駱駝也名香珍于鶡斑采絲薄于蟬翼雅意綢繆感縷心腑畢公祠書倘須記謝具報書併望轉投申謝

與顧所建

一顧千金一諾九鼎小傒之名徹朝野不知一言千秋者真顧先生也客非虎豹皆願登龍門先生棄貧而結客著書而應客良苦良苦郎君以第一補諸生弭貂吐鳳具兼之矣每欲渡江一候明公念黨兆已成痼疾編蹊展足皆成忌諱惟山藪漁樵差足自鈍目今交遊間非獨舌有鋒抑且眼有鐵子將哭世弁哭亦覺為頗寓庸二字真吾師也先生以為何如

與韓鵬南使君

台臺卓異之政、已載去思三碑、度非銓曹則臺省、不謂飛鏃墻矢。頓起一時。公論昧心。此勞臣傑士之所以解體也。不肖每念及此、雖趺跡蒲團。胸中五岳數起。使人慨然。不肖蠖伏佘山、螺龕鷦巢。差池避世。久已嚙指不作長安書、而常熟友人陳貫之、奇士也。願見明公。真不異韓荊州。其貧此君爲魚鴟得訊起居。而貫之客錢仍峯所、或得時邀清聆、知明公必不拔劍國士也。

尺牘卷之三

白石樵真稿卷之四

尺牘

答張扶輿

蒲柳之年承垂記遠分廉將軍氷俸佐觴因囑見曹云、昔戚少保好與弇州太函遊遊士至今談說之弟非王汪兩公而明公之經文緯武則可以肩隨少保無愧色若齒蘖飲氷清風透膽則更當讓一籌非久登壇始快公論耳劉大司馬急才甚於急已與明公定作函蓋之合南根單虛楞者欲噪幸相與膝語預爲調御之非腐談也

答河南彭君宜

前者明公突入空山山叟見之如單子春之遇管公明邯鄲淳之遇曹子建評說混元區別品物文彩葩發枝葉橫生不覺收聲屏氣懾服于麈尾之下但恨清酒不及三升短燭未跋數寸振手告別正與阿閦國一現何異忽接手翰兼金、讀文遊篇、則飡雪飡霞披歸庄圖、則載風載雨杜少陵拙於畫吳道子拙于詩先生其兼之矣不朽矣奇暑灼人蚊雷聚響留使者數日了得詩敘牡丹賦及李恭人傳手顫頭暈且坐且眠老人衰相種種出現餘則三鼓氣竭未克如命奈何朔日禮佛始攝天聾地啞爲文昌師非文昌僕東坡子試妄言而我妄聽之猶帶文人習氣非道人固蒂深根者也孟子之辯不如曾子之唯曾子之唯不如曾點之瑟此味豈忍獨薦愿與有道共之

與王東里

明公具哲人之先幾兼道人之慧眼凡邇來吉凶變幻恩仇反覆皆罘破子黃粱枕上白駒隙中出處二字久有定衡弟何敢勸駕但廟堂推轂方切追鋒在門迫斯可矣用遼守遼爲正兵用夷防夷爲奇兵明公前語至今尚可作三年之艾而猶曰擣巢曰恢復將誰欺乎董臣非適奉漳南之命此公年少而才老識高而心下遠閩紅夷猖獗未悉情形全倚明公爲導師或勦或撫或應通販或應禁絕其中必有委曲機宜神通方略乞明公屏人嘔心指授之自當如命奉行藉手以紓吏議而明公上報國家下庇桑梓陰德亦不小矣勿翔翁去年臘月已蟬脫于興化李祖修家後有見之淮上者若果

爾真地仙也

與顧繩所

往者爲節母劉太君作傳藉手以報名賢弟處空山無緣作信宿傾晤幾于老氏所云至治之世不相往來者然一種疏淡滋味彼此俱耐咀嚼勝醴交者萬萬倍矣明公吏隱六朝佳麗間火宅冰山兩不相涉弟亦日與田庚漁師爲伍猶恨未深未密倏異日錦旋訪不肖弟於空谷蕙帶荷衣槃旋於古松流水之下猶未晚也

答李蒼岩使君

某屏山澤間每咲猶龍公白頭青犢僕僕關門至今五千言挑動後來衆訟之口無乃多事今復何言惟願作文昌旁天聾地啞兩侍兒庶幾倖免以此不敢見當代諸名公而台臺辱損飲冰之俸何意暮年忽逢知己但垂鑒過情惶恐莫知置對惟有着假面自覆耳惟兄既免水勢又消客船南來布帆無恙不然頗爲榷額攢眉未知所竟今明公天人協相可以轉咷而爲咲矣

答如皋李大生

弟久熏公事文然于子弟門生間讀尊作輒指示之奉爲導師已讀偶草及指樹樓集俠子仙乎堂堂大人乎吾莫得而窺其際矣弟嘗欲借定天啓間七才子如王季重倪鴻寶及明公而三此外鮮四方之交未敢輕屈一指願言自愛藐林代興之權天將雙手交付明公山可拔石可鞭諸侯王不敢仰視明公正其人哉某齒豁頭童衰相已現局跡空山正如壞垂處壞不復覩域外昭曠之觀近又見世路崎嶇將恐將懼但願守口如餅不願張口如箕善乎皇甫士安之論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惜至矣聾啞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秋渚

小退尚欲擬少伯答西子書奉寄未知肯容我作此狡獪否

答鮑赤城

泰州三載郡邑騎竹之兒童憩棠之父老過鮑祠思鮑公不啻臺下之思并州也繡臨河維比之往時直指不同救大災則一時之司命官大計則全省之銓衡此皆摠攝在台臺正直忠厚中節鉞必基于此入夏久雨止青幸不及沼但建祠起議墳墓屋廬未見寧日子大矣調停百姓易調停朋友難明公聞之想當一咲一嘆也

與李廣霞

翁臺宰如皐客有謁者弟以塵甑辭已摧蕪關客又有謁者以韓求仲空橐歸辭仰成清謹澹泊五年不敢通一書即翁臺亦然葢彼此心相知心相體正不在寒暄數數間耳茲有故人子吳耳臣博學高才曾讀父書如皐極談翁臺德政灑灑不去口願得一御李使君無異執鞭古人弟素不敢輕荐一士而吳君亦非湖海之客幸翁臺以弟之子視之曲爲之遊揚培植何異弟之親承河潤也

答毛撫臺

前者吳門之變古今無此病無此方亦無此藥台臺調劑於上下內外呼吸治亂之間始得收拾元氣正氣還之朝廷而醫師之苦則更有甚於病者之苦葢病者尚可疾痛而呼父母而明公將誰告也近推司馬雖未足以報保全士民之陰功而寔可以弛憂勞恐怖之重擔燈蛾牛爐狐兎含悲則請暫辭白下小憩青山異日展開不諱之鬚眉酬答太平之聖主豈云晚乎大抵門下之士非訴窮以祈哀則頌德以求悅又不然則多方擅詞以勸駕而某之所以事二十年感恩知己者竊又在彼不在此亦恃明公急流之勇知幾之神或亦有取云爾也蠅口多青鳩眼尚赤但以舉劾復命而停殺地方人才多之無辜正所以無咎耳明公以爲何如讀手抄尊敘不惟文章精凝弘雅即書法亦且馳騁晉唐今何時乎而猶孜孜經學不去手造次必於是昔聞其語今見之於明公矣

答李茂㬇

往吳門劉學憲入山得聞貴陽之詳此雖天祐忠良然

非眞正神龍豈能生脫虎口其不爲張許者幾希矣特以地方僻左遷置遠臣勞臣於度外且又因而謳詠之此有識所爲扼腕而長嘆也明公爲金爲玉皎然已試於海內海內無事則已有事豈得含刀山劍樹之豪傑而用處談無當肉食之書生乎雲臥雖堅恐追鋒旦莫且下矣某七十老人以空山爲枯殼以圖史爲殘涎土衣草室不敢闚籬落外事忽蒙封若兄捧書見投因讀其詩草無奇草心有異照故口有異言筆有異氣行且結秀飛英從明公肩隨而起不止稱詩壇中跋扈將軍

也、適風觸齒痛、涼倒異常、即信宿對談、未及麗氏桑上桑下之半。然歲寒締交自此始矣。

答鎮江賀太尊

大工之役、文武内外皆蒙不次異恩。先大夫拮据首事、節省金錢百萬計、以忠得謗、以孝子疏辯、僅得昭雪復官、何其遭逢之不辰也。就中無限感慨、恨無子長之筆、委宛摹寫一番、而以屬之七十老人、此某所以踟蹰腐毫而未即報命也。三義一額、二聯寫上、不知能爲古人出氣否。

堂堂廟貌、面對百千年名山大川、快逢一統車書、休恨分吴分魏。

赫赫神威、手提數萬隊風旂雲馬、直下九天閶闔、但思扶漢扶明。

答丹陽姜長源

某五十岩居、楷扶負鋤、日與田庚蘆中人作伴耳。中寔聞長源先生、不敢通尺疏于左右、忽承名賢遠損書既、垂訊山澤之癯、此侯生所以感恩而莫知矢報也。時事日新、草衣土室、希闊希嗜、正恐神交知己、覿面無緣。今闊與若雀布縣羅之雅、則不腆青山、便如長源籬落物、刻竹吞花、朋雲借月、吾兩人故自有捉臂時矣。

答劉方瀛太史

秋仲欲躬詣奉候、適卜山荊之隴、不能扶筇出籬落間。深以台履爲念、頃得教、始知癰病君子、非維摩示疾也。出山雖遲、然熊惡之案、悉付之不見不聞、宰物者之成就、明公亦云巧矣。宜後不宜先、宜靜不宜動、及今日頗覺鄙言差有意味。鳳凰出而瑞世、嘉平之期、星言夙駕、亦朝野所熱望也。偶作草堂、忽承遠貺、于茅之暇、復得老瓦盆酒資、感注明德、無以爲報。

答馮公

某得御先大夫、兩度皆在金陵。初見、鮮華美丈夫、才名烜赫、爲許張兩司成所奇重。再見、髮種種矣、稍不良於行、而與彭仙翁比舟連床、談吐練之術甚秘。某幸竊聞一二焉、彼此相期爲楊許碧落之遊、而不虞騎箕前去也。痛哉。某老矣、齒豁頭童、引身剪迹、十九半在空山、即郡城慶吊、幾類無禮、以此未獲渡江荐一束芻於先大夫几下。忽承專使專幣、千里惠臨、悽惓懸墓銘見屬

手有道之碑。以代延陵之銘。幸甚。第浙中多上袞巨儒。韓歐大手筆。項背相望于朝野。而某乃牧唱農歌。何能使逝者名世重。得無門下好奇之過耶。幸小寬其期。當呻吟盤薄。宛轉摹寫。以報所知。清白家風。丹青史蹟。不腆腐毫。故有眼在。四六尊啓、字字泱。亦字字珠。環迴不忍置。讀竟卒不能儷對。口占授使、慚悚萬端、侍使者親見。僕因老。又困客焉耳。伏惟三宥而置之。餘容遡風布謝不悉

答孫公

今朝野推明公第一世家。忠孝廉節。轟雷霆而揭日月其他衡向之經術。賈陸之文章。迄今未有艾焉。若清簡公。錚錚皎皎。尤某生平所願爲執鞭者。況重以遠命。惓惓。又屬董侍御爲之道地。藉手一傳。寧恐以不文辭。某乙酉讀書太原。雅蒙文肅公國士之目。丙戌擲青衫耕隴上矣。癸巳計典山澤人。不解其詳。頃讀志狀及奏議、始知清簡公之去國甚勁。爭執閣部之職掌甚大。若傳中微言之。則未暢厥旨。直言之則所傷寔多。若浮游其詞。爲左右袒。爲半面粧。則又近于詭對假詞之無行者。皆鄙心所不安。亦台臺正人君子所不取也。故寧違命負荊而請之明公。不敢違心引弓而射四十年通家之先達。不然。倘海内交遊有口。太原父子有靈。則不佞操何辭以應。塗飾何面目以對。某老矣。已矣。惟有稽首返幣。遲謝台臺以付定論于如椽如矢之筆者。伏惟度外見原。一笑而置之。

答徐玄仗

某五十時。便已買山穿坎。爲客棺之墟。櫛沐風雨。負揷松杉。少年鷺寉之志。已付之子虛矣。旁有隙地。帀置溝

池。點綴菴亭。聊以爲避客挂名計。豈足挂明公耳中。若佳園奇曠秀甲一方。恨不出入青葱翠微間。爲輞川秀才。爲吾家灌園仲子。當續前詩、以懺疥壁之罪。南華發覆、敘承諭殷勤、況久與蘊公有惠非夙莽寧、恐以拙劣辭。第非潦上宜覆不宜發也。一笑

答畢白陽公祖

台臺正席南都。并州舊子弟。本當摳謁堦前。而荏苒遂匝歲餘。尚稽通候。一則揣分不敢溷瀆。一則拙斂未叅報音。頃從杜舍親接到遠書重貺、始知從前魚雁。疆生

浮沉即撥雲之刻飲氷之体猶遲遲道塗間也竊聞之敝門生吳震元台臺于政府有公揭而無私書于津關有節省而無靡耗荷担願寔而不願文讓路願南而不願北堂堂正氣惴惴小心此天留明公以爲社稷計即海內有識亦不得不以此歸重明公第恐樞衡之召非久至耳自來筭典則疆場之地苦搜括則財賦之地苦今東南困荒困役困累年宿逋富者貧貧者亡枵腹待盡之民與橫眉不逞之輩所在而有若得台臺久借東南爲衆正砥柱爲半壁金湯豈非今日之需白巖哉某嬳蟄空山杜門杜口百不與聞惟日讀申屠蟠袁閎傳以待餘年無可爲明公道者言外惟有感嘆耳

答劉碧山代巡

台臺立朝以正直忠厚爲先巡方以淡泊寧靜爲主非特今之吉人抑亦古大臣之風格也弁州舊子弟無挑不佞而招之曰劉公祖龍門咫尺盍往登乎某亟止之云吾儕寧行行避驄無爲三匝繞鵲寧使訝其不來無令厭其不去以此未敢少展通候之誠而明公青眖施出自意表王公章布兩無愧心亦無愧色矣謹此薰沐稽首以謝百忍叙一篇附呈請正

答蔡羲徵

先生丹奇者破浪挂帆二千里訪某於白石山某未彊人何足以稗先生則有口詘心服奉爲吾近司南而已夫以先生之才學識兼長即置之天祿石渠豈不甚稱而屢困經生言使識者有櫪駒荻鳳之嘆然先生未五十尚壯年也古有公孫弘陳全甫近有焦漪翁而又何憂於蔡先生先生姑堅忍以畢場屋之使倆逢年適時志敵意得得以爲我所欲爲此亦司馬題橋馬周濯足之秋也而請無事游即游鮮所遇即遇鮮有能盡先生之奇者自來好人不容出頭好事不容到頭即邇來上卿巨衮皆然容白衣之山人黃衫之豪士握麈搖扇于蓮花幕下乎已矣王公之不下士久矣弟以此不敢結客亦不敢荐客客至者濁酒枯魚少傾彼我而後別閉門閉戶入密入深蓋五十知命便已負鍤穿坎爲容棺之墟而況頭童齒豁飾巾待盡其無意於人間世可知也昨適吐瀉暫憩鄉居失迓台駕俟少徒當專肅以伏千秋談正史序扇頭詩奉正

答浙江撫臺張華東

天下太平矣偶向孤山麓墜驢一笑即杭嚴公不使聞之況敢以賤姓名唐突蓮花幕下乎明公樓船出汛文武將吏職矢櫜鞬迎於道左者如堵墻顧獨風聞野叟出游特遣從者捧書幣渡江而來氣象從容此亦綸巾羽扇之一班也感激感服

答金公

張余老歸具詢台履如意欣慰異常昔盧生夢覺邯鄲且豁然得道況明公褫秩償金幾入刀俎鬥鏤閒召還故吾寬鬼至人不死何快如之要非十分金剛堅忍力不至此劉元城鼾睡如雷徐有功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古來艱險百折中勘破無限假英雄亦鍛鍊出一二真鐵漢今復見之于明公矣頃　堯舜當陽雪讒理獄者牘滿闕下明公以事關僚友不願爲智囊願爲括囊抑何其深長而有餘味也老坡云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此百尺竿頭語亦紅爐點雪語且恐字之外不別有逍遥游乎明公姑置長源伊川兩先生相與尋希夷于墜騾坡上拍手大笑歌舞天下太平樂不樂也

答陳五鉉觀察

曩承遠訪不衫不履似狷似狂憂然出于談咲聲氣之表自後間隔無緣通數行書念之耿耿適承使者捧札入山分我水俸不意王公布衣交尚存一線于天壤感嘆久之細閱宦蹟如砌牐場甦貧役恤車戶運凍粮修城葺署挖漕建橋皆節省中利濟精細中強直而摠之蘇裁革公費陋規始清人之所不能清然後能任人之所不能任窮搜鼠穴力抗貂璫皆此故也乃知在職言職在職盡職儘有無限衛軍國積功德處舍是不圖而紛紛于門戶時局之間壘守輸攻掉弄不已此連環鎖驚鸞劫也其亦未聞陳先生之爲戶曹郎乎西湖足了公事下車之初決不敢首謁故人爲四方游客嚆矢匹夫鏗鏗張方伯王杭嚴可質也

答王公

自來國家全副財力悉用之于遼東士大夫全副精神又悉用之于門戶今虜困雲中塘報隔絕頗有活　堯舜在上決無大虞因此告糠一番使　皇上留心適事

如　世宗而少年浮氣者不至侈口倡爲恢復之議借外憂以銷内憂未必非　聖明之福耳調停二字豈能禍宋止謂其夾襍用人故也而不知其妙在於停停久則羮清羮清然後可以增減五味若一羮而衆手爲政是名爲攪不名爲調今願諸公停不願諸公攪台臺閣此想當噴飯一咲也

答徐公玄扈

明公清眞與傳翕集大慮雖在衡門負公輔之望久矣年來借此紬書正恐捉鼻不免耳陸文定九十外常患頭暈氣有餘卽是火此壽徵非病也某槁林澤間非耕耘破硯則洗發頭山一生與石有緣此外惟杜五郎行境不足爲巨公道也春來風雨花事支離卽令坦尚未著屐奉訪俟少晴斫笋鱠魚邀作茹堂夜話不令日日啖虀蕭寺也

答郭章發父母

承惠報書惓惓垂意山澤此王公大人未始有也山居覆閲論語竊味危行言遜四字言旣遜矣行豈危哉意者臨深履薄之危卽是安身立命之着此解然乎唐元鋐家貧力學有斷虀畫粥餘風文采偶麗偶萍遺珠素感國士之知幷援幷州子弟之誼不覺飛鳥投懷惟台臺憐而植之片言吹嘘便生羽毛矣

與青浦鄭公

霖而連緜饑民愁嘆目前惟合圩大朋車尚可車戽然非奉釣牌則衆心不一衆力不齊若得佃戶出力田主出錢台臺親標硃筆嚴督低鄉或不時小舟躬臨勸諭雖大潦不至甚災此急則治標之說也華上窪下之田割分青浦受病又深明公長圩化短大圩化小告示不奪三令五申而無奈蠢蠢之民因循徼倖至此嗟何及矣租米錢粮日難一日所恃明公拯溺甚于杞人之憂天耳

答王修微

空山中自修道人飛至便成洞府何必處處鸞鶴山山蕙蘭乃稱世外也别時黯憭使人不能返視黃蘆白葦孤鴈嚴霜峭帆之下幸爾無恙昨夢秋月如規游氣散盡曉謂侍兒曰此夢可祥已得手書追呼二三韻士觀之驚嘆其奇絕天女散花今免其人矣梅花𡢃嫚度在

二月初旬能舞棹諸此請諾否先期一報袁雪相待衡門之下也

答南京張可大

自吳閶望見麾蓋此后僅于翰墨尺牘間相通氣蓋風調不啻延津雙劍也明公屢握重鎮橐中貧薄與寒書生等只此廉將軍正可當一面風百曹而明公絕無敘鳳櫪駒之嘆其識卓矣思昔戚元敬猶與王汪兩司馬唱和武略文謨至今鏗耀人耳目明公獨吟獨賞而第輩又不能荷衣蕙帶坐蓮花幕中相與麈尾論難此亦

吾兩人小恨事也

答東里

明公前后兩牘侃侃數百言真活命丹造國手也以濟泊寧靜之人品出之以正直忠厚之奏章有識者讀之使人不得不服其眼力識力膽力筆力此皆一無所爲而爲豈望今日要典哉中行本于獨復戰勝不願求肥自古哲人往往自正人中撥轉出來其惟明公于甲子朝事始芽劉芳老貽書見詢弟應之曰諸君子宜靜不宜動宜后不宜先宜憂不宜喜荏苒三年不幸小驗明公有感于熙豐元祐之兩不合者此亦可以定出處之權度矣能惟潛故神鳳惟不下故威與其出受時流之推轂無寧退守至人之括囊行行且止觀變相時明公試以爲可不可也六月廿六日夏縄老一病遂亡細檢遺橐即寒衣折絮付之質庫中貧不能殮殮不能葬即兩親尚在淺土可憐哉

答丁宗伯

老公祖再訪空山真如壽星過度不當作尋常看過也至人辭榮如臙鬼神所知但恐地震火災之后舉朝震

驚此疏即上未必遂得請子路救人辭金夫子嘆曰后世不復有救人老矣當事者得無以此見格乎

答謝象三使君

明公巍科高第乃不願爲木天貴人又不願爲衡文使者着着無爭之棋乘獨後之馬神識何恬而地位又何卓也道路有口咢鐺有耳銓諫一路定當虛席以待明公大丈夫豈論目前之小屈伸乎今天下無地不難無官不難獨明公恢办練川綽有餘地調劇之報譬之兒在乳而奪之母老稚嗷嗷攀留無計可念也近者郤文加

賦一事竊嘗考之傳牒從乎未上加則所出少從田上每畝加則所出多乞明公酌定請之道院倘得允從其亦救民水火之一策乎非止爲練川德政碑地也

答劉公方瀛

明公望隱韓范心同圃綺味老氏之止足援哲人之知幾未嘗一日而戀神武門也俟大兄策名賢書明公或可斟酌進止但張翰有云恐天下之望者求退良難正恐未容酣臥耳弟在山日簡道書不欲通姓氏于蓮花幕中忽承遠箋情益親而貺益重未省老夾門報恩在

何時何地也別諭小照願言糟手擬筆百餘言不獨使明公撚鬚捧腹即後世讀之者如再見雲臺烟閣間人物豈不快耶

與王公還濂

去冬大雪中飲胡頭今復披裘擁爐矣歲敘一遷獨開新天子神明異常事事親自裁決吾曹一片青山居然無恙尚可作擊壤老翁若明公文章建白播在朝聽旦晚賜環以襄出否開泰之新政合豪杰將誰往哉楚中譚友夏發解士林皆爲額手獨鍾先生全集未行人間

不識可搜刻殘斷以代伯道兒否秦碑甚多强半作戒后塔林曾見姜輔奏疏言之可嘆乞法眼擇其尤者鼎寄數番真草堂一段吉先錦也

答青浦鄭公

某草木餘齡仰承垂記特賜贈言一字一明月珠也何以報之楊斗樞一疏奉旨平和或 聖明留此獨奮雷霆之斷亦未可知數政優優當是佳兆譬如立春矣而猶有餘寒立秋矣而猶有餘熱造化且然而况朝事乎向來尊來不敢當文舉之年若出山未送則類遠公之

過扇谿橋矣

答鄭公澹石

朝天之車日近一日新報亦日近一日此行真讀活通鑑也得救快甚但獨斷出之聖天子安靜聽之諸君子則華山老人便可大咲墜騾矣

答李思然分司

聖明之主輔之以相濁亂之後救之以清如明公之清非小廉曲謹者可脂行也鄒滕定變而不暴其功鹽扇脂膏而不染其膩進無儌色退無怨言名實俱乎心跡

襞潔世眼憒憒或哄以爲愚或嘲以爲矯而明公若節彌甘卽妻子童僕皆有安貧樂道之色此當于古名臣中求之豈淺夫俗士可得而涯涘哉分宜墨江陵橫猶有請劒牽裾者頃權璫虐燄薰天網羅匝地頌功德建生祠幾同左袒賴　聖主中興一洗乾坤日月屢奉聖諭惓惓以起用褒恤爲先務今冬春隔歲而會議杳然其何辭以答　聖明以慰天下之望時事如此良可慨然則台臺困頓鹽車之中沉滯積薪之下又無足怪矣

答李大生

弟正七十矣方以虛生爲愉勞生爲苦今幸　聖天子乘乾開泰權璫伏法皆出人鮓甕鬼門關而授之羲黃世界太史公謂漢文之世黎民新出湯火老人嬉游市中如小兒狀某得無類是乎山中蒔竹移花泥土撲面而使者賫杖頭渡江來急展壽言讀之清與蕭散生動飛揚直是龐德公徐洪客可與語此弟何人何福而能消之惟傳播交游藏示子姓如天上赤文綠字而已

皇上好讀史事事臨摹古人卜相金甌機老首膺特簡聞命之日遠近馳賀者收書不收禮淸之一字允合

帝心明公有道有見度與此老必多函蓋之合蓋潔品正相類耳辟彊兒詩文中眞滾地獅猊第已怖而腦裂尊撰西子書寔天下奇作少伯有知且當結舌弟豈敢望作秦吉了乎

與張燦衡侍御

竊聞君臣一線精神全恃章奏向來太冗長非所以愛吾君也太猥褻非所以敬吾君也部覆躭延詔書挂壁非所以畏吾君也頃奉旨奏疏限千字題覆限十日似已爲　聖明冷眼覷破矣能以日淸月朗之手寓于風行雷厲之中獨明公一人耳友人葛一龍其詩品人品某之師非某之友也謹以其集呈覽此兄家甚貧自負甚不淺倘以并州部民而與進之服闋補官得就五斗不至同侏儒爭長安飢飽此明公之厚造于文人者也後房蘭玉必且叢生幸明公便示以慰老稚之望

答王道觀使君

某七十老矣日向蝸殼燕窠中洗破硯撿殘編佃文自活遠視松江漁父大有愧色台臺何所取而辱存之授以琅函氷倖獎飾不可當回環再三几欲穴地而入矣

明公經術人品冠冕士林豈特省元第一不置之芸閣蓬山而置之斗大邑然積功累行許旌陽何人也異日朝拜官而夕奏疏趙清獻又何人也頃　聖天子當陽并將召對初欲廓清羣穢繼欲整刷積弛直將付部覆付會議不痛不癢之世界用倒倉法一番明公忠孝塡胸得無閒而色動乎借箸畫筹度兩三年彈指間耳狂風怒號濱江海而處者漂没無算此天變非人事也獨崑山焚抄更烈此舉出於君則正出于民則邪出于朝廷則治出于鄉邦則亂手不可使滑膽不可使大漸不可使長亦主張世道者之隱憂也明公以爲然否

答畢白陽司空

往承垂念山澤故人遠寄奏議永俸即欲修謝以展感激之誠會中外告密雖有魚雁不敢遝入網中頃　皇上以堯舜之聖明兼漢宣之綜核特簡天下第一端人爲衆正倡海內欣欣更生矣兵餉告殫災傷疊見鼓噪則用法難賑貸則用恩難緩之則邊鄙之枵腹而號難迫之則郡縣之洗手而炊難所恃吾君吾相無豐亨豫大之侈心有愛養樽節之寔意台臺雖爲手足關情皇上次不舍股肱腹心而別有他屬也忠孝塡膺精神滿腹樞衡重任虛席以待明公豈久煩于簿書錢穀間乎蔚郵頻便幸慰好音

答沈雲升侍御

往驄繡朝天不及出山一送兩承翰惠何其惓惓于山澤故人也强弱多寡之論極切中府疑機頃邊報甚急聞者張皇竊謂　堯舜在上决保無虞此賊孤軍深入糧草不敷水土不服地利不諳步步皆兵家所忌若堂堂　天朝援兵則有增無減發餉則有速無遲聲勢且益張膽力日益壯自然操必勝長勝之局但不可輕敵輕戰一味列火炮以待之掘暗塹以陷之設木草以誘之款插酋以離之結朵顏二衛以疑之賊其能久盤踞于內地乎入援之兵須要紀律分明何以使之不逃不搶守城之兵須要調御有方何以使之不擾不譁男女號哭何以使之入貨物擁軋何以使之進奸細何以盤詰漕船何以護持專備薊州通州何以使山海無疎虞專　旨調將調兵何以使各邊無單弱宜先請　皇上特發　勑諭曉示中外而諸公相與盡心盡力而籌畫

之即有跳梁不足平矣多難興邦殷憂啓　聖自此警策一番比之數番召對更覺得力抖擻門戶之空言講求富强之寔用未必非天之所以祚聖明也弟所謂決保無虞者此也明公以爲然乞聞之機翁相公何如

答湖州沈公

明公經綸滿腹特召樞府以紓　聖天子東顧之憂此行非尋常功成上賞使令郎髫髻而拜金紫之榮方許入山談道當炊黍於邯鄲枕邊奉待也目今催督漕糧急於星火而曾無一言及於護糧者護糧莫如仍設淮

上總兵此　成祖舊制非比新添一萬漕船每船漕卒十人便有十萬現成兵矣漕卒自帶行糧便有十萬現成糧矣晝櫂旌旗夜懸燈火兵將相習金鼓相聞皆倚淮撫爲扼要呼吸之樞機因轉漕而兼練兵一利也軍聲遠震使北虜莫敢南侵焚劫二利也既防飢民又防他寇三利也彈壓南北線索俱通四利也猝有不幸緩急可應五利也　先朝董以名將集以重師又制龍袍船置進鮮船歲歲月月驛絡往來不絕就中皆有深意吾曹亦未敢深言耳此事須南北司馬司農及南北巡撫淮撫黙黙商量復還舊制不動聲色而措中原于太山之安今日專恃明公主持提衡其間報君衛國無急于此矣其後細委曲乞於過淮之時暫停三四日細細咨詢而斟酌之勝於募驍勇莽加餉儲火藥尤萬萬也况十萬漕卒之中元有豪傑元備火器步步皆可練爲精鋭人人皆可仗爲指臂之相使明公乞與同志謀之即　召對大言了　明主而無諱又何疑矣草莽之言惶悚惶悚謹陳一得之愚并謝台貺之辱據案手書仰惟台宥

答張石霖公祖

臺下解郡後善人君子不勝去後之思茲且謀所爲俎豆不朽者蓋去莠正以養苗剪棘正以護蘭其肅括人所見消弭人所不見而久則始覺有餘味有陰功耳吳人好訛好亂一見於無錫再見於常熟三見於蘇州當事者調停百端始正三尺目前急則治標惟孔明張乖厓治蜀之法厥疾用瘳此有識盱眙于明公之節鉞東南也至于心事洞達所謂奴隸亦知其清明大廉大俠有交情有公道又不待言矣某七十得孫萬事已足此

外一味閉門杜口以希却病扶老之術思老近得彭仙翁朝昏聚膝頗覺聞所未聞夏彝仲試其服氣之旨靈發異常此翁玄學如海真不能望洋而窺矣明公籌邊髮白報國心丹鍊金鍾玉而外更當思攝生一着若天賜重來此翁猶是雲間寓公正可握塵相對企予望之豈勝翹首

答張上馬毅仲

某衰病下劣日與農師漁丈人爲羣不敢齒及風雅二字即小有撰述如沈夢溪云退處山澤更絕過從所與

談者惟筆硯而已不意明公好奇太過札既先施屬以糠粃之導神交知己宇宙寥寥謹撰數言以候斤削明公主盟文苑吳兒幅輳龍門不異衆魚之曝鱗點額某老怯道路近結茅帶菴蒔藕蒔蔬種修竹遠望軒後寒山如在肘下又以飲水俸錢多市村醪從黃肥紫壯中細嚼寥吟好詩頗覺受用太奢恨不得明公過此共享黑甜白醉之樂也

答鎮江賀太尊

久欲躬擬候謝定以傳稿更易三四不得如意益尊言

冬官非事非傳體若尋常摘寫則此事節省最多叢議最枉台臺抗章追辨始復原官其孝思又最苦若欲慷慨發揮一番則時局頗礙措詞更難爲此屢執筆而擱眉者又之聞長公風疾俱瘳欣慰欣慰即彭仙翁亦云若能自醫自病豈必問藥師醫王哉陶隱居云寧爲才鬼勝作頑仙故以名其廬要之處此世界不論朝野是非不涉人倫臧否一味以老頑應之安知非法但恐頑不透耳

答錢兵尊

承台諭東南華其外而枯其中管仲所謂衰世若有餘非有餘也嗜慾多而民心躁令民力凋敝不敢躁不能躁病在士大夫好廣田宅豪者封釘扛擡庸者因循苟且絕不肯講求賦役爲桑梓計爲子孫計耳明公謂錢糧窟穴多因頭緒多頭緒多因經賦之不定也若定經賦先查原額後查增額又查增後之減額歷歷分明如指諸掌部文涸微可以爭執奸胥飛灑可以搜求此賦法也錢糧止五字曰催得好曰收得好曰解得好曰放得好曰存留得好而又于五項之中分官戶分民戶分

荒區分熟區分完分欠分新分舊分緩分急而要領盡在是矣此役法也愚嘗謂縉紳講道學不如實實講賦役當道清詞訟不如細細清賦役真裕國愛民江南財藪之第一義也近敝鄉臺省上賦煩役重之疏錢相公二書徐撫臺聶侍御二疏三大役及義田冊俱奉台覽大抵嘉湖事例無不役之田無不田之役小民朋里排則可朋布解非運收兑大役則不可官冊優免外當大役則可當里排則不可何也官冊而當里排付之子弟則紈袴付之童僕則侵逃此均田均甲之議錢相公所

不喜傳會也顧氏義田四萬乃華亭獨有遼餉乃天下所同議者欲移田抵餉貼賦而不貼役此顧氏所不肯捐役人所不肯讓而亦郡縣所不能從也三縣最苦者布解糙糧之收兑白粮之北運八萬之收銀今鄭父母處置得宜大約化有為無化重為輕擇團戶囬戶而編里排則催辦易散客冊故宦冊而編新役則疊困甦諸如此類華倡之而上青倣之民其更生乎其他如水利則修圩岸開吳淞而水旱無虞矣禁賭博禁鹽販禁捕快之養盜而內盜衰滅矣禁沿海富家之通寇而外寇

衰滅矣兵粮如期派付官弁何有鼓譟之患錢粮當堂散給役人何有扣除之例布解以銀足為主北運收兑以米足為主不容搶收賒串不容包攬苛兑何有遲滯艱阻之虞今郡縣秪礪同心鄉城鼓舞悅服而又幸清通簡要如台臺者彈壓調停于上賦役之頭緒提明則東南之太平可望蒼天祚吾吳而賜之周文襄也承下問謹攄芻蕘一得之言餘惟仰體清嚴仍前竦遠幸賜台亮

荅錢二府

台臺勞冗異常極為懸念即有種種願請教者寧竦無親寧冷無熱庶幾得全上下之交耳上海編審之役恩少怨多審一年以應目前之催辦留九年以待後令之主張妥帖無過於此但浙信震隣台駕未免巡海一番以示振刷若弊緊處應以保甲之法行之大戶大戶行之小戶以及樵戶漁戶細編姓名互相覺察若有容留面生可疑輩為奸細為向導者擒縛前來審問端的如法重處不許因而生事蔓及無辜以開詐端若官兵置之沿海則家家無多置之要害地方則金鼓旗幟火藥

實實虛虛亦可以張軍聲而耀武借不知散粮果能如期否粮不足果能撮借那移否惟台臺裁之

答錢君復

在三之義擬于君親文中子十五爲人師弟子將相自首不敢廢北面禮若云以老就師貧就仕自待既輕則上官待之亦不甚重今見年壯志潔有廉頑起懦之風不惜生平火力陶鑄得二三頂天立地豪傑出來其功寔在督學使大司成上即吾松魏公驥孫公冔實撈摸也望之望之

答范公

茅山居惟有逋士逸民時相往還每詢台履子渡江來者微得近況東坡云人至中年何事不有西河太愁東門太達惟折衷于兩公之間差足排解若綠此堅臥如昔今何時乎　主聖時清薦牘旁午選曹方欲料理明公以爲衆正之倡但君平棄世仲子灌園故輦上未敢啓齒耳竊嘗嘆　皇上以廉潔望人欲其清也以担當望人欲其任也以公平望人欲其和也而諸君獨清于門戶獨任于門戶獨不和于門戶雖　堯舜奈之何哉

幸而强與弱爭則弱者勝數十人與一人爭則一人勝　聖人把握龍性難馴領珠亦不易得太阿大柄正在中有君如此明公起而應之提出眞是眞非之本心挽回不痛不癢之世界非明公又誰望焉

答胥宗起進士

往聞南宮之報扑而起舞世不乏進士喜宗起豪傑爲進士耳讀萬里吟快哉大王之風胸無留事筆無留行非目前子墨家所能夢見顧僕更有進此者昔耿天臺見鄒菴方少司空司空意色不及但問一大行曰孔明

襄陽人也而居南陽者何其人不能答方司空曰南陽四方人物所自出之地孔明爲延攬英雄故耶君官大行無爲登山臨水作賦吟詩措過半生所至宜搜訪一二人物以備國家緩急之用天臺聽其言有味稍更端請曰愚生初脫草茅先生何以教我方司空厲聲直視曰誰家進士是胎裏帶來的說初脫草茅便甚麽天臺公此時言下有省自謂一生受用不盡今敢以奉聞吾丈能笑而點首以受他山之石乎

答方旦心公祖

台臺遺愛碑至今樹于五達之衢往來鍾界者輙指爲伯夷顧盻不忍去人寔有心人寔有口焉可扦也焉可誣也某往者堅守匹夫硜硜之義未敢求謁于秀州明州侯駕過吳門或能追隨百里外一展數年心事何意風波突起深山之人了不知台臺去來蹤跡爲拊心頓足者久之及見南中拾疏尤出創聞以世間必不能忍之垢與必不能堪之寃加于絶不能堪之正人君子赤蠅止棘赤舌燒城此詩人有投畀之嘆冥司置泥犂之獄非特爲聽讒者設亦正爲巧于造單者設也某每遇海內氣誼人輙爲台臺再三叫屈而鄉哀尤最負不平三代之直即六月之霜也豈待讀台臺之初刻而始信隨夷之非溷哉刻中發李卓吾一段痛快異常此者有知自當吞刀刮腸于九原之下卓老不能傷黃叔度彼譖人何能傷方大夫乎老僧負禪林疏來略題數語第吳人妄費而慳勸之檀施如着靴上壁若何

荅吳觀察

美酒速而無味積薪高而先焚功名之間無論挺險走捷者令人泚顏即隨牒平進無災無難以至公卿英雄所不爲也明公僅以外官失儀而得嚴譴此虎廁張吻磨牙之燄題耳若使此逆猶生網羅彌天坑穽匝地豈容明公瘦行硬坐于空山之中喫一頓安閒茶飯乎非人鮓甕則鬼門關矣今幸而不死非從容著書則慷慨論列天下事此天留馬周以待唐文皇特未逢 皇上召對耳夫半吞半吐之言語豈能支吾好問好察之聖明而提出透心透膽之辨才乃可挽回不痛不癢之世界吳先生眞其人哉宰相守令一編眞當今內外第一藥石漢名二千石皆拜丞相宋丞相出守如寇萊公之知大名杜正獻之知乾州夫入不練習朝事出不練習民事而責以理盤錯備顧問是臨病覓方臨方購藥也亘古今無是理也刻完幸多寄數函以貽同志弟今年正七十二矣盻望知己報効何時第聞之東坡云憂患雖已過更宜愼口以安晚節敢以此爲中丞節鉞之助

荅方太尊修郡志

儒引山澤之分硜硜不入公庭者二十餘年矣伏承太公祖五馬臨門雙魚析束惓惓以郡乘俯詢鄙儒此布

衣累世而不獲一遇者也。敢不吐誠以復明聞、松志自顧文僖修後。如徐文貞陸文定之上公篤老。卿躋四顧。謙讓未遑。非直待時。正欲待名世大有力人。主張于其上耳。今台臺慨然以斯文廢興。名教是非爲己任。若使士大夫仰體德意。黽勉同心。豈至日復日。歲復歲。委百年之禮樂于車莽乎哉。上海志、成于王屋張公。張公三十年以後。易續也。青浦志、成于洪洲王公。王公三十年以後。易續也。獨華亭自正德壬申、以迄崇禎戊辰、百十有六年矣。若爲不朽計、請先開局於華亭。而後始及於上青。蕃青浦之父母初來。上海之父母未至。獨鄭侯下車已久。愾愾乎綽有餘才。筆挾風霜。令奔雷電。鄭侯不修。而欲望華志之剏修。無日矣。華志不修。而欲望上青之並修。又無日矣。志書中分門別類之外。又有倭變之戰守。吳淞之開濬。青浦之分剖。顧氏之義田。辛酉戊子戊申之大災荒。皆關繫華亭不小。或取諸案牘。或取諸碑板。或取諸條載。郡檄之邑。邑檄之民間。文移不勝其往復。歲月不覺其耽延。第苟君子袖手閣筆以待而已。故責成于邑。一便也。顧文僖以大宗伯秉筆。其引用諸

書。僅五十七種而止。今寠生寒士。所藏几何。購書則於五技。借書則拒以四痴。若邑大夫宛轉訪求。即零星故實。尚可立致。故責成于邑。一便也。華本附郭。若博士。若鄉先生。以及孝廉茂才。鄭侯皆已耳而目之矣。孰宜土田賦役。孰宜水利兵防。孰宜山水鹽屯。孰宜壇壝寺觀。孰宜庠序禮文。孰宜研勘人物。妍媸良楛。人鏡皎然。故責成于邑。固一便也。供饟筆札。抄寫梨棗。勢不得獨資郡費。故責成于邑。又一便也。志未就。台臺催督之。親臨之。不特亟問亟餽慰勞之。志已就。台臺與同寅諸公再加損益之。潤飾之。而尤嚴于鄉賢名宦二項。遠則走牘于輦轂。近則採評于鄉邦。僉單之下。親註可否。衆論同者登異者汰在諸君既無私毀私舉之誚在當事亦無知我罪我之嫌非惟口協而心服抑且事逸而功倍矣大抵開局邑事也發單邑事也儲圖史備使令邑事也羅名流于幕下邑事也華有成例上青隨而做焉三邑分曹台臺則大摠裁矣職要職詳後手先手朞年之內不將通觀厥成乎識者又謂合郡之重典當博謀合郡之縉紳合郡之縉紳當公舉合郡之文學非某區區

一人所得而私相推轂者也某七旬有二老而善忘矣某之少也尚不如人況兩目花生四支木彊豈堪旅進旅退于衣冠之後半作半輟于筆研之間乎仰祈太公祖垂憫衰殘置之局外不爲而爲無用而用一得之蒭蕘未必不少助百年之桑梓也酬知報恩訖于此矣

荅何無咎先生

往甲午過訪娓娓皆吉德長者之言詩文固蔕深根又具有方大人之相不必問姑布子卿望而知其身名俱泰非浮游猥薄兒所能夢見也假老矣無能走掃先生

之門忽勤手教反覆讀之宛然王微蕭大圜牘也飲酒十首宛然陶處士白居士詩也坐客見之抄寫贊揚几于頹禿第即裝爲一長卷從長松修竹間朗讀一過病以之代藥否寂寞以之代鼓吹北窓高枕時以之代顏氏瓢曾點瑟子孫寶之以代紀之甗鄭之璞無施而非無咎先生之鬚眉面目也汲古堂出自手選大言小言毫髮無遺憾極欲發兒一番以報知己會有修郡志之役當事督促瘧痢繼之不得不草草成篇并昭文公壽文寄上正如逡巡酒頃刻花出于籃縷風道人則可若置之鳴玉履珎諸君子之前皆訕呵嘲罵咲其草野不揚而出之門戟以外幸矣山水老筆紛披奇峰突兀荆關以後罕見其儔董思翁咄咄駭爲勁敵伯生欽之輩久赴玉樓之召伯達右肢不仁食酒如故長白未曾舉雄山居被盜今半存者匿囊酒擔類耳弟長男在城次男在村僅一孫六歲但解持竿逐鳥雀明歲受書今句讀荀未上口也總之天際眞人山中宰相覺無咎先生獨得其全造物豈有私哉蓋亦有耳鳴之德焉小物獻芹不勝神往

寄張公

台臺節鉞之望震于朝野企予望之以撐東南半壁不謂宅憂假息六月當此時不學仙翁鬪奕亦不學樵子爛柯杞婺之感付之山水清音眞天際眞人山中宰相也道路修阻未能磨鏡束芻請拜几筵特附香帛遡風而荐之

荅馮君爾赤

從來志銘有生平不識一面而揣摩點綴畢竟形神不相親弟屬先公小友之末重以行狀行實排纂精詳卓

然良史故得藉手報命而未能重開生面則鼠技有限故也董思老延彭仙翁至此一月餘灼然如鮮華最少年語次先公纏綿不去口非久削跡深山野客青鞋不踏人間塵矣

荅馮君次牧

尊公傳我生兄敦迫久已屬草即轉示同志大叫快絕非特爲豪士解嘲即置之曲部中亦是一段方便佳話不至如蜀肆酒禁也朔日風饕雨虐大地震動草木慄村墟仆天益堂左右無恙乎弟當繭時惟有堅坐齁睡俄旦天晶日明湛然高華之氣自在大約妙在一忍故耳弟每欲刻孝經徧行坊間學究句讀必此始而以六朝來孝經果報附於後勝蒙養重牲多矣幸吾丈亟成之虞卿林衣集敘幸附不朽當今少年之論太尖薄老輩之論太苛嚴至虞卿無間矣吾丈題詞一似始皇走石鞭駈山峯弟且望而色怖非衰朽所能置一詞也

答王貞美

萊州被圍膠州貧弱空城逃出將誰與守弟日夜爲兄懸念卽令郎未曾一面蓋無暇入山也忽接手教眞類

烽火家書而且種種惠及老人萬死一生之餘壁暇如此其必能辦賊可知以張許之精忠而兼劉穆之韋孝寬之才調若使當事虛心聽兄實心用兄東省豈足平哉今重圍已久而欲就招撫下策孫俞二中丞已誤豈堪再誤　皇上之决不肯撫如奴酋决不容款一也誰敢擔當誰敢出頭先倡此議蓋借撫以待援兵之四集則可而專靠撫以爲定亂之奇謀决不可且調援亦何容易乎猾者遲回不前悍者喧囂求餉輕則脫巾重則露刃徒費糧餉徒費調停吾兄請撤營兵川兵一味以緑集土著之義勇爲主進可戰退可守人自爲戰家自爲守此不易之上着也擒叛兵擒劇盜或間或伏或設招募之法使之自投網羅既除腹心之疾又剪肘腋之奸此不測之神算也但詳味東省造禍之端初則多募遼兵而不知訓練既則欲遣散遼兵而不知駕馭又其後假稱有部文有遍牌并欲摟逐數年來安心樂業之遼民而公行劫掠奸淫之計此風一聞遍之叛遍之逃遍之通謀遍之入夥而况文移之批語動曰遼賊遼賊動曰遼黨遼黨則無賴之奸徒誰不乘機煽詐無知之

小人誰不到處動摇訛上傳訛亂復增亂東省何時而定乎竊謂遷兵遷民宜分開兩項遷兵聽之廟議而遷民可設法就撫也亂首脅從亦宜分開兩項亂首聽之廟議而脅從亦可設法就撫也脅從赦宥則亂首之勢自孤遷民安插則遷兵招亡誘叛之勢亦孤安危大局計無出于此者乞吾兄告之當道并告之京華諸公何如若一味苟且以就招安荅應之策叛服在其手中征罰不出朝廷唐宋元末季之流禍可為寒心古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豈有堂堂天朝坐視其劫獄劫庫殺官殺吏殺百姓而出一撫字愚盜賊并以自愚哉羣龍滿朝必有以處此矣適久旱得雨兩窻草草奉荅莫知所云亮之

荅江中立

弟今年政七十有三矣頭童齒豁不敢出籬落十步外至于筆硯之役幾於搏虎逐兕尤非老子所堪業謝絕久矣捧讀著作十種可以督世可以救世可以玩世可以出世可以傳世不意桑榆晚照忽覩雲霞麗天轉示坐客門生咄咄吁駭嘆未曾有昔者麗士元弱冠走二千里往見司馬德操惜哉弟非其時也無緣繫紵芒鞋叩清東子洞門而請焉惟籍手韻言小敘請正以代懷中一瓣香耳徐使君勁節稜稜內精明而外柔順羽翼上下多所補益若置之言路卓然稱殿虎人龍決不至有　君無臣有　召無對也敘稿近若瘡瘍多訛多落更勅善書者爲弟藏拙何如

荅米友石

東坡云有人經患難死中得活抵三十年修行此言良有味明公蹇允蹈之讀尊撰正宮調正可付紫綃黃衫歌之嗔人間無限醉夢兒共証阿羅漢果追鋒雖且晚自天而下不妨借樂府說法也竊聞華卦後繼之以震震卦後繼之以艮艮者止也今　聖主乘乾清時開泰以停為調以艮處震而天下永永太平矣其侯明公乎眉生詩畫如天女散花手黃姑織錦機冉冉從七夕人山來大是奇特但弟草衣蕙帶無能爲輕重而思翁以老謝以晷辭永明師所謂木人見花鳥也一咲一咲

荅馮次牧

我生至讀試卷鳳寘內無凡鳥天孫織錦機無人間刀

尺今於公家父子亦然錢仲舉詩文筆頭有眼舌頭有膽跌宕横潑旁無人上下無九天九地不謂遽作騎箕之遊然亦足以傳矣獨羅高君富有日新未及讀其遺稿此君不死則吾丈後死者之責望之望之天益堂以次牧勝不以鄒嘉賓十萬貫勝大抵山人無以遊名山君無以圖名惟不移不履不置混沌鬚眉既能免俗又復節費吾丈恨未入茗帚菴中方知眉道人一似三家村十字港漁庄樵舍也偃松支離高臥空谷請題臥龍何如梅花如霞適與故人觴咏其間我生索報良苦愈弇數言來惠已佚酒家矣修微壙生而心活次牧乃更欲使置疑冢於山陰道上乎一笑

荅秦虞卿

令海内能言之流勃宗吳楚至于蕭蕭雝雝有典有則夾當屬之甬東諸君子如秦先生者尤王良造父之御師也弟鄙儒也小兒爲魏神兵爲蚕海内如斯甚衆豈能與先生法坤倉雅齊驅並駕乎哉至以猶龍氏見推不覺泚顙司命君云爲道者常淵淡以獨處栖神以遊閒今弟非緇非素非循非狂耳目廣用聲氣雜役肉人

居山學道了無交涉飲牛高士視犨老翁望望然吐而去之吾先生乃尚以爲可教乎弟當此横流之世下簾讀易以代淵氷則先生之發覆與壟眞高秀等也

答紹興太守許方谷

張爾含使者風饕雪虐時入山授以瑶篇重之米俸種種皆可辟寒已與二三友人展讀于梅花晴雪之下又香又艶又清又綺不覺躍入許使君氷壺中快爽不可言喻讀竟題數行作叙蒼蒼莽莽恐季重王使君見之笑其才盡耳

白石樵眞稿尺牘卷四

上王荊石相公啓

三朝大老、一代名卿、以身關元化之盛衰。舉足係當時之輕重。徵書十道、帝懷黃髮之舊臣、御命九重、人倚素絲之碩望、東山太傅。豈容躋展久棲。洛社耆英。共喜中原再相。況乎白羽赤羽。烽煙雷動乎邊陲。兼以千艘萬艘。旗鼓雲連于遼海。正主上旰食宵衣之會。乃忠良輸籌運策之秋。而何屢謝恩綸。益堅高卧。皇華北指。遥看殿上鳴珂。綵鷁南還。忽轉天邊飛舃。匡時之胆自赤。寧從溫嶠之絶裾。去國之心如丹。詎似毛公之捧檄。泥宣徽服而過。猶謂遲遲吾行。閽吏荷殳以迎。無由數數而見。雖鹿麋性野。踈曠之罪難逃。而犬馬疾多。踟蹰之情可念。敢馳尺牘、聊布寸忱、伏冀與時偕行、爲國强起、轉旋宇宙。飲頹世以醇風。吐納星辰。立擎天之孤柱。毋徒蒼生望斷。頓令赤墀塵銷。其不勝翹企之至、

答周撫臺啟

恭惟台臺一朝王佐、百代詞臣、曰清曰慎曰勤。與周文襄撫巡相爲表裏。立言立功立德。似范文正父子無愧頡頏。表章先哲之遺文。實出藝林之勝事。特奉嚴命草勒數行、自慚鼠技之易窮。何意蟲雕而見賞。錫以飲冰之俸、懷之空谷之音、鏡不藏形。豈南州之敢擬。雲如出岫。恐非山之見嘲。幸寬瞻衮之期。終有摳衣之日。謹恭謝以聞

答耿邑侯啓

名山祀名賢。正二三子鳴日中天之會。正人講正學。尤五百里德星會聚之時。喜鳳凰之來儀。恨狗馬之有疾。未趨函丈、敢布尺箋、恭惟氣養浩然。政推卓爾。恩威並著。游刄而發新硎。文武兼長。遇錯而別利器。秦圖夏鼎、光燭神姦、周詰商盤、文圖古色、著易發一點先天之秘。掃索絕四知暮夜之金。有美種花。一進公門之桃李。濂言采藻。獨修賢者之蘋蘩。拓子游故祠。倡學道雅會。横經主席。皆當代之評友諍臣。環堵觀風。絕方外之異聞異見。一變至道。琴川其眞武城乎。三年有成。東南亦鄒洙泗矣。某幼學雕蟲、長斯畫虎、漱流枕石、投閒山水之間。入室升堂。未窺廊廡之末。何圖過聽、懷之好音、恨有負笈以從。覓以採薪而止。水窮衣帶。月落屋梁。仁人之言藹如。未遑傾耳。君子之交淡若。願結同心。

答沈思孝司馬啓

閉門高卧。客不得前。側席幽人。禮何虛左。清樽無度。良夜未央。偶愜素交。因談往事。投荒萬里。率先君子六千。要守孤城。控制關河百二。挺身堅白。項領方强。纍血玄黃。罷園非瘦。語兼涕笑。意極慷慨。蔗啾飾而老境彌長。莊調奚而辣性。故在松標高韻。深藏犯臘之姿。雪釀新寒。不上憂時之鬢。醉深挾纊。威入纓綿。敬答短箋。莫酬明德。

謝沈蛟門相公啓（代）

雄文華國。敏識懸河。左象右爻。探伏羲先天之畫。纖經緗史。燃太乙午夜之藜。夢吐筆花。泛清瀾而蛾江無色。名垂汗竹。標直節而雪竇爭奇。與世作程。蒸禁久知于視草。自天降任。嗚悒仰賴于運籌。兒童慶司馬重來。大人瞻飛龍利見。棘圍執法。在當時已推百鍊之鋼。槐鼎調元。至今日更藉千鈞之力。恩覃三世。戴若二天。伏念先君者、握廷參秩、秘掖移榮、繼正席于奉常、仍綜符于綰璽。墓頭之木漸拱。雖鶴表之難攀。薤上之露未晞。尚龍章之有待。陳情一疏。錫祭重泉。既因子以及親。復因父以及母。明王錫類。敝帷弘埋馬之思。賢相推心。爰屋轉及烏之愛。陰臺不夜。宿草長春。鄉父老扶杖以觀。潜焉出涕。宗子姪捧綸至止。戴錫之光。謹稽首以佈哀。爰焚香而萩愫。

晚香堂集十卷

〔明〕陳繼儒撰

明崇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晚香堂集目次

卷之一

序

詩經註疏大全序
左氏春秋序
郭註莊子序
國策膾序
呂氏春秋序
唐詩集註序
岐陽志跋
蘇長公小品序
米襄陽志林叙
花蕊夫人宮詞叙
倪雲林集序
弇州讀書後序

王緱山集序
詒美堂集序
竹素堂全集序
雪香菴集序
漱六齋文集叙
馴鶴樓稿序
劉須溪評點九種書序

卷之二

序

王學憲三才圖會序
紫玉玄居選序
王季重擬存稿序
文游草叙
汪希伯詩叙
駛雪齋集叙
芙蓉庄詩序
陳無非詩序
五言詩叙
玉鴛閣詩集叙
董玄宰制義序
唐元徵文序
楊去奢制義叙
楊彥履稿序
鄒公履稿叙
雕蟲草叙
虎嘯軒稿序
宋讓木稿序
武則天刪僞經目序
撫津疏草序
秦稅紀叙
射經序
百忍箴序
沈氏弋說序

食物纂要序
藏說小萃序

卷之三

序

陸大宗伯壽言後序
茶董小叙
酒顛小叙
南華發覆序
王節婦完節編叙
臥遊清福編序
游嘆序
王緱山紀游稿序
史翰林致身錄序
皇明應謚名臣錄序
康先生募勸義穀叙
俠林序

賀福建南大中丞平紅夷序
賀郡司寇毛公奏績序
贈味渼康公序　賀錢公大拜序
贈汪内史奉使五方序
賀京山鄭侯榮封序　贈何承雲序
送黃樓巖轉海州學正序
卷之四
記
重修范文正公祠堂記

求忠書院記　重修忠肅于公墓記
虎丘三泉亭記　占星堂記
觀濠堂記　用拙堂記
聚書樓記　飽菜軒記
許秘書園記　梅花樓記
卷之五
記
貞靜菴記　游桃花記
微道人生壙記　曲周縣趙大夫開渠記

清浦河工告成碑記
浙學憲孫子長先生去思碑記
松董漕方公旦心遺愛碑記
清浦令賀公景膽去思碑記
卷之六
壽言
壽少師申瑶翁八十叙
壽敦五孔先生八十叙
壽滬海陳先生八十叙

壽范雲從先生八十叙
壽杜大將軍八十叙　壽見峰張先生八十序
壽元輔申公七十叙　壽滬海陳先生七十序
壽潘見所先生七十序
壽楊太公七十叙
壽潘虞淵暨配楊孺人七十序
壽孫太公七十叙　壽雪泉禪師七十叙
壽包瑞溪先生六十叙
卷之七

壽言
壽岡鄉大咸馮先生六十叙
壽瑯琊王闇仲先生六十叙
壽玄宰董太史六十序
壽查仍素先生六十叙
壽胡玄渚先生姚孺人偕老叙
壽康孟修六十叙
壽凌益吾孝子六十序
壽陸仲華先生六十叙

壽項孟璜太史四十叙
壽夏母金太君八十序
壽宋母沈太夫人七十序
壽范母馮宜人七十序
壽李母袁孺人六十序
壽顧恭人五十序
卷之八
祭文
祭常熟趙叔度　祭潘司空文
祭震野楊公文（代）　祭范象先文
祭陸君羽文　祭黃葵陽少宗伯文（代）
祭汪侍峰文
卷之九
傳
忠烈張大司馬傳　孫漢陽太守傳
安硯亭先生傳　玉峰道人傳
江陰貢太公傳　有道鳴鶴李公傳
馮甄甫傳　書陳穉登交情始末

劉母錢淑人傳　貞懿吳母傳
錢母陸淑人傳　李母楊節婦傳
卷之十
題跋
題湯臨川牡丹亭　題王仲遵花史
題宋秋士情種　題素位編
題顧仲方樂府　題永康十景畫冊
題高保山詩畫冊　花史跋
跋鄧文潔錄華嚴記語

題玄宰書養生論卷　題周僕射像
題瑶池春永帖　跋乞松詩
五會圖跋　董宗伯手書家告跋

目次（畢）

晚香堂集卷之一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序

詩經註疏大全序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於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刪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於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三百刪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恙即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

否又一疑也鄭玄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公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二一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衛漫矣老儒莊士泚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鄭之旨歟又一疑也說者曰鄭衛諸詩聖人留之以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酧酢之間鄭伯有不賦鶉奔乎六卿不賦蔓草乎子太叔不賦褰裳乎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子柳不賦蘀兮乎則似又不得以淫聲目詩也又一疑也雅奏廷頌奏廟風奏房中其否否者風雅之變也吳季子觀樂而邶鄘衛鄭皆在焉則既比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豳詩也今以為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為風三四五章與六章之半為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為頌其說蓋祖於周禮之豳雅豳頌而說也一豳詩如此而他可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為子夏范蔚宗指為衛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敘者漢儒之詩而非子夏所傳於仲尼之詩也又一疑也敘雖不出於子夏漢人去古未遠度有所師承而朱紫陽掊擊小敘不遺力又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論易則互

五爻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乎又一疑也昔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鳥跡垂京漢後而篆隸更為正楷點畫小訛厥旨大戾六經皆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文字今且謂一人之舌而約束囊括十五國之韻其齟口者盲師傖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韻韻之韻不叶不能揣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世況陰陽禮樂草木魚蟲之數乎宜其崎嶇於文墨而附會於訓詁也文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則詩將終巳乎吾友陶逸則

之言曰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之詩而古今人之詩也小之杯盎池沼大之江淮河濟人皆曰水在是矣而至人蹈之以爲地魚龍窟之以爲宮則水豈一人所所能定哉故以一人言詩不若以衆人言詩詩至註疏而漢唐具矣大全而宋具矣陶子籛汰繁冗而裒出之小群渙大群合洗發古人眼目於制科文字之外簡者可思精者可傳予讀之而疑去十五凡重經術者所必不廢也不特詩人之解顧而已是爲敘

左氏春秋序

嘗聞之漢儒云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嘗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柱下於是春秋成授左丘明故左氏有左傳公羊穀梁受經於子夏有公穀二傳三傳自漢以來遞相搘擊迄無定論伐左氏則有左氏膏肓黨左氏則有左氏釋痾其言互有得失者爲三傳分左右袒者也其有彷周官調人諧讐之義採春秋七萬餘言者又爲三傳分職立者也其后因傳以廢經因疏以廢傳甚則好爲新奇如啖助趙匡者至譏別有左氏而非丘明而左氏幾譏又其后胡安定之傳出吾明取以佐帖括而左氏又大詘雖然夫左氏烏可廢耶余方束髮時好讀左氏春秋考註其全文稍採諸家之箋註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之夫左氏躬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幷夢卜縱橫家書總爲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大約如夏殷春秋晏呂虞陸之春秋而已未必有意于解經而后人強附之於經未必有意於創史而後人強附之於史不知左氏特以文章妙天下爲秦漢文人之祖文如丘明

而攻者數起則起于公穀專門之子弟以左氏爲晚出耳然二家口傳而左氏筆錄非晚也劉向司馬遷之所撰述公穀無聞而左國援引甚多非晚也秦焚以後若滅若絕而孔氏之壁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晚也左氏所載賦詩者三十一引書據義者三十九論易著十有五視二家獨此最有古意非晚也三代制度名分等級纖悉委曲歷歷如宗譜家牒非晚也左氏之古文奇字非特劉歆揚雄不能識卽公穀能辨之乎非晚也夫左氏旣非晚出則似與春秋之經意較近史例較合說文

章典艷又有特出於秦漢諸儒之上者豈惟文章管輅之卜筮董直之斷獄平子洛下之星曆班固范曄之輿地淳于東方之俳諫關壽亭岳武穆之兵法蓋左氏咸具焉噫可廢耶今天下之春秋廢左而尊胡胡傳旣以復讐論聖經而經生復以帖括求胡傳支離破碎去經彌遠則不若反而求諸左氏之文章爲可喜也

郭註莊子序

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屈原莊周皆哀樂過人者也哀者毗於陰故離騷孤沉而深往樂者毗於陽故南華奔放而飄飛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笑啼之極語言無端乃註者定以首尾求之李北海所謂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也大抵註書之法妙在隱隱躍躍若明若昧之間如詹尹之卜取意不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辭龍不挂鈎龜不食墨懸解幽微何常之與有而況莊子哉莊子註舊有四十九部五百一十六卷近世老莊

翼最稱騈辨而吾友鄒孟陽則謂餘註皆可盡廢獨以郭子玄孤行足矣庾山甫好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嵇叔夜云此書詎復須註蓋以不解爲解則妙解存乎其中善教兵者殺其士卒之半善註書者亦去其書之半此郭之所以獨標法外妙得莊解也莊生之學後世排斥太過如徐藻妻與妹書且以浮華目之而道家者流更推而附之止眞之籍是皆可咲陶都水言周師長桑公子隱抱犢山服北育火丹白日冲舉補太極左編郎唐玄宗遂號爲南華眞人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生徒

習老莊文列者。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而莊子之稱南華經自此始。其后宋徽宗又追封微妙玄通真君。儼若帝睗而相莊者。夫莊生生不受楚威王相。而后乃受宋唐封號。廿為老氏素臣乎。顧莊生非仙而文則仙也。惜解者非郭子玄華耳。子玄為東海王越太傅主簿。當權薰灼。素論去之。子玄烏能為莊子解。特以此註竊自向子期。郭不足傳。而向固不足傳歟。先是註莊子者罕究統旨。子期隱解於舊註外。振起奇趣。雖欲求臣[illegible]儒[illegible]而求。子玄自註二篇。餘皆點定文句。自為己作。久之郭莫能掩也。然而不名向註者何也。郭象盜之向秀。向秀盜之莊生。莊生盜之老聃。老聃盜之易。易盜之天地。陰符經云。天地人之盜。而又何責于子玄。今之仍名郭註者以此

國策膽序

古今治亂。惟在是非利害兩端。經以純言是非者也。策以純言利害者也。任經則世治。任策則世亂。而古今之局定矣。昔者結繩之俗。書契未萌。天下熙熙。民如野鹿。即殷誓周誥。聖人不得已而寖出焉。何以策為。策之興也。無論諸侯王從之而愚於聰。國人從之而愚於兵。即其所自號墨卿者流。三寸之舌。沸於波濤。七尺之軀。閃于轆轤。卒乃以黃金為注。至令自弃其身如藁骨而殘翠者。然則策安在哉。即使策中所載。固自有一二可喜要之機。心機事漢陰老人所掩耳而不忍聞也。是策者其將已乎。曰非也。夫策之為縱橫。一童子能言之。乃劉中壘孔衍高誘曾鞏鮑彪吳師道諸君子。參考讐校。亦使此書附庸經術之後。益我道大矣。平隴甫田。不廢泰岱。清流大澤。不廢龍蛟。瓦石可以兆卜。談咲可以解紛。顧用之何如耳。用而不善。則神奇化為臭腐。醍醐化為毒藥。用之而善。則銷鑛而為金。採腋而為裘。集諸瑣碎而為竹頭木屑之用。而況是策乎哉。邑侯項翁牧旣成于鼓琴鳴鶴之暇。芟削此書。傳之文章學士。亦此意也。

大抵世之有經而詘者有故客卿攘袂顛倒國防始于七雄迄於四豪皆以狙詐相參而天下靡有寧日此無他高才奇士抑鬱而不能吐則不得不以口舌而操國君之權乃今家絃戶誦士有奇上且張彌天之網羅之則亦何所畏客而詘群策爲也侯令推天下治平第一必且召而爲股肱諫臣爲天子爭是非蘇眉山所謂我取其術不取其心者侯將又以是爲諫法矣

呂氏春秋序

南亭蒼巖李公繇戶部尚書郎出權滸墅寬仁廉潔商民詠歌之貽書陳子云僕諸生時好流覽秦漢來諸書而呂覽尤所篤嗜丹鉛品題晨手迹尚在子盍爲我序余惟秦漢時晏子陸賈呂不韋皆撰有春秋而呂氏獨若不韋嘗愧秦之強不如四公子多客招致三千人使著所聞集論幾二十餘萬言以備天地萬物今古之事千狐製裘百雜取腋非若晏子陸賈所自撰一家言也夫秦素稱無道無義其君若臣烏知先王之仁義禮樂詩書而不韋又陽翟賈也呂覽曷爲而來哉秦法烹儒而不韋獨養客如故燒焚文學百家語甚急刻而不韋暴其書於國門如故非特目無始皇抑且目無李斯丞相豈不韋上挾太后毋子肺腑之親下踞仲父文信侯之尊所在震恐莫可誰何耶非也按史記李斯故不韋客也斯爲郡小吏西入秦求爲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斯遂以布衣至秦長史因勸始皇陰遣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名士可啗以財者厚結之不肯利劒刺之離其君臣即使良將隨其後彼曷嘗一日忘諸侯之賓客哉

秦取天下于六國六國取之于一百六十國天下一統諸侯客渙散無所屬不韋謂可籠而致也給餼賜筆札使之聚而著書既解其旅況羈愁又耗其雄心异志如唐三教珠英宋修文御覽之類皆出于亡國遺老諸儒正用是術也向使不韋盡收列國圖籍付之群賢之手互相較索更翻註述使天下後世復見皇王結繩以來蝌蚪鳥跡漆簡竹書之盛豈非古今極大快事奈何咸陽一炬外僅僅呂覽而止哉當其懸千金于國門之上使無敢輕易一字妄覬一錢者不過鬻奇貨故智耳市

恩驅買心計亦綦深矣嗚呼以秦政之惡荆軻匕漸離筑張子房椎不能一中而天生一不韋亂秦於前不韋又進李斯亂秦於後跡其行事與呂覽大相剌謬而欲表裏爲奸身名俱泰其可得乎始皇負聖人之威威畧所及東至開梧南撫多顯西服壽靡北懷儋耳而不韋弄之如嬰兒始皇曾不覺必欲焚罷詩書以愚黔首詎知其先爲不韋所愚乎未幾亡秦者出皆吹簫屠狗揭竿奮鋤目不識字之人仰識字者獨圯橋孺子一卷素書耳不省當時撰呂覽諸賓客安在豈其不願挂姓名書中抱魯連不帝秦之意乎名氏雖難知其人可思其文可覆而讀也今觀使君之品藻通章逐句抉奥剖疑不遺餘力夫亦謂此書非不韋書并非秦人書迺列國故老斥秦寄慨之書猶有成周遺風焉讀者其知使君梓書之義乎

唐詩集註序

余慕有十異人傳酉陽唐君其一也君四歲喪明猶未受師句讀問之八方五色不復有若聲音點畫種種文字憒如也稍長堅坐無所事事輒以耳受書從旁讀三番旋即記憶久之貫串經史諸子百家及稗官言而最喜作詩有集行于世多爲通人所賞太守繩齋許公延見賜粟帛鹽臺修齡楊公旌其廬曰耳學淹通又捐俸爲君刻唐詩集註而陳罔卿張參知諸君爭資助之其詩幾百卷大約昉高棅正聲及李于鱗選而稍益之精汰諸箋附以已意典而覈裁而文既不掊擊古人而又鮮遷就附和之弊譬如古太師審樂清濁高下皆從靜深篤摯中來彼后夔季札雖精專門不逮也世人不解詩遂不解奇君即奇君者不奇君博而奇君目嗟乎此未易與俗人論也經云天去地八萬四千里吾曹仰天而見日月則目有八萬四千里之分量若無日月又無燈光目雖具悉與唐君等茀世界人但能以三光見而唐君又能以不見見者也其書無所不流覽其纂註無所不採擇不握管而筆端有眼千手眼皆備矣今人六根具足披以此詩不解句讀或以上註下或以下註上首尾顛倒莫知指歸間有因文解義略辨音聲者非螢火備光則眼中着木揷子相似試與唐君說詩吾不知其明睛果安在也古之異人廢心而用形今之異人廢形而用心好學如唐君覺上帝之五官無權而蒼頡之六書可廢異哉有目者得此詩而讀之將無愧死也夫

岐陽志跋

唐之家法掃地盡矣若岐陽公主豈非一枝獨秀者乎脊高祖有十九女太宗二十女高宗三女中宗八女睿宗十女玄宗二十八女肅宗七女德宗十女順宗十一女憲宗十九女穆宗八女敬宗三女文宗四女武宗宣宗皆七女懿宗一女其間下降再降者凡二十七三降者三宜城公主降武崇訓後降武延秀三降裴巽興信公主降裴坦後降裴䛂三降楊敷寧國公主降鄭巽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其可咲一也杜荷誅城陽公

主改配薛瓘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南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瘁晝日合巹禮則終吉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昃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成內外有規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爲也太宗從其言瓘後日死於房州與公主雙柩齊引而還夫馬周不爭公主之更嫁而區區爭晝夜之間以爲禮其可咲二也太平公主武氏所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築眞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咲曰兒不爲武官何遽耳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其可咲三也安樂公主嘗自作詔箝其前請帝署可又請爲皇太女與太平等七公主並開府而主府官屬尤甚皆降墨勑斜封授官其可咲四也公主入道者如華陽如壽陽如平恩如邵陽如永嘉如永安如義與如義昌如金仙如玉眞如壽春如萬安皆出爲女道士其可咲五也公主和蕃置府官屬准親王餠仍鑄

司印一面賜之又徹御仗以送之甚則於章敬寺前立班儀衛甚盛仍令京兆府權置公主幕次暫駐受百僚謁士女傾城觀焉當是時如金城公主出降吐蕃特改始平縣爲金城縣又改地爲鳳臺鄉悵別里情慼悽惋道路飲泣天子何樂而公卿賦詩以寵其行其可咲六也大長公主自蕃回京以廻紇背叛恩德侵軼邊陲於光順門內脫去簪珥變服請罪然後對見廷臣無識詫爲盛事忭賀踴躍宣付史館其可咲七也公主下嫁舅姑反拜而婦不答縣主婚出受外官縣主不得偕行

永和以後率爲常例其可咲八也公主甍駙馬執三年喪京兆尹請建公主祠堂其可咲九也公主上表稱妾李其可咲十也嗚呼唐之亡也晚矣哉武曌猖狂葢公主家風釀成之耳余故書岐陽志後使讀者一倂觀焉

蘇長公小品序

自古五百年得名世易得文人難即所謂名世夫亦待文人而名者也乾德丁卯五星聚奎寶儼指爲天啓文明之兆而余謂長公足以當之古今文章大家以百數語及長公自學士大夫以至販夫竈婦天子太后以及重譯百蠻之長誰不知有東坡其人已往而其神日新其行日益遠則千古一人而已史稱孝武之時凡儒雅篤行質直滑稽協律出使詞臣名將雲蒸霞蔚於其庭漢世得人於是爲盛此帝王易爲豪耳若長公起自西裔中更擯竄流落於壓塢獠洞之間出入掉弄於悍相獄吏刀筆之手幾不能以身免而其所遭人文之盛實可與漢武比隆長公以文安先生爲之父文定爲之弟先輩則韓范富歐蜀公溫公後輩則秦黃張晁四學士以朝雲琴操爲逹生友以元章伯時與可爲書畫友以趙德麟王晉卿爲賞鑒友以參寥辯才了元爲禪友以葆光蹇道士爲長生友即有懟而與之角者非理學之正叔則經術之介甫而天地之人文至此極矣奎文湊合如五星相聚而長公以奎壁之精臨之諸君子而當

長公。不得不五色相宜。長公而當諸君子。亦不得不入而受敵。三鼓而氣不衰。百戰而兵益勁。此天授亦人力也。微至於風流調笑。大至於患難死生。非惟不足爲公困。而反足以爲公文章翰墨之助。鐵之鎔而爲金也。乳之出而爲酪也。市人之驅而戰。竹頭木屑之羅而爲用也。惟長公能之。卽老泉潁濱不能也。故曰古今文人一人而已。蘭亭不入帖。李杜不入選。無可選也。長公集亦然。如欲選長公之集。宜拈其短而雋異者置前。其論策封事。多至數萬言。爲經生之所恒誦習者。稍後之。如讀佛藏者。先讀阿含小品。而後徐及於五千四十八卷。未晚也。此讀長公集法也。楚中陳元植其選法先得我心矣。是故眉道人樂取檢定而序之。

米襄陽志林敘

予讀陸友仁米顛遺事。恨其故實未備。嘗發意排纂。江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遇襄陽書畫小有題識者。輒手錄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蒐討米事尤醜類而詳。因題曰志林。請予序。予惟古今雋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之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喜通脫而憚檢括。脊拖拉擺。沾沾藉米顛氏爲口實。夫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書初摹二王。晚入顏平原。擲斤置削。而後變化出焉。其雲山一一以董巨爲師。詩文不多見。顧崖絕魁壘。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蘇黃豫章秦淮海薛河東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之徒。皆愛而樂與之遊。相與跌宕文史。品題翰墨。而公之顛始不孤。所居有寶晉齋名海岳。自王謝顧陸眞蹟以至摩詰玉蹀金題。鑒埒秘府。而公之顛始不寒。陪祀大廟。洗去祭服藻火。至褫職。然潔疾淫性不能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起居語默。略以意行。絕不用世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敕寫黃庭。寫御屏。奮毫振袖。酣叫淋漓。天子爲卷簾動色。徹賜酒菓文具。甚則跪請御前研以歸。而公之顛始

不屈挫奇入尺牘寫至芾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之顛始不墮狡獪嗚呼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古今張長史得其怪倪元鎮得其潔數文學士與高尚書得其筆滑稽談咲游戲殿廷東方朔李白得其豪故曰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沒於淮陽軍先一月盡焚其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衆拂合掌而逝吾覩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之狂歟涉泗之時楚狂在接輿濂洛之時楚狂在芾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花蕊夫人宮詞敘

昔徐匡璋納女子蜀後主孟昶昶喜其輕豔賜號花蕊夫人又改慧妃陳無已以夫人姓費誤也宋太祖遣王全斌曹彬等伐蜀詔入下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水爲昶治大第一區以待昶凡出師六十六日昶御璧歸宋夫人遂侍掖庭太祖幸之晉王諫不聽從獵園中射死焉此一事頗類范蠡沉西施于五湖而正史不載則鐵圍山叢談好奇之過耳李希顏奉詔料理蜀民秦民楚民三家所獻書得一敝紙出花蕊手書宮詞郭祥口誦數篇於王荆公故王禹玉葉爭相傳寫行于人間其詩清而綺香而艷真班婕妤徐淑妃之流亞乎宋祖召夫人陳詩誦其亡國之作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可謂巧於解嘲矣蜀僻在西裔其俗富而喜遨城上環植芙蓉幾四十里號曰錦城夾江兩岸亭榭與名花相錯後昶御龍舟召夫人避暑摩訶池上夜起作玉樓春調最好房中容成之術多抹良家女以充後宮一切國事付之參[illegible]使王昭遠與其子玄喆昭遠手揮鐵如意領二三萬雖

面惡少年。以當宋師。玄喆乳臭兒耳。又華愛姬伶人樂器。守劍門之口。昶且與內尚書教坊小婦。打毬走馬。鬭草採蓮。魚龍競渡。鸚鵡誦詩。而宋兵已入夔州矣。此非西蜀無男兒。由昶所狎皆婦人故也。後昶亡。其母李氏不哭。亦不食。曰汝不能死社稷。何用生為此。母皎皎錚錚。差强人意。若使夫人嚙一劍以報昶。豈非粉黛中真男兒哉。花蕊同時。南漢有盧瓊仙。南唐有蕭孃。及保義黃氏。皆歌舞妍姣。書伎絕倫。兵燹紛紛。詩翰不少見。獨花蕊夫人宮詞。無一字不傳人口。女郎之幸不幸。乃爾

此。陳允侯刻之山陰。非獨拈出花蕊才情。且垂戒宮中有風流天子。未有不基禍兆亂者。殷鑒不遠。尚當以三南為正。

倪雲林集序

昔太伯仲雍文身斷髮。奔荊蠻。荊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其後吳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已封于延陵。倪雲林先生者。自稱倪迂。又自稱嬾瓚。又自稱荊蠻民。荊蠻者。延陵之故鄉。而先生之所居也。先生癖人也。而潔為甚。自太伯季札仲雍而後。梅福潔於市。梁鴻潔于傭。而指屈倪先生矣。先生高臥清秘。洗拭梧竹。摩挲骨董。此見潔者膚也。試問學道人。能于元兵未動。先散家人產乎。能見張士誠兄弟。噤不發一語乎。能避俗

士如恐浼乎。能盡如董巨。詩比陶韋玉孟。而不帶一點縱橫習氣乎。余讀先生之集。所謂其文約。其辭微。其知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獨先生足以當之。益先生見幾頗梅福。孤寄頗梁鴻。悉散家產。贈之親故。有荊蠻延陵之風。月清則華。水清則澄。雲鮮露生焉。下此雖金碧丹青。淬焉而已。何堪與先生並。先生殘棋斷繭。江東之家。以有無為清俗。豈惟張我吳勁。即置先生于孔廡間。度無愧色。或曰倪先生癖人也。似未聞道。余咲曰否否。聖人之行不同也。歸潔其身而已矣。

弇州讀書後序

讀書後者、王元美先生晚年所撰、四部稾續稾所未載也、初刻續稾時、其間多所放失。倘有蠹傷者、束殘書置擔頭。取視之、則先生詩文數卷、及讀書後在焉。王冏伯得之驚喜、刻曰附集、藏于家、海內學士大夫不能數數見也、許仲謙曰、此弇州生平極得意之作。但恨繕寫多訛、甚則有數行後先顛倒舛錯者、一日得王閑仲校正善本、仲謙喜躍、請以孤行之人間、而因拈前四部中讀書後附焉。陳子曰、先生批駁釋道兩藏、尤奇瑋宏博。此纔非書後類乎。仲謙乃與予重加參訂、共得若干卷。而先生之碎璧殘璣、收拾無遺矣。初先生遺家諱後、日與敬美大公讀書萬卷樓、如所謂士衡住東頭、士龍住西頭者。已召起歷中外、納鄖節、遠近贊文徵文者無虚歲、賓客簪詠無虚晷、猶時時手一編、見之論著、至於戢身靖廬、誓掃筆硯、而翻閱兩藏經、矻矻丹鉛如故也。先生慧眼辨才、與妙觀智、皆事事第一。且栽培之以國憲家獻。熏染之以交遊聞見、積習之以新陳歲月。試取少年晚年讀書後互味之、覺遒時跌宕縱橫、標新領異、如織錦而問天孫、食肉而問禁臠。雖眩目爽口、或出于偏師取勝者有之。至是霜降水落、鑑空衡平、奏刀必中窾。發矢必中的。抓搔必中痛癢。斷案一新、精彩萬變。非筆隨人老、蓄識隨人老也。先生嘗謂余詩文關鍵出一字、如獄吏平反、置一語如兵家律令。推而至于讀書法亦然。若書生輕於立論、論議馳騁、大放厥辭、嘗有驟發之數十年前、而慚悔于數十年後者、即欲追取更竄之兩字、迄不可得。夫未能使自己解頤、而乃欲使古人唯唯心服、無是理也。宋尤延之手錄古書、即子弟諸女亦令抄寫、視中秘且過之、而皆不傳。濡須秦氏爲金部員外郎、奏請田宅文籍、不許予孫分割、而竟不知零落何所。今先生論著、大約如呂氏讀書記、及鼂氏讀書志、每終篇、標其大指、以備遺忘。而先生精確過之、其牙籤萬軸、雖未必一一無恙、而糟粕去、神髓存、則身後書籍之若存若亡、奚足論哉。閑仲爲先生小阮、校閱精確、最得真傳、仲謙、太常次公孫壻也、尤媚於瑯琊王氏一家言。謂四部若大海水、而讀書後則又海中之貝闕珠宮也。卷帙不苦浩繁、而學者得未曾有、即以此孤行人間足矣

王緱山集序

往余與辰玉茲研席時弇州公與文肅公皆居南城靖廬兩家子弟更相社文成奏兩公兩公又轉委之曰且以眎兩學使者蓀蹸洲先生歸自秦和石先生歸自洛一時四王震海內然皆操制舉義相券責而辰玉與余獨好爲古文詩歌文肅公聞之弗訶詰也辰玉每讀書自首逮尾矻矻丹鉛雖數百卷中苛細箋註不輕放一字余曰孔明略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而子胡自苦爲辰玉笑曰卿用卿法我用我法雖然讀書與立身相似要須有本末非可苟而已也乙酉與余應應天京兆試罷歸遊武林寓僧舍山空月明虎嘷戶外兩人唱險韻遞爲長歌歌成而酒衆者罰往往鬬句如風雨狎至觴兕交馳落筆掣去不復便能記憶以後如此類者甚衆丙戌余擲青衫辰玉從京邸寓書云非久相從爲楊許碧落之遊矣余荅云楊許且置輞川王裴吾兩人故有成言子勉之矣戊子中順天解額十年不字辛丑擢上第遂請終養余迎笑曰王郎信非食言者辰玉嘆曰吾歸非獨謝子且以謝高饒兩公兩公唐子方也家君疏薦之不報今兩公尚頓田間而余爲濠州散吏安敢否歟請自是與子鈎深致遠縱讀天下之書無爲問華上矣噫嘻詎意辰玉之竟至斯也初江陵奪情文肅公爭喪次救吳趙兩太史禍叵測辰玉和歸去來辭以招之文肅公持以謂人曰吾不歸將無爲孺子所咲辰玉方四十名動京師已當弇州公主盟四方客輻輳門下黠頷囁嚅辰玉獨崛强以通家子見不以非面見曰大丈夫豈肯寄人籬落然弇州公數數從他所購其詩若文讀之輒曰才子才子或與之順流而談古今成否得失之故橫口之所出橫筆之所書小則解人頤大則中國家膏肓肯綮於是且嘆且驚又知辰玉果天下士也辰玉詩沉雄鮮爽學韓杜文章精辨宏衍學荀卿劉中壘久則機局新爐鑄足飾制藝遂成卓爾一家之言書法出入顏魯公蘇學士游戲而爲樂府詩餘卽宋元當行家無以過也分辰玉之才自可蔭映數輩而不幸生於相門爲門地所掩又爲數十年功名所縛若朝廷超格用人如唐宋故事决能吐去鷄肋何遽不爲李贊皇韓持國又使圭竇蓽門布衣終老非下簾讀易則閉戶著

書。其制作度不止是而志意不遂。命也奈何。辰玉病久執手顧余曰、吾昔與子相期。一人後死。則請序其文而傳之。今責在子矣。余低回不能荅。頃念前盟、又應尚璽君遜之之勤請、爲銓次較讐、俾得集若干卷行于世、昔者白樂天序京兆元居敬集。囑下諷讀悽惻久之。恍然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死一生也。題詩集後云、黃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唯將老年淚。一洒故人文。悲夫、余乃與辰玉今日適類此。余著述不如辰玉遠甚。忽爲吳覓羈姓名。雁禳百出。懸贋書於國門。假令辰玉在。必且戟手頓足。作序一通。爲余伸虎賁優孟之辨。而今乃已矣。後竟誰定吾文者。臨敘不覺三嘆、

詒美堂集序

國朝四大儒、三大功臣。皆在浙中。近頗摧折。文苑循吏傳稍見絀。獨耳劉祝公自通籍以來。即起超翔於世途指目之外。宦不欲早達。平進而已。集不欲早就。晚出而已。祝公綏綏相望。類古之公族世家。而公復以綺歲登朝。才力壯勁。跳踉跌宕千古今墳史之間。發爲著作。皆蘊藉而有風華。簫括而有矩矱。亭勻而有徒鬬。諧合而有奇音。即鮑謝陶韋之詩。賈長沙陸忠州之文。可馳騁相上下也。生平雅道自居。篤懷靜退。韜光潛實。無闚可窺。初爲王文肅公所舉士。當在政府。書館前跡。即弇州題尺龍門。未嘗竿牘自通。衙動文采。以竊尺寸之譽。丙戌起家、乙丑俾轉南京兆、逡巡三四十年、番今日始出詒美堂集。行之人間、學士大夫迫欲窺其名山之藏、而徬不可得。則往往以晚見公集爲怪、而不知公之得力正在此。其收名定價亦在此。昔者杜崔張素之書。衣袖都皂。唇齒常黑。筆成冢。硯成臼。推而至於重耳之出亡十九年。勾踐之生養訓練二十年。取威定霸。率以宛得之。而況策勳于翰墨詩文之林者乎。公生長海瀕。灑錢塘。

泛楊子。謁孔林。登衡岳。觀瀑布於楊歷。酌丹泉於麻姑。晉樓船於廣海。眺鳳闕於金陵。麾蓋所臨。悉見之品題撰記。而又吐納張司空之十乘。李鄴侯之萬籤。縱橫入面面應之。發皇耳目。闢拓心胸。沛然遊於至足之餘。書然中乎大雅之彀。蓋學問醞釀江山映發歲月磨礱交相爲助者也。公詩文大意在憂道閔世。立憲教家。直欲取呼號呻吟之故。習方言里語之新聲。一汎掃而空之。卽往代名家哲匠。微有異同。何能蟠屈時流。剽剝時調。作轅下駒。水中鳧耶。歐陽文忠晚年編集。卽篇詩累日去取不能決。遂至夜分猶未歸。薛夫人謂之曰。寧畏先生嗔耶。公徐咲曰。吾正畏先生嗔耳。曾南豐謂張文叔、三過之未嘗爲余出其文。其自進甚强。自待亦甚重。爲可喜也。古人重視詩文如功名人品。各期于晚節無憾而後卽安。決不肯輕錯一趾。亦不肯輕下一籌。番固遲回。久則終收末後之全局。非得道大有識力者不能讀公之集。庶幾想見其爲人。可謂循吏之楷模。文苑之耆宿矣。

竹素堂全集序

往陸文定公嘗謂余曰、細閱後生眞有道。欲談前事已無人。此東坡贈文潞公詩也。若必欲尋往人談往事。彼此俱作無口瓠耳。余曰。然則晚年何以爲樂、公曰。危坐焚香。誦讀靈液。流而爲詩若文。此亦晚年最樂之眞境也。余耳剽此論。求之吾鄉耆宿。獨滬海陳先生不愧斯語云。公嫺古文詞。發於制舉義、擢丙子高義。名與顧叔時埒。己丑登第、獨請南曹。與同志共結清眞會。直欲遡弘正、追六季而上之。自尚書郎以至太僕。自河洛晉楚[illegible]至陪京。其歲歷十九在外。其數請數歸。又十九在丘壑。不在春明門熱人熱地上也。所居名曰涉園、園中有竹素堂五楹。虛其中以待客。東西兩楹、一貯書。一設榻。客至相與揚扢風雅。盤礴泉石。命酒飛觴。卜晝卜夜。暇則手一編咿哦其中。生平無他嗜。敦古道。耕異書。卓然以主持名教。振起斯文爲己任。宇挾風霜。語鏗金石。鴻裁英彩。業已不脛而走雞林象胥之間。今竹素堂全刻、兆中年晚年之著作皆在焉。先立言。後體物。正如賈生以過秦爲首。荀卿以賦爲尾。卷帙編次亦猶行古之道

也公腹有傲骨故言必簡潔胸有直腸故言必遒快筆有胆决故能横心横口之所出籠罩古初壓倒豪傑譬猶寒蛩切切過雷霆之擊而失其聲細流涓涓過河海之奔而失其勢凡傖父吽呼書生號嗄皆公百尺樓下客耳他人好進公好退他人好同公好獨他人緝緝翩翩公磊磊落落不通朝貴牘不登講學壇乞駒隙見在之日讀蠹魚未食之書後先撰造遂至府群玉而藏名山真晚年第一真樂境也劉夢得寡諧乃以文章自適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帝而英華奇傑之作日富日新

今滬海先生亦然身經五朝壽踰大耋夢得詩云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公之謂矣

雪香菴集序

廬江湘畹許公繇司空尚書郎出守紹興有雪香菴集數卷拔俗辟塵言言鶴背上語也公嘗夢與東坡夜談明發得硯山於竹根間硯陰刻蘇公小像眉道人異而贊之云會稽太守夜夢坡仙旦日钁土有石出焉洗而視之不彫不琢丘壑天然覆而視之不言不笑鬚眉宛然文明以止開必先太守得硯天司權根不持此挑米顛豪奪詭取究流誕郡中聞之欲為建夢蘇閣而公莫能止也或曰許使君故是東坡後身余曰其許玄度輩

出現乎晉王逸少不樂在京師渡浙江與謝安孫綽築室東山而許尤稱人外之契遺書逸少云自山陰至臨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左廬江人也公生於元放之鄉而又臨許玄度之會稽佳山水目之仙吏不虛矣公操三不惑行三無私郡閣清嚴即是金堂玉室四野耕桑即是仙人芝草遊有記記有詩填烟霞為骨髓鏗金石為聲聞異藻英篇早傳當世即是自天元吉珠宮玉檢之書比之君家玄度功德俱同但太守二千石俸頗饒於餌朮耳東坡詩云旌陽遠游同一許

長史玉斧皆門戶。我家韋布三百年。祇有陰功不知數。此語若爲今日許使君而設坡仙以天然硯傳之雪香菴主人有以哉

漱六齋文集敘

吾師自舞象時、即已名噪海內、海內東錦結佩而禮於先生之門者屨獵獵滿堂下。不則遥聞聲而相慕。以爲儼然耆舊尊宿也。比典謁出就客。神觀偉如。握麈尾。而屑雲霧五色矣。結駟所至、自王公大人而下、無不願私其片言以爲引重、而吾師第委蛇以謝不斂。羞與敢名者、共熠燿而爭蠻觸之角。惟高卧名園。洗竹灌花。上以澳灑侍兩尊人。而下飭其餘以與一二同調爲清夜遊。墨花酒鎗。淋漓于石痕蕉蘚間。或出而時鼓名山之屐。長歌清咏。援筆千言。虛往實歸。明月在袖。則茲集可考也。蓋吾師之羽翼。可以擊九萬而息以六月。高可以懸國門。遠可以長洛陽之價。而乃欲寶之帳中。副之石室。以自扃其藏。某束髮受經。爲隙探而秘讀之。脩然其天樂之婉而導也。穆然其寒陰松影之布席也。決然而奔者其龍門之激也。俄然而變者其蜃城之化也。翩然其青鸞朱鸞之映帶于朝霞之末也。燁然其赤霞之昇也。縱橫出沒。如顛史之醉草永明之說禪。而公子之聽樂也。蓋吾師有兼材。故能賈其餘勇以漁獵于千秋。有慧

心故能使五官六職悉受成于三寸之筆端而惟吾役有山川都會恣其游覽鴻寶神冊佐其丹鉛名公鉅卿雋流開士歸其齒牙故能翕張弘獎進而摧鹿角之雄談退而收雞林之駿譽嘻觀止矣至于吾師之勁節干霄熱腸如沸其氣百折而不爲弱湍百鍊而不爲繞指又往往于毫楮見之此非獨足以經世傳世抑亦所謂鄒魯之于文學蓋其性然也某之操篲于吾師之門牆廿年餘矣竊遊蠡測未及悉窺積寶之淵今幸屬挍次乃得少嘗一臠昔有學書者書成而歸師告之曰過某山之麓則啓函以視既發則硯之穴者以百數於是始大悔返而受業今某于此道類是矣然則沒身不怠以瞠乎其步趨者吾師乎吾師乎謹執簡而爲之序

劉鶴樓稿序

吳表東海推王弇州楚表南岳推李大泌余不佞常侍兩先生談秇而大泌竊有憂色曰詩文厭剽襲則流而爲鑿空喜鑿空則流而爲杜撰近且攙入方言里語俳調俚詞自詭爲回換一新而不覺狂魔據其心腑無文之言能行遠乎大有力者欲出而掃除更新之莫若以多讀書少應酬爲第一義其在我鄉之錢長玉氏矣不佞與長玉別數年已魁壬戌榜官戶曹郎識者恨不以木天處之而長玉獨否否出權滸墅關關政荒政傳播於四方往來之口而立祠于五達水陸之衢蓋古者有德有言之君子也余硜硜不顧叩關而長玉則寄劉鶴樓稿示余富哉言乎得無啖綴山桃而豪食哀家梨而快乎長玉自少以千秋自命雖治公車言每飯不忘鉅鹿釋褐以來篤嗜今古異書博綜該覽醞釀欲成一家言而數以簿領賓客奪之然猶簡應對謝獻酬踞壁篝燈終宵孤坐仰而思俯而讀出之以橫口橫心助之以怒生怒號怒飛之筆力滚滚乎一似洞庭雲夢之吐吞也大招浮湘之吁駭也椒蘭蘅芷之芬芳也山鬼雲中

君之縹緲恍惚也。明微伊始。譽業方新。自茲以往。駕長轡。騁修塗。吾安能究其所詣。王弇州嘗語余、昔在爽鳩署中。日與于鱗手抄史記文選各一部。舉餘抽誦。以記否爲賞罰。即大泌批閱周禮。以及南北史。皆有小識錄。他經傳稱是。二公讀書在弱冠後。未三十。在起家進士後。不自經生時也。積玉成圃。萃珠成淵。秇苑主盟。雷抨霆震于東海南岳之外。前茅後勁。楚實有人。今舍長玉其誰哉。長王風神條暢、志意貞立、厭薄雕蟲。別有軌正督世之意。然滿腦肥腸。時溢而爲振世奇作。千役黔史。撰使楚記。參錯古跡始末于雲烟過眼之間。大類山海水經註。視零陵圖志長沙風土碑。奇麗過之。此記之創體。而王李集中之所無也。則發于讀書至足之餘故也。千秋大業。得長玉大有力者負之而趨。直取遡來鑿空杜撰之陋習。掃除更新。使人復見左史屈宋之威儀。豈惟張楚競。即弇州大泌而後。代興無疑矣。

劉須溪評點九種書序

劉須溪先生集。有百卷。其子尚友亦能文。子所見記抄七十篇。及批評杜詩世說新語止矣。武林楊人駒復得老莊列。得李長吉。得蘇子瞻。得王孟。得班馬異同。裒爲九種。而辛稼軒詞。陸放翁集。則待訪焉。聞子將精校之。學者始睹須溪先生之大全。眞秇林第一快事也。先生名辰翁。字會孟。以太學生壬戌廷試。言濟邸無後可慟。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大忤賈平章。置丙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荐居史館。除博士。皆固辭。丙子宋亡。託遊方外。菴廢講。歐陽巽齋之弟子。信國文文山之友。文忠江萬里之幕客也。文文山謂巽齋之門非將則相。又有與架閣劉會孟書。視其師友先生。故是磊落忠孝人。非止于異書中作自了漢者。當宋末造之時。八表同昏。四國交阻。刀槊耀日。烽烟翳天。車鐸馬鈴。半夜戛戛馳枕上。老書生輩偷從牆隙戶竇窺覘。莫敢正視。先生何緣得此清暇。復秉筆槧文史耶。抑亦德祐前應舉所讀書也。德祐以後。軍學十哲像左衽矣。萬置以故相赴止水死矣。文文山入衛。徵勤王師無一人一騎

至矣。大勢已去。莫可誰何。先生進不能爲徤俠執鐵纆。稍退不能爲逋人釆山釣水。又不忍爲叛臣降將。孤負趙氏三百年養士之厚恩。僅以數種殘書。且諷且誦且閱且批且自覓。子覆巢沸鼎。須臾無死之間。正如徵子之麥秀。屈子之離騷。非笑非啼。非無意非有意。姑以代裂皆痛哭云耳。吳草廬稱須溪之文。奇絕變化。予尚兹之文。浩瀚演迤。皆能自成一家。惜其父子失編。宋史并集百卷。皆不傳。獨喜評點九種書。不爲胡血腥風所吹盡。番及吾明。出見于闘子將楊人駒手中。其須溪之子雲哉。須溪筆端有臨濟擇法眼。有陰長生返魂丹。又有麻姑搔背爪。秋林得此。重闢混沌乾坤。第想先生造次避亂時。何暇爲後人留讀書種。更何暇爲後人留讀書法。而解者咀其异味异趣。遂謂先生優游文史。微渺風流。雖生于宋季。而實類晉人。得無未考其世乎。故悲而敘之如此。

晚香堂集序卷之一　終

晥香堂集卷之二

序

王學憲三才圖會序

學憲洪洲王公與其仲子太學君思義博討羣書纂三才圖會以問序陳子陳子曰甚哉王公父子之嗜學也古之學者左有圖右有書圖者書之精神也自龜龍見而河洛興河洛興而蒼頡造書史皇制畫圖與書相附而行周官教國子字學首曰象形形不能盡而後諧聲會意指事轉注假借之法助之書者所以濟圖之窮

譜絕而三才之理無所考雖有書與矇瞽等耳是故圖鐘鼎而燭神姦圖旂章而昭軌物圖豳風而知稼穡之艱難圖王會而見蠻夷之率服圖引裾鎖諫以勸忠圖凌烟麟閣以志報講學圖文翁之壁禁酒圖妲己之屏張牧寫成都周公禮殿王右軍恨不見之戴逵繪南都賦范宣曰畫之有益如是甚則五經皆有圖像如唐一行之圖大衍成伯璵之圖毛詩嚴彭祖張倈之圖春秋夏侯伏明梁正之圖三禮郭璞之圖爾雅韋表微之圖九經以至兵刑算數井田鹵簿喪服鄉飲鬼神秇術之類莫不毫髮畢具燦然可觀圖譜之學厥惟重哉後世帝王將相藏於禁府館庫者非不充棟委地然書存而圖亡者多矣余嘗嘆息而深維其故漢初典籍無紀自中壘刹意總括分為七略收書而不收圖一厄也武帝置秘閣以聚圖書明帝別開畫室董卓之亂軍人裂縑布為帷橐以去二厄也梁太子綱數夢秦始皇更欲焚天下書侯景于謹高善寶相繼焚劫圖籍二十四萬餘悉化煨燼三厄也陳之圖史隋得之隋之圖史唐得之一覆於揚州一沒於砥柱四厄也劉裕楊堅惡符命讖

緯之書凡有圖者皆指為圖讖發使四出搜焚之為吏糾者至死五厄也徽欽建稽古博古尚古等閣錄所藏大小禮器彝至萬餘南渡而後象尊牛鼎龍瓿鴈燈悉輦虜地即高宗好寫五經宣付畫院補圖而所圖幾何哉六厄也王濬平吳應詹破蜀皇甫眞之定新都辛術之克淮郡不取秋毫但收圖籍猶有蕭相國遺意此曹好文寧可多得卒付之搶攘狼籍而已七厄也任宏王儉之圖譜阮孝緒散而歸之雜部已自可恨然總記內外篇尚存圖八百七十餘卷鄭樵去古雖遜通志所記

亦不下二百三十二圖經勝圖。而胡與漢文字不相知。八厄也。吾　朝藏書、遠遜蓬山、近亦不及宣和。幸賴累葉來　神聖當乾、奎壁無恙、秘文逸典、次第出。獨所謂圖者寥寥。十不得一焉。此王公三才圖會之所由作歟。夫經天緯地。治人儒者之能事。得是圖而後書與事皆有所貫串根抵。如明醫之洞見五臟。大將之布按六花。凡所以行變化而通鬼神者于是乎在。卽使絲繡平原。金鑄少伯。米狀山川。管窺星緯。豈若一披圖而博覽之爲快哉。昔張華問以建章宮制度。千門萬戶。陳列[illegible]畫。武平問以魯鄭族系三桓七穆。應對如響。余嘗疑史書或無是事。及觀此圖。乃知王公去古人未遠。且喜王氏之有歆向父子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紫王玄居選序

王臨川云吾欲變學究爲秀才。不意變秀才爲學究。嗟予今學究且變爲老禪和矣。古經史棄勿學。日取零星貝葉之文。渾入於經生言。至名儒不能句。而輶軒使者不能譯。久而讀之。使作者身讀而前覆之。如探他人書。亦往往咯咯喉齒間矣。夫傀儡優咲。試乎王公大人之前。未有不厭且郤者。而鄉人小兒驟得之。以爲驚。再得之。而目定神掉。至形於指畫贊嘆寬夢心語之間。則何者。以其未嘗習也。習之既久。味淡而識定。心精而辭約。其言自有不得而不乎者。劉歆之古文。揚雄之奇字。史遷子瞻。夫豈不能之。而願爲此不爲彼。則善言易者。不言易耳。豈惟兩先生。雖禪家之語。飛烟噴雲。幾不可以知知。以識識。而所爲本分鉗鎚。尋常鑪鞴。故在也。今經生家乃欲乞其獺祭之餘。飾而爲虎皮之質。豈不悲哉。吾友項希憲。清眞遠俗之士也。所爲文。能以名理輔藻績而行。其裒集交游之作。汰洗險亙。鬱然先民。卽臨川所謂大秀才文章皆在焉。余喜近格之一變也。題數語歸之。

王季重擬存稿序

昔人評子美詩聖太白詩仙陳子獨不然曰李杜詩俠俠非田仲朱家劇孟郭解之謂也俠莫如孔子之春秋筆挾風霜字帶劒戟詩之不亡實繇於此其次莊周俠而子屈原俠而騷司馬遷俠而史李杜俠而詩此皆以異人兼異書故名俠也吾於山陰得王季重使君嘗讀其游記心怖焉已讀其觀海靈谷諸詩骨幹風姿出之俱異想理之俱異趣異人也哉東挾謂俠士智勇辨力皆天民之秀傑者三代出於學漢以後出於郡縣吏今

季重經術吏治業已有聞於時而數起數躓乍沉乍浮凡生平恠恠奇奇磊磊落落之精魄神審百未得一舒而并其所謂天民秀傑者强半出於詩弄丸舞劒擊筑扛鼎其筆力耶堅白同異炙輠譚天其嘲謔耶五百義士六千君子其驅策使令耶去陳言如仇故郄噬邪解如反惡聲滿腦肥腸穴胸洞腹海内二三同志外誰敢與之耦敵衡視者彼捆束聲調如蒲上趨轉側姿媚如盤中舞季重直醜而唾之斯亦可謂藝林之雄已客謂季重代與易不操齊魯吳楚音夫正惟不齊不吳不楚

乃所以成王季重季重詩膽方且鞭風霆移星宿臨魔鬼揄五岳欲使童責四大海水欲使沸瞻聖人不受覞神仙不爲而肯雕蟲圖鶩局但諸君子轅下乎季重忠孝人也太公老吳摘之惡則惡枝則枝官俸所入半以衣食五宗及落魄誰何之游士不矜其能不伐其德不驕語貧賤卓然皆古英雄之大根大本也特以俠腸熱而善柔俠骨悍而善藏俠氣猛而善調世無明眼人不解物色之遂謂季重但經衡吏事中民譽耳正如李杜大俠也而目之爲詩人度兩公終未首肯子美見畜嚴

武太白奴使力士兩人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旁人莫測也詩者不必俠俠者必能詩即稽叔夜子房之句陶淵明荊軻之詠皆有深心焉何獨於季重而疑之季重自題曰擬存其詩存則其詩俠不妄矣

文游草敘

余聞若帝庵彭君宣自大梁來排闥直入造次如平生或曰詩豪或曰節俠余熟視良久曰千尺擎天手萬丈懸河口其古之豪雋大人耶留之小飲送舟次握手不忍別余曰夜分矣公無渡河君宣指臧獲笑曰此曹皆鐵小兒善刀槊飲矢百步外取悍賊如取兎雛因長嘯而去至是遣長鬣賫風雨歸庄圖一幅文游稿寄余不覺大叫奇絕董宗伯嘗作佘山山居七言律見者艷其詞之工畏其韵之險君宣舟行不數里茗熟不數刻和詩遂得二十首最敏捷最俊爽最天然發帖告吾兩人思路中所不到也君宣擁侍御藏書數萬卷栽名花數千種往來多豪傑士大夫傾海內交游之半凡獻酬登眺咷笑嘲謔往徃發之翰墨筆札間奔逸而爲長江大河震聾而爲飛霆走雹不雕不琢不僻不澁不瘦不寒直嘔其性靈之所欲言乃大快以君宣才華雄傑議論英偉若置之緩急要津笑揮白羽怒裂黃麻明目張胆慷慨爲國家擘畫中外大慮必能使模稜手囁嚅翁唯唯悚懾於楯陛之下敢出片語相送難哉韓魏公生平未嘗許人以胆君宣真其人矣君宣曰唯唯否否吾家牡丹異色如斗大秤之可得二斤許開時遣飛騎送入山中子先爲作詩敘寄我時事如此除花與詩外勿復多言陳子曰卓哉君宣大有識以識驗胆天下事何事不辦寧獨詩文敘其詩同舒元輿牡丹賦寄之卽以代徵花券

汪希伯詩敘

吾嘗與山中友人夜談曰吾輩詩文無別法但最忌思路太熟耳答王元美論埶止拈易所云日新之謂盛德余進而咲曰孫興公不云乎今日之跡復陳矣故川上之嘆不曰來者而曰逝者人能覺逝者爲糞白爲糟粕而肓戀戀于己嚇之腐鼠不靈之芻狗爲莪天馬拋棧神鷹掣鞲英雄輕故鄉聖人無死地彼于向來熟處步步求離刻刻不住此謂眞解脫此謂眞喜捨此謂日新其所無右軍萬字各異杜少陵千首詩無一雷同是兩

公者非特他人路不由卽自己思路亦一往不再往嘻此吾所以重貴于希伯也汪希伯新安名家客華亭爲寓公杜門苦吟其思路甚異衆人近者使之遠夷者使之險淡者使之雋蓋詩道之至新也新則變變則傳何疑若夫穿天心射月脇騰玉價走珠聲人與骨皆已朽矣我希伯能之而能不爲者也

馭雪齋集敘

戊午元旦大雪余與二三同好擁爐命酒酒後呼侍兒捧雪醮墨曰今日了張觀甫馭雪齋集敘益觀甫世居金陵其尊人德馨將軍好詩觀甫自綰髮卽工有韵語德馨誇示坐上客曰此吾家獅雛虎子非特氣可食牛卽百獸聞之且將腦裂矣已試武闈舉上第主司讀其文曰才子才子初將婁江再將雷白三將翁州所至聲實相副威能止小兒啼清能使鬼神服撿其裝絕無嶺南珠吳門練僅詩草數卷而已當事者輻輳騰薦業已

加銜副總戎與大將軍協守全浙度其躍馬枕戈似無暇受簡抽毫而觀甫以少年部署諸宿將皆廪廪約束目今海不波風不腥晏然稱東南半壁者已四載於茲矣觀甫以不律爲刀劍以陶泓爲營壘以側理爲旌旗以險韻爲血戰以章法句法字法爲節制部伍以飛揚閃鑠爲鞭電驅霆燿日繪月而詞塲中始稱八面無敵觀甫之詩法卽古司馬之兵法也而謂有二乎哉假令觀甫非通才决不能讀萬卷書不讀萬卷書决不能當筵對客登高作賦精麗高雅滾滾出騷人墨卿上無事

則約言如鐵修言如矛有事則上馬作檄下馬作露布此不過談笑彈指間耳吾嘗讀張桓侯刁斗銘又讀張雎陽判若詩恨其全集不傳今觀甫當　主聖時清之候岳名山大川之篇印如斗筆如椽文武兼資身名俱泰卽君家兩公不能如觀甫之遭也故樂而爲之敘

芙蓉庄詩序

吾隱市人跡之市隱山人跡之山乃轉爲四方名岳之游如獐獨跳不顧後群如獅獨行不求伴侶然丹危翠險梯腐藤焦毎欲飛渡而空躡之計莫若退隱田園因作田園詩張嘯翁許爲同志和以見貽并出芙蓉庄詩若干卷屬余讀之余笑曰今詩人集滿天下其投贈寄懷率輦上君子凡通題有位望者輙字之几于無等至問其交情始末或彼此不相識卽識彼亦不復能省記而必欲臚次其姓名以爲行卷羔雁之贄大都一仕籍而已嘯翁憐而唾之凡與交游唱和者汰不書所作皆分梅種竹移菊藝蘭蒔茶采藥及料理農桑漁樵之事事眞故爛熳而流便興幸故簡至而酣暢心細故精綜而條理品潔故幽微而跌快調高故孤直而清逈讀其詩想見其胸次且咲且啼且傲且俠且醉且醒且仙且隱日混村童庄客之中而神游于時局菀枯向背之外古者龐侯種瓜逃相灌蔬龐公條桑雲卿織履其意念亦若此耳四君子容藏遵晦并文彩不少見予古者深以爲恨而嘯翁尤幸有此集流落人間使人名利之心

孃志烱火之燄盡息。蹤逃世。而救世之功寓矣。嘯翁數招余頗切。義不忍作鉄心人。終當一叩芙蓉庄飲李公淮樽。卧旼然桃花石枕醉呼張志和汝曾見而家嘯翁田園詩否

陳無非詩序

古人生同時。習同事。美不能兩勝。則名必有所掩。名爲所掩。則兩相遜避。獨劃一席以擅其名。夫水火之不相親也。子午之不相兄也。蓋各司其事而卒之火燥水濕子進午退。皆有以相化工而載陰陽之權。以收利于天下。吾鄉陳無非爾有振長三君、皆俊年也、峰泖磨壘結爲彈丸。乃有三子分茅而聚國於文壇之上。所治詩、秀可食。翠可滴也。一掌之地。安能勝三子。顧無非竟以偏師擣浙士之窟。而空其群。以麗祖宗之苗裔。爾有兄弟、

煒煒雙璧。掩映崑陽。昝儀秦二子之縱橫也。西秦六國分符而相。張長史與顔魯公同學正書。知不可敵。退而悟舞劍負薪之法。爲草聖以名世。龍德在中國猶龍公出函關之流沙。所謂日月不並生。兩賢豈相厄也。今無非畫浙水而霸。爾有兄弟畫淛水而霸。而詩名熾然。皆能樹奇于兩國。而各不相掩。三君子其亦有古人之心也夫。

五言詩敘

張平仲使君居滸墅日在水聲雲氣中閉關以後號巾單複但擁一編燴一鼎吸數升惠泉耳曰我飲水焚玉不愁權政愁客至頗妨清晝昔關尹喜僅一青牛翁今四方貴游輻湊度關又無五千言授我僕僕腰領奈何哉余曰孔明不居成都而好居南陽彼豈真戀戀隆中耳以南陽當天下之衝因以延攬四方豪傑而且得周咨時事故語孟公威曰中原饒士大丈夫何必故鄉耶此可以識武侯矣今權事誠不足煩使君然賢士大夫道經於此者皆欲識張使君賢使君因得以議論物色三五豪傑以備國家異日緩急之用則滸墅官舍故平仲之南陽草廬也使君曰余則安敢且性懶不解酬對惟除土種蔬結棚覆松一望西山朝爽而已興至閒一試詩詩亦不甚夥五言詩僅得三十餘章僕讀之骨蒼而韵俊神清而調真其虛和安雅之意具見乎辭非特劉長卿五言城不能抗衡即老子出關五千言無煩强授書矣

玉鴛閣詩集敘

檇李故范少伯西子之舊游也南湖木落粧臺之明月猶懸西郭烟銷綉榻之彩雲不散遂使當年之紅粉幻出絕代之青娥秘枕異書結稱名士陽春廣和鴛鳳鏘鏘子夜于飛蛺蝶栩栩肝腸如雪能吟柳絮之詞志節凌霜直擬木蘭之操筆床茶竈不巾櫛閉戶潛夫寶軸牙籤少攢眉下帷董子烏衔幽夢遠只在數尺幌紗蛩逗秋聲悄無言半龕燈火手翻貝葉十指生香詩嗽蓮花一塵不染煅煉成慧心道骨惟知織素流黃洗刷盡綺語艷歌真欲舂朱奪紫若向公車待詔必然金馬秘書郎可憐洞府修文竟作玉皇香案吏秦簫頓咽范叔何堪痛丹鉛已蝕于烏絲幸綠字尚縈于蛛網是用收遺文于琥珀之上掃人間粉黛三千庶幾續清韻于騷雅之餘振古調國風十五縱饒竇韜妻織錦焉用文之卽遺衛夫人吮筆啜其泣矣

董玄宰制義序

予與玄宰並游膠庠中若宮商相生水月相赴大兒玄宰小兒仲醇世之人靡不左袒兩生爲齊晉兄弟之國自予裂青衿投檄郡長而玄宰亦遂舍學宮鼓篋而北游於橋門之下遂儼然吹五若取諸寄天下於是盡知有董生然而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董生精于玄詣于龐黃冠緇衣之徒往往鎖口閉舌若飛蟲之當黃鵠而野干之遇玄象至其灰燼糟粕嬉笑怒罵發而爲詩歌爲法書爲繪烟雲樹麓則奴隸一時而季孟千古

之上嘻幾于不可知矣故自舍舉子而外海內有能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董生之廉重不敢爲非禮非義而薰煉淘洗必欲至清遠而後止此其意兩生略相同但三教之業予讀書不求甚解而董生心如牆壁予溥乎云爾而董生若勘疑獄而探虎子蓋其疎密不相對深心淺心之不相償此非獨今日所謂李廣程不識之兵得之性成非可強也今董生能舉陳生鴻寶雄飛雌伏火燥水濕各成其是而悠悠之徒或借董以窺陳有投予以雞肋而嚇予以腐鼠之所者嗟乎丈夫不再辱豈有高卧清涼之蔭而復置公冉廼其肯褰裳而就哉昔東坡欲以仇池石易王晉叔韓幹二散馬晉叔難之錢穆欲兼取二物蔣穎叔欲焚畫碎石竟成聚訟予請以石歸蘇以畫歸王今日請以陳生歸陳董生歸董

唐元徵文序

唐元徵性地秪直面目嚴冷自讀書掩戶而外斤斤如也故其文恬靜貞潔有吉人之風焉如其人矣既舉廷試第一人海內有欲行元徵文者于是唐子問序于陳子陳子曰唐子志士也而猶欲以文行者何也唐子曰爾不見瓦石之在地乎小兒群戲或削以爲碁或累以爲塔老人長者過而見之則笑其稚且鄙然方其爲碁與塔也小兒其忍遽釋之乎以小兒之耳目手足悉縮而聚于瓦石之上則瓦石尊矣吾非欲尊吾文也吾將以吾文爲碁爲塔相與兒戲焉何不可也至于日暮群散一笑而已又至于升冠戴弁不習兒弄儼然如老大長者思之亦不過一哄而已吾又將以吾文與天下爲碁爲塔相與兒戲焉已公此一笑何不可也陳子聞之曰有是哉唐子之言也其言幻矣其言幻故其文亦幻吾乃知唐子之視富貴必以浮雲相命者也雖然天下國家非瓦石也異日由狀元作宰相執虛捧盈若爲碁爲塔惴惴然惟傾仆之是懼也則幾矣不然吾懼小兒之褫袂而哄子之後也唐子曰善請以敘我文以代紳語

楊去奢制義敘

吾友楊去奢恬淡寡慾落落穆穆人也古今文妙絕一世北面執經者傾遠邇時流投之友則友不喜走少年場相國聘之師則師不喜逐大人游遇飲則飲不沉湎遇奕則奕不惡戰遇詩則詩不苦吟同舍生及及門弟子強半爲顯人華騮駟馬呵騶巷陌訪求楊先生不拒去亦不報謝釜甑塵不聞嘆息常及怨尤可憐之色語云火知三日玉貧試一生心去奢之謂矣去奢試每高等食餼心厭之又無資以入國學意將罷去行游名山陳子戲之曰此欲祭酒不得臣學官不得友也自古業左而數奇者多矣公孫弘常退歸海上四十學春秋鄉人再推爲射策遂第一劉向數十上書每聞報罷後以穀梁春秋議三十餘事終爲漢名臣夫功名寧有定局哉功名早父母受其福功名晚百姓受其福而已何與焉去奢之制義今之公孫劉向也其晚合無疑僕請爲去奢梓之以傳譬如明珠之光光還自照今此珠一出照乘照千里矣俟去奢與日名遂身退然後與陳子逍遙人間春泥中踏斸虎跡孤峯頂聽凍猿啼余未老

猶能摩洗雙眼待去奢也

彥履稿序

彥履之文三變矣其始也如寒潭清淵空絲射人已而讀書金閶則虬蠕鯨擲往往挾風雨而上已而至長安則雝雝肅肅安重而寬廣如遽伯玉之車音蓋其文三變而知者愈少泰越人伯兄之聲不出家仲兄之聲不出鄉而伯樂之教子相馬也不以千里而以百里曰今天下盡欲乘百里馬者也彥履之文神矣乃時時爲甯宮所屈彥履咲曰我以神往而彼以形求我道是耶非耶請更進焉我將進于百尺之竿三寸之鉤以遊戲而弄丸焉於是閉門著書日供花一瓶碾茶一餅出篋中數束文爇異香讀之昔張燕公携文謁友生時正得宮中媚香號化樓臺友生焚以待燕公燕公出文置香上曰吾文享是無忝蓋彥履之文亦如是

鄒公履稿叙

吾松峯九僕得其三縛茅種樹絃歌其中與一二野衲逸民共結人外之游高座授經非余好也然又不欲爲矯分抗情門外屦至輙便引內開日流連如所謂斗酒相娛樂奇文共欣賞此語僕誠有之往歲鄒公履來訪以文奏余余灰心此道久矣讀之不覺橫挑伎倆蒲團之上眉舞肉飛憶君之文乃能奪我乎夫越石却胡劉根召鬼此以聲奪也趙娣入宮邢夫人望而泣下此以色奪也漢徙新豐市不失尺寸即雞犬皆認識其家此以格奪也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此以氣奪也高孝珩鵰避畫鷹黃荃鷹掣畫雉李伯時寫殺一川花馬此以精奪也又其至者如魯陽揮日錢鏐射潮神仙奪陰陽之數忠臣孝子奪君父之心變化窮極不離方寸而况區區文章之小伎乎公履筆有口文有胆江東之才無出其右而又沐浴于家學琳玉之淵其文聲香味色與夫格調神情種種奇幻殆不可以知知識識者即不佞厭心道人讀之且無所不奪則其能奪主司之鑒與造物之權可知僕旁觀人甯自不妄無已請質之君家學憲先生。

雕蟲草敘

答李鄴侯勲名已就度無可談者則託之好談神仙而蘇眉山之才高則好談鬼神是二公者意在玩世故其言可以得已而不已若制舉義雖英雄白首困頓于藏鉤射覆之中而必欲援之以涉世則其言又不得已而不已者也吾友范長倩袁吉卿雷元亮意氣飛揚落落不能井雕蟲業而時一俛首爲之皆冉足蕤苑各秉地靈吉卿元亮自江右故其文如潯陽之水九分而彭蠡爲之滙廬岳于伆屹然鎭之而星渚壽樟之奇出焉長

自自江左故文多雋勁有東吳霸王之風俠鬼啟盪存震澤若入九三君子画江水而分兄弟雖操技不同要之宮商各自爲音孔墨各自爲治其于㢡咈大雅以暢所欲言則皆千里比肩者矣長倩吳鉤也吉卿元亮豐城之鍔也東南寶焉漸耗未盡今且鳴且躍而出墓宮三千與埋獄片鐵精爽相射不至嘘風雲而合雙龍不止者不佞以閒道入第取兩丸投空中一觀其騰擲翔舞耳雖然二君者挾神物以遊世而當今闗右遼左之上魍魎翕張其尚能進而從事于賈長沙之長纓班仲升之禿管乎三君奮袂曰能能不者陳先生其不以是編爲談鬼神神仙者幾希

虎嘯軒稿序

少年好談俠俠者特英雄之殘瀋餘唾也吾授經于余州太原家兩公推轂顧益卿先生不去口客曰大俠耶兩公目攝云是何言造物千椎萬鑿始鍊得顧益卿一人爲國家緩急之用張中丞肖甫定浙中二變全賴其力已鎮遼陽鼓舞李家父子節縮金錢數十萬餘益將大創三韓使東陲數十年無事而與朝議左其金錢悉付之後人徒于南歸與故交諸父老轟飲一似貧措大耳英雄哉益卿也先生嘗以書招余不得赴而時時從

王崑崙郵筒往來王崑崙者先生兄事之當撫遼築亭儲酒以待崑崙崑崙執操堅不肯單騎度漁陽作蓮花幕下客先生分俸及紫團參貂襜褕爲餉以成其介介山林之節海內由此兩高之先生之子玄岳以崑崙待予予遜不敢當今出守南雄最有聲玄岳之子元善頃拜于湖令卓異踔絕鄰郡邑有兩造者皆願搏顙質成于顧令君心乃服英雄故有種哉元善寄虎嘯軒稿示余讀之嘆曰夫文亦猶虎矣題有關有糾結而元善解之則援摩異僧之杖也題勢猛悍而元善格之則楊忠之左挾腰右拔舌也見題神而不見題妙見虎而不見石則李將軍廣之飲羽沒鏃也以元善才識膽略本之英雄而英雄又得之家授文章小伎筆墨偏師烏能展其八面才之萬一即當湖斗大直談笑一彈指間方今東省黔蜀貌若粗安瘡痍未起流亡未復全遼千餘里淪爲旃酪之侏儒奴且餌西虜之犬羊漁朝鮮之鷸蚌視門庭寇緩視門戶戰急詎復顧先生左司馬時耶沈僧照嘗投獵中道而還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耳俄而使至元善之有虎嘯

軒稿也獨俠于文也乎哉英雄之意念深遠矣

宋讓木稿序

左手取印右手取干戈此嬰兒時事也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此丈夫時事也今遼左閉關。蜀黔叛將吏、齊魯徐沛、有張角孫恩宋子賢輩蠢蠢交訌。　上方拊髀而思封疆鼓鼙之臣。區區制舉文、何足以當戎索。而余獨謂不然。于忠肅王文成率皆從制舉中出也。國家倚重在此。則上帝之篤生忠賢豪傑亦在此。即有非常之才不得從他塗捷徑進。舍制舉將焉往哉。第文士桎梏于窠臼之內。筆瓶于訓詁之中。經史詞賦不解爲何物。況能讀太公司馬孫吳尉繚之書乎。吾友讓木生長名家。自束髮即有霄漢虹霓之志。提筆爲制舉義。騰躑奔放。光明陸離。旁溢而爲古文詩歌。何奇不覩。何怪不備。發竅濬心。豐內嚮秉。眞少年中之人龍也。君常苦制舉所束。倘得一當知己。非閉戶著述。隱于仙源鬼谷間。則投筆焚硯。操綠沉金僕姑。掃蕩妖氛。縛取東、西叛人頭。爲腑養飲器。而世罕知者。且從而竊哄之。予曰。文、武非異人事也。天地間惟能善潛善躍。又善玄黃之戰。文昌六星。位于斗上。各有所司。而有上將次將二星麗焉。敦悅詩書。輕裘緩帶。文武爲憲。其則不遠。世無從以文士相君。而君亦無以一文字爲自了漢。豈惟進賢冠即通侯肘後黃金如斗大。吾且幾幾望之矣。

武則天刪僞經目序

余于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抄、既已序而藏之矣、已于嶽字函得隋衆經目錄五卷、宗字函又得隋衆經目錄六卷、泰字函又得則天氏刊定衆經目錄十卷、而僞經之目附焉。夫月印印水水水相同。心印印經經經相似。今前寫後譯。私增僞減。蘭草混于東薪。鳳鳥雜于鳴鴞。是非顛謬。一至此乎。然而且有疑焉。武曌、佛氏之所訶也。戕殺國母及君之子三人。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勝紀。犯佛之殺戒者一。改旂幟。易服色。更廟號。竊窺昭陵之神器。幾至不祀。犯佛之盜戒者二。鶉鵲聚麀。穢德彰露。非門出入。非止白馬寺主蓮花六郎而已也。犯佛之淫戒者三。武氏既不知有戒。又烏知有經。雖建佛造寺。自勑爲金輪皇帝。吾恐當時刊定者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大抵武氏以蛇虺性。現乾闥婆形。以羅刹心。作比丘尼施。此亦無足怪。而余獨怪隋文帝與唐文皇皆以振世之威。乃獨委心帖膝于黃面老子。是豈有宿本耶。隋文帝嘗云、朕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少時在寺、至今樂聞鐘鼓之聲、史曰帝故同州般若寺尼所抱子那羅延也、唐文王亦輪王十善化世者也、隋智周等齎梵經自西域還、勑付有司選人翻譯、帝且親爲撰敘、又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金琉璃瓶、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陸香百二十斤、分道送往三十州、州境諸官步引、四部大衆共以幢蓋臺輦、種種音樂供養圍遶、而唐裝法師、抵罽賓大林、以至麴闍國與胡商八十人渡殑伽河、至中天竺、窮探大乘、以象馬馳還、文皇迎見于儀鸞殿、勑入弘福寺譯經、經成、宣賜九道總管、又賜寶剃刀百金磨衲。亦自撰聖教敘以張之。蓋二帝之弘護佛乘如此。此無他。則憖孽多而懼禍之念深耳。隋唐之有天下也。一則欺孤兒寡婦而得之。一則劫父射兄而得之。捫心顧影。方有餘慙。而況命將出師。混一區宇。誅剪傷殘。不啻顚山而血海者。夜氣所息。寧不凄然。試讀開皇八月之制。貞觀三年癸丑之詔。其隱情亦不復覆露矣。故文帝享國二十四年。寫經四十六藏。十三萬卷。修治故經四百部。造金銅檀像六千餘萬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九千。宮內造刺綉織

成像。及畫像。五彩珠幡以億計。崇葺寺宇五千餘所。翻譯道俗二十四人所出經論番百五卷。而唐初四方壁壘之秋。戰聲鼎沸。精藍森列。破薛舉、立昭仁寺于幽州。破王世充、立昭覺寺于洛州。破劉武周、立弘濟寺于汾州。破宋金剛、立慈雲寺于晉州。破霍老生、立普濟寺于侶州。破竇建德、立等慈寺于鄭州。破劉黑闥、立昭福寺于洛州。並官給供度。勅虞世南、李伯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等、分撰新寺碑誌。當時經獅律虎。及一切人天龍象。聯翩接錫于法宮殿建之間。而二祖之慧

可。四祖之道信。天台之智者。三藏之玄奘。尤為鬼特宗旨明。教乘普、皆其力也。噫。盛矣哉。隋唐之交。經最顯海內。最太平而幽靈變幻之迹。亦時時足以撼王公而怖士庶。如慧琳供養塑像。忽生鬚三十六莖。道遜之柩。五百異花。遶屍而生。長可一二尺許。隋文與后。每食從齒下得舍利。以銀盌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化二。凡得十九粒。多放光明。即唐文皇行方等懺法。見光明中有七佛現。是皆古今書史之所不載。而震旦國中之所罕習者。此事一二傳先朝宮監。必尚能言之。而武氏僻于

異聞。且當破毀三戒之後。又數見王后蕭淑妃鬼物為祟。如死時狀。避居洛陽。不敢歸長安。益妖狐之精爽至是亦老且耗矣。日暮途遠。計无復之。度所以懺宿垢脫重愆。當有甚于二帝者。此紛紛經像之所由造歟。乃知二帝以英雄作佛事。猶有屠沽擲刀之意。故名緇出而與之遊。若武氏非兒女子之昵昵。香火情則野姑村媪之膜拜禱祝者耳。且掖庭有懷義僧。而大德苾芻。其肯權花座而翻貝葉之文乎哉。吾故疑曰。武周刊定之諸經。宋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即使果僞。猶不失東西

晉及六朝人筆。惜哉。悉舉而汰之。令後世无以見其短長。邢子才云。校書思誤字。亦是一適。蘇長公愛談鬼神。強謂人曰。汝試妄言而吾妄聽之。此余所以猶致惜于武周刊定之僞經也。雖然。存其目可也。

撫津疏草序

往遼左之局津撫輕敵三路輕進遼陽輕信廣寧輕走於是經臣條上三方布置之說詔選習知邊務篤棐不避難之大臣節鎮天津蓋自大中丞白陽畢公始此剏局非故局也天津爲南北水陸咽喉外防海口內護神京逆酋揚帆尅日可渡新鑿漕道與彼共之難一公受命之初勅未頒印未鑄幕府未開官聯未備信地未經畫一難二兵餉舟車火器甲仗之屬問之司馬司空司農非互相推委則轉相牴閣難三內不得于諸曹而

外又不得于淮揚浙直上不敢望榆關之軍實餉而下又不敢望登萊之額設久難四奴陷廣寧其地彌近其垂涎彌速鳩工聚材造戰艦於烏龍江者以千百計其舟師彌多其中禍於我彌烈難五夫諸難畢具而終不能難公者何也公義不卸擔亦不諱言大聲疾呼一疏再疏以至數十百疏而大要以克意節省力行核實爲主募水陸兵可萬餘練主客兵可二萬餘餉亦如之簡閱實伍以備折衝擬守大沽以防堵截牽綴朝鮮以資外隣解散遼人以消內禍壁壘精强紀律整肅此原爲三面犄角設非爲他方徵調設也乃經臣調援三岔公則檄管大藩以二千往援毛帥則檄金冠等以四千往援山海則檄翟子勳等又以三千往倏此倏彼朝東暮西此曹偃蹇不前似有恨色賴公鼓之以忠義均之以勞逸斟酌于主客多寡之間然後欣然就道慷慨即戎而未幾會勦東妖之　旨又下矣公念震鄰剝膚分師鵰勦遴選來監軍督之來公千倡勇當先部將董世爵劉永昌秋毫無犯一戰而克景武再戰而破滕鄒賊穴一空漕無梗塞山東父老子弟不至鳥獸散風鶴驚擾

藉而爲顱山血海者皆公知人善任算必萬全之力也公一面視師一面應援一面盪妖兵分而力不單餉分而食不窘草昧覊丸化爲衝邊重鎮良工心苦種種從核實節省中來無震耀大言以佈　君父無誇張虛言以誑朝野耳聽筆授口占類劉穆之竹頭木屑類陶侃巨細必親顰笑必愛類孔明忠勤有臣如此遼豈能難公哉先後述事諸公或勘或譴或詔獄或緹騎銀璫相望于道皆曩時價飛速化一歲九遷之要人而獨公五年授鉞兩部晏然同官樂其無競　朝廷信其無黨鬼

神服其無欲。何施不可。何動不臧。此眞遊局之奕秋。而奏議則其東方之譜也。若能拔其譜而尋繹之。而無輕動。公之國手。思過半矣。雖收遊存之殘局爲全局可也。

秦稅紀敘

御史持國余公在臺。斥鉗勒蕭璫甚法。皆莊憚御史。御史廵關中。關中稅者梁先聲櫛之膽落矣。曰是嘗以司薪索小黃門者。是帘寀大璫共養子其奴者。是嘗械四方進金士命見者。于是欲詭中公禍。無短長。則陰結左右置蠱潜毒公。公察其姦。嘔惡血蠷蠱如蕨者百餘數。昏瞀欲死得不死。公之子震伯兒公號日夜泣。挺劒躍馬。欲執仇西入秦。交游遮止之不果行。因慷慨作志感詩。未幾聞梁璫撤回。又作志喜詩。詩不能盡者盡載之先後記中。讀之使人悲憤交集。涕笑横下。眞忠臣孝子之志哉。嗟乎執法如御史。幸而勝爲公。不勝爲膺爲滂爲浮爲球。大則五屬。小則髡鉗輸右校耳。勝則震伯幸爲子。不勝非斬仇祭墓。則含笑詣獄。豈肯出龐氏娥緱氏玉兒女子下哉。賴　天子神聖。臣不死難。了不死仇。戰勝而肥。發之歌咏。即日御史西秦還出此讀之。父子相向抱持泣。更不知掬幾斗淚洗面也。震伯神用清審。志氣貞立。二十時從京師短衣單被。尋師秀州。匹騎走三千里風雪中。津吏不知爲御史兒。此可以觀震伯矣。

震伯讀書破萬卷文章如排山倒岳要自奇男子細事不具論

余讀易後萬事灰心久矣爲震伯題此敘得無陳元龍豪氣不除耶雖然龍娥爲父報仇申屠蟠十五歲上書外黃令頌其孝義蟠處士也而少年意氣遂如此余何恐當震伯而失之震伯曰某曩者不聽諸君言脫身往何若余曰蠱之六四爻有之裕父之蠱往吝象曰往未得也震伯曰然則今日何若余曰蠱之六五爻有之幹父之蠱用譽孝子討仇志雖未行而譽章矣御史傷於蠱卽以蠱卦爲震伯一洗胸中之悒悒可乎震伯笑曰善請更記之時丁未小春夕漏下二鼓矣

射經序

漁村之程新安名族也鄒曾卓鄭遁相甲乙而冲斗見我兩君皆節俠曉暢兵略稱程氏兩奇男子冲斗刻有耕餘剩技行于世當路遣使者束幣羞璧聘辟交至冲斗皆以母老辭而獨與從子見我論弩法槍法棍法甚晳見我點頭會心有函蓋之契請更以射法合成全書小用之可以護衞桑梓大用之可以報効　國家此射經之所繇圖也春秋之義大大不藏甲而射則未有諱言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不載之易乎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有三一爲大射二爲賓射三爲燕射不載之禮記乎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不載之周禮乎軒轅黃帝之臣揮作弓夷牟作矢孔子習射于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焉則聖賢何嘗諱射也吾　朝功令學宮之旁各有射圃今强半藝蕪矣季冬集郡國材官良家子試之先騎射後文藝今飲羽沒鏃者不得一矣此豈射不善哉則射訣不傳故也見我君援古證今訪師求友凡射者之立法身法手法審法挽法[illegible]法決拾法調弓矢法藏弓矢法皆輕

肥少年所不見不聞。張喈君將學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者。幸見我君一一拈出之。機竅綦密。心思亦綦苦矣。君嗜古好文。登庸與舉。卒闕技博。肘後斗大印、特恨東夷匪茹。數逆執事之顏行。士大夫橫刀相拚。抵掌而談金廂玉版之書。不知練兵自練膽。始練膽自練器。始練器自練射。始緣力生巧。緣習生悶。穿五重洞十扎。志其目則中目。志其戶則中戶。神而明之。是在圖矣。答王恩永學射于成都。王曹嚴悟有嚴悟射訣。韋蘊學射于張宗有九鏡射經。張仲殷有射訓。王越石有射議。錢師益有益津射格。今見我君此圖。采擇古人要旨。又有江順鄉程冲斗發明參酌于其間。最得射中三昧。若使轉閫之當路。頒示各郡國材官良家子。則人人皆李廣養由基。處處皆种世衡之青城澗。即有小醜。直以一矢相加遺。不過落鵰貫蝨之餘技耳。何慮東夷哉。何慮東夷哉。故樂而敘之如此。

百忍箴序

神醫療疾。妙在一針。至人救世。括于一字。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即今紫巖倪公梓行百忍箴是已。此箴爲四明高士許奎所撰。曾刻成化間。自後日遠日亡。誰復懸之座隅。置之家塾。賴倪公特地拈出。將人間用壯用亥好挺好鬬者。痛切喚醒。一番語不期多。期于及時。此之謂也。頃者朝野之間。堅白鳴。玄黃戰。不報不休。不快不止。得無未之忍乎。夫以刃制心。忍難矣。刃克金也。心離火也。以火載金。忍更難矣。然而古訓曰。有忍乃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是非聖人之言而易之言也。易卦有漸有巽有需有解有謙有艮。皆忍之象也。亦忍之義也。天地以能覆能載爲忍。山藪以藏疾藏瑕爲忍。江海以納爲忍。龍以潛爲忍。鯤鵬以六月息爲忍。鷙鳥以斂翼爲忍。猛獸以狙伏爲忍。兵家以持重爲忍。佛家以定爲忍。道家以柔爲忍。儒家以三戒九思爲忍。如仲尼之微服。顏子之不校。忍之上也。子輿氏以横逆付之妄人又甚而比之禽獸。似猶有偏陽之意焉。況人非聖賢。而敢不堅忍乎哉。自來修煉性與學問經濟。無不從逆局

中來顚而置之爲凡爲庸逆而閉之爲吉人爲異人爲大有力人甚矣箴之善言忍矣今夫匹夫匹婦攘臂披髮鬭于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有逢衣先生規行矩步諄諄然以主敬主靜執而前導之不暇省爲何語適有田畯鬭師揎手東西向曰姑忍是姑忍是則剛很之氣漸殺訶詈搡擊之聲亦漸細漸衰往往且曳且扶而去乃知儒者多言繁稱不如單提忍之一字尤直捷而痛快也大抵小忍小益大忍大益暫忍暫益久忍久益半忍半益全忍全益庶人忍無訟可挑士大夫忍無黨可擊

邊疆忍無釁可罪官府忍無題可借正如猛火聚而沃之千丈之寒冰迅雷鳴而豁以萬里之若漠有事化爲無事不平化爲太平百忍箴者眞兩戒之大總持五倫之大藥石也忍之忍之深言忍之即鬼神且無奈我何又何論紛紛之虛分慕尾哉讀此庶不負佗公救時之苦心矣

沈氏七說序

武林孝廉沈幼宰東髮好古能讀其父侍御公書更性習澹於聲華蕭然如退僧逈客一旦發其枕中之秘鄙七說以示陳子陳子讀之口呿而不張舌橋而不下滚滚乎惟懼其言之盡也古今能言之家多本于春秋繇仲尼春秋之法約而說封之旨詳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學不博五車才不當八面識不超千古辯不敵萬夫目不營四海墜筆相難准有靡旗仆轅而走耳此五者獨幼宰足以當之而猶逡巡遜謝以飛蟲之七獲自居彼

蓋謂鳳翔千仞能翳九天弋未嘗及焉故謙言云爾予謂幼宰之筆張弓發矢能落雙鵰飲羽没鏃能中石虎而猥云七說乎哉說之義從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說之謂也異人讀异書豪士得豪語其見輒衄于胸中而莫可發洩每思二三友朋相與聚頭磕膝磨吻抵掌以快其所欲言而索解人又不可得如草木之怒生不達不止鵾鵬之怒飛不九萬里不止大竅之怒號不山海騰沸天地晦暝不止此幼宰所以正說反說直說倒說橫說竪說煩說簡說俗說雅說取譬說詼諧

說曲折縱橫。靈不如意而莫窮其涯涘也。此說可以驚四筵、可以慴獨坐、可以屈今人之口。可以服古人之心。可以修行人之策詞、可以尊大夫之對。可以借箸當前。取笏畫地。與天子宰相弼折古今之成敗是非。吾安得呵九閽虎豹而進之。或招置百尺樓上。談數日夜。語倦意乾。共入巖窟。關薜蘿相視。學蘇門長嘯一聲而別。吾兩人眼發皆嗒然無事道人矣

食物纂要序

天地生人亦甚偶巧矣、兩目兩耳。鼻兩孔。其竅皆耦。正如坤卦之象。口與大小便。其竅皆奇。正如乾卦之象。乾宜上而反居下。坤宜下而反居上。此泰卦也。坤惟居上。故濁者變而爲清。食天之氣者惟鼻。乾惟居下。故清者變而爲濁。食地之形者惟口。口上鼻下。是爲人中。故曰天地之生人。亦甚偶巧矣。易頤卦曰、慎言語。節飲食。中庸又言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世人病五氣七情五臟六腑之症。有脈可按。有情形可摩。若飲食之病。或以驟而不覺。或以雜而不辨。或以日漸月久而不著。不察。若孕婦小兒。蓋質質矣。婁江雲谷穆君、著食物纂要、最爲簡明。又與與化名醫陳丹宇先生、三四訂正。然後行之人間。其用心苦。其綜覽博。其考辨精。使賢者可以尊生。卽不肖、老、饕、亦且捫舌而懼。染指而退矣。夫醫司命也。以命聽醫。孰若以命聽我。況日用飲食。我爲政者也。若知味則自然知節。知節則自然可以身心俱泰。雖謂食物纂要、卽頤卦節卦泰卦註脚可也。故樂爲敘而傳之、

藏說小萃序

藏說小萃者江陰李貫之所集本鄉說部凡七家如湯大理之公餘日錄張司訓之宦游紀聞張學士之水南翰記朱太學之存餘堂詩話徐山人之暖姝由筆汴游錄唐貢士之延州筆記而其祖戒庵老人漫筆皆附焉貫之刻既成輕舟五百里問敘于余余惟海內聚書之家百不得一即有之非卷帙浩大則多收宋刻以角墨楮之精好而已其實皆耳目所恒習也書之難難在說部余猶記吾鄉陸學士儼山何待詔柘湖徐明府長谷

張憲幕王屋皆富于著述而又好藏稗官小說與吳門文沈都祝數先生往來每相見首問近得何書各出笥秘互相傳寫丹鉛塗乙矻矻不去手其架上芸裛緗襲幾及萬籤而經史子集不與焉經史子集譬諸粱肉讀者習爲故常而天厨禁臠異方雜俎咀之使人有旁出之味則說部是也第小說所載其中多觸而少諱子孫之賢者稍錮不敢行而不肖者憒然如坐雲霧中不辨祖父撰述爲何說間有詰門而求之彼且狡獪掩匿詭以什襲之藏邀以千金之享轉展一二傳而皆已化爲鼠壤蠹夾中物或轉授竈下婦裁剪襪材甚則付酒家如靈武告身僅博一醉耳李貫之有道士也孝友忠信沉深讀書獨能收合先輩之遺編補殘訂訛不惜餘力頓使延陵諸君子之風流標格傳之君乎其亦有功于一鄉之文獻矣當今好古者若不見嘉則蓬山三館四庫之藏而訪書之使如漢之謁者各道御史皆無專命則被求隱籍不得不屬之二三弘覽博物君子貫之非其人哉貫之祖戒庵老人好著書垂九十不少衰而貫之又能善繩祖武正如談遷世爲史官向歆校讐天祿

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令其弘覽博物代有本原非世之剽竊家可同日論也若使倣貫之例推而廣之鄭夾漈所謂因代而求因人而求因地而求者其法盡在乎是他日異書輻輳四面出史臣且將藉手焉毋獨以延陵一鄉之文獻求之乎

晚香堂集序卷之二　終

晚香堂集卷之三

序

陸大宗伯壽言後序

吾鄉宮保大宗伯陸公、天子凡兩賜存問。其九十、恩數視前加等。萬曆戊戌六月、專遣中書舍人、以羊酒采幣、存公于家。一時士女傾城罷市、至疇食僦屋往觀。公率大行伯達君以下郊迎使者。公輿而出、騎而入、金冠緋衣、白髯黃髮、端笏馬上、顒然凝遠、從容炎暑中、灼然有童孺之色可卽也。詔書在門、公虎拜稽首、事竣、則命元孫景元、以筭童趨謝闕庭。上以敬謹嘉公、又以齒德俱尊優答公。朝廷求舊憲老之典、可謂極矣。伯達君手錄玉音、及鄉士大夫之媚于頌者、彙爲壽言一卷、公謂王言在前、禮不可以序、乃特屬某記一言于末簡。余生晚、猶憶鄉父老言、公辛丑會試時、有太守王公華者、夢入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則公姓名也。覺而召公之婦翁李問之、李對曰、某生平不苟而已。是年遂以春秋魁天下、入館閣、會鄉衮同朝、數數引歸、自後新鄭、江陵、虛揆席以待、而終不得籠公、公

九十餘、距今辛丑又踰一甲子矣。俛仰今昔、凡與公出入諷議、聯鑣並笏。悉當時號稱一代偉人、名位姓氏、如雷如霆、後先參差、落落與晨星俱盡。而公齒髮不衰、聰明知故、每談前事、短言可以書紳、長言可以補史、使對公者竟不知其爲四朝以來人物。卽少年晚進、公目擊其菀枯、而歷閱其陵谷滄桑之候、又不知家凡幾人、人凡幾世、轉眼六十年、棋局屢更、國手頻頭、其神閒氣定、不着而常勝者、獨公一人耳。公未嘗典一正考、然海內正人君子、皆知以公爲師。亦未嘗授一世蔭、然舉伯達君最晚、而以進士歸養者十年餘、又最孝且賢。公淡中得濃、老中得嫩、雖蒼蒼者有意于調停輻輳之、亦由公見道明、取數寡、生平不苟之行、通于神明、宜若是之壽且康也。公阿羅相輔、以神仙骨、天神福、約以儒者風、故無貴賤皆幸見公、而不敢望公、無遠近皆祝公、而不能悉公。卽載在壽言者、特澥渤之一勺、泰岱之一石而已。雖然、古人有云、人臣上讚令德、則勒于家廟之鐘鼎、下敘私情、則書于宗塾之碑版。今朝野之頌禱于公者、抑何其洋洋灑灑也。敢弗記諸、若其稍可以報公、則今諸

山有繪像。龍潭有專祠。與有頌。圖有史。或公之所以壽而不朽者與。而終亦未能言公之萬一也。俟百歲當更筆而記之。

茶董小敘

范希文云。萬象森羅中。安知無茶星。余以茶星名館。每與客茗戰。自謂獨飲得茶神。兩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施茶耳。新泉活火。老坡窺見此中三昧。然云出磨則屑餅作團矣。黃魯直去芎用鹽。去橘用薑。轉于點茶全無交涉。今旗鎗標格天然。色香映發。岕爲冠。他山輔之。恨蘇黃不及見。若陸季疵復生。恐作毀茶論乎。江陰夏茂卿敘酒。其言甚豪。予笑曰。觴政不綱。曲爵分愬。詆呵監史。倒置章程。擊斗覆觚。幾於腐脇。何如隱囊紗帽。翛然林澗之間。摘露芽。煮雲腴。一洗百年塵土胃耶。醉鄉網禁疎闊。豪士升堂。酒肉傖父。亦往往擁盾排闥而入。茶則反是。周有酒誥。漢三人聚飲罰金有律。五代東都有麴禁。犯者族。而於茶獨無後言。吾朝九大塞著爲令。銖兩茶不得出關。正恐濫觴於胡奴耳。蓋茶有不辱之節如此。熱腸如沸。茶不勝酒。幽韻如雲。酒不勝茶。酒類俠。茶類隱。酒固道廣。茶亦德素。茂卿。茶之董狐也。試以我言平章之。孰勝。茂卿曰。諾。於是退而作茶董。

酒顛小敘

夏茂卿撰酒顛旁引東方鄒生畢卓劉伶諸人以策酒勳辯哉無以塊矣予不飲酒。卽飲未能勝一蕉葉。然頗諳酒中風味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醒。如憨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華胥無國。混沌無譜。夢覺半醒不顛亦半。此真酒徒也。畢忘盜未忘甕劉忘埋未忘鍤。俗人治生。道人學死。聖人之教。生榮而死哀。是皆猶有生死在耳。然則將何如。樂天不云乎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南華發覆序

南華發覆清涼山孔雀菴蘊璞老人所撰也老人繩戒精緊。狀貌清孤望之類須菩提。衣表瘦骨。可捫而數也。長于詩。無浮屠語。與之談方內方外之語。旁及南華經。往往能結吾輩舌。蓋少而習之。長而遊于空山大澤間。所見莫非莊者。積三十年而后發覆之註出焉。正如稿木蒸爲芝菌。精神肅爲舍利。非歲久月深者。可襲取得也。世謂老莊一家。余獨確然判而爲二。老子生于周平王末實有作易者憂患之意其言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我有身。及我無身吾有何患。夫七尺之軀厭而離之不得。計莫若以曲自全。以昏自晦。以柔弱自抱。以勇于不敢自活。若谿谷。若嬰孩。若冬涉川。若畏四鄰。自古之。善。恐怖者莫老子若也。南華生愲愲然笑之。烏用是頑且鄙哉。于是以逍遙齊物之說。出而救之。蓋破我然后能破執。破執執然后能破生死。破壽夭。破禍福。破毀誹。破理事。破聖凡而老氏崎嶇世途之恐怖。悉粉爲虛空矣。老子爲憂畏粘縛者也。莊子爲老氏解粘釋縛者也。晉者元美王先生之言曰莊子僻處楚濱。孟子不過大梁

未嘗一見相究詰。假令彼此送難。其鬬必若涿鹿彭城之戰。大地爲之蕩而不寧。日月爲之瞑而不明。莊子敗。則逃之無何有之鄉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敗也。敗則怒。余咲曰。孟子之怒。必加于老。而不加于莊。學老子之忘。怖未免流而爲鄉愿。學莊子之豪宕奔放。不失爲狂。此老莊二氏門庭之辨也。蘊公曰老莊是同是別。眉道人姑置且從發覆註腳下細尋語脉。亦有爲南華轉身吐氣處乎。余曰他人以己解莊。而蘊公以莊解莊。蘊公潔淨有道人也。此註亦從三十年破我得來耳。如郭象爲東海王越主簿。素論去之。呂惠卿王雱嘗權薰灼銅在黑暗鐵圍中。不能出。彼方求蘊公懺罪不暇。何暇對塵而論南華哉。卽有諸註。覆酒家缻可矣。

王節婦完節編敘

蓋聞易著從一之爻。詩咏靡他之什。或剋面引鏡。或剺耳用刀。或斷髮告誡。或截鼻見旨。誘之吉士。而蘭蕙不改其芳。說以大人。而薑桂彌植其性。咿嚶涕泣。豈惟行路傷神。慷慨從容。直使閨房砥節。厥有袁氏。實嗣徽音。蜀袁氏者。司徒命庭之女。茂才王賓之妻也。齠亂柔嘉。弱笄婉娩。傅綜師氏之訓。動符女史之箴。叶吉鳳占。適名雁幣。采蘋采藻。奉君子之淸塵。鼓瑟鼓琴。得大家之雅度。千秋信誓。松栢結爲同心。二豎見殃。芙蓉損其並蒂。含啼掩抑。顧影低迷。首似蓬飛。心逾茶苦。玉鞴弛而不御。錦帶委以下垂。蟲挂明璫。塵棲綦屨。厖坐漆燈之側。減餐繐帳之旁。無意人間。願從地下。宗親曲爲勸解。死生幸緩須臾。或趙氏之孤可存。則若敖之鬼未餒。何期兩嗣。連作下殤。龍劒入津。雌雄拆偶。蛸環斷玦。子毋分飛。恨鴟梟之太殘。嗟螟蛉之空祝。心灰意迮。淚碧腸枯。鬼伯侵尋。司命無主。嗚呼痛哉。昔阮瑀沒而魏文悼其孀婦。任咸逝而潘岳哭其寡妻。然而穉女始孩。群兒滿眼。非若隻鸞單鵠。縣分破鏡之中。兼之一卵二雛。復

攫覆巢之下。伊誰舉案。若側牽衣。慘戚非常。命亦隨盡。倘使邦君舉旌廬之典。天子頒表墓之書。幼婦摛辭。貞姑賜號。流傳青史。應知骨有餘香。相見黃泉。畢竟面無慚色。敢鑄琰琬。以俟丹青。

臥遊清福編序

命使君辛華亭之三年、政潔而民穌、絃歌之暇、手纂臥遊清福編、命陝子序之。余聞之名山洞府。造物不付之冠紱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有致而實否否。夫王公大人之遊。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騃騶。問俗褰帷。小有未濟。則兵丁曹伍。腰鎌負鍤而前導之。能使目與足兩無憾而後止。若蓬翟逸民。不過三尺筇。與一輛屐耳。歷覽幾何。而辱之曰。游則不得不退尋紙上之陳跡。而指數之曰。是某水。是某丘。若置其身於空青鈍

君之間。以稍自寬云耳。則臥遊編者。冠紱車騎貴人可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且山遊之難。我知之矣。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半出於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雹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遊。猱岩虎窟。蛟穴鼉宮。與夫族冢叢祠之林。狐狸嘯而鴟鵂啼。非有膽智者不能遊。棧腐梯殘。葛枯蘿脆。非捷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不能遊。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吁。胸與膝拄。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遊。諸遊具矣。而糾于俗務。頓于老病。左于非時。其則興盡者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亦

盡而遊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遊之難也非遊之難也難于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川幻住陵谷變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即天地且無所恃以久存而何況山川又何況遊者嘗試訪古今游客姓氏於什碑斷礎中野艸夕陽冥冥漠漠而幸有一二記遊尚在則昔人涵雲嘯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及臨幸者皆得與巢公一巢壺公一壺共縮而游之几上比之王玄仲舉烟爲信韓昌黎慟哭絕書詎爲勞逸哉是編也無問隱君子與

冠劍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此以授之

游喚序

名山大川特水地二大中之一隅耳其旋轉生滅多賴風輪風輪何在則文人才子之筆是也王季重筆悍而神清膽怒而眼俊其游天台雁蕩諸山時懦時壯時嗔時喜時咲時啼時驚時怖時呵時罵時挺險而鬼時蹈虛而仙其經遊處非特樵人不經古人不歷即混沌以來山靈數千年未嘗遇此品題知已大抵山川有眉目借人而發又無口借人而言若游者非文人才子正如醉夢人夢骨以爲丘陵夢髮以爲草木夢耳鼻以爲洞

門夢口以爲河夢舌以爲沙夢眼以爲日月夢氣以爲雲霧困極迷離游而不得出則囈語沸發輒以一喚爲幸問其夢何狀則欠伸呿張莫能名其所以俗兒見山迫欲歸歸則憒憒如故者何以異此更有强作解人漫無可否每輒言佳此山水中鄉愿王季重倔强猶笞不屑也季重此記原以喚舊游王謝諸人豈喚此等輩哉

王緱山紀游稿序

昔游有二品而今加三焉賈之裝游也客之舌游也而又有操其邊幅之技左挈賈而右挈客陽吹其舌于風騷而陰實其裝于翻槖施于今而遊道辱矣吳人遊者始于季札彼豈其得已哉覩國之難而巽迹以逃當是時可以高枕而卧季子之影老于太湖之濵矣今游士非獨産吳然出無津梁往往藉口子長氏以爲游祖馬滯車轂陵藐道傍甚者青山白雲不以税駕而躭躭長安中如深帷卧裀青蓮有云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萊山

游道之賊也寧獨今日哉王子辰玉以許邁之骨挾宗炳之好帶五湖芥五嶽欲以汗漫之觀悉收而羅之雙睫而緣且小擬今稍露一兩斑于游記中讀其言可謂日爲綉筆爲緣矣立長安四虚之衢耳目手足不爲洛塵所埋而鴻飛蟬嚖時軒然于烟霏林靄之間高情拔韵何其處躁而獨静也余與長孺之皆游也與王子同近者又更其嗜而爲倦草莽撫躬落落有深意意欲遠游則以床頭老易及王子游山記展讀數行未嘗不置我于雲梢鳥背上矣候他日天下游道少清我當從爾騎泱莽之馬相與窮無窮而極無極不然如黄冠解瓢笠而乞外護緇衣謝鉢中之餐桑下之宿而託棲齋宫游人脱跡山中而錯跡山外皆余所不能解而亦余之不敢從者焉游倦矣子且解車休馬手王子紀遊一編臆騁半生毋與客賈肩隨而趨爲青蓮老人所咲

史翰林致身錄序

儒曩者撰有建文史待。曰遜國編年。曰報國列傳。曰定論。如請復　廟號。請補實錄。請宥諸忠臣子孫還籍是也。曰傳疑。如金川門獻降。或云　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參半是也。今得先朝史仲彬致身錄。而革除君臣生、死之際、了然矣。　帝之出亡也。建文夏六月庚申十三日也。以未時從鬼門出。從者由水關御溝出。暮薄會于神樂觀之西房。比時願扈駕者二十二人。其與　帝同祝髮者三人。吳王教授楊應能、編修程濟、稱比丘。御史

葉希賢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者七人。徐王府賓輔史仲彬、刑部司務馮漼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稱馬公。時稱馬二子。中書舍人郭節稱雪菴。時稱雪和尚。宋和稱雲門生。時稱稽山主人。稱槎道人。編修趙天泰、稱衣葛。稱葛衣翁。時稱天肖子。欽天監正王之臣家世補鍋稱老補鍋。鎮撫牛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其他如廖平、金焦、王良、蔡運、梁田玉、梁良玉、梁中節、王資、劉仲、鄭洽、何州、各徐散四方。踶爲應援。其姓氏爵里具核在錄中。皆革除志吾學編所不載也。　帝初欲依西平侯。

不可。欲依浦江鄭氏不可。史仲彬迎至吳江之黃溪。忽聞　成祖追彬勅命。　帝遂去。諸君子刻日訂期尋　帝于滇南。于襄陽。于重慶。于白龍山。于浪穹之深林。于逆旅之客舍。不遇。則泣禱鬼神。徧詢之樵翁牧竪。遇則或目成。或隱聲泣。或同宿。或分行。或行乞于市。或結草廬以待　帝。或懷粻糒以獻。　帝或紉衣補履以遇。　帝或病而旋殘。或合而旋離。虩虩索索。惟恐捕者之覺。而掩其後。抑何險也。又何慘也。昔晉重耳奔狄。從者五士。其餘不名數十人。齊田橫奔海島上。二客與五百人。

皆自刎。此二事嘗恨史佚其姓名。最爲千古奇痛。倘史公致身錄不存。即諸君子幾與重耳田橫客等耳。嗟乎。　建文帝生不望重耳之反國。歿不及田橫之王者葬。獨其竄伏崎嶇。能使二十二人者君亡與亡。君存與存。詭姓名。屏聲跡。歷萬里而不渝。誓九死而不悔。其竟君與臣兩全。七尺與十族無剮磔屠滅之慘。視黃練方鐵慷慨就死者。不更難乎。當　成祖遣尚書胡濙行遊天下。訪求張三丰。意蓋踪跡建文帝也。都御史陳瑛鍛鍊諸忠臣獄。凡有片紙株連者。小則誅一家。大則空一村。

瓜蔓之抄。殆無寧日。史公爲侂所訐。卑獄死。終禁不自明其精忠隱德。蓋如此。迄今二百餘年。史氏以家藏秘本。合于焦先生茅山所得。無毫髮差誤。乃不諱而行之。此天之所以哀憐 建文帝失國之無罪。又憐二十二人之泯泯無聞。而呵護此書以待史氏之子孫。弁揭于天下萬世也。致身錄一出。不惟見 建文帝得士之報。而 成祖亦且弁白殺任之名。其關係本朝正史甚鉅。故草莽臣儒敘其錄而傳之。

皇明應謚名臣錄序

武林林貞伯先生。博綜古今。而尤留心 國朝史學。每當簿書之暇。輒翻討朝家掌故。以及郡牒家乘。稗官野史之書。無不裒集而刪纂之。其富垂及三百卷。秘不視人。今所刻 皇明應謚名臣錄。特其史函之一耳。陳子曰。謚法。人主之春秋也。而貞伯得無僭乎。貞伯曰。僭者僭竊賞罰之謂也。今有褒而無鉞。善善長而惡惡短。猶然春秋之旨也。陳子曰。國制三品以下無謚。焉而擬及于下僚布衣者何也。貞伯曰。昔者范平以邑長謚文正。

康詵以隱君謚貞節。徐積以教授謚節孝。林逋以處士謚和靖。此非三品所得而限也。陳子曰。是古人也。而與今之制合歟。貞伯曰。陳獻章不謚文恭乎。胡居仁不謚文敬乎。今 皇上近典可按矣。陳子曰。此從祀孔廟兩先生也。而諸君烏得而盡擬之。貞伯曰。兩先生以空言錫特典。復賜上謚。而文臣勞臣與死節之臣。顧反俛首出其下。郎兩先生寧詎晏然而已也。此四科之所以列也。陳子曰。謚法。禮曹主議。史官主擬。禮垣主駁。閣臣主裏。夫既或治之矣。而子何居。貞伯曰。項者會議應謚諸

臣如伍文定等凡二十九人。而二十九人外。其遺者尚多也。詳于三十一年以後。而略于三十一年以前者。亦尚多也。議者議。擬者擬。駁者駁。衷者衷。迄于今寂寂如故矣。陳子曰、諸君子之子孫安在。而貞伯代之鳴。貞伯曰、子孫或束于禁例。不敢請。或貧弱不能請。或能請而挾故挾賢。最下挾貲。賢者厭其煩。苛者索其瑕。于是創爲五年類題之制。停一人而并罷他人。罷後人而并停前人。此其故。難言哉。陳子曰、乞謚者子孫。而壞謚者亦子孫。然則謚將終已乎。貞伯曰、烏可已也。生有號以法印也。謂日未出而明也。死有謚以法月也。月既入而光有餘也。日月可廢。則號與謚亦可廢也。特以愛憎多則不得謚。議論多則不得謚。長厚者少而刻深者多則不得謚。能察者少而衆好惡者多則不得謚。譜百年之故實者少。而狗目前之草野者多。則不得謚。甚矣謚之難也。陳子曰、謚難矣。盍亦私裁而私謚之。貞伯曰、柳下之謚惠。黔婁之謚康。出于妻。孟東野之貞曜。出于友。王通之文中。出于門生。朱穆之于暉。朱邑之于穆。出于子。秦法子議父。且不可。而況友議友。妻議夫。門生議其師乎。

嗟乎、公謚廢則私謚興。惡謚隱則美謚屈。貞伯之纂是錄也。一以發名公之潛。一以伸孝子之志。一以補金匱之遺。一以聽斧扆之斷。倘有宏覽博物君子。相與確訂而廣蒐之。諸公可以不死矣。若夫革除名賢。貞伯已列史函中。蔘夫人而皆節義也。則夫人而皆謚也。不具書。

康先生募勸義穀敘

古人備荒考莫善於李悝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朱考亭之社倉法吾朝師其遺意周公忱請建預備倉于州縣王公廷相請立社倉于村落似可鑒鑒施行矣第子錢家迫于漁利而緩于市義鄉豪不願倡姦戶不肯償社倉之法徒塗飯耳獨預備倉歲有積儲不出于官而出于贖鍰官欲取陳易新則米穀化而爲金錢矣有司欲不察之鐘胥吏填無厭之壑那移影射侵蝕支吾蟘蝗不在天蟊螣不在田雀鼠不在倉皆人爲之也至於水旱一來公私告罄攢眉束手付之莫可誰何不得已請賑請蠲皆能朝發而夕下哉即下矣司農豈能遂覆即覆矣臺察豈能遂行即行矣荒縣豈能遂勘即勘矣分數豈能遂核即核矣曰折曰帶曰停皆爲有田者設也而非爲無田者設也雖散粟煮糜僅僅博升斗簞瓢緩須臾無死其不幸而僵仆[illegible]沈藉溝中者可勝道哉吳家康先生江右大儒也經明行修而尤留心于荒政戊子歲大祲先生始而竊產繼而鬻召減膳以助之又籍其里中無告者泣呈之縣大夫須賑有差番數年而又有備義穀之舉府二千石仰楚中節縮飲食得穀百斛及來年再得百斛而又趾獨爲君子也爲募疏爲勸俗歌譬之星星之火似覺無多然炎崑岡灼鄧林皆是物矣陸賈尉陀之裝遁食三子以爲樂而不及族范希文義田贍族而不及鄉晏子內外待以舉火者若而人而不及荒康先生空山寒布衣周窮恤至乃如此豈非難之難者乎自先生倡舉後仲子穉與奉常少府諸君廣而演之遂成康氏義田乃辦立則自先生募勸始嗟夫歲不登望之君君聽高望之官官泄泄望之吏吏姦百出望之閭史鄉三老閭吏鄉三老多私少公則望之宗長者若使宗長者盡如康先生父子同姓異姓豈必報名于有司仰給于官帑上無踏勘查核之煩下無奔走候領之苦以族救族以鄉救鄉視州縣之預備村落之社倉名存而實亡者相去萬萬矣今士大夫腴田美宅肥馬輕裘陳陳紅腐之積動以千百計而坐視宗黨之尫羸瘠罷如路人如秦越對而不顰蹙轉睫不涕下者是皆康先生之罪人也帝臨下土必視其德之所施真僞廣狹以爲食報之遠近先生非牟

利非徼名非索報于鬼神上帝無爲而爲善之最大者也天胙後賢竟以成先生之志推此行之天下續命丹活人諸豈有量哉

俠林序

天上無雷霆則人間無俠客伊尹俠祖也子輿氏推以聖之任而任俠從此昉矣微獨孟氏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孔子一匹夫而創二百四十年之春秋知我惟命罪我惟命夫誰得而奪之若其墮三都郟萊夷沐浴而告三子直俠中之餘事耳太史公慷慨爲李將軍游說下蠶室一時無賢豪可緩急雅慕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俯仰悲悼作游俠傳說者謂此等儒不道吏不赦使懦夫曲士貌聖賢之虛名而不得爆然一見豪傑非常之作用有卿雲甘露無迅雷疾霆豈天之化工也哉人生精神意氣識量膽决相輔而行相軋而出于俠乃孝臣俠乃忠友俠乃信貧賤非俠不振患難非俠不赴鬬閱非俠不解怨非俠不報恩非俠不酬冤非俠不伸情非俠不合禍亂非俠不克古來自伊尹孔孟而後上至纓緌下至巖谷以及婦人女子笄髮之流何代無俠何俠不奇特未有拈出之以振世人之耳目者此洪世恬俠林之所由作也世恬新安有道士也家貧而行潔博學而好奇辛苦數十年蒐成

俠林若干卷街步走雲間以示陳子陳子曰人心平雷不鳴吏得賊俠不出客有俠俠有林似非世道之幸也吾私憂竊有二慕聖賢者學中行不得流而爲鄉愿又流而爲鄙夫慕豪傑者學任俠不得流而爲奸雄又流而爲盜賊君獨無慮此乎世怙曰此正余之志也余慕是書爲眞俠提榜樸正爲僞俠崚隄防耳自世之有僞俠也小則鬪雞走狗呼盧擊鞠謳囂叫嘯爲市井白徒惡少年大則探丸發冢煑海鑄錢結游徼爲聲援倚巨室爲庇蔭亡命山海流言輦轂刺姦司直莫可誰何而甚有士大夫非狷非狂不夷不惠外若披胆内實負心以此命俠乃郭解魯朱家鬼所唾也俠以忠孝廉潔爲根以言必信行必果爲幹以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爲英雄終神仙爲果雖未必事事步趨聖賢若以豪傑譏豪傑則索之俠林而有餘矣善乎古之狀俠也曰俠氣曰俠腸曰俠骨深沉摯歛如老氏之處柔伏生之不鬭而一然諾萬人必往一叱咤千人自靡惟天壤間大有心人正大有力人今虬髯蝟張鳩眼鷹視浮態盈于大宅惡聲沸于滿座吾得而相之吾亦得而易視之此不足以泚文士之筆鋒膏豪士之劒血迸以决裂四維抵觸三尺而已俠云乎哉俠云乎哉余少好任俠老覺身心如死灰頃讀俠林類盧岳道人聽下界霹靂鬪僮同嬰兒啼了不爲異然人間多有怖而失箸者則俠林震世之力大矣故諾洪君之請而爲之序

賀福建南大中丞平紅夷序

天王神武、震疊百蠻、凡日所出入之邦、皆納賫獻琛。罔敢有越厥志。自逆黠告警、內外單空、大中丞南公節鎮閩中、深維調募飛輓之苦、絕口不忍言兵、一切與吏氓綏靜休息爲主。會紅夷抄暴海上、勢難復逭天誅、公曰、此夷高準强眼赤髮、種落名號不載職方、部中舌人未嘗譯而問焉者也。邇來借市爲名、剽漁切旅、城城彭湖、三載于茲。福與漳泉之咽喉梗矣。前商公遣說士傳諭、旋去旋來、覩并負嵎、桀驁自若。蓋夷所恃者有三。一曰巨艦、其高如山、其駕海道如地。一曰巨銃、長丈有咫、能毒人于二十里外。一曰堅城、城則孤懸島中、艦則環匝城外。以火器爲長技、以酋長高文律爲腹心、以奸民洪燦仔池貴等爲耳目、以倭奴番鬼爲爪牙、橫行四出、莫敢誰何。彼直鷃雛視我、度不能出沒風濤、擐甲死戰耳。公赫然震怒、誓衆擣巢。夷遣燦貴等賫書至、獻番銃夷鳥、獻珊瑚明珠。公咲曰、聖王不貴奇貨、不寶遠物。蠢爾小醜、敢挾珍玩啖我乎。焚瑚斬使、無市法、亦無撫法。夷乃入犯中左、以扼我師。公容授諸將吏方略、鈎致二夷

艦、焚其一、燬其半、函斬六十餘級、生擒高文律以歸。然妖黨雖殄、巢穴尚存。公遴選千三百銳士、募漁師佐之、夜濟中洋、突入鎮海港、烟焰翳天、呼譟震地、前茅後勁、分路夾攻、又張左右翼、直據山椒、壘石爲城、以瞰動靜、而令游兵尾擊之、率沉之。忽見十三艦海外揚帆而來、夷可二千餘、倭可百餘、勢復張甚。公檄水陸並進、更番火器以攻其營、犄角以斷其援、樵汲不通、聲耗不屬、外艦猝不得泊、則孤城力不能支。夷始大怖、請緩師、請墮城、請遷信地、請歸所掠商人。公姑許以示羈縻、而高文律未燬之城樓、立遣健兒猱升而上、且曳且焚、而夷之巢穴一空矣。是夕大小夷船悉鳥驚鼠竄而去。此甲子七月十二日事也。功成以後、公區畫善後事宜、不欲上俘宣捷。識者曰、古戎夷不恭、則必戮之原野、肆之市朝。即水西東省、毛將軍且有近事、械送闕庭。況夷隣浙有鑛盜、粵有澳夷、相望有日本暹羅琉球諸國、伺釁覩變、恐生戎心、此不當宣示遠近、一張我武之維揚乎。露布馳聞、　天子御門告廟、優詔敘勳、各有差。初紅夷發難、或云許市便、或云聽其往來粵閩間便、公決策進

勦蹙之中流則裴晉公淮蔡之斷也浮一葉之舟破萬里之浪飛渡金門躬提桴鼓則祖逖中流之擊楫也入虎穴焚烏巢兵法所謂以水攻者强以火攻者明則王濬樓船之水軍也兵餉甲仗蒙衝游艇走舸之屬不請內帑不耗縣官金錢纖悉從部署節省中來則陶太尉之竹頭木屑也撤其壁壘燔其寶貨則張奐之馬不入廐金不入懷也來則拒之去則勿追談笑指揮戎索在手則武侯之羽扇綸巾也膚功既奏公遜之文武將吏更推本于前中丞商公直指蔣公辟封避賞則大樹將軍之不伐也公非惟不有其功并不有其穹名華胄剛經百煉氣備四時遠夷懾其英風諸執事服其德度詩云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其公之謂乎是役也行且盟河山胙茅土旌儒帥勸勞臣而雅非公之志也故福郡守陸公等徵文琢石敘公之憂勤機略如此若夫摩崖天齊可銘可書則有當代立言之君子在

賀郡司寇毛公奏績序

昔者王烈陳寔以義行聞太原潁川閭諸有爭訟曉譬曲直或望廬而還或至途而返甚且愧而請曰刑戮是甘乞勿使彥方仲弓知之及宋洛陽而猶有懼司馬端明郡先生知者夫諸君子第不過獨行處士耳今郡國長吏之化其權重於處士而諸逢掖之遵禮蹈義行已有恥豈恐遽出潁川洛陽細民下然畏彼而不畏此者何也則刑設而禮不足也郡司理毛公三載奏最先後積臺使慰薦剡牘以數十計皆交口誦公有大體有特操有沉識有兼才遠近讞牒悉絜平亭而余獨雅重公孳孳文學斷獄引經非近代名法家所敢望者夫古者禮與刑相爲表裏辟雍之設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士不帥教者以告于王王親視之國之右鄉移之左國之左鄉移之右甚且移郊移遂屏弗與士齒蓋議禮則刑後之議民則士先之子產鑄刑書而不恐毀學校者正謂刑以繩中人而禮以圉君子士君子若有廉恥重畏法之意父詔其子兄詔其弟朋友詔其曹偶老幼賢愚更相告語以足不入公府終身不見大吏爲吉祥

善事而刑不足措與競近士不古古所謂望庭而還及途而返者今且屣相躡於郡邑之庭里父老謹畏者竊竊指之曰夫夫也鄉校之雋也而所爲若是子與毋而在必且更徙而去之殹子賊父事兄事者五人姬公叱握執贄而朝者百人度一切閉門謝之矣毛公嘆曰此非士之過也有司一有輕士心稍可緣飾吏治者輒撻而手不復道而法吏則去士更遠即庭謁形神不相親而余獨否否公以名經術起家分校閩棘海內經生爭願式之知漢推毛公而公又雅意人才羣諸髦廩之宮而董之上下其文家被究者瀕之窶不能治家人產者恥之其風習太甚者俸上當道教誡之又捐俸及贖鍰以新學宮梓文正集創烈婦祠簡育擢秀之外輔之以彰教化俗其意表甚遠故士民之歌而誦公不減子產而其畏公知更甚於畏彥方仲弓邵先生之知也諸博士因善必子言信而有徵請以是賀公并上之司封氏

贈味淡康公序

江右味淡康公由瑞安調劇嘉善邑赫然著卓異聲得制詞甚殺武林二陸走雲間徵文陳子以賀公曰是中表兄弟張如斗如潘所轉屬也陳子曰浙中多態人巨公不他屬而徵之山澤之癯者何二陸曰吾嘗讀康吳蒙先生等義一編而異之其敘則子也子無辭初萬曆甲申康公試童子科值雲臺張公爲太守公與試移飲不入口力疾草二義納吏人手太守望見訝曰第三題尚未下生豈曳白去耶追之反讀至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篇曰逃天下者與天下絕逃天下於天下者又與天下同太守拍案曰奇士也更試之文立奏則又奇抵暮還署袖其文以示二子務令讀上口即之趨之越也又傳玩其文於逢掖縉紳間特拔爲冠軍於是曹耦物色公者滿戶外初則疑信參半已而心口無異詞聲價嘩嘩矣丙午舉於鄉張公備兵淮揚聞之酌酒相賀梓其文以行比南宮下第公歸內愧逡巡不敢謁第遣尺書報聞而張公已預勑閽者康孝廉至亟爲通不得已請門張公傾身相接談笑數日餘慰勞彌至及巳未

成進士張公先已溘逝矣四歲藐孤一棺淺土登龍無客庭雀可羅公千里專使捧辦香弔公些詞淒絕逆公李嘉善爲臺察於武林過張公家帶嚏饋奠曰昨暮夢升師門夢師肅衣冠坐郡堂余青衿長跽師正色曰子文字中是非未定其對曰如其卷是非已定矣旋夢覺兩頰猶有淚痕因執斗藩兄弟手俯仰熟視者久之修世講禮而退里中環聚擁觀者莫不嘆康公高義而且服張參知知人能得士也公與斗藩握手不忍別諄之揚仲堅欲携藩教之官署中藩難於去母而止又爲書

之孫覬進取至於亟問亟餽則又僂指難數矣公嘗言吾心制舉時火候適到非遇知已不能自信即意興亦不能自豪揚仲堅劉抑之兩公雖嘗拂拭羽毛至於解發挈攜遠縱霄漢載我以靑天之雲溢我以萬里之風獨張公一人耳夫大丈夫落落塵埃苦無根蒂低頭蹦首知遇實難故荅人感知報恩有如姚泓之省疾拜於床下者有如員半千何彥先成服畢喪者有如孔璠上書請謚請旌廬者而末世不祥甚則交座師彈舉主逢蒙之矢加於平生侍達之異知而不顧天下非咲者是

皆康公之罪人也呂氏曰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君子不與交友賢主弗內之朝司馬溫公曰背師賣友之人爲子必不孝爲臣必不忠旨哉言乎使世而皆康公若也翟公不必有署門書劉孝標不必有絕交論在三之義揭日月而明中天其關繫世教豈細故哉若公三載奏最則兩邑之尸碑後先臺察之荐牘故在不具書

賀錢公大拜序

今　皇上好讀史書焚香告帝手拈六相于金甌中吾鄉機山錢公特膺首簡歲在戊辰正屬龍飛紀元之始聖人在上時乘六龍以御天錢公應之矣往公侍神　熹講幄威儀凝重音吐安詳左右睨而指之曰此太平宰相也乃廷推兩格于鄉袞礼奪再忤于權璫公閉門謝客噤同寒蟬幾冷春明之夢矣　上忽遣使者敦召公于田間公辭謙讓未遑而雅意亦欲陳于一言之瘝于是親友彈冠者徵以詞賀王文成告楊邃翁云

君子之致權也有道示之無不受之量以容其情濬之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神之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此言似矣而非相臣之大根大本也根本何在曰清是已公生平狷潔自好未嘗先容于許史厚援于金張拔自　宸衷起家最稱粹白甫聞命即日榜示司閽四方士大夫還賀者納牘反璧秋毫莫敢溷公皆及途望廬而返公根本既清近能使一鄉藜藿不采遠能使百僚心神俱肅而何以權爲哉相臣府權其說始于鮑叔曰管仲之爲人也能不失國柄而后乃辨于王文成文成恨瑾焰甚張相非權不能充亂令　上奪威福之柄于婦寺之手以還之閣中又奪閣中是非之柄于稱功誦德之口以還之新執政救時者不敢權亦不必權惟有以公之清恕助　皇上之寬慈以公之清約助　皇上之節儉以公之清坦助　皇上之平康以公之清鑒助　皇上之精明以公之清謹助　皇上之兢兢業業舍一清而外豈別有謬巧卓詭之相謨哉即目前忠魂未盡褒卹繭籍未盡延登譽諸天地陽春之候草木怒生石可壓乎魚龍怒飛水可夾

乎特俟公入朝面　陛咨咨挽回調衆憤釋群疑雲霧丕待噓而消日月不待揭而朗風霆不待轟而疾得人者昌順人者祥人情平而天下靡所不平矣或曰剝復初交談何容易而余獨謂公之救時無難者在故公之清非脫粟布被矯情不近情之謂也清于家如晏平仲之三族萬石君之子弟司馬君實之僮僕何待公而始訓勅也清于朝如子罕之玉楊震之金鍾離意之珠璣何待公而始謝絕也無欲自無猜無猜自無黨無黨自無爭無爭自無事　上嘆曰爲君難已得公何難也公

亦稽首曰爲臣不易今得事　眞堯舜。局爲其不易也。君臣相遇、心迹雙清、亞相可上相亦可鹽梅可蓍蔡亦可行直道之三代可法成功之四時亦可而權何與焉大抵宰天下原有正局全局未論任先論清清人之所必不能清然後能任人之所必不能任塗最夷術最簡。公已預定于文正秀才之時。武侯初出草廬之日矣。況上且斬除穢濁以待公地乎。人種而我穫之。猶曰人所賜也、　皇上穫之而公食之。可不謂天授公哉。吾故曰公之出而救時無難也。

贈汪內史奉使五方序

新安柱南汪公、儀覲岸偉、深沉有大度。績文濯行。何太宰聘修銓部志、志成、典核精麗。拜文華殿中書、會殿工再新。催督綾紗。薛司空心屬公。推轂之。遂有是命。出使吳越閩楚豫章間。公至、松見郡邑長而後、謝絕供帳觴飲。及一切徵逐之煩。但杜門避暑而已。上下桀其不擾。爭挽行帷。而公以　王命不宿。別陳于首途。徵一言爲贈。今天下無地不難。無官不難。公上迫　簡書功令之重、下憫民間杼柚之空。心口齟齬。文牒往復。此役良非易易。而余獨私幸公華之大詩咏皇華咨諏謀度。爲我臣出使而作也。男子始生懸弧矢於門庭。以明丈夫有事於四方也。今公以才能奉使而當丈夫之壯遊。前有輿後有騎。所至兵倫曹伍。績食郊迎。既不煩躡蹻扶笻又不煩伐山開道。探奇弔古。見之謳吟咏歌。登必美矣望之謝朓興圖壁之宗少文哉。一快也。公負好古之癖。凡遇經畬史藪。以及竹簡韋編。靈文秘檢之屬。生平耳目所不經見者。皆得從容購訪而抄錄之。以腹笥兼笈秘書。其載籍幾與張司空李鄴侯等。二快也。吳越閩楚

豫章皆人才文獻所自出其間多名卿上袞潛夫大儒公加意延攬以展其識荊御李之誠小者資切磋大者告之當事以備　朝廷異日緩急用不勝彌生之懷刺張敬夫之夾袋乎三快也古人有言人生無他願願讀盡天下好書識盡天下好人遊盡天下好山水夫盡則妄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杜南公此行庶幾足以當之無負　王命無負異人異書好山好水硯嚴先生州有九遊其八相去不遠矣公歸以五方游記示余余當敘而行之以告夫環遊而咲黃鵠尺鷃而咲大鵬者公其以余言否

賀京山鄭侯榮封序

京山鄭使君宰青谿凡三月肅迎兩尊人至不再月又迎　封典至白晳朱衣搢笏馬上自郊徂邑麾幢笳鼓而前導之使君稽首面　闕謝邑人懽譟擁觀者以萬餘曰鄭使君官可及年少不可及也又曰太公年甫壯遂邀　天子之譽詞又適在予舍此二百年曠典異數尤不可及也使君少年能驚撣悍奴老吏尺能悚服士大夫之耆舊而賢者顧謂余曰濂洛書申韓法似不足以治天下莫若善推其情而設身處之蘊長公之文妙在得情乃理縣譜也念青谿貧凡有兩造不遣隸勾攝遣伍伯如期即止不株蔓不耽延立訊數言洞見其表裏毫末如法即止贖鍰榜之縣壁明示無所取如案具即止徵賦以新舊熟荒為差等如額即止使者之廚傳供帳不敢過益亦不敢過損如禮即止其他文學孝秀以秩奏為從容談說理解而服則篝燈講書即嚴寒竒暑永夜不輟聲其文自開自闔自靈自異不隨世笑啼其識度淹雅沖夷絕無恢浮鐃岸不下人之色操此治邑積而至上上考以疏榮其親庚何難者而交口豔羨

之何也。夫國家設封贈鼓舞忠孝內外莫皆緣人情而推之。然非三載最。不獲請。或挂彈駁不獲請。或臺劾薦而中丸之不獲請。或遷除舉而格于令甲不獲請。或不及與朝廷吉祥善事。不獲請。他人所羨。鄭使君得之獨易。又得之未下車未奏滿之先。此固藩臬諸侯所不敢望也。吾嘗嘆白頭下寮偃僂政事室押五道黃昏文書。內恐獲譽于宮府。外恐見詠于少年。此為親地乎抑隱恐為子孫丐蔭地乎。夫子而孫。孫而至于耳孫。當目不得見而耳聞之也。與其經營數十年後不可知之誰何人何如。鄭使君及身而榮父母。又何如。及父母之見在而以半通之綸三釜之養百拜而庭獻之。為快哉。使君曰。子產相鄭羨蔡不生。鴟梟不至。今我青溪之治何如僑。吾年雖少。視子奇十九治阿。周公瑾二十四而經略中原。則已老矣。早掇一命以榮親。寧竟僕始願乎。區區之願。懸三無私待民。懸三不朽自待。少而壯。壯而晚。度必大有所建明以報我　君父者。而今遂引美言兒市何賀之早也。陳子聞之曰。鄭使君不恃早達而期晚成。微庭訓不至此。英雄謹于末路。國手審于收局。松柏撑漢雲霞竟天皆以晚故也。而又何疑乎使君父子吾且以晚節晚福卜之矣。

贈何承雲序

士嘗言不爲相則爲將。乃醫則二者多兼之。相壽國。醫壽人。心相等也。三軍五旅。舉而委之將。四肢百骸舉而委之醫。任相等也。相調陰陽。將御中外。醫參虛實。功相等也。相者制治於未亂。將者圖變於預設。醫者知微於腠理。智相等也。夫醫一技耳。今且與將相絜短長而共低昂。得無重哉。余嘗心慕乎承雲何公之醫也。公克以醫世其家。家有藏書。咸禁方奇經。多秘弗傳。公受而讀之。裁以己意。核以古法。術益精良。而公之名日益顯于

是起爲景藩御醫。聲馳吳楚間。未幾南歸。而鄉之扶疾而顧公以起者戶滿屨矣。四方請藥者車塞道矣。公不問貧富遠邇。求即輒應。投即輒中。故上自薦紳先生。以及細民之家。每見公必拱手加敬。稱仁人云。庚辰秋。余抱病三月。幾與鬼隣。而復値母艱。內有哀痛迫腸。外有虛熱攻體。時命大謬。謂當已耳。適余恍惚中。若有以公告者。當是時。余未識公也。及公至。按而視之。洞燭如白日。投藥試餌。應手而愈。故自今循頂至踵。得與有生之樂者。孰非公所賜耶。然則公非直與將相等也。有將相不及公者三。將與相位尊驕倨。每倚富貴而羞貧賤。至疾若不相聞。而公以藥石惠及於匹夫匹婦。其不及公者一也。虛縻爵祿。執空文以網主上。無所稱塞。而公視人若視其身。治病若治其家。德不望報。報不厚責。其不及公者二也。將相不賢。或巧攖善類。陰發豪傑以快私意。而公于賢士大夫。保恤調護。畢其技能。有扶植上人之心焉。其不及公者三也。是三者。公得以施于一鄉。而不能施于天下。異日不肖者倘有進。則請法其意而廣之。公借其術以醫不肖之身。不肖借其術以醫天下人

之心。庶幾有以謝公也夫。

送黃樓岩轉海州學正序

古稱吏隱者始於東方生。生以歲星游戲人間。僅與諸臣騶肩執戟。浮沉俳優中。即日索侏儒飽。亦不可得。雖然社肉猶堪劒割。肉盡而事神仙辟穀之術。尚能却長安栗。以老令輦轂下食大官者。無不借金馬門爲吏隱地。乃進賢冠風塵不少矣。舉足觸途。動攖𧏊甲。五斗雖貴。不幾挾明月而彈千仞之雀哉。余謂爲吏者擇隱地。莫若郡縣師儒之臣。所謂潛見半之。處于季孟之間者也。括蒼樓岩先生禪御史公家教。以國事稱晚而好古

彌篤。益與時調多左。於是縱讀天下異書。交天下異人。凡一切軒冕及背細瑣尾。悉舉而擲之六合之外。曰。眞安藕絲孔耳。豈能著我鬚眉丈夫。吾聞博士有青瑣。請借作蓮花座。蓋登壇揮麈稱弟子師者再。而始授席華亭。公之師華亭也。名理則平叔避席。博物則公孫僑膠齒。談經則匡鼎解頤。五鹿折角。不言躬行。則蘇湖閩洛諸君之畏友。使人意銷。鄙吝爲谿。則公家叔度所難爲弟者。公之來不再期。進而叩公之學。如飲河。退而醉公之德。若飲醇。此豈可以一日去華亭哉。即按公以去百

里之地六館之席。何不虛左以待。乃竟以海州徃也。公嘗屏輿人訪余池上。強余復理故業。余曰。子大夫皆鶩鷄之腊。孔雀之脯也。而余以蔬笋蔘鮮濃肥其中。何所不可。公咲而出。公今腊脯乎。蔬笋乎。二者不可得兼。公中處而兩得之。信乎公之善擇術也。公忍其神龍之性。馴而豢一博士之祿。彼且猶請生爲海隱。視長安若腐鼠。于秋者名。五斗者酒。吏隱雖貧猶强於東方生索飽不得者耳。東方在。且掛冠金馬門。舍社肉還就公首蓿盤矣。況海州故仲尼遇剡子處。其俗淳古。又多白雀。公

攀帷橫琴。委蛇而談先王之道。天青月明。有雪衣翩躚舞而欲下者。又安知非華亭之雀也耶。公去有新詩。如秋水編。峰泖記者。其盛以古錦囊。勑足雀啣以寄我

晚香堂集序卷之三　終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記

重修范文正公祠堂記

萬曆甲辰御史馬公奉　命按吳中與賢執俗率先風化乃首謁范文正公先生于故祠仰視榱棟旁周門廡咸拼圮不治喟然咨嘆與郡守李侯謀所以新公祠者於是陶甓度材不半朞而告成公十七代孫士奉太學生允觀十八代孫諸生必濬率族之子姓再拜徵予文爲記因則御史公表章先賢鉅典予惟公事蹟載在宋史若歐陽神道碑考亭名臣錄不啻詳矣予則烏能記公獨念公少而孤貧塊處一室饘粥不贍進士解褐翩焉徒步歸及爲執政焚黃茹蘇僅搜庫緡以散親戚閭里知舊小有俸餘損置義田南園數畝地又推之以建郡學度公平生殆未嘗享有一日士大夫之奉者夫同一吳耳當時士大夫良田美宅與其人轉眄俱盡即其人亡其姓名存誰復爲之禮一瓣香薦一杯水者而公之祠至今獨存百世而後御史又相與撤而更新之

則士大夫不當以此易彼明矣公爲將相時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生祠祀公及卒羌酋數百哭如父齋三日而去祠滿海內一祠又何足爲公重輕特以吳故鄉父老丘隴所在子孫族食於義田者歌哭祠下公其責然而來思乎未可知也吳中祀典最著者泰伯子游暨公而三公遂罔贍旅舍宅建學有泰伯之心以春秋授孫明復以中庸授張橫渠又延胡安定入太學爲諸生師濬發道脉于濂洛關陝之前其功又與子游學道相表裏豈若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等乎御史特新公祠蓋推本公爲宋儒理學淵源之祖使吳人以公重吳俗亦以公厚凡士大夫有意收恤其族人而加禮於學校者過公之祠或尚有興起焉是不可以無記

求忠書院記

松府治之西有求忠書院者何爲特祀遜志方先生而創也先生生于天台死節于金陵於松何居曰松有先生後在焉後何居曰葉公瑛謝公鐸張公汝弼王公世貞詳哉言之矣且方氏手跡支譜甚覈而詳先生血胤在松則血食亦宜在松此特祠之所由建云當先生抗命時魏澤以刑部尚書謫寧海尉受詔捕方氏幼子德宗垂九歲澤匿之有台人秀才余學夔者乞食翔於市口喃喃唱歌以諷澤澤心動叱曰扶顛子去越兩日途遇歌如前澤知其爲義士也乃密托德宗於余入松江島嶼中歷青村諸鎮以織網貿米得活余又潛入郡屬祠部郎俞允護翼焉時任勉爲叅政家居聞之就見德宗德宗初引卻怖而欲逃勉出癸酉録示之知允與勉皆門生乃始安自此各爲異人陰相往來允妻以養女冒俞氏恐同姓貫禍旋改余轉遷白沙鄉而學夔亦遠適不得跡矣德宗三子娶俞生者友直友諒繼許生者友竹子孫繁衍具居華亭本末詳載譜萬曆己酉督學侍御楊公廷筠訪其事于松司理毛公一鷺毛公訪

之陳子繼儒得實楊公捐俸三百金馳檄立祠復其裔衣冠其大宗之孫顯節而祠尚有待也太守張公九德適至挺身許曰九德先生之鄉人也德而不任誰當任者天以方先生六尺之孤委之雲間昔日方氏之存滅在魏在余今日方氏之存滅在我有如聽其自續自絕自明自晦豈唯塗視方先生實與屠剪錮禁何異異日天子詔求先生後其安所置對古者愛羊及烏存大殼也子弟爲尸迎生氣也况以先生之血胤薦先生之血食肹蠁相屬夫寧不歆於是謀之華亭令聶公紹昌蠲吉鳩工莊嚴廟貌崇祀先生而魏公澤余公學夔俞公允任公勉徐公善安配焉構以重堂繚以峻垣翼以兩廡門敞而塀滌祭器而田備秋毫皆太守張公力也祠成之日太守以庚戌冬至率僚屬迎主入祠謁奠成禮士民樂觀者萬餘人及辛亥端午命陳子儒爲之記陳子再拜稽首而謝公曰異哉此舉昔者高皇帝以夏變夷文皇帝以叔代侄此古今一大鼎革也先生縗麻入闕哭聲震殿刀環築口批及兩耳收妻女亦十族市先生肉者賜之金發先生之祖骸而投之井此古

今一大慘也　天子與孤臣爲難豈趙朔李固比哉子遺所在前有賞後有誅蹋天蹐地晝伏夜行千鈞引緜所餘有幾此古今一大險也遺蛻不敢收遺札不敢藏子孫不敢自名其祖春秋家祭嘿對飲泣即有好義弔古之士疇敢向先生禮一瓣香者此古今一大變也今皇帝登極首詔表章諸君子復天台之故墟修金陵之舊冢請補賜謚而未及子孫特不知一塊忠義血正在松耳今二百餘丁悉復故姓退而耕鑿進而絃誦嚌嚌蹌蹌歌斯哭斯　九重無必伸之感而十族無必餒之鬼此古今一大快也忠義激而爲憤哀湘詛楚之詞非後史之所必及者與而先生俎豆儼然箕裘無恙以此調人鬼之不平而關百世之橫口此古今一大繼述也廟貌既新講學院中瞻仰先生則夷齊尚在同難者八百七十三人則田横五百義士尚在若親若余若徐若任則趙朔之杵臼程嬰李固之王成尚在此古今一大榜樣也先生爲浙中第一名儒爲　國朝第一忠臣而發潛闡幽訪求先生之後者則督學楊公自武林司理毛公自睦州太守張公自甬東又皆先生之鄉後進

也意者當年仗義共事諸公分身應現或抱孤於覆巢完卵之時或報　命于禁網濶踈二百四十餘年之後此古今一大因緣也噫此又古今一大奇也是故陳子繼儒拜命頷手而爲之記

重修忠肅于公墓記

萬曆甲寅、武陵楊公以御史奉　命理兩浙鹽筴、下車武林、首謁于忠肅公墓下、嘆曰、浙中伍大夫岳武穆與公鼎足而三、而公祠宇如陋巷矮屋、無論謁者傴僂几筵、有如公肅儀擁從出入廟中、詎此一丸土能容數百萬風車雲馬乎、於是捐俸、命仁和令喬君、鳩聚工料、式增廓之、而此祠歸然、遂成湖上偉觀、公屬陳子碑而記之、大抵忠臣爲國不惜死、亦不惜名、不惜名然後有豪傑之敢、不惜名然後有聖賢之悶、黄河之排山倒海、是

其敢也、既能伏流地中萬三千里、又能千里一曲、是其悶也、胥者土木之變、　裕陵北狩、公痛哭抗疏、止南遷之議、召勤王之師、虜擁　帝至大同、至宣府、至京城下、皆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此一見左傳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公子目夷令宋人應之曰、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執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又一見廉頗傳、秦王遇趙王會澠池、廉頗送至境、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絶秦望、又再見王旦傳

契丹犯邊、帝幸澶州、旦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帝嘿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三者公讀書得力處也、由前言之、公爲宋之目夷、由後言之、公不爲廉頗王旦、何也、嗚呼、　茂陵之立而復廢、廢而復當立、誰不知之、知之議、竟出王直李侃朱英下、又登出鍾同章綸下、蓋公相時度勢、有不當言、有不必言者、當　裕陵在虜、茂陵在儲、拒父則衛輒、迎父則宋高、戰不可、和不可、無一而可爲制虜地也、此不當言也、　裕陵既返、見濟薨、郕王病、天人攸歸、非　裕陵而誰、又非　茂陵而誰、明率百官

朝請復辟、直以遲晦待耳、此不必言也、若徐有貞曹石奪門之舉、乃變局非正局、乃刼局非遲局、乃縱横家局非社稷大臣局也、或曰、盍去諸、嗚呼、公何可去也、公在則　裕陵安、而　茂陵亦安、若公評之而公去之、則南宮之錮、後不將燭影斧聲乎、東宮之廢、後不將宋之德昭乎、公雖欲調郕王之兄弟、而實密護吾君之父子、乃知回鑾公功也、其他日得以復辟、公功也、復儲亦公功也、人能見所見、而不能見所不見、能見者豪傑之敢、不見者聖賢之悶、敢于任死而悶於暴名、公眞古大臣之

用心也哉竊嘗謂　裕陵之返國　高皇帝不殺元順帝之報也天生于忠肅以衛社稷　高皇帝廟祀余闕之報也然忠肅以讒死報何居夫使公功成身退老死故鄉亦郭汾陽李西平等耳鐵鏤之劒賜而胥濤泣風波之獄構而岳廟尊迎立外藩之寃訴而于墓慘公至是一腔熱血始眞有灑處矣迄今湖山之上古塚纍纍身死名滅不可勝計而東西往來于公之廟門者登故壠拊枯松禁樵牧哭英雄又非獨侍御楊公一人而已特侍御倡倖修墓甃勑楹宇垂百年餘而表章忠賢之典始備是不可無記

虎丘三泉亭記

吳人不善附麗山亦如之虎丘是也凡地勢相牽相聯若斷若續突爲崇山峻嶺紬爲蔓壑枝峯散爲飛泉噴湍多使人心胆震眩耳目旋轉而不得停大抵附麗者必高大高大者必險絕其勢然也虎丘前無援後無推孤行獨峙于平疇衍漾之中而不見有因緣攀附嶢聳刻露之跡其秀至今甲天下石平如砥泉瑩如雪陸羽張又新品泉而并之埒居第三與中泠惠山鼎足矣申文定自少喜登此山解相印歸數與故人父老觴咏其

上斟泉瀹茗欣然忘歸曰百歲後吾䰟魄猶應依此文定薨郡中業有專祠至是士大夫醵金考室復祠公于劒池之南雀潤之西曰公平康正直一生相業無所附麗而起此水此丘神所樂也祠非恰枕三泉寺僧久屋其上湫隘塵垢日月之光不射雲霞之彩不生同卿司理捐金錢施僧撤屋剗土土去而石根露石露而泉脉疏穹壁高廣截若刀削凡數百年鐫題字跡隱隱出嶙峋隙縫間禪窗懸崖經聲叟千樹杪石梁浮潤苔紋繡于水中周之以曲廊扞之以闌楯游者逡廵玩流憑三

泉亭而小憩焉夫自古有此虎丘即有此清泉石壁歲不絕歌舞太平日不絕品題名勝鮮有發覆䟽明爲泉石一洗塵土面目者有之則文定之同卿司理始搜剔經營則客周伯讓始文定有靈將無釋冠劍屏侍衛夷猶于亭之上下乎人靜山清花疏月淡公左挽顏魯公右拍蘇學士呼取閭閻健兒畫發魚腸三千試舞于鉄花岩畔生公說法何亂講經遠道士放雀陸桑苧點茶王家短王衡但令展衣掃石緶汲第三泉數斗作供難哉斯丘公舍此焉適哉同卿笑曰眉道人是語即文定當爲解頤請筆而記之

占星堂記

唐元徵以萬曆丙戌擢鼎甲第一以己丑奉 上命兼桐圭竣事鄭藩旋車華亭里里父老扶携子弟婆娑闕門曰是錦衣朱幡廣晳而白者非昔唐氏澹筒先生之子也耶聞嘗憶往事嘉靖間先生之堂落成其從弟鵬谷公安寢而夢有星岸然盤跚而走獨垂一印大如斗厥文則奇曰物子魁碧睛曈朧未髮葳蕤鵬谷公心動起告先生召占者卜之得鼎之六五鼎黃耳金鉉占者曰金鉉印纍纍也夫物也爲先生名物子而魁先生其有後後其居鼎之首天官記曰魁去海岱以東北也魁且建則桔離其在丙乎時未舉元徵及元徵弱冠雖時名噪起而家中落此堂寄他人手者幾二十年而今始克還舊物一如占者言於是繪以金書雕以藻文題曰占星堂而屬記于余嘗觀古今冊書以高科獲儁者往往必歸之讖符使匹夫匹婦震駭嘆羨以爲鬼神造化之所爲人不得而寘力焉然元徵之獲占于天占而適與吉祥合也易也第亦知天下之占元徵與元徵之自爲占者益重且巨乎當其爲諸生時肝腸清虛面目巖

冷以文章節義自任今出入中秘讀人間未見之書必將益大其所學以立朝中外之望夫枚卜則太乙星見綸宇則十八星見此侍清華之象上與精通又不見歷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星者耶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爲帝車運於中央三台明天下昌三台昏天下極斯固轉移於元微心上之斗而而星翁曆師之所不能占者也元微愼之哉昔于公之門爲高高王氏之槐焉而三以此方淡窩先生可謂世食其報矣顧斯占辭非吾黨所望元徵者元徵曰有

宦居卑碌無地起樓臺衣節不斂安得大厦千萬間蔭天下飢寒人誦周長孺之言勉之余喜而爲作占星堂記

觀濠堂記

昔摩詰圖畫輞川香山命篇池上皆以討天機于逝者井止托心賞於冷然有美吾師實弘斯理偶剪蓬蒿之徑漸成桃李之蹊止水一泓爲山半簣陽礎清淺花枝笑於鏡中雉堞參差人影行于樹杪曾月映柳見鷺在汀停雲淡而無言芳草凄兮不斷四圍秀色犁龍俳荔之牆一道晴霞霜暈芙蓉之浦枯蘭吐蕙橋木蒸芝神仙于此樓居大夫從之賦作醉來刻竹清歌散潤亂之陰倦以擬梧幽夢仗藝林之石夕陽殿角蕉葉扇而鬼

眠點雪鑪頭茶烟橫而窪避紅亭客散碧芷風生門設欲閉藤鈎半上凭軒踞後覩之禺隱几披龍馬之文身倚羲皇地隣濠濮登斯堂也盍往觀乎魚鳥親人鬚眉可鑑謙而善下含哲士之虛心淨以納瑕得碩人之雅量淡成君子信薦王公進退近乎中庸安流類乎無競浚懷觀道何如世上之風波抱膝鼓琴聊爾胸中之丘壑

用拙堂記

吾友杜玄度、所居有用拙堂、屬陳子記之、涷子咨其義、曰吾少而讀天下書善忘登朝不十年解綬歸善倦藥裹不去善病治家人產善拙與人游未知其眉睫喉嗉胸臆間事善憒憒蓋世莫余拙也雖然吾道是也昔者杜子美之句若爲余設者陳子曰、吾游千世而覺論語之爲拙書也參之魯回之愚蓋三致意焉何者、以其拙故也拙者以艮止以巽入以隨動以遯藏以謙始以泰終知此謂之至人而儇捷狡獪之徒顧反竊竊然咲之

庸詎知愚公之徙山不知卧游之適也陶長沙之運甓不知抱甕之安也何晏之談麈不如括囊之无咎也石季倫之金谷不如一瓢之屢空也謝康樂之挈稀捉席不如籃輿之真率也夫巧者以爲得而拙者亦未必失也拙者以爲失而巧者亦未必得也皆天也鵲之巢而鳩奪之蜂之餚而人共之然則巧勝乎拙勝乎善乎玄度之用拙也嗟夫蝸升而枯鵲噪而敗雀掉而驚鼠諳而獄猿捷而射人巧而禍才賈忌富賈怨辯賈辱宦賈譏使人人而玄度若也天下可以無事矣故曰太冲若盈大明若昧大巧若拙、吾願與玄度共勉之玄度交知傾海內名士、不索之記而索之陳子其真有用拙之意也夫

聚書樓記

聚書樓者、廬陵郭筆峯先生誦讀處也、先生有子章發、公以邑令奏最第一、贈先生文林郎、又奉　覃恩、贈南京吏科給事中、而學者祀之鄉宗、稱筆峯先生如故、先生髫年補逢掖食餼。十困棘闈。三冠副榜。晚以明經試　大廷。例得郡邑博士。竟謝歸。初居荷溪。再居新洲。及慶嶺。博綜古今典墳。而尤好坐虎皮談易。四方負笈者爭北面焉。得弟子脩脯以購書。不能購。則且借且錄。且綴且補。久之。凡案戶牖間皆簽銘簡冊也。結樓三楹題曰聚書樓。俯而讀。仰而思。遇有所得。輒吹燭書之。南面百城。殆無以易此樂矣。嘗考古今圖籍之富。隋嘉則殿三十七萬卷。唐麗正殿二十萬餘卷。宋崇文書院八萬卷。凡一切竹簡韋編靈文秘檢。或掌于宮人。或繕寫于四五品之子弟。或插于上袞。或懸官爵金帛廣募于四方。因有存有不存。而兵燹復出而亡之。不如民間之故家野老。猶有存十一于千百者。如廬陵郭氏是也。筆峯先生嶷然崖岸。取與迥俗。類太丘。而不顧市獨行名。好吟類元亮堯夫。而不顧市詩人名。獨其天性嗜古。鳩集異書。至不惜損衣縮食而聚之。玄泓在左。丹鉛在右。危坐孤樓。聲出金石。庭訓章發公。卓然巨儒循吏。大要從讀書得力中來。然莫敢取一縑一錢以獻。懼逢先生之怒也。先生家無長物。唯書在。亦無美宅腴田。惟聚書樓在。子孫有賢而文者。追維手澤。不忍付之頑鼠蠹魚饞腹中。會萃增補。當學鄭漁仲求書法。出入嚴。可以保存。曝涼時可以持久。當如黃魯直珍書法。銓次精審。當學宋宣獻校讎法。老年窮經。當學劉貢甫夾袋法。快讀當學蘇子美下酒法。至于舉子儼其辭。吾獨愛其意。舉子志科名。吾獨志道德。又當學筆峯先生課子法。審若是。郭氏之書。種寧歲月算數可既乎。雖然。書不厭多。亦不厭少。若欲誇籤軸之浩繁。裝裹之華煥。雖嘉則麗正崇文所藏。亦復何益。畢竟消歸自己。括爲王佐儒宗之物。則恕之一字。謙之六爻。論語之半部。已覺其終身用之而有餘。此又筆峯先生聚書之本意。而郭氏子孫能旦暮誦讀于此樓。書過半矣。故諾章發公之請。而爲之記。

飽菜軒記

吳長卿官灤州刺史、六月、當遷左軍典。忽索敝賦莫能支、以强直節省得罪去。移倅楚德安郡、郡圃蕭然、構新齋三五楹。讀書其中。餘地種菜鮮魚茸臙。一似野叟田夫之草[illegible]灌畦者。陳子聞而高之。曰吳子貧矣憊矣。長卿曰、人生衣食技足已。厚幸又焉有官俸以供俯仰。不爾。貧新齋、適成客路、花鳴鶴、聘數種書、門生問字、剪霜莖剡甲、共享之。不謂憶昔韓晉公一吏、冥司勅主人閒食料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旬支、六品至九品季支、料幾何。此鬼神所不甚吝、而食肉者𠍴不暇爭也。舜糗草、孔飯蔬、閔含菽、范斷虀、周顒之早韭晚菘、蔡樽之紫茄白莧。即聖賢豪傑皆然。況吾儕何人。而敢望五侯鯖、郎官膾乎。吾嘗笑何曾不食大官所設、滋味過于王者。李賛皇丹砂寶玉雜投羹、羹此復何樂。亦復何味。遂至恩入五欲甕中、幾老死不得出。二公有知、悔不作飽菜軒主人耳。長卿才甚奇、昔甚倦。胸中甲兵甚富、而能性安藿食、若將終身。頗得遷吏吏隱之樂。玄德謂張桓侯云、吾豈種菜者耶。長卿笑而不答

許秘書園記

士大夫志在五岳。非絆于婚嫁。則窘于勝具勝情。于是葺園城市。以代臥游。然通人排闥。酒人罵坐。喧咲呶詈。莫可誰何。門不得堅扃。主人翁不得高枕臥。欲舍而避之寂寞之濱。莫若鄉居爲甚適。吾友秘書許玄佑所居、爲唐人陸龜蒙角里。其地多農舍漁村。而饒于水。水又最勝。太公嘗選地百畝、菟裘其前。而後則樊渚水種魚。玄祐請甃石圍之。太公笑曰。土狹則水寬。相去幾何。久之、手植梛背桐鄉縱横。竹箭秀擢。芰荇蒲戟與清霜白露相采采。大有秋思。玄祐乃始築梅花墅、寶墅而西、華石爲島、峯巒巖岫、攢立水中。過杞菊齋、盤磴上躋、映閣。君家許玉斧遺小字映也。磴腋分道水唇、露數石、骨如沉如浮、如積如斷。躡足蹇渡。深不及踝。淺可漸家而流。香洞門見焉。嶮岈崖竇瘖疏明。水風射人。有霜雹虬龍潛伏之氣。時飄花板冉冉從石隙流出。衣裾皆天香矣。洞窮宛轉、得石梁、跨小池。又穿小酉洞。洞枕招爽亭。憩坐久之。徑漸夷。湖光漸劈。苔石纍纍。齧波吞浪。曰錦淙灘。指顧隔水外、修廊曲折、宛然紫蜺素虹渴而下。

飲透迤北行有亭三角曰在澗所謂秋欲半簾月春餘一面花是也由在澗綠堦而登濃陰密篠葱蒨糢糊虛巧嵌轉翠亭下亭投映閣下東達雙扉向隔水望見修廊曲折方自此始余榜曰流影廊窮窕朱闌步步多異趣碧落亭踞廊而西西山烟樹撲簷尾几上予嚮與元章欲結楊許碧落之游楊爲楊義許爲許邁亭義取此碧落亭南曲數十武雪一龕以祀維摩居士由維摩庵又四五十武有渡月梁梁有亭亭可候月客明澈遠縠紋輪漪若數百斛碎珠流走冰壺水晶盤飛躍琢瑩

渡梁入得閑堂閎爽弘敞檻外石臺廣可一畝餘虛白不受纖塵清凉不受暑氣每有四方名勝客來集此堂歌舞迴進觴詠間作酒香墨綵淋漓跌宕紅綃于錦瑟之傍鼓五撾雞三號主不聽客出客亦不忍拂袖歸也堂之西北結竟觀居前楹奉天竺古先生循觀臨水浮紅渡渡北樓閣以藏秘書更入爲鶴薌蝶幌游客不得跡矣得閑堂之東流小亭踞其側曰滌硯亭亭逶迤而東則湛華閣摩千章木之表下瞰蓮沼沼匝長堤而垂楊修竹茭蒲菱芡芙蓉之屬至此益紛披輻輳堤之東南陰森處小縛團焦鷗鷺鳧鷖若作寓公于此中旅坐不肯去此中桃霞蓮露纈綉綺錯而一片澄泓蕭瑟之景獨此寫出江南秋故曰滴秋庵笞王太史游香山欲與二三子作妄想若斬荻蘆敗壓盡田荷花使十五小兒錦衣盡舸唱采蓮詞出沒于青蘋碧浪之間可以終老今兮裕不妄想而坐得之且登閑門眺遠望吳門水如綠山如黛風帆如飛鳥市聲簇簇如聲屯蟻聚而主人安坐不出里門部署山水朝絲暮竹有侍兒歌吹聲左絃右誦有諸子讀書聲飲一杯拈一詩舞一棹泝洄

而遡之上留雲借月之章批給月支花之券砲笏以拜石丈拉索以謝花神此有子之白樂天無論取之李贊皇而不寫生豬不立粉本之郭恕先趙伯駒之圖畫也秘書未老園日涉石日黝魚鳥日聚花木日爛熳篇章詞翰日異而歲不同余且傚角里先生藤蘿豹席筆床茶灶卬君之園而訪焉相與唱和如皮陸故事玄祐能采杷菊以餉我否

梅花樓記

王元美嘗謂余。市居之迹于喧也。山居之迹於寂也。唯園居在季孟閒耳。然王氏之弇山在城中。頗環茀門遊觀者集。即主人亦往往杜門謝客。欲放而之於曠閒無人之鄉而不可得。余然後知園之與泉也。寧獨與其謀於市也。寧其謀于野。吾友范秉先有園在横涇野塘之南。去城十里而近。喧寂半之。因涵榆柳陰翳小池上。梅花兩樹。夭矯相對。蒼枝老骨。縱横屈曲。拂簷而上。其幹可抱。其葉可蔭一畝。餘其子可得五石。范子謂吾見梅多

矣。未有如此君之老而奇者。乃結高樓以臨之。獨與一二老衲。據虎皮。蔑倪嗚商樓而歌之曰。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已復笑曰。如李迪詩。不過得花之幽韻閒淡而已。吾家老梅。政如碧眼胡僧。修眉露額。又若毒龍怒虬。紛挐鬭於廣莫之野。攫爪迸鱗。鬼怪萬狀。度他梅詎足與此君爭勝哉。幾鍾背山之嘉樹。四賢祠之紫藤。差堪足耳。范子樓旣成。于是廣蒔霞桃芙蓉來禽之屬。以映帶之。池加闢。竹加徙。梅之爲觀日閑以敞。而陳子適來。陳子曰。吾嘗聞往年探梅者。過壽安寺中。寺僧爲游客所困。至伐而爲薪。而其次惟光福玄墓之傍。爲香雪海。漠漠數里。一快生平。然村人率以種梅爲業。不復有品題護持與梅花兩相韻者。古今梅花之知己。僅得林逋君復。後五百年而有范子。范子于此中瑰瑋野處。白板赤欄。朱簾碧幌。依微獨立于暗香疎影之外。何異處士孤山。所少者童子開籠放鶴耳。他日抱鶴上扁舟。逍遙花下。烟沙星渚。屈笛悠悠。有飄然被輕浪而出者。則陳先生至也。不煩報梅花。唯一枝以俟我

晚香堂集記卷之四 終

曉香堂集卷之五

記

貞靜庵記

古者聖賢惟有經世法女事內男事外虔修剛柔以佐兩儀之軌自竺乾流沙二氏之教興於是櫛儒冠而冠黃冠裂儒衣而衷緇衣汨流導源甚則閨媛閨秀亦相與結伴而談無生不死之理施叙金以布地剪纓錦以製幡貝葉蓮花盍半屬優夷女道矣是庵所棲爲諸女眞焚禮禪誦之所二六貝梵韻於樹端燈光熒熒丙夜

不息可謂旃檀之香林玻瓈之寶地也陸宮保先生以三教能象爲大總持爲大護法遂以貞靜命庵夫堅固清淨天地之體也惟貞故獨立萬物之先而不離惟靜故獨當諸塵之后而不擾既貞且靜可以定覺海之瀾登道岸之筏撤無明之網探罔象之珠何者生死二緣本無定體而妄者以情識風鼓之心慾歕吹之勝劣頓燃忻厭交起故空中粘縛夢裡山河遍滅遍生終無了際此不貞不靜之所致也諸女眞苟能思維此義則一彈指間金粟玉宸宛然接影蓬珠之宮兜率之院安知非是庵也耶答散花天女欲轉女身尋覓其身了不可得而三山五岳之巔如金母魏夫人踏白雲而策青鸞者孰非昔日閨閣之淑女哉余故記之於此以俟他日庵中人道成梵笈金書與諸上眞共載其姓氏云

游桃花記

南城獨當陽城下多栽夭花花得陽氣及水色大是穠華居民以細榆軟柳編籬緝牆花間萊畦綰結相錯如綉余以花朝後一日呼陳山人父子携酒提小榼同胡安甫宋賓之孟直夫渡河梁踏至城以東有桃花蓊然推戶闖入見一老翁具雞黍餉客余輩銜篚前索酒請移酒花下老翁愕視恭謹如命余亦不通姓氏便從花板酒杯老饕一番復攀桃枝坐花蘂中以藏鈎輸贏爲上下五六人從紅雨中作活轆轤又如長猿狂鳥探葉

窺果惟愁枝脆耳日暮乃散是日也老翁以花朝爲生辰余于酒後作歌贈之謂老翁明日請坐厄廁爲壽叶四日余與希周直夫叔意挈酒榼甫出關路途得伯靈子猶拉同往又遇袁長史披鶴氅入城中長史得我輩看花消息遂相與反至桃花溪至則田先生方握鋤理草根見余輩便更冠出肅客客方散踞石上而安父賓之巽仲父子俱挈酒榼佐之董徐何三君從城上窺見色爲動復踉蹌下城又以酒及鮮筍蛤蜊佐之是時不速而會凡十八人田先生之子歸駢爲十九榼十一酒七八壺觴酒屆與信花醉客醒方若鐃鼙相吐忽城頭以長綆縋酒一尊送城下客則文卿直卿兄弟是也余輩大喜賞爲韵士時人各爲隊隊各爲戲長史伯靈角智局上紛紛諸子飽毒空拳王人矮短耳長龍鍾言笑時酒瀝尚餘乃從花籬外要路客不問生熟妍醜以一杯酒澆入口中以一枝桃花簪入髩角人人得歡喜吉祥而去日暮鳥倦余亦言旋皆以月影中抱持而顧視紗巾縹袖大都酒花花瓣而已昔陶徵君以避秦數語輸寫心事借桃源爲寓言非有真桃源也今桃花近在

城闉無一人爲花作津梁傳之好事者自余問津后花下數日間便爾成蹊弟賞花護花者舍吾黨后能復幾人幾人摧折如怒風甚雨至使一片赤霞闌珊狼籍則小人于桃花一公案可謂功罪半之矣

微道人生壙記

修微姓王廣陵人自幼有潔癖書癖山水癖自傷七歲父見背致飄落無所依眉撫間常有恨色已奉竺乾古先生之教刺血寫小品經間讀班馬孫武書人莫得而狎視也嘗行靈隱寺門見白猿坐樹端迫之展翅疾飛去包閎夜半有兩炬炷射窗縫上諦視之虎也修微挑燈吟自若其詩詞媚秀幽妍與李清照朱淑真相上下至於排調品題頗能壓倒一座客慕翰墨者輻輳案前如農訴水旱修微攢眉應之擲筆出避西子湖避鄧尉山避廣陵尋覆兄栺其父埋骨處仆地哭失聲延僧作水陸道場凡十五日以薦父靈笥中綺繻環瑱隨手立盡矣修微飯蔬衣布綽約類藐姑仙筆床茶竈短棹逍遥類天隨子謁玉樞於太和參憨公于廬阜登高臨深飄忽數千里智能裕足膽可包身獨往獨來布帆無恙既歸出楚游稿示余氷雪淨其聰明雲霞汰其粉澤抑名山大川之助乎修微曰自今伊始請懺從前綺語障買山湖上穿容棺之墟葺屋藤床長伴老毋豈復問王孫草劉郎桃蘇小小同心松栢哉予曰今君才貌兩臻

人間所罕出世之盟將無太早修微曰噫是何言孔雀金翠始春而生四月而凋與花蕚相衰榮每欲山栖必先擇置尾之地然後止焉然禁中綴之以爲帚蠻中采之以爲裘甚有烹而爲脯爲腊者色可常保乎鸚鵡聰穎慧利洞曉言詞官家奇愛之或教詩文或授佛號而未免閉于金籠搏于鷙鳥則韻語又可常恃乎予嘆曰常情仕諱歸年諱老而修微少不諱死死不諱葬昔者淵明自祭樂天自銘司空圖引平時故交痛飲生壙中三君子以後鮮有嗣續高風者修微莛視死生如晝夜寒暑之序女史乎女俠乎生壙成諸名士爲彈孔雀經數卷供鸚鵡舍利十餘粒幷穴置其詩稿百餘言眉道人爲之記

曲周縣趙大夫開渠記

開渠古法也農天下之本農重則水田重水田重則泉流灌浸以育五穀而渠更重古有堰渠使有都水備使者則其官也置碑置碣置斗門則其規製也史渠白渠鄭國渠浚儀渠之類則治水者之成蹟也王介甫好興水利自熙寧三年至九年穿渠凡一萬七百有餘蓄路鑿空應之多詭而少實吾朝重河不重渠行河使者歲糜水衡錢無算而渠則委之郡邑長曰有司者治之耳有司秦越視民强半掩耳掉臂去卸遺椽相視畜泄啓

閉興復之宜曾有幾人哉獨曲周邑大夫趙公則異是曲周者滏河繞城而曲周之故邑以得名其水去邑十二里自西北東漸近閘之東閘稍北置閘導滏灌湟俄有漳水闌入之漳性剽疾而多濁石水常五斗泥非特淤閘行且城患故寧涸湟無敢通滏水者垂二十年滏水不通則鹽井苦澁之味無以解緩而食之往往得病趙大夫流覽慨嘆此水泉上腴而湮爲惡田汚池可乎乃乘築堤之役緣堤爲溝建二閘於漳所不到之處一截河一倚堤而滏水從此滿湟矣有青烏家過而相之

曰此城外河内渠水坐巽入文運其昌乎利一清流匝城魚鳥下上蒹葭采采荷葉田田利二有土可耕可稻有畦可灌可蔬利三避鹽井飲其泉如去壅而疾蘇如出否而嘗潔利四上不關領詔書下不科配丁夫錢穀勒誘子來畚鍤雲集利五此數利者皆大夫閔閔皇皇朝不朝夕不夕經營擘畫以底于成厥績偉矣大夫父中丞叔太宰禀承家法不察察爲明而有大臣風骨在邑五年修學城城新壇壝廨社學兼置田以助其歲餼而開渠特其善政之一耳陳子曰嘻無輕視渠也吾讀書

喜揆僻事漢潁羨侯信嘗置一門三堰于舒城河渠書不載劉貢父爲廬州從事見此始表而出之魏築千金碣五龍渠立一石人若腹若東西脇皆有記其略曰后當興工宜就西磧故書之于石以遺后賢古人不忍輕毀故渠并不欲掩作者之姓名慤如此今曲周渠成雖趙大夫不伐功不市名而畜泄啓閉興復之故不可不以盡告后之人后之人約束而擁護之以無忘大夫之艱難雖世世名趙公渠可也故諾銓部劉公箋蔡其始末而屬陳子爲之記鐫千代言之石大夫姓趙名徵

號芝庭萬曆丙辰進士山東掖縣人

青浦河工告成碑記

往東南三歲旱潦。 天子宵旰而思所以紓萬姓之急。部臣上書無若興水利便。而恪恭不二。明習於水利之政者。度無踰按察許公賢。于是 天子顧太宰爲敕璽書 賜公。顧大司農爲辦水衡錢二十萬待公。顧大中丞直指使者毋有所梗制。而務協濟公。公至之日。卽召諸司及鄉父老計之。曰河有幹有支。幹者導江河之水而注之海。以通漕便商。支者麗于田。而令溝澮洫且蓄焉。使旱不至於龜坼。而潦不至于黽歷之沒。幹毋也。支子也。子毋灌輸而水道得矣。公之功肇於戊子之歲。而迄於庚寅。跋朮霜沐風雨。凡課督於三年。而經營於四郡之內者。卽毫髮無遺力。故百姓踴躍以聽。鼛鼓其費半而功亦倍之。某間嘗詢諸青浦鄧君。君爲余言公治河狀。公所濬支浙橫歷諸浦水爲幹者。凡九。其附庸於幹以爲支者。凡七十有八。橫縱爲丈者三。深如之。加尺者五。金散者三千八百有奇。餘以付邑吏莞庫之鑰者。百有九。公挾四千之帑藏。務爲節縮。工食其功。民食其力。彈指而成百世尸祝之業。舉青溪而他邑與郡可知

也蓋公往嘗承　上命持節佐司空治濟漕成　上為賜黃金還僕卿矣今從而治吳此何異一臠之炙而烹之函牛之鼎哉雖然余則嘆公之於是役也有五難漕雖鉅上有司空次有御史大夫可以借箸於諸賢而仰成於主者今一切拮据公欲以身悉肩之難一　上重國本瞻焉南顧悉國家之力以與漕敵而不敢愛內府之蓄及數世之積以事功臣今許公水衡錢二十萬業請其半半則部使者扃不與矣難二調漕事日上　天子心動謗者抱樂羊之書而不敢獻今吳遠在千里外

未悉其勞苦端末而群咻隨之難三歲祲則可歲荐飢而舉大役議者謂疲民不可以重勞災地不可以處衆寬之玩生急之釁起難四漕河無中制而公自監司而上有所咨啓其可可否否必冊報兩臺以奏徼于朝難五夫公負天下之五難日夜惴惴惟簡書之不力是懼而不知公之深者亦妄擬以中之或有所梗而未必卒竟其成乃公以孤忠結　主上以朴誠結諸臺而以一念之勤苦涓潔結士大夫百姓之心從容委蛇上不疑下不叢廣於收功而約于較費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夫上之於河急在北則借公於北急在南則從公於南公之身如轆轤而其談咲以奏功名亦如形影之必赴公今者豈特獻最而被玄圭之錫卽往日佐漕小中貴語而不得暴者今竟白矣夫東海衣履天下為朝廷外府漕其喉領四郡之支幹譬尾閭也尾閭淤蟄雖有喉領將焉用之然則公之績在天下豈特世世以襟帶吳之人也哉鄧君屬余記之余雖鄙不容無言稍倣太史遷河渠之遺以勒之石

浙學憲孫子長先生去思碑記

孫子長先生督學浙中、皆推爲人天師、微中書語、旋請歸、臺使者駭歎堅留之、將疏聞於　朝、而先生按浙行矣、行之日、士民挽轅攀帷、尾送渡江不忍別、既別、猶戀戀不忍釋諸懷、乃謀俎豆先生于專祠以志永永、王子陽云、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余則曰、士者傑而不可勝、慧而不可欺也、孫先生何以得此於士民哉、先生嘗爲吳興掌故、又以戶曹郎推擇、出守撫、愷弟廉明、強半與越人習、習公者聞督學命下、喜見鬚眉、已又

握手相戒曰、孫公天下正人也、勿私謁、勿以非禮干、干之如捫數千尋鐵壁耳、先生下車後、其詗察加詳、而言笑頗盻、亦加峻、諸生有五人連名入溷郡邑長吏者、黜、有赤舄華裾、格五博六、浮浪少年場、睥睨狹邪徑者、黜、有自詭名豪健俠、詼孫吳鬼谷、妄引非聖之書者、黜、有挾權要之關說、倚書吏之掉弄者、黜、其他挺辭權貴、痛絕鄉筒、大索神姦、窮搜弊竇、自先生以及郡邑之長、不唯同心、而且苦心、不唯無遺術、而且無遺力、夏呰燭妖、秦圖照膽、無加於先生矣、彼言者何爲哉、先生榷稅滸墅、曾節五千金助餉上疏、委宛不例後人、以此思清、清可知也、太守謝客、有署門之詞云、齋頭脫粟、詎可留賓、嶺上白雲、豈堪持贈、簿書鞅掌、不能代湖山而稱主人、闤闠蕭條、不敢朘膏脂以供顏面、客避之、多及門叱馭而返、以此思嚴、嚴可知也、先生唯清嚴、故無欲、無欲故無情、無情故闢謗能無辯、去留等於閃電、毀誹付之飄風、迄今含沙鬼矢、不能秋毫有加於先生、而俎豆尸祝於行後者、則士民如出一口、越君子之言曰、吾聞學者通、利則思師、說義則稱師、說不稱師、命之曰叛、賢主弗

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昔季償等二百七千餘人、有詣朝乞留陽城者、漢諸生千餘人、有陳元上書追訟歐陽歙、平原禮震年十七、願乞殺身自代者、古弟子不忍叛背其師、乃如此、今孫先生文章典麗、局度宏雅、銜鑒精微、清如水、執法如山、而突然抵巇於無端風影之口、吾等豎儒、上媿禦侮之子路、下慙城歙之門人、所恃藉手以報師者、唯有捧土築宮、生祠先生於西湖耳、初先生覲闕、士民走群望、祝之多男、壽舉雄、先生笑曰、吾子生、武林武林人、亦我赤子也、第守郡肫肫如慈父、視學

則教戒肅括凜凜如嚴師既稱得士心又稱得大體恍斯服服斯感感斯憤憤則不平之氣與不忍別之情心口約結而不得宣其在代言之石乎故建祠學慈寺西特揭貞珉以志先生去思而徵陳子爲之記

松董漕方公旦心遺愛碑記

郡丞旦心方公由壺關令移劇洪洞其異績載在百政錄庚戌業已下尺一徵公需次爲臺諫會有沮公者出丞吾松洪洞百餘人走京師上疏攀留訴太宰與前不報明年公董漕入都洪洞人猶尚在當除夕釀錢刲羊豕獻公公麾之曉諭數四乃散去其爲人思慕若此公下車松郡旋領漕事漕竣拜南司農郎而松之思慕公不啻洪洞也則相與奏牒鹽臺楊公公將命樹碑鍾賈山之道左是地也軍民漕艦之所必經華青送迎之所必駐里道均耳目集斯碑之最壘鄉乎諸紳耆父老屬記於陳子陳子嘆曰江南之俗凡司理邑大夫被徵者道有碑像有祠蓋感與攀俱焉若方公而繫去後思其三代直道之遺哉公治行最高而處公郡丞則最屈非有輕去其官之心則將更絃而鼓善刃而藏猾猾焉以刻日待遷而已何知漕事即漕事簡者厭其煩文者厭其俗弛肩掉臂而去之已大幸又誰肯爲百姓必然之畫者乎而公獨否否蓋國家之漕有二軍漕以備九大鎮也民漕以備六宮百執事也等王土也獨江南五郡

之民走三千里外轉二十一萬四千八百石之粟此于役最煩等郡丞也獨公轄五十八艘粟四萬餘石此於江南丞最苦何也有丞名而無丞實有漕害而無漕利故也公每論及此輒慷慨任曰孔子敘政曰食曰兵曰信而食先之唐關中時斗米千錢韓滉運百萬斛入朝德宗與太子動色相賀則漕豈細事哉漕弊久爲民困唯弊端清自君子弊孔塞諸小人而轉漕始稱便耳故事漕額水脚之費每艘八百餘金邑上之漕大夫漕大夫以次分之鄉賦長公曰此邑事也檄使盡罷之毫髮

不以染指此便於在家者一故事民漕苦軍橫苦暴關公力請之當事軍不敢虐民關不敢苛稅不查驗不車運而吾松超爲首者此便于在途者二故事內官監與局庫倉場誅求無厭而公挺身先之或轉相居間耗贈比他艘獨輕交納比他郡獨易其便于在京者三而公不止是也公堂有禁公費有禁交際雜儀有禁胥隸横索有禁即筆楮薪蔬之屬絕不煩之鄉賦長民便公因俟溜滑法一變即漕大夫之故習亦爲之一變矣公非爲是激啖也蓋此運之難獨五郡知之海內不知也獨

漕民知之即五郡士大夫不知也獨漕運丞知之即他丞不知也以不可知之役而加之以不可期之程風濤不可測之險與公私不可貲之費非公推心置腹于諸苦中漕其能濟乎公頻途既久往往不給或轉貸故人甚則典衣鎔帶童僕不堪其憂而公略無感慨不自怡之色且曰人情不甚遠諸役人家豈盡陝即父母妻子之慮豈盡恝然其勞苦當百倍我耶泉聞之皆感動泣下而公又著爲感動要略凡苦不能盡言言不能盡竟者燦然筆之於書謂即此是真學問即此是真利濟即

此是真忠愛雖舍清華而就冷署舍冷署而就水濱井之矣噫公真聖賢豪傑之用心也誠廉吏也歟哉公文章高古酷類荀管所著有心問皆先賢所不經道暇則與文學子弟揚確古今人甚懷之治郡攝青邑篆聽訟徵賦皆有惠政而漕爲大故書其大者張之道左自公漕後邑侯與漕大夫皆相約却恒例不取一錢公剏之也則碑去思宜自公始

青浦令賀公鼎聽去思碑記

青浦剏邑以來賢大夫可指數而無若獲鹿賀公最眞聲實跡著主計者僅拜刑曹郎老稚走相告詫謂無天公率諸生拜祭海忠介祠而別攀帷縶車者追送及數百里外公何以得此於青人哉青之始邑也華亭上海割其疲壞之最下下者最爲邑其本原業已瘠弱他夜從而漁獵之貌雖類中邑而元氣索然槁矣吾鄉宦于朝者特推擇賀公來公下車甫病瘵又迫於朝天之期不輕見短長已覲畢還邑精采百倍曩時且倍於

東諸侯之最有聲者老稚喜可知也公早起坐堂皇左右却立案側屏息堦下鮮有抱不急之牘溷公押署者訟牒即屬本訟人刻日追呼不遣悍隸聽其束身自詣即止徵比錢穀不煩鞭箠能如期如額即止編審十年里排不設公正主戶役客戶貼銷其貧無衣食者使無困即止監司臺使者至不朘民膏血以飾廚傳供帳第不失禮不得罪即止士大夫往來獻酬不令喜不令怒即止文學孝秀季有試月有會爲程其秇文高下使虛往實歸即止漕粟官民屯悉貯於倉粟糅雜責在民耗抑勒責在軍不分左右袒軍與民兩平即止其他縣尉而下肅括惟謹無敢輕用非刑者輕繫囹圄者輕出自稟市物及勾攝人者而上下晏如矣曾見公兩年以來有片紙隻艇下村落乎有胥隸徵索豚蹄斗酒乎有累日積旬匍匐訟庭乎有破碎大家乎有械縛單戶乎有胥人奸糴笑乎有博徒囂飲惡少年舞於市乎有子衿私請恩澤乎有兵將訴餉非時乎上官以峻檄下公忽怖顚要以其言嘗公勿受吾愛我聞吾用我法操眞實心行眞實事而青邑號稱治平且以其暇修樓櫓葺樓

梁以及海忠介祠又以其暇撰史論搜剔古人之心腸以洗開士子之眼目公精神何其整暇而青邑之元氣何其休養而生息也以青邑醴泉治狀合爲卓異誰不以銓曹臺省望公而公竟擢刑曹去公論爲憤懣不平而公功名甚淡意色甚夷願瞻邑士民號啼攀戀之情獨有不忍遽釋然子懷者而青士民豈能頃刻遂釋公哉公瀕行之日不取青谿一錢一縑至貧不能治裝老稚嘖嘖奇之及聞其尊人爲繕郎董兩宮之役所省金錢一百五十三萬餘特與執政中貴抵左其官而乃知

公之宦不求達徑廢不市清名蓋本之歐山先生家教然也故樂石記諸能言之石以志去思并以爲 後之司土者告焉。

耻香堂集記卷之五 終

晚香堂集卷之六

壽言

壽少師申瑤翁八十序

甲寅秋吳門少師申公壽八十大學士葉公具題與歸德沈公並請 上即俞旨下璽書特使馳問公於家益自升儲及上慈聖徽號與今而三矣吳中楊去奢葛震甫諸君子屬不佞儒一言以佐觴余惟公七十時朝野薦詞于公者幾無所容祝儒何能更加於縉紳先生而竊以救世玩世出世之說請爲公奏之當江陵秉軸操

上急操下嚴自公稽首歸政而君始君相始相六曹始還爲六曹九鎮始還爲九鎮河不主異議而淮黃之安流如故邊不主挑釁而虜王之堅款約如故金不采稅不榷中使不橫出而山市寧敉如故儲事有累揭而不顯諍而宮府父子兄弟之間其吉祥如故此公之所爲出而救世者也公二十有八而爲狀元四十有四而拜相五十有七而辭中書政事堂安享林下者又二十四年所矣曩時或考滿賜宴如天神或賜答 御書如朋友或面承 召封于 毓德宮出示 東宮諸王子如家人骨肉而公則避寵若驚受之而不知盈也晚年閣世彌久感慨彌多屈指辛卯後之宰相壬戌後之狀元且不知誰菀誰枯誰修誰短而況區區穴中之格鬪變下之誶言曾何足以辱公之一吷哉即受之而不加損也此公之所爲退而玩世者也大抵江陵之局一變而爲名法家故救世者莫若以寬和近年之局再變而爲縱橫家故玩世者莫若以談笑夫以談笑爲玩世如大人長者而當嬰兒則與之爲嬰兒而已若此者豈特可至長生雖謂公得道可也近有人自洛中來言歸德大

學士沈公年甚老甚健而事亦甚奇家有五愚公社曰守株曰移山曰刻楮曰揠苗并公而五皆圖畫壁間有門生故吏至則拉入杏花酒肆中或與鄉父老賭博餅餌勝負以爲樂此尤玩世之雄者而公特不如此之不恭耳舍歸德而外則有雲棲老人雲棲于世福自願其日減申公于世福人願其日增及今皆八十而增減之味俱已覺矣則公之轉救世而爲玩世轉玩世而爲出世豈肯落裴公休趙公抃兩相國後哉申公曰善甚矣子之老而進吾以道也爲辴然斟酒三酌康爵而退

壽敦五孔先生八十敘

乙丑、　皇太子誕生、太史玉横孔公奉　詔書頒示江南江右、還壽太公於里居出而仗節入而介觴鳴玉佩魚鏗然委地遠近聞而艷之比埒邪君具牛酒鄉紳具羔鴈父老子弟芟除洒掃逆之境宗長聚族逆之郊有洞庭孔介孺者太公族也走請陳子請爲祝詞往介孺客蕪湖遇長公泰華授經曾氏按譜相質同出曲阜端友公爲端友生三子長居衢州次居句容三居洞庭自是泰華介孺敘年爲昆弟行太公往來京師數向蕪湖

訪介孺而次公則魚服雀舫直覓介孺於洞庭山中遊四日乃歸其敦族最爲篤摯每爲余言太公廪廪有道君子也孝友慱聞有行義取予不苟以明經官蜀中隣水簿清節著聞三年拂衣去去之日棧車羸馬槖裝蕭條邑人嘆賛不容口曰丞簿匍伏大吏堦下往往類寒蟬凍蠅而孔公此行如青鴻黃鵠翔于霄漢豈可羈紲哉願伐石建祠俎豆公于永永而太公則逶蛇謝曰吾非恥折腰小兒第我家五男兒頗出杜少陵陶柴桑上又何戀區區五斗爲也未幾長公泰華次公玉横先後讀中秘書青城靜父皆食餼才名互相甲乙武庫經笥家駒國寶裒然萃于一門而太公又以　覃恩鉅典封如次公太史官得　天子制詞甚美仕兼吏隱詞有豐碑清畏人知家無擔石眞言言實錄也太公居恒課子文章欲其根本六經德業望其師模三代端言蝡動俱無愧于孔氏之家法而後即安今次公簪筆經幃銜文場室啓沃皆第一法言甄拔皆第一名爲高山大川之局量金鼎玉鉉之聲華業已揭日月而懸人間矣有如操太柄決大事收攝人心休養物力以清靜和平之福

還之朝野以康寧仁壽之福分之太公謹四知提百忍聚太上之三立演謙卦之六爻止沸止囂去羨去泰即春秋八十猶彭錢之小年也昔蘇老泉與子瞻子由同入京師歐文忠韓魏公奏其文於朝僅除著書郎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而止孔氏二史不減兩蘇而太公笑擲雞肋食報鳳毛朱黻方來黃髮未艾視老泉先生所得不更饒乎老泉蘇氏族譜雄徤俊偉光輝明白讀者吾其本本原原有孔子孝友爲政之遺意今太公邂逅咲談忽得洞庭句容二派合爲南宗凡與介孺驩脈無間

者二十餘年其猶蘇氏行古之道也隋唐之朝譜局隸于翰林宰相皆帶知譜事况孔氏以聖裔而居帝鄉比之傳閥名家其關繫猶重百倍自今以始苟庇根荄衛足太公百歲之年皆介孺一家鳩族之賜也寧容無片言以獻故徵陳子文授之祝史以侑人日春酒之觴

壽滬海陳先生八十敘

往者滬海先生七十時不佞嘗操文以佐觴大約謂先生鄉行類陳太丘不通書京師類唐介不奏記政府類劉元城先生笑而頷之而今壬戌又八十矣禮稱耄耋于君一坐再至杖于朝不俟畢先生笑曰老臣久私丘壑絕春明之夢廿年所矣請辭禮養老月有存有常珍先生笑曰不腆秫田故在請辭禮鄉飲酒五豆先生笑曰僕老猶善飯無以賓筵嚴我無以哽咽祝我請辭退而召故人子侄張燈梅花香雪中飛絲奏肉觴詠甚樂也客睨而駭之曰先生殆古之至剛人也寶刀易缺長劒易折垂八十而光芒不衰將無齒剛舌柔之旨非歟余曰先生唯至剛故至此當其爲諸生孝廉時慨然以天下名教爲己任有俠骨而無柔情有冷面而無脂態有清議而無綺語巵詞既入仕版自尚書郎以及冏卿自兩畿兩河以及三楚其執法甚堅砥行甚峻權要撼之不爲動名宿招之不爲應私謁削跡公啓削名里有閱于墻詬于闈居間于公庭漁獵于鄉曲者見先生車輙引去聞謦咳吐涕聲揺手障面而避之雖不便者譽

詳參半而一二月錦之言終不勝田庚禍父之口曰陳先生至剛人也假令撤城府。摧壁壘。事不論曲直是非品不論智愚賢不肖唯唯諾諾如不鳴之蟬無口之瓠以此博醇謹長者聲似亦甚易而先生故羞而不忍爲也和同不已。必流而爲鄉愿。鄉愿不已。必流而爲鄙夫。大丈夫七尺未捐三寸舌六寸管尚在何憂何疑而輕擲百年之景光盼世人須臾之顰笑何慼何懼而盡更老成之故轍學少年諧媚之步趨落落無徒。堂堂獨露。如壯士之不借他力。獅子之不求伴侶。非特大人相抑亦壽者相也則先生是已若老氏齒剛舌柔之說此可以教中人而不可以動豪傑筆柔而敗硯剛而存藤蘿柔而善緣萎于霜雪松柏剛而似傲挺于歲寒夫物則亦有然者矣而又何疑于陳先生

壽范雲從先生八十序

古三代八十者。帝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巡狩四方。諸侯待于境。帝先見百歲翁。次九十。次八十。東行西行弗敢過。欲言政。帝就之。三代以下。此典不再舉。僅見于漢之老更。而後則寥寥矣。我　朝惟鄉飲禮差近古。然名宦不稱有識恥之。是故甲姓巨閥。當耆耋之年。不敢聞之薦紳長吏而徵詞山澤之癯。如雲從先生是也。先生范文正忠宣裔也。濯行績文。介儀矩步。里落化之。遠近高才生多麇麇執非面禮。先生擊蒙發蔀。舌佃以事二親。緣麇六姻三黨父事兄。毋事嫂。子視諸徒任極有恩孝。弟章聞。學使者旌其閭。爲風教勸。久之用明經高第。令慶雲通敏廉潔。著有民譽。會仲子異羽孚水鏡之望。拜天官郎。先生遂拂衣歸。歸而遇　單恩受子封。笥衣冠藏之。于郡邑庭不數數也。郡邑虛左大賓。迎先生。一再應。謝不往。日挈諸故人。鹿車魚刀。逍遙山壑水涯之旁。有談市朝者。移他語置之。或呼棋楸聲亂之。暇則爲子孫滾滾談說經史。與　朝家二百餘年掌故。齒及忠孝節義。捋鬚拊膺。慨然若撫其會。晚窮性命之學。宴坐凝

神聲跡俱罔俯而讀仰而思神明湛如也人見先生去官早擬以九十日之淵明六百石之曼容而余謂未足盡先生大約類文正宗宣父子耳夫文正捐田贍族捐宅建學忠宣捐俸以廣義庄而先生寒賜襦飢賜粟市藥掩骼垂老無倦容其利濟同也文正文章本于六經忠宣以作者自命禁林典冊及當代金石碑版之文皆出其手今先生嫻經術工詩賦而異羽言語妙天下藝苑推爲代興其文學同也文正與孫明復張横渠胡安定共論中庸春秋明堂禮樂及鄉飲酒禮先生弟于二

百餘皆知名孝秀爲引經敘史幾至嘔心而又延閭師里老講讀 高皇帝律令于鄉其整訓邦族同也文正忠宣剖斷國是好銓別邪正賢不肖今先生汲引後學異羽惓惓以搜揚賢士大夫爲己任其雅意人才同也文正忤夷簡去忠宣忤安石章惇去先生性剛嫉惡謝慶雲令異羽抗時自劾謝吏部郎其急流勇退又同也夫家常細小父子猶有同心若去官而子謀之父父謀之子稍非大賢必且咈然于鼻息唊嗦之間枘鑿而不相入如先生是父是子解殁掣轓不爲功名富貴所籠

絡者能幾人哉能幾人哉先生春秋八十勇噋翔步其氣不少衰頊 天子詹吉視太學雅擇海内篤行耆宿惟先生足當三老五更之選而異羽詔起尚璽丞將車執杖從焉有如 天子設漿執酳傳而問政其將理何語置對忠宣曰大略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夷較勝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不武也此語與今日時事頗相類先生有意乎請以爲 聖明獻老乞言之助

壽杜大將軍八十序

今國家九大鎮無若榆林之士馬號稱精强其𢓜家世弁臨壇授鉞兄弟父子相繼爲元戎無若杜氏三傑而杜氏之功名壽考又無若今特進鳳林公公以天啓改元之歲稱八十元老時當壽辰羔雁牛酒輻輳戟門之外自朱被青衿黃童白叟以及兜牟介士解辮胡兒左執綏右執綏前祝噎後祝鯁笳鼓沸天歌舞動地大將軍日章舉兒弘域序立拜跪進百年之觴猗歟盛哉公十七從軍以旅帥分屯城募勇選銳數與虜格數有功

功狀載在幕府初賜節延綏鎮將書告急公斬明安走莊禿賴得虜首四百五十甲仗無筭再鎮寧夏出山酋賓兔台吉科宰着等蹂躪甘肅公授策諸將斬級百二十有奇賓兔殁妻比吉伏賀蘭山後公遣子日章爲先鋒至黃草灘百餘里三戰三捷比吉迎戰敗走又斬級九百七十駝馬千匹已宰着聚兵武塞外公先發直薄虜營轉戰數十里斬其酋三人虜一百二十餘諸虜自是叩關乞欵不敢渝香火盟亦不敢嚮一矢窺西鎮望見麈蓋輒咋指相戒曰杜家軍來宵遁矣公前後賜朱提累千重錦累百進階一級誥封三代子日章十三拜指揮使稍長經百戰神武赫然拒吉能之請封降猛可什力之部落其威名潔操幾與公兄弟𢓜足公告老于七十前而日章解印于四十後自古大將功成名遂身退如杜家父子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遘也昔馬援六十二請征五谿披甲上馬據鞍顧盻雄則雄矣及進壺頭則穿岸以避暑毒曳足以觀賊勢左右哀之莫不爲之流涕沈慶之自五校登三事讓還官舍日與子孫申表按獵田園中樂則樂矣竟以盡言仰藥而殉此兩人

最爲千古恨端何如公以忠孝爲前茅以神仙爲退步飲噉如飄風叱咤如轟雷轉盻如岩下電披鎧弭蹬舞劒鬪槊矯矯如十五鉄小兒令蟆聲不欲出耳有如邊陲蠢動 冲主下尺一求宿將子臥彪蹲虎間日章如曹瑋之傳曹彬講邊備蒐人材決不出父下公如𢓜克國賜安車駟馬就第朝廷有四夷大議常與叅兵謀問籌策是父是子自應王侯寧詎紆紫横玉而已哉公聞之嘆曰吾嘗念松弟忠蒐涔涔涕不休旣而沃酒酹之大丈夫當如此矣今父子歸隱我家華山非爾家希夷

先生然唯避席之所乎陳子踪驟西來吾勅兒迎于蓮花峰下共爲長生不老事若斗大通庚印則請付之弘域等老翁炊黍之夢栩栩覺矣日章曰善請進康爵者三而後遣百隊紫綃奏太霞真人之曲

壽見峰張先生八十序

太史君一以辛丑　廷擢第一人是年　太子冠婚禮成上　慈聖尊號覃恩京朝官太史得封見峰先生如其官丁未先生方八十太史請于　朝假休沐歸上觴遠近東錦羞璧者錯堂下太史謝不內而徵陳子一言爲壽陳子遜者再及春花時始得操筆而祝先生余惟東海公以名臣震朝野再傳爲黃門爲侍御其後甲第騈起幾十輪而九載矣見峰先生獨不獲以經術顯太史一鳴以先生身親見之父老云山川有靈余謂彈丸峰泖何足當君一要自先生長發其祥耳先生性軒爽當家世中衰挺身左右翼月以孝弟恭儉爲政自拜封典後被服樸素門庭蕭閒閭史無過書公府無瀆牘逍遥文史山澤間丹顏碧瞳疾步徒敞度其規模尺幅益古之有道君子歟陸文定公嘗謂予吾歷仕途見浙孫氏再世爲宗伯其列卿佐侍從者踵相接於朝閩林氏三世四尚書下亦爲郎署牧守而常與孫宗伯季泉林尚書肖泉對山游言貌愿朴視寒畯無以異天道忌盈鬼神瞰高兩家皆無處焉其子孫貴盛通顯根本亦確

在手此今太史君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端静狷潔弘雅精嚴惟隕越先世之家聲是懼而先生素心素風嘿相扇助豈惟不愧東海孫其意亦欲教太史君事事第一也自古父子世登狀元者爲安氏梁氏張氏兄弟繼登者爲陳氏孫氏一姓二狀元者爲宋氏翁堦皆狀元及第而年最少者爲汪應辰張孝祥三試而元者幾人廁首選而他讓者又幾人而惟王沂公之博大呂文穆之寬簡文信國之忠義吾 朝二羅之風節文章賢者至今樂道之君一真其人乎君一汰雜實核掌故隱

然以三不朽自任而當世亦以公輔期之若後人遡考其所自出如歐陽司馬公父則先生姓字因與之並傳於無窮其壽又孰與今日多哉東海公若萌之始芽待御黄門若甲之始花及君一則爛熳矣栽培護愛以收碩果之報是在先生昔張文孝公爲狀元性至孝願以巳官秘書郎授父真宗許之父年九十餘見其子入踐樞府宋人艷爲美談垂五百余年而鮮有繼者繼之請亦自張氏先生始

壽元輔申公七十叙

禮大夫七十致政吳門申公少師解相印凡十年餘而甲辰秋始稱七十邦君諸侯登歌者趾錯堂下鉛山令顧禮初東幣及門徵文于布衣陳子陳子辭者三禮初曰僕受知申公復托太僕孝廉兄弟葭莩之末誼不可無一言且文當公不有布衣堯夫乎請毋讓不佞少嘗太原王公聘讀書婁江間居恒太原語次公輙嘆曰申公天人也公練達國事決機應變捷出人意表 上不時出片紙勑黄門立索同奏公從容裁答温而且理其

他號令大冊府檄軍符及四方如山之牘駐筆立辦悉中其若真可使人主解頤老吏宿將面談于千萬里之外公每事務持大體性不喜伉岸儇薄挑取時譽而一切以弘雅博大爲宗好奬士類而人負之客有道其事非笑則嘆公相度相才舉世無兩而予獨謂公與太原和衷一德此尤相業第一根本耳兩公生同郡同榜同鼎甲同詞垣政府同奉朝請家居同璽書存問自卯及辰後先稱七十又同此皆巧值天人之奇合而正人君子之大同不在是曩江陵以名法治國虎負不可下龍

亢不復顧蚤陰握官府之權幾十年而公繼之權者人臣之所不敢受也公委蛇巽謝以歸人主少年喜事將回面而嚮太原太原不為動公無猜色亦無猜心凡一响一提一笑一顰無不與王公揭日月而共之如定壽宮剪鮮促止內操絕開採扶言路冀　皇儲內調衆心外調衆口寧使天知有餘而人知不足此公與太原之所同也魏知古始為姚崇引用崇反銜之韓休以蕭嵩薦嵩更不協自古冉席之地釁端易生元和諸君特其太甚者耳端溪之貶門集賀賓襄陽之朝口騰僞讖雖方索鬬何暇司鳴釜且沸然誰能調冉古人所以嘆美於丙魏也閣臣自　肅廟以來其賢者即不盡如唐之牛李然物情反覆大約可覩矣自公與太原並領機務謀不害同同不傷攻凡閣中向來膠粘不解之疑城至二公始破公歸而朝局已變今且小閧周公召公之言轉思十年前兩君子同心輔政豈可復得哉頃公與太原里居相望百里歲未嘗一再覿覿則無信宿遂別公賓至如歸而太原公畏客若逃空虛公少太原僅一歲太原性怯寒暑手料方藥傫然若不勝而公灼灼有孺

子之色太原一日三嘆雖無餘幾公陶輿謝展無所不縱賞汰寫生趣以迎吉祥度其神情趣舍迥若別調絶不能事事懸合而後知兩公之立朝非苟為同而已也昔文富致政歸悉士大夫壽而賢者置酒相樂圖形妙覺僧舍賓主凡十有二人而堯夫不與竊嘗怪堯夫居洛中當時士大夫識其車者爭相迎逐司馬公獨不為留耆英一席地耶豈堯夫以布衣硜硜之節恥與鄉袞躑躅士大夫亦有不得而强之者耶夫引分守道堯夫且然而儒則何敢以言壽公禮初曰否否峰巒金碧幕以白雲山龍華蟲火藻粉米而以荷衣蕙帶介于其間兩相蔚映無妨異同且聞公花下小車初遲久矣予謝不敏姑授簡禮初而佐公一觴

壽滬海陳先生七十序

海上滬海陳公解中州學政歸閭門養重者若而年特召公觀察使與堂邑繩齋許公同轄晉藩識者額手曰此京師不通書之唐介政府不奏記之劉元城也主爵何自而知之非久且擢卿寺賜節鉞而公堅臥不欲前笑謂勸駕老曰無妄言吾壬子七十矣姑趣酒進我於是海上客屬陳子一言以介觴陳子曰古者官評鄉行合爲一今分爲二士大夫居官外有臺察內有考功令史有筆評臣有簡禮法家轉睛相屬眈眈焉執清議繩

其後孰敢有越厥志而後爲鄉先生或不然鄉先生之行無若漢陳太丘有爭論者輒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余嘗疑蔚宗氏頗有所描畫矣今觀於吾鄉陳公去太丘豈遠也公司刑刑清飭兵兵整察吏吏肅字民民安造士士與敭歷二京三楚兩河之間名實加於上下李本寧太史詳哉言之矣而予獨雅重公鄉行自少至老無間言公未登賢書勁挺自好精神清審時然後言既成進士絕不與里閈事亦不與操邑大夫權與人交魚魚雅雅和氣可摶掬也雜以非義即面赤髮

指雖親厚無所貸蓋生平未嘗干人以私而人不敢以私干公三獻之璧四知之金非特望廬而退及門而返且鮮有謀公於心口間者公論事必先分別邪正論人必先分別小人君子以熱腸憐才以冷面疾惡久則郡縣嚴重之小有所創革曰陳公得無不可里有不潔與檢格者動色相戒曰無令陳公知之公眞吾鄉之陳太丘也然太丘道廣未免爲中常侍侯覽張讓屈而公決不輕假易地而處之其百折不回之氣千仞不下之色度且雪峻於太丘公鄉行如此而宦業可知矣公去國

朝野之風氣日變日新公中立屹然無所加損流覽闔史平章花木間爲詩若文以擬於古所謂公是先生公非先生者挑之時局不應挑之古學不應甚則投之以雞肋嚇之以腐鼠亦不應蔗境彌甘薑境彌辣垂今日而公七十年之故吾尚在非獨行君子歟公與棠邑許公同籍復同調其年齒　召命又同時棠邑猶善飯皂帽布襦人莫得而溯識之而公亦碧瞳丹顴春秋著書不輟兩公盍不出而登朝使後生晚達當末世而親見古之眞狂眞狷豈不快哉昔司徒陳耽太尉楊賜每拜

公卿、輒嘆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今夔龍滿　朝何有耆舊如公而久滯人後者公無讓且幕駕蒲壁迎公於卿矣

壽潘見所先生七十序

往太原王文肅公、嘗謂余云、邊吏必鄭經略、河臣必潘司空、兩公皆有子、以明經中甲第。顧司空長公、獨以弘雅樸重勝。黃中丹權。修髯碩幹。望而知其爲名世偉人。與之談、衮衮如懸河、然不挺險、不走捷、又溫然古德君子也。不佞退而心識之。已聞令溧陽、再令永清、武清、所至撿括豪右、捕治訟魁、披隱田、汰浮額、雪沉冤、哺殺貧諸生、裁抑稅使之橫飛者、拒謝權要之請托者、邑號神明。薦剡騰上。以中忌僅　召爲刑曹郎。再晉都水。奉勅監惠通二河。公募民開濬白河。歲省水衡錢十萬餘計。漕艘便之。孔侍御特疏奏聞于　朝云、家傳金簡王字之書。躬遡沙壅水流之勢、眞實錄也。會爲細人蜚流言當路。遂挂考功法。聞者皆爲公露齦不平、而公恬不屑意。即遺書同列、猶以河事相規、皆鑿鑿中窾會、洞情實。或先發於數十年前。或立應於數千里外。若使援夏忠靖、劉忠宣故事、內冬官郎、正卿席、夫亦何愧。不然、駕輕就熟、家傳而廷獻之、老司空行河舊緒、公可繹而理也。天授國家以河臣、而頻之於茗水寂寞之濱。若而年。今

且七十、髮垂垂雪矣。余嘗謂河臣與邊吏迥別。今士大夫骫髒磊砢。橫刀相揖。高談九大鎮兵事。非書生浮氣。則故老陳言。獨河之血脉微而利害鉅。與天險爭。與王氣爭。與中朝之羣喙爭。老司空能授之公。而公不能得之司空。又不能得之面墻豐茀之輩。公其如河哉。邊事可以揣摩。河事必由傳授。面命之。躬親之。又歷試以練其膽。久任以老其才。河有世臣。則世無河患矣。自公高臥後。治河使者。舟行水末。泛泛然隨鳧上下。刻泥如畫脂鏤冰。歲費金錢。如漏巵破釜。公父子當任。豈至糜耗

至此。昔者老司空三罷而三召之。三召而又三褫之。賴公純孝。洒血上書。垂老訟言於朝。獲賜䘏典。雖廷議大見昌明。而公數年前。胸中全河之端末。百不及試。一千霄之木。偃於碧間。濟川之舟。橫於渡口。吾非獨爲公老惜。實爲國家之河費惜也。公進不伸於朝。退而肱其胸中之秘以教二子。長公太學。次公西臺。皆精博辨麗。工文章詞翰。與日撰公家河渠書溝洫志。如司馬談之有遷。班固之有彪。登天府。麗郡牒。其所以壽公者又不與人間之大年小年較短長也。公寧無醆、然而進一觴否。

壽楊太公七十序

侍御楊公之按吳越也。其率屬以推誠任素爲主。其督鹽筴以寬商恤竈爲上。其調朝野之局以渙小羣萃大羣化異爲同爲主。瀕行之日。松父老堵而告曰。吾儕百日中。若不知有侍御臨郡者。既行而見繪像者擁門。孰香者導塗。而後知有侍御在也。侍御爲誰。曰楚揚公。所居何地。曰古武陵桃源。父爲誰。曰太公七十矣。積學貢于鄉。以子貴封矣。其孫弱冠成進士矣。父老曰。汝何從知之。陳子曰。侍御嘗顧余草堂。徵文爲壽。具言太公慨

踈曠岸欽嵜磊落人也。東髮攻文章。蹭蹬場屋。以老。性不喜治生產。而好爲人脫急緩禍。不責人報。不使人知。其慷慨赴義。徒步躍馬。雖老而甚風。莫能遮止。侍御公初爲長安令。經營滿咸陽者。至不避鬼矢。冉鑊太。公聞而咲曰。兒得我骨。文弱賈勇。游太華。裁眉歸。又笑曰。孫得我膽。益少而投書。長而教以忠孝廉潔。廪廪然惟居盈處亢之是懼。今立朝居鄉。一切以嬰兒真性處之。父子祖孫之間。間且觴。觴則觴。奕則奕。歌則歌。宛然牽衣索果繞膝分茸時也。夫五倫之中。兄弟狎則傲。朋友喋

則賓婣子壻則索。惟君臣主恭而父子主和公西華父子。所謂朋友處者也。然章甫束帶。趨廟立朝之重典。孔子不他與而與公西華氏曾子之養親也。如事嚴主烈君然。援木擊之。有項始蘇子隨之慨然不樂曰參乎來。勿內也。由此觀之人子豈必拘檢束縮之爲孝也哉嘗讀文弱之記曰。山水之奇以曲而生直而散余謂孩提之樂以直而生曲而散彼其乾啼濕哭饑嗔飽喜此真性情也縛筍以爲輿。執芰以爲蓋。文襁錦褓呵噉而前導之曰官且至此真功名也老人坐繩床。子孫擘棗捧

鑿。擁項而進之口不及受噴而流涎傞傞歌舞以爲樂此真禮樂也後世出就外傳。而孝始文入就仕途。而孝始曲既上堂跪斟莢三時百拜而奏酒食。意非不善禮非不莊也然而君子有不貴焉者謂其非真也今天下真有家庭之樂者無如武陵楊氏父子祖孫豈特如朋友且嬉嬉如嬰兒矣太公與龍君御先生善君御領天下知名之士客至太公亦爲具主禮近得陳氏廢圃。行且結茅編竹。如籬落村墟文弱治一舟奉太公漁釣其中而侍御公又以使竣還里門進無隱忠退無隱恨所樂非經世則出世所樂非好山好水則與人與書趨操若一心雍睦類三代不知疇爲父而疇爲子也疇爲祖而疇爲孫也疇爲貴而疇爲賤疇爲老而疇爲少也則太和吉祥之至也此非得之太公也取漿而仆弄雛而啼蓋楚人老萊氏之故態也亦非得之老萊氏也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蓋武陵桃源之遺俗也亦非得之桃源也孝弟之樂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孔孟鄒魯之家法也而又何疑于楊氏之父子祖孫請以此爲太公壽

壽潘虞淵暨配楊孺人七十序

光祿虞淵潘公、暨配楊孺人七袠、遠近走相告。舉齊眉耦齒之觴。牛酒羔雁、紛集于其庭、諸伯仲謂無陳子一言以佐觴。雖鐘鼓沸天。鞍馬照地。猶之閭巷之壽其親也。于是過白石山役之陳子。陳子曰、江南屈指開人閭家。推海上潘氏。恭定公解綬歸。日與介弟逍遙綠野間。如二疏九老者流。而方伯學憲、率子姓捧匜斛斗于其後。一時稱榮壽無兩。今更三葉、歷大衍、而虞淵公繼之、說者羨潘氏有壽種。而余獨論公有世德有世教故也。公承益州慶陽兩先生后門列車輪床堆印笏、頗能醸謹肅括、以孝友教家。以恭儉訓族。凡朱門之鋒氣翔態。黄口之怒馬鮮衣。悉鋤治而淘汰之、恂恂如寒書生。古田畯。又如羲黄以上人物、譽之不喜。激之不怒。干之不厭。負之不恨、困之以丞役。加之以橫征。不求解有司。不駕禍他氏。而楊孺人又以精心善氣迎之。檢田廬。部錢穀、潔賓祭。締婚姻、程督羣子姓。夙夜不遺餘力。或出佐嚴郡、或入典大庖。或以明經超貢于王庭。珠林玉筍。國寶家駒。非其文孫、即其快婿。無論吾松諸名甲閥。莫敢

與公雁行。即古來鹿門共隱、鹿車共推、有如公夫婦之壽考頤愉、保世滋大者耶。予丑以後、璫焰薰灼。每讀王子騫天上無愛人間可憐之曲、往往爲之踴躍而嘆。今新天子乘乾開泰。不動聲色、拔禍本于深根固蒂中。向來無限名公卿。顛倒榮辱、如反覆左右手。而公與楊孺人、以偕老遇昇平。拭目　聖主之龍飛。拊掌后人之豹變。冰山不倚、熱焰不趨。皞皞熙熙、幾忘其老之將至。豈非人間大吉祥大愉快事哉。余七十與公同遭際　聖明、又同公有意垂訪余山。兩人當轟飲加酌、跨驢向北而笑、不令吾家希夷翁獨享太平之樂也。楊孺人聞之。亦爲莞然滿舉一觴否。

壽孫太公七十敘

余與客、喜出東郊游。柳岸荻渚間。有衡泌在焉。孫太公侍洲舊隱處也。太公本世家、其祖好讀丹經、與鍊師游。產廢。雁洲翁授經里中兒。積脩營一畝宮。破垣敗郭。賦詩、鼓琴、若樂也。雁洲翁多瘦疾、臥輒經旬月、或累歲不起、仰起、誦[illegible]。循墻捫壁而已。太公負抱鴈洲出入與俱者凡十五年。雁洲翁疾漸瘳、有客策子母驢入門、食庭下。兹雁洲翁唉曰。我得此驢。兒可弛負抱矣。客如命、留毋贈子。雁洲翁得乘驢游市中。每上驢。背太公如掖小兒狀。整鞍引韁、接衣裾、置尻下、視安行數十步、始安心、而入。聞墻外驢鳴、歸扶掖亦如之。挫草量水、已具棧下矣。鴈洲翁多名賢之交。太公肅客真率中禮。宛轉願父心。居恆非分蜂釣魚則種豆秧菊。少綜岐黃書。有異方。病而乞藥者輒應。貧無取報謝者。畀藥如初。子幼者、馴謹守門戶。長者世聲、妙文辭。出則丞相施床。歸則名公卿士。呵嚇坊陌。其所居花竹依然。而草堂加廨而新。湘襲芸裹之書。加床而屋。太公禍加荷市沽加名醸。折芰烹瓠。加而爲築肉盈簋。太公每嘆曰。有兒如此。恨不令我父見之。雖然。我以此老無恨矣。余意髮覆額。吾師雲汀先生、率余謁見鴈洲翁。比長、與太公及世聲兄弟游甚數。日見樹杪藤踵蟠結可辟坐。庭槐交蔭午不見日。皆太公手植也。太公今七十矣、負隱君子之行。而世無式閭問太公者。余故命子墨陳詞。而屬世聲侑觴以進焉。他日郡志撰逸民孝義一小傳。或有徵余文。

壽雪泉禪師七十序

余少慕人外之游手公車言撟眉不怡得竺乾古先生書輒避人讀之欣然有會心處家居近馬者寺行游寺中遇雪泉師如獲夙契余比時綰髮不敢與師麈尾相難然心知師爲龍象蹴踏中人也徐文貞解相印歸同陸文定耦影林下尋法喜之樂師以老稍介於其間如裴休黃蘖了元子瞻皆可入圖畫中莫廷韓以詩道自雄客至同集師山房歌咏叫嘯城烏林鳥欲驚欲止與霜月相凌亂師絕無倦色燃香瀹茗如初余嘗倦而假

寐數見以爲故常廷韓以後擊社家寥寥客不復訪師師亦無所事客日掃一小閣六時禪誦晚年更就閣下平房精修淨土髮白齒豁而束身戒律不少衰每談壯年五臺游及向來酒人韵流跌宕酣呼如夢中相似目前惟董太史唐孝廉陸大行吾師何司理與余追隨舊游時向枯葉古殿一再尋師而師尚能雍容矩步笑而送客行不借扶手不支筇其百歲故可待也師之師爲長壽佛不拘拘世相第吾曹喜師者舊在望遠逝販仰辛苦飯僧而不欲披緇擎鉢爲居士宰官說法而不欲談玄說妙痛棒熱喝爲窠臼禪古有本色住山人者非師而誰故樂爲文以壽之者如此

壽包嶠溪先生六十序

先生以癸巳稱六十矣性簡重不欲以牲醴鐘鼓勤其鄉之宗人賓客乃與甑甥子出而游于峰泖之濱不佞某先生之小友也無敢以俗禮溷遂謀之愚谷子操空言爲壽而折梅花與山中之鹿以侑之夫先生自舍香郎爲秉鐸憲大夫益浮沉官轍者幾十年吾生晚不能盡知先生自先生之折節而下不佞于委巷之中及相與就暱修布衣交然後退而少盡其奇先生所謂天下之至人也夫世之尊官長者大較可見矣非高車大纛歌舞臺榭爲匹夫匹婦觀則日捉牙籌鑿三窟以穴子孫而久之卒落于游閒之手散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夫尊官長者誠知其後之必至于此曷若放而縱轡于寥廓之野以庶幾哲人之尊生直爲此芟芟也先生寧靜澹泊超然出于天際俗籠時局不得而縶之此何足以奇先生而先生之奇世人有不能望其萬一者先生居家孝友子姓凜凜動遵禮法不失尺寸而先生未嘗并以檢押人則奇賢豪借譽飢寒借色一諾不渝千里必赴則奇平生經國大略嚴若武庫深若重淵而有時嘿然端坐曾不知其爲大人先生則奇喜與人同功而至不借與人同過則奇可以廊廟可以山林可以方之內可以方之外則奇進而莊嚴于鄉老之社退而婆娑于少年之場則奇人德之不應或中之難曉之語必不忍之詬亦不應一言渙釋解衣提手驩然無忤則奇起自名家俛起自少年高第爲鄉祭酒爲邦典型而或布衣芒屩或下車徒步則奇不逃禪不佞佛而能不妄語不宰殺不吝信施不膳兼味則奇孜孜爲善自子姓而下兒童廝隸皆化之則奇胸中了了明智若神而往往

絕臧否含瑕纇則奇人以此相加重而不恐以此相加欺則奇六十矣而不倦游碧瞳丹輔行無杖坐無几也則奇者是者是眞天下之至人也先生益嘗以無咎無譽自處以不夷不惠處人以知足知止處造化故有東方生之吏隱而斥其滑有榮啓期之健而去其貧有白香山之適而無蘭消玉殞之悲有陶元亮之談而無攢眉白蓮之苦有蘇子瞻之達而無流離放黜皓首窮海之憂若先生眞可謂壽而康矣夫先生既壽且康則縱游五岳之期當必與不佞野人共之他日山冠田衣長

鐃短杖清歌幽蕭而入松花芝草之叢則此鹿且百歲能。貧而走矣使天下望見吾兩人。如麛麑子之從先生者。曰、此青山白雲東西南北之人也。豈不樂哉。

晚香堂集壽言卷六 終

壽言

壽冏卿大咸馮先生六十序

往戊午大馮君元颷小馮君元颺同舉於鄉壬戌颷先登與朝額手云此大咸先生子也先生繇刑曹郎獄豫章豫章無冤民其于公高門之報耶余曰君未聞馮太守襄陽事耳當稅監陳鳳鎮武昌韋縱騎坐襄陽不狐不鼠飛而食人益負嵎虎也其閒胯衫給事衣緋拖綠者非猫頭養子則大腹長鬚驅市魋鼓作威勢剽剝

人物即監司臺使者第相顧太息莫可誰何而已先生曰襄陽動則全楚動而天下與之俱動頃者滇以火秦以毒遼以兵閩且窘御史中丞而狎侮之涓涓江河青青斧柯此其時矣乃密授方略縛韋緹騎置之法勅市人家投束薪燔其廬烈焰四起積胔一空道途歡呼如雷震先生緩緩乘肩輿還署課兒讀書不輟聲凰慚憒百計謀蝎先生不逐者九年所矣家居孝友削跡公庭官至太僕卿猶貸子母錢爲用寓書小馮君僅搜十金寄之其清絕如此襄陽父老侈說馮太守稅璫事至今而有怖色而先生談笑遜謝曰此曹畏先皇帝三尺法非畏馮太守大抵彈論寺人者輒指引漢唐爲証而余謂不然吾　朝不典兵不監軍不參機密不與援立定策不呼翁不呼將軍不侯不王即開採榷稅之役直以老奴下僕畜之差有不法小則鯨且逐大則保且誅誰敢有越厥志者廪廪太阿之柄操之　先帝而授之予孫故　顯宗奉遺　詔急撤天下之稅使　今上御大寶盡召天下之正人則大咸先生其一已昔漢元帝欲用馮奉世馮野王迄爲石顯所格廢不用來瑱在襄陽

程元振請托不從譖瑱言涉不軌唐代宗削瑱官流播州不返此皆馮氏與襄陽之已事也先生更　三帝神明之朝又當羣璫見晛雪消之日雖石顯元振輩不免掉尾弭項以就先生之鉗勒眞英雄縛虎手哉夫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元老壯猷舍先生其誰歟語大小馮君物舍人治裝同籍諸兄弟置酒春明門內側耳屬車之音矣

壽瑯琊王閑仲先生六十序

瑯琊王長公司寇、次公奉常、文苑代興、學士大夫擬于眉山兩蘇氏、而閑仲以束髮知名。早、九試輒冠軍、海內傳誦其文不去口、曰鳳麟衣鉢、定屬此君、甲午、縣明經中北闈榜、司寇奉常已前逝、而獨王文肅公父子奇重之。操木天貴人相待、逡巡三十載、數奇不前、謁選憲幕、竟歸、識者相爲慨然、而余獨笑曰閑仲此舉太有識夫以閑仲卓犖命世才。俯首而攻時調扛鼎弄丸。何所施而不可。第精爽稍稍非昔矣、即與子彥褰裳匍匐而就

討僭。馬背績殘夢。蝸角戰虛名。閑仲其能忍此否。瑯琊司馬以來、連圭疊笏。長戟高幨。門庭世世不乏。而世稱老孝廉。又稱老參軍。謁御史大夫。跼蹐折腰。需郎官太守俸歸飽妻孥。抑何卑也。又何憊也。閑仲其能忍此否。今閑仲置身于不潛不見。若夷若惠之閒。先世之萬軸牙籤。付之子彥法書名畫。金石鼎彝。付之子彥。弄幼兒。躭著述。雄文大篇。長歌細律。皆綜覈故實。描寫情形。不妄襲一字。不泛置一詞。刻成攝月樓稿。悉翻兩先生杼柚而鬱鬱芊芊之氣。自覺其秀而可傳。恨兩先生未及見之耳。子彥美少年。精嫺經術。通達國體。撿戒舍人兄。每以㵎吏庭旁獵戶外爭爲可必閑仲父子相師更有重于公西華之朋友處者來風如是豈必拋晚景之桑榆而就出山之小草哉。往者瑯琊諸君、或跌宕少年場。或馳逐大人游。或談宗。或談氣節性命。瞪目甚口。噉名者尾而隨之。予獨竊閑仲口無流涎。兩眉端亦絕無栩栩羨色。卿用卿法。我用我法。卓識玄覽。早已覺于玄黃未血之先。不倚冰山。退不墮火宅。鄭虔書仲長園隱令田步兵酒造化悉扃而留之以待閑仲即眉山蘇氏

父子未必享此太平清樂也。自今以始。左手呼淵季。右手挽子顒。睎秋髮之披肩。沐朝霞之拂面。優哉游哉。但解富有日新。以儲攝月樓著作而已。余曩與閑仲頗自負。丙午、即向白石山前補百毳衲炊三足鐺躬躬作瞌睡漢久矣。閑仲能來一訪我乎。我將斫鱸擷蓴起爲閑仲壽。嘆舊好之晨星。顧新髭之如雪。三百榆莢十千美酒。即信宿流連。猶恨晚也。居然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杜少陵此詩。得無爲我兩人設耶。世路悠悠。則請付之洗耳。

壽玄宰董太史六十序

甲寅春王之十九日太史玄宰董公六十矣遠近東錦差肇謀介壽於公而公預勑門者無內客無獻廷實曰我將與陳子探梅山中或放而至於三泖五湖犢車漁艓不得而跡也而華亭侯鄭公則謂陳子曰吾師他人辭而難辭之子子寔習我師盍爲我屬一言以佐觴某與公少有惠莊之契晚而相期爲楊許碧落之游而未有以應也頃公雖六十神明壯旺如三四十許人其名方噪於啓事而津津於有道賢士大夫之口中外想望

公者即東山不出洛下不相而班孟堅蘭臺范蔚宗之啓事則公舊物也而公意獨不爾嘗謂余曰吾曹無他覬博得一活勝人足矣余曰公有三無筆下無疑眼中無翳胸中無一點殺機此三者皆公壽徵也公大笑以余爲知言而自余以外亦鮮有能盡公之奇者公科第高言語妙天下度無可一世而寒生晚進操梲謁公至與之衡禮順流而談無所忤亦無所揀擇則甚奇或一晌而接數士一日而發數十函書緩急乞覓多恒順如意以去則甚奇端居則神游四海廣坐雖鐘鼓鏗訇絲肉雜奏泯然如不見不聞則甚奇自禁近出爲蕭寥落落幾十五年瀟洒咏歌如平生而無怨誹不自怡之色凡遡來路岐而徑捷者公羞而不忍爲也則甚奇不禪而得禪之解脫不玄而得玄之自然不講學而得學之正直忠厚則甚奇揮毫掃素簇簇如行蠶閃閃如迅霆飛電山僧逸民抑得之而上相巨卿豪璫貴戚欲乞公尺寸而不可得則甚奇書畫出公手無十一而借名衣食者其贋筆往往播傳於輦轂流通於外夷殘煤短楮購募餅金當吾世而目見其聲價百倍者惟公一人而

已則甚奇泛然受悠然辭泊然若無所事事而品騭物情之向背與時局之變遷他人累百言而不足者而公片語必快心其事或發於三五年之後其人或隔數千里而遙公輒射輒破的輒斷輒左驗則甚奇公之奇爲文章翰墨所掩而公休休之量斷斷之識又爲才名所掩有如旦晚賜環延對便殿其筆下無疑可以爲眞史臣眼中無翳胸中無殺機可以爲名宰相而顧時起時躓旋推旋阻天祿之藜焚而爲名山之副草膚寸之雲公施於二三同志未雨天下而雨一方則吾華亭鄭侯

是也夫鄭侯爲衆父而公爲衆父父公之壽於鄉不廢多乎公已丑榜最號得人但名者名不立學道者道不尠公乘運委蛇身名俱泰天下以公之文章翰墨比於米襄陽蘇眉山雖恩寵知遇不如而公有元章之悅生無子瞻嶺海之困頓則所謂愽得一活勝人公眞饒有之矣而況更有必不朽者在也鄭侯笑曰善昔趙綰爲相言師申公帝遣蒲璧惟恐後而申公已九十餘矣師未艾不敢以此事公但聞公却避觴者行且西出關講學令尹喜望氣而迎公即不爲强著書其姑綏青犢爲我飲長春一杯酒

壽查仍素先生六十序

往余訪馮茂遠于當湖因識查仍素先生是時茂遠載酒出非郭與先生卯坐披賞曉香堂新帖漏盡抵茂遠別墅燃燭登樓所借有奇客一日夜徒步六百里有舁僧善飲至數斗指禍福多中言語沸發而先生嶷然不動如山余心知其爲有道君子也明發茂遠放馴雀一雙往來霄漢田落間採芙蓉摘柑橘酹酒黄花而別茂遠種梅幾四十畝約春時再游梅下余逡巡未果而先生以今年庚申稱六十矣查氏海上右族纓冕四世先生扃戶下帷無錦衣玉食之習出試童子科人與公度公權仲晉輩結社摩壘相攻數挾幟而出晚年厭薄舉子業游心洙泗竺乾之書俯而讀仰而思其稱引指示羣子姪率王文成以上諸名公嘉言懿行淺者解頤深者沃人肺腑溫如挾纊醇如飲醇嚴如畏友導師有凜然不可犯之色兩季後先歿先生撫其遺孤部署其寸田尺宅擧子母而息之掊貲倍曩昔悉秋毫皆授二孤遂以名士元宗同堂兄有繼產先生義不受遜之嗣子其他飢寒借色吉凶借力解調紛難借品於柳下借矢

于魯連者尤不可勝紀而先生則逡巡三讓而不任德也所居有龍尾諸名山時時携群從劇咏其上酒雲弄月遠且忘歸歲時伏臘過從諸父老子弟傾尊卜爵飲不入後乎不入先今春秋六十敏武善啖猶類三四十許徒少年隱耶仙耶其洙泗竺乾氏之徒耶先生不欲自名而人亦無能以一偏名先生蓋幾于迷六鑿游四虛栩栩于華胥之鄉駒駒于混沌之端小年大年吾不得竟之矣先生有甥曰茂遠嚴事如祭父今以十月之朔率公度公權與仲魯諸君子雁行壽先生適當小春

風日晴麗釀黃花以爲酒褰芙蓉以爲裳遲憶人間之樂度無有踰先生者恨余爲客所絆不得從先生拍游其間而藉手壽言以獻俟先生百歲時同游茂遠別墅度梅花四十畝烟幹如鐵雙雀骨老能負我兩人而飛矣

壽胡玄渚先生姚孺人偕老序

余嘗慕二十一史之隱逸并及文苑孝義方技中之卓行者合爲逸民史四十卷始自吳泰伯斷自勝國倪元鎮而止因欲續取　我明高士彙爲續史而國乘不盡書即郡乘書不盡實山林之政益寥寥焉近與沈公路交知海上有玄渚胡先生其真逸民之流歟先生少好古綜覽該博精研于六書聲律二十爲諸生聲藉甚五試輒蹶今且老謝去逢掖以笑歌吟咏爲樂婦姚孺人能安先生貧苧衣草蔬泊如也庚子先生與姚孺人皆

六十賦詩以見志雅自負于冀缺耕野仲子灌園者士大夫爭傳誦之並有和章余未識先生顧想其風采義味要亦去古人何遠余嘗記父老言三四十年前儒者負奇不售退而閉門授書訓子整俗雖白首有可觀者邇來士不得意多喜游游多在燕邸公卿間蜂還蟻往塵土掬面甚有遺簪喪履蹣跚而歸者其一二游道小康輒津津誇示里中見或轉擲于格博酒食狎邪鮮怒之費不頃刻洗手盡矣以此自悼自咎自笑自罵繼之以涕洟怨訕神情忽忽不知作何狀此詎可令胡先生

見也。先生竹牀土剉。蕭洒自得。據梧而臥。擊木而歌。歌聲如清球古瑝。姚孺人以機杼韵之。二子以咿唔和之。無論身不闕城市。即夢亦何嘗識金馬門哉。宜公之貧而壽。壽而康也。余視公尚壯。未五十。蒜髮蛀齒。衰相已現。反顧生平。精神竟鬼。從微細中交帶流注者不少。往歲築臺小崑山。近復薙草種竹。築室于天馬之陽。凡以爲避喧辣俗。收拾本分事也。有如公携筇負書。一顧余兩山中。相與證長生難老之術。松花一盂。清泉一瓢。當以相供。併虛逸民史數行。留以續先生何如。

壽康孟修六十序

往余與玄宰從孟修游。時在城闉中。每見。具香茗或小飲微酡。所談非禪則詩。其性如山麋野雀。未嘗不在長林豐草間也。孟修不奈俗。又不喜治家人產。門風孝友。雍雍無間言。即終身待人。未嘗有譙讓之聲與驕詬之色。舉止清疎。神情蕭爽。當時未五十。眉髮鬖鬖如著初雪。望見者疑爲山澤列仙之儒。豈城市可得而狎見者。近二十年。不復遇孟修。即遇。不數數。去郡十里餘卜居避世。兒故交知識罕見其面。孟修所居。田皆中下。多空陂大澤。及三四老楓古麻。因築岡結廬其間。繞田皆編槿插籬。塍岸曲折。不見關扉。啓扉花竹蒙茸。不見徑。通徑轉板橋。回互不見樓扉庖湢。修竹偉木。碍日蔽天。翠微蔚曖。惟聞舂臼機杼聲。客至輙留。留輙傾日夜。仰見薔薇紫藤。高懸樹顛者數百尺。秋深紅葉與芙蓉葦花相映帶。鵝鳧雞犬。見人皆有傲色。則孟修可知矣。孟修一歲常寡出。出必佳山水。所交無雜賓。必當世豪十倍人。耆儒老衲。餘則倚杖閑耕。閉門讓孫。大兒讀。小兒抱。不知人間榮枯譏稱爲何物。蓋目前眞隱眞樂無過我

孟修皆余陳書數簏山裝一具秋岡春田去孟修不遠明聲影未消悔吝旋起王景玄有云奇士必龍居深藏林宗輩不足識也余嘗于孟修有深慨焉孟修今六十白髮不加短赤權丹鋪不改如少年時手種核成花竹成林樹成拱三十畝之宮遂成一深山大壑如桃源茅村皆然竊謂孟修居然成一龐德公蘇雲卿置之高士傳逸民史中無愧色吾師乎吾師乎可以樂而忘老而忘年矣

壽凌益吾孝子六十序

武林有凌孝子六十矣、王君元建、走書白石山徵祝詞于陳子曰凌公闇修士也前諭文學博士上狀郡邑長、以及臺察舉古德行科賜楔棹旌閭里聞鼓吹聲掖老襁幼而擁觀之孝子謝不敢當而以子山澤之言奏度必且喟然而進一觴凌公益吾者、給諫二洲公之仲子、廣西太守梓崖公之繼子也、精嫻經術學佼紫溪晴原兩先生、拔爲冠軍餼於宮太守公五十艱子、爲曲圖買副默禱舉雄調護嫡庶間最爲心若守本生親喪、不應試弱冠妻亡、畢身不再娶門新家廟推遜分産捐貲稅營高塚葢廩廩篤行長者也孟秋葬本生母、將啓父竁合祔焉、啓壙水黑棺腐公一見慘駭號天慟地者三日夜遂至廢明不能療或云劣地師誤人、於公何尤、公得無過乎、陳子曰、昔梁有中書郎殷不害魏兵入江陵尋母所在雪天行哭見死人塡溝中即投身捧視舉體凍僵始得母尸大哭欲氣絕權葬江陵界中宋有孫法宗、遇亂以父尸不測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者十餘年脖脛無完皮血脈枯竭終不逢遂衰絰終身自來

奇男子皆至性過人殷不害不暇顧寒雪凍僵孫法宗不暇顧臂脛血肉而淩孝子何暇顧有目無日乎自今朝野更局日與月新不風之波何刻蔑有夷狄橫行猶嚴門戶飢饉疊見猶競脊膂種種魔事非復公六十年前景象時公以有道處此自當閉目不窺恥爭魑魅之光耳吾聞張湛云滅思慮專內視老子云聖人爲腹不爲目此實養生家要言而公猶合古法則篤壽何疑焉。天道不應無知何故使公無日天道有知終不應使公無報今報以康寧。報以元徵吉徵兩名士。又報以旌廬表門之典俾公孝行與世人手手手眼共見之天何負於淩公哉若予夏喪親未有聞而喪予喪明韓熙載敝衣芒屩作瞽者乞食於歌姬院多見譏名賢而無補世教不若公于父子夫婦之倫孝義皆可風也故作敘一通。次於濟南瑯琊淩大母大節解後。而并以祝公百歲之觴。

壽陸仲華先生六十序

余少好聽聞、考室山澗、覆以茅椒、將以爲灌息寤寐之所。而蹈道不固、強向人間授書、每思梁武有云、賓客簡通、公卿罕預、意嘗誦而愧之、閒於瑯琊絃誦之暇。與二三同志行游郊墟、晚得陸仲華先生、蓋婁東隱君子也。陸氏自薇菴晉川兩公、以風流文采、照映一時、而仲華繼之、修飭先閥、風軌穆如、孝友恭儉、信於里黨、蓋嘗隸博士之籍者四十年、而才高數奇、遂此不復與羣從徽務爭席矣、南郭之陽、有墓田在焉、先生於是漉泥芟草。穿池引流、地不求方、幅樹不問位置、藥欄竹塢、參差蔚薈。臨之以草堂、夾之以槿垣、紆折之以柏徑、蔬圃、紅橋翠幕、綠窗素屏、先生日高枕讀書、甚樂也、余嘗一過訪、盤餐錯進、觴奕間作、奇茗異香、不速而至、倚孤亭、坐盤石、出視籬落之外、江檣亂飛、田塍如織、主客俱在圖畫中、但憂老耳。先生捧腹笑曰、君非知我者、僕六十飲啖不少衰。入抱膝上兒、出對座上客、登壇賦詩。如幽燕健將、爲人排解紛難、如關隴十五俠少年。其他掃籜買花。種魚洗雀、殆不知老之將至、余曰、有是哉、先生者、蓋不

官之淵明不貧之榮啓期不拋甕之漢陰丈人而有子之白樂天也且今甫六十余齒肩隨當歲識遇袞東與先生共尋人外之樂度手種樹已徑圍兒亦讀父書稱知名士矣

壽項孟璜太史四十序

吾友孟璜項太史以甲寅四十社兄弟酌大斗壽之堂孟璜謝曰蘇學士文章徧天下而集中壽言不少見徵文侑觴非古也陳子曰三百篇頌禱之詩十居二三春秋卿大夫聘問諸國輒賦詩飲酒以爲壽豈論小年大年哉孟璜僅四十其胸中包絡古今之書幾萬卷其目中歷盡菀枯譽誹向背炎凉之態幾百變益年雖少而文行則祭酒也衡量裁鑒則老尊宿也孟璜不觴誰當壽者孟璜亦笑曰我嘗攬鏡自照視渭川叟則誠少若以視周郎二十四而經略中原則太老矣諸君不我觴又誰當壽者雖然非我志也江南卑濕四十早衰吾嘗心憐梁武之言而不意身遘之益少而成名長而冉冉林藪者且數年矣陳子曰寧惟孟璜昔君家小司馬少溪公負經世之略與江陵抵牾歸玄池公勑兵薊門脫叛卒數千人於死地竟未及通顯而止憐才者如春風拂面便消忌才者如嚴霜一寒透骨項氏之不遇也獨孟璜也歟哉今孟璜知命待時闔門養重非異人不迎非異書不讀吞記而掌錄朝修而暮纂豈特木天貴人

無此精專即蘭臺石室之藏恐未必見此秘籍耳悠悠俗目不盡知孟璜而孟璜亦不屑求知於當世書癖以破岑寂酒癖以破牢騷好古之癖以破俗韵其他非為德於鄉則節口量腹以緩急其族之貧者雖客王壘恥歲詘橐恥勿問也方今中外時局以爭殺之虎而角戰野之龍以雌黃之口而灑玄黃之血明哲君子非學申屠蟠則徐孺子耳假令孟璜而處今日既不願奪捷走險以挑時釁又不能庸庸悶悶為無口瓠不鳴蟬則何如擁書南面高臥北窻之為快也子瞻遷謫時當海舶

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長希恩放歸里得欵段一僕往來瑞草橋便如極樂國古人功名仕宦之際乃如此今孟璜家食之樂不啻過之而況著書日益多清名日益著幸而遇為晚年之蘇學士不則猶勝窮山瘴海萬里未歸之子瞻孟璜安往而不自得哉美酒速飲而無味積薪在高而先焚蠖蟄必申鵬息必飛孟璜尚四十盛衰倚伏名位未可量也於是社兄弟斟酒起為壽大笑而別

壽夏母金太君八十序

余嘗歎世俗之壽其親者歌鐘沸天鞍馬照地王公大人之文高懸座隅繡績滿眼讀之非倩筆則借銜於女史何當哉新安夏氏有丈夫子六人乞言壽母不他屬而屬當代知名長者以佐觴六十徵之弱侯焦公本寧李公七十徵之嘉賓湯公其文精核皆可傳至是則以八十文屬陳子而陳子俔非其人也孺人出金氏光祿翁長女少有德音十六歸慕筠夏公公父曰筠庄母曰蘇王母曰程皆篤老有壽種孺人婉婉事之備其養上

食雅得其驩心筠庄翁客燕齊病歸夫婦揣聲察色未嘗頃刻離藥褁間既疾革二姑執手相向啼孺人幸諸兒嬰戲其旁或佯取古今事更相質難得解而後已小不懌孺人倚戶牖負霜雪非命去不去也扶掖病姑躬為哺糜不委左右手巫醫紛若寢食廢者經旬筠庄翁有女弟未嫁孺人出嫁時奩厚遺之已孀居煢孤在抱為護持其母子以節孝聞程姑弟瞽且貧孺人衣食之三十載并葬其不舉之喪生死皆無憾其他為某子娶婦為某女贖兒皆出孺人裝而且逡巡遜讓曰此行吾

先公與爾始意也。初纂筠公少孤、宗人吞其貲無餘息、客有挑釁者、孺人勸曰。尊卑分也。羸縮命也。請以勤儉補之可乎。于是掃私蓄付公。而身則早興晚臥。浣衣疏食。爲童婢先。操機杼。課樹畜。其積遂與素封等。孺人乃詔六子而教之。半受鄒魯書。半受卓鄭書。吾老矣。請受竺乾古先生之書。邑大夫以學宮委者。從吏纂筠公樂趨之。不難籯金相助也。孺人年已八旬、斂步徒嗷。猶彷彿六七十時。子孫相習爲肅雍醇謹。世守百忍之訓。家傳萬石之風。和致祥。仁者壽。吾于孺人決之矣。夫婦好汰則明粧炫服。近於無章。好纖則數米擲薪。近於無禮。無禮無章。何暇好行其德。猝有叩門求者。擢手瞪目而謝之。至使人含赧噤不敢發聲而去。孺人豐嗇中程、施與中、緩急中、懿親疎屬倚之外府者若而年。孺人雖不作佛。故自佛地位人也。今且久坐小樓。經聲徹晝夜。剔至百歲度六子。雪鬚半垂。曾玄五十餘。亭亭如珠林玉筍。孺人悉攝之白毫大光明中。此與者瞿曇十大弟子五百人俱何異。豈必引南陔白華之詠。西池黃竹之歌。乃稱壽哉。請以奏孺人。并質之本寧嘉賓兩長者。

壽宋母沈太夫人七十序

吾鄉屈指閥閱。則蕭塘宋氏稱名家。其家以科第顯者若絕若續。而獨其子孫皆讀書務理道。孝弟力田。循循然有法度。無一切鮮怒務外之色。益庶幾先民之程哉。余與賓之明之遊。因得習于謙之坦之兩兄弟。每相對。未嘗不商略騷雅。土室藜羹。竹窗夜雨。怡怡如也。太夫人徙而鄉。則謙之坦之爲政。太夫人徙而城。則賓之明之爲政。諸兄弟遞相過從。視匕箸。候寢興以爲常。而又時時踞而謝無狀。太夫人則撫慰之同兒。不憶我與汝

言避倭時乎。曰、故知之。又不憶我與汝言汝父不幸時乎。曰、故知之。又不憶汝觀汝益方十歲。汝晉汝履啼襁中時乎。曰、故知之。嗟乎。吾曩時禍視錦。藿視肉。刻視日。日視歲也。今吾有婦。且有孫。衣重襲而食重簋。貴不人前。行不人後。吾真有吾子矣。無所事視矣。余嘗笑俗學之陋者、往往欲博一第。以爲親榮。夫必鳴玉曳紳而稱人子。則曾閔不稱孝。而茅容尹焞非人耶。且世之科第尊顯者衆矣。卿命千里。山霧江湍。親老不獲從。而甚則倚廬陟岵。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之于賓客笑語。鄙倚

華楮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褓袍入而室虛者豈少哉以此覩賓之太夫人果孰得而孰失也余與賓之誼兄弟食貧同兩家之老而安貧亦同家大人七十時諸君爲巵酒上壽而余留滯鴛湖之濱無能爲太夫人役而敬獻其一言如此非特寬太夫人且以自寬也宋氏名家多有道者請以是言質之

壽范母馮宜人七十序

往吾鄉有二偉人曰大范小范太范方頷豐頰目纖瞳炯議論多準繩確然若不可拔小范剛勁孤硬少緣飾口吻滾滾有面詈而無腹藏兩先生就有司試其名遍相甲乙出行衢市上里中兒及貴人長者皆引車避之曰此華亭二蘇也而兩先生亦落落意不可一世瞠目掀髯如鸑鷟摩騰龍象蹴踏至今父老見少年負氣者曰爾才亦大小范耶小范者爲叔子先生大范者爲訥齋先生叔子老著書自豪訥齋先生以鄉進士刺萬安

捐賓客久矣其子若孫皆斌斌有文行則先生配馮宜人教之也先生少貧雖于才度可唾拾一第不喜[illegible]治生產而性又好客客至不聽出談笑達墻壁間而宜人斂氣應之未嘗以缾罄罍恥告也先生屢上公車罷免歸宜人爲綴拂纓上塵慰勉數四未嘗不下機迎也既登賢書賀者傾妯娌未嘗以泰色見也從先生于官渡嶺截海亦未嘗以怖色見也經紀萬安之後事戶血殘盡匍匐萬里以素車歸未嘗以名香珠琲點廉吏裝也歸而卜宅卜坎有子杜門有孫達膝且嫻于文章行

就婚矣宜人日從大士龕布衣蔬食優游以恬其天年其歲月豈可量哉江東之俗家汰人侈而三吳尤甚高髻纖絺明妝炫服此不起于寒畯而起于世家世家轉相競效有如宜人之慈儉莊敬老而不衰凜然自成范氏家法其提防陰敎不淺度必有善人君子以食宜人不盡之報者其在伯斯父子耶是文苑中世世有大小范也宜人請爲靦然而進一觴

壽李母袁孺人六十序

吾郡浦上世家無若竹岡李氏其兄弟以進士起家者則自大參約齋公與今司寇郎易齋公始撿齋公攝家秉居季孟之間兩公得不廢請而袁孺人實左右之夫易之論睽專起于家人然不過二女同居耳若夫聚族而處其食指漸繁而猜心攢色日益起非有明識女子調而制之則牧兄灶婦皆得易面反舌而操離合之權閱墻猜帷猝起頃刻分而爲塗人戰而爲胡越者不可勝道易之所以反覆于家人卦也袁孺人本出名家雅著令聞當大參司寇倚辦于撿齋公撿齋公心計手畫無所不猜詞大要以愼靜成兩公之廉而已而一切妯娌間米鹽細瑣攀咲取與悉聽之孺人孺人聞雞鳴朝于舅姑之寢門夔夔如也享廟獻客新樽析俎井井如也大參司寇之恭人冕而垂珈左執右綺孺人在褐中處介介如也則又油油如也晨必先田僮起夕必後織婢息曰門未闔乎雞鶩逸乎乎未飯乎禾雜秭乎爟火不息乎釜不滌衣不浣乎則又呼諸子而質之曰讀誦益乎食啖進乎師匪怒伊教乎鄰嫗至則曰漚麻乎而

酡甓幽菽乎而乞醯者乎檢括藏獲則曰無悶乎無羣飲徒乎俾乎無關戶外詀主人翁乎無雌儒不事飽趴爨下乎大祭兄弟聞而善曰吾不復反顧矣其出則有清白治辦聲入則不聞有關于市號于門譁於同室者豈盡檢齋公力哉則哀孺人所嘿相多矣古今兄弟同居者遠推公藝近推浦江鄭氏其他非漢嫂憂羨則繆妻析產司牝一鳴鴈行中斷若孺人之恭儉莊智識大體者能一二見哉天必且錫之大年爲女宗爲母師以風示閨範于永永百歲觴未可量矣士訓昆季瞿然曰善請書之屏進毋夫人帷而觀焉

壽顧恭人五十序

往己未仲春廿五日余嘗修祀者詞于冏卿申公公當杖鄉之年神響甚旺南皐鄒先生荐公起補故銜今歲癸亥始轉南太常顧恭人五十矣公廸之南來意欲謝里中羔鴈牛酒而楊季嶶則謀之陳子請以清言代筐篚可乎予盍爲我操文以佐觴今吳中稱高門大閥無若相國申江表衣冠之族莫敢鴈行玄渚公撑繼獨推梁溪顧先生名德方正其女風有令聞納璧于歸屏去一切時世粧持以嚴重上下宜焉鷄鳴候相公黃先人於寢門問安上食如故嫻習者黃夫人奇愛之曰吾娶婦得女司理徐孺人莊事之曰吾得女兄姬媵而下解襦推哺心德不去口曰我得母又得女尊師當文定拜相時太常公避事權收物望夾袋羣賢推轂衆正外不告朋友內不謀之恭人恭人第謹操內秉客至具饌醴歲飢發庾廩遠近以緩急告施金錢太常爲文定褎大事建特祠徵文於四方上袞巨儒恭人拮据佐之罄橐擩橐無所惜撫前夫人一女甚有恩程督六丈夫子才名赫然略不假以辭色嘗曰男有志女無態此皆吉

祥善事福亦隨之約束童婢不翔視不比肩絮言不及於帷墻。惡聲不加於犬馬。閨門之內肅肅雍雍非積習兩家。名教易臻此乎。余嘗讀家人卦而有感也。曰閑有家。曰嗃嗃。曰有孚威如。夫世家婦無事他奇惟一重足以御百輕近世明粧炫服好爲艷流盻媟語好爲佻寶馬畫船好爲名山大堤之冶遊始則識者歎繼則咲又甚則里婦習爲故常慕而効之而勢不可復返矣。有如得顧恭人者閑以嗃嗃孚以威如豈非颺相公丹青之與賛太常清白之風。即使女子有行。聞之且愧且悚。惟恐覩恭人知三吳風尚豈不凜凜朝典哉。國有重臣而國是定家有重婦而家範端余之有感而爲顧恭人壽也。既爲吳中慶。更爲季蘅姻婭慶。故授言于祝史奏之。以俟劉中壘者採而傳焉。

晚香堂集壽言卷七終

晩香堂集卷之八

祭文

祭常熟趙叔度

嗚呼、鼎兄期生。信信宿宿。何以留連。雲山之麓。何以供養。香清茶熟。爾時青院。冠蓋雲逐。我謝令君。退守空谷。令乘素車。乃拊兄哭。遺言在耳。遺容在目。松影泉聲。傷心戚惻。嗚呼傷哉、余憶庚子。按經瑯琊。兄亦避喧。寄跡外家。一見驩然。兩心則邇。我寔兄瑜。兄不我瑕。始、而、論文。賞嘆彌已。深造之言。心精詞綺。嚼徵含商。飲羽沒矢。吐滯笑談。可拾青紫。既、而、論事。如石投水。抵掌古今。淵徹骨髓。屈指交遊。推見清機。奇岸磊砢。偉哉男子。久、而論、心。幾忘爾汝。爲人急難。靡憚風雨。泣血相明。義格神鬼。惠鼎布諾。懸于片語。吳閶客歲。夜談扁舟。鐘殘霜冷。兄不得留。豈期此別。遂訣千秋。嗚呼傷哉、人生寔浮。恭惟少宰、手摩豺虎。投荒召還。有讒帝所。忠憤填胃。百無一吐、未了之事。待兄而補。何天奪之。氣竭三鼓。猶賴伯季、振其遺餘。衛寡及孤。泣血漣如。城有故廬。篋有藏書。清白家風。寔惟菑畬。嗚呼傷哉、乾坤草露。勳業荷珠。古

來賢聖。誰能久居。况此末世。對面九嶷。煎若沸鼎。戰若劫棊。皤皤黃髮。蒿目攢眉。疇如兄哉。神馬尻輿。

祭潘司空文

具區天目。孕爲巨公。吳興甲閥。唯潘司空。司空治河。萬派朝宗。水走脊龍。堤亘長虹。玄圭不錫。赤舌相攻。凡三十載。埋沒膚功。孫曰客靜。年少英雄。爲祖暴冤。公論合從。原官全典。錫自九重。胼胝之勞。勒于鳴鐘。是客靜者、實、推功首、伊誰哺之。產自吳母。吳裔冢鄉。爲潘室婦。見素大人。則惟德耦。刀尺筥筐。虀鹽井臼。尊章上食。賓祭縮酒。撿括諸姬。部署家口。衆云母師。衆云畏友。大人倚之。如左右手。國香入夢。客靜代昌。服官輦轂。世目麟凰。

伯非己出。愛等珪璋。且撫且敎。無少低昂。兩雄玉立。肯構肯堂。大夫雖病。神氣殊强。書千萬卷。家八百桑。山園別墅。花滿新莊。出則陶輿。入則稽檜、顧謂孺人。晩樂未央。何期青鳥。迎歸帝鄉。某也聞訃、驚悼傍徨、欲操誄詞、稽首靈傍、二豎爲虐。伏枕支床。項聞訛語。沸于探湯。吳興之市。不可以航。乃遣一介。薦此名香。集雲凍月。淚湧爲霜。

祭震野楊公文（代）

吳俗滔滔。江河斯決。中砥流波。仗我先哲。巍然二老。公與安節。袁公星隕。公若曉月。皤皤黃髮。是咨是疇。遐髦千荒。執政之羞。床帛于旌。我徂維求。三事夙夜。竚公壯猷。公亦皤然。爲余强起。司馬人龍。旋還故里。屢　詔不赴。眉壽燕喜。古吳得歲。歲曰庚子。公躋大耋。　上賜杖几。使者在門。酌酒及醴。獻老乞言。三祝而起。德薰鄙吝。身繫安危。衣冠劍佩。照耀里衢。香山洛社。食公誰歸。枌榆相望。余攝眉隨。方春壽公。曾致厥辭。酌以大斗。代而

爲箕。人生實難。慶吊須臾。嗚呼哀哉、居鄉畏壘。居官去思。愼履無咎。清德可師。與言及此、能不傷悲、　朝樂輟奏。市杵罷歈。國論私情。老淚如絲。度耶　谿耶。宜配公祠。

祭范象先文

嗚呼。文正忠宣之裔。兄五百年而祭于光祿公兄弟。光祿之後、惟學憲長白公與兄耳。兄少孤。依母于陸中丞。外家。長白敎事丘嫂。每見兄秀外慧中、奇愛之、奇憐之。恩斯勤斯。日望其長成以慰母心。以報父兄于地下。已長白公就贅吳門徐氏、轉隨而北。余附書老蒼頭名秀者視之燕邸。頗聊蕭不得意、余與兄語狀、兄尚少。默然傷懷、俛而泣下、已聞策名賢能書。則喜兄眉睫、舞蹈不自支。又得乙未南宮之報、則典質書畫、買舟載牲醴告墓。醉數日而歸。曰某煢煢孺子、叔氏寔字我、寔師我。自今以後、脫有不給。與意外不虞、決不忍叉手坐視。置范家一塊肉也。然兄自此愈恬和。愈撿括。進未嘗造請有司。而退亦未嘗得罪于閭師三老。鄉先達尊慈母性嚴下。呵詈交集。摘之跽則跽。賜之杖則杖。兄涕泣受之。不敢出挺語辨也。即有田廬槖裝。獨私諸愛女。兄談笑應之、不敢苛碎窮詰也。猝遇緩急。兄問之質庫。又轉而問之債家。黽勉有無。不秋毫懟也。已尊慈棄杯棬。則拮据治喪。上狀請旌。毋飾。當事者疏聞于　朝。表厥宅里。

又行求善地。徙葬林墓而合葬之。其所費雜沓不貲。而兄亦蕭然四壁矣。賴長白公憫其孝且賢、授之屋、授之之田。授之歲餼。舉爲義庄主奉。而兄不以此自潤。且不欲屑屑苟且負叔氏恩。修忠烈祠。修石湖文穆公祠。以長白公增助義田五百畝。建學憲祠。又曾托余請之孺初毛公。刻文正集。刻忠宣集。毛君之去郡也、則徵余去思文、勒之穹碑。以酬表張之德。又刻文正公之手書伯夷頌、爲玉暎堂帖。以永其傳。其種種行事、急先務、知大體、可謂范氏之功臣。而不意兄之遂病不起也。兄移居吳門、某嘗勸之曰、顧兄以忠厚培祖德、以寬大調人心。兄唯唯謝教。而長白公亦愛兄、俾兄更甚瓜葛相依、肺腑相附。今中道舍之而去。有杯酒、誰與讙。有心曲、誰與謀。有啼笑痛癢、誰與語。有巨細應酬、誰與任。有桑榆晚景。誰與娛。兄瞑乎不瞑乎。兄欲修范氏譜。刻石湖集未就。長君未冠、婚未成、立學憲藍田之胎八月矣。行且得雄。而兄未及與湯餅之會。兄瞑乎不瞑乎。若夫視錢財如糞土。視屋廬如傳舍。少無覬于尊慈、長無覬于叔氏。赤然一身。拍手一笑。即有後事後人、學憲首肯之。心志

之矣。兄何必悒悒于九泉哉。其敬遣某兒再拜而告之。吾兄。行將爲兄作傳。以不泯死生彌留之托。尚其歆承引我卮酒。

祭陸君羽文

旣托戒僧。虔作佛事以資冥福。復設素祭清酌。爲位而哭。告于明故文素先生君羽陸兄之靈曰、嗚呼、君羽其遂已耶、當君羽病時。則賴長公飲哺護將。執手殷勤。當其殁時。則賴長公紀綱後事。含斂楷衾。當其藁葬。則賴長公鼓吹旐旌。辭別國門。傷哉。吾曹病不藥。死不臨。除夕之辰。又不能素車白馬。爲君執紼而前行。嗚呼痛哉、君相岸偉。修髯便腹。貴宜邁族。而報不讐讀。君度遲緩。落落穆穆。老宜後福。而壽不登六。三戰三北。家無脫粟。一字一縑。沒無尺幅。人孰無死。奪君太酷。人孰無死。出君太速。骨雖瘞土。血猶附肉。族不及送。友不及哭。嗚呼痛哉。傷心慘目。君病瞑眩。見死勿知。君若有知。尚覓見兒。夜臺寂寞。或笑或悲。今之存者。君可勿思。君策孝友。吾曹所師。惟伯氏在。衣之食之。惟伯氏在。敎之訓之。吾曹友生。愛何能爲。生死決絕。盡此一卮。

祭黃葵陽少宗伯文（代）

歲在戊子北闈掄秀命公典考英雄入彀先子見材忝在舉首衆喜得人籍籍額手識者謂公諸葛之秤無重輕太尉之袒無左右而彈者謂宰相有兒將無澹臺善徑子羔善竇遂以激不測之天威而雷霆轟擊之太驟先文肅且辯且救請試請覆維府郎官之邏徼森嚴臺省之耳目輻輳先子臨文握筆而就銳若新硎捷如宿搆鍱金不成完璧依舊至是都人士始服主司之至公而公亦頻洗向來之浮詬抗疏歸來自安枕漱久奪鳳凰之池慚學魚龍之鬪荏苒十年乃屆辛丑先子叨大廷之一鳴未審公亦與聞乎九原否頃者黃門次公慷慨陳奏 溫旨諭公所舉非謬位進秩宗贈卹孔厚祭天子之賜金肅有司之籩豆涸巷傾城携老扶幼肩摩聚觀快未曾有龍章者穹碑馬鬣者故埠冥冥夜臺煌煌晝綉此雖伏孝子之上書寔則逢 聖明之在宥山峙水流天高地厚追昔感今淚滴石透嗚呼公也騎箕而上天先子亦排空而化斗痛矣夫伯牙與子期俱亡已矣夫伯樂與騏驥皆朽獨有身後百年之定評差可謂眼前一時之笑口靈爽如生歆此杯酒

祭汪侍峰文

語曰言無不酬德無不報此言人不相負也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言天不相負也公客居吾松三十餘年人有以緩急告者告無不諾諾無不應應無不滿願而去如叩鐘必鳴呼谷必應不責券不紀姓名歲月久則并其子毋錢俱化為于虛矣公不得已索之故所貸者貸者唯唯詣門則闒人辭遇諸塗則障扇避甚有當面若不相識明知公之蕭條旅食出不能具舟車歸不能見妻子而無意還楚弓完趙璧如故也吾嘗聞一二

搢紳負公至千金以宦貧不能償身死不得償其不負不死者似宜無辭以謝公而無意還楚弓完趙璧如故也公以此身家懸罄進退觸藩隱憂煎其中窘迫攻其外交遊笑其旁而病且殁矣殁之日一棺戢身六親無倚徒寄空櫬于郊墟壙野榛莽破寺之傍嗚呼人負公耶公負人耶公負天耶天負公耶公雖不言諸君寧能無愧于胸中公雖不起諸君何以他日相見于地下此余所以感慨唏噓具壺漿率子弟而哭之匪獨為公哀且哀吾松之交情太薄而取與之太不分明也嗚呼痛哉

卷終

晚香堂集卷之九

傳

忠烈張大司馬傳

張銓、字宇衡、號見平、山西沁水人、父五典、卽海虹先生。按蘇松、鳳稜嶽嶽、稱名御史、歷官太僕卿、公生十月、李夫人挈之歸寧。夜半火發臥下、李爐烟焰中。公無恙。二十一中鄉試、甲辰成進士、授保定推官、讞獄廉明、擢浙江道御史、出巡茶馬、丁內艱服闋、又巡江西、戊午、建酋襲撫順、總兵張承徵戰歿、 詔贈少保左都督、公奏曰、

綱目書死之例有三。曰死之、曰戰死、曰敗沒。死之者、節之也。戰死者、功罪半也。敗沒則直敗之耳。今承徵輕進取敗、尸積丘山、不合䘏典、請繩以喪師辱國之罪、時論韙之。又上方略、言經厤鎬、大將軍栢楨、不可用、兵不可募、餉不可派、狡夷不可挑戰、以封彊博一擲、未幾、三路覆師、公言左驗、天啓元年、特命公按遼、監其軍、客曰、公資十年矣、俸六年矣、兩差之期報竣矣、又嘗上章請告矣、公不往、誰能驅公、迫公者、公嘆曰、遼左失陷、朝野震驚、士大夫不能爲 主上分憂、而乃私窗蟻馬、預遺妻孥先去、以爲民望、何怪邊關將士、望風鼠竄哉、其孤憤勃勃、塡胸、請脂車兼道而前、夷既抵關、袁經略先納降夷三千人、雜屯瀋陽、三月、賊犯瀋、被陷、川浙兵戰死、胡騎充斥、居民空無人、公請撫臣帶河西之兵、移駐海州、督臣帶山海之兵、移駐廣寧、以救呼吸之危、以張應援之勢。疏墨未乾、而賊已薄遼陽城下矣。勸公者曰、公監軍、與經略異、巡方與守土異、跳而出圍、以圖後舉、可乎、公曰、我一腔熱血、欲洒此地久矣、賊至、我兵出戰、廣寧標兵二千、直犯賊鋒、賊少却、明日復圍城、公與諸大

夫畫地爲堅守計。公守西門、登埤環塹者三晝夜。親以火箭焚賊車、薄暮內應、城隅火燭天、公衣繡裹甲下城。從者擁出小南門。請易服、弗許。入署、叛賊李永芳、曉來伏謁、搏顙謝無狀、公曰、汝爲我言、我對誰言。嗟何及矣。賊取公去、永芳扶公並轡行、且說降、公自投於地、面傷焉。公見賊、挺立于庭、左右抑之拜、公曰、我豸繡憲臣、肯爲犬羊屈膝耶。戟手瞋目大詬罵、且有力擊人、輒披靡、賊怒、捽公出、復呼回、爲撫慰者再三、又擬刀脅公、公引頸以待、賊誘曰、縱汝歸、公曰、我以死爲歸耳、奴知不能

奪、送之輿、却輿送之騎、却騎仍令錮之公署中。父老譁生泣而隨之、告永芳曰、幸護張使君、公厲聲曰、汝等好百姓乃爲好漢子索命賊手乎。衣冠向闕拜者八。向家拜者四。遲謝君父畢。遂自經。賊走視嘆曰、忠臣忠臣、遣永芳歛而瘞之、建祠于北門外之演武場、流人鄭良弼、祖天弼杜時隆、自遼歸、目擊其狀如此。撫按核確奏聞、

上悼惘卹錄、　賜謚忠烈、　賜廟額曰昭忠祠、省城、又合祠于都城、　賜祭三壇、　賜衣冠葬三百金、廕長子道濬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初　贈公大理卿、再進兵部尚書、加三代如其官、從御史張愼言李日宣給事中尹同皐之請也、公狀貌魁梧、豐頤廣顙。面頳美髭髯。兩目燿燿如閃電。初李夫人孕時。夢神人裹黃金甲被髮仗劒入內。及期誕公。公官司理時。又夢入兩是亭。楊中丞繼宗、許忠節公遠、揖公而前曰。虛廂以俟久矣。至是遂符前讖云、往者遼報頗棘、海虹先生速公啓行。星言夙駕。不三月。道及于難。得報。先生曰吾知兒預有今日久矣。于道濬以諸生、長號徙跣。將赴遼陽。訪求公之遺骸。而海虹先生泣止之曰徒死無益。濬詣闕上陳、請兵

一旅自效行間如漢羽林孤兒故事。願從諸將。出關雪國憤。復父讐。斯亦忠臣孝子効死畢命之秋也。兵曹但覆補錦衣實鈌、以需後用、濬壯志不遂。製鋭矛千核。送部滅賊。又請仗節渡海。往勘李琿李倧廢立之情形。弁窺毛帥牽制奴酋之虛實。其忠憤驍雄。所謂非是父不生是兒矣。若使濬領勇士數百千人。獨當一隊。仗以

聖主之威靈。助以厲鬼之血戰。必能手縛賊奴賊芳沽。者置之檻車。獻俘死者。刳其舌。霍其目。嚼之礫之支解之。祭忠烈公之墓。而後與其喪以歸。豈不快哉。昔袁履謙與顏杲卿同坎。猶有死時一足也。張湊得杲卿之髮。妻疑之。髮動。猶有髮在也。今忠烈埋骨何方。返櫬何日。世路悠悠。如顏氏張湊之客。又何在。徒使九旬祖母七尺孤兒。招魂望祭於數千里黃沙白草淒風凍月之間。嗟乎。慘矣慘矣。雖然。公能令叛賊修治民之禮。異類營忠臣之墓。又能令降者逃者盜餉者中途觀望者悔死慚死恨不從公同難以死。則公之英風峻節。眞可敵發未死之英雄。恢復垂殘之遼局。豈直與何公廷魁高公邦佐。冉足稱山右之三忠哉。故陳子諾濬之請而爲之傳。

孫漢陽太守傳

公諱克弘字允執號雪居先世汴之杞縣人有靖康先生者隨蹕南渡居武林仁宗延祐初伯英舉鄉試后辟行省爲廸功郎上饒縣錄事歸築映雪齋于西湖之上元末浙東大亂因遷于松子昂夫習春秋洪武初官武昌同知凡數傳而至延平守雪岑公雪岑生大宗伯謚文簡毅齋公文簡三典文衡新鄭高相國拱妻江王司寇世貞新安汪司馬道昆皆出典門宗伯得公最晩慈愛之自少有器量以門蔭授應天治中署上元邑篆號

稱清謹擢漢陽太守吏畏民懷當衡王之國水陸旁午凡供帳厨傳皆公部署甚整而暇路無驛騷臺察倚重之擬咨靳黃兵使者會公遣書高新鄭道逢徐太常僕遂與俱入都而新鄭方修華亭故郄捕徐僕省臣韓楫劾太常波及公而公免歸公自此無復仕進意遂于東郊故居修築精舍葺奇石寘庭除環列彝鼎金石法書名畫摩挲其中滌除洒掃屏榻如鑒客至命張具鼓吹遍作童子按院本新聲間舞狻猊及角觝之戲人以爲安陵食輞川庄不是過也公既以豪閑江東而又坦直無他腸四方客輻輳進稍挾片藝者公居停之推轂之甚則解衣投餐使得所而后去故人疎族一遇之以誠欵洽餽遺老而不倦嘗笑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僕于曾男子差無愧色公性巧慧喜摹古即一椽一桷一木一石往往曲折多位置所居聽雨軒東皐雪堂敦復堂赤霞閣期仙磴老圃菊齋夜雪其四壁皆寫畫蒼松老柏崩浪流泉使人凜然不凄而寒有澄泓蕭瑟之意客退就明窻棐几間或臨古書或抄異書有挑以俗事及家人生産者掩耳瞪目若將浼焉公正書倣宋仲

溫隸篆八分追踪秦漢初寫徐熙趙昌花鳥晚年畫馬遠水米南宮父子雲山遠近于請無虛日人有贋貌公筆以衣食者無數當路懸購十不得一眞率采聲而已公聲音洪暢狀貌疎野居恒好着民間平頭帽菊綴小金瓶又好寫笠屐小像彷彿皆晉唐遺風指遜代以下人物也漢陽蕭象林爲平湖令與公無平生交而契慕特至公感其高義往候之蕭虛左如執弟子禮及其歿也匍匐風雨中拜之于墓楊修齡來按吳表公墓曰賑倣九泉其爲人仰止如此公無疾而逝年七十有九得

一子早殤、擇族之文而賢者爲之后、曰世稱華亭邑諸生、拮据葬公于細林山之陽、

陳子曰、文簡公官大宗伯。三與試。門生半天下。其所遺僅僅負郭一區。腴田七百畝耳。公自少逮老。賓客聲酒之費。垂八十猶未衰止。而能保有文簡公遺業不失尺寸。何也。蓋亦有德矩寓焉。今世家子、喜狎非類不知何者爲名士。轟飲大嚼。不知何者爲名畫法書彈指流盻之、間。淜若驟雨。崩若潰墻。而身名與草木俱薾耳。風流儒雅。是吾師。舍漢陽公吾誰與歸。

安硯亭先生傳

安茂卿、諱紹芳、居無錫之膠山、山有滌硯亭、因自號硯亭居士、安氏自勝國及明。多豪傑卿長者。嘉靖間有如山公登己丑進士、選庶常、守裕州。歷雲南僉憲、生少峰公希堯、希堯生二子。長光祿署丞硯泉、次即公也。公自少眉目娟秀。顧盼迎人。舉體無凡。雅有貴表。僉憲授以詩句。心開意明。十歲工詞翰矣。稍長、讀先世藏書。動以寸計。嘗廣坐拈一題。下筆袞袞。氣呑多流。而獨好有韵語不輟。少峰公呵禁之。扃一室。顓精公車言。遂與伯兄同裹青衿。稱安氏雙玉笋。是時甫十七娶吳孺人。孺人屏謝時世粧。德業相勗公。公不復展轉內顧。刻苦下帷。覘一第如解衣相似。會貴人子爲狡獪所穽。波及公。廢書。曼聲聊蕭。不自得。跳身者久之。聞少峰公罹家難。口白門紅板桃葉竹枝。豈我事哉。疾趨歸。內外之鬨立解。而僉憲公與王安人、後先捐館舍。公匍匐治喪。毀瘠不能起。見者傷之。服闋。散橐裝。結海內墨卿劍客。入京都。上書白冤狀。投剌巨公。即陸平原謁張壯武。王仲宣謁蔡中郎。無以過也。奏下南法曹、首鼠者居半。公嘆燕邸

不可以久留。還里門。得祝少峰公舍稐。奉母命析產。肥瘠聽兄。毫髮不以屑意。家有西林一片石。多偉木壽藤。公疏清泉。累層臺。搆傑閣。結幽亭。蒔竹種松分蘭蓺菊。時時命魚艓鹿車往來其中。築肉飛絲。傾尊仆石。雜遝燭跋。不聽客歸。客擬之安陵食。輞川庄。諸門者恭昜相嗤矣。稍挾片長。公居停之。推轂之。甚則解衣授餐。使得所願而去。公雖豪舉。聞江東。酒後耳熱。勃勃若有礙膺者在。再上青走闕下。賴劉侍御挺身直其冤。公乃更名泰來、字未央、拮据葬父畢。裹篋北雍。己酉戊子罷歸。辛卯。幾入格。會房考爭甲乙名。兩報罷。公自此半耗雄心。又若艱子。建白榆閣以祝多男。連舉丈夫子五人。稍稍喜見大宅。形諸詠歌。命子珩嗣其亡兄。告廟行禮。未幾喪母、又喪婦。哭不勝啼。喉嗉闇咯咯失音。形容憔悴。竟不起。春秋僅五十有一耳。公彌留之頃。絕無沾戀。撫瓚項。目瓚者再。已而嘆曰。吾生平器高局遠。不屑屑齷齪問生產。然歷盡菀枯炎凉之感。瀕死者數矣。丁卯歲幾落奸人穽中。可以怖死。諸　闕三上書纏綿十二年。莫適爲援者。可以憤死。七入棘闈不一售。可以慚死。

哭父哭母。哭伯兄哭婦。又哭殤兒。可以痛死。嗟乎造物。以六親刀俎我。七情爐炭我。徵役再鑄我。又以虛懸不寔之功名。爲且吞且吐之雞肋。以掉戲我。其幸而不死者。外則登眺有名山大川。交游有文人才子。內則司封公。肝胆相孚。膝下雛。眉目如畫。而又幸有醉鄉詩社。金石冉彝。破愁懷。結塵想。故得延歲月至此。然吾豈沉湎酒人。風流教主哉。公豐頤廣額。雙耳垂珠。然諾不輕。諧笑錯出。親知以緩急告者。未嘗以冷面相拒。司封公創義田。公佐產以贍貧族。處闔閭無褻容。交貴游無諂骨。暇即枕漱百家六籍中。過輒成誦。畢身不忍忘。字臨禮娥碑。畫摹大癡懶瓚。旁寫蘭竹。別具一種清芬。里中兒童購不易得。姑以自寄其瀟洒標韻而已。郡大夫嘗以修志敦幣聘公。志成、嘆賞有良史之法。詩名清萍集、二京集、芳草編、西村集、行于世。皇甫子循序其詩。王元美爲西林記。其他四方名公。往復報贈者。不勝書。子五、長殤、次玉、瓚、次珩、次璐、皆孝謹。嫺文章。卓然有父風。

陳子曰。余屏山澤。不獲交茂卿。然時時聞之吾友徐長孺曰。安公動無鈌彝。言無判德。凜凜篤行君子哉。獨以沉

寃未洗。榮名未立。寄跡交游詩酒間。以夷其胸中五岳而已。假令早遇顧叔時君子。雍雍弦誦。必且虛席爲東林首座。豈至偃蹇西林一片石也。故有感而爲之傳

玉峰道人傳

錢塘有玉峰道人者。世居吳山里。結茅山下。環侍木石。客至。彈棋賦詩。燒茗叢間。稱引往事。亹亹不去口。風日清妍。勑童子負壺。往來湖山中。經旬忘歸。歸則坐臥一小閣。讀三氏九流之書。性好菊。多名種。當午夜臥起。不憚風露。手灌籬落間。及秋羅菊閣上。傾家釀。邀賞無所恤。父母篤老歿。道人白髮倚杖而號。喪葬畢。得心疾。嘗死者數矣。徧席爲龕。日夕坐不出。踵息成。病良已。垂老耋顏如渥丹。黑毫生。行游市中。兩肘如風舉。與之坐。氣韻沉古。疑樛松怪石。靈岩古洞。而若有遇焉。天性慨達。恥機事。多與少取。面數人。人不爲忤。事母極孝。母嗛於側室李。命逐之。道人憐其賢。局李一室中。穴壁授餐。三年。母大悔。召李歡如初。其仁孝多此類。道人四十六。長子之翰殤。無嗣。朞月。夢登高山可萬餘丈。下覰奇峰臚列。上有紫芝碧草。珍禽鳥無數。人朱門歷階上。瓊宮玉几。有帝憑焉。授道人圭。拜而出。覩壁門榜之翰名。已更抹去易之惠。遂覺。呼郎母而語之曰。帝錫圭且錫嘉名。殆舉子乎。俄舉子。駭而名之。即天下所稱大儒鄭之惠

者也。道人曾爲粵參軍、再倅太倉。會太征、轉剿賊梁任興于新寧山中。賑飢。活十餘萬人。埋俘草骨稱是。築三水南海堤。捕梟鹽豪少年。郡暮夜千金者二。所至、檄署壯邑。使者上書最治狀。比去官、父老持牛酒勞送。擁馬首不得行。皆故事寮幕所無也。道人諱炳、字文輝。于新會祀陳白沙。又從甘泉湛先生遊。婁東與王汝中最媟。故晚年著書頗有道者。年八十有九、屏跡家居。不自名官人。而好山澤游。自稱玉峰道人如故。

樵史曰、昔南陽馮良、三十爲尉。迎督郵。慨然毀衣冠。壞車殺馬遁。十年不歸。妻子王發喪制服。何其詭也。獨龔勝爲功曹。三舉孝廉。再爲尉。一爲丞。哀帝徵諫議大夫。多建白。其後不食以謝新莽。忠節甚著。道人逢時能爲、勝。不逢時亦不爲、良其古之吉人哉。之惠撰述、有測莊、莊砭、老子解、及他書甚衆。踶進道人道人咲而頷之、蓋父子相師友云。

江陰貢太公傳

太公諱賦、字明善、別號暨陽、其先大名蒲城人。宋南渡、徙宣城。始祖師元、又徙江陰。三傳而以科第起家。曰斌、爲戶部員外郎。生子曰學靜、爲南臺御史。劾璫。廷杖削籍。再召山東按察司僉事。學靜之季子爲龍陽翁。龍陽之季子爲暨陽公。少開敏。落筆有雋聲。屢試童子科被放。因太息廢書。代翁支大役。腹筭口占。不屑屑爲纖嗇機利。周孺人櫛束舍人兒。又甚整而賢。家以此漸饒。龍陽翁逍遥寡營。但召酒人爲轟飲。飲且盡一石。旁指公笑曰、老人臨食不嘆其寢不魘、此伊誰力也。公與伯兄媞。所居距數里。餉遺書訊不絕。兄中危法。公傾貲挺救。始無恙。送亦無自功之色。遠近有緩急告者立應之。應而負者置不較。契券盈笥。視若故紙。并不知其爲誰何氏矣。性伉直闓爽。遇可恨人及可恨事輙颺去不則痛詆之。即名流貴介。亦折無所憚。酒後耳熱。面摘人宿垢隱瘢。聞者口噤手顫。幾欲穴地入。而公刺刺不少休。諸子曉諫之。公咤曰。汝欲我爲無口瓠耶。第善罵。旋亦善忘。舌有肝腸。胸無柴棘。雖置公刀俎上。公飲噉狂笑。

自若不能難也公恨不竟儒而辯詰甚于儒者每薦司馬氏資治通鑑手錄忠孝烜赫者粘之座右以代義方又念南渡後宣城陽阡晉陵之族散佚不收纂成貢氏譜良史嘆爲弗如二山君癸卯舉于鄉公志意益舒與周孺人陰爲德甚力撫嫡兄之孤如已出迎王氏孀姑養之終其身不修故郄不闚戶外事從廢圃故園芟刈疏治之藝名花灌修竹傾尊什斗炙肉飛絲燭跋鷄號未聽客去邑令蕭公爲賓飲公咲曰田叟野老不能與子大夫相周旋請辭公酒杯流行諧笑錯出似狂爲人晝策解紛不顧毫髮利害似俠清議格物常持是非名敎以詘其座上人似戇陳子一言以蔽之曰貢太公古之遺直也公歿後二山君成進士宰東陽推卓異第一其諸子皆以文行有聞于時

陳子曰世人談笑有鎮邪故秀鐵面以嗔作佛事世人對面有九疑故灰袋道士張口如箕五臟畢露古之得道者如此而又何疑于太公乎太剛則折公不以剛損太直若曲公不以曲免孤行一意得全其天爲布衣則公爲綉衣則抗疏璮璫之名御史家風剛直易地皆然信貢氏祖孫之有種也故諾東陽君之請而樂爲傳之

有道鳴鶴李公傳

鳴鶴李公、字受甫、上海人、即聘倅不應仲昌之后也。曉峰翁得公最暮、十二、善綴文。貞齋趙翁試一題、援毫立奏。遂遴爲贅壻。子視之。十八、補金山衛庠生、才名蔚奕。弟子北面者屨滿戶。趙翁連舉二雄、公謝曰、某可以歸矣。歸則舌佃以供兩尊人。具草蠢甚腆。曉峰翁爲撚鬚捧腹、幾忘其貧。翁亡、諸子騖遠游、獨公拮据治喪、造次纖悉、准禮家言無憾。行營善地、不惜罄產。牘坏土于祖墓旁、費且鉅、匿不令母氏知也。四子迎養母、母過從公

頗數。曰、老人非私少兒、但覺兒夫婦酷知我痛痒冷熱耶。公授經他所、母疾輒怦怦心動、遄歸、欠身榻旁、爲揣色聽聲。疾良已。飲食彳亍者十餘年。已棄杯棬、公毀瘠焦枯、幾類死孝。即春秋饋奠、猶作孺子啼、目爲之眚、而篤愛典墳。有皇甫士安之癖。每念先世儲書、積至萬餘軸、嘉靖間、倭奴闌東郊舊居、委書泥淖中、塡踏而過。自後不復更能收合。則多方訪購之。自六籍百家、以及山劇家刻之屬、皆抄纂標序、細加丹鉛。揮汗呵冰、眠食減損。猝叩之某事、云出某書。某卷某行、且指數以對、鈞引

貫串。應聲如響。即容軒公集、與武經註疏、其手跡歷歷猶存。蟻鬣蠅頭、可念也。龍郡丞念公久困學宮、將無爲風氣所錮。移文更之、不允。公咲曰、雄飛雌伏、宰物自有權輿。老蠹乾螢、此儒者事也。遑問其他乎。是下帷益淬厲。課趙氏二子、皆補諸生、以報貞齋翁。而程督逢原逢申不假貸。小咈意、爲攢眉愁嘆、二子見之、凜凜甚於鞭笞。董中行貧而才、垂三十猶試童子科。公器賞其文、妻以女。次年遂登賢書。宗人敬庵君素封、艱嗣。雅屬逢原、公曰、非望之福、道家所忌。㬥得萬金不祥。請辭。已而聚

族爭立、立者之產、悉殉於仇家、而訟終不解。公潛爲營救、得免。而身則涉水衡門。朝絃暮誦、父子熙熙如也。事伯兄、女兄謹。兄之女適倪而寡、公不絕餽遺。既歿、祭奠皆成禮。與配趙白首相莊、六十年如一日、褻語不加于童僕、惡聲不及于犬馬。介行矩步、鈍口睟容。惓惓以惜福擇交爲第一義。不喜見趨熱貴游、亦不喜赴讀法鄉飲禮。曰、山衣田冠、未嫺磬折。所羨惟闇然篤行長者而已。丙午、逢申捷音至、公咲曰、差慰寂寞已。罷免歸、亦不色惱。曰、兒豈薄孝廉乎。吾家養庵公何如人也。逢申結

草堂於笏谿之南。公過而樂之。賦詩云、此堂未易言卜築。寒士三年構一屋。砌石栽花見遠情。板橋曲沼成幽谷。從古豪門鬬麗華。只今何事傳邁軸。愛我郊西半畝宮。歲歲春風醉醽醁。其他登臨觴詠率本之性情。而無郊寒島瘦之病。晚年目疾。詩亦屏去、强半茹素。奉竺乾戒甚虔、詩稿不留。今逢申僅刻十之一、曰碧梧軒詩系。與容軒希獻兩公並傳。尚足不朽矣。

陳子曰、李氏自洪永宣景天順以來、纓黻蟬連。門業比于王謝。及公已貧甚、而孜孜好善好書。老而不倦。豈非眞清白吏子孫乎。古者賢良文學、坐持國是之平。御史大夫。晚受濟南之簡。晚至宋儒經行可觀。天子用宰相奏。選書吏給筆札。錄其書藏之秘閣中。今公經明行修。豈出古儒者下。而綸不挂半通、養不待五鬥。識者相爲惜之。猶幸身沒以後、慈谿君捧　遵命告於泉臺、鐫詩系傳之秘笈。積德于子孫者必貴、積書于子孫者必文。誰云天道無券契乎。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公父子之謂矣。

馮甄甫傳

馮甄甫、明州人、初名若皐、已更皐爲陶、甄甫其字、號遂呂、方伯修吾公季子也、家世多名臣、纓緌相望、而君獨通脫自喜。好輕俠。迫之就帖括家言。笑曰、諸葛武侯略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此古人讀書法也。烏用是小兒號嗄爲吾闔至人、多好醉鄉遊。近無復問津者、請撫髀雀躍從矣。性食酒。洪飲無章程。方伯肅括之嚴、君醉歸。調方伯起居。急盥櫛問寢上食。周恭人臥病、却藥餌不嘗、君手調以進、輙領而受之。方伯試之家政、君任心獨識而能行方伯意中事、往往爲君解頤。君後篤疾、猶强起故作健步武、以寬兩尊人憂。其密行多過人者。與人交、有面規而無腹背、有坦中直腸而無軟言蔓語。有立談即合、暴發即解、而無終身不釋之憾。有叩必應、有應必如其所欲。未嘗叉手硬坐、捧睛不相屬、置人緩急于度外也。性好古。喜集法書名畫。延勝士焚香品題之。遇佳山水、爲橫琴作雅操一弄。味其雋韻、似將折節改絃。不終以酒人自雄矣。然每當志敵意得、鼓三撾、雜三號。猶嚴扃門戶。不聽客歸、觥籌交飛、排調錯出。不沉醉不

休竟以酒得病下痢十日死享年僅二十有一耳君狀貌魁岸廣額高準豐下目光燁燁注射人弱冠時能控惡劣生駒馬上下山坂見者無不辟易而君執轡如組馳驟若飛假令君今日尚在目擊奴酋不逞君必且散金結海內劍客椎牛擊酋突行而前傳檄東一殊死戰以報　累朝厚恩漆奴頭飲奴血豈作偃蹇書生桃酒徒膝上老耶馮元仲才子也痛父酒亡而毋孺人陳氏又以節殞極引古人酒戒便欲毀尊罍扑瓢斗殛儀狄于羽山放杜康于三危焚醉日于秦坑囚酒星于天

獄盡大地林日悉化爲斥鹵荒蕪而後始無憾余曰不然自來酒豪如李太白死如狂旭顛素死嬰兒不辭酒解乳死張蒼百餘歲啜兒乳亦死盧仝陸羽飲茶死屈大夫不餔糟不啜醨亦死則酒豈必能盡死人也唐鄱陽王素節得罪被逮路聞哭喪聲嘆曰人求病死何可得而尚須哭耶今君不死于病而即死于酒勝唐王孫遠矣奚其悲奚其悲陳子滿浮大白酹君牛山之墓呼而問之曰甄甫復能飲乎試讀我身後數行傳何如君生前一杯酒

書陳稺登交情始末

無錫陳稺登之亡也柏潭孫公涇陽顧公狀而志之而唐元徵黃玄宰王辰玉皆各爲之傳其子藝之又以稺登遺書訣余余更白練衣爲位而拜啓其書泱泱于睫而不能讀也嗚呼痛哉初稺登入漸莊新都許相國爲祭酒新建張相國爲司業一時所賞識傾天下知名之士而獨愛重稺登與吾亡友徐長孺長孺歸而謂余南中有大儒及奇男子各一人則武進徐儆弦涇上陳稺登也徐公名宿顧心降稺登益其人豪似元龍俠似孟

公推倒一世似同父余退而私志之甲申稺登走華亭訪余余方與辰玉讀書婁水而稺登亦欲謁文于弇州太原兩王家至是始相遇甚得別去巳丑余與徐長孺會葬于顧墓因訪稺登稺登出子弟見余流連日夜鍵門不得歸迫余賦詩又屬余撰祠堂記因導入祠中掃除靚潔肅如官府曰不肖歲時饋奠吾婦手浣錡釜而進之一夕婦不戒于鼠而不肖禮必以脈奠上食婦倉卒不能辦爲易他饌不肖爾時當神主前不可以誚讓婦伏地責無狀哭不起吾婿聞之懼幾若無以自容者

累日。既而出餅餌。余甚旨而整。及余童子行。則間雜酒脯。枯魚麥飯以佐之。余以是心知談孺人賢。又知稱登之恭儉而有禮。能行于妻子也。自後與稱登不數見。歲以書往來。而一日而中游蓉跡余于秀州之南園。余門生皆以得見稱登爲快。稱登方從北雍下第歸。俯仰黯然。既而嘅爾進酒。忽岸然謂余曰。我非游無所遇。頗喜見李如松大將軍。霍霍膽略、有名將風。顧叔時爲文選。恂恂如書生。閉門清齋。不通針芥。顧益卿司馬。時時以酒餞寄我。我得紓意。人且使者言遼陽黃翁兒。皆折節

相戒。不敢犯塞上。是皆長安中可喜事。其餘馬蹄磔礫。惟有埋人十丈壓耳。稱登時已大醉。復命酒。科頭坐余榻間。滾滾論文史。旁策國事。反覆及夜半。皆可喜。王明日邀余送之十里外。雨蓬之下。探詩草奏余。一讀一咲。蹙眉沓張。臨別。復邀余贈一歌。乃釋此乙未八月十六日也。嗚呼。孰意此日乃與稱登訣耶。稱登長余七歲。余多病。稱登壯旺有精魄。尚未衰。余見人退縮。而稱登實至如歸。以稱登之年與才。心敵志得。與當世將相及四方文章家士。酣嬉淋漓。何所不樹立。而落落卒不遇以

死。其死又僅四十有九。是可惜也。稱登忠直孝友。能信于里族。里族無大小。不之官府。而之稱登一言以爲解。生平視交情最眞。其待王崑崙先生。始終執世講子侄禮最謹。顧司馬嘗折柬崑崙。招爲幕門游。崑崙行別稱登。置酒送之。已復念其老不任遠道。爲挽卸戾下。崑崙即所詠詭能表顧司馬以不能致臣存也。乃馳百金爲王先生壽。天下聞而咸高之。今春崑崙以稱登病告。余以爲即病不必死。未幾哭稱登訃矣。又未幾且哭王先生。極矣。張新建已解相印去。顧司馬與溧陽兄弟皆歸

臥矣。李大將軍戰沒矣。曩與君南雍同游者。如倣弦長孺、皆先亡。即許相國墓頭之草。黃且隕者。又不知凡幾歲矣。大抵人生如奕棋。適生適死。適合適離。此無足怪。然必局終而後國手乃見。今下子方酣。半道而撤。非獨奕者負恨。即旁觀亦爲之嘆息不已。嗟乎。稱登豈特余一人區區知已之痛而已哉。幸而可以不朽吾稱登者。有諸君子之志狀表傳在。余特記其交道之始末。以示吾兩家子孫。各有考焉。

傳二

劉母錢淑人傳

淑人、海鹽錢永州芹之女、按察使劉公炌之元配也、錢氏自臨江公以來、纍葉簪紱、多清人賢胄、永州公與劉太公木同舉于鄉、媲甚、相約爲婚姻、劉太公爲咸縣令七年、裝不滿四十金、既捐館、益中衰、按察公從永州公受書、永州公貴時、羣從兄弟後先成進士、諸姻婭綺紈駢坐、按察公獨否否、永州公出繒綵授之、謝不內。而衣布衣躐蹐如故。左右多鄉背有輕心、臨江公聞而歎曰。劉郎貧而才。又廉吏兒、少年不成名。吾不復相天下士矣。淑人十七歸按察公、晨朝鄭太君、太君目逆之、儀軌自如。以次麥蚳起居諸姊姒。人人解頤。贊賀得婦賢。鄭太君性嚴重、造次必依禮法。少忤、輒詈罰。每病熾、昏瞀干嘔、頭眩不得怡、淑人率袒衣。膚裏相屬、掖臥起。趾步不離側。旦晚上食。無敢平面視。中裙以下。手自澣之。鄭太君心動。爲解嚴。曰新婦善事我。按察公官金谿、官留都、官臨川、皆與淑人俱。官閩粵、官黔、更官豫章、淑人來太君于家。當龍頭寨諸盜起福寧、曾一本起廣中、公在

事、餉督兵甚棘。太君憂之食不下、淑人曰、吾聊共生平。塞進而好退、多讓而寡營。益恭儉吉德人也。即置虎穴中無死法。況其才足辦賊者。未幾、果奏捷。捷書首推轂公。公遜績不居。卒如淑人所料云。按察公居官廉、淑人爲牙習。口課童婢種蔬績麻、尺寸不外索。司帑吏昭公羨金八千餘。公籍錄爲公家經費。嶺南之役。明珠異香不點蹄橐。曰少染指、恐爲吾婦錢淑人所咲、家居門風蕭淡、賓祭以外。罕聞庖聲。淑人每與公對案下食。藿肉漿酒。取給輒止。餘則分畀旁媵。亦不復少有異同、[illegible]室中本搨絺帷。即按察公亦十年布被而已。此淑人贊之也。太君春秋高、淑人亦肩差稱老、及奉諱、悄悼痛哭不勝喪、每細事動稱先姑。縷引遺令以勅諸子。子五人、其爲淑人出者、進士世延、太學世坊、孝廉世教、而延坊皆前夭、淑人哺其孤雛。成佳士。當淑人在堂。子孫無敢衣錦。見者及殁。各受室。始稍稍更故時衣。子孫每相見。輒頻首曰。吾甚愧淑人。吾甚愧淑人。淑人從官歸、嘗舟次沈氏里。其妹沈宜人除舍迎之。女從皆更裝。候矚屏幕間。有頃、綦縞入門。卑率如窶婦。問之即劉家錢淑人。

也。僕御熟視掩口咲怪其踈質而沈宜人憮然歎息以爲不如故傳者盡稱劉氏家法。爲遠近鄉里之冠。淑人初以按察公南京工部主事、封安人、晚以伯子延南京刑部主事　覃恩、復從公階進令封、

陳子曰、吾讀孝廉之狀。按察公也。其庾信鮑照之流乎。若淑人狀。則龍門史也。江東之家。修褏輕袿。薰香洗濯。此不起單族。而起于豪門。又不起有撿之縉紳。而起于一二無識之女子。司世道者心竊憂之。有如淑人恭儉而有禮。豈非劉氏之女宗母師哉。劉向范曄傳列女、凡閫行皆得書。而後世非刑耳斷髮之流。不編名于史氏。則黔婁柳下惠之妻何人哉此余所以有感而爲錢淑人傳也。

貞懿吳母傳

吳伯霖治經。稱社祭酒。別十餘年。而余與之遇索咲軒。班坐堤上。日暮風起。白楊蕭蕭。伯霖不語而意自慷慨。余心知其非經生也。今年乙未、余經所見爲壽吳母詩若歌者衆。閱之。皆曰伯霖有母。母之六十也。子女洗酌甚懽。而母忽嗚嗚咽者三。亟命懸中州公像。具觴豆。先荐而後嘗之。賓客罥且見者以爲知禮。獨伯霖心動不敢言。未幾。慶者舍而唁者途矣。孺人孫氏、錢塘江滸古塘公之長女、中州吳公之配也。孺人幼攻書筭。喜讀史。聞出臆語。課成敗多中。治家恭儉明慧。上下以肅。六年遘內外之喪。產漸詘。遂與中州公如華亭。消息數年。飽其橐而歸。歸有中州公之寡嫂。公故母視者也。迎養之。其三歲孤故子視者也。擇同生姊之子妻之。至是夫婦始相顧退息爲菟裘計。老矣。丏中州公視前亦日閒以止。客以壽公。公咲曰。余之病而從方外遊也。孺人爲治山中裝。歷三載。始克復有生。生而閒關拮据。又歷十五載。轉徙吳越之間。始克復有家。若是者正惟吾婦之賢。孺人聞而委蛇謝曰。嘻。婦職耳。此何足以侈君。君不見

堦前十歲兒乎能讀史記漢書左氏傳矣丈人行過而禮之且有問吳氏子引爲小友者矣伯霖既有聞於當世。車騎塡戶。孺人輙從屛幃間窃瞯之。客滾滾覺豪雋言可聽者未嘗不剪燈市酒盡其議論而去伯霖數上公車報罷。還伏牀下。謝無所逃責。孺人第緩拂纓上塵慰勞數四。色加怡。伯霖出多長者游。入則反面以盡釋其峭岸不平之氣則孺人以也孺人事繼母如父。中州公嘗三拾遺金。三返古者。孺人往往輔以贊嘆喜動眉睫。是皆人情所難。沒之日。其子之友及門人賢而思之。

諡曰貞懿。嗚呼。婦人不稱諡。諡孺人者。以其能爲人母也。雖然伯霖非經生也。于伯霖。足母矣。奚其諡。陳子曰。吾聞諸人。驅車至遠。而不識伯霖。不名游也。游伯霖而不拜其母。不名伯霖客也。余交伯霖十五年矣。母六十不果觴。今及葬而始以伯霖之請許之傳。夫傳弗可已也。則諡弗可已也。于是合而傳之曰貞懿吳母云

錢母陸淑人傳

陸淑人者、誥贈中大夫山東右參政忠所錢公之配、宮允抑之方伯康侯之母也、錢氏出表忠裔、元有修職郎國馮者、自臨安領嘉興庠、因家焉、尋析爲嘉善人、四傳爲邑庠生世華、其子蓴、精于醫、纂醫海二百卷、蓴生昞、昞生貞、是曰柏峰公、中嘉靖丁酉鄉試、令尤溪、歷揚州汝寧二守、以廉吏稱、柏峰生心亭公吾仁、入太學、　贈參政、娶曹、　贈淑人、舉二丈夫子、長即贈公、贈公自少醇謹、卓然以儀軌自居。及長議婚。得長汀丞陸公女。十

五來歸。保母趙媼覘而嘆曰。新婦神明意審矯矯適上。異日祿橦褕翟中人也。既廟見、出朝尊章、調御上下、逡巡皆有方局、宗人不敢以年少目之矣、初裝遣廉薄。已叔娰盛孺人入門。紈綺相照。環珮之聲璆然。淑人處之晏如。盛產兒、外家具文褓錦繃。犀錢玉菓相屬。而淑人舉子。但率女奴治臬以供湯餅客而已。然淑人待盛無間言。每事推挽之使前。調護甚力。贈公當析箸。探策得西第。輪奐方新。堅以遜其仲。而自處故居。稍稍漸理堂搆。經營部署。悉出淑人手中。即心亭翁嘗許葺治費。不

忍索也。既居別宅、去曹太君僅百武、淑人逸居不離側。老嫗小奚遺餉趾相錯。數偵其所餐加損爲憂喜。太君常謬爲勇啖以慰之。心亭翁病膈、贈公與淑人承響床第間侍病不解帶。治喪不廢衣諱月生辰、饋奠飲泣。即推及王舅姑。率子姓跽拜如禮。潔齋謹恪。說者謂其有詩禮雋流采蘋之風。贈公性弘恕、不喜苛察、圉丁有竊瓜者、家人有秉火攫金去而娶婦者。悉貰勿問、反好語獨之曰、無爲主母所知。而淑人則治家嗃嗃。男女不比肩、寢興不失度。賞罰不僭約。即夜半猶秉燭省視。曰雞

鶩逸乎、犬飯乎、門牝闔乎。灶突爟火不息乎、則又呼其子而質之曰、而渴欲茗乎、而饑欲餅餌乎、而寒欲加袷乎。如是數四乃即安。贈公遇荒施賑、遇疾施藥、衣食無告之人、瘞埋無主之骨。峻却祖姑比隣之產、贖史生鬻兒。撫任氏一門疫厲、沒而經紀其喪。入以告之淑人、淑人贊嘆從臾、惟力是視。不忍以拮据纖嗇謝也。贈公嘗咲曰、家秉有健婦、書種有佳兒、豈復裹縫被埋沒枯螢老蠹中哉。遂謝去公車、日以課子爲事、手錄古人格言警語榜之屏障間。諄諄以忠孝廉節相勸勉。淑人更以方嚴佐之、未辨色、蹴使興。燭垂跋、趣再讀、鐘落浮華。封部混沌。凡一切大人游少年場、以及詩壇酒政之豪舉、非唯不使近、且不習也。文社有會、贈公拮題危坐。淑人走饋下張具、繼以然膏。未嘗敢告殺、賢師友過從爲咄嗟立辦。皆豐腆而約束二子、不過數臠肉、三浣衣。稍請更易、輒目怒不許。曰、孺子輩乃敢快意耶。康矦癸丑成進士、抑之登丙辰殿試第一、賀者傾城涸巷來觀、淑人痛贈公不及見也。謝客拒筐篚。間有趨羶附熱者、禁勑勿與通、曰、先君子嚴義利、謹取予。處後守雌、素風如昔。

若導之關說長吏漁獵細民、吾家兒羞而不忍爲也。嘗語仲子曰、汝司寇、無以三尺法棄人于丹書。語伯子曰、汝史氏、無以七寸管峨人于青史。二子退而識之。康矦欽恤三輔、多所平反。抑之修　神廟實錄、不輕置衮鉞一字。緊惟淑人有紳訓焉。贈公玉立白皙、方頤豐下、與人交、溫洽詳緩。觸之不怒、挑之不爭、不乘急減值。不小惠市名。客有負債者、歸其券、有負心者、則俛而笑曰、此宿世事也。笑而貸之。邑大夫謝公、殷以老吏之禮、一往輒不赴。栽梧種菊、顏其堂曰清鑒、更自號閒棲居士。日

與仲弟衛幕公出入。飲食必與俱。怡怡如也。淑人待外、家、無私假私與。待兩婦、無左袒右袒。質明而起。操作如壯時。勸之孟少休。嘆曰、惟懷與安。實敗名。季文子之母。樂羊子之妻。何人哉。晩年戒殺。好竺乾先生之言。彌留時。命眷屬環念大悲觀音者數千聲。氣體香潔。柔和如生。雖不學佛。故是學佛作家。然巫覡師尼及見鬼人等。則門庭削跡矣。抑之名士升、康侯名士晉、海内號稱兩錢、比于眉山二蘇。金華二陸云。

陳子曰、贈公戊申前逝、淑人優游祿養幾十五年、抑之

康侯、似可少釋終天之憾。而語次輒泣不自勝。曰、吾于兩親有至痛。先公乎抄六籍百家言。授以句讀。若望以名世。而不聞兩兒南宮報。一痛也。臚傳首選。遠近識一面者。皆爲額手。而淑人追念先公。反爲之喜極而悲。歔噓罷飲。一痛也。兄弟晝遊京輦。擬以板輿迎。母來重去家。不可强。一痛也。士升艱子。淑人禱禳以祈多男。今舉兩雄。長者娶婦。褁青衿。次者讀書。已上口矣。而母與先公。曾否對咲地下乎。一痛也。弟代北門守。兄乞南陔養。而晉、有疆埸之役。母大憂。已觸瑁眩几叵測。母聞之又大怖。一痛也。今　主聖清時、禍本頓拔。兩兄弟方將式歌且舞。以薦膝前太平之觴。而母不我待。一痛也。六痛、塡膺。九原詎告。所恃以不朽吾親者。在志表傳。朱少師、錢宗伯業已憐而許之矣、兩公袞而史。于布衣而文。敢稽首載拜以請。是故陳子不辭爲之傳。

李母楊節婦傳

節婦楊氏、青浦縣學生李光初之配也、其父爲中丞朙石公、祖細林公、稱名族、少嫺于女憲、甚有德音。十八歸李君。性剛介。言咲不苟。妯娌莊憚之。嘱李君曰。新婦不曉事。盍置副。李君不爲動。讀書山寺中。風雨虀鹽。晏如也、戊戌、應督學使試、感寒歸、楊氏初舉兒。投見李君懷。而身則力疾藥裹間。揣色聽聲。露禱請代。李君竟不起。楊氏號踊治喪。陰挾利刄欲自殺。遮止之不得。忽斷一指投棺中。哭仆地。是時孤兒纔二十六日。熟睡老嫗衣裀間。嫗驚怖、頓足長號。兒墜地。賴寡姑急抱之。得活。食頃、楊氏始甦。己亥、葬李君于青浦故隴。奇寒裂膚。指斷處。猶痛不可忍。無何、子女病痘殤。楊氏裹血挫針。佐醫禱費。居恒屏跡一室。隣童村婦汲爨索火。未嘗望見顏面。惟爲孤兒求智慧。禮觀音文。爲求延生。禮諸經懺。其他巫覡見鬼人等。不敢闖入門限一步地。孤兒五歲喪祖。黽勉喪禮。已爲宗長漁其產。垂盡。楊氏負孤兒對簿。哭而過市。謁訟庭。縣大夫憐之。事得解。而貧愈甚。勑孤兒出就塾。余見之李先生坐隅。賞其奇穎。遂以女字之。稍長、從游于泖濱海畔。楊氏憂虞萬端。淚從腹中落。戊申歲惡。孤兒臥篤疾。楊氏營護始得瘥。與幼女刺繡貿米飯兒。嘗絕粒。檢得敝枕中菉荳升許。麦糜旋不忍下咽而止。己酉嫁女、丙辰、孤兒娶余女、而楊氏逝久矣、初己酉除夕。楊氏色慘然。嘆曰。未省明年此夕在何地。庚戌歲朝、受孤兒拜訖。出素履一緉授之。曰、未亡人將赴十二年前舊盟矣。孤兒心悸不自持。亟奔告寡姑。邀女兄弟競相勸慰。楊氏執孤兒手曰。誓不食明年新。我志已決。至八月。孤兒生日也。絕粒死。嗚呼奇哉。孤兒名大節、積學能文章。郡侯陶公、邑侯章公、鮑公、學師熊公、嘗拔置第一。士論傳寫其文。以爲楊氏植孤之報。目前雖未遇。其志意卓犖。望而知爲鐵石奇男子也。夫臣殉君。婦殉夫。等節耳。然爲忠臣托孤易。爲節婦保孤難。彼其仗戚靈。揭名號。收拾四方英儁豪傑。以爲忠義倡。而楊氏以孱婦抱孤兒。寒檠殘燈之與俱。畸形單影之與侶。斷指于十三年前。絕粒于十三年後。蓋女中之龍逢比干伯夷叔齊也。若其保孤而孤立。則又加于忠臣一等矣。李之先有鍵齋翁。割心救母。操刀小廟中。血濺佛座

下。世稱爲李孝子。惜不載青浦志。而楊氏之奇節。後使之泯泯無聞。非惟得罪於名教。且得罪于鬼神。余故作傳一通。藏之山中。采風者表墓旌廬。或亦有徵於斯焉。

晚香堂集卷九終

晚香堂集卷之十

題跋

題湯臨川牡丹亭記

吾朝楊用修長於詩詞。而不嫻於造曲。徐天池四聲猿。能排突元人。長於北而又不長于南。獨湯臨川最稱當行本色。以花間蘭畹之餘彩。創為牡丹亭。則翻空轉換極矣。一經王山陰批評。撥動髑髏之根塵。提出傀儡之啼笑。關漢卿高則誠曾遇如此知音否。張新建相國嘗語臨川云。以君之辯才。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洛關閩下。而逗漏於碧簫紅牙隊間。將無為青青子衿所笑。臨川曰。某與吾師終日共講學。而人不解也。師講性。某講情。張公無以應。夫乾坤首載乎易。鄭衛不刪于詩。非情也乎哉。不若臨川老人括男女之思而托之於夢。夢覺索夢。夢不可得。則至人與愚人同矣。情覺索情。情不可得。則太上與吾輩同矣。化夢還覺。化情歸性。雖善談名理者。其孰能與于斯。張長公次公曰。善。不作此觀。大丈夫七尺腰領。畢竟罷殺五欲甕中。臨川有靈。未免叫屈。

題王仲遵花史

吾家田舍。在十字水中。數重花外。設土剉竹床。及三教書。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獨生平花癖。每當二分前後。日遣平頭長鬚。移花種之。犯風露。廢櫛沐。客嗤曰。聞道人命帶桃花。余嗤曰。乃花帶驛馬星耳。幽居無事。欲輯花史傳示子孫。而不意吾友王仲遵先之。其所撰花史二十四卷。皆古人韻事。當與農書種樹書並傳。讀此史者。老于花中可以長世。披揃春藥。灌溉培植。皆有法度。可以經世。謝卿相灌園。又可以避世。可以玩世也。但飛而食肉者不略諳此味耳。

題宋秋士情種

甬東王先生有言文莫妙于天其靈在空其韻在雪其變幻不可測在雲余謂青城之巔雪可萬年者凝而作絳黃海之雲可籠而贈客則人所狎而習視者未始不至神也師宜官謂能作方丈字者方可縮而書發觸之榜是故古有應真擲一瓢渡海特游戲神通耳余小友秋士素有雋才辨歌黃鵠笑指青霞風氣日上足散人懷矣騷屑諸吟霏霏如珠玉屑顧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秋士有情亦何以消此恨也情種

一編一語入情萬劫不死快讀臨風碧雲明月侵人矣眼則當以薛濤浣花紙李廷珪鹿角腧糜司空圖松枝筆從石罅水湍枯藤細草閒每書一則應勝神仙赤文綠字多也秋士家海上與三神山相近他日臥百尺樓頭挂瓢於樹仰視飛雲吹玉尺八爲白雪之歌墨光射斗然後合掌向維摩居士請爲秋士下一轉語

題素位編

昔孟蜀李司馬以牡丹數枝贈人即以與平酥同贈曰俟花殘則以酥煎食之無棄濃艷予嘗笑此乃閨閣中兒女子事李君者何至攀縧花神越尸祝而代之耶及讀今日素位編所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二三子不忍棄其手澤而相與阿私其所好以公諸同調者不得謂大夫越境亦李司馬及春贈花之意耳不然以嘔心之語委而付之于烏有先生則十分春色狼籍幾盡惜哉棄爾濃艷多矣予不能附庸而與之游二三子忘其醜

也而思以吾言爲冠此何異翡翠之巢其先甚高也愛其羽毛而巢數徙毛更佳則巢更下諸君之羽毛美矣余之文其徙而下乎

題顏仲方樂府

顏仲方先生、以雕能綉虎之才、為鳳閣侍從、長安諸薦紳、咸東錦交先生、時因杯酒間。動鄉國之想。乃作江南春樂府使一片燕塵頓絡。而身游于小桃弱柳隊中。繪提所至。生氣湊合。可以奪化工之構。結思人之渺。吾謂此由當汲司空圖松枝筆李廷珪豹囊墨及薛濤五色雲錦箋各書數通以佐花月而又令綠珠雪兒從步綠障後碎拍紫玉板唱之則一字一縚可也

題永康十景畫冊

余嘗欲紙衣、鐵杖、訪包羽明於永康。羽明寄書止余曰。僕吏隱此中。三十年心腸面目如故。且與陳使君有函蓋之合。道人安穩無恙。無須渡江。使君明如鏡。介如石。清如水。穀登而訟稀。士馴而民靖。古人有詩云。縣官無一事。蝴蝶飛上堦。使君近之矣。生平鮮他嗜。偶逗空青翠微中。獨往、獨來、獨歌、獨嘯、似欲退鷺踔而去者。無奈為職業所束。則掉頭轉睫。無一日不在麝背、烏毳上也。羽明乃徵名手。摹繪永康十景、以贈使君。使君試一展玩之。不杖不屐入桃花壁。不舟不車入青松廬。不瓢不砒飛瀑濺巢。不絲不肉啼鳥滿屋。蓋寸管方幅間。全領烟霞勝。臥遊遠矣。昔子瞻謂蘄黃之間多異人。其最心折者。無若方山子陳季常。每相見岐亭時。多和汁字詩。季常遂為戒殺。里人化之。至有不食肉者。今羽明夙具素心。而使君復敢惠政。今之永康。其即昔日之岐亭耶。羽明曰、余何敢望坡仙。若陳使君當是季常復生。真所謂蘄黃異人也。置之佳山水中。不愧矣。

題高保山詩畫册

黃大夫佐松郡三載、徐將吏士民畏而懷之、蹟卓異舉、爲諸侯冠、而公顧笑曰、吾飽此中蓴鱸、輒思故鄉薇蕨不置、得反初服、與吾太史兄飲泉亭中習靜軒上、或召故所父老于水雲深處、榕可陰、荔可食、芙蓉藕花可紉而佩、其他一切譽誹菀枯悉付之漆園之蝶而已、吾兄負聖賢豪傑之略、度不堅風而吾且代兄灌園、茹私一壑、以自秘、如否吾者、青松白石且爲嘲我、至是慨然挂冠歸矣、當路慰留數四、上紳攀悅肯相屬于道、清風高尚當于傳賀監中求之、而公又得異人秘傳長生之術、從此不嬴不虧吐納數年、則高保山又如崆峒箕潁並傳于後世、爲題其後以送之。

花史跋

有野趣而不知樂者、樵牧是也。有果窳而不及嘗者、菜傭牙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達人貴人是也。古之名賢。獨淵明寄興。往往在桑麻松菊田野籬落之間。東坡好種植、能手接花果。此得之性生、不可得而強也。強之雖授以花史。將艷然擲而去之。若果性近而復好焉、請相與偃曝林間、諦看花開花落、便與千萬年興亡盛衰之轍、何異。雖謂二十一史盡在左編一史中可也。

跋鄧文潔錄華嚴記語

全信自心自佛。不於心外別求。是爲眞修。以此度衆生。各信自心自佛。不於心外別修。是爲眞度。請問眞者何佛。修者何人。求者何物。度者何人。試向父母未生前胞胎。未立姓氏。未安時。比向何處修。何處求。却說甚眞不眞也。陳眉公曰。請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日夜疑作一團。横天塞地。如子胥報仇。如仲尼聞韶。專心一路。食息無暇。覺此心與境。永不相離。如鳥投林。如魚緣水。試觀生時有夢。定知死後輪廻。此理無憑。全憑了念。如此人天眼目。榜樣分明。規繩具在。放杖入門。又增一段光彩也。

題玄宰書養生論卷

玄宰書養生論。多帶褚河南。榜凝式筆意。與東坡別一門庭。東坡寫數本。今不盡傳。人間所見。乃贈羅浮導師者。意其人亦山澤列仙之流也。延伯磊落奇男子。近聞結廬廬山。所談皆不死無生之學。即石髓石室書神明丘當授之。何況此卷。嵇叔夜謂神仙禀之自然。非積學所得。似于此道猶有望崖之歎。余每云英雄退步即神仙。似此不過吾曹等閑事。延伯眞其人也。

題周僕射像

太常寅陽徐公既爲名卿，旋念親老，上書還里中，晏坐焚香，絕不問戶外事。客有見嬈者，爽然不以屑意。曰：伯仁有言。此中空洞無物，足容卿輩數百人。因繪伯仁像懸之齋中。而公意更有廣于顗者，曰：天下大矣。自古賢愚貴賤。其一時相去若甚遠。而轉睫彈指之間，往往皆化爲飄風游塵而不可得。夫至於不可得而後知曩者經營較量恩仇嗔喜，孰非夢中分別影事，裁此適足以資達人之嘔噱耳。且天下亦何所置分別也。造化之理。

有桃李。則必有蒺藜。有鳳麟。則必有梟獍。有五色卿雲。則必有十日黃霧。有君子則必有小人。如欲人擲而事汰之。無論支離窘束，勢且至于困而不可繼，而于雅量無乃傷乎。故子輿氏之三自反，眞不如顏子之一不較。若顗之僅容數百人，抑又狹矣。太常爲語余者如此。公性質淡泊。與物無競。操不繫之舟，策獨後之馬，終日與人交。見者不知其爲太常。且不知其爲盛德有道長者也。公爲文貞冢孫，文貞歷事兩朝，前分宜而容其凋，後新鄭而容其橫。皆休休以度勝者。而公薰習祖德爲最深。故生平未嘗設谿谷町畦之行以加人，而人亦不忍以機智欺公。凡世之一切賢愚順逆。飄焉野馬之觸于前。海鷗蘋葉之適相浮游而莫之涉也。夫容人者有機心則爲範圍，有傲心則爲不恭，惟處之以無我而應之以無所事，斯非太常之容德歟。太常清譽滿朝，天下莫不拭公一出。一拓文貞未竟之緒。則東坡所謂此中空洞原無物。何止容卿數百人。太常公足當矣。于是題數語于僕射像以歸之。而述公之志如此。

題理池春承帖

俞安人楊氏、都水郎南濱公之女、魏國公之女甥、名士直之母也、治家課子、極有德音、癸亥七旬、遠近牛酒羔鴈塡戶外、堅謝不納、而紳褵以詩歌庀觴者、則命小吏錄而藏焉、是帖所以刻也、吾郡未有勝者、創自薛更生始、余謂是帖宜屬衛夫人書、捉美人金錯刀、劖織女支機石、麻姑湲酒、董雙成炙玉笙而歌之、乃大快、直曰、某母氏何敢望此、諸公詩、擲地皆有金石聲、奏之安人、傳之子孫、足稱俞氏天球河圖矣、敢不稽首以拜石交之賜、

跋乞松詩

西生上人乞松詩、自法相至玉岑山門、補松二三里耳、吾嘗訪西生於法相小軒、修竹萬個、青入簡編、今又栽松夾道。使人曳筇行歌。入門看竹。出門看松。此一段蕭洒風光。皆從西生筆頭上乞來、吾嘗聞之、無松種松、有松護松。松如新嬰兒、我如晬盤湯餅客、詩則錦綳繡褓吉祥賀章也。晉今此松穉且長。長且壯。壯且作垂髯翁。共作歲寒老友。當自今日始。西生試以吾言求之。必有爲十八公作大喜捨。大護法者。請斵破白雲以待之。

五會圖跋

癸丑四月讀書東洞庭之翠峰山居。得良友二。則王黍父明高兄弟。松影泉聲間以香茗消之。一日出此五會圖相眎。余撿得元美司寇吳中往哲像贊。屬蓮儒書之以補五圖之後。夫同官之忌。往往出于同鄉。其生也與魑魅爭光。其没也與草木同腐。何如五先生以勳德名位全始終。則平日道義切磋之助也。黍父兄弟每訪余所談皆先世家訓。垂百年餘而文恪題名記若新。若他素封子弟袖中之間能辨此一盦豬否。若黍甫兄弟。真可謂王謝舊家。家雖貧出入必借。其篤尚友于可想見文恪之門風耳。

董宗伯手書家告跋

宋制告與勑多兼給。高宗詔文武官自大夫正任觀察以上始命辭給告。餘則令吏具抄降勑而已。唐最重告命。開元二十三年加皇子榮王以下官詔張九齡蕭嵩等十三人就集賢院人書一通以進。三相各賜絹三百疋餘官二百疋。其愛重如此。顏魯公太子少師依前充禮儀使勑牒及父惟貞贈告皆公自書不他屬也。大宗伯玄宰董公德首四科學綜六藝 神考拔之中秘光膺擢之講帷今 皇帝追念耆盤累登禁近八座正席三代疏榮雅知譽命之方新猶歎遭思之甚久歷按差次遷除告勑其升沉歲月大約可覩矣。公七十一時手書數通用以發 皇祖德。對揚 王庥。而冢孫貢士庭則請礱石而傳之。此公碑版中第一烜赫之書也。昔包宗禮藏熙陵告詞。則孝肅公十五代孫。歐陽齊藏慶曆知諫院官告。則文忠公十四代孫。今廷能流通見在之祖跡。不待數世而家謨國寶。煥然揭日月而行。聲價幾與顏魯公自書告等。豈必商伯乙冉周淮父卣乃足以傳之無窮哉。賢者必有後。庭之謂矣。

卷終